叢書集成續編

二七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元史本證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七册目錄

史地類

新文豐

元正史

元史本證五十卷末一卷（二）（卷三十四至卷五十）……清　汪輝祖撰　清　汪繼培補　紹興先正　一

元史編年

元史弼違二卷……明　周復俊撰　對樹書屋　九三

元稗史

庚申外史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明　權衡撰　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一三七
庚申君遺事一卷……清　萬斯同輯　昭代　一七一
元代征倭記一卷……民　石榮暲輯　蓉城仙館　一八九

明編年

明季實錄一卷……清　顧炎武輯　槐廬　二〇九
行朝錄十二卷末一卷……清　黃宗羲撰　紹興先正　二五一

明紀事本末

東林本末三卷……明 吳應箕撰　貴池先哲　三一五
台灣鄭氏始末六卷……清 沈雲撰　清 沈垚注　吳興　三三一

明別史

明史分稿殘編二卷……清 方象瑛著　振綺堂　三七三
海東逸史十八卷……清 翁洲老民撰　四明　四七三

明稗史

姜氏秘史五卷附校勘記一卷……明 姜清撰　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五四五
崇禎朝記事四卷（即三朝野記）……明 李遜之撰　常州先哲　六四一
楊監筆記一卷……明 楊德澤撰　玉簡齋　七一七

wt53/57

納速剌丁傳附賽典赤贍思丁後

伯顏察兒　案順帝紀至元四年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

安童傳

十二年七月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　案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七月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二十五年十二月云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爲失里吉（即昔里吉）所執一軍皆沒傳不書蓋諱之也

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案順帝紀至元三年贈推

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廟官爲致祭

廉希憲傳

子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案泰定帝紀二年陝西行省左丞廉惇之四川省是惇官不止江西參政也

伯顏傳

隆國夫人黃氏　案國字上南北板俱空一格乾隆四十四年從東防同知劉雁題借閱南板元史內列傳第十二至十五係抄板配入乃知缺處是隆字所配之本後有紅印云嘉靖二十四年提督學校副使呈本奉翰林院批買發收本道官書交代查攷以防遺失蓋亦官板也

阿里海牙傳

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案張雄飛傳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於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相威傳阿里海牙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崔彧傳上疏言阿剌海牙（即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云云若如傳言則阿里海牙一無可議矣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年五月敕阿里海牙調漢軍七千新附軍八千以附唆都從征交趾二十一年四月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身至海濱收集占城散軍復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二十三年二月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書左丞相諭皇孫也先鐵木兒調合刺軍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從征交趾傳失書征交趾事

牀兀兒傳

封句容郡王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加太尉

來阿八赤傳

納速剌丁傳附賽典赤贍思丁後

伯顏察兒　案順帝紀至元四年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

安童傳

十二年七月從太子北平王出鎭極邊在邊十年　案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七月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二十五年十二月云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爲失里吉即昔里吉所執一軍皆沒傳不書蓋諱之也

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案順帝紀至元三年贈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廟官爲致祭

廉希憲傳

子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案泰定帝紀二年陝西行省左丞廉惇之四川省是惇官不止江西參政也

伯顏傳

隆國夫人黃氏　案國字上南北板俱空一格乾隆四十四年從東防同知劉雁題借閱南板元史內列傳第十二至十五係刖板配入乃知缺處是隆字所配之本後有紅印云嘉靖二十四年提督學校副使呈本奉翰林院批買發收本道官書交代查攷以防遺失蓋亦官板也

阿里海牙傳

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案張雄飛傳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於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相威傳阿里海牙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崔彧傳上疏言阿剌海牙即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云云若如傳言則阿里海牙一無可議矣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年五月敕阿里海牙調漢軍七千新附軍八千以附唆都從征交趾二十一年四月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身至海濱收集占城散軍復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二十三年二月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書左丞相論皇孫也先鐵木兒調合剌軍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從征交趾傳失書征交趾事

牀兀兒傳

封句容郡王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加太尉

來阿八赤傳

納速剌丁傳附賽典赤贍思丁後

伯顏察兒　案順帝紀至元四年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

安童傳

十二年七月從太子北平王出鎭極邊在邊十年　案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七月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二十五年十二月云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爲失里吉（即昔里吉）所執一軍皆沒傳不書蓋諱之也

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案順帝紀至元三年贈推

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廟官爲致祭

廉希憲傳

子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案泰定帝紀二年陝西行省左丞廉惇之四川省是惇官不止江西參政也

伯顏傳

隆國夫人黃氏　案國字上南北板俱空一格乾隆四十四年從東防同知劉雁題借閱南板元史內列傳第十二至十五係別板配入乃知缺處是隆字所配之本後有紅印云嘉靖二十四年提督學校副使呈本奉翰林院批買發收本道官書交代查攷以防遺失葢亦官板也

阿里海牙傳

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案張雄飛傳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於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相威傳阿里海牙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崔彧傳上疏言阿剌海牙（即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云云若如傳言則阿里海牙一無可議矣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年五月敕阿里海牙調漢軍七千新附軍八千以附唆都從征交趾二十一年四月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身至海濱收集占城散軍復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二十三年二月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書左丞相諭皇孫也先鐵木兒調合剌軍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從征交趾傳失書征交趾事

牀兀兒傳

封句容郡王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加太尉

來阿八赤傳

納速剌丁傳附賽典赤贍思丁後

伯顏察兒　案順帝紀至元四年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

安童傳

十二年七月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　案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七月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二十五年十二月云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爲失里吉即昔里吉所執一軍皆沒傳不書蓋諱之也

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案順帝紀至元三年贈推

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廟官爲致祭

廉希憲傳

子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案泰定帝紀二年陝西行省左丞廉惇之四川省是惇官不止江西參政也

伯顏傳

隆國夫人黃氏　案國字上南北板俱空一格乾隆四十四年從東防同知劉雁題借閱南板元史內列傳第十二至十五係刖板配入乃知缺處是隆字所配之本後有紅印云嘉靖二十四年提督學校副使呈本奉翰林院批買發收本道官書交代查攷以防遺失蓋亦官板也

阿里海牙傳

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　案張雄飛傳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於阿里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相威傳阿里海牙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崔彧傳上疏言阿剌海牙即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云云若如傳言則阿里海牙一無可議矣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年五月敕阿里海牙調漢軍七千新附軍八千以附唆都從征交趾二十一年四月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身至海濱收集占城散軍復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二十三年二月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書左丞相諭皇孫也先鐵木兒調合刺軍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從征交趾傳失書征交趾事

琳兀兒傳

封句容郡王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加太尉

來阿八赤傳

兒知行樞密院事與湖廣河南兩省官進兵平四川也速台兒以病不往丙戌囊加台所遣守隘碉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降於雲南行省四月辛卯命躍里帖木兒玉不憐吉台代也速台兒討四川不憐吉台以母老辭同僉樞密院事傳嚴起請往從之己亥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孛羅奉詔至四川赦囊加台等罪囊加台等聽詔蜀地悉定諸省兵皆罷八月戊戌四川囊加台以指斥乘輿坐大逆不道棄市十月辛卯籍四川囊加台家產其黨楊靜等皆奪爵杖一百七籍其家流遼東庚戌雲南入番爲囊加台所誑誤反側未安者並貰其罪至順元年三月丁已四川官吏脅從囊加台者皆復故職

徹里傳

曾祖太赤　案英宗紀至治三年贈襄安王

完澤傳

成宗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　案董士選傳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是完澤固急於功利者傳諱之太深矣

葉仙鼐傳

子完澤中書平章政事　案紀拜平章在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後至皇慶二年以宣徽院使除知樞密院事繼培案亦作完者延祐四年爲雲南平章英宗至治三年謀逆泰定帝即位知樞密院事伏誅者澤互見

月乃合傳

拜禮部尚書　案世祖紀在中統三年作馬月合乃二年爲軍儲都轉運使傳失書

也先不花傳

孛魯歡　案擴思監傳作孛魯海至正十八年追封雲王

天歷二年贈恒陽王　案進封瀛王見同上

亦憐眞追封武昌王　案進封冀王見同上

明安傳

子孛蘭奚　案英宗紀至治元年封和國公

曷剌傳

子不花至治元年仍翰林學士　案紀後爲鐵失黨死泰定二年贈爵諡

阿沙不花傳

牙牙後封康國王　案康里脫脫傳進封雲中王

曲樞傳

以疾薨於位　案曲樞亦作曲出順帝至元四年贈推忠翊
運保寧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
王諡忠惠
伯帖木兒皇慶元年加榮祿大夫　案紀仁宗延祐三年爲
中書平章政事帖作鐵文宗天歷二年知樞密院事明宗紀至
順二年爲遼陽左丞相順帝至元四年贈宣忠濟美協誠
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文安王諡忠
憲傳俱失書
阿禮海牙傳
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案阿

禮海牙各紀禮亦作里或作不作卜文宗天歷二年正月
以陝西行臺御史大夫阿不海牙爲中書平章政事即此
所云復拜平章也若至順元年二月以太禧宗禋院使爲
中書平章政事作阿不二年正月以本官兼侍正作阿卜順帝
元統二年正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爲江浙行省左
丞相作阿里傳皆失書其在天歷以前亦有傳佚而見於紀
者仁宗皇慶元年九月參議中書省事陞參知政事二年
五月陞左丞延祐三年五月陞右丞四年五月陞平章政
事並作阿卜七年二月見英宗紀罷爲湖廣平章政事作阿禮自此至
天歷元年紀不復書必由湖廣更遷他省傳云至治初出
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以江浙在湖廣之前亦與紀
異
拜住傳
子篤麟鐵穆爾　案泰定帝紀元年正月以故丞相拜住子
荅兒麻失里爲宗仁衞親軍都指揮使徹里哈爲左右衞
阿速親軍都指揮使是拜住尚有二子也
馬札兒台傳
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　攷異云案文宗紀天
歷元年河南行省召陝西行臺侍御史馬札兒台不至二
年八月以馬札兒台爲上都留守馬札兒台前爲陝西行

臺侍御史坐塗毀詔書得罪以其兄伯顏有功故特官之
傳不載其拒命獲罪又起爲上都留守一節諱之也然天
歷起兵實爲畔逆西臺助上都起兵允合臣子之義元時
史臣或未免曲筆明初修史諸人何亦昧於上下之分没
而不書乎
徹里帖木兒傳
天歷二年拜中書右丞　案紀天歷元年十一月由同知樞
密院事爲中書左丞十二月陞右丞傳失書同知樞密院
事及左丞
元史本證三十五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張柔傳

乙未從皇子闊出拔棗陽　案太宗紀八年丙申十月張柔等攻郢州拔之傳失書

史權傳附史天倪後

中統元年　案世祖紀二年爲江漢大都督傳失書

嚴實傳

壬午　案史天倪傳癸未天倪兵至河衛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合達以實歸汴天倪命馮存率壯士伏延津柳渡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傳不載蓋諱之也

子忠範　案世祖紀中統二年忠範爲東平路行軍萬戶兼管民總管至元二年二月爲戶部尚書十二月罷後爲陝西簽省見七年九年至十二年以工部侍郎與廉希賢等持國書使宋爲宋人所殺

李守賢傳

弟守忠爲都元帥守河東朝廷以全晉爲要害之地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賢鎮撫之不可　攷異云今以李伯温傳參

攷之知守忠先爲河東南路都元帥知平陽府事鎭平陽守温亦以行平陽元帥府事鎭青龍堡丁亥歲相繼陷沒乃以守賢代之傳失載守忠被執事則人心危疑之語太無著矣

張榮傳

封濟南公致仕　案榮官濟南路萬戶見世祖紀中統二年

宏襲邦傑爵改眞定路總管　攷異云案世祖紀中統三年李壇反詔濟南路軍民萬戶張宏修城塹盡發管內民爲兵以備至元二年山東廉訪使言眞定路總管張宏前在濟南乘變盜用官物詔以宏嘗告李壇反免死罷其職徵贓物償官邳州萬戶張邦直等違制販馬並處死此二事皆應載於本傳

田雄傳

木華黎承制授雄隰吉州刺史　攷異云案攸哈剌拔都傳云眞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平傳不書隰州失守事盖諱之

唐慶傳

詔官其子　案名政臣世祖中統二年入見詔復其家見紀

賈居貞傳

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　案紀是年十二月由襄陽路總管爲宣撫使傳失書總管

至元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案紀十四年十月賈居貞爲參知政事十五年七月參知政事賈居貞行中書省事於贛州十四年似在湖廣省傳疑有脫漏

鄭制宜傳附鄭鼎後

子阿兒思蘭嗣　攷異云案武宗紀至大三年十一月尚書省臣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爲不軌詔獄鞫之皆誣服詔叔仁等十七人並正典刑籍沒其家此事當載於本傳繼培案謝讓傳尚書省柄臣搆殺鄭阿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冤之尚書省罷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趙一德傳阿思蘭以冤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皆即阿兒思蘭事也

史天澤傳

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　案世祖紀至元五年九月復爲樞密副使六年九月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一年三月爲荊湖省左丞相傳皆失書

張文謙傳

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等路七年拜大司

農卿　案紀四年六月由左丞降參知政事七年二月立
司農司以參知政事爲卿十二月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
傳失書參政又誤合司農爲一

姚樞傳

四年拜中書左丞　案世祖紀至元二年閏五月行省事于
西京平陽太原等路傳失書

許衡傳

子師可　案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八月許衡致仕官其子師
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衡又有子名師敬仁宗皇慶
元年由吏部尙書爲中書參知政事又衡孫從宗順帝元

統二年爲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後爲禮部尙書見至正二
十年

趙璧傳

三年　案世祖紀中統三年十月爲平章政事行省山東
至元元年　案紀二年閏五月以平章政事行省南京

劉國傑傳

大德五年　案紀六年將湖廣軍征亦乞不薛傳失書

管如德傳

至元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二十四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
事　案紀二十一年二月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爲泉州
行省參知政事傳失書

郭昂傳

至元十六年進安遠大將軍　案紀十九年二月授溪洞招
討使郭昂等九人虎符傳失書招討使

陳祜傳

子夔　案紀至元十六年六月以陳祜沒王事命其子夔爲
管軍總管佩虎符

郝彬傳

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尙書省立拜參知政事　案武宗
紀至大二年八月以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郝彬

爲尙書省參知政事是免歸後尙出爲江西行省也

梁德珪傳

至元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大德八年九月卒于家　案德
珪宰相表作梁暗都剌至元二十九年三十年爲參知政
事三十一年至大德元年三月爲左丞元年四月至二年
二月爲右丞二年四月至七年正月爲平章政事傳皆失
書成宗紀八年九月梁德珪復爲平章政事表不載殆未
入省而卒也

曹元用傳

子偉　案偉官大興府尹泰定四年增建國子監環廊見選

舉志一

張珪傳

子六人　案傳惟載景元一人文宗紀天歷元年十月己丑紫荆關潰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張珪子武昌萬戶景武等率民持梃擊死數百人壬辰也先捏以兵至保定殺阿里沙及張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貲庚子廷臣言保定萬戶張昌其諸父景武等既受誅宜罷其所將兵而奪其金符不許壬寅以張珪女妻也先捏癸丑御史臺臣言也先捏不俟奏聞擅殺官吏及張珪子五人珪父祖三世為國勳臣設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妻也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書革正之俱當附書此傳

梁曾傳

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公　案傳不云曾封安定郡公疑漏

蕭拜住傳

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案仁宗紀延祐元年十一月以通政院使蕭拜住為中書右丞三年五月為平章政事傳失書通政使及右丞

成遵傳

至正十七年陞中書左丞　案宰相表是年九月除中丞詳證誤

忠義傳四

迭里迷實

曰海魯丁者官信州　案海魯丁官參謀事詳伯顏不花的斤傳

孝友傳序

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　案序所書姓名多不見於紀其見於紀而序有者惟王顯政胡居仁高可隸魏鐸趙那海五人他如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冠州郁世復大都趙祥及弟英九月漳州陳必達二年十二月寗海州崔惟孝三年五月保定路郭譸七月裕州李庭瑞之以孝行旌門英宗至治三年正月禹城邢著程進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大都愛祖丁塔朮鄭州劉仲溫十二月大都鄭珪二年正月大名曹革順帝至正五年六月廬州張順興之以出粟賑饑旌門序皆遺之

列女傳序

元受命百餘年婦女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　案紀自大德元年至至正十三

年旌節共四十五人其閒惟闕文興妻王氏有傳相兀孫妻脫脫眞見李君進妻傳趙野妻柳氏見江文鑄妻傳他如仁宗皇慶二年十月高州蕭乂妻趙氏英宗至治三年四月內黃縣節婦王氏文宗天歷二年正月衞輝安寅妻陳氏河閒王成妻劉氏冀寧李孝仁妻寇氏濮州王義妻雷氏南陽鄧二妻張氏懷慶阿魯輝妻翟氏至順元年五月龍興張仁興妻鄒氏奉元李郁妻崔氏六月眞定梁子益妻李氏七月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眞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九月辰州萬戶圖格里不花

母石抹氏十二月冀寧路梁世明妻程氏中興路伯顏妻阿迭的二年正月大都大興縣郭仲安妻李氏二月鞏昌金州民杜祖隆妻張氏大都民劉德仁妻王氏三月同知大都府事忙兀禿魯迷失妻海迷失山丹州郝榮妻李閏四月甘州阿兒思蘭兒古妻忽都的斤五月濟南章邱縣馬萬妻晉氏六月大都右警巡院胡德妻曹氏七月大寧和衆縣何千妻柏都賽兒八月揚州路呂天麟妻韋氏三年二月晉寧路沁州劉瑋妻張氏濟州任城縣王德妻秦氏婺州路金華縣吳塤妻宋氏廬州路高仁妻張氏甘州路岳忽南妻失林蓋州完顏帖哥住妻李氏三月大都良鄉縣韋安妻張氏五月保定路探忒妻靈保六月歸德府永城縣民張氏順帝至正八年七月大都節婦鞏氏十三年正月藁城縣董氏婦傳皆遺之

釋老傳

八思巴

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　案泰定帝紀元年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寺曰星吉思吃刺曰闊兒魯弗卜曰水朶兒麻曰颯間卜里喃家惟闊兒魯弗卜屯見於傳

外國傳

高麗

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　案紀文宗天歷二年十一月高麗國王王燾久病不能朝請命其子禎襲位至順三年正月命高麗國王王燾仍爲高麗國王一名阿剌忒納失里見順帝至元元年詳朝鮮史順帝至正四年三月特授八禿朶兒只征東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十一年九月詔以高麗國王不荅失里即王禎之弟伯顏帖木兒襲其王封不荅失里之子迭廢十四年九月封高麗國王脫脫不花爲瀋王二十四年十二月帝以讒廢伯顏帖木兒立塔思帖木兒爲王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爲高麗兵所敗僅餘十

七騎還京師傳皆失書又公主表高麗公主位王謜王暠
並稱瀋王本傳亦失載

元史本證三十六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三十七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人

人名譯無定字今彙而錄之凡見於后妃宗室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各表及有專傳者皆以表傳爲主有傳人子孫亦以傳爲主餘皆以先見者爲主以事定人以聲求字疑者闕焉

太祖紀

札木合

札木哈孛禿傳

哲別

遮別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闍別木華黎耶律阿海傳折不那演吾也兒傳哲伯曷思麥里

傳只別速不台傳者必那演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別那顏布只兒傳折別兒也罕的斤傳柘柏郭寶玉傳

薛徹大丑亦稱大丑

大疇畏荅兒傳

薛徹別吉

薛徹別及紀同

脫里克烈部長汪罕名

脫斡璘哈剌哈孫傳汪罕列傳或稱王罕王可罕王可汗王汗

不魯欲罕
卜魯欲罕同紀
亦刺合汪罕子
亦刺哈同紀
乞力失攷異云當作乞失力與敬昔禮聲相近
敬昔禮哈刺哈孫傳
把帶
八荅子食貨志三拔台木華黎傳
太陽罕
泰陽抄思傳大歇可汗塔塔統阿傳

元年
屈出律
曲出律曷思麥里傳曲書律抄思傳
六年
阿昔蘭罕
阿思蘭世祖紀至元七年阿兒厮蘭順帝紀首
夾谷長哥
常哥石抹狗狗傳
九年
完顏福興

復興耶律楚材石抹明安傳
十年
寅荅虎
銀荅忽史天祥傳
烏古倫
烏古論史天祥傳
十一年
三摸合拔都魯
三合拔都石抹明安王檝傳
十三年

哈眞
合臣高麗傳哈只吉同上哈赤吉洪福源傳
札剌
劄剌高麗傳
十四年
只蘭禿
只闌禿耶律阿海傳
十六年
札蘭丁
札剌丁察罕曷思麥里傳

太宗紀
三年
撒禮塔
撒里荅吾也而傳撒兒台耶律丒哥傳撒里台王榮祖傳撒里塔洪福源傳傳又
作撒里荅撒禮塔
四年
蒲阿案姓移剌
蒲瓦塔思史天倪李治傳蒲兀郭德海傳
合達案姓完顏
合韃韃雪不台傳哈達郭德海傳合荅李治傳

六年
達海紺卜
塔海紺不河渠志二三白渠塔海甘卜拜延八都魯傳塔海紺卜探馬赤帖木兒
不花塔海帖木兒耶律禿花李守賢傳速不台郝和尚拔都劉亨安傳止稱塔海荅海鉗卜忽都傳
荅海紺卜劉黑馬傳
八年
赤苦
赤窟公主表
火斜木思
和斜漫食貨志三新刊本作和斜温

九年
木虎乃
术忽觧選舉志一科目
十一年
奧都剌合蠻
奧魯剌合蠻耶律楚材傳奧都剌劉敏傳奧魯合蠻劉秉忠傳
十三年
牙老瓦赤
牙剌瓦赤憲宗紀元年牙魯瓦赤世祖紀首劉敏姚樞傳
定宗紀

貴由帝諱
古與太宗紀八年分撥大名府攷異云食貨志太宗子定宗位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定宗名貴
由此作古與聲相近
二年
野里知吉帶
野里知給歹睿宗傳
憲宗紀
元年
不憐吉斛
卜憐吉斛七年

阿藍荅兒

阿藍帶兒世祖紀中統元年列傳屢見 阿藍塔兒中統二年 阿藍䚟兒食貨志四恩免 阿蘭荅兒抹兀荅兒傳 阿藍荅艾貌傳 阿藍台兒汪良臣傳

不只兒

卜只兒昔里鈐部月乃合傳

匿昝馬丁

匿贊馬丁廉希憲傳

按只䚟

按赤台忙哥撒兒傳

二年

也速孛里

也速不里忙哥撒兒傳

三年

耶虎

也忽王榮祖傳

六年

摩合羅嵯

摩訶羅嵯信苴日傳

七年

剌眞

臘眞术赤台傳

乞䚟

乞歹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欽察

脫滅千

禿滅千速不台傳

八年

密里火者八年

明里火者世祖紀中統元年 密力火者劉黑馬傳 迷立火者趙良弼傳

世祖紀一

脫火思

脫忽思至元元年廉希憲傳

中統元年

乞帶不花

乞台不花廉希憲趙良弼傳

二年

納速剌丁

訥剌丁三年安南傳

怯烈門

怯列門兵志二鎮戍

世祖紀二

三年

闊闊帶

闊闊歹 囊加台傳

阿鮮不花

愛先不花 至元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李璮傳 阿先不花 十二年

荼不花

抄不花 至元二年重喜撒吉思高麗傳 察不花 十年李忽蘭吉傳

四年

兀良吉

兀良吉帶 至元七年

愛不花

阿不花 成宗紀元貞二年

至元元年

按敦

按東 二年

世祖紀三

二年

別魯丁

別都魯丁 十四年十五年 別都兒丁 二十八年

三年

017

也速帶兒 四川行省 凡紀有同時同名者則以官銜別之後皆類此

也速荅兒 八年十年并延八都魯張萬家奴傳 也速迭兒 安童傳兵志

五年

脫朶兒

脫脫朶兒 七年 朶兒 高麗傳傳亦作脫朶兒脫脫朶兒 脫脫兒 躭羅傳

六年

忙哥都

蒙哥 七年 蒙哥都 高麗傳傳亦作忙哥都

世祖紀四

七年

合荅

合丹 至元十年 合達 洪君祥傳 嗒荅 李庭傳 哈丹 程思廉傳

也速帶兒 都元帥

野速荅爾 撒吉思傳

忻都

欣都 洪俊奇傳

八年

忽林赤

忽林失 日本傳

曲立吉思

闊里吉思二十二年曲里吉里李忽蘭吉傳曲力吉思趙匣剌傳

札馬剌丁

札馬魯丁天文志一歷志一

元史本證三十七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濬校

元史本證卷三十八　證名二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世祖紀五

十年

乞帶脫因

乞解脫因傳

十一年

古不來拔都

忽不來十二年十三年忽必來十六年忽不剌十七年忽別列八都兒

兵志二鎮戍乎不列拔都綦公直傳

八都

拜都十二年

必剌沖

必剌充十二年脫力世官傳

忽敦

忽都王綧傳

禿滿帶

脫滿荅兒二十四年禿滿歹洪君祥傳

十二年

脫博忽魯禿花

脫撥忽魯禿花十三年
乞里迷失
別乞里迷失十三年十六年孔元賀祉傳別里迷失伯顏劉通傳別吉里迷失伯顏傳別里吉迷失杭忽思傳別急列迷失阿荅赤傳別急里迷失
王昔剌傳
世祖紀六
十三年
火忽
霍忽麥里傳火和昔班傳霍虎李庭傳
忽都帖木兒
忽都鐵木兒十四年二十一年二十五年兵志二鎮戍桑哥傳

烏馬兒
忽馬兒二十一年
脫忽思
禿忽思祭祀志三
迷里忽辛
密立忽辛十五年
十四年
不花
卜花拜延也罕的斤傳

塔海
荅海三十年達海楊文安傳
孛羅
博羅博羅歡相威傳
唐兀帶
唐古帶二十二年唐兀䚟兵志二鎮戍安南傳唐兀台哈八兒禿李庭張玉傳唐古歹伯顏傳唐兀歹同上
世祖紀七
十五年
太不花

泰不花亦力撒合傳
阿散先
阿散十九年崔彧傳
得蘭紐
得蘭右紐璘傳
十六年
兀里養合帶
兀里羊哈台失剌拔都兒傳
伯可兀帶
伯遙帶成宗紀首伯要歹食貨志三

別速台

別速帶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汪惟正傳 別速䚟兵志二鎮戍 伯速帶月舉

連赤海歹傳

唐兀帶

唐兀博羅歡傳

世祖紀八

十七年

藥剌海

要剌海二十藥剌罕二十六年塔一年海帖木兒傳 岳樂罕成宗紀元貞元年 藥樂

罕大德元年 岳剌海帖木兒不花傳

燕帖木兒

燕鐵木兒同紀

茶忽

察忽二十二年

阿里

阿利十八年二十年

敎化

敎化的占城傳

速剌蠻

速睯蠻占城傳

原書闕

不都蠻
兀都蠻脫力世官傳紀八年也罕的斤傳亦作兀都蠻
兀奴忽帶
兀奴忽魯帶同紀
忙兀帶
蒙古帶同紀
卜憐吉帶
不鄰吉帶二十六年不憐吉帶二十七年成宗紀首不憐吉歹囊加歹傳不憐
吉台忙兀台察罕傳卜憐吉歹郝天挺傳卜憐吉合王約傳
押亦迷失

歹亦迷失二十九年河渠志二濟州河作歹亦速失誤歹以迷失昂吉兒傳
渾都帖木兒
渾禿帖木兒文宗紀至順二年
溫迪罕禿魯花
禿魯歡二十二年禿魯罕二十三年
世祖紀十
二十一年
孛魯合荅兒
孛羅曷荅兒成宗紀首不魯合荅兒阿合馬傳孛羅哈荅兒安南傳孛
羅合荅兒同上

朶魯朶海
朶兒朶海二十四年武宗紀首朶而朶海成宗紀大德二年朶兒朶哈歹忽都傳
朶兒朶懷土土哈玉哇失傳朶而荅哈康里脫脫傳
楊璉眞加
楊輦眞加亦力撒合傳
拜降
伯降桑哥傳
二十二年
月的迷失
月底迷失成宗紀元貞元年

要東木
要東謀英宗紀首岳東木陳天祥傳
合撒兒海歹
合撒兒海歹馬八兒等國傳
荅郎古
塔郎古成宗紀元貞元年張雄飛傳
合兒魯
哈兒魯土土哈傳哈魯暗伯傳
世祖紀十一
二十三年

孛欒帶
孛羅帶 二十六年
辥闊干
辥徹堅 孛禿後忽憐傳
拜荅兒
拜荅力 紐璘傳
二十四年
闊里帖木兒
徹里鐵木兒 二十七年 闊里鐵木兒 同上又洪萬崔或傳 徹里帖木兒 伯帖
木兒郭貫日本傳 闊里帖木兒傳 王緯

本證三十八 證名二 八 會稽徐氏重栞

塔不帶
塔不歹 伯顏玉哇失王緯傳 塔不台 鐵哥拔都兒洪萬李庭傳 拔都兒傳又有一塔不台
鐵哥
帖哥 塔出傳
搔驢
掃閭 二十七年 騷驢 二十九年
世祖紀十二
二十五年
掌吉
章吉 二十七年

拔突古倫
拔都不倫 向紀又二十六年
火魯火孫
火魯哈孫 土土哈傳
軟奴汪木
軟奴玉木 二十六年 案玉當作王
八鄰
八憐 成宗紀大德四年
世祖紀十三
二十七年

本證三十八 證名二 九 會稽徐氏重栞

兀魯帶
兀都帶 三十一年成宗紀元貞二年
二十八年
八吉由
八吉 紀同
納速剌丁
納剌丁 紀同
滅吉
蔑列 徹里傳 滅貴里 葉李傳
闊里帶

闊里台成宗紀大德元年洪俊奇傳徹里台兵志二鎮戍

世祖紀十四

二十九年

八里帶

八里台泰定帝紀元年

忙兀魯迷失

忙兀禿兒迷失同紀忙兀突魯迷失劉正傳忙完禿魯迷失緬傳

三十年

亦吉里又見成宗紀大德八年

亦吉列台劉國傑傳亦里吉䚟安南傳亦里吉帶成宗紀大德十年亦里

吉赤泰定帝紀元年

合散

哈散河渠志一滹沱河

脫脫木兒

脫鐵木兒成宗紀元貞二年

元史本證三十八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三十九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成宗紀一

鐵穆耳帝諱

鐵穆爾世祖紀至元二年鐵木兒顯宗傳

也的迷失

也的迷沙同紀

元貞元年

只而合郎

只兒合郎武宗紀屢見只兒哈郎英宗明宗紀宰相表只而合郎崔彧傳

入撒而

巴撒而同紀入撒二年

不顏鐵木而

不顏鐵木兒仁宗紀延祐五年

成宗紀二

二年

禿赤

禿忽赤大德五年禿只牀兀兒傳

大德元年

脫列伯

脫列伯 兵志二鎮戍

沙秃而

沙都兒 十年

二年

念不列

念不烈 五年

札忽眞

札忽而眞 五年

塔剌忽帶

塔魯忽台 十年至大元年武宗紀 塔魯忽帶 武宗紀首

成宗紀三

四年

塔夫鐵木而

塔赤鐵木而 六年

五年

雄挫

雄左 紐璘傳

幢兀兒

床兀兒 八年

六年

蛇節

折節 楊賽因不花傳

成宗紀四

七年

都哇

朶瓦 八年九年十年 都瓦 武宗紀首忽林失傳 都阿 顯宗傳 篤哇 亐忽都傳他傳亦屢見

篤娃 博爾忽傳 朶哇 玉哇失乃蠻台傳

滅里鐵木而

明里鐵木而 武宗紀 明里帖木兒 亐忽都傳 滅里鐵木兒 博爾忽傳 明理鐵木兒 伯顏傳 明里貼木兒 哈土土傳 迷里帖木兒 阿沙不花傳

只而合忽

只兒哈忽 康里脫脫傳

八年

鐵古迭而

鐵古迭兒 武宗紀首祭祀志一 帖古迭兒 食貨志三

武宗紀一

斡羅思

斡魯思 牀兀兒傳

禿曲滅

禿苦滅 博爾忽傳 禿苦馬 玉哇失傳

怯烈
怯列同紀
也先帖木兒參政
也先鐵木兒同紀
法忽魯丁
法魯忽丁同紀
也兒吉尼
也兒吉兒武宗紀至大元年　也兒吉仁宗紀首　也先吉尼英宗紀首文宗紀天歷元
年　也兒吉你泰定帝紀元年文宗紀天歷元年　也先吉你泰定元年　也里吉尼
闊里吉思傳案凡作先者皆誤

至大元年
雪尼台鐵木察
辟尼台鐵木察同紀
馬合馬丹的
馬合謀但的三年
脫孛花
脫不花三年
武宗紀二
二年
阿剌的納八剌

阿剌忒納八剌英宗紀至治二年
脫兒赤顏
朶而赤顏三年
三年
別都忽思
別都魯思同紀
亦憐眞乞烈思
亦憐眞乞剌思仁宗紀首
仁宗紀一
亦列赤
亦烈赤泰定帝紀四年

忽都魯都兒迷失
忽都魯都兒英宗紀首　忽都魯篤彌實虞集傳
不里牙屯
不里牙敦延祐五年
皇慶元年
常不闌奚
常不蘭奚寧宗紀
卽列
卽烈泰定帝紀元年張珪傳　卽里泰定元年

仁宗紀二

延祐二年

護都沓兒

護都答兒 選舉志一科目

三年

買閭

買驢 英宗紀遼陽平章

仁宗紀三

四年

秃滿迭兒

秃滿荅兒 泰定帝紀元年 秃滿台兒 徹里和尚傳

按攤出

按荅出 泰定帝紀首 按塔出 泰定元年三公表

五年

忽都達兒

護都達兒 選舉志一科目

拾得閭

拾得驢 泰定帝紀元年

六年

醜驢

丑驢 泰定帝紀

愛俄

阿俄 英宗紀首

英宗紀一

失列門

識烈門 明宗紀 失烈門 文宗紀天歷元年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傳拜延傳 失里門 楊朶兒只鐵木迭兒傳

亦列失八

亦烈失八 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傳 也里失八 拜住傳 也里失班 張珪傳

也先鐵木兒 河南平章

也仙帖木兒 同紀 埜先帖木兒 博羅歡傳

曲魯不花

曲呂不花 至治三年 曲律不花 鐵失傳

英宗紀二

至治二年

脫列捏

朶列捏 文宗紀至順二年

三年

火魯灰

火兒灰 泰定帝紀四年 順帝紀至元二年

也先帖木兒
也先鐵木兒泰定帝紀
泰定帝紀一
也孫鐵木兒帝諱
也孫鐵木而成宗紀大德八年　也孫帖木兒諸王表晉王顯宗拜住傳
馬速忽
馬思忽同紀　馬忽思泰定四年文宗紀天歷二年　案馬速忽爲賽典赤贍思丁子
怯別
法別泰定三年
朶兒只班
朶爾只班許有壬傳

拜忽
伯忽仁宗紀慶見
泰定元年
八剌
捌剌選舉志一科目
不賽因
不賽亦四年　賽因文宗紀至順二年　卜賽因同上
朮温台
竹温台文宗紀天歷元年

二年
你孁
泥孁三年
賽邱羅
邱羅三年
楊也里不花
燕里不花三年　燕禮不花同上　延里不花文宗紀天歷二年　延禮不花
順帝紀至正十二年
阿吉剌
阿乞剌文宗紀天歷元年

泰定帝紀二
三年
朶列揑
朶烈揑明宗紀　都列揑文宗紀天歷二年
懽赤
歡赤四年
燕只哥台
燕只哥觧台乃蠻台傳
致和元年
乃馬台諸王

乃馬歹順帝紀至元四年

元史本證三十九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四十　證名四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明宗紀

和世㻋帝諱

木失剌諸王表周王攷異云木當作火

柏不花

別不花文宗紀天曆二年

文宗紀一

圖帖睦爾帝諱

圖帖穆爾英宗紀至治元年　脫脫木兒順帝紀至元六年諸王表廣王

哈海

哈海赤紀同

阿剌鐵木兒燕鐵木兒黨

阿剌帖木兒燕鐵木兒傳傳又有都指揮阿剌帖木兒乃王禪黨別一人

荅里麻失里

荅剌麻失里燕鐵木兒傳

王不憐吉台

卜鄰吉台宋本傳

曲烈

曲列紀同

也速台兒 隆鎮衞指揮使
也速臺兒 紀同
脫孛臺
脫別台 伯顏傳
孛羅
博羅 阿禮海牙傳
也速台兒 河南萬戶同知樞密院事
也速荅兒 同紀元帥燕鐵木兒傳同 索郎阿剌罕子也速迭兒見虞集曹南王世德碑
滅里鐵木兒
滅里帖木兒 阿剌瓦而思傳

燕不憐
燕不憐 至順元年
蒙古塔失
蒙古荅失 紀同
也先帖木兒 西臺大夫
也先鐵木兒 紀同
雅失帖木兒
亞失帖木兒 和尚傳 歹失帖木兒 燕鐵木兒傳
鐵木哥 西軍將
帖木哥 塔海阿禮海牙傳

亦憐眞
亦憐珍 韓若愚傳 亦輦眞 楊朶兒只傳
鎖南入
鎖南班 燕鐵木兒傳
文宗紀三
至順元年
忽剌忽
古剌忽 二年
搠思監
搠思吉 二年 搠失江 順帝紀至元二年至正十三年亦作搠思監

云都思帖木兒
云都思鐵木兒 紀同
拜延順
拜延 二年
篤憐渾禿
脫憐渾禿 順帝紀至元五年
月魯帖木兒 大司徒
月魯鐵木兒 同紀又二年正月
文宗紀四
二年

古納荅剌
古訥荅剌同紀 古納荅别同上 古剌荅納至順三年
必剌都迷失
必剌都古豕失同紀
押不花
可不花順帝紀至元六年 雅普化至正九年 雅不花李好文傳
秃列帖木兒
篤來帖木兒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
文宗紀五
三年
荅兒馬失里
荅里麻失里紀同
寧宗紀
懿璘質班帝諱
亦璘眞班文宗紀至順元年 懿璘只班順帝紀首至元三年 亦憐眞班至元六年
懿憐只班諸王表鄜王
順帝紀一
妥懽貼睦爾帝諱
妥懽帖木爾明宗紀達禮麻識理傳 妥懽帖木耳寧宗紀 妥懽帖睦爾
文宗卜荅失里皇后傳 妥歡帖穆爾虞集傳

元統二年
吉列思
吉烈思同紀
至元元年
玥璐普華
玥珞普華二年 月魯不花至正九年
順帝紀二
三年
黨兀班
黨兀巴六年
順帝紀三
五年
月祿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張楨歸暘傳
塔馬赤
探馬赤三公表案紀亦多作探
順帝紀四
至正七年
完者圖
完者篤太平傳

執禮哈瑔
執禮合郎 太平傳
苟爾
苟兒 十四年
八年
阿魯輝帖木兒
阿魯輝帖穆而 百官志八科目
朶兒只班
朶兒只丹 歸暘傳
順帝紀五

九年
阿剌乞
阿剌乞巴 十二年 阿剌乞兒 二十五年
十一年
朶烈圖
朶列圖 百官志八科目
十二年
月闊察兒
月赤察兒 十四年 月可察兒 伯顏賈魯傳
歹安沙

歹罕沙 十三年 卜顏鐵木兒傳
愛因班
阿因班 十六年
朶觮
朶歹 百官志八 吳當傳
渾都海歹
忽都海歹 同紀宰相表
荅兒麻失里
荅里麻失里 十七年 達理麻失里 荅失八都魯傳
失列門 齊王

失里門 十五年
卜顏不花
伯顏普花 十四年 伯顏不花 朶爾直班卜顏鐵木兒傳
阿兒灰
阿魯輝 十三年 阿魯灰 十五年
順帝紀六
十三年
哈臨禿
哈林禿 十五年 參政
也先帖木兒 官 百官

埜先帖木兒十五年
十四年
阿里温沙
阿兒温沙同紀
順帝紀七
十五年
阿思藍
阿思蘭余闕傳
十六年
禿魯帖木兒

禿魯鐵木兒太平傳
也先帖木兒太尉
也帖木兒二十年
順帝紀八
十七年
孛蘭奚
不蘭奚十八年　卜蘭奚董摶霄傳　卜蘭谿同上
十八年
虎林赤
忽林赤二十八年

俉良哈台
兀良哈台十九年
荅兒麻失里
荅里麻失里搠思監傳
瑣住
鎖住二十三年察罕帖木兒傳
二十年
脫列伯
脫烈伯二十六年
禿堅帖木兒

禿堅鐵木兒搠思監傳
順帝紀九
二十一年
脫驩
脫歡太平傳　脫懽同上
二十二年
阿都温
阿魯温同紀又察罕帖木兒傳
二十三年
米只兒海牙

迭只兒海太不花傳

二十五年

倏卜延荅失

伯顏達世二十六年伯顏荅失寬徹普化傳

元史本證四十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四十一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河渠志二

濟州河

忙古䚟

忙兀䚟食貨志一海運

食貨志三

歲賜

忒木台

忒不歹公主表

兵志二

闍宿軍

阿散

哈散同志看守軍

鎮戍

闊里鐵木兒

闊里帖木兒伯顏傳

后妃表

太祖

孛兒台旭眞

旭眞本傳孛兒台特薛禪傳

八不別歹

八不別及食貨志三

太宗

脫列哥那有傳

脫忽列乃憲宗紀禿納吉納同表攷異云脫列哥那六皇后乃馬眞氏太宗崩后攝國陳桱通鑑續編太宗崩六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則脫列哥那禿里吉納本一人譯音有輕重耳而后妃表別有禿納吉納六皇后疑是重出

定宗

斡兀立海迷失有傳

海迷失憲宗紀

憲宗

忽都台

忽台特薛禪傳

世祖

喃必

南必本傳

成宗

失憐荅里

實憐荅里特薛禪傳

武宗

完者歹

完者台食貨志三

仁宗

阿納失舍里

阿納失失里本傳

荅里麻失里

荅里麻失里英宗紀至治二年荅兒麻失里百官志六承徽寺

泰定

八不罕

八八罕泰定帝紀元年

亦怜眞八剌

亦憐眞八剌泰定帝紀二年

撒荅八剌

撒荅巴剌同表

明宗

不顏忽都

不顏忽魯都文宗紀至順元年

文宗

卜荅失里

不荅失里順帝紀至元六年
睿宗
唆魯忽帖尼
唆魯禾帖尼憲宗紀首唆魯帖尼本傳
順宗
荅吉
荅己有傳
宗室世系表
朊奔哞哩犍系
博寒葛
博寒葛荅黑太祖紀
博合覩撒里吉
博合覩撒里直太祖紀
孛端乂兒
孛端察兒博爾朮傳
八林昔里剌禿哈必畜
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太祖紀
哶麻篤敦
哶撚篤敦太祖紀
納眞

剌眞八都朮赤台傳剌眞八都兒畏荅兒傳
海都位
窠斤八剌哈哈
八剌哈太祖紀
八里丹
八哩丹太祖紀
聶昆大司
聶坤太祖紀
忽魯剌罕
忽都剌太祖紀
荅里眞位
拔都兒盪海王
八都兒仁宗紀延祐五年八朵兒諸王表
列祖子
搠只哈兒王位
搠只哈兒
哈撒兒太祖紀搠只哈撒兒食貨志三哈札兒札八兒火者傳槊只哈撒
兒忙哥撒兒傳合撒兒李恒傳伯八兒傳作合撒兒誤
也苦淄川王
野苦太宗紀八年也古憲宗紀二年

移相哥
亦孫哥憲宗紀年六年元 也先哥世祖紀中統元年 也相哥中統三年 也孫哥
孟速思頁塔剌渾傳
八不沙齊王
八卜沙成宗紀元貞二年
伯木兒
柏木兒世祖紀至元十九年
玉龍帖木兒齊王
玉龍鐵木而成宗紀大德七年 玉龍鐵木兒仁宗紀延祐三年
脫忽

脫虎太祖紀
哈赤溫大王位
按只吉歹濟南王
按赤帶太宗紀年八年 五 按只帶定宗紀憲宗紀世祖紀中統元年 按只台別里古台
鐵哥术王祖孟德傳 榮安赤台孛禿後兒哈傳 鎖 按赤𠤎移 忽按竺邇剌買奴傳
哈丹术赤台傳他傳亦互見
合丹
忽剌出臘王
忽魯歹諸王表
勝納哈濟南王

勝納合兒世祖紀屢見 勝納答兒世祖紀至元三十年 聲剌哈兒孛禿後忽憐傳
勝剌哈土土哈傳
也里只濟南王
也只里諸王表紀傳屢見
忽列虎兒
忽剌忽兒世祖紀中統元年三年
木喃子吳王
木南子武宗紀至大元年諸王表 木南卽英宗紀首 木楠子文宗紀天歷二年至順元年
阿荅里迷失西寧王
忽荅的迷失文宗紀天歷二年 忽荅里迷失諸王表

鐵木哥斡赤斤國王位
鐵木哥斡赤斤
斡嗔那顏木表烈祖系序 斡赤斤太祖紀 斡陳那顏太祖紀八年二十二年太宗紀
八年睿宗傳 斡眞那顏食貨志三 斡眞岳璘帖穆爾撒吉思王珍傳 斡臣劉國傑傳
塔察兒國王
塔察憲宗紀八年世祖紀中統元年郝經傳
乃蠻台壽王
乃蠻帶世祖紀屢見武宗紀至大元年 乃蠻歹諸王表 乃馬帶博羅歡傳 乃麻歹
伯帖木兒傳 乃蠻洪萬傳
孛羅歹

孛羅帶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
搠得蠻西寍王
速來蠻文宗紀至順元年三年諸王表
襲刺謀
襲刺門世祖紀中統元年
帖實
鐵失至元二十六年
別里古台大王位
別里古台有傳
孛魯古帶太宗紀八年 別里古帶憲宗紀元年 孛魯古歹地理志二遼陽省廣

寍府路 孛羅古䚟食貨志三 孛魯古台耶律酉哥傳
滅里吉歹
滅里吉台別里古台傳
薛徹干定王
薛闍罕成宗紀元貞二年
察兒台定王
察里台諸王表
瓮吉剌歹
瓮吉帶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 瓮吉剌帶成宗紀元貞二年 雍吉剌仁宗紀延祐五
年 雍吉剌帶同上 甕吉剌台別里古台傳

徹里帖木兒廣寍王
闊里鐵木兒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
霍歷極
霍里極食貨志三
太祖子
朮赤太子位
朮赤
朮赤合失里伯傳
拔都
八都地理志三沙州路 拔都罕牙忽都傳 八都罕忙哥撒兒傳

忙哥帖木兒
蒙哥鐵木鐵連傳
脫脫蒙哥
脫脫忙哥朮赤傳
寬撒肅王案撒當作撒
寬徹諸王表 寬闍武宗紀至大元年
札尼列
札尼別朮赤傳
察合台太子位
察合台

茶合帶 太宗紀八年 察合帶 禮樂志二三 祭祀志一 茶合䚢 食貨志三 察哈歹 博爾术傳 察哈台 亦力撒合忙哥撒兒傳

也速蒙哥

也速忙哥 憲宗紀元年

阿魯忽

阿魯渾 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

阿只吉 威遠王

阿赤吉 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

忽都鐵木兒 威遠王

巴都帖木兒 諸王表

秃剌 越王

秃列 康里脫脫傳

阿剌忒納失里 豫王

阿忒荅納失里 諸王表西安王 阿剌納失里 武宗紀至大三年

南荅失里

南荅失 英宗紀至治元年 泰定帝紀致和元年 順帝紀至正十四年

闊列堅太子位

闊列堅

果魯干 太宗紀八年

忽魯歹

兀魯帶 世祖紀至元二年 忽魯帶 十四年 兀魯台 二十五年 兀古帶 諸王表

兀魯兀台 歹忽都傳 斡魯忽台 脫歡傳

也不干

也不堅 歹忽都傳

合賓帖木兒

哈賓鐵木兒 英宗紀至治元年

朶兒只班 安定王

朶來只班 明宗紀

元史本證四十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刋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宗室表

太宗子

闊端太子位

闊端

擴端憲宗紀二年

只必帖木兒

只必鐵木兒世祖紀至元十四年武宗紀至大三年董文用李忽蘭吉傳　制必帖木兒趙阿哥潘傳　執畢帖木兒廉希憲傳

別帖木兒汾陽王

別鐵木而成宗紀大德三年　別鐵木兒仁宗紀屢見

也速也不干荆王

也速也不堅達禮麻識理傳

闊出太子位

闊出

曲出太宗紀七年八年塔思史天澤傳　斡赤李秃後鎖兒吒傳

失烈門

昔烈門世祖紀至元二十年槊直腯魯華傳　昔列門至元二十五年　失列門定宗欽淑皇后傳

哈丐靖遠王

合帶世祖紀至元二十七年成宗紀大德三年八年

也速不干襄寧王

也不干武宗紀至大二年

合失大王位

察八兒汝寧王

察八而成宗紀大德七年

合丹大王位

合丹

哈丹世祖時叛列傳屢見

覩爾赤

覩兒赤世祖紀中統元年

火郎撒龍王

和郎撒武宗紀至大元年

滅里大王位

蔑里憲宗紀二年　明里世祖紀至元二年　滅烈明安傳

定宗子

忽察大王位

完者也不干

完也者不干諸王表無國邑名

禾忽大王位

禿魯 南平王

兀魯 世祖紀至元十二年 禿剌 諸王表

睿宗子

旭烈兀大王位

旭烈 百官志一兵部 食貨志三歲賜 察罕 郝經傳 吁里兀 速不台傳

阿八哈

阿不合 世祖紀至元十年 阿八合 十七年 百官志一

哈兒班答 廣平王

合班 世祖紀至元二十年 二十六年 成宗紀元貞二年 旦只兒傳 合而班答 成宗紀大德十年

合兒班答 武宗紀至大元年 鐵木迭兒傳 哈班 文宗紀天歷二年

喃忽里 豳王

南忽里 仁宗紀 文宗紀 順帝紀 康里脫脫傳

脫脫木兒

脫別鐵木 兵志二宗仁衛 拜依傳 脫帖木兒 牙忽都傳 脫脫木 土土哈傳 脫脫

術 劉國傑傳 脫鐵木兒 伯八傳

阿里不哥大王位

藥木忽兒 定王

簍木忽兒 世祖紀至元十九年 要忽兒 二十六年 要木忽而 成宗紀大德元年 藥

木忽而 元年 三年 岳木忽而 元年 二年 九年 藥忽木而 五年 六年 藥木忽爾

諸王表 威定王 岳木忽兒傳 顯宗 約木忽兒 牙忽都傳 要不忽兒 朮赤台傳 藥

朮忽兒 博羅歡傳 岳木忽 土土哈傳 要朮忽兒 李庭傳

那海 鎮寧王

那懷 諸王表 那海罕 文宗紀天歷元年 二年

撥綽大王位

牙忽都 楚王

押忽禿 成宗紀元貞元年 雅思禿 牀兀兒傳 牙忽禿 康里脫脫傳

脫烈鐵木兒 楚王

脫列鐵木兒 成宗紀大德六年 脫列鐵木兒 仁宗紀延祐二年 朶列帖木兒 文宗紀天歷二年 諸王表 脫列帖木兒 牙忽都傳

速哥帖木兒

速哥鐵木而 成宗紀大德元年

末哥大王位

末哥

木哥 憲宗紀首 莫哥 八年 莫哥都 八年 九年 穆哥 世祖紀首中統元年 速哥 趙良弼 李忽蘭吉傳 摩哥 郝經傳

伯帖木兒

伯鐵木兒 武宗紀至大三年

伯顏木兒 永寧王

卜顏帖木兒 諸王表 卜鐵木兒 英宗紀至治三年

歲都哥大王位

歲都哥

歲哥都食貨志三

憲宗子

阿速歹大王位

阿速歹

阿速帶憲宗紀八年世祖紀至元元年 阿速台食貨志三塔塔兒台傳

玉龍歹失大王位

玉龍歹失

玉龍荅失本表系序世祖紀屢見 玉龍塔失憲宗紀七年 玉龍塔思塔塔兒台

傳 玉龍罕土土哈傳

完澤衛王

完者成宗紀大德六年武宗紀至大三年泰定帝紀元年

徹徹禿郯王

闊闊禿英宗紀至治二年 辟徹禿泰定帝紀元年 徹徹篤伯顏傳

河平王昔里吉位

昔里吉

昔烈吉憲宗紀七年 昔里給世祖紀元元年至 習怯吉五年 失里吉二十五年

失列吉歹忽都傳 失吉列同上 失烈吉朮赤台土土哈杭忽思乞合傳 失列及提古

刺傳 昔列吉伯八傳

兀魯思不花

兀魯而不花成宗紀大德元年 兀魯忽不花同上 兀魯速不花博羅歡傳

晃火帖木兒并王

晃火鐵木兒仁宗紀延祐四年六年 晃兀鐵木兒食貨志三

世祖子

那木罕北安王

南木合世祖紀屢見 那沒罕世祖紀至元四年 那木干十七年

朶兒只王位

朶兒只

朶而只本表系序

安西王忙哥剌位

忙哥剌

忙安世祖紀至元元年 忙阿剌四年商挺傳 忙兀剌十二年 忙哥歹順帝紀至

正十九年

阿難荅安西王

阿難荅失里成宗卜魯罕皇后傳 阿難荅爾囊加歹傳

月魯帖木兒

月魯鐵木而成宗紀大德九年 月魯鐵木兒泰定帝紀張珪鐵失傳

按檀不花

按攤不花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

雲南王忽哥赤位

也先帖木兒 營王

也先鐵木兒 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二十五年武宗紀至大元年仁宗紀皇慶元年延祐元年 也

先帖木而 成宗紀首 也先鐵木而 成宗紀大德三年十年

愛牙赤大王位

愛牙赤

愛牙亦 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 愛也赤 搭出傳

西平王奧魯赤位

奧魯赤

奧魯只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

鎮木兒不花 鎮西武靖王

鐵木兒不花 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諸王表 鐵木而不花 成宗紀大德元年

老的罕 雲南王

老的 武宗紀至大二年仁宗紀首

搠思班 武靖王

槊思班 泰定帝紀四年

亦只班

亦失班 文宗紀至順二年 也失班 三年

八的麻的加 西平王

八剌麻力 諸王表

鎮南王脫歡位

脫歡

脫懽 百家奴傳 脫驩 安南傳

寬徹普化 威順王 有傳

寬徹不花 泰定帝順帝紀百官志五王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

帖木兒不花 宣讓王

鐵木兒不花 泰定帝紀三年文宗紀首

不荅失里 宣德王

不荅溂里 仁宗紀皇慶二年

忽都魯帖木兒王位

忽都魯帖木兒

忽都魯鐵木兒 仁宗紀皇慶元年 忽都帖木兒 食貨志三

裕宗子

甘麻剌 顯宗

甘不剌 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位

八剌失里 湘寧王

八剌失思 泰定帝紀四年

順宗子

魏王阿木哥位

孛羅帖木兒 魏王

孛羅鐵木兒 泰定帝紀三年

仁宗子

兀都思不花 安王

兀都不花 英宗紀首

泰定帝子

阿里吉八 皇太子

阿速吉八 泰定帝紀元年

八的麻亦兒間卜 晉王

八的麻赤兒間卜 諸王表 新刊本脫卜字

文宗子

阿剌忒荅剌

阿剌忒納荅剌 文宗紀屢見 阿剌忒荅納 諸王表

元史本證四十二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諸王表

鄃王

聶古觧

聶古台孛秃傳

拙忽難

术忽難公主表趙國公主位闊里吉思傳

魯王

蠻子台

蠻子帶成宗紀

阿不歹

瑚阿不剌武宗紀首文宗卜荅失里皇后傳特薛禪傳刁斡八剌仁宗紀首弼阿不剌公主表魯國公主位

阿里加失立

阿禮嘉世禮仁宗紀首阿兒加失里泰定帝紀三年文宗紀至順三年阿剌哥識理至順元年阿里嘉實利魯國公主位阿里嘉室利特薛禪傳

桑哥八剌

桑哥不剌魯國公主位特薛禪傳

昌王

忽隣

忽憐孛秃傳

恩王

月魯帖木兒

月魯鐵木兒仁宗紀延祐六年

岐王

脫脫木兒王濮陽

脫帖木兒本表濮陽王脫鐵木而成宗紀大德十年脫鐵木兒仁宗紀皇慶二年

瑣南管卜

鎖南管卜泰定帝紀四年文宗紀至順二年

安遠王

丑漢

醜漢仁宗紀屢見

威靖王

火里兀察兒

斡晒察兒特薛禪傳

武平王

秃滿帖木兒

秃滿鐵木兒仁宗紀延祐四年五年

昭武王
合伯
哈伯泰定帝紀
高昌王
帖睦爾普化
鐵木兒補化泰定帝明宗文宗順帝紀屢見帖木兒補化泰定帝紀元年巴而木阿而忒
的斤帖木兒不花明宗紀宰相表天歷二年左丞相貼木爾補化文宗紀至順元
年帖睦兒補化公主表高昌公主位
籛吉
藏吉文宗紀至順三年

白蘭王
瑣南藏卜
唆南藏卜英宗紀至治元年鎖南藏小泰定帝紀三年
無國邑名
南木忽里
那木忽里武宗紀至大三年
斡羅温孫
斡魯温孫英宗紀至治二年斡羅温百官志五王傳
靖恭王
脫隣忽都魯

脫憐忽禿魯文宗紀至順二年
懿德王
沙藍朶兒
沙藍朶兒只文宗紀至順二年
無國邑名
拜荅寒
拜荅罕世祖紀至元十六年二十五年
寧遠王
徹徹篤
徹徹秃英宗紀首

肅遠王
帖木兒不花
鐵木兒不花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
泰寧王
亦連眞多兒加
亦憐眞朶兒赤泰定帝紀元年
寧昌郡王
不憐吉歹
不隣吉歹公主表昌國公主位
宣寧郡王

帖木兒不花

鐵木兒不花仁宗紀首

寍濮郡王

昌吉

長吉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章吉地理志三甘肅省西寍州

無國邑名

怯里歹

法里剌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

合必赤大王

哈必赤列傳屢見哈必失玉哇失傳

公主表

昌國公主位

火臣別吉

果眞太祖紀八年

吾魯眞

兀魯眞孛禿後忽憐傳

伯雅倫

伯雅魯罕忽憐傳

卜蘭奚

不蘭奚忽憐傳

益里海涯

亦里哈牙忽憐傳

趙國公主位

忽荅迭迷失

忽荅的迷失闊里吉思傳

愛牙迷失

愛牙失里闊里吉里傳

桑哥八剌

速哥八剌英宗紀至治元年

魯國公主位

囊家眞

囊加眞食貨志四特薛禪傳

南哥不剌

喃哥不剌特薛禪傳

祥哥剌吉

桑哥吉剌文宗卜荅失里皇后傳后妃表攷異云當作桑哥剌吉　桑哥剌吉張珪傳

拜塔沙

拜荅沙特薛禪傳

台忽普都

台忽都魯寍宗紀　台忽魯都特薛禪傳

鄆國公主位

忙哥台

忙古台 仁宗紀皇慶元年

高昌公主位

也立可敦

也立安敦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朶而只思蠻

朶兒只思蠻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高麗公主位

忽都魯堅迷失

忽都魯揭里迷失 世祖紀至元十一年二十八年成宗紀首高麗傳 忽都魯迷失 成宗紀元貞二年

卜答失利

寶塔失憐 武宗紀至大三年 普達實憐 仁宗紀皇慶元年 寶塔實憐 高麗傳

獨木罕公主位

獨木罕

獨木干 食貨志三

延安公主位

火魯

大雷 食貨志三 攷異云大當作火

公主位

荅賽駙馬

塔賽 同表

元史本證四十三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三公表一

仁宗皇慶元年

太師阿撒罕

阿思罕 明宗紀劉天孚傳

延祐六年

太傅朶觧

朶帶 紀 朶台 泰定帝紀元年四年

宰相年表一 入相諸人後雖屢遷他官凡名異者皆錄于此

世祖至元元年

右丞阿里別

阿里 紀 阿里伯 紀八年十六年伯顏劉正阿合馬傳

二年

右丞相忽都察兒

忽都荅兒 紀三年後屢見 忽都帶兒 年十二 紀 忽魯荅兒 仁宗紀延祐三年

七年

參知政事麥朮督丁

麥朮丁 世祖仁宗紀

九年

平章政事哈伯

合伯 紀十年 曷伯 成宗紀元貞元年

十七年

右丞相甕吉剌觧

甕吉剌帶 紀

和禮霍孫

火魯火孫 河渠志二濟州河選舉志一科目王約傳 和魯火孫 昂吉兒移剌元臣傳

火禮霍孫 程鉅夫傳 火魯霍孫 劉正傳

參知政事札珊

札散 紀

二十二年

平章政事阿必失哈

阿必赤合 紀 合必赤合 同上 阿必失合 紀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左丞也速觧兒

也速荅兒 博爾忽傳 陳思濟日本傳 成宗時江浙平章也速荅兒亦即此人

二十四年

平章政事帖木兒

鐵木兒 紀 鐵木而 成宗紀

二十九年

平章政事剌眞

臘眞 小雲石脫忽憐傳

參知政事梁暗都剌

梁俺都剌 本表大德四年五年平章

成宗大德元年

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

也先鐵木而 紀

三年

參知政事迷兒火者

迷而火者 紀七年入年九年

十年

右丞哈剌蠻子

合剌蠻子 紀九年

左丞章閭

張閭 紀郝天挺傳 張驢 仁宗紀鐵木迭兒傳

十一年

右丞孛羅帖木兒

孛羅鐵木兒 武宗紀

左丞阿里伯

阿里 武宗紀

參知政事烏伯都剌

兀伯都剌 武宗紀 仁宗英宗紀俱作兀

武宗至大元年

右丞相苔剌海

塔剌海 紀

平章政事塔失海牙

哈失海牙 本表二年 苔失海牙 本表延祐七年天歷元年平章塔失海牙 表文宗紀作塔失海涯順帝紀至元元年太尉塔失海牙遂魯曾傳作苔失海牙當俱即此人

阿散 仁宗時爲右丞相

合散 武宗仁宗紀屢見 合撒 仁宗紀首 哈散 張思明鐵木迭兒傳

赤因帖木兒

赤因鐵木兒 武宗仁宗紀 赤斤帖木兒 英宗泰定帝文宗紀 列傳因斤互見

二年

左丞相脫脫 尙書省三年爲右丞相

脫虎脫 紀 表大德十一年平章脫脫武宗紀作脫虎脫即此人

左丞忙哥帖木兒

忙哥鐵木兒 紀

三年

左丞斡只
參知政事帖里脫歡
斡赤紀斡亦泰定帝紀元年
鐵里脫歡紀二年
仁宗皇慶二年
參知政事禿魯花帖木兒
禿魯花鐵木兒紀
延祐三年
平章政事伯帖木兒
伯鐵木兒紀

四年
參知政事煥住
換住紀張珪傳
五年
參知政事燕只哥
燕只干紀
七年
平章政事赫驢
黑驢英宗紀
英宗至治元年

平章政事帖木兒脫
鐵木兒脫紀
三年
右丞乃馬䚟
乃馬台泰定帝紀首元年三年明宗紀同乃蠻台泰定元年乃馬歹二年乃
蠻䚟本表泰定元年至三年右丞平章
泰定帝元年
左丞相旭邁傑
旭滅傑宋本傳
二年

右丞相塔失帖木兒
塔失鐵木兒泰定帝紀四年後及文宗紀帖鐵互見荅失鐵木兒明宗紀
達識帖睦邇烏古孫良楨傳詳陶宗儀輟耕錄
三年
平章政事察乃
茶乃河渠志二鹽官州海塘
文宗天歷元年
平章政事欽察台
欽察歹本表順帝元統元年
右丞月魯不花

玥璐不花紀玥璐不華至順三年湖廣平章二年稱湖廣行省玥璐不花

參知政事　月魯帖木兒

躍里鐵木兒紀躍里帖木兒紀至順元年

二年

平章政事　朶兒只

朶兒失紀至順元年紀天歷二年右丞亦作朶兒只

右丞　闊里吉思

闊兒吉司明宗紀闊里吉思寧宗紀順帝紀至元元年

至順二年

平章政事　禿兒哈帖木兒

禿兒哈鐵木兒寧宗紀

宰相年表二

順帝元統元年

平章政事　脫別歹

脫別台紀

撒迪

撒的紀二年

至元元年

參知政事　普化

不花紀

二年

平章政事　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華紀鐵木兒不花本表至元六年左丞相紀同英宗紀延祐七年知樞密院事鐵木兒不花吳元珪傳作帖木兒不花即此人

至正六年

參知政事　瑣南班

鎖南班紀

七年

平章政事　韓加訥

韓嘉訥紀韓嘉納哈麻傳

九年

平章政事　伯顏

柏顏紀

十二年

參知政事　帖里帖穆爾

帖理帖木爾紀帖理帖木兒紀十五年帖里帖木兒本表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七年帖里帖木爾本表十六年十七年

十五年

平章政事　桑哥失理

桑哥失里本表十六年紀俱作里

十七年
平章政事完不花
完者不花紀本表十六年參政亦作完者不花完卜花紀十八年
右丞埜仙普化
也仙不花紀本表十八年十九年平章俱作也先不花野先溥化乃蠻台傳
右丞失列門
實理門紀
參知政事卜顏帖木爾
卜顏鐵木兒紀
二十年

平章政事達識帖木兒
塔失帖木兒本表二十二年二十五年達禮麻識理傳塔世帖木兒達禮麻識理傳達世帖木兒同上達世帖木而別兒怯不花傳答失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傳
二十三年
參知政事札剌兒台
札剌爾台本表二十六年平章札剌兒本表二十七年
二十五年
平章政事忽憐台
忽林台本表二十七年

參知政事達識帖木兒
達識帖睦邇紀

元史本證四十四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四十五　　證名九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成宗卜荅罕皇后傳

脫里思

脫里忽思 后妃表

順帝伯顏忽都皇后傳

伯顏忽都

普顏忽都 順帝紀至正十四年

寬徹普化傳

荅帖木兒

亐帖木兒 順帝紀至正十六年

伯顏達兒

伯達兒 孛羅帖木兒傳

火你忽都

火兒忽達 孛羅帖木兒傳

特薛禪傳

按陳 賜號斡陳那顏

按赤 太宗紀八年木華黎杜豐傳　按只 成宗紀元貞元年王珍傳　按嗔 后妃表世祖察必皇后父　公主表魯國公主位　按眞 劉黑馬傳　那顏 紀傳或作那演或作那衍或作那延　耶律畱哥傳稱按陳那衍

按察兒禿

按荅兒禿 同傳　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同　按荅兒 同傳　紀二十八年同

斡可瑀

斡可眞 同傳　公主表魯國公主位同

唆兒火都

唆魯火都 同傳　梭魯忽禿 木華黎傳

孛禿傳

孛禿

孛徒 大祖紀

鎖兒哈

瑣兒哈 公主表昌國公主位　鎖刺海 曷思麥思傳

札忽兒臣

札忽爾陳 昌國公主位

忽憐傳

哈刺罕

哈荅罕 同傳

不花

孛花 昌國公主位

鎖郎哈

瑣郎哈 昌國公主位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
阿剌忽思 太祖紀
孛要合
拜哈 公主表趙國公主位 孛荅 同上 案表獨木干公主適拜哈弟 鄃王聶古䚟攷異云上云趙武毅王
孛要合下云拜哈子趙武襄王愛不花又云孛荅子趙忠
襄王君不花攷本傳君不花愛不花皆孛要合之子則孛
要合也拜哈也孛
荅也實一人也
愛不花
阿不花 成宗紀元貞元年
闊里吉思傳
术安

注安 武宗紀至大二年
孛晉傳
孛魯
兀魯 地理志一上都路 孛羅 張晉亨劉黑馬傳
阿里乞失
阿禮吉失 乃蠻台傳
塔思傳
查剌温
查老温 太宗紀六年
劉甫

劉福 楊惟忠傳
速渾察傳
忽林池
忽林赤 抹兀荅兒傳
乃燕傳
碩德
世德 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傳 拾得 食貨志三按扎兒傳
霸突魯傳
霸突魯
霸都魯 孛魯傳 拔突兒 世祖紀首 拔都兒 同上

博爾术傳
博爾术
博兒术 肖乃台傳
孛欒台
孛羅台 食貨志三
玉昔帖木兒
玉速帖木兒 紀傳屢見 玉速鐵木兒 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兵志二鎮戍
月呂魯那演 玉速帖木兒賜號
玉呂魯 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月兒魯 紀傳屢見 月呂祿 博爾忽敬儼傳 月
魯 博羅歡孟速思不忽木和尚傳 月兒呂 鄭鼎傳 月魯兒 王綧傳列傳那演或作那顏那延

脫脫哈
禿禿合仁宗紀延祐六年 脫忒哈英宗紀首 禿忒哈楊朶兒只鐵木迭兒傳
博爾忽傳
博爾忽
博羅渾太祖紀 孛羅渾食貨志三
失里門
失烈門同傳
月赤察兒
月赤徹兒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 月失察兒三十年 月赤察而成宗紀屢見
塔察兒傳

塔察兒
塔察睿宗傳 荅荅兒苫徹拔都兒傳
宋都䚟
宋都帶世祖紀屢見 遜都台李恒傳都元帥 宋都台張榮實傳
察罕傳
木花里
木華黎昂吉兒傳
亦力撒合傳
亦力撒合
亦而撒合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 亦兒撒合二十四年 亦兒思合兵志二鎮戍

朮赤台傳
朮赤台
拙赤䚟太祖紀八年 朮兒徹丹孛禿傳 朮徹台畏荅兒傳
忙兀
忙兀兒畏荅兒傳
怯台
迄忒郝和尚拔都傳
端眞
鍛眞太宗紀八年 段眞高鸞傳
亦剌哈台

亦剌哈同傳 亦來哈䚟昔兒吉思傳
哈荅
合荅世祖紀至元十四年 合達百家奴傳
外剌
外剌台杭忽思傳
只兒火台
只里斡台博羅歡傳 只里瓦丁苫徹拔都兒傳 只兒瓦台土土哈杭忽思伯荅兒移剌元臣傳 只兒瓦歹玉哇失傳 只里瓦帶脫歡傳 只𧿹瓦歹洪俊奇傳
肖乃台傳
肖乃台

蕭乃台木華黎傳 笑乃帶食貨志三王玉傳 笑乃䚟兵志一二史天澤傳

吾也而傳

吾也而

烏野兒史天祥傳 烏也兒移刺捏奴傳 吾也兒石抹孛迭兒傳

撻魯

荅魯史天祥傳

曷思麥里傳

密只思臘

密赤思老速不台傳

帖木迭兒

鐵木答兒鐵邁赤傳

速不台傳

速不台

雪不台複傳 唆伯台按札兒傳 速卜帶昔里鈐部傳 刺不台王珍傳 速不

斛李邦瑞傳

揑里必

揑里弼雪不台傳

折里麻

哲里馬忙哥撒兒傳

合赤温

合飭温雪不台傳

忽魯渾

虎魯渾雪不台傳

霍都

火都土土哈傳

也烈班

野力班雪不台傳

兀良合台傳

兀良合台

兀良合帶世祖紀首至元十九年 兀良哈台鐵邁赤阿兒思蘭傳 兀良合歹阿塔

海傳

按竺邇傳

按竺邇

按主奴步魯合荅傳 按住奴兵志一

徹理

車里步魯合荅傳

黑梓

黑子步魯合荅傳

火都

忽都趙阿哥潘拜延石抹狗狗傳 火里汪良臣傳

吐魯
土魯 月舉連赤海牙汪惟正傳 秃魯 商挺傳
畏荅兒傳
畏荅兒
愠里荅兒 食貨志三
忙哥
蒙古 太宗紀八年
忽都忽
忽都虎 地理志五江西省桂陽州
博羅歡傳

博羅歡
孛魯歡 世祖紀中統二年至元十三年兵志二鎮戍伯顏塔出傳 博都歡 中統三年 博魯歡 至元十二年百家奴董士元傳 撥魯罕 二十二年 不魯合罕 二十四年 孛羅歡 成宗紀大德元年 博羅罕 十二月 怯怯里傳 孛魯罕 洪君祥傳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
巴而述阿兒忒的斤 公主表高昌公主位 八兒出阿兒忒 哈剌亦哈赤北魯傳
虎都鐵木祿傳
虎都鐵木祿
忽都鐵木祿 目錄

按札兒傳
按札兒
按察兒 志傳 杜豐傳 屢見阿察兒傳
昔里鈐部傳
鈐部
甘卜 同傳
絜直魯腯華傳
撒吉思卜華
撒吉思不花 食貨志三 史天澤傳
昔兒吉思傳

昔兒吉思
昔里吉思 目錄曷思麥里傳
徹里鑾
撤里鑾 同傳
召烈台抄兀兒傳
抄兀兒
抄吾兒 太祖紀
闊闊不花傳
怯烈台
乞里歹 食貨志三 窟里台 石高山傳

紹古兒傳

忽都虎

忽都忽世祖紹至元二十年二十五年沙全傳

怯怯里傳

納鶻

納兒鶻傳同

直脫兒傳

直脫兒

赤脫兒忽剌出傳

元史本證四十五

本證四十五 譜名九　十二　會稽徐氏重栞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鎖咬兒哈的迷失傳

鎖咬兒哈的迷失

瑣咬兒哈的迷失 張思明傳

阿憐帖木兒傳

阿憐帖木兒

阿林鐵木兒 仁宗紀首　阿憐鐵木兒 仁宗紀延祐四年　阿憐帖木兒 泰定帝紀三年

岳璘帖穆爾傳

岳璘帖木兒 目錄　岳璘帖木爾 合刺普華傳

忙哥撒兒傳

忙哥撒兒

蒙哥撒兒 也先不花傳

也先帖木爾

也先帖木兒 同傳

伯荅沙

伯達沙 泰定帝紀四年

納速剌丁傳

納速剌丁

納速丁 同傳　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同

伯顏察兒

伯顏察而 成宗紀

布魯海牙傳

布魯海牙

孛魯海牙 世祖紀中統元年

鐵哥傳

鐵哥

帖哥 世祖紀至元三十年　帖可 三公宰相表

廉希憲傳

霍魯海

霍魯懷 趙良弼傳

伯顏傳

逑律哥圖

帖柳兀禿 食貨志三

阿术傳

阿术

阿述 世祖紀中統四年　兀术 伯顏傳

昔剌木

失里木 孔元傳

阿里海牙傳

阿里海牙

阿剌海牙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二年崔彧傳 阿速海牙和尚傳 阿魯海牙張榮傳 阿里海涯小雲石海涯貫居貞鄭溫傳

土土哈傳

土土哈

秃秃合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成宗紀元貞元年 秃秃哈順帝紀至元二年食貨志三牙忽都傳 吐土哈不忽木傳

寬折哥

寬赤哥思杭忽思後伯苔兒傳

牀兀兒傳

牀兀兒

床兀兒成宗紀大德七年武宗紀屢見 憧兀兒食貨志三 創兀兒乞台傳

帖良臺

帖里哥歹玉哇失傳

也先不花

也不花同傳

荅里

荅隣荅里文宗紀天歷二年至順二年寧宗紀

來阿八赤傳

來阿八赤

阿八失河渠志二濟州河 阿八昔都兒傳

紐璘傳

紐璘

紐鄰憲宗紀八年列傳屢見

太荅兒

大荅塔海帖木兒忽都傳

也速荅兒

也速帶兒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後屢見亦作荅 也速帶至元二十六年 也速帶而成宗紀屢見 也速荅而成宗紀大德四年 也速迭而大德七年 也速迭兒兵志一兵志三保盞萬戶府軍屯

南加台

囊加台泰定帝紀元年文宗紀屢見 囊加觧阿禮海牙傳 褭加台秦起宗傳

阿剌罕傳

阿剌罕

阿里罕李恒傳

阿塔海傳

阿塔海

阿荅海世祖紀至元十七年 塔海相威傳

唆都傳

百家奴
伯家奴傳目
李恒傳
散朮觶
散朮帶武宗紀至大二年傳文未詳見吳澄所撰墓誌
辥徹干
辥赤干烏古孫澤傳辥闍干崔彧傳
徹里傳
徹里
闊里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成宗紀大德十年崔彧燕公楠傳

太赤
太出純只海傳
不忽木傳
不忽木
卜忽木王構傳不勿木趙與票傳不灰燕公楠傳
野禮審班
也里審班桑哥傳
完澤傳
土辥
禿辥食貨志三

阿魯渾薩理傳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撒理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成宗紀大德阿剌渾三年四年文宗紀至順二年葉李傳
撒理至元二十四年成宗紀元貞元年趙孟頫桑哥傳阿里渾撒里大德七年崔彧傳
久著
久住岳柱傳
速哥傳
火魯赤
火魯張萬家奴傳
囊加歹傳

囊加歹
囊加帶世祖紀屢見囊加觧兵志一二河渠志二濟州河囊加台察罕傳
忙兀台傳
忙兀台
忙古帶世祖紀屢見忙兀帶紀屢見崔彧桑哥傳同蒙古帶紀至元十五年忙忽
帶二十一年忙兀臺三十年忙古觧河渠志二澱山湖食貨志二市舶兵志二鎮戍兵志三武
衛屯田忙古歹唵木海伯顏傳忙古臺高興劉宣傳
奧魯赤傳
奧魯赤
奧魯虎都鐵木祿傳

完者都傳
完者都
完者拔都 複傳
伯帖木兒傳
忽都禿兒干
古土禿魯干 洪萬傳 古都禿魯干 王緯傳
亦黑迷失傳
亦黑迷失
也里迷失 世祖紀至元十八年 亦里迷失 二十三年 也黑迷失 二十九年成宗紀首
案里俱當作黑

杭忽思傳
杭忽思
昂和思 阿荅赤傳
阿塔赤
阿荅赤 複傳
也里可
也兒怯 阿荅赤傳
斡羅思
斡魯思 文宗紀天歷二年
玉哇失傳

玉哇失
玉哇赤 朶羅台傳 玉瓜失 口兒吉傳
昂吉兒傳
昂吉兒
昂吉 世祖紀中統二年
哈剌䚟傳
哈剌䚟
哈剌歹 同傳 合剌帶 世祖成宗紀屢見兵志二鎮戍 哈剌帶 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
塔出傳
札剌台

劄剌䚟 憲宗紀五年
葉仙鼐傳
完澤
完者 仁宗紀延祐四年亦見英宗泰定帝紀
旦只兒傳
八巴
八把 劉恩傳
失里伯傳
失里伯
昔里伯 伯顏相威傳

孛蘭奚傳
孛蘭奚
孛羅奚目錄
怯烈傳
怯烈
怯剌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
暗伯傳
暗伯
阿伯成宗紀大德七年 俺伯亦憐眞班吳元珪傳 闍伯卜天璋傳
也速解兒傳

也速解兒
也速帶兒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帖木兒不花傳
撒吉思傳
撒吉思
撒吉斯荅里麻傳
月乃合傳
月乃合
月合乃世祖紀中統二年三年四年馬祖常傳
昔里吉思
錫里吉思馬祖常傳

愛猷傳
也里牙
野里牙文宗紀天歷元年至順元年三年
腆合
典哈文宗紀至順三年順帝紀至元六年
也先不花傳
也先不花
野先不花搠思監傳
孛魯歡
不魯歡世祖紀中統二年 孛魯海搠思監傳

禿魯
禿忽魯武宗仁宗泰定帝紀宰相表 禿魯忽仁宗紀延祐元年
塔出傳
塔出
塔术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
孛兒速傳
孛兒速
孛思速同傳
明安傳
昔顏忽里

卜顏忽里 泰定帝紀二年不顏忽里張珪傳
忽林失傳
燕不倫
也不倫 明宗紀燕鐵木兒傳也卜倫 文宗紀至順三年
失剌拔都兒傳
給荅安
哈荅安傳 乞台
哈剌哈孫傳
哈剌哈孫
合剌合孫 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九年

曲樞傳
曲樞
曲出 武宗紀仁宗紀順帝紀至元四年三公表
阿禮海牙傳
阿禮海牙
阿卜海牙 仁宗文宗紀宰相表 阿不海牙 文宗紀 阿里海牙 順帝紀表
燕鐵木兒傳
燕鐵木兒
燕帖木兒 紀傳互見
阿剌帖木兒 王禪將

阿剌鐵木兒傳 同
哈剌那懷
哈剌那海 傳同
乃蠻台傳
乃蠻台
乃馬台 文宗紀屢見
朶兒只傳
朶兒只
朶兒只 太平傳
朶爾直班傳

朶爾直班
朶爾只班 宰相表至正五年六年十一年
阿魯圖傳
阿魯圖
阿魯禿 祭祀志六

元史本證四十六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別兒怯不花傳

別兒怯不花

別怯里不花張起巖傳

鐵木兒塔識傳

鐵木兒塔識

帖木兒塔識阿魯圖傳　鐵木兒達識祭祀志六　帖木兒達失食貨志五福建鹽

達識帖睦邇傳

達識帖睦邇

達識帖木兒同傳　達世帖睦爾祭祀志六　達識帖睦兒宰相表至正十五年平章　達識帖木邇泰不華傳　達識帖睦爾周伯琦傳　達識鐵睦邇石抹宜孫傳

普化帖木兒

普化鐵木兒同傳

太不花傳

太不花

泰不花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劉哈剌不花傳

徹里帖木兒傳

徹里帖木兒

徹里鐵木兒明宗紀文宗紀天曆元年至順元年

野仙帖木兒

也先帖木兒太平傳　也先帖木兒朴不花傳

納麟傳

納麟

納璘嵬嵬傳楊朵兒只傳

阿榮傳

阿榮

阿榮虞集傳

泰不華傳

泰不華

達普化同傳　泰普化英宗紀至治元年

卜顏鐵木兒傳

卜顏鐵木兒

卜顏帖木兒同傳順帝紀至正十三年　不顏帖木兒至正十二年　普顏帖木兒褚不華傳

道童傳

禿堅理不花

禿堅里不花同傳　禿堅不花李黼傳

亦憐眞班傳
亦憐眞班
懿憐眞班 朶爾直班傳
達禮麻識理傳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失里 宰相表至正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參政 荅兒麻失里 表二十五年右丞
荅爾麻 順帝紀至正二十七年
耶律楚材傳
吾圖撒合里
兀圖撒罕里 食貨志三

耶律畱哥傳
辥闍
斜闍 太祖紀十年
耶律禿花傳
禿花
禿懷 三公表劉伯林傳
忙古帶
蒙古歹 步魯合荅傳 忙古解 安南傳
石抹也先傳
石抹也先

阿辛 複傳木華黎傳稱蕭也先
脫忽蘭闊里必
奪忽蘭闊里必 石抹孛迭兒傳
耶律阿海傳
虎都不花
忽都不花 列女李君進妻傳
郝和尙拔都傳
和尙拔都
和上拔都魯 郝天挺傳
石抹明安傳

明安
猛安 王檝傳
咸得不
咸得卜 耶律楚材傳
石抹孛迭兒傳
石抹孛迭兒
蕭勃迭 太祖紀八年木華黎傳
紇查剌
乣札剌 世祖紀至元元年 乣查剌 兵志二宣鎭侍衞 乣叱剌 兵志二鎭戍
洪福源傳

著古與
著古歟傳高麗
帖哥
鐵哥傳高麗
洪君祥傳
雙叔
雙壽傳伯顏
鄭鼎傳
納懷
那懷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

阿兒思蘭
阿爾思蘭傳謝讓傳 阿思蘭趙一德傳
劉秉忠傳
蘭璋
蘭章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
李庭傳
勞山
牢山宋本傳
張雄飛傳
亦麻都丁

亦馬都丁阿合馬傳
石高山傳
忽魯虎高山父
忽都忽太祖紀十年十七年睿宗畏荅兒傳張礎崔彧傳 忽都虎食貨志三兵志一塔思契直脁曷華鐵哥朮耶律楚材郭德海傳 胡土虎太宗紀六年七年 忽都禿察罕阿刺忽罕脫歡傳
都鐵邁赤劉秉忠傳 紀傳多稱那顏或稱那演乃賜號也月里麻思傳作忽都那誤
孛羅海拔都
不里合拔都兒兵志一 不里海拔都兵志二右都威衛 孛里海嚴實趙天錫石天祿石珪傳
賀仁傑傳

忽剌耳
忽剌忽耳同傳
賈昔剌傳
虎林赤
忽林失世祖紀至元十四年
孛朮魯翀傳
阿兒思蘭
阿兒思蘭海牙文宗紀屢見
汪澤民傳
瑣南班

鎮南班 周伯琦傳

陳祖仁傳

槖驢

脫歡 朴不花傳

儒學二

胡長孺傳

脫歡察

脫歡察兒 陳孚傳

忠義一

攸哈剌拔都傳

忙兀台

忙兀帶 世祖紀至元元年

忠義三

丑閭傳

丑閭

丑驢 順帝紀至正十二年

朵里不花傳

朵里不花

朵列不花 順帝紀至正二十二年

阿兒渾沙

阿魯溫沙 普顏不花傳

卜理牙敦傳

卜理牙敦

卜禮月敦 順帝紀至正十二年

忠義四

普顏不花傳

普顏不花

伯顏不花 順帝紀至正十七年

釋老

八思巴傳

八思巴

八合思八 世祖紀中統元年至元十一年十七年十九年 巴思八 武宗紀至大三年 仁宗紀延祐五年 文宗紀至順三年 八哈思巴 阿魯渾薩理傳 八合斯巴 阿尼哥傳

亦憐真巴 八思巴弟

亦鄰真 世祖紀至元十一年 益憐真 十三年 益怜真 十四年 亦憐吉 十六年

荅兒麻八剌乞列

荅耳麻八剌剌吉塔 世祖紀至元十九年

亦攝思連真

亦攝思憐 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

乞剌斯八斡節兒

吃剌思八斡節兒 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 合剌思八斡節而 成宗紀首 吃
剌八思斡節兒 成宗紀大德九年
相兒加思
相加班 成宗紀大德九年 相兒加思巴 仁宗紀皇慶二年
旺出兒監藏
參馬亦思吉思卜長出亦思宅卜 泰定帝紀四年
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
公哥列思巴沖納思監藏班藏卜 泰定帝紀四年
輦眞吃剌失思
輦眞米納思 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 輦眞吃剌思 英宗紀首 文宗紀天歷二年
方技
阿尼哥傳
阿尼哥
阿你哥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 十九年 二十六年
姦臣
阿合馬傳
抹速忽
麻速忽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
鐵木迭兒傳
鐵木迭兒

帖木迭兒 宰相表 哈的迷失傳 鎖咬兒 迭木帖兒 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傳
八里吉思
八思吉思 英宗紀至治二年 鐵失傳 八剌吉思 拜住傳 八爾吉思 李孟傳
瑣南
瑣南 瑣咬兒哈的迷失 許有壬傳
搠思監傳
禿堅帖木兒
禿堅鐵木兒 傳同
叛臣
阿魯輝帖木兒傳
阿魯輝帖木兒
阿魯輝鐵木兒 太平傳
逆臣
鐵失傳
鐵失
孛羅帖木兒傳
孛羅帖木兒
帖赤 康里脫脫傳 帖失 貢昔剌傳
孛羅鐵木兒 太平傳
外國

高麗傳

朴杰

朴烋 世祖紀至元十六年

緬傳

阿散哥也

阿撒哥也 同傳 阿散吉牙 同傳

占城傳

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

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 世祖紀至元十八年

補的

補底 世祖紀至元二十年

濟目理勒蟄

路司理勒蟄 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本證四十七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2774 93.5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一人二名

元時漢人南人多有國語之名而蒙古色目人其命名或亦取諸漢語自非博覽未由通曉也閒有史文互見名異而事同者姑舉所知以備攷訂若夫本傳已詳弗復錄焉

粱德珪有傳

暗都剌宰相表

崔斌有傳

燕帖木兒世祖紀至元十七年江淮左丞

張文謙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左丞

阿亦伯宰相表

段貞成宗紀元貞二年平章七年作段眞

那海宰相表

楊炎龍成宗紀大德二年右丞

吉丁李孟傳

廉恂英宗紀延祐七年平章

米只兒海牙宰相表

馮亨泰定帝紀二年參政

不花宰相表

王燾仁宗紀皇慶二年高麗王

阿剌忒納失里順帝紀至元元年

王禎文宗紀天歷二年高麗王

不荅失里順帝紀至正十一年詳諸王表證遺

左吉宰相表天歷三年參政

塔不台泰定帝紀二年

石煥中石天應傳天應子

斡可木華黎傳

世榮按竺邇傳按竺邇孫

那懷步魯合荅傳

國安按竺邇孫

帖木兒步魯合荅傳

帖木兒

也速䚟兒世祖時平章詳宰相表證誤

元史本證四十八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四十九　　證名十三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地

地名之難知甚於人非有確證不敢以聲近定之郡縣漢語名者雖有異文皆弗錄葢傳寫乖錯并不以聲近互書也

大祖紀

斡難河

兀難河鎮海傳　阿難水木華黎傳

土兀剌河

秃忽剌河明宗紀　秃兀剌河速不台土土哈傳速不台傳又有秃剌河雪不台傳作篤列河疑即此地

鍵河

堅河召烈台抄兀兒傳

海剌兒帖尼火魯罕

海剌兒阿帶亦兒渾召烈台抄兀兒傳

班朱尼河亦稱黑河見阿塔海懷都傳後改龍居河見雪不台傳紀十一年有盧朐河疑即龍居河

班朮居河速哥傳　班朮河土土哈耶律秃花傳　班眞海子朮赤台傳　班眞河麥里傳

辨屯河耶律阿海傳

按臺

按台山武宗紀首　按只台刪思古台傳　按赤臺特薛禪傳

也兒的石河元年

葉兒的石河憲宗二年　也里的失武宗紀首

乞力吉思二年

乞里吉思厥見　吉里吉思世祖至元二十年　乞兒乞思二十六年　乞兒吉思三十年武宗紀首英宗至治元年　乞里乞思成宗元貞元年　乞而吉思大德九年　吉利吉思地理志六

怯綠連河六年前有緣憐河當是一地

怯綠憐河牙忽都傳　怯呂連河伯帖木兒傳憲宗七年怯魯連世祖至元九年怯鹿難成宗元貞二年怯魯剌韭疑即此地

尋思干十五年

尋斯干特薛禪按竺邇阿剌瓦而思耶律阿海傳　撏思干耶律留哥郭寶玉傳　薛迷思干太祖十六年武宗至大元年察罕曷思麥里傳　薛迷則干哈散納傳

卜哈兒十六年

孛哈里察罕傳

班勒紇

板勒紇察罕傳

木剌夷十七年

木羅夷太宗元年　沒里奚憲宗二年　木剌由世祖至元十七年十八年　沒剌由成宗大德三年　木乃兮郭侃傳

太宗紀

答闌答八思六年

答蘭答八思憲宗紀首 答蘭答八察罕傳

蔑怯思十一年

滅怯思昔里鈐部傳

憲宗紀

別失八里元年

別石八里二年 別十八里屢見 別失拔里脫烈海牙傳

葉密立二年

葉密里耶律希亮傳

世祖紀

鄯闡中統二年

善闡地理志四中慶路 鄯善張立道傳

蕁麻林

尋麻林百官志一工部

昔木土腦兒至元元年止稱昔木土

失木魯特薛禪傳 石木溫都朮赤台傳 失木禿抹兀荅兒傳 失木土鐵邁赤傳

失門禿昔兒吉思囊加歹傳 昔門禿阿剌罕小雲石脫忽憐傳 失木里禿杭忽思傳 失

敵里禿朵羅台傳

吐蕃四年

土番 吐番 土蕃並屢見

謙謙州至元二年卽古烏孫國見賈塔剌渾傳

欠州六年十九年

匣答

合答十一年 哈荅十三年

合攦三年

合蘭地理志二遼陽省

合剌章十年卽烏蠻見兀良合台傳

哈剌章十七年後屢見 阿剌章二十三年 哈剌張小雲石脫忽憐傳

鴨赤赤科

押赤城兀良合台傳押一作柙

茶罕章卽白蠻見兀良合台傳

察罕章二十一年 二十五年

于闐十一年

斡端同上紀前後文及傳志亦屢見

鴉兒看

押兒牽曷思麥里傳

合失合兒

可失哈兒曷思麥里傳

合馬里

合迷里二十三年後屢見合迷裏二十五年合木里二十六年
特摩道十二年
特磨道十四年
山丹十三年
刪丹地理志三云刪訛爲山
蘿蔔甸
羅必丹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羅北甸二十二年蘿槃甸賽典赤贍思丁傳地理志四元江路
羅必甸步魯合答耶律禿花傳
羅羅斯十四年
羅羅思屢見魯魯厮兀良合台傳

阿力麻里十四年
阿里麻里十九年竺邇傳按野里麻里二十一年
禿老蠻十五年
土老蠻二十一年禿剌蠻兀良合台傳
納憐驛
納隣二十七年兵志四伯顏傳
散毛十六年
散貓塔海帖木兒石抹狗狗傳
豈渠
蒗渠地理志四麗江路

亦乞不薛
亦奚不薛十七年後屢見亦奚卜薛兵志三至元十七年十九年有也可不薛亦見昔里鈐部傳後愛魯傳疑即此地
察罕腦兒十七年亦稱白海見王思廉傳
茶罕腦兒二十七年
馬八兒亦稱馬八
麻八兒成宗紀首
蘇木都速十九年
速木都剌二十二年蘇木都剌二十三年迦魯納答思傳速木答剌成宗紀首
南巫里二十一年

南無力二十三年
五條河二十年
五道河順帝至正八年
合剌禾州二十二年
合剌和州二十四年哈剌火州文宗至順元年耶律希亮傳哈剌霍州阿术傳
合思罕二十三年
合思合三十年哈思罕文宗至順元年百官志四兵志三
撒兒都魯二十四年
撒兒都鐵哥傳撒里禿魯洪萬傳
大利斡魯禿

失剌斡耳朶洪萬傳紀大字誤

折連怯兒二十六年

者連怯耶兒仁宗延祐五年速怯那兒百官志二兵志二速當作連折連怯呆兒兵志三

木鄰

木憐仁宗延祐六年後屢見木倫泰定帝元年末隣兵志四伯顏傳

新合剌的音二十八年

信合納帖音二十九年三十年

合里賓三十年

哈里賓英宗至治二年

邦崖

邦牙順帝至元四年

成宗紀

梭釐元貞元年

唆尼百官志七

徹里二年亦稱大徹里小徹里

闊里仁宗延祐六年車里泰定帝紀大車里小車里亦稱車厘步魯合答傳

蒙樣

蒙陽大德元年

朶思麻大德元年

脫思麻屢見脫思馬百官志七

鐵里干

帖列干泰定帝元年帖里干文宗至順三年地理志一和寧路注鐵烈干兵志四帖列堅伯顏傳順帝至元六年怯烈干疑即此地

平珠二年

平硃地理志六

忙部八年

茫部屢見芒部劉國傑傳

武宗紀

迭怯里古

鐵堅古山烋兀兒傳亦疑即紀之闊別列傳有闊客帖堅古囊加歹傳

合剌合塔

哈剌答忽憐傳哈剌塔伯顏傳

旺兀察都至大元年

汪火察禿泰定帝三年王忽察都明宗紀

乖西帶三年仁宗皇慶二年稱乖西府

乖西觧文宗至順元年

容米洞

容美洞順帝至正十年

仁宗紀

愛俄延祐六年
阿俄英宗紀首
英宗紀
撒思加至治元年
撒思脫脫傳撒思嘉太平傳
剌禿三年
海剌禿泰定帝元年二年海海剌禿順帝至正六年八年
泰定帝紀
奔不兒亦思二年
奔不兒亦思剛百官志三宣政院

朶剌寨
禿剌三年
謀粘路
木帖三年帖當作粘
文宗紀
阿搧至順元年
阿陋同上
易艮州二年
益艮州地理志四
地理志六

盧番湖廣省
蘆番百官志七
百官志三
禮店文州宣政院傳亦屢見紀
李店文州百官志七
常陽
當陽同上
帖城阿不籠
帖城阿里洋脫同上
剌馬兒剛

剌馬剛同上
奔不
併不思同上
納里速古魯孫
納里速古兒孫同志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亦作兒
兵志三
阿剌忽馬乞馬敀
阿剌忽馬兒同志
哈剌木速
哈剌木速同志

277/4 93.5

特薛禪傳

龜剌兒河

貴烈河土土哈傳貴列兒河伯帖木兒傳貴列河洪萬傳

速不台傳

蟾河

禮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

寬定吉思海

寬田吉思海同傳又昔里鈐部傳紀志及他傳多作田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

罕勉力

哈密力同傳

土土哈傳

玉里伯里

玉耳別里和尚傳玉里伯牙兵志三白野泰不華傳詳證誤

欠河

謙河地理志六

伯帖木兒傳

海剌兒河

哈剌河洪萬傳

扎剌馬禿河

札剌麻禿洪萬傳

夢哥山

蒙可山洪萬王綧傳

帖麥哈必兒哈

貼滿哈洪萬傳

帖里揭

貼列可洪萬傳

杭忽思傳

押里

牙里伴朶阿答赤傳疑即憲宗六年海押立

愛薛傳

弗林

拂林同上

洪萬傳

禪春

邏春王綧傳

元史本證四十九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五十　　證名十四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官

國語之官字亦無定然紀傳中人名火兒赤火你赤者往往互書而名官則別爲二見兵志二是亦難盡以聲求之矣故錄其可知而闕所疑焉

世祖紀

貴由赤至元二十二年

貴赤食貨志三色目亦有貴赤

順帝紀

朶憐赤至正十四年

雋憐赤十六年

百官志

札魯忽赤志三以事詳 以下諸名紀亦屢見於志故以志爲次

札魯花赤憲宗四年 札魯火赤屢見

阿塔赤志六尚乘寺

阿荅赤屢見

脫脫禾孫志七

脫脫和孫屢見 脫脫火孫明安傳

兵志

怯薛歹志二

怯薛丹屢見 怯薛帶屢見 怯薛台泰定帝元年 怯薛䚷高麗傳

火兒赤

火而赤阿剌罕傳

昔寶赤

昔博赤屢見

博爾赤

博而赤成宗元貞元年阿剌罕傳 博兒赤祭祀志六 寶兒赤塔海昔兒吉思伯荅沙失里伯

小雲石脫忽憐傳

闊端赤

闊象赤至元二十九年

八剌哈赤

八剌合赤屢見

荅剌赤文宗至順元年作荅剌斥蓋誤

合剌赤屢見 哈剌赤並見

速古兒赤

速古而赤成宗紀

霸都魯　拔突

拔都　拔都兒　拔都魯　霸都　八都兒　八都魯案志分霸都魯拔突爲二然紀傳言拔突軍及賜號拔都兒者往往互書是亦無甚區別也

氏族
傳言某氏而紀稱某部某軍乃部而族者故併錄之止稱
某部而未見稱氏或部而不族也皆附錄於後
蒙古
宏吉刺特辭禪傳
宏吉利太祖紀首宏吉列武宗至大三年宏吉烈屢見宏吉列帶成宗大德六年
有宏吉列帶燕里干宏吉烈帶成宗紀首有宏吉烈帶阿魯灰雍吉刺文宗天歷二年列女脫脫
尼傳雍吉烈孛蘭奚傳瓮吉刺屢見甕吉刺屢見瓮吉刺帶世祖至元十三年瓮
吉刺帶丑漢即特辭禪裔孫甕吉里成宗大德七年月里不花將甕吉里軍赴雲南
亦乞列思孛禿傳

亦乞刺思太祖紀首亦乞烈思木華黎傳亦其烈思博羅歡傳亦乞里帶
世祖至元十一年亦乞烈見各紀及后妃表亦怯烈后妃表奧魯赤傳亦啟烈英宗
莊靜懿聖皇后傳亦見至治元年
札刺兒木華黎傳
札刺兒台木華黎五世孫脫脫傳及脫歡傳憲宗九年及麥里傳札刺亦兒部疑即此族札刺
爾祭祀志六國俗舊禮札刺台拜延八都魯奧魯赤傳札刺崔彧傳
阿兒刺博爾术傳
阿而刺成宗大德三年
兀魯兀台朮赤台傳
兀魯兀同傳餘亦屢見兀魯同傳餘亦屢見兀魯吾世祖至元七年吾魯兀至元二十
五年吾魯兀探馬赤軍兀魯兀敦成宗大德三年兀魯兀敦慶童即朮赤台曾孫兀魯帶武宗
至大二年兀魯帶朵來即朮赤台五世孫
珊竹吾也而傳
散木合純只海傳木當作朮珊竹帶紐璘傳
兀良合速不台傳
兀良罕雪不台傳雪不台即速不台兀良速不台孫阿朮傳
忙兀畏荅兒傳
蒙古觧地理志五桂陽州為蒙古觧忽都虎郡王分地即畏荅兒曾孫忽都忽祭祀志六國俗舊禮有忙
占氏占蓋古之譌即忙兀氏也
八憐伯顏傳

把憐太祖紀首
遜都思阿塔海傳
遜篤思牙忽都傳
燕只吉台徹里傳
燕赤吉台英宗紀至治三年燕赤吉台太赤即徹里曾祖燕只吉觧別兒怯不花傳
蔑里吉闊闊傳又見木華黎傳
蔑里乞太祖紀土土哈傳蔑里期博爾朮傳滅里及世祖中統四年滅兒乞牙忽
都傳滅里吉速不台傳滅兒乞台朮赤台傳
怯烈也先不花傳
怯烈台鎮海達禮麻識理傳怯烈亦哈散納傳怯列亦帶成宗大德五年有怯列亦帶脫

脫

乃蠻台 和尙傳

乃蠻帶 武宗紀 乃馬真 大宗紀六皇后 乃蠻真 寧宗紀皇后月里麻思傳乃馬氏疑亦

即乃蠻台

色目

哈剌魯■ 屢見者俱不注某傳

罕祿魯 順帝紀帝母罕祿魯氏先世阿兒厮蘭即太祖六年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

欽察

欽叉 地理志六欽察注

伯牙吾台 欽察見和尙泰不花傳

伯牙吾 順帝至元元年皇后 伯岳吾 成宗大德三年皇后后妃表傳竝同 伯要真 成宗

皇后武宗紀作伯要真氏

唐兀

唐古 世祖至元十二年有唐古忙兀兒唐古帖木兒蓋即唐兀氏

烏密 唐兀見察罕傳

於彌 李恒傳 吾密 卜顏鐵木兒傳

也蒲 唐兀見也蒲甘卜傳

野蒲甘卜 子昂吉兒傳 耶卜 余闕傳

阿速

阿速帶 世祖至元二十年仁宗延祐二年作阿宿疑誤

康里

康禮 兵志二

畏兀兒

畏吾而 成宗紀 畏吾兒 畏兀 畏吾兒 並屢見

乃蠻

乃滿 地理志六吉利吉思注郭寶玉傳

合魯 鐵邁赤傳

哈魯 哈剌觧傳

阿魯溫 徹里帖木兒傳

阿兒渾 紀屢見

雍古

瓮古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漢人

耶律 契丹

曳剌 食貨志三兀圖撒罕里即耶律楚材賜名吾圖撒合里 移刺 劉秉忠傳移刺中丞即楚材

述律 契丹見石抹也先傳

迪烈紇 石抹阿辛傳阿辛即也先 迪烈糺 阿辛五世孫石抹宜孫傳

肅良合台 高麗見朴賽因不花傳

肅良合 朴不花傳

附錄

塔塔兒太祖紀

塔塔召烈台抄兀兒傳塔塔只兒傳蒙古荅荅帶氏帖木兒不花塔海帖木兒忙兀台傳蒙古達達兒氏旦

傳荅荅里帶人並疑即塔塔兒

泰赤烏太祖紀

太赤兀里博爾术傳太赤溫忽林失傳

散只兀太祖紀

散只兒召烈台抄兀兒傳

朶魯班太祖紀

禿魯班同紀

斡羅思

斡羅斯兵志三昔里鈐部傳兀魯思兀良合台傳及他傳亦屢見紀兀羅思脫脫

闊里吉思傳

撒里速不台傳

駁里雪不台傳

赤閔同上

赤憫雪不台傳

馬札兒同上

馬劄雪不台傳

襍錄

命物之名況謂之名雖於制度無關亦聊以廣異聞焉故

因其不同錄之

按荅太祖紀華言交物之友

按達畏荅兒傳

荅失蠻世祖紀中統三年攷異云回回修行者

達失蠻至元元年荅赤蠻二十九年

覩思哥兒釋老傳好事

朶思哥兒順帝至正十四年

脫卜赤顏文宗至順二年書名

脫不赤顏三年脫必赤顏察罕傳

質孫輿服志一漢言一色服

只孫屢見直孫劉黑馬傳

納石失輿服志金錦

納失失祭祀志六亦見紀

乞列思太祖紀華言禁外繫馬所

乞烈思太宗六年

塔剌不花祭祀志三其狀如貓

塔剌不歡伯顏傳

元史本證五十

終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汪龍莊行狀 蕭山王宗炎撰

曾祖考必正 曾祖妣沈氏

祖考之瀚 貤贈文林郎湖南寧遠縣知縣 祖妣沈氏

貤贈孺人

考楷 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 敕贈文林郎湖南寧遠縣知縣 晉贈奉直大夫 妣方氏 繼妣王氏 生妣徐氏 並敕贈孺人 晉贈宜人

君姓汪氏諱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系出唐越國公華先世自鄞遷蕭山大義里十七傳至君祖贈文林君以行誼見推於族君考贈奉直君廉信慈篤友于兄弟官河南淇縣典史盡於其職去而民思之娶方宜人無子造徐宜人生君方殀繼王宜人有賢行君生十一年而孤遭家難幾毀室矣王與徐守奇窮撫君且教之世所稱汪氏兩節母者也君在傅弗勤克自表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以貧故依婦翁金山官署常州知府海陽胡公文伯見其文而器之延主書記察君有才略欲以總密成就君與議論折難甚苦君感其意益練吏事學刑名家言前後佐元和長洲無錫仁和錢塘海寧秀水嘉善平湖烏程歸安龍游慈溪諸州縣治所至嚴憚倚重君識開敏能決大疑險健爭構鉤鉱析亂殽眩曲直一覽得要領勿問株蔓吏不得緣爲姦治爰書不設成見平

情靜慮易地而身處倖境揣形反覆求開予以可生之路乍浦同知中督撫言獲海盜四十餘人鞫治辭服當付獄符下平湖君覆審其辭惟林好嘗略人財餘十六人竊魚及網皆繫治而縱遣其連逮者會總督上同知獲盜狀

命江蘇浙江巡撫會讞檄四至杭州廛鞫未定君謁知府爲別白言知府曰他不具論十五人合劫沈厶三舟黃盤外洋非盜而何君曰河湖之岸東西相距數十丈連檣東岸者風斷其纜漂而之西岸必不能比次如泊東岸時黃盤外洋之於河湖千萬矣沈厶三舟同漁同漂同泊不失尺寸謂同時乘之遠於事情或憎盜者甚其辭未可信知府以君言重詰沈厶則三舟遇風不相顧十五人者異地而各竊遂如議坐林好絞餘以次第減疏入得

俞旨孝豐行舟於平湖遇劫獲盛大等八人并所褫布被具獄君語知縣覆訊立屏間聽之四同聲輸供若素習次日故增減別訊則參錯無一合且有呼枉者君命吏假質庫布被二十具中雜所獲被私記別之孝豐民不能辯也遂脫四踰年而獲眞盜其所平反類如此治獄二十六年論辟者六人而已君講習律令剖條發蘊尋繹究竟輕重之閒不爽銖黍及其援據比傳惟變所通不爲典要律之所窮通以經術無錫浦經與兄子僮養未婚妻私案律當擬充軍君引婦未廟

見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減其罪長洲周氏婦張早寡有子
繼即將授室而殤張爲立後族人欲後其父君引爲殤後者
服以其服以定其繼秀水陶惠先以大宗獨子爲叔父後生
子五人其長者先死無子例得後次子之子璋璋叔世佩秉
惠先死僞爲遺命令璋父歸嗣所生祖冀已子得嗣伯兄君
引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以杜覬謀平湖殳球闞總服叔鳳
于死思攘其貲自言當爲後君引已孤無所受命不爲人後
以折其爭初若矜已立異切瑳究之然後知其析義精而審
情當也人譖君得法外意君曰吾安敢弄法惟於立法本意
不敢不詳盡耳君歷處繁劇力餘於事又自策之以勤久困

場屋志不少挫晨起界素紙習書數百字畢次第判案量事
繁簡道里遠近錄要以授主者日昳竣事則挾策誦經書及
制舉業中程然後就寢以爲常學益進文日益有名乾隆戊
子舉於鄉年已三十有九又七年己未成進士需次十年謁
選得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甯遠雜猺俗觕野鄙僿積逋
而嚚訟前令以被訐去攝者政姑息民益乘刖爲挾特地歲
頻歉穀貴流匄載道强索詈毆勢洶洶然君下車即掩捕其
尤者老猴而盡毆餘黨出諸境民歡言新官能去害矣時奏
銷期迫君用書告民謂令與民體一而分殊令分勤職民分
奉公令與民約月有三旬旬有十日七日聽訟三日校賦一

日治文書官不敢廢事民亦不當抗課勉完正賦可免追呼
則減一校賦之日即增一聽訟之日令未遑撫字先急催課
殊自愧也民讀之大慚悔相與言撫字何等語生平耳日所
未聞見何敢負好官頑抗自外未市月而輸賦足額君知民
可以理諭乃延見紳耆詢問疾苦四鄉壤地廣陝肥瘠俗美
惡人情良莠而籍記之邑在萬山中道險遠多爭界之訟無
賴指道殣恫猲不遂則聞於官與吏胥比而取錢厭其欲然
後具狀請無論官憚行輒聽之殷而愿者以爲厲君受辭即
訊訊畢即簡從行窮崖峻嶺未嘗同阻宿不擇地餐不擇膳
姦窮僞得立正其罰訟寖息矣君尤善色聽匿情之獄鈎距

得之縣民匡誠養陳氏子學義其後自生子學禮而命學義
歸宗學禮娶於李生勝時病且死屬學義佐理治家甚賴其
力增田以百畝計學義他出有贖質田者李呼勝時持契來
契皆書學義李氏合買字詢學義遂大言已出半貲亦半收
租入李歷訴於官學義持田契租籍爲論無以折也君陽爲
不直李氏者而獎學義善經理絮絮語及生業學義言誠予
田入畝學禮復予田五畝家有一妻三女二子其長者始能
耕君曰若足以畜妻子乎曰度日良苦君曰然則契籍盡若
僞爲也不然安得錢同李氏買如許田學義出不意叩頭服
悉以田還李氏零陵民蔣甲訴謝氏婦劉乞養其子今當還

引劉傭婦董爲證訟不決屬君訊劉言其夫遺腹有侍產鄰
媪及產後治乳癰醫可質也君戒弗渫遽詆故詰其居間媪
及醫語符合窮治則劉夫兄子純利其產陷蔣及董所爲分
別罪之不終日而折獄人籍籍頌君摘發隱伏若神明焉顧
君治實能感神縣民劉開揚與成大鵬爭山不勝乘翁間瘵
病垂斃舁以登山使子閏喜繫殺之控大鵬毆斃大鵬訴言
爭山有之無相毆事君察開揚詞強而色屢變心疑焉禱於
城隍神而籍之夜將半有醉人譁於門闖然入則閏喜也君
引辟開揚而研詰閏喜得其情問何以來則言將竄廣西飲
酒與妻訣閒款扉呼者曰速去縣役且至啟扉出有導之行

願且黑至縣門攤人是以譁也君因是益竦懼事無鉅細若
有臨監矣矜明慎而不用刑小爭訟一朝之忿委曲譬諭立
解散弗留滯其庭讞聽兩辭竟問堂下觀者聞△△辭乎曰
聞今若爲讞允乎曰允矣然後判即當予杖呼罪人前若厶
事干厶律不可恕若受父母膚體柰何行不肖虧辱父母刑
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爲謝得保任去卒改行爲
善君猶歉然謂吾特以術銛民幸億中不能與教化美風俗
不足稱百里寄乃令民廣生計多種粱粟菽麥毋渫水毋燒
山致之爲竈以爨毋懸釜造醬若醯無食鹽苦誠婚禮之浮
費而民知儉禁封喪之酒肴而民知哀嚴勸嫁孀之罰而民

知節明處女可爲繼室而民知娶再醮之恥沿習樸陋翕然
丕變親睦安樂各事其事歲以大稔則勸其買補常平倉穀
修城垣耩壇廟聽民自爲而總其成捐俸入建節孝祠落成
之日迎貞婦栗主爲文祭之正月之吉行鄉飲酒禮於堂三
揖百拜歌鹿鳴之章觀者如堵牆重新崇正書院季課生徒
躬自校閱定其甲乙講解指示大比之日設賓興宴資而送
之士連歲舉於鄉益厲學矣民德君甚入城市必踵堂叩謁
溫語撫慰人人各得其意檄兼新田縣事治如寍遠政聲大
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鞫治則喜往往有赴訴者君益發舒爲
民任事寍遠例食淮鹽而鄰境藍山臨武諸縣則食粵鹽淮

鹽值昂粵鹽八而當一民皆食粵私淮引邑滯督撫遣營弁
微服偵緝人情惶擾君爲帖以白其略曰自零陵至縣境皆
溯流逆上谿水稍涸不通舟楫淮商所不能至乾隆初史總督
奏准淮鹽不能接濟許其兼食粵鹽數在十斤以內聽民零
星買食寬免緝捕迄今五十餘年民朋歸食粵鹽斤值制錢
二十二三十年禁鹽之後斤錢三十有六入冬以來斤五十
錢令則稽察更密鹽不入境販夫居奇數日以來間有負弁
易裝訪查人懷疑懼零鹽亦不復列買甚者以鹽入水計杯
酬值深恐不成政體伏思寍遠每年額銷淮鹽一千三百一
十四引歷無水程玉縣亦無銷引報文是淮鹽僅繫空名而

粵鹽久貧賣用況郴境接壤皆食粵鹽賣賤徑便小民乘閒
攜帶勢難盡禁請循郴桂二屬例改淮引爲粵引庶課不虧
而事有濟久之未報君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民得賣販
官不收捕偵弁之受遣者揭告總兵謂君有意縱私言之總
督君復以揭辯曰營弁與厶奉法雖均處境稍異營弁止守
功令厶則當綏靖地方盜遠僻處山陬戶口十有餘萬如粵
私盡禁淮鹽不至民有食淡之虞故由藍山臨武兩邑入境
可通粵私者其路有四厶已禁其三姑留其一以濟食用以
待淮鹽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鎭洋畢公沅大嘉賞
立弛零鹽之禁徹所遣偵弁去時偉其議稱莽知縣焉君疾

惡嚴榜訟師姓名里居於通衢大書其下曰既往不咎再犯
必懲有詭名投牒嘗試者輒辯詰得之不少假貸又力行保
甲法集三十六里地保人予一冊俾書其里之郵莊疆界田
山塘堰橋梁道路廛宅之數丁中黃小之籍辯其土著流寓
而糾其惰游無恒業者姦宄無所寄迹多不利君侍郞傅森
公以祭告舜陵至君謁見次問治縣何先對曰去莠民之害
百姓者傅森公曰然亦知若曹齮齕君乎吾初入境輿中得
庯君匿名狀徐察君治行與狀大違異乃知仇者之傾陷君
令以辭畀君自治之可也君諾徹謝後廉得主名不窮治意
不能無少戒桂陽州陽山尼菴被焚奉檄履勘盛夏冒炎暍

蹊徑危險劣可容步下視深不測跕跕欲顚隊君心惴焉乞
休之計決矣未幾而有桂陽縣何劉氏之獄大吏令君往檢
會君移署道州甫逾月叢胜紛委未竟端緒行稍稍而江華
請代論者至先往應之大雨雪就輿失足傷移疾自劾免時
已疏調君善化大吏疑君詭疾有所避請奏治得
旨查訊竟坐奪職歸途出盜遠民空邑走送境上以所產薏
苡爲餽老幼跪泣攀輿不得行有從至長沙者初君將之官
便道過家語其友曰吾本無宦情此行得
恩命及親郎當引退志先定矣君以丁未四月上官辛亥二
月去職壬子四月歸里在官不及四年遇

覃恩贈君祖若考如君官至是君長子舉人繼坊引例貤佚
爲君請
封得階奉直大夫
貤贈君考亦如之成君志也君故居該樓二楹湫隘不可容
買宅城南之蘇潭始與居焉五男四女婚嫁粗畢病良已以
歲時爲酒食召昔時姻戚宗族交游飮飫宴笑極歡洽不問
外事明年縣西江塘告險山陰會稽蕭山三縣民輸貲修築
蕭山得塘利田二十三萬畝畝捐錢百有五奏明
允行覈定工貫矣今協辦大學士覺羅長麟公實爲巡撫遣
官走蕭山勸君董事君辭不獲乃集邑人士爲議減貫增工

撑其才者分任之會計綜覈局治其要率作興事工受其成
視工者賦丈而役徒司局者按成而予賈長麟公擢督兩廣
繼之者覺羅吉慶公亦雅重君所請輒報可初定條塊石工
一百七十八丈需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至二百
二十餘丈者錢六千三百八十七緡器用舟輿薪水之費咸
取給焉賈不虛糜工得堅實民大和會奏告成事甃石於塘
君一渡江謁謝吉慶公歸而閉門下鍵蓄書數萬卷手自讎
校以撰述課子孫自娛長吏造門謝不敢見邑有大事露版
侃侃言中朝貴人竟歲不通一刺韓城王文端公君舉會試
時總裁也知君最深時致書問密有所咨詢君剴切陳告無

諱飾尤多述邑中利病收租之宜減則南沙之宜改隸皆絫
牘及之（其後阮撫部奏定減收租則蔣撫部奏請南沙改隸蕭山皆如君言）乙卯冬得末疾不
良於行丙辰嘉慶改元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力辭不赴病侵劇良醫治之小
愈輒強起自爲終制端坐族命如是者十年及見其第四子
繼培成進士爲吏部郎官長孫世鍾入縣庠又二年而終嘉
慶丁卯三月二十四日也距君之生雍正庚戌十二月十四
日春秋七十有八君剛毅自遂勇於赴義意所不可不爲威
惕不爲利疚少倘志節老而彌厲在金山時婦翁薦之揚州
鹺賈歲可得百六十金君以其倨謝不行而就胡公聘歲二

十四金耳君曰金不及什二禮固當勝之初任寍遠巡撫即
檄君至省治事將拂拭用君君辭曰令職親民不久居不能
得民隱也何劉氏之獄死者四人縣以虎傷上君微聞衣皆
完好屍無虎齒痕或云死由於奸疑不能明當失官不肯稍
委蛇其開既罷免大府將延之節署吉公之撫浙招君者三
君皆固辭或問之君曰州縣體鈞敵合則留不合則去耳若
勢分懸絕不得不稍委曲不能徑行其志故不就也君一介
不苟取而不以守潔自矜衒有延譽及之者君赧然曰爲淑
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歸自湖南出所餘俸金買田供祭
笑語諸子吾悔人謂廉自佐幕以至今日一切食用無非取

於人者焉可誣也然所得止此不能爲若曹計矣居數年家
日艱諸子析爨或不給饘粥清畏人知是難能也君坦白無
城府爲人謀必盡其誠面折人過能改即止善美進人一長
一藝譽之若已有持論挺特不可屈撓而從善如轉圜人咸
畏而愛之君自云所學在宋儒喫緊爲人一語故其治身汲
汲孳孳不予以暇君幼逮事父奉母篤孝依人以爲養必於
近地便省覲修脯悉持獻母無私財在母所不命之退不敢
退所與爲友厶有品厶有學必以告衣食粗給卽具狀請表
兩節母行建坊里門費不足稱貸成之徐宜人疾病君自秀
水兼程歸抵西興不得船徒步疾趨數十里比卒毀瘠過禮

饋奠必親執第進士在京師聞王宜人訃見星而奔居喪送
葬哭皆極哀觀者不疑君非腹出子也手譔父母行狀乞言
天下能文章者以歿身爲期纏綿悱惻讀者感動戚極思慮
以應其求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裒爲雙節堂贈言集
錄二十六卷續集二十二卷最後得而未刻者十四卷遺命
繼坊等梓而傳之踐歿身之言也君之乞言自達官貴人下
至窮巷布衣無論識與不識拜跪陳請展轉郵寄不遠千里
箋節尺牘酬答往復一生精力畢萃於此所得詩文多譔人
手書擇其致佳者命工刻石分爲十卷於宅後築譔美堂以
庋之嘉慶己未秋颶風大作雙節坊圮君自傷工不堅緻爲

再不食其冬重建於西興官道旁崇閎峨峨加偉麗焉君十
五六時力不能延師晝夜讀兩節母績而課之秋風破戶一
鐙熒然每憶其景悲來塡膺繪夜績課兒圖屬同志者題詠
以寫其懷既篤老述父母遺事涕泗被面孺慕摯至天性過
人而其大者在於守身君自以少遭閔凶顚跋困厄中更疾
病屢頻於危高祖以下死喪離析無一存者單㷀孤孑所繫
甚重稍不檢飭恐致隕越懷刑愼獨懍於屋漏入幕服官小
心抑畏若負芒刺以微罪行不見慍色日今而後可奉身全
歸矣耄耋之年稱道不勞起居飲食動必中禮嘗言此身一
日不死則事親之義一日未盡其諸所稱孝子不匱者歟君

受制義法於邑孫先生爾周終身師之鄉舉後集錄有明
以來禮部試第一人之文手鈔口誦熟精神理句課三藝歸
安孫編修辰東同邑來戶部起峻爲之點定淸醇粹美具有
體要其教後學則謂文以時名當審宜稱勿貌襲高古經指
授者多得雋以去幼時奉直君授以陳檢討四六習之遂工
駢體文字有龍莊四六稾二卷中年與錢塘潘御史庭筠餘
姚張助教羲年會稽陶州同廷珍酬唱爲詩詞及交餘姚邵
學士晉涵瑞金羅舉人有高新城魯知縣仕驥相錯厲爲古
文詩興象深至不屑雕繪詞則緣情綺靡古文質而有法所
選集有駢體鈔存八卷詞律選鈔二卷所自著有紀年草六

卷獨吟艸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艸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
中雜詠四卷歸廬晩稾六卷詒愁符詞艸二卷謙言不能成
家不肯付寫官也君邃於史尤留意名姓之學謂古者書記
姓名而已後世春秋家有王侯大夫譜諜班氏古今人表盡
其遺意而後遂失傳也乃以姓統名爲史姓韻編六十四卷
讀新舊唐書以梁元帝余寘書例錄姓名之同者以辯其異
次及新舊五代宋遼金元明諸史爲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
卷歸里以後復通校全史裒爲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
十卷仿楊愼希姓錄畢隆周希姓補爲二十四史希姓錄四
卷遼金元三史人名之取國語者不盡槩姓別爲三史同名

錄四十卷元史之成最為艸略紀傳志表參錯跋訛援彼證
此為元史本證五十卷元史脫誤難讀以官本校明南北監
本為元史正字八卷讀史有得錄於簡端為讀史掌錄十二
卷應場屋所業為策拾十卷乾隆丁丑在江南記
南巡時所集大小船名若式為舟見錄一卷家牒浩穰檢記
為難節錄近屬丱以行略為汪氏追遠錄八卷推兩母之志
編訪同郡八縣婦女貞孝節烈力不能請
旌者錄冊上學使者請表其門行冊於縣以裨志表為越女
表微錄六卷續錄一卷答甥孫繼蕃問習幕之道為佐治藥
言一卷續佐治藥言一卷官盦遠時病俗未醨美忍戶知家

論隨事興革為善俗書一卷褎窮髮以示風教為舂陵袁貞
錄一卷戊申己酉兩為湖南鄉試同考官記闈中瑣事為藍
豪隨筆一卷載筆一卷居長沙一年有問政者為學治肊說
二卷答慎咸熙問為續說一卷答徐秉鈐問為說贅一卷追
述先世嘉言善行生平師友及立身行己之要示子孫為庸
訓六卷雜記聞見閒涉攷證為過眼雜錄二卷詒穀燕談四
卷病閒感異夢記生平行事以自質為病榻夢痕錄二卷其
後續有所記為錄餘一卷君讀書貴通大義不好章句瑣碎
所譔若金玉布粟藥石也實有濟於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
其事盡人能之其業終身莫能竟惟君則皆身所履心所得

也古者學以成德仕以行義後世經述事功歧而為二而學
與仕違文章道德歧而為三而學與行又戾求其兼長必至
互絀君事親為孝子佐治為名幕入官為良吏里居為鄉先
生教子孫為賢父師可謂有德有言學優而仕者已君初娶
王氏
贈宜人繼娶曹氏
封宜人側室楊氏例
封孺人子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就職直隸州州同今改名
光誥繼墉福建長泰縣典史繼埁議敘候選從九品繼培嘉
慶乙丑科進士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繼壕國子監生孫八

人長世鐘縣學附生世銘世鈺世銈世鈐世錫世銑世鉉俱
幼女四人孫女九人宗炎始冠而識君君年長過倍折行輩
與交三十餘年資其直諒多聞規誨補救以自淑也及君徙
居衡宇相望無日不相往來通書而讀易子而教心術之微
行事之詳有他人所不及知者君作夢痕錄宗炎實發其端
謂不及今記載後世誰相知傳君行事比書之成芟校商榷
咸與斯役疾既革握手訣别以丱身丱棺儀事屬宗炎助正
益君交最慎心知不過數人老而零落殆盡惟宗炎終始之
所媿文筆冗弱不能發揮德業明箸之後承繼坊等請謹條
舉件繫略陳梗概以備當世大人先生采擇之萬一

循吏汪君傳　儀徵阮元撰

君姓汪氏諱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俾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閒爲挾持地流丐彊橫勢洶洶君下車即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

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据比傅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欲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毋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退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恥戒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僿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鞫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於粵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徼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値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

辭與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讐校以譔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撼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持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蚤沒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于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

譽之者君彿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貫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稾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襟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咏四卷歸廬晚稾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雜錄二卷詒穀燕談四卷病榻夢痕錄三卷其尤著者有

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坊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盡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於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故學與仕合濟於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貢吏之所以必舉於孝廉者觀於汪君其效不益可睹哉

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　晉封奉直大夫汪君墓誌銘　陽湖洪亮吉撰

亮吉年二十餘客安徽學使者署始與餘姚邵學士晉涵訂交甫二月即出雙節堂啟索詩曰此吾鄉汪孝子輝祖爲二節母乞言也亮吉讀竟悚然異之亦曾作一詩郵寄未識得達否也厥後四十年宦轍南北卒未得與君一面歲辛酉亮吉自伊犁放還君時已罷湖南縣令歸里又介吾里中臧文學庸乞爲雙節堂序亮吉不敢辭也越二年甲子有天台之行道出蕭山甫得訪君於里第時君已得末疾兩公子披之出得訂交於讓美堂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而家法修整又甲於浙右然後嘆學士不妄許人以亮吉所見又有過於學士

所許者爲飯半升談竟日乃去昔唐蘇源明之言曰余不幸生薄俗所不恥者以識元紫芝耳亮吉徧交海內士大夫其不媿紫芝者唯有君耳謹按狀君諱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十九世祖大倫始由浙之鄞縣遷蕭山祖之瀚父楷原任河南淇縣典史皆以君貴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嫡母方繼母王生母徐皆贈太宜人君五歲方太宜人卒十二歲贈君又亾君孤苦無所依賴王徐兩太宜人勤紡績黏楷鏹自給夜嘗達旦太宜人泣而訓之曰兒不學必不可爲人使汝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於是太宜人泣君亦泣以爲常君性開敏七歲就外傅夜輒能背諷日所誦書君既孤而

叔父某又以博破家疑兩太宜人有私畜求索不遂則撻君
太宜人百方貸錢應之後又從徐太宜人築君去人有勸徙
居避之者太宜人以宗祊所在堅不忍去於是往往絕食過
饘恒無復衣蓋君少歲之苦家難之多有與吾母蔣太宜人
攜亮吉同者讀君手錄未嘗不淚涔涔下也君能文後所歷
凡數師唯同里鄭文學嘉禮上虞徐明經冕課君最嚴每作
一藝必令三四易稾明經又勗之曰汝不成立則汝母無淚
乾日矣蓋知君有家難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鄉試數報
罷家計益窘遂入州縣幕掌書記漸習刑名君既善讀書又
勤於其事每仿漢江都相春秋按獄之法時以禮經參會律

條平疑獄者數十前巡撫侍郎胡公文伯協辨大學士莊公
有恭尤契重之語屬吏曰事經汪君必無冤獄君藉此益得
展布其所長君理刑名至三十年平反大案者無數皆詳君
佐治藥言不贅君以戊子年舉于鄉越七年乙未成進士又
十年而宦縣令得湖南寧遠縣知縣蓋君自弱冠以後未筮
仕以前皆在州縣署主刑名及入官而洞悉民隱燭照物情
胥吏舞文之弊墨屎恫嚇之謀罔不剖悉入微故甫抵任民
即號爲神君縣界廣西　國初兵燹後城堞久圮庫藏無所
屏宇半頹君以次修舉又值歲稔集三十六里紳士殷戶以
里數分段爲三十六令分任之里之產少者以產多之里助

之七閱月告成又以其暇修武廟城隍廟龍神廟馬神廟正
月之吉行鄉飲酒禮四月朔出勸農七月朔行賓興禮觀者
塈塗諸父老有歎息泣下者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也以士風
樸陋創修崇正書院一月數課之一如家君教子弟法蓋自
君修城堞後城以內始多有補博士弟子員者自君葺書院
後縣始連歲有舉于鄉者君欲清吏治以爲非力行保甲法
不可於是集三十六里地保人與空白簿一墨一筆一令所
轄村莊注管內四至八到接壤及山多田多塘堰若干大路
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已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恒
業一一注入簿內限三月繳并手諭各鄉官民本屬一體綏

彔義須相關聽訟之任責專在官完賦之任責分于民官不
勤職咎有難辭民不奉公法所不恕寧遠錢糧素多逋欠今
舊習已更深可嘉尚今定約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聽訟以
二日校賦以一日手辦詳稿校賦之日亦兼聽訟衙等若遵
期完課則少費校賦之精力即多留聽訟之工夫云云後傳
誦至長沙大府命州縣皆仿行是君治一小縣而湖南八府
七州皆隱受其福以爲非今日之循吏不可也君爲治尤嚴
於訟師士棍流乞之貽害一方者訟師則有黃天桂一案天
桂一名名世前縣趙君任內與人訟歷控大府已審誣矣復
翻控逾不到案君以他事獲之檢得與大府吏史坤攬訟筆

擄稟大府發審大府立革坤役歸縣案審辦事遂得直天桂
雖逃去然恨君刺骨適侍郎傅森以祭告舜陵道出寧遠天
桂遂誣砌各款乘夜以甓裹紙擲入輿中侍郎訟道詢君治
蹟則雜然應曰湖南第一好官也侍郎大異之即以匿名呈
辭發君究辦君覈字跡則天桂所書也天桂偵知狀復由道
州竄入廣西終君任不敢返流乞則老猴夫婦一案老猴者
廣西人俗呼飛天蜈蚣妻號飛天夜叉年僅五十有拳勇佔
居縣境巖穴中十六七年黨羽六七十人分路強乞輪日供
老猴夫婦積餘貲則轉貸貧民博厚利或忤其黨則挺身行
凶人莫敢觸君訪知即與營弁里民設法同捕伺醉掩縛之

妻竄逃拷治盡得匪黨姓名羈老猴獄分路緝捕各各遠竄
出境不半月縣中無乞後君兼攝新田惡乞懾君名亦皆遠
去兩縣士民至今感頌之君以餘閒復能考古據漢書趙廣
漢傳鉤距法斷縣民匡學義獄據新舊唐書劉蕡傳斷縣民
李氏祖唐李郃與蕭氏爭先隴獄嘗夜聽訟聞雁聲按輿地
書寧遠在衡州南五百里以爲雁未始不過衡陽駁前人回
雁峯說之誤蓋君勤於官又不廢讀書如此君兩爲湖南同
考官兩署道州又兼攝新田縣事皆有惠政奏調善化縣時
君以代驗江華縣楊古晚仔命案越山險二百餘里道失足
昇回病轉劇君年已逾六十將以此乞休適有承審遲退一

案廉使遂舉以劾君大府以君良吏欲爲之地又欲引入幕
中君固辭遂以壬子年二月罷官歸里時君抱末疾已不良
於行里居十年課子及孫外寒暑昕夕皆手不釋卷前後所
著有史姓韻編廿四史同姓名錄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元史
本證越女表微錄春陵褒貞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善俗書
雙節堂庸訓藍毫隨筆貽穀燕談病榻夢痕錄暨詩文集共
十數種及見第四子繼培成進士官選司孫世鐘補博士弟
子員又一年而卒君生於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其卒也
以嘉慶十二年三月廿四日得年七十有八娶王氏繼娶曹
氏選楊氏子五人繼坊乾隆丙午科舉人候補直隸州州同

繼墉福建長泰縣典史繼埈候選從九品繼培甲子乙丑聯
捷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繼壕國子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
八人世鐘縣學生世銘世鈺世鉒世鈐世錫世銑世鉉孫女
九人繼坊等將以明年四月癸酉葬君於山陰黃盛隝之原
述君遺命乞亮吉爲墓道之文而錢唐梁學士同書手書上
石烏乎亮吉與君神交四十年甫獲一面即卒若吾兩人之
交多一面不可得尠此一面又若斷斷不可者豈相知之深
反不在笑言促膝之久乎然計君一生在家爲孝子入幕爲
名流服官爲循吏歸里後復爲醇儒律身則全受全歸應物
則實心實政烏乎君亦可爲完人矣重爲之銘曰

曾閔卓魯一已難兼而有之古所罕經史學況兼劉班三唐
以降求入師薄俗乃生元紫芝一千餘年君繼之盧名歸体
再冢旁循聲乃在舜所藏九嶷三湘阻且長我臻赤城兮訪
黃髮兒傳六經兮毋雙節冀君涫風兮被吳越

右元史本證五十卷蕭山汪龍莊先生著存其子蘇潭先生
之説用穀梁集解例也趙松雲曰一代修史時稗乘脞説無
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取信之處今或反
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
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是書與趙氏劄記體格不同其法一
也先生著書皆平易周至務使中人以下咸可津逮是書評
史法不爲高論是正譌錯再見三見條舉件繫不用隅反類
錄之例皆斯義耳證名一科尤便學子其體類春秋名號歸
一圖而爲之較難還音異字七九未已或甲丙同名表傳午
見便生轇轕修史之初已有不能識別致一人兩傳之失者
先生以事定人以人求名臚而陳之信鴻寶已　國朝經史
之學遠邁前代阮氏　皇清經解及王氏續編足爲經義海
藪而乙部羣書無會錄者竊不自量有志焉爾是書旣鄉先
遺墨傳本尤尠先斠而刻之光緒十七年七月會稽徐友蘭
識

元史於建

上下卷

古越俞鎮署

丙子冬日
刊于吳門

元史弼違自序

元之先愚不知其何昉也夷不立文字譜系莫紀苟聲教弗加九譯之所不及雖有禽音鳥跡弗達於中國也中國之人弗辨也故其系莫詳焉邈矣遠哉有孛端乂兒亦不知其父誰某也母阿蘭一乳生三子季即孛端乂兒種類滋蕃部落離析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狎又謂札即剌氏世居烏桓之北是謂蒙古與鬼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比壤九世至也速該攻塔塔兒獲其酋鐵木真而以名其子云大抵夷貉之生放軼若羊豕之散於坰聚居若蛇虺之偃於穴有牝牡無上下勢雄

者推之衰耗斯去之有長少而無父子子壯軼分地屏居稍不平父子集醜類操戈鳴鏑相鬭殺必一勝乃已勝也父亦偃然伏胯下繫之曳之屠之藐若狐兔待尊者且然何有於同類乎矧其異域者也乃若蒙古孕形沙礫稟氣金行故其姿狠鷙貪殘凶淫狡賊城誅函夏室鄰蒸民奚啻萬億例視金遼禍尤烈矣夫小雅廢而四夷交侵元氣衰則百疢皆作蠢茲胡元之興豈獨繫人材智之雄抑以有宋中葉主闇臣奸逡巡末齡天怒人怨華風寖微虜運轉劇無惑其然矣加之中國智能之士甘為鷹犬齧我冠裳或帷幄紓其謨或爪牙決其

力故其行師長驅無前崩城碎邑咸若曹掖之也迨僭平區宇雄圖已成梟心鼓溢幽燕嵩洛之間號稱儒傑顧為之斧藻彌文張皇勳業必欲俾其主軼殷周而肩堯舜何其罔也試言之后妃褻處臣下委禽妖凳宣淫宮寢通籍於斯之時三綱淪九法斁非獨手足倒置貽賈太傅之悲而已豈非純坤之大會歟於昭
聖代洗滌腥膻皇祖詔修元史面授儒臣毋虛美毋隱惡而載筆綴言之彥私塡胸臆公肆謾欺天語弗崇家風盡廢語云豺狼何親不然無樂乎其侈言之也愚蚤
承先訓繼志無聞翺翔滇蕃休澣多暇爰窺往史憤腥

穢之滔天盡厄言之迋世旁稽遐紹敘次釐革其美其刺班班著之篇牘矣嗟夫千載是非之公莫能終掩諸臣紀載之謬奚可勝誅惟申言弼違式昭來葉云爾

嘉靖丙辰四月朔太中大夫左參政吳郡周復俊撰

此書倩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趙君肖甫代鈔係明舊鈔本自序缺第一頁乃從皇明文徵中鈔出補足之以成全璧謹查木涇公著作見四庫總目者有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見於四庫存目者玉峯詩纂六卷東吳名賢記二卷及涇林集八卷今詩纂名賢記均已鈔有副本涇林集彙成一冊尚未為定本而此

書先僅見一序今方得窺全豹公於夷夏之防辨之至嚴豈僅史部中不朽之作直民族史中一重要之寶物也當日幸未爲不曉事者之進呈至今得留存於天壤間否則亦早入違禁之列與前明名賢之著作同爲灰燼矣嗚呼得非公之精誠有以呵護之歟

己巳秋八月族姪孫雁石甫周慭謹識

太中大夫左參政吳郡周復俊撰

宋寧宗天禧二年

蒙古鐵木眞奇渥溫氏後稱爲元太祖卽其人也先是鐵木眞侵泰赤烏敗之勢浸强諸部皆附繼侵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至是年乃會諸部於斡難河而建國焉

鐵木眞加兵於人之國也元史悉書伐今曰侵何天下有大分華夷是也天下有大勢强弱是也春秋貴中夏賤外夷惟謹是大分耳矣初不以秦楚之强而遽與之也鐵木眞雄悍跳逐於砂磧茀葦之場其於諸國君臣之分未定也安得以君禮待之而稱伐乎故於鐵木眞侵人之國也與夫諸國之侵鐵木眞也皆書侵亦猶夫視羣鼠鬬於穴中其勝其負一聽之而已

舊史於鐵木眞必書元主而不名今名之何曰子言之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蒙古未有天下之先吾惟知其爲蒙古而已及其正國號之後吾始知其爲元也考之於史宋度宗咸淳七年十一月元始建國號曰元鐵木眞之時固未知有所謂元也夫安得而稱之元之史臣食夷之祿甘其豢養之恩怵勢憚禍不得已而諛之固已喪其本心矣後之史臣爵祿非有繫於其朝出入非有詔於其國亦冒昧稱之無乃承諛襲舛而決萬世之大防已乎

宋寧宗天禧二年史臣大書元太祖興宋寧宗竝稱矣今皆削之何曰是書也賤夏尊夷亂名沒實蔑萬古帝王之正統紊萬世是非之公議其獲罪於名教彝典爲尤大孔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由寧宗而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昺傳八十五年宋祚始屋雖其偏安䮑𢈪不足以擬殷周漢唐之盛而帝王中國之正統宋實承之則天下固宋之天下也諛臣於此安得論强弱不論是非論成敗不論夷夏遽與方興之元而抑未亡之宋乎昔人於東周之未亡遽書秦紀君子正之曰於秦則進之惟恐其不亟於周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好惡不公是非逆置夫秦伯益之後未純於夷君子猶以其憑陵中夏而待之若是其嚴況元以鷙悍方張之虜而乃尊之寵之若是其急可乎此愚之夙夜撫膺而汲汲焉必欲正之者也

宋寧宗嘉定元年鐵木眞侵蔑里乞滅之○侵赤剌降
之
嘉定二年春正月畏吾兒以其國降○五月鐵木眞侵
夏靈州夏主獻美女脩好乃還
鐵木眞獷悍鷙烈仁義之風蔑聞故其滅乃蠻滅蔑
里乞降畏吾兒侵夏彼初非有加於我也惟恃雄力
以奪其土地係累其臣民厚自封殖而已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夷固不可以斯道律之然惡盈忌殺上帝
之心恃强吞弱聖王之所禁也觀其乘夏之喪無端
搆難其主銜璧降輒納女求成而後釋之則非弔伐

之意矣豺狼谿壑之欲固如此耶
十二月鐵木眞侵金金人畏之禁不得言邊事○侵
金桓昌撫州
嘉定三年三月西域哈兒鹿降○夏四月侵金雲中九
原金人乞和鐵木眞不許○秋八月鐵木眞克金西
京及桓昌撫州入居庸關至中都金人敗之始去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春正月侵金宣平克之遂侵德興金人禦之
蒙古兵大敗鐵木眞力戰金人卻盡克德興諸城堡
金復守之

嘉定六年五月敗金於縉山○八月遣使如金議和請
婚○冬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鎭金人禦之大敗鐵木
眞次古北口趨居庸關金拒之不得入乃趨紫荆關
破涿易州金將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金
人潰鐵木眞進圍燕京○克金涿州○侵金河北河
東州郡
嘉定七年正月侵金彰德○侵金懷州○二月金遣使
乞和許女女金幣各有差鐵木眞許之○遣使如金
受幣○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郡縣○三月使金逆
女金以東海侯女歸之○克金嵐州○夏四月金及

蒙古平○置行尙書省於宣平使撒沒喝統金降衆
○木華黎侵金太定金將以城降木華黎欲坑其民
蕭阿先諫止之○侵霸州金史天倪降○五月金主
遷都於汴
金人之事蒙古亦猶太王之事狄矣輸之金繒動以
萬計奚翅皮幣巳也公主下辱禮貺甚都奚翅珠玉
巳也郡縣瓜分聽其剖劉奚翅邦土巳也金之事大
不可謂不恭矣而皆不免焉然未聞太王遷岐之後
狄人猶肆其追也金主畏敵之强遷都以避之亦旣
屈服矣鐵木眞乃勃焉震怒駕言款我而佳兵搆怨

有進無已鷙執甚焉夫以金之噬宋無厭動必如其
所欲乃今蒙古噬金每每襲其故智而凶狡爲尤甚
焉此固天道報施之常而完顏氏之遘罹荼楚亦未
可詫爲不幸也故明睿之士覽事興思於是益歎豺
狼之不可近而溝壑之欲難平與狄爲鄰者鑒玆哉
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其將斫答降鐵木眞遂合兵圍
燕○冬十月侵金順州○十二月侵金懿州○金石
天應以興中張鯨以錦州降
嘉定八年春正月金蒲察七所以其師降○夏五月蒙
古兵入燕殺吏民甚衆燒宮室火三月不滅府庫餘

積載之北去妃嬪皆淪辱焉○冬十月鐵木眞侵金
潼關不克遂趨汴京敗之乃還○金主乞和鐵木眞
欲許之撒沒喝不從
宋江東轉運副使眞德秀疏曰臣觀韃靼之在今日
無異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踵女直已
行之智蠢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
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受實禍
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
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啟乎從
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谿壑之欲不從則彼藉口

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以應之
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
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啟吞晉之
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
河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
爲江左苟安之計也
眞氏此疏何其料敵精慮事遠也揚芬詞林煥彩天
室其烏中之孤鳳乎以愚計之蒙古標饕食之婪心
恣狠吞之毒吻彼其蕩平漠北侵剗完顏亦未聞其
有何罪執言以伐之也妄啟事端自爲戎首弱肉強

食直盡咋之以滿其腹而止耳何可陳說仁義殺之
以文德也故有英君碩佐超然遠覽彌縫闕失思患
豫防而曲爲之圖猶懼其勿免也而可責之晚宋之
君臣乎尋其自渡江以來君焉保養奸回視賢如讎
臣焉憑藉寵臨不知有國志既餒於鶩飛氣尤倦於
鼓舞忠言碩謀之士目之以等夷籌邊制敵之謨鄙
之爲失策英英斯疏不詆以爲愚則笑其爲狂矣愚
意其必壅閼而不達廢格而不行也
十二月侵金大名
嘉定九年春正月克金曹州○二月侵金太原○克金

霍山諸隘○八月侵金延安坊代州○冬十月克金潼關○侵金汝州○十一月蒙古兵次於河池十二月進至陝州○侵金平陽太原及大名○木華黎克錦州殺金張致○金人敗蒙古於平陽

嘉定十年春正月侵金觀州○二月侵金忻代州○三月侵金霸州○五月克金河城○九月侵金隰沁太原中山克滋淄濱棣博沂州○十二月侵金潞州○克金密州○克金益都○侵金遂城降之○木華黎將屠蠡州趙瑨乞以身贖其母兄蠡州獲免○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

嘉定十一年五月侵金錦州○金張柔降於蒙古○木華黎侵金河東克代隰州○木華黎克金太原及汾州○冬十月木華黎侵金絳潞澤州遂克平陽○十一月木華黎克潞州

嘉定十二年閏月蒙古張柔克金雄易安保州次於蒲城金武仙伐之敗柔遂侵中山河東北郡縣多降之

此金張柔也而系之蒙古何曰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也從一而終守厄勿貳斯臣之良婦之潔也勢有時而易消道終古而不變斯人極之所以植乾坤光日月也張柔不幸爲親而屈君子固已諒其衷矣爲柔者念大節之難渝痛舊君之難背如徐元直之降曹終身不貸一言畫一計庶幾復其本心之明而子道臣道兩無歉矣乃今帥師南下舞其牙爪奮其羽翼踴躍直前拔矢以戰何爲者哉故自其未降之前觀之一張柔也既降之後觀之又一張柔也昔也金今化而爲蒙古矣昔也臣今化而爲亂賊矣雖有戮瑀之微義何足稱哉是故系之蒙古所以誅柔也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矣詎非直誅柔也誅後世人臣之懷二心如柔者也然則武仙非王者之師何以書伐曰伐者聲罪致討之云耳柔有罪而武仙伐之正

也故與之非與武仙也與武仙亦所以誅柔也

八月克金武州合河○侵金東勝州○九月鐵木眞侵西域諸國

西域諸國道里綿邈山川阻深限之以葱嶺之嶔扼之以玉關之險去中華無慮幾由旬夏后氏之荒服何以諭焉然以蒙古視之殆若齊殷接壤矣夫其師行輕疾電逝飆馳逖矣西土惟其履之固無難也然豈皆負固不服包茅不入者耶史稱鐵木眞滅其國四十諒以慘矣剗其國中之蓄飢不可食寒不可襦握之可娛亡之亦靡所缺非若中華風土之酈品物

之審也彼且不能忘情焉犁庭埽穴草薙而禽獮之以快心於必得顧蹐江表其能不朵頤乎君子以是知宋室之弗靖也

嘉定十三年三月侵金孟州○五月侵金陝兗州○六月克金大名開州及東明長垣○木華黎克金嵐絳州遂侵河中不克○八月金將武仙以真定降木華黎殘暴史天倪勸之兵稍戢○十一月木華黎克金濟南金將嚴實挈所部降○木華黎侵金東平○鐵木眞克幹脫羅兒○金前中都行省員外郎耶律楚材進庚午曆鐵木眞以楚材明天文征伐必使卜之

耶律楚材金尚書右丞履之子爲中都行省員外郎貞祐二年金中都陷不能死節遂降於蒙古則楚材固世食金粟者也後雖有夾輔之功不能掩其歸降之罪故書其前官以紀其實而義自見矣

十二月宋石珪以其衆叛降於蒙古○木華黎侵金東平不克

嘉定十四年五月克金東平○八月鐵木眞遣其子侵王龍傑赤也主泥沙諸城自將兵踰鐵門關侵迭里密及班勒紇皆克之遂侵塔里寒寨○冬十月木華黎侵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克金葭州侵綏德○十一月侵金延安○克金潼關○宋張林以京東叛降於蒙古○十二月侵金鄜州○木華黎克金坊州遂侵隰吉

嘉定十五年六月鐵木眞克塔里寒寨屠蔑里城大掠忻都而還○木華黎克金牛心寨○秋七月木華黎侵金青龍堡遂趨關中○冬十月木華黎克金河中○十一月木華黎侵金鳳翔○鐵木眞滅回回國其主走死○鐵木眞次印度國鐵門關

鐵木眞蕩雪西域還次鐵門賴角端人言師即旋軫或曰非天莫能示其象非耶律楚材莫能發其機非

鐵木眞莫能通其變善之善者也愚不其然鐵木眞鷙悍獷賊嗜殺不已既得志於中原復肆殘於西域屠城滅國史不絕書其淫黷之氣不獨汙染河岳且薰蒸太清矣當時從行侍衞之臣寂然無一人諫者豈皆怵於威耶抑坐視而莫之言耶於是天厭夷德特遣角端激其早返嗟乎諸臣固無足責也楚材親在行閒習見兇殘乃不能先角端而一言耶使角端不言楚材終不言耶愚聞楚材明天文長於卜筮其主每出征伐必使楚材筮之而後行則鐵木眞雖暴固未嘗以諸國爲盡可侵亦未嘗以侵之爲盡吉也

昔之良筮教人依於忠孝傅之以義理之旨使人遷善易惡趨吉而避凶此聖人開物成務之大方而曰者得之以養生以濟蒼生者也楚材何懵於此耶或以楚材見三光躔次變動主甲兵測其國有征伐而西北諸夷當罹其災非不能言自不當言耳是又不然三光天象也角端非天象乎使楚材以西域為當伐則以三光示之吉也胡三光以為吉當伐而角端又以為凶而勸其早歸耶是故楚材於此果懵焉非智知而不言非忠無能逃其一焉者也楚材號稱英傑星經算學至於今宗之君子曰此特窺測小數昔

賢所謂多言乃中者也至於天地好生之德帝王弔伐之仁則未之聞矣如其聞之胡視一人之衡行而默默若瘖耶故知楚材尊小言而闇於大道其學不足倚幸而其言之不盡行於世也

嘉定十六年三月木華黎死

木華黎何以書死凡仕夷而猾夏者皆書死非獨黎然也若黎則尤其甚焉者爾黎性剛狠果於殺戮所過必大肆殘滅而其心始慊握兵專闔垂四十年陝之東西河之南北上帝赤子無不罹其虐焉史稱其欲坑太定以蕭阿先諫而止欲屠蠡州以趙瑨泣訴而止幸而免者僅此不幸而遭其毒手者必多也律以春秋之法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黎之罪豈直殃民哉擬之飛廉惡來又十百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黎也生既逃於堯舜之刑其死也故書削其官而死之以誅奸雄於既往黎誅而凡猾夏類黎者懼矣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侵夏○大掠西番邊境而還

嘉定十七年閏月宋寧宗崩

宋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

逐仙仙走天澤復入眞定

仙與天倪皆北面事金乃忍心蔑紀俯伏於蒙古毳幕之下而為之効力焉今仙殺天倪亦猶兩狠鬬於草間自相呑噬云爾故天澤之於武仙不書伐而書逐

冬十月蒙古侵夏克甘肅西涼及靈州進次鹽州川○克金彰德○武仙復入眞定史天澤奔○蒙古遣使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寶慶二年史天澤自藁城入眞定○三月蒙古圍宋李全於青州○秋七月鐵木眞入夏夏主德旺以憂悸

辛○十一月克夏中興○克金濮東平
寶慶三年三月克金順德○夏五月宋李全以青州降於蒙古○克金臨洮○六月鐵木眞滅夏夏主睍力屈始降執以歸
史稱蒙古滅夏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後軍士疫楚材用大黃療萬人載在方策所以章其律已之廉逮下之仁允矣其可嘉樂也愚不其然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氏譏之曰惠而不知爲政鐵木眞侵夏非商周霖雨之師誅其君而弔其民也以弱爲肉而食之

耳乃令盛暑行師頓於堅城之下比克其城夏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繽紛蔽塞原野當是時使楚材惻怛爲心言於其主而不肅殺則其所活奚翅萬人已也書曰無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若楚材者其煦煦爲仁者耶
秋七月鐵木眞死
鐵木眞死於六盤山夫君薨必地有故則不地茲非故也何以不書地不地者著其不得爲君也鐵木眞雖雄土地雖廣兵車雖盛亦徒跳梁躑躅於沙磧之間其醜類則君之耳夫安得而君之乎不得爲君而

可以中華之正統與之乎
蒙古自鳳翔侵宋京兆○八月蒙古李全自青州入淮安殺張林宋置不問○十二月蒙古入宋三關○蒙古張柔徙治保州○入宋西和
宋理宗紹定元年蒙古侵金大昌原金人敗之○蒙古復侵西域
紹定二年八月窩闊台嗣 後追稱爲太宗
丘濬曰元太祖去年七月死至是年八月太宗始立無君者幾一年
冬十月圍金慶陽○初置倉廩置郵○初定算賦

初置倉廩置郵初定算賦曰初者明前乎此則未置未定也則置之定之其諸楚材佐以成之者與
以史天澤等分鎮中原
紹定三年春正月金及蒙古戰於太原敗之慶陽圍解○二月耶律楚材請立十路課稅所
清江敖英曰元太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楚材諫而止夫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楚材吾其馬乎愚以英之言是矣而

未盡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下者爲檜巢上者爲營窟微禹鑿龍門導積石以安其流民之爲魚也必矣鐵木眞雖暴安能盡誅九州之人其勢固有所不能也胡馬雖繁安能徧置九州之地其力固有所不贍也枉矢毒機徒自虛發耳楚材正色危言以弭一時之暴謂其爲一世之功可矣而擬之大禹萬世之功其不然乎

秋八月金人敗蒙古於潞州○冬十月窩闊台帥師趨鳳翔

紹定四年春正月圍鳳翔二月克之○金人敗蒙古於

倒回谷○窩闊台侵金陝西遣使於宋假道淮東以趨河南

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非徒伐虢并取虞爾蒙古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實從鐵木眞之治命卽晉人之謀也

宋沔州統制張宣誘殺蒙古行人於青野原恤雷聞之曰宋自食言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至是眞德秀之言驗矣

八月恤雷入宋武休與元遂侵仙人關○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嘉其課稅之入金幣充盈也

九月侵金河中○冬十月破宋蜀口諸郡○侵高麗○十一月恤雷入金饒風關○克金河中○恤雷渡漢趨金汴京

紹定五年春正月窩闊台渡河圍汴金人及恤雷戰於三峯金師大潰遂侵鈞州○二月蒙古大敗金師於鐵嶺○克金睢州遂侵歸德不克○三月圍洛陽金將强伸悉力禦之三月餘不克師乃退○窩闊台北還留速不臺經略中原○金請平○速不臺圍汴攻之不克夏四月退師洛陽○六月蒙古國安用入宋

徐州○國安用降金○高麗盡殺蒙古達魯花赤入於海島蒙古遣將征之卒於師○恤雷死○十二月蒙古遣使議同伐金宋詔史嵩之許之

蒙古再遣使議夾攻金朝臣咸以爲可從獨趙范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殷鑒不遠理宗不從命史嵩之報書許之蒙古許俟功成以河南歸宋朝臣之見狃於目前易之所謂童觀也獨不思戎狄豺狼吞噬無厭其東征西討惟土地與馬金繒子女是攘是攻江南佳麗久已注其囑中眈眈逐逐夜以思卽非不欲飲馬於江時未可耳今西域既已

厎平中原漸已略定杖策而南唯其時矣況鐵木真臨死之言豈肯忘耶惟其戎無信不可以胥命也惟戎無親不可以仁義說也今之欲以河南歸宋豈誠心哉是欲垂棘我耳屈產我耳趙范披露丹悰獨申偉見與眞氏展疏先後懇切使理宗能不忽忠謀深思熟計而曲爲之防則猶可及爲也況嵩之全軀保妻子之臣乃奸佞之尤者而可與之慮國乎

金主棄汴如河北速不臺復進圍汴

紹定六年春正月金主濟河攻蒲城與蒙古戰金師敗

金崔立自立爲鄭王殺宗室大臣拜署親黨以元好問爲左右司郎中城降於蒙古

崔立搆亂其誅戮封拜之臣多矣皆不書獨書元好問何好問以文學名春秋之所責備者故書

夏四月崔立執金后妃宗室歸於速不臺驅之北去

昔金之仇宋也其禍烈矣今蒙古之仇金也殆有甚焉觀速不臺殺二王與其族屬而遷后妃於和林艱楚汙蠛視徽欽之代或什百之矣因思曾子出入之言可不戒哉方金人俘宋聚於青城至今百有六年蒙古俘金亦於斯地天道好還確不爽矣

速不臺請屠汴窩闊台將從之耶律楚材力諫獲免

○五月克金洛陽○八月史嵩之會蒙古伐金取唐州

俊按金主告宋之詞曰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宋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守緒亡國之君此雖一時困抑請□□權辭非發於由衷而北狄之心事則炯炯悉之矣理宗顧憒憒焉何哉

九月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聖嗣之封孔廟之葺而渾天亦具舉焉三者太平之盛典也裔夷醜類何足以知此哉楚材實教之以爲粉飾之具若曰吾君亦能敬天崇聖云爾

史嵩之遣孟珙帥師會蒙古圍金蔡州

會師伐金理宗意也書史嵩之遣之何曰閫以內嵩之制之閫以外嵩之亦制之久矣哉理宗之不君也若曰是師非其君命之特其臣遣之耳承遣之臣曰江海孟珙此獨書珙而遺江海何曰海不足責也珙號稱解事而亦附和權奸同惡相濟至與夷將併盞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珙之愚一至此哉

金徐州降於蒙古○十二月師及蒙古攻蔡州

宋理宗端平元年春正月孟珙入蔡州蒙古兵從之金主守緒死之○金亡

劉祁曰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率無遠謀惟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上心不悅議事相視無先發言者至危處輒敗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用人必擇愞熟易制者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長吁兵退置酒高會因循苟且竟至國亡愚謂祁之言痛切矣植國者尙鑒於茲

宋師及蒙古晝陳蔡爲疆各引兵歸

方蒙古之約攻金也矢曰功成以河南歸我今功成晝折僅止陳蔡是蒙古之渝盟也當是時宋盍問之曰爾何渝盟縱不得其要領而彼辭亦窮矣趙范與葵不酌時宜輕謀躁動率爾興師是已不責其渝盟而先自敗盟也善乎眞氏曰彼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蓋忱知灼見於千里之外矣范知宜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禍旣已入告爾后而自食其言喪師辱國可勝罪哉

秋七月趙葵帥師入洛陽蒙古還師救之○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宋師潰趙葵全子才引還○十二月蒙古遣使責渝盟

端平二年二月城和林○六月窩闊台分兵侵蜀侵西域侵高麗○秋七月侵唐州趙范帥師敗之○十二月克沔州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卻之

端平三年春正月侵江陵○二月侵蘄州孟珙卻之○耶律楚材請行交鈔○三月襄陽將王旻李伯淵以城降於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南北軍交爭

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相繼降於蒙古襄陽自岳武穆王恢復以來生齒繁多府庫充實高城深池甲於西陲一旦灰燼金穀器械皆爲敵有據事以觀而范之罪莫贖矣

入襄陽克隨郢及荊門○八月克棗陽將坑其士人金前軍資庫使姚樞止之獲免○克德安趙復降

趙復以儒學鳴世稱爲江漢先生者乃爲姚樞之誘而委身焉是復有名教之責而今也忘之矣故書降而背華即戎之罪見矣

以中原民戶分賜宗戚○九月曹友聞及蒙古戰於

陽平關敗積死之關端遂入蜀郡縣多陷沒
袁桷曰元兵入蜀蜀民死者率五十人爲一聚人各
剌一刃至暮疑有不死者復人剌一刃是時成都民
死者計一百四十萬元有天下不知殺人凡幾千百
萬也桷昔宦遊於蜀其父老爲言蒙古每克城邑將
入門纍捧一大龜前導龜伏於桀不動稍戢其兵如
龜動揺棘立則屠戮無算當年龜入蜀城門奮而立
故蜀民死者較他郡爲多又言城內積尸如山惟一
人被刃不死逃歸臨安云
冬十月克文州○十一月侵淮西宋命史嵩之趙葵

援之○蒙古張柔克郢州○侵江陵孟珙敗之○侵
眞州○初定戶田鹽稅法○括牧馬於中原及選女
耶律楚材皆諫止之○蒙古立編修及經籍所編次
經史以梁陟充王萬慶趙著爲副
此亦楚材諷其主爲之而謂楚材非佐夷不能也
理宗嘉熙元年春正月蒙古汰三教○初給宣府符印
○初定驛令
巳上三事楚材爲之
三月侵欽察斡羅思來怯忑皆降之○夏六月侵宋
黃州孟珙敗之○冬十月侵宋安豐杜杲敗之

嘉熙二年九月侵宋廬州杜杲敗之不能進乃還○冬
十月蒙古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以趙復爲師
嘉熙三年八月復克成都及諸郡縣
嘉熙四年春正月增稅課銀耶律楚材爭之不能得○
夏四月遣王檝使宋議歲幣
理宗淳祐元年十月窩闊台死
丘濬曰窩闊台死於辛丑之十月乃馬眞氏專國至
丙午七月貴由始立無君五年當是時非獨華統於
夷而又男統於女天地閉純陰用事豈非開闢以來
之大變乎

淳祐二年春二月侵蜀孟珙禦之○侵眞州杜杲敗之
○秋七月克通州屠其民
淳祐三年三月耶律楚材以憂卒
蒙古之臣皆書死楚材書以卒何楚材身雖仕夷心
頗近厚觀其創制立法稍寄情於中國加意於元元
非木華黎輩佳兵好殺者比也元人欲空漢地以牧
馬則諫止之欲屠汴又諫止之使仕夷者皆若人焉
尙可責哉
蒙古汪世顯死
淳祐四年

277.4 93.5

淳祐五年二月呂文德敗蒙古於五河○夏四月侵江
陵孟珙敗之
淳祐六年二月侵兩淮呂文德敗之○侵蜀余玠敗之
○秋七月貴由嗣後稱定宗
淳祐七年秋七月呂文德敗蒙古於泗州
淳祐八年春正月貴由殂其母復治國事
鐵木眞窩闊台皆書死貴由何以書殂貴由嗣業母
后臨朝近習用事法度崩頽諸王暴橫國中大旱河
津不流野草自焚人畜飢死迹其施行豈云英辟然
較之於厥祖父荼毒生靈禍流夷夏者或相倍蓰矣

葢創業繼統其地殊業相懸也故不得而槪死之也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五月余玠大敗蒙古於興元
淳祐十一年六月蒙哥嗣後稱憲宗
貴由殂至是蒙哥始立國無君者又三年矣其可以
爲國乎哉
秋七月蒙哥使其弟忽必烈總治民事姚樞見之於
金蓮川上書陳治平之政
史稱姚樞見忽必烈盡其平生所學爲書數千言上
之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本末具舉細大不遺美之至矣愚不其然夫惟精
惟一學之本也重內輕外治之序也篤近舉遠治平
之大經也樞於春秋謹華夷之辨一言猶憒憒焉勿
察也而況其他乎其上言治政不過剽竊陳言趨依
時好要結世主以爲干名取利祿之階梯耳帝王精
一危微之旨戀意其必不能知也
分遣其臣侵淮侵蜀侵吐蕃○侵高麗○忽必烈置
屯田經略司於汴
忽必烈初置屯田姚樞卽勸其積穀高廪邊備旣實
俟時大舉則宋可平是請也樞爲華乎爲夷乎樞事

戎狄實殫厥心於中國之人才則呼而載之北去矣
中國帝王之道則竊之以覎其君矣而屯田積穀之
舉裕夷逼宋尤爲切焉雖曰樞不謀夏愚不信也
淳祐十二年二月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蒙古於嘉
定○城沔州○徙乃馬眞氏及諸王於邊賜乃馬眞
氏死○六月以中原地分封宗屬
蒙古頒地於其宗則地有肥磽田有上下惟上所命
下斯受之禮也忽必烈安得自請於其主哉姚樞亦
安得私勸其自請之也樞爲此舉其所以窺測時利
結納主心以爲他時攀附之地畢露之矣樞其詭哉

忽必烈以楊惟中爲河南經略使
此亦忽必烈不請於君而自爲之者也其陰布腹心徧植黨類安能掩天下之目乎
八月命忽必烈侵西南夷○侵西域○侵波黑印度○十一月侵附都鄯善烏爨摩些諸國降之
理宗寶祐元年二月蒙古汪惟正城利州○渡漢入西柳關宋高達敗之○滅大理虜其主段智興以歸○夏五月侵高麗
寶祐二年春正月城閬州○二月侵嘉定宋俞興敗之○入東川城紫金山○侵合州王堅敗之○侵廣德

軍曹世雄敗之○夏四月祭天於日月山
夏祭天非時也於日月山非郊也此夷俗爾亦書
八月滅吐蕃○十一月城光化軍○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
以廉希憲爲京兆忽必烈自爲之希憲不當受也史稱希憲扁所居堂曰止善公暇讀書其中凡義理精微事物得失必研究之不知希憲於此亦研之以求止於善否乎
蒙古張柔城亳州
寶祐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六月賈似道敗蒙古李璮於海城○七月侵鬼羅諸國西南夷悉降
寶祐四年春正月初定歲錫諸王銀幣數○五月侵敘州史俊敗之○九月劉秉忠爲忽必烈營開平府
周公營成周奉王命爲王室也忽必烈不奉君命而乃自營開平府於桓灤之間其專甚矣秉忠竊合其意而相宅營搆三年而後畢工欲何爲哉是皆聖王之罪人也
十二月城棗陽
寶祐五年春正月罷忽必烈開府

蒙哥怒忽必烈開府而罷之似也然以信讒罷之而不治其專命之罪其黨如劉秉忠者亦不加誅焉是不君也夫亦寄空名於穹廬之上而已矣
四月侵苦竹隘及劍門遂趨東川○六月蒙古入交阯屠其城國王陳勝入海島○九月卻回鶻貢獻
回鶻獻水晶盆珠繖蒙哥卻之不貴異物可嘉矣乃窮兵遠夷搜剔珍異則又何也漢文帝卻千里馬惟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其辭溫潤和平藹然王者之言三代之風也蒙哥乃曰今所急者錢耳有此何用以利爲言何鄙哉

十二月蒙哥自將侵蜀
寶祐六年春正月蒲澤之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夏四月圍襄陽及樊高達救卻之○蒙古李璮侵漣水軍○冬十月蒙哥克苦竹隘○蒙古兵入東海○侵羅氏鬼國○蒙哥克長獲山○龍州降○十二月陷資簡州○馬光祖向士璧敗蒙古於房州
理宗開慶元年春正月隆雅降蒙古自忠涪趨夔州○侵賓象靜江遂趨湖南○蒙哥圍合州○三月忽必烈自黃州濟江州縣多降之進侵臨江○五月侵重慶○六月呂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於嘉陵江敗績○七月元主蒙哥殂合州圍解○侵辰沅遂圍潭州○九月蒙古董文炳大敗宋師忽必烈進圍鄂州○冬十月忽必烈封高麗世子倎爲王
無有封而不告葵丘伯主猶能言之於忽必烈何誅姚樞廉希憲心膂之臣而亦昧於此耶抑知之而不言或從臾以成之耶
十一月鄂州圍急賈似道潛遣宋京詣蒙古軍請稱臣納幣忽必烈聞蒙哥變乃許之亟引兵還○十二月向士璧敗蒙古於南嶽市潭州圍解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忽必烈嗣位於開平

鐵木眞窩闊台繼立皆不書地略之也忽必烈嗣特書開平以地何曰前不書地此特書地者所以結正其君臣之罪也奚言乎罪也蒙哥世子辨都以宋開慶元年正月卒於王吉河則自寶祐以前辨都固無恙也劉秉忠乃於寶祐四年九月於桓州之東灤水之北卜宅龍岡而爲忽必烈以營府焉至閱三歲而始落成則其壯麗崇侈儗之鄭段之鄢殆什百之矣今也蒙哥告變倍道旋歸稍聞諸王桀驁覬覦卽遣廉希憲趙良弼偵伺事情審察機變卒使諸王畏威聞風重跡膴落國家大業竟歸於忽必烈之手乃於昔日所營之府而嗣立焉則知劉秉忠之將相雄圖廉希憲之贊成大計其包藏禍心已非一日特待時而發耳由此言之蒙古氏之君臣烏得無罪哉使忽必烈嗣位於他所而不於開平則愚可以無言矣
以漢地爲十道遣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輩爲之○阿里不哥自立於河林廉希憲討之○初建元中統○秋七月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於眞州
郝經幽於眞州語其介曰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夫不辱君命使之職

也經不曰不辱君命而曰不辱中州士大夫蓋已心知蒙古氏之非其君而口不能言也經中州人也故不敢辱中州士大夫蒙古非中州人也經曷爲而事之不可事而事之獨不辱中州士大夫乎經溺於左衽已成膏肓而學陋識偏不自知其言之舛也

初造交鈔○八月初頒祿於官吏

祿以馭貴亦以代耕古之道也蒙古立國垂五十年至是始頒祿於其下不知上而公孤下而胥吏其朝夕之所需者於何而取之也不得於公必取於民蒙古氏之待臣如此尚可責其臣之廉哉宜當時之賄

賂公行而朝綱風紀皆爲之亂勢也

以僧八思馬爲國師

忽必烈以八思馬爲國師其意必以吾之有國知有釋而已得一八思馬焉吾師而事之則天下可平福祿自致其諸外教無以爲也姚樞許衡學未通方智鮮解事汲汲焉日以古帝王爲治之道陳於旃裘椎髻之前强欲致其君於堯舜必謂太平之治可以文辭藻飾爲也蒙古氏之君聞之將與其師相向而笑之矣齊王好竽乃操瑟而鼓於其門豈不謬哉或曰姚樞輩亦非不知蒙古氏之不能爲堯舜特以仕夷之故慮後世有餘責焉不得不以平日所聞於周公孔子者冒昧以告於其君君之用否吾不敢知欲使天下后世聞之亦知吾文章有用經濟有術而或者假是以諒吾之心庶幾仕夷之罪少解於公論焉耳

十二月高麗請降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此何以書中統也曰前乎此蒙古未始建元也至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忽必烈嗣位始建元爲中統故至此書之也不正其國號爲元而稱蒙古何也曰國號未建不當稱之也不當稱元而稱之猶孺子未生

而先名之也名不正則言不順故不得先正其國號爲元也其稱蒙古何也曰既不稱元不稱蒙古而奚稱也然則前此於宋帝紀元分注之下曷不書蒙古幾年也曰此亦不當書也如曰蒙古幾年則不知其君爲某某也天下后世亦將疑之矣是故與其書之以紊名不若不書之以紀實也不書中統元年何曰古者國君薨踰年改元忽必烈未踰年而卽改元也夷之故不書

三月忽必烈與阿里不哥戰於昔木土不哥敗走乃還○五月以姚樞竇默許衡爲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皆辭不拜乃皆授以他官許衡稱疾歸懷孟○聽俘儒士贖爲民○遣使詣宋詰訪郝經○弛山澤之禁禁私殺牛馬○六月宋劉整降

劉整驍將累立戰功與高達曹世雄皆摧挫强敵敵亦憚之斯誠守封疆之臣股肱爪牙之士而宋室危急存亡之秋尤不可以棄焉者也賈似道爲相非經世之材專闒乏戡亂之略視師江上不展一籌徒知挾敵以要君殺降以罔上劉整三人乃慢而侮之是不知虎牙之不可摩也使似道休休有容志專報主念干城有可依雖眦不足怨泯形迹於不露視毀譽

其若忘如劉整輩矜而容之唯知駕馭有方務俾得其死力則士有堅心將無回慮庶疆埸恃以不聳家國襲其少安斯則調元之上計破敵之長算也夫何酬國非心嫉賢恆性乃捃摭疵瑕傅會爲獄世雄既陷非辜高達亦遭廢斥整則恃其梟獍之姿爰逝入於犬羊之羣矣語云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整何足算也然人之云亡則邦國殄瘁而智士欲獻謀臣不安則敵人高枕而動色相賀此宋室之深憂而其主眊焉方倚大憝如長城認讎國爲元聖與媮矜慈惟恐其或負之也豈非天奪其魄者哉賈似道罪惡數十此其芥耳愚悉其一事以爲御將者告焉

命有司祭奠孔子咸以時○秋七月以王恂爲太子贊善

許衡嘗語恂云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不差其言誠似可喜者故恂也抱其說以告君自以爲得不傳之蘊也然不知心無方也無體也衡指心爲印板而執之以印天下事物之變誤矣堯曰執中舜曰精一夫中無形非可執也知吾心之精一則知所以執其中矣禹曰安女止心本靜止安之而已禹知所以執其中者乎子言之敬以直內又云無思也

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敬何以直內也知吾心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知敬所以直內矣孟子曰持其志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夫志非可持也知吾心之無爲無欲則知所以持其志矣周子云聖可學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知吾心之無欲則知所以一矣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又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內外非可忘也忘斯滅矣心可滅乎知吾心之廓然大公則知內外所以兩忘矣而忘非忘也衡也學不足以通微心不足以照物故其事夷也方以爲是旋以爲

非倏出倏入而商兌未寧旅進旅退而空言無裨宜
乎悵迷途之既遠雖老死而猶悔也夫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春正月初作太廟於燕
書初作則知前乎此未作也史臣乃諱之曰元祀簡
朴無文侫哉
二月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受之○夏五月蒙古遣
史天澤張弘範圍李璮於濟南
弘範張柔之子也柔昔降虜爲親而屈猶可諉也乃
躬自操戈心齊入室與故君而爲仇焉則其罪已莫
贖矣至是其子爲將乃復牀下受辭俾之行閒戮力

抑何若是其劇也是則柔也始不能爲親以不言繼
不能教子以不仕蔑徐庶之芳塵甘李陵之沈魄而
弘範之狂悖滅宋視柔尤爲勇焉柔也弘範也謂世
濟其凶非耶厥后弘範子珪併珪五子皆爲人所殺
天之施報於斯驗矣
八月史天澤張弘範獲李璮誅之○九月遣阿朮治
兵於汴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二月侵蜀嘉定○三月初建
太廟
中統三年正月初作太廟矣至四年三月踰朞耳復

云初建太廟何居無乃昔之作也猶未作也臣下巧
爲飾辭以諛之耶如有其廢之而復舉之則繼云初
者非也
夏四月以開平爲上都○五月初建樞密院○八月
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九月呂文德許蒙古置榷
場於樊城
蒙古置榷場於樊文德爲請於朝許之非文德自主
之也今辭以貶之何夫文德爲將若千年矣豈不知
樊城之外榷場不可置乎乃今甘劉整之賄而壞國
之防以增敵之障當此之時文德已心於夷矣故書

許以著其自專之罪春秋無將將而必誅此之類也
景定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二月選儒臣編修國史譯經
書○五月罷世襲立州郡長吏陞遷法○以商挺爲
中書參知政事
史稱忽必烈欲知經學商挺乃與姚樞竇默講纂五
經要語以進是何其言之巧於諛也邪正不兩立蒙
古氏以殺戮爲威斬刈爲樂以淫慝沈酣自娛罔識
崇卑惟知牝牡豈復知有聖賢之學耶矧其以八思
馬爲師則晨昏之所繙閱貝葉之遺也宮庭之所瞻
禮瞿曇之相也奚羨乎六經之箚編耶愚意其於聖

賢之道誠如枘鑿之不相入矣史臣乃發詖辭以飾美之是欲藻黻裘爲黼冕眩污壞爲璠璵也人其信之哉

秋七月阿里不哥降忽必烈釋不治誅其黨與○八月大赦改元爲至元○侵盧滁及安慶○冬十月宋理宗崩

門生丘文舉校

楊富春錄

元史弼違卷上終

歲在柔兆困頓玄月

崑山趙詒琛校刻行

太中大夫左參政吳郡周復俊撰

宋度宗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五月命許衡議中書省事

咸淳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秋七月張德輝元好問請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

蒙人以八思馬為國師是以夷爲師而國人皆其弟子也今請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是又以夷為儒者非常之師而堯舜周孔舉不足法矣儒者生於中國不以堯舜周孔為師而反師夷狄暴虐之君德輝好問喪心負誅徒得罪於千古之名教耳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許衡乞歸田里○夏四月侵合州張珏敗之○十二月遣劉整阿木經略襄陽○宋師及阿木戰敗績

咸淳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夏四月劉整圍襄陽

咸淳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春正月立御史臺○二月城鹿門○頒新製蒙古字○三月圍樊城○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蒙古戰敗績○八月諭淮蜀民降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三月廉希憲罷

忽必烈師八思馬尊信其戒又令廉希憲其守之則其不悅儒術於是乎見之矣

以許衡為中書左丞○冬十一月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侵金齒驃國降之

咸淳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 六月以許衡爲國子祭酒○張弘範入樊外郛○十一月初建國號曰元

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易蒙古而稱爲元其亦春秋在夷狄則進之之法乎曰殆非也自宋咸淳八年已前蒙古未正其國爲元也至是乃始正之耳故因其蒙古而吾蒙古之非作惡也因其元而吾元之非作好也亦猶夫稱荊則荊之稱楚則楚之云爾

五月宋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元大戰俱死之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元張弘範克樊城○二月呂文煥以襄陽降於元

呂文煥守襄五稔至是勢窮援絕而始降於虜也君子亦可以原情察勢而薄其責已乎蓋嘗聞之張許二公之守唯陽也蛇鼠俱盡僕妾亦亡可謂不遺其力矣比乎城陷惟再拜稽首而死不聞其以城降也文煥胡為而遽降乎始忌高達而謬以捷聞已失同州之義繼承元詔而即以城叛夙符左衽之心其罪

固已不容誅矣至乃無子胥之仇而首陳攻郢之策肆中行之暴而甘心滅漢之謀此豈不得已哉文煥之罪上通乎天矣

秋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罷○十一月遣將侵日本舟凡九百艘

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遣阿朮帥師經略兩淮○秋七月宋度宗崩○八月劉秉忠死○遣史天澤伯顏帥師南侵天澤有疾還○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趨淮泗

丘濬曰呂文煥劉整忍恥偷生甘與草木同腐幸矣

何忍而又爲異類之鄉導以戕我同類伐其父母之邦哉斯誠梟獍豺狼之儔狐兎之不若者也書之於策遺穢萬年

冬十月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伯顏遂入漢克沙洋屠之

丘濬曰伯顏屠沙洋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也

十二月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阿朮遂自靑山磯濟江○元呂文煥侵鄂州程鵬飛降○程鵬飛以元人徇黃州○元史天澤死

史天澤仕夷許謨決策無非僭王猾夏其在聖人之門必深誅而峻絶之者也當時秉筆之臣既不克明正其罪乃復搆好言以諛之至擬之郭子儀曹彬云嗟乎斯言出而華夷之大防君臣之大義人品賢愚之大分皆潰裂無餘晦昧而不明矣使子儀曹彬而佐夷猾夏尙足爲勳德之元臣哉或者以天澤壽考福履子孫官爵之盛遂以二公擬之庶乎其近之矣

初建東宮

宋恭宗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陳弈以元帥徇蘄州○元劉整死○范文虎請降於元○克安慶

○二月賈似道遣宋京如元師請稱臣納幣伯顏不許○克池州○鄭虎臣及元人戰於丁家洲敗績

是役也伯顏以步騎夾岸擠宋師殺溺死者不可稱數當是時豈得不戮一人乎

克饒州○克臨江○宋遣郝經還○伯顏克建康○克無錫○克常州○克平江○克廣德軍○宋執元使廉希賢歸於臨安○克岳州○夏四月克廣德縣○克沙市城○侵江陵宋朱禩孫高達以城降禩孫至上都死○侵眞州○侵揚州○五月克寧國○圍潭州○秋七月張世傑及元阿朮戰於焦山敗績○

圍重慶○復遣伯顏南侵宋○九月克泰州○伯顏
侵淮安○冬十月復圍潭州○伯顏濟江○十一月
克廣德軍○入隆興府○伯顏克常州屠其民
丘濬曰元史稱伯顏下江南不戮一人常州非江南
之地耶元法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卽屠之
伯顏前次濟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憤
其不下役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以爲礮
具及城陷盡屠戮之餘止存七人爽性殘忍一至此
哉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愚
以爲伯顏之罪固不可勝誅而諛筆之臣則又罪浮

於桀者也
克獨松關○陳宜中遣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
元董文炳入華亭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五月以後宋端宗景炎元年）春正月劉漢傑以嘉
興降於元○克潭州○制江南人爲十等
復俊曰謝枋得云元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
貴之也謂其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
者賤之也謂其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
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愚以有坑儒詬儒矣未聞有賤
儒若此其甚者也許衡姚樞趙復猥以儒自名不以

道自重顧甘其豕交獸畜之恩而俛首屈膝於被髮
左衽之世曾不虞其身之爲娼爲丐也視晉之碩鼠
何以異焉衡數陳王道思欲躋其君於虞夏之隆志
甚卑也不思世主不崇儒不重道而能進之於皇王
之列否乎方元主下賤儒之令也不知衡樞奏對啟
沃之頃亦曾發一言以箴其失否乎此而不言則吾
一身且跼蹐不容矣況望其成格君之業濟世之功
耶夫忽必烈之爲此令是以娼焉丐焉待其臣也元
好問張德輝又欲尊其主爲儒教大宗師是以娼焉
丐焉待其君也史臣諛之曰元主欣然受之愚意其

必不然也天下焉有賤其實而求享其名者乎元人
此舉關吾道之重輕而生民之休戚世道之理亂胥
於此乎係焉惜也當時食粟之士包羞忍恥而不言
後世綴言之臣虛美隱惡而不錄孔子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愚於是乎有感
寶慶降○克安吉州○伯顏至皐亭山文天祥張世
傑請戰陳宜中不從白太后以傳國璽降伯顏受之
宜中逃○伯顏執文天祥於軍中○元呂師夔侵信
州謝枋得與戰敗績○錢塘江潮三日不至
稽古帝王之興咸獲玄蒼之應蓋天祐下民作之君

師故帝王之興天非私之也與之以君師之任而俾
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曰惟
其克相上帝自非茂膺天下之大德者莫之能也於
是乎承休隤祉授之以受命之符而寵之於四方焉
茲武王矢師之謨諒理之不易者矣是故若黃帝之
虹流於渚焉武王之魚躍於舟烏復於屋焉漢高之
脫以風光武之濟以冰焉非幸也斯皆其章章明信
者也吾夫子不爲天下君而萬世宗師之任天實畀
之故麟爲聖人而出焉元人師駐錢塘也宋人方幸
其未濟而潮乃三日不至意者天亦有相於元乎斯

理失其經物趨於變而不可與於帝王之貞符者也
夫國於天地所與立者惟元氣公論而已元氣屬之
民公論寄之相宋自神宗信任安石篤國服爲息之
說以其收效一邑之殘智而欲漁利於四海之民其
他苛政繽紛私見層疊當是時惟以強兵富國爲嘉
猷而民之罹其毒楚者如鴻雁之嗷嗷無所控告則
國之元氣固已陰受其病矣使安石覺傚法之難行
亟收成命與天下更始而一新之則民心悅康天心
庶幾其可回也夫何性多障礙學本偏枯憑恃寵靈
羽用兇慝若蔡京蔡卞章惇曾公亮呂惠卿之流相

與醞釀奸謀排擊善類以務求其說之必勝當是時
惟以迎合諂容爲嘉士異已者逐之同我者進之天
下茫茫然莫知是非邪正之所在矣元氣凋殘公論
復鬱有一於茲猶足以喪邦也而況於俱傷者乎由
是天變於上而奸石以爲不足畏也人怨於下而以
爲不足恤也凡祖宗之良法美政而以爲皆不足法
也則有宋之君臣固以獲罪於天而天厭宋德亦可
知矣豈惟若是凡安石所引之臣機巧深密麾之不
卻撲之不開若蝨處於褌若虺蟠於穴若藤蘿之傅
於木也自是以後衣鉢相承箕裘相襲一安石死一

安石生如秦檜史彌遠史嵩之韓侂胄賈似道之徒
凡其邀君誤國罔上誣民一以安石爲準攻其翕張
如出一轍夫安石之樹郤立威妬賢專國始焉亦惟
求售已說以快適私心務俾一世賢才皆出已下焉
耳豈虞其流禍之至此極哉因循荏苒至於似道則
天益厭宋之所爲矣於是江潮三日不至非佐元也
天之意若曰神厭淫德不得不授忍於暴虐之元以
殲之云爾如天而佐元也則忽必烈之淫慝豈古帝
王聖賢之倫耶

伯顏遣范文虎追益王廣王於婺州○三月伯顏入

臨安帝及皇太后福王與芮皆北去○夏貴以淮西降於元○五月帝兄益王昰卽帝位於福州

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閏三月宋恭宗至上都封爲瀛國公尋遣爲僧皇太后爲尼於正智寺○六月元人入廣州○秋七月宋揚州守將朱煥以城降○克眞州○九月圍靖江○十一月元董文炳入建寧○宋王剛中以福安降○曹澄孫以興化軍降○元張珏入重慶○以姚樞爲翰林學士○克靖江

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元人入汀州○侵廣州○五月廉希憲死

廉希憲旣死伯顏以兩言稱之史臣旣以垂諸竹素矣而尤歎之曰世以爲名言是何心之懵僻之佞也夫世有君子有小人不知以爲名焉者君子乎小人乎就如伯顏之前一言則凡爲相者舉扼其後塵而伊周不足稱矣如其後之一言則凡爲夫者皆拜其下風而孔孟不足云矣可乎哉或曰否否非是之謂也史臣之意亦以當時之爲相爲夫者材鞄風烈舉出希憲之下是以伯顏稱之耳審若是則希憲之輔夷猾夏固足以爲一時之魁傑而非有貫亮愼祿之猷也尙安得爲眞宰相奇男子哉

冬十月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瀘州降於元○十一月宋張鎭孫以廣州降○元劉深襲帝舟於淺灣陳宜中如占城遂不復後死於暹

方丁大全之逐董槐也陳宜中與太學生黃鏞六人上書極詆大全之奸遂得削籍編管遠州時稱爲寶祐六君子是宜中爲諸生時亦旣藉譽翩翩矣夫何好名之念重患得之心生賈似道盜國元奸非可依者而曰吾可依焉遂濡跡於其門駸駸焉入幕之賓矣乃擢自疏遠躐登樞要秋豪皆賈平章力也及似道喪師江上宜中意其已死卽上疏乞誅之以正誤

國之罪君子曰此宜中之反噬也夫天下之惡一也賈似道大惡數十人人得而誅之鄭虎臣爲天下除賊宜中乃戮虎臣而爲似道報仇焉君子曰此宜中之戀主也宜中之於似道乍合乍叛或恩或仇其反覆可知矣及爲宰相與王爚不協輒自逃歸必俟太后爲書諭之乃始受命其似道要君之遺智乎世傑天祥忠貫日月始因獨松之破而請兵出戰宜中則白太后以王師務宜持重止之繼因臨安之逼而又請兵督戰宜中則白太后以傳國璽降而又止之其似道養寇之故步乎君子之事君也進以禮退以義

宜中則不然不協則逃已逃復至而又逃君子固如是乎且遭時多難必需上智之才宜中素乏運籌之艮亦味知人之哲張世傑步軍將也使統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以致將士離心郡邑瓦解宜中誤國之罪當不後於賈平章矣乃今奉帝舟居元師來襲宜中棄帝舟而不顧往占城而不復後遂死於暹焉夫事君之法力不能任則退讓以安其身義不可辭則進忠以明其志此天祥秀夫世傑三君子之大節所以昭回於天地輝赫於古今而匪夷所思者也宜中一宵人耳豈三君子之倫匹哉

十二月侵緬

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二月唆都克潮州屠之○克重慶○夏四月帝崩於磵州弟昺立

帝昺祥興元年十一月海南州縣皆降○閏月淩震棄廣州走城降○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

河汾王通氏曰亂離瘼矣吾誰與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此仲淹之遁辭求以文其帝元魏之過君子駁之曰元魏毒淫中夏矣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于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如使猾夏者遂稱之爲帝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通誠變於夷矣夫元魏一隅之夷也而通帝之受責之嚴且如此矧胡元盜有中國僭易天明誠五帝三王之罪人四海九州之毒孽甚於女主之呂武篡私之莽操許衡姚樞輩旣鞠躬委質北面事之平旦之衷必有所未安者於是竊抽仲淹之緒而繹之曰元也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獨未實先王之道則吾事之爲有靦焉不若日勸先王之說陳於旃裘之前無問其從與否將使天下後世聞者知吾主已受

先王之道而吾曹之事元非自我作古也卽王通之帝元魏也則元雖夷獨不可事乎吾主爲堯爲舜吾獨不得爲皐夔稷契乎此盜儒奸雄欺天下萬世之詭術固不足論愚尤怪夫後之史臣稱爲鴻儒景鑠之士顧沈酣腥膻與之俱化往往虛褒濫美恐沒其無涯之惡亦獨何心豈其未忘仕元之恩耶何乖謬之至於此極也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張弘範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封伯夷叔齊皆爲公

祥興二年己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張弘範襲

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二月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大傅樞密副使張世傑死之○宋亡

丘濬曰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豢養貪其富貴忘其身之爲華寂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戰則爲士降則爲奴之語他又何責哉許衡爲世大儒得君行道章疏屢上曾無一言及此何也況其將議伐宋也又與姚樞徒單公履同召也哉本紀載公履勸伐之言使衡有阻之之語未必見遺也濬又曰考之春秋之世吳楚於越此中國之人變於

夷者也山戎赤狄之類此夷狄之人居中國者也春秋因其出入於華夷之閒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有罪則推而遠之使其知所儆有善則引而進之使其知所慕聖人謹華夷之辨其嚴如此當是時若吳若楚若越自僭稱王矣春秋未嘗因其稱王而王之也然聖人豈特不與之以稱王哉終春秋之世迄不得與滕薛小國之列以爵通於中國焉聖人拔本塞源之意深且遠矣況蒙古遠在朔漠衣皮茹肉去人倫無君子其去禽獸無幾耳一旦恣其虎狼之毒據我帝王所自立之地而統我衣冠禮義之民彼自稱帝吾亦從而帝之可乎生於其時者圄其陷穽之中刀鋸之下固無如之何也已矣後世史臣背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春秋之大戒世道將焉賴耶

淮南蔣氏曰春秋尊中國而攘夷狄元夷狄也其不足以接中華之正統明矣乃若接中華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皇朝則如天之適子焉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庶孽焉庶不可以奸適此古今之道義耳苟惟取其混一以爲正統則如子之不辨適庶豈理也哉

夏四月張弘範李恒以文天祥北去

庚辰至元十七年　春正月毀道藏經文板○張弘範死○秋七月遣官者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窮河源○集賢大學士許衡致仕○十一月頒授時曆

辛巳至元十八年　春正月元大夫許衡死

元史書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卒矣此書元大夫許衡死何此莽大夫揚雄死例也曰衡未死之前嘗屢書其官矣此乃盡削之止書大夫何曰前之書之者非榮之也所以愧之於生前今之削之者辱之也所以愧之於身後以見元不當仕元之官爵不當受以深著其仕夷之罪焉爾觀其將死之言曰我

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則衡固亦自知其仕元之非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不信哉朱子於揚雄之仕莽以死書之衡之仕元其爲美新多矣書之以死夫何辭

擊日本兵十餘萬皆沒還者僅三人

丘濬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占城擊爪哇日本兵無虛歲夫秦始長城之築漢武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而君子猶以窮兵黷武病之今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皆居海外壤地不相及也兵刃不相加也而必征之何耶夫求無

用之物戕有用之民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主果若是乎哉史臣比世祖以爲堯舜甚矣哉夫夫之佞也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春正月擊緬○三月阿合馬爲盜所殺

阿合馬罔上虐民罪惡著矣而元主不之知也至爲王著高和尙所殺乃赫然震怒而誅王著等後廉得其實始命剖棺戮尸則元主之刑阿合馬非衷也故不著阿合馬之罪而但書爲盜所殺若曰盜自殺之云爾

十二月殺宋右丞相信國公文天祥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春正月納皇后私吉剌氏元主年高宰臣常不得見輒憑后白事○征日本○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起稱宋祥興五年攻崇安浦城圍建寧遣將討平之

翟義之討王莽徐敬業之討武曌前史皆以反書之後讀書至此每爲之憤鬱不平莽以臣而篡漢曌以婦而革唐皆天地大變神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當是時有一夫焉負戈倡義雖未必其有弔伐之純心而忠憤所激亦足以聲大義於天下不然何孔子

見陳恒弒君而卽沐浴請討之乎古云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義與敬業得之矣作史者因其事之不立而遂以反書之忍心哉故愚於元之代凡中國之民比戈以伐元者率書曰起而沒其謀反之筆或曰如子之言徒以滋寇賊姦宄之階而非所以遏亂略也曰子獨不聞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乎是故頑民者周稱之則可稱之於商則不可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遣將分道擊緬○秋七月擊占城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西僧嗣占妙高請發宋會

稽諸陵元主從之
丘濬曰西僧發陵之罪固不容誅矣然其發之也乃
請而後行則是元主以帝王而爲赤眉温韜之盜也
世祖不君之事非止一端而此爲尤甚
夏四月李恒唆都擊安南唆都敗死李恒矢中左膝
亦死○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冬十月立征東行
省遣將率諸軍征日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丙戌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罷征日本兵○二月命江
浙諸省兵討交趾○冬十月籍阿里海涯家產
丁亥至元二十四年　春正月發江淮江西湖廣蒙古漢
券軍及雲南黎兵分道討交趾○夏四月諸王乃顏
反五月元主自將討之○括江南僧道馬○冬十月
破交趾陳日烜棄城遁
戊子至元二十五年　夏四月召宋謝枋得力辭不至○
九月魏天祐執謝枋得北去
己丑至元二十六年　夏四月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
枋得至燕死之○翰林學士王磐死○秋七月安山
渠成賜名會通河
庚寅至元二十七年　二月泉州地震○秋七月江西霖
○八月地大震武平尤甚○冬十月江陰寧國災出

粟振之○十一月河決符義唐灣○易水溢
辛卯至元二十八年　春正月免江淮貧民四年田租○
二月上都太原饑○逮西僧楊璉眞加下獄尋釋之
丘濬曰楊璉眞加暴露宋室陵寢至截其頭顱以爲
器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幸有發覺其事者元主既
逮之下獄矣而又釋之且錄用其子謂其不知情可
乎蓋元主實使彼髠爲之不得已迫於公論而逮其
下獄故不徒不罪之又賞其功而錄用其子也
徵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起○秋七月桑歌伏誅○八
月平陽地大震
壬辰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征爪哇○秋七月建社稷○
八月征八百媳婦
癸巳至元三十年　徵士劉因卒
丘濬曰劉因卒而書以徵士何倣陶潛例也因生元
人近何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然因知元之君不
可仕而不知宋之統不可絕至作渡江賦以忻幸之
何耶豈非幽燕之地久淪夷狄豪傑之士如因者亦
不免爲見聞所染與毋怪乎盧摯之徒目宋爲淮夷
也
劉因前爲左贊善大夫矣丘氏以徵士稱之何因爲

贊善大夫旋以母疾辭去終其身未嘗食元之粟焉
與元亮之卒彭澤不肯折腰於督郵而即棄官以歸
終不臣宋者同一操也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志可
則也因能是是可嘉樂矣故稱徵士以與之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其孫鐵木耳來奔喪夏四月即位○秋七月命中外崇奉孔子

丘濬曰按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爲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是年書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殂成

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書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尊尙已久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意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爲世祖諱故略去之審若是則世祖之罪浮於始皇矣

十二月伯顏死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五月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百姓逋負皆免之○六月江西大水命振饑民○十二月僧普昭僞撰佛書伏誅

丙申 元貞二年 春正月授嗣漢天師張與才爲眞人○二月罷太原平陽進蒲萄酒

丁酉 成宗大德元年

戊戌 大德二年 春正月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罷中外土木之役○二月加封四鎭山爲王與嶽瀆同祀○六月罷湖湘門攤稅

己亥 大德三年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二○二月合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

庚子 大德四年 定律令○十一月免上都大都隆興明年絲稅養馬郡縣免稅糧十分之三餘免十分之一

辛丑 大德五年 春二月征八百媳婦○夏五月雲南土

酋宋隆濟反○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江湖泛溢○八月征金齒○孛出東井歷紫微天市垣凡四十六日滅

壬寅 大德六年 春正月築渾河堤○二月征乞不薛○罷征八百媳婦○元主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三月以旱溢爲災赦天下○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南郊○五月太廟寢殿災○建文宣王廟於京師○雲南地震

癸卯 大德七年 二月汰冗員○三月都城火○誅劉深○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

甲辰大德八年　三月有星孛於室入紫微垣自去歲十
一月庚戌至是歲三月乙丑七十六日滅
乙巳大德九年　春正月議行郊祀禮○夏四月大同地
震有聲如雷○五月旱○徵蕭斢赴闕命有司給以
安車○六月賜高年帛○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南
郊以哈剌哈孫等充三獻官
丙午大德十年　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僧歸其寺○夏
四月鄭州暴風雨雹麥及桑棗皆隕蠲今年田租○
大都旱○秋八月開成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
○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

丁未大德十一年　春正月元主鐵木耳殂
丘濬曰世祖書死而成宗以殂書何視魏明晉惠例
也夫夷狄固不可主華夏然業已得之其罪固輕於
造謀立意者也
成宗踐位良法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一代之賢君
也已
二月安西王與阿忽台謀作亂懷寧王第八達執安
西王阿忽台伏誅○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誅
安西王阿難荅遂即位○秋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
聖文宣王○八月譯孝經

戊申武宗至大元年　春正月曲赦犯贓官吏○禁白道
社○六月鞏昌地震○雲南烏撒烏蒙三日間地大
震六○秋八月庚申有流星起自句陳南行圓若車
輪經貫索而滅○冬十月蒲縣陵縣地震
己酉至大二年　春正月弛山澤之禁○制文宣王廟春
秋二丁釋奠牲用太牢○定僧俗相犯令
元時僧修佛事必釋重囚有殺人者皆指名釋之此
釋氏之教自以為慈悲廣大普濟衆生而不知擇流
奸宄害及良善生者苟免死者無辜此其左道之偏
枯不情而非公平正大之體率而行之必致虎狼塞

塗蛇虺盈室而善良之所存者無幾耳刑罰何由而
清萬民何由而服乎持是說而曰能理天下則愚不
信也而或者反以其道為宏闊普徧而誇之詡之甚
矣夫夫之體也何不觀之天道乎天道有陽必有陰
有春夏必有秋冬有雨露必有霜雪春夏雨露陽之
施也秋冬霜雪陰之翕也陽以施之陰以翕之此天
道之所以至公至神而庶物之所以生成者賴此也
使天而有陽無陰有春夏之散而秋冬無以戢其華
有雨露之滋而霜雪無以凝其質則化機壅閼不流
而萬物皆將腐敗澌滅天道其亦不仁矣乎故知釋

氏之自以爲慈悲爲仁者適足以成其大不仁也聖人代天而理物有慶賞焉所以法天之陽也有刑罰焉所以法天之陰也慶賞必加於有功刑罰必施於有罪則人心咸服而天下自平此聖人以順動而成化法天理物之大端也然聖人之所以能使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無僭且濫焉者豈有餘術哉亦惟其心之靜止而已矣蓋心本靜止而好惡發焉猶之乎太虛無物而雷霆風雨出焉者也聖人因天下之所好而好之則賞加焉非作好也因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則罰及焉非作惡也聖人之心太虛而已矣何嘗

染於好惡偏著於物也哉釋氏以大地山河爲幻以彝倫事物爲贅疣心一有住便爲障礙而其學務以寂滅其心無愛憎無取舍嘻嘻呵呵若嬰兒然則其心閒靜虛明自以高出於一世世閒何物足以擾之此釋氏之所以脫迹於塵寰而求以出世自適其一己之私者也曾不思是術也以之兀坐山林耽空悟寂自了一身之事則有餘矣而欲以之理萬物均四海其可得哉是何也以其心不得好惡之正故也惟其心不得好惡之正是以遇大辟則釋之有殺人者則指名釋之自以爲宏闊爲慈仁而豈知天道至虛

之體大公之用豈若是之偏倚棲泊也哉求無住而有住心似公而實私矣然釋氏之徒自以其術爲閎密精微而以世人皆不我及者蓋亦有操焉其意曰吾之道非今世之所謂道也未有天地之先本無一物而吾之心亦本無一物道在天地之先心通天地之外則今之天地且不能囿乎我而況天地閒所有之人物尙何加於我哉吁嗟嗟見亦妄矣未有天地之先本無一物也今既有天地其能以無物乎未有法身之先本無一物也今既有法身其能以無物乎聖人之心無思也無爲也未始有一物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已矣此聖人之所以順天道感人心至中至正至易至簡而行之天下萬世卒莫有能易之者也釋氏之學稽之天道窒礙不協於是高廣其說既欲超之於天地未有之先又欲貫之於人物既無之後其言謬悠恍惚甚則詆昊天侮聖人茫無忌憚然其中空虛曠蕩卒流於支離竊遁而已耳何有於經世之實用哉元人崇尙浮屠至於世祖貶孔子爲中賢尊桑門爲正道令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毆僧詈僧之刑反踰於大辟殺人者焉其暴虐不君本無足道愚獨悲夫斯世斯民不

幸而生於亂華之世也
八月立常平倉○以太后有疾釋天下大辟百八
庚戌至大三年　夏六月襄陽荊門汝州六安俱大水○
秋七月循州大水○十二月冀寧地震
辛亥至大四年　春正月元主海山殂○罷總攝所僧訴
訟悉歸有司○三月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
壬子仁宗皇慶元年　二月徙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
五月禁諸王非時出獵○六月雨毛
癸丑皇慶二年　三月有星孛於東井○六月京師地再
震○復以李孟爲翰林學士承旨○建崇文閣以許

衡從祀孔子廟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而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
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從祀孔子不書而
書許衡何也賢者心皆得乎聖人之道言不詭於聖
人之經四方宗之百世仰之初不以元之祀否爲軒
輊也故不書者若曰不必書也衡何人斯乃與諸賢
並進而列於夫子之宮牖哉春秋之法內夏外夷齊
桓公攘夷尊周一匡天下猶羞稱於仲尼之門衡生
於華而仕夷固已悖春秋之法而獲罪於聖人大矣
居然引之於俎豆之列如衡有知將神爽飛越不待

麾之而走且偃矣豈能一刻居耶是知從祀之舉不
足以爲衡榮祇足以爲其累耳
九月京師大旱
甲寅仁宗延祐元年　夏四月大寧地震有聲如雷○八
月冀寧汴及武安涉縣地皆震○十二月以李孟爲
平章政事
乙卯延祐二年　春正月遣宣撫使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賜進士護都沓兒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
設科取士昉於李孟之建言而元主從之意甚盛也

然終元之代率以夷人爲首而華人則居其次焉豈
一時華夏之士皆出於氊裘卉服之下乎元倒列儒
於娼之下丐之上乃今獲居於夷之次焉抑亦可以
爲榮矣
五月成紀山移○十二月旌賴祿孫孝行
丙辰延祐三年　夏四月修比干狄仁傑祠○九月冀寧
晉寧地震○冬十月河南地震
丁巳延祐四年　二月赦郡縣置義倉○秋七月成紀山
崩○冀寧地震○八月嶺北地震三日
戊午延祐五年　春正月懿州地震○二月和寧地震○

泰安縣山崩○三月金書藏經○德慶地震○秋七
月加封楚屈原爲公
己未 延祐六年
庚申 延祐七年 春正月元主愛育黎拔力八達死○三
月碩德八剌即位○還七寶帶○詔諸郡建帝師八
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辛酉 英宗至治元年 春正月元主擬元夕張燈設宴張
養浩上疏元主大怒既而止之○造壽安山佛寺殺
諫官觀音保等竄成珪李謙亨
壬戌 至治二年 五月元主如五臺山以吳全節爲玄教

大宗師○十一月平江路水免民租南康建昌大水
命振之
癸亥 至治三年 春正月以吳澂爲翰林學士○夏五月
大風雨雹拔柳林大木二千餘章○八月鐵失等弒
元主於南坡○九月晉王也孫帖木兒即位
甲子 泰定帝泰定元年 六月元主受佛法於帝師○八
月成紀山崩水溢
乙丑 泰定二年 夏五月祀唐劉蕡○秋七月令民納粟
補官○冬十月皇后受佛戒於帝師
丙寅 泰定三年 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澂不起○秋

七月鹽官大風海溢○冬十月賜天源延聖寺田千
頃
丁卯 泰定四年 春正月皇子受佛戒於智果寺○八月
滹沱河溢
戊辰 泰定帝致和元年 三月受佛戒於帝師○秋七月
元主也孫帖木兒殂○八月燕帖木兒謀迎懷王圖
帖木爾於海南九月懷王即位改元天曆是爲文宗
○遷泰定后於東安州○遣使迎兄周王和世㻋於
漠北○十一月再遣使奉迎周王○周王南還
己巳 文宗天曆二年 春正月三遣使迎周王勸進周王

遂即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
懷王於戊辰九月即位改元天曆是國已有君矣徒
以周王兄也懷王弟也弟先其兄處非其據而諸王
大臣稱兵向闕問罪之師四面而至懷王無辭以解
之也於是累使奉迎移書勸進夫豈其得已哉亦以
覦周王之退讓辭謝而吾始受之庶幾得位有名而
紛紛天下之兵則猶可及止耳當此之時使周王秉
泰伯之明守子臧之節猶懼其弗免何者夷狄豺狼
父子相食而何有於兄弟乎矧周王地嫌勢迫左右
交搆猜疑易生他時非弟戕兄則兄戕弟此理勢之

易見者夫何周王昧始終之義羣臣無匡救之忠一介之使方勤啇乘之欲已動欣然首途遽爾旋軫雖有信使之泛迎儀文徒具不待符璽之既上壇壝冥升過聽因心之言誤承置腹之誼而周王遂即位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夫二日不可以並昭二王不可以相臨古今天下曾有一國兩君而無篡奪之禍者乎

二月文宗立雍吉剌氏爲皇后

文宗藉有讓兄之眞心則雍吉剌氏之立不稱皇后矣

三月文宗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於明宗行在所

燕帖木兒文宗腹心之臣所以翼戴文宗者無乎弗至至是因明宗之立不得已而遣之奉上璽綬蓋陽爲尊奉之文陰實置諸左右以伺察其動靜而明宗未之知也今日符璽之上其垂棘之璧寄諸外府已乎

夏四月燕帖木兒見明宗於行宮○立文宗爲皇太子○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還○八月戊子皇太子弒其君和世㻋於行殿○皇太子復即位

元史書明宗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暴崩矣此以弒君書何夫許世子止不嘗君父之藥趙穿賊弒靈公趙盾不踰境而返春秋猶蔽以弒君之罪而止也盾也不獲辭焉矧文宗弒逆之跡章章明著者乎順帝明詔文宗謀爲不軌而又云使明宗飲恨而崩夫既云謀爲不軌矣而又曲爲之諱是欲蓋而彌章也不然則明宗以壯盛之年道塗之所經帷幄之所次未聞其犯霜露嬰宿疾也烏有一宴之頃而即奄然其逝者乎魚中之刀一庖人優爲之酒中之鴆浮白引滿不覺也曰然則明宗亦可名其爲君矣乎曰奚不可也以即位言之則文宗先立以天秩言

之則明宗兄也況文宗之擁立始於奸臣之邪謀明宗之繼統由於厥弟之勸進名其爲君可謂名正而言順者矣

國子祭酒孛朮魯翀不拜帝師

丘濬曰元起朔方崇尙釋教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帝后妃主皆受其戒而膜拜焉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於座隅其來朝也大臣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爲易惟天曆中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請各不爲禮蒙古百年之間僅見有此史氏書之以爲美談則前此無一人敢與之抗禮者可知

也然魯獅所値帝師乃其徒類依次爲之者耳其禮
尙加嚴重如此況其始封之人所謂皇天之下一人
之上者哉當時以道統自名一世士大夫以之接孔
孟之緒者考其居位之日正與其人相當不知其所
以爲禮何如也設或抗之作史者必書以誇詡之矣
又何貴於字朮魯翀也耶
留燕帖木兒於上都監給恩賚幣
賂璽臣也燕帖木兒乃文宗有功之臣故留之監給
以市恩焉耳如其不然則文宗嘗卽位矣未聞加賚
於其下今復位耳乃以金幣給之耶

九月御史中丞張養浩死○建顏子廟於曲阜
庚午 文宗至順元年 二月以趙世延虞集纂修經世大
典○諸王禿堅據雲南以拒命○封明宗子爲鄜王
○冬十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辛未 至順二年 春正月元翰林學士吳澂死
丘濬曰許衡死不書官而澂書官且加之以元何也
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其心尙有不慊焉
者澂宋鄉貢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
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十一月養燕帖木兒子爲子賜居第貲産

壬申 至順三年 夏四月太寧地震○五月京師地震有
聲○白虹竝日出長竟天○秋八月天鼓鳴於西北
○己酉隴西地震是日元主圖帖睦爾死○冬十月
元主懿璘質班卽位年七歲十一月殂是爲寧宗
癸酉 順帝元統元年 夏六月元主妥懽帖睦爾卽位文
宗后命立之○燕帖木兒死
梁氏曰燕帖木兒誅倒剌沙迎立文宗文宗再卽位
命獨爲相以尊異之於是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
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妻前後尙公主四十人
有成婚三日卽遣歸者其死也順帝乃獲卽位焉

冬十月放罪囚二十七人依皇太后行年之數
甲戌 元統二年 春正月雨血於汴○三月湖廣旱○夏
四月河南旱○五月立闕文興及妻王氏雙節廟○
秋七月至九月太白晝經天
乙亥 順帝至元元年 六月唐其勢塔剌海伏誅○秋七
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十一月詔罷科舉
丙子 至元二年 春正月宿松地震山裂○五月南陽鄧
州霖○六月淄河白河大溢水○八月江浙自春至
是月不雨民大饑
丁丑 至元三年 夏四月有星孛於王良至七月沒於貫

索○詔省院臺部及諸司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
五月丁卯彗星見於東北至八月庚午凡六十四日
滅○六月大霖雨○八月京師地大震○冬十月處
士許謙卒○十一月自七月至是月太白屢經天
戊寅至元四年 二月奉聖州地震○夏四月京師大雨
紅沙晝晦○六月信州靈山震○秋七月鞏昌山崩
○京師地震○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己卯至元五年 六月汀州大水○秋七月宜興山水溢
○自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十二月新昌雨冰
至明年二月始解

庚辰至元六年 春二月出伯顏於河南○有星孛於房
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滅○六月安置
文宗后於東安州○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未至爲從
臣所殺○成紀山崩地坼○秋七月禁色目人勿娶
其叔母○處士吳萊卒
辛巳順帝至正元年
壬午至正二年 春正月開金口河○夏四月冀寧地震
裂○秋七月羅浮山崩
癸未至正三年 春二月修宋遼金史以張起巖歐陽玄
揭傒斯充總裁官○秋七月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

不止○十二月徵隱士脫因伯顏張瑾杜本辭不至
甲申至正四年 五月大霖雨黃河溢
乙酉至正五年
丙戌至正六年 三月賜賀惟一蒙古姓名以爲御史大
夫○山東地震七日○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
丁亥至正七年 春正月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士仆者數
人○二月山東地震○秋七月召隱士張樞爲翰林
修撰不至○以翰林直學士朱公遷爲金華學正
戊子至正八年 春正月修后妃功臣列傳以張起巖楊
宗瑞黃溍爲總裁官○夏五月大霖京城崩○廣西

山崩灕江溢○冬十月台州方國珍聚衆海上○十
一月元翰林學士虞集死
凡華人仕夷皆書死集雖博學多文亦不以是而貸
之也揚子雲豈不學無文者耶
己丑至正九年
庚寅至正十年 春正月石隕棣州○二月奉化山石裂
○六月有星大如月入北斗○九月祭三皇如孔子
禮○十一月星隕於耀州化爲石
辛卯至正十一年 三月徵處士彭炳爲端本堂說書不
至○夏四月開黃河故道以賈魯爲工部尚書董其

役○十一月有星孛於西方○黃河堤成○十二月
太白晝經天
壬辰 至正十二年 二月知江州李黼爲徐壽輝所殺
元史書徐壽輝陷江州李黼死之旣與其死節矣此
乃倒之若云爲盜所殺者何黼以泰定四年廷試魁
多士授翰林修撰出守江州治城浚濠召募壯勇分
守要害賊至輒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屢挫敵鋒至是
兵敗爲徐壽輝所殺黼也被髮左衽淪其風冢交歎
畜溺其志其守江州也矢心殫力破敵嬰城自以爲
道切於濟時忠先於承主必如是而後國恩可酬臣

節始塞此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
之食爲非義者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斯言葢爲召忽而發黼其自
經於溝瀆者與此義行而人知仕夷者雖效死不明
其爲忠而後華夷之分正矣於李黼且然況泰不華
者乎
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夏四月元翰林學士承旨
歐陽玄卒○安置瀛國公趙完普於沙州
癸巳 至正十三年 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十一月元主
習西僧演揲兒及祕密法○以宮人爲天魔舞○進
龍舟於內苑○自製宮漏
甲午 至正十四年 春正月朔汴河氷文成花草五朶○
三月元翰林侍講學士黃溍死○十一月脫脫及張
士誠戰大捷御史承哈麻風旨劾之詔削奪其官爵
淮安安置
乙未 至正十五年 春正月鄭咺請禁胡俗收繼叔嫡兄
嫂不報
丘濬曰元主中國至是七十有六年又十有四年元
亡矣而胡俗之妻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終元之
世未始或改也俊以男女有別而後萬化成人道之

大經於斯爲要矣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世焉有
男女不正而可以言治者乎胡元收娶親黨瀆亂彝
倫安然爲之而不知恥即鳥獸孳尾而不避人者也
其風俗薄惡甚矣然不知許衡姚樞趙復以濟時行
道爲名者亦嘗念及於此否乎敷陳王道之頃亦嘗
論及否乎如以是爲道耶則欒蕢崔浩莫箴國俗之
非藉口兒堅謬爲慎言之戒慮禍忘道罪固不容逭
也如以是爲非道耶則彝倫攸斁洪範之旨不明王
化日褻關雎之義轉鬱矣若是而曰知道則愚不信
也衡食元之粟享有高名坐視斯道之淪而莫之救

乃曰吾學以濟時道以經世欺天乎欺人乎使聖人復生必不免於兩觀之誅矣衡旣任斯道之重則當任斯世之責他如史天澤董文炳之徒以虓虎煽其武歐陽玄虞集黃溍之流以雕蟲飾其文君子無暇責焉爾也

夏四月殺故右丞相脫脫於淮安○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伐元自和州渡江取太平

復俊曰我聖祖之有天下也其亦取之於元已乎殆非也天下者中國帝王之天下夷狄不得而奸之昔者秦楚吳越皆以中國之亂迭覇爭雄而未純於爲

夷也迨乎淵勒遼金各以才力之强偏安竊據而未奄有四方也蠢茲胡元始混一寰區入主中國壽殘黎獻斁壞綱常其腥膻汙穢之氣固已旁薄山川昏曀日月矣聖祖資稟生知而曆數之傳君師之責天實畀之茲乘時撫運應天順人仗劒一呼而六合歸心韋策畢舉自非帝相神授曷克與於斯哉故中國帝王之天下胡元盜之聖祖自取之亦猶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而其主自取之云爾而謂聖人之有天下也取之於元可乎是故嗣後我兵凡得郡邑率書曰取

丙申　至正十六年　二月哈麻伏誅○六月我兵取集慶○取鎭江廣德○有兩日相盪○八月甲戌彗星見張宿至十二月戊午滅○冬十月有星如火東南流墮地有聲化爲石

丁酉　至正十七年　三月我兵取常州寧國○六月樂淸江中龍起○我兵取江陰徽州○八月取揚州

戊戌　至正十八年　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守將余闕爲其所殺○我兵取婺源○三月大同空中有兵戈聲○我兵取建德○五月山東地震雨白毛○八月我兵取蘭溪○十二月取婺州

己亥　至正十九年　春正月我兵取諸暨○九月取衢州處州

庚子　至正二十年　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二月彗星見東方○六月我兵取信州○冬十月甘露降於大成殿柏樹○十一月黃河淸三日

辛丑　至正二十一年　春正月元主遣使諭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各罷兵還鎭○八月我兵取江州僞漢陳友諒退居武昌○取建昌饒州○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至孟津五百里淸凡七日

壬寅　至正二十二年　春正月我兵取江西諸路○二月

乙酉彗星見於危宿凡三十四日滅○夏四月長星
見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 三月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秋
八月我兵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友諒敗死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 春二月我兵克武昌擒偽漢陳理
湖南北江東西皆平○夏五月取廬州○九月取中
興及歸峽潭衡州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 取寶慶○七月孛羅帖木兒伏誅
○我兵取安陸襄陽○十一月取泰州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 三月我太祖求遺書○取高郵淮

安徐宿濠泗潁州及安豐○六月介休地震○山陰
臥龍山裂○秋七月徐溝地震○有星孛於東方○
十一月我兵取湖杭紹興嘉興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我兵取松
江及沅州○五月山東地震○八月元命皇太子總
天下兵馬○九月我兵取平江執偽吳張士誠○取
通州無錫及慶元台溫州○十一月取沂州○取嶧
州益都○十二月取般陽萊州及東平○取邵武○
取福州偽夏方谷珍降
戊申春正月我太祖即帝位於金陵○庚寅彗星見於

昴畢之間○我兵取建寧○取延平執陳友定○二
月取東昌○取寶慶路○取棣州○取興化泉漳潮
州○三月彗出於昴北○有星孛於西北○我兵取
河南○入潼關○取永惠州○夏四月取英德廣
州○取松陵汝州○取道州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潯
州貴州象州鬱林○六月臨保德地震○我兵取廣
西諸郡○秋七月癸酉京師紅氣如火乙亥黑氣起
○我兵取海北海南及左右所江○太祖自平灤渡
河取衛相州及彰德廣平順德○閏月乙丑太祖兵
至通州元主妥懽帖睦爾北遁元亡○八月我兵入

燕京
己酉
庚戌四月妥懽帖睦爾殂於應昌○五月我兵取應昌
俘其后妃皇孫諸王大臣惟皇子遁去○我兵遂取
懷慶彰昌平涼臨洮天下郡縣悉歸於版圖傳之萬
世矣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特諡曰順帝云
贊曰
宋室不綱積衰成蠱始厄完顏終殲蒙古蒙古玄夷
肆惡滔天盜有華夏腼以腥膻狼貪不仁麀聚無恥
天常既斁人倫咸陁九州蒙塵三辰還闇孔聖皇皇

賈生痛哭世變陸沈奚翅江河百爾君子傷如之何
國有盜儲心奸舌巧斧鉞勿施空勻華藻山川草木
爾視則明鍾鼓胥爾聽則淸曰華曰夷較若外內
奚獨爾心惜焉若昧永懷商賢挺挺孤竹畢志采薇
罔茹周粟爾甘胥酪遂昵於夷是非淑詭莫肯式釐
謂桀爲堯訣跖爲稷賦職權衡俛首作貳夷罪百千
敗類瀆倫爾庇其惡實罪惟鈞曰余忡忡觸事增慨
華其貉乎九十三載希蹤南史奚忍妄言提我彤管
伐之九原

歲在柔兆困頓玄月
崑山趙詒琛校刻行

門生丘文舉校
楊富春錄

元史弼違卷下終

277冊 93.5

[illegible]

庚申外史

二卷

乙卯冬月栞
于南昌退廬

庚申外史二卷 綱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權衡撰衡字以制號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亂避居彰德黃華山明初歸江西寓居臨川以終是書見於明史藝文志者卷目與此相合陳繼儒嘗刻入祕笈佚脫譌舛殆不可讀此乃別行鈔本猶當日原帙也所紀皆元順帝即位以後二十八年治亂大綱時順帝猶未追謚以其庚申年生故稱之曰庚申帝又元史亦尚未修故別名曰外史見聞錄所言多與元史相合於宮

庭搆煽盜賊縱橫之事皆能剖析端委至於順帝誅博囉原作孛羅今改正與秀才徐思畚謀之博囉誅思畚不受賞逃去及危素爲權臣草詔諸事皆他書所不載惟其中稱順帝爲瀛國公子一條最爲無稽厥後袁忠徹著之於文集寧王權載之於史略程敏政又選忠徹之文入明文衡錢謙益又引余應之詩證實寧王權之說其端實自此書發之蓋元之中葉宋遺民猶有存者因虞集草詔有託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一語遂造此言以洩其怨明人又讎視元人遂附合

而盛傳之核以事實渺無可據實爲荒誕之尤非信史也書前別附一序稱洪武二年迪簡受命訪庚申帝史事云云不著其姓詳其文乃庚申帝大事紀序非此書之序後人移綴此書中耳考王褘造邦勳賢錄稱劉迪簡宜春人國初徵授尚賓副使則迪簡當爲劉姓又考黃溥閒中今古錄稱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紀則此序爲劉迪簡大事紀序明矣

庚申外史卷上

明　葛溪權　衡以制編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大懼爲之譸

躇者累日自念晃忽叉之事己實造謀恐妥歡帖木兒至究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安王室妥歡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絕百寮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逾月而崩廟號寧宗既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苦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爲帝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並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爲右丞相伯顏爲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爲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

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歹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黠慧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爲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爲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捶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于前箠問其罪加烙其體翼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甚銜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卽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收晉邸后爲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　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爲鴛鴦筵席隅坐中有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爲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　太尉伯顏陞爲右丞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時伯顏適爲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

入京帝深德之既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爲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者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衷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憨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爲文宗義子者謀爲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謀害我我如何救得徐亦被死于東門外唐其勢既死命撒的爲御史大夫立翁吉剌氏爲皇后后乃世宗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爲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並爲后自此始　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曰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剌麻至京禮爲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爲太師答剌罕左丞相封秦

王伯顏本剡王家奴也謂剡王爲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爲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剡王謀爲不軌殺剡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爲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皆入于伯顏家省臺官多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爲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有差品官畜馬　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　河南棒胡者河南散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

輩技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
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輒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
之河南左丞慶童督兵敗之于鹿邑岡擒之號其岡
爲得勝岡　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
師爲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著
彗出紫薇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爲應在十五
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昆山亂于廣南
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漳皆言平
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修曲阜孔廟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
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爲有佛字刀兵不能傷
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
地生母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
山慈化寺東邨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六十餘
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丈紅焰半天
翼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邨中得無失
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邨中無事惟舍下
媳婦生一兒僧遂喜曰曷與我爲徒弟可乎老遂捨
爲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

寺與輩從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
産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以泉水施之疾者
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
聞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爲有司所捕獲　伯顏與
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
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
知之而預爲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
河南杞縣人也始爲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
人貧無資京交遊人皆謂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
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

事有幾人袖裹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
守省御史來與孟端有舊力爲言之乃得補又不饜
俸孟端憾曰我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
曰我冬至日應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臘爲丸彈狀佩
之稱聖旨封鋪馬乘昏夜入河南省臺中堂坐定喚
當值掾史來傳旨我則佯應之日諾有河南廉使段
惟德致仕在家即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
官呼入者汝皆傳聖旨棰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
行如此大事必成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
其言是日省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

花左丞封烈理問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黑的兒都事拜住總管撒思監司禿滿萬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即以鐵骨朵自後槌死棄尸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爲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於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爲省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醉不覺吐而言曰何者爲朝廷官

我便是也馮覺其僞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僞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失等官竹闌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俯首聽命獨歸暘不從孟端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官耶暘曰有母在堂不願也又曰歸先生不怕死耶暘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暘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答臘實與聖宮祁氏子也祁脫脫妻人皆呼脫脫爲乃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　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顏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無奈太子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時特使平章沙只班召其館客范匯氈裹之車中以載之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歹平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

林先卸其軍權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落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爲誰尙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爲汝輩向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尙欲誤我耶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無入辭伯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

顏過眞定府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顏殺剡王事伯顏聞知俛首不語殊有慚色也　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濟陽路安置乃遣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濟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也飛馬渡河而去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戲嬉故此舉雖出

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尙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并問當時草詔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勑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舍之而不問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夜生一男

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殯以杉木棺寘棺上藍寺中云北塔寺屍水流出戶外人皆掩鼻過之籍其家數月猶不盡米糠數房燒餅至一房其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畀畀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畀畀曰

當死于南人手故其秉政時禁軍器刷馬匹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乂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氣節見伯顏私通太后殺剡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心不除之必爲國家患于是截髮爲誓私相約曰但得閒卽行之一日伯顏休息于家二人侍立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總管鎖鐵善刀也阿乂赤都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欣然起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閒從旁促阿乂赤阿乂赤懼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疑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閒者阿乂赤觀刀時有害太師心

伯顏大怒即捽向前阿乂赤跪曰此人常有害太師
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即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
如此命脫脫爲左丞相益都忽爲右丞相韓家奴爲
御史大夫汪家奴爲樞密使初伯顏旣敗其弟馬札
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爲首相僅半載于通
州置榻坊開酒館糟坊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
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爲然嗾參政佛喜問曰吾父喜
君所行言無不聽曷諫我父使解職閒居不然人將
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喜問如
其言因乘閒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爲太師

于是以益都忽爲首相而已副之焉　詔復行科舉
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粟帛蠲天下租分
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煙百萬
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
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城中矣遂
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
上接金口高水河金口高水瀉下湍悍縱流行二時
許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亟命
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　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元李好文黃溍許有

壬等數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
古詞常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欽欽有向慕之志焉
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然
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
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爲
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爲羣
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侮謾嘲誚爲賢行加屏風以
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值捽臂而去無敢誰何是壞
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焉　曩加孫監生也積分試
中累官至秘丞在朝欝欝後爲分省右丞一日奉擴

廓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
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過問曰此何官人
也或曰此是往時國生曩加孫也人皆歎曰此官所
言是報當日籠炊也　又普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
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命至擴廓軍中留
之爲分司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糧
于擴廓普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
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
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糧料如犖不斑也先
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祿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

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給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志道參政在側因歎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吃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　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官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爲丞相馬扎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扎兒台遂補爲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業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

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載門耕籍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其額并宮女盡時宦者多高麗人爲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鹵簿晃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　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糧經數不足頗以爲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卻之掾史遂與國史典籍謀之數日丞相不喜或曰若非錢糧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顚有貢士莊錢糧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爲修史費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元揭奚斯等于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　紹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　河決白茅口　冬十月十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祼于太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甯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儀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甯宗皇帝雖是弟然曾承宗器而爲皇帝時陛下亦曾作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作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作諸侯宗廟內時祭祀末間僖公不拜閔公比這

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　詔天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歐陽元揭奚斯等修遼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合院官稟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卻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修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盍稟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修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

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緒實頼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相爲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爲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脫大喜卽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親者以爲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爲非也進史畢大宴羣臣于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記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譔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爲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殿中週來皆公卿膏粱子弟爲之其實瞢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　馬扎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語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屬帝俾其辭位陛下宜卽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之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廣王爲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爲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爲丞相三月詔曰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方賊盜竊發去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準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求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紀綱餘皆鼓吹而已　命選天下郡守凡其人之官皆陛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飢渴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爲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爲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選轉某人爲某官必問曰此人已前行過事跡果然一一皆善否爲我悉陳之可也　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爲翰林待制或議以爲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爲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　朶兒只班爲右丞相賀太平爲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修六條政類成　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爲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脫脫子加剌張同庚以故加剌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戲外愛育失黎使加剌張偕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堦三帀已而復使加剌作老鴉而己負之亦三帀加剌跪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剌張也問何爲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啓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郎國進天馬黑色五名其項高而下鉤置之輦馬中若

駱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郎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脫且將入復爲相也因乘閒游說薦之于帝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怨之有其實此人好祁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脫至京師乘昏入城然亦未嘗見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諷加剌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脫耶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帝曰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見也后起謝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人促之見至則上在椶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來耶祁后爲之失色脫脫徐曰耶主使奴婢侍親今日幸親終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相與泣慰之翌日遂有再相之命　命中書莅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爲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意興作蓋前爲相無闘其禮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爲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久

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又臥置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脫脫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思誠祭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詞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　春三月河北大

雪深三尺　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或刦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縣初無武備無如之何于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爲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尙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現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羣萬一與挑河人夫相

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悅左遷成遵爲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曰汝前爲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爲工部尙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爲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爲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懾伏衆情于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罝前相高昌王益都忽丼韓家奴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騷

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州潁上紅軍起號爲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欒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水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爲首陷成臯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甯光息信陽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尙又推徐眞逸爲首陷德陽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爲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瑣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爲首

芝麻李者邳州人也値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賈魯挑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不安芝麻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有眞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起社長也曰我知惟某某可用燕城南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畧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爲汝致之卽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爲耶彭二云州縣云有賑濟日日伺之實悞事飢無得食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

也若用日噫我視汝膂力過人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喫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郎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有我當從之遂引見芝麻李喜得八人歃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佯爲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爲一處城內納喊一聲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者遂奪軍器亂殺外四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久不見兵

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亦百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壁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觀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趙明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卽以建康爲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歸附皆有徯后來蘇之望元朝之國祚可盡矣先是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

年便是吳家國迨本朝定都建康築壇于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歸豈人力之所能爲耶

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其三將但以酒色爲務軍士但以擄掠爲營于勦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爲笑其後赫廝死于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速軍

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　十二月布王三陷鄧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三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眞逸陷湖廣其將會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爲相諱言中原兵亂而哈麻媒孽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逯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壁趫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

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諸將各勵乃事我至卽攻之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克其城又調阿吉剌太尉攻汝甯汝甯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剌攻平汝甯城赫厮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爲將領侍衞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甯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醉臥不醒敵人偸營遂失大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其尸死人中師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爲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萬計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

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入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鎭屯焉朝廷乃命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抵暮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　賈魯治黃河疏四里郚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

脫脫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中書左司郞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跡尙存可舉行之于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庸田使司于江南　咬住平江陵答失入都督平襄陽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爲宣政院使哈麻

旣得幸于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爲司徒以四女爲供養西番僧爲大元國師以三女爲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郞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懽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

毋舅也巴郎太子帝舅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爲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爲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爲大喜樂故也　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旣而陰搆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　潁川沈邱探馬赤察

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衆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部再議于是察罕授汝甯府達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響于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花冰二月朔日食　張士誠起兵泰州劉福通襲據高郵截南北路　倚納十人與帝竊議脫脫在京不可于是謀令太史王監承奏連夕相星犯帝座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脫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來兵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相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財彈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權淮安安置令樞密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功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帝王音以爲在後事體朕再有密旨來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

書且勿聽事旣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拒也遂從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甲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脫脫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鴆死于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眞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

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爲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眞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盧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　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又卒後敗亡

庚申外史卷上終

庚申外史卷下

明　葛溪權衡以制編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太保死裨將陳生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答失八都魯討平之　以汪家奴爲右丞相鼎住爲左丞相哈麻爲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爲右丞相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答臘爲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爲事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爲安民之

效勿謂昊穹之高一誠意而庶徵應勿謂宮延之奧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爲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爲徒訓也　劉福通封敗答失八都魯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

明元帥入四川陷之自稱蜀王香軍陷安豐二日陷和州三日破盧州宣讓棄城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甯國遂據江東既而池州安慶尋皆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爲恐爲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僞若初未嘗薦之者又私念以爲前薦西天僧所爲秘密惟妹婿禿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篤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爲丞相一爲大夫皆祖宗德澤但妹婿禿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慢褻無禮爲天下士大夫所議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爲我利不意其妹于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伏人臺賜又有旨跟隨哈麻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大甯中途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脫令脫脫骸骨還京師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陞爲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爲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爲四川參政引兵自巴蜀來先復襄陽均房調八中原獨有功至是陞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本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　危素爲司農司丞于京師雄霸等州屯聚糧以給京師號曰京糧爲浙西被陷浙糧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軍士

失律刼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卸其軍柄其職以
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爲湖廣省左丞相仍提軍
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
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　五月汴梁大饑守臣
失烈門知院遁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據之迎其
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
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入晉冀由朔
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兵合
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
佛字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

唱歌金字經舞雁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答
失八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子孛羅帖木兒代領其
衆受詔鎮守西京答失八都魯既死其部下察罕帖
木兒兵勢甚盛命爲刑部侍郎號長槍侍郎毛貴由
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
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　罷商稅罷寶錢
提舉司　四月陳友諒陷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
宰相書不達援兵不至故城陷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
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

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併
害其子壽童以駙馬紐的該爲添設丞相　山東毛
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
太不花裨將劉哈剌領兵自晉冀來大戰郤之哈剌
以功由尙書陞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
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
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甯虎賁司
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
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　西京孛羅饋
京師數千車　帝嘗爲近侍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

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榱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
爲之京師遂稱魯般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
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因刮
金珠而去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
年已大太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
矣無惑于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拂然怒
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內宮祁后亦
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
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
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

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苦不曉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秘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噫

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管安謙棄城從西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紿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尚書總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達兒花赤兒者完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南至太平殺徐眞逸于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于金陵南還後于江州

建都焉

己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趨全甯焚魯王宮府駐居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勿都時也先勿都爲詹事以爲總兵大將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則其子功成至則關潘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勿都畏之縮跡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爲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嘗養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勿都敗還反以功陞爲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爲憾　京師大饑民殍死者幾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鴟鴞百羣夜鳴至曉連日乃止又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爲太尉且以歲饑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爲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

一歲入糧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浙江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裏一分强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强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凡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緜入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匹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爲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　指空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狀貌魁梧不去鬚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年百八歲而死　甘露降

文宣王廟樹上凝如白霜啖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數里　貴赤衛韓僉事家亥子死數年長子乂爲孛羅所拘于西京父母悲歎失二子且貧老無以爲食早夜哭泣方哭之際忽聞亥子來告曰吾兄將西京麪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以後往來聞其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者但聞其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娘可遷西房兒欲居東房以某日娶女其日小兒果見筵席賓客甚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數日其京師之不祥者有如此　建清甯殿外爲百花宮環繞殿側

帝以舊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以舊例爲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　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每登龍舟用綵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興有所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嬪妃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　冬十二月左丞相成遵參政趙中蕭庸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內禪使宦者樸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位

于皇太子賀太平懼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黨數人又不許太子銜之太子一日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汝所用者今皆以贓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于是稱病求免相位初祁后與太子謀內禪賀太平既不允其事后謂太子曰太平不可使居相位有兀良歹其人與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兀良歹居興州逾月以無

疾卒太子疑太平害之怨之愈深

庚子至正二十年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爲太保罷相是月搠思監爲右丞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罷賀太平謀相于老的沙欲自爲之而難于發言遂薦搠思監帝以搠思監爲右丞相老的沙爲大夫老的沙恃有薦相之恩數有請于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成隙搠思監恃有祁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帝母黨之戚于是搆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大半汝不

可居祖宗大位將國璽送與我我當代汝爲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麻剌朶兒只禿監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復起哈麻赤萬人爲軍哈麻赤臨陣皆脫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奢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往來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于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彈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禆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

道走西京降孛羅聽調已而又降擴廓　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留宿不進搠思監疑其徘徊顧盼猶有希進之心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先忽都殺之于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黨有脫懽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弦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之　陳友諒者徐眞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簒其位沈眞逸于江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大軍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僞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思用國內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爲山東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

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爲營圍數日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忿曰我以山東地降汝又爲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爲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爲曹操我豈不能自爲之耶于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爲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于十四昳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即

埽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閒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即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僉白瓚住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遂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

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丈餘埽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于禍帝聞其死哭之慟孛羅帖木兒聞之在西京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為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甯宮殿置龍牀中坐東西布長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乃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遒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乃亡國之君不足為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下肅何傷乎　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械歸京師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口白祆等郵千餘頭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併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　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橫强奪人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

不勝怒盡殺祁氏一家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為我雪此恥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搭思帖木兒為王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降附　野鵲巢與聖宮數年蕃息數千羣之不去網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祁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剌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鵲所以來巢

有關必先應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孛察罕與孛羅常搆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爲表裏專一食賄無厭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纏緜不解監察御史傅公讓子敬一云率同寮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大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爲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晝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惟老的沙在臺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二人事又外除之既而諸道臺憲皆以爲言于是太子怒欲并去其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寃藏老的沙于後寢朝廷圖形徧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爲渠必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爲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爲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爲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

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寃太子之疾可無藥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途有死者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　宏農盧氏山移五六里

八月陳友諒兵與大兵大戰于鄱陽湖中箭而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理出降湖廣荆襄諸郡皆歸附

陳友諒之簒位徐貞逸也僭號大漢改元大義天完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兵西方禿堅曾往也先屯撞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爲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于是拘五府官告孛羅曰朝廷爲佞臣作弄至尊更無公論至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舉爲誰禿堅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孛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

京太子出古北口宜與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我非犯闕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叩首至營中禿堅爲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座朴不花側座拜朴不花與搠思監交跪禿堅奏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已得二赦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循習不改奈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宜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爲不可復爲邪說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此二人詣孛羅厚禮之逾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孛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果取故物來方是孛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門外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輭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爲右丞相臣爲左丞相禿堅不花爲樞密知院老的沙爲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

力整治庶政遂執讒佞數人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諸造作時方修築宮牆立爲罷之散驅祁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白瓚住駐軍廬州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孛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一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陳去也孛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人馬皆立足不定自西自東止于更鼓樓西孛羅之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孛羅兵權時搠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能爲之執筆乃更詔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中書郎中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爲朝廷草詔削孛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此舉莫非撥正反亂也耆有暢勳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孛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搠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　祁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孛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　雷擊延春閣西脊　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

故將熊平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送定閩廣之地袁州歐道人亦歸款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成婚孛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成婚孛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從行各進酒一巵荒于酒色銳氣銷耗矣　擴廓分兵爲三駐大都城外遣制孛羅而不與之接戰其白瑣住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其將姚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孛

羅不勝怒自將兵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　五月七日天雨白毛長尺許細如馬鬃或謂于帝曰此龍鬚也帝乃命收而閟之祀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孛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畚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爲待制帝欲殺孛羅與之謀與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答上都篤金那海和尚帖木兒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閣東古桃林內時孛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趨先出上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于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時丞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孛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孛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孛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梢罥孛羅幅而墜之失烈門遽爲拾之孛羅曰咄今日莫有事已而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孛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訖一人批其頷孛羅以

手禦刀遠呼曰我帶刀者何在有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譁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孛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久不出來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孛羅軍大駭散四走時帝居窟室約白事捷則放鴿鈴于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塡巷老的沙趨至孛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孛羅爲皇帝將兵來討之故孛羅遣

禿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禿堅帖木兒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臆圖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終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副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罵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曾與之約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堅計　正宮后車必氏（元史云宏吉剌氏）聞孛羅難作薨帝賞殺孛羅者六人功徐施畚不受賞一夕逸去　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右丞相　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為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在軍中久樂恣縱無檢束居朝快快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腳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　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鳴　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為右丞相藍答里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恒者憸人也畏江南强盛欲故稽其計以密其奸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去武關與大軍并力渡淮彼若恃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用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以劄付調關中四軍張師道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

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分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為治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而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師也耶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擴廓舉兵犯闕今日擴廓總兵天下不太平爾母子誤我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摧楚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

已命毋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抖宜駐兵濟
甯鄒縣等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
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　先
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冒雨而出
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
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掀舟没劉太保小明王俱
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
諸軍頗不支遂使人求助于朝廷因差左丞相袁渙
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

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每
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攻之旨且袁渙貪賄之人也
此豈其本意可令在京賊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
而我事可成也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
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
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如何二人
因進計曰關中四軍惟李思齊軍最强李思齊破則
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通與彼兵等耳
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貊高完駐兵鄒
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

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
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唐莊宗破
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以適南軍猶未晚也
擴廓即日從其計貊高所部將多孛羅之黨行至衛
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爲官軍擴廓爲總兵用我敵南
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檄我行糧星馳前往河中渡
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
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投刃誓衆曰不
必多言五鼓罷扶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
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

貊高即使其首領兵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
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
騎少兵精僞作使人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
懷慶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
時擴廓在洛而其隨從部將盡在懷慶識者以爲貊
高完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
而構兵仇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使
來大喜升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廓率
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
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

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刦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聚衞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權擴廓兄弟有夾攻衞輝之勢亦盡刦掠衞輝民畜而北歸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鳳國者進謀于太子曰向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鎭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爲而貊高一部背擴廓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開大撫

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貊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爲忠義功臣名號

九月大軍攻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友定　貊高率兵攻眞定不克而還　張士誠者名九四初起泰州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淮東諸郡號稱吳王國號天祐至是而亡　十月國朝大軍平定河海十一月平定山東　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國公關保亦以晉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率兵攻懷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大軍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大軍自灤渡河三日平衞輝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二日貊高出兵過太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翌望見之易旗幟駐兵于其西角貊高果誤入其陣卽分擒之時關保營在貊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縛貊高示之營軍亦皆潰散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于擴廓　六月大

雷雨雹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七月二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于是權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焉大軍又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貊軍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鳳國盡復擴廓舊有爵位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眞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恆曩元

輝則日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爲計耳　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挈其女子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廓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卽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　十一月擴廓軍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盌子城入破擴廓于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來領兵援晉冀駐龍鎭衞子口去太原七十

里而大軍至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于是晉冀之地皆平　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勅旨改爲北平府仍令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兵在焉上都恃有紅羅山爲之籓籬紅羅山恃上都爲救援而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之卽以大兵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六月二十八日卽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

都之地八月二十一日平慶陽鞏昌平涼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于萬萬年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于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爲可伐或以爲不可伐而劉太保秉忠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耶其留事朕自伯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君伯顏爲之

臣兢兢業業尙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擴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之帛蠲免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元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籍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

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
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寬平之心所爲者也惜乎元
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餘圖大政爲相者
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
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
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
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外無
論思獻納之彥是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萬民之
衆皆相率而聽夫臠羶擁毳飽食煖衣腥羶之徒
使之坐廊廟據樞軸以進天下無籍之徒嗚呼是

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寬平之心因是益進矣
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
何至于遠遁而爲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常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
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剌入失館伴南行舟
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獮猴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
獻帝命郯公受之則山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

呼上船則俯拜如初帝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獮
猴手指岸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覘之行三四里
至一洞羣獮猴多至百數皆相招呼以行至船側
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載之以行至
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
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羣獮猴當養
我飯汝不可以飢之日爲我設兩餐自後每飯鬨
雲板響羣獮猴皆累累然攜負幼小而來故土人
號爲獮猴寺其後寺遂以此爲名後帝即位與本
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

之讀書論語孝經日寫字兩張及召回京師收書
冊紙筆藏小皮匣中手自開閉用馬駝之前行頭
髮常生蟣蝨使民嫗捕之告嫗曰是雖血食于我
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懸于屋簷下冷殺可
也然亦時薄劣常鑽地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領
羣兒二三十餘竿紙爲旂插城上又好養八角禽
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顧靴下水捕
之嘗爲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
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
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

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度如此一時勉強素非涵養有之晗剌入失常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羣猢猻之畏伏狀以爲終有天命始不敢有逆心後羣猢猻自帝北還復移其類返故山有老猢猻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爲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

予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富沙闕之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勸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

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搖首不從即日遁去始雖留意故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爲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雜揉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爲夷狄夷狄一變爲禽獸堂堂人主爲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爲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志

其問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問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于死未嘗有歸怨之者豈昏愚者所能爲之也

或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正改元以來凡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

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陰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莅九五之位惟秉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爲能居之若操陰毒之性者適足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略內有不殺之神慈外聰明而內睿知外神武而內不殺然後爲聖人之全德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爲亡虜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心哉殺一惡

人而能使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者喜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能使天下為惡者喜使天下之為善者懼則為人上者甯不殺可也古之聖人不殺者其此之謂夫

庚申外史卷下終

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吉安人葛溪其號也隱太行山彰德府黃華山二十八年不仕太不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海陵鹽船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閒關往北尋見苦請還鄉于是附鄉人鹽船回與予言始寓臨江蓋隱德碩學之士也因閱此錄遂廣其傳云金華宋濂

庚申外史校勘記

卷上第三葉五行隅原誤偶　五葉一行技原誤伎
七葉二十行祁原誤郛　八葉八行只原誤加
十一葉七行鹽原誤圤　十二葉一行字原誤守二
十行常字下疑脫御字五行在字下脫監字二十行入
原作八　十三葉十九行椿原誤椿　十五葉十二
行粱原誤梁　十七葉二行臘原誤獵　十八葉十
一行文原誤大　二十葉五行成原誤朱　二十一
葉五行佯原誤件　二十三葉十四行入原誤也
二十四葉一行納奏二字原倒　二十五葉二行些

郎兀該畢氏續通鑑作皆郎兀該　二十六葉十七
行甲原誤一
卷下一葉五行八原作入十五行安豐原誤安豊又
十八行尋皆覆沒原誤尋復皆沒　二葉八行伏人
臺陽疑當作休入臺院九行大原誤太十九行逵原
作答　三葉十三行受原誤愛　四葉十九行婉字
上疑脫女字　五葉十二行全原誤金　十葉六行
益都原誤益州　十一葉四行卸原誤遂　十六葉
八行之原誤入　二十一葉二行塞字原誤在軍字
下九行不支原誤不及　二十二葉十八行北兵原

倒　二十四葉十五行鳳國原作輔國元史作國鳳
二十五葉三行淮原誤懷　二十六葉七行域原
誤城　二十九葉三行常原誤當

庚申君遺事

庚申君遺事序　　　　廣編卷第八

萬子季野輯庚申君遺事一卷據元史虞集之詔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人論說則妥懽固確爲瀛國之子卽邁來迪亦爲周王所納卽生妥懽與生妥懽而後爲周王所納說有不同要爲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下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篁墩之志卽萬子之志也乃予觀於宋之亡國之慘與庚申君之事而歎天之報施善惡奇而弗爽有非耳目心思所能及者從來篡國之賊必因其君之不道國將亡不然則迫於權勢危疑不容已或國已傾覆賴其力以維持戡定旣久而後取乃宋之於周未嘗有一於斯特備其付託之重欺其孤兒寡婦而奪其已安已治之宗社是其惡固浮於一切篡逆之惡之上而太宗又背兄殺其子與弟攘其位以歸諸己之子則更與於殺父殺兄之尤者舉族北轅之禍固非無自而來也然而太祖以忠厚開基脫離海內蒼生百餘年水火而登諸袵席功固不在漢唐下

所以孝宗得纘緒偏安而其後又有庚申君之事歟嗟乎天命靡常固不能錙銖弗爽而莫爲莫致迭迭有最奇不可解如此者此天之所以難測而亦未嘗非人事之所致也宋元非世讐取其國亦已矣而發陵暴屍焚胔斷首不已甚乎瀛國幾不免虎口而妻子又遭攘奪其僇辱當復何如也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有國家者盍其鑒諸庚辰夏五月或庵王源識

庚申君遺事

鄞縣萬斯同季野輯

元史順帝本紀

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厮蘭率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

立之明宗卽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巳子移于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巳酉文宗崩燕鐵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

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鐵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鐵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巳巳帝卽位于上都詔曰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

肇造區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備列聖相傳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統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遠居朔漠札牙篤皇帝戡定內難讓以天下我皇考賓天札牙篤皇帝復正宸極治化方隆奄棄臣庶今皇太后名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等曰昔者闊徹脫脫木兒只兒哈郎等謀逆以明宗太子爲名又先爲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搆誣言疏離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遷於外札牙篤皇帝後知其妄尋至大漸顧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繼

之時以朕遠征南服以朕弟懿璘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體承札牙篤皇帝遺意以武宗皇帝之元孫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賢以長在予一人遣使迎還徵集宗室諸王來會合辭推戴今奉皇太后勉進之篤宗親大臣懇請之至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於戲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慄慄危懼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尚賴宗親臣鄰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

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啓大事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

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歉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弗祐隨降殞罰叔嬸不荅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本朕之嬸乃陰搆奸臣弗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蹈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元史虞集傳

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

歡帖睦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名諸老臣赴上都議集
在名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
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剌爲皇太
子乃以妥歡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
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馴名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
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
赤顏又名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臺省諸臣皆文宗
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
在諷集速去而已後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

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庚申外史　權衡

元順帝元統元年癸酉先是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
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鐵
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
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
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
妥歡帖睦爾來使登兹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于地
下亦可以有所措辭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

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鐵木兒內
懼爲之躊躇累日自念晃忽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
歡帖睦爾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
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室妥歡帖睦爾太
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
之可也是時燕鐵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禮絕百僚
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爲言者逗遛至至順四
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燕鐵木兒始
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

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鐵木兒建議欲立燕
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
遭折死耶妥歡帖睦爾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爲帝
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於是燕鐵木兒知事不
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妥歡帖睦爾太子
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鐵木
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鐵木兒驅馬與太
子並行道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
迎之由太子迄無一言以答之燕鐵木兒心疑懼留

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爲
太皇太后
至元五年已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
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
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
瀋陽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瀋陽將至
瀋陽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
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
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

此舉雖出于權臣實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
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
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
廟併問當時草詔者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集馬雍古
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
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
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
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游

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
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
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
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
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
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

讀虞集草庚申詔漫述　余應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
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

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
將見除公主夜泣露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
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
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
宗闕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子皇考崩時生甫童
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
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
其雄維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
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

庚申君遺事　符臺集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君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纒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謁刖王（卽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

相燕鐵木兒請於文后卜荅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憐質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濶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荅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覩政一年燕鐵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巙巙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爾爲皇帝且詔尊文后（下有脫文）曰燕鐵木兒猶懷多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丞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下有脫文）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嗒餓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

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迫感夢有疑瀛國遊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於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于

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緜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為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儕首莫對今蒙賜老四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媿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瀛國公遺事 水東日記 葉盛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扶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謂羣臣鳳雛寧與凡鳥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涙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誦一過適過廷器指揮談及之為略考諸史所書野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俟知者史云元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常被譏于文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即位初文宗在上都時將立之為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名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不敢斥言唯諷集使速去文宗與幼君相繼

崩大臣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議事集亦在列馬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旣立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後至元二年二月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為貞裕徽聖后至八年十一月集卒年七十二錢塘瞿宗吉詩話云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燦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

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命四方毀棄舊詔時伯生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稾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矣

又

日記三十七卷已載瀛國公事近見寰宇通志政和縣志及符臺外集乃知此詩余應作袁忠徹以爲虞

集作非也並錄於此通志云國朝之初閩儒余應因讀元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巳子之詔作詩云云（詩已見前不復錄）政和誌云福建政和縣儒學訓導余應悲宋室以仁義亡國因覽虞文靖公爲文宗皇帝草順帝非周王巳子之詔撰詩以述其事符臺外集則直謂學士虞集所撰殊失其實當以前二說爲據

庚申君遺事 （閒中今古錄） 黃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撾鼓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㬎子詳見後錄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不爽

又

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

首矣而六更之說未竟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寶袁公公曰昨日同太監二人侍上位看歷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眞宗而下諸象清楚如今時太醫樣一般看到元世祖上曰北人南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耶昔宋幼主㬎之妻有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仍備述於符臺外集而不明大父所云近觀葉文莊水東日記載

一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大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作則

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歲也由此言之則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類又不誣天道元歟屢數莫逆有若此夫

跋閩人余應詩　何喬新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戾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駟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皇祖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孱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此詩敘元順帝爲瀛國公之子乃閩儒余應所作也其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爲水丙丁爲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老相傳順帝北遁

殂於應昌翕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徐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又二十八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安懽帖睦爾以元統癸酉即位是爲順帝時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

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名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順帝為何人之子蓋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樂府一帙內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業不假錄但記其篇末句云吁嗟乎鳳為鳩龍為魚三百年來龍鳳裔竟墮左衽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

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纂元緒世為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近考鐵厓樂府無此篇豈出于假託耶新安程克勤錄此詩示予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寶與聞云 余塞字明亮政和人私淑朱文公之學以誠自律事繼母與處繼母弟以孝友稱洪武初薦明經起為儒學訓導遷留守司知事越三載坐公文不式免歸執父喪一依文公家禮邑人稱曰孝友先生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其名不載於史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竊居之暇因哀輯以傳附以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五卷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

讀袁忠徹紀瀛國公事實　黃訓

皇宋第十六飛龍至吁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誰

作見諸集若葉文莊何文肅者多矣羅一峰云合尊之子陰易元祚蓋本諸此忠徹云詩為虞伯生作伯生平生詩見道園學古錄並無此詩不知忠徹何據據文肅跋蓋閩人余應云但詩稱合尊之妻夜生子者指公主也元史作于宋王二公二公博學且近知順帝事當有據考之元史則云順帝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女也明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帝生有母母納有地豈合尊之妻夜生者耶且二公於順

帝母書氏書名書其受封之祖緊而不殺若爲辨者豈以文宗詔天下謂明宗在時謂帝非其子耶抑以世傳此詩謂爲合尊之妻夜生者耶然則順帝實明宗子而非合尊之子明矣袁忠徹又云嘗時侍文皇帝覩宋元帝御容謂宋太祖以下氣象清癯類太醫元世祖以下魁偉雄邁都喫綿羊肉者唯順帝類太醫以爲合尊之子之證嗚呼陽虎類孔子虎賁類蔡邕貌固不可徵也然喫綿羊肉者生太醫元父宋子若兩體然豈天憤元之滅宋種宋於元以滅元耶不

然文皇帝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亦大異矣

按袁公所紀瀛國公事言瀛國后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厮蘭之裔孫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與元史順帝本紀所言並同此正宋王二公深知順帝爲瀛國子而詳書之也黃君反謂二公於順帝母書氏書名書其受封之祖緊而不殺若爲辨者一何與二公意相刺謬也夫妥懽爲宋末帝子不但袁公言之先朝名人若楊公維楨程公宗吉黃公蔚王父子棐公盛羅公倫何公喬新程公敏政亦言之即元末明初權余二公並言之豈可謂諸公之言盡誣哉蓋妥懽之非蒙古種文宗初未嘗諱卽順帝亦不能自諱其事已喧傳天下故權余二公直筆之於書而不爲少諱黃君乃以一人之見欲排羣議而獨爲之諱也乎末引明文皇帝形貌之說謂元父宋子若兩體然豈天憤元之滅宋種宋于元以滅元耶其說是矣前此之誤解元史亦何爲哉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徵楸邱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爲說者以謂呂蒙牛馬之事微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見寺上龍文五彩氣訪之乃國

公所居也問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有今早五
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卽
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者之微詞公羊子所
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
主降封瀛國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
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袁忠徹記史
云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
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何喬新注余應詩云皇

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
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
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
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
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
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妥懽帖睦爾以元統癸
酉卽位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
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
過阿兒厮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

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卽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
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
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名皇后太子大
臣曰晃忽叉之事朕生平大錯我死迎妥歡帖睦爾
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晃忽叉者明宗從北方
來飲毒之地也燕鐵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
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
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

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
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
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
之謂順帝殂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
奏言文宗制詔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
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
官虞集馬祖常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
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
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

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
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
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卽順帝亦不得而
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
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
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
宗見罕祿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而不
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
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璅

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
子有事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複
云

書庚申君遺事後　萬斯同

或問曰世言元順帝卽宋恭帝子其說可信乎曰奚
爲不可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
六歲至仁宗延祐七年庚申四月生順帝年已五十
其時固相接也恭帝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
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其有興復

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蕃年方
一十八則侍臣獻謀將見除之時矣袁尚寶符臺外
集（名忠徹）謂大師往西天受佛法過朔北扎顏之地謁
周王（卽元明宗）王見瀛國后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廝蘭之裔）愛
而納之生妥懽帖睦爾（卽順帝）其歲月不符矣瀛國初
尚公主後娶罕祿魯氏必在公主既亡之後權衡庚
申君大事記謂瀛國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
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
生一男子是順帝既生而後周王乞之非先納其母

而後生子也以余應詩合之則權說爲信而袁說不
足據矣瀛國公既往吐蕃距其生庚申帝閱三十有
二年此三十二年之內不知以何時返上都以何時
徙甘州度公主尚在必去而復返其生庚申帝爲周
王所乞也王時年二十一而瀛國則已半百矣既已
披緇三十年卽無室家亦可故并妻子悉予之說者
謂周王悅罕祿魯氏美而奪之因并奪其子意在其
母不在其子也此亦情理所有考順帝本紀謂母罕
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廝蘭之裔此正瀛國之

妻與諸家所載悉符則順帝之爲恭帝子無可疑矣然趙氏之復有天下也豈意計之所及哉夫明宗爲武宗嫡長固當有天下者也乃武宗不傳子而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已子後仁宗背約以延祐三年封明宗爲周王出鎭雲南而立已之子英宗爲嗣是明宗已無天下之望矣行次關中與其臣下舉兵反事敗乃西奔金山西北諸王悉來會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斡羅斡察山隱然自爲一國是明宗益無天下之望矣其後仁宗傳英宗泰定帝又弑英宗而

自立卽文宗之素無嫌隙者猶且羈之瓊崖而不使返是明宗更無天下之望矣孰意泰定享國不永文宗獲返正宸極而且遜位于兄（卽明宗）此豈意計之所及哉迨明宗卽位於漠北自謂我有天下矣乃還至半途而爲文宗所弑又豈意計之所及文宗既弑兄而奪之位孰不謂他日有天下者非明宗之子也豈知文宗甫四載而傳之寗宗寗宗甫數月而卽傳之順帝哉方文宗之追悔弑兄而欲傳其子也何不竟立順帝而乃立其弟寗宗夫固知順帝非蒙古種也及寗宗甫立而卽殤也燕鐵木兒何不肯迎立順帝而必欲立燕鐵古思夫亦謂順帝非蒙古種也況明宗存日自言妥懽非我子文宗業已詔告天下哉後帝雖黜文宗主殺文宗后母子罪史官虞集之草詔而天下已莫不聞此所謂欲蓋彌章可以箝一時廷臣之口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也然則順帝之爲恭帝子而趙氏之復有天下也章章明矣又何疑

再書庚申君遺事後　萬斯同

宋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因陳希夷怕聽五更頭之

說命宮中于四更末卽轉六更而不轉五更後遂循爲定制不知五更之暗寓五庚也自建隆元年庚申太祖始踐阼歷六十年至眞宗天禧四年爲一庚再歷六十年至神宗元豐三年爲二庚再歷六十年至高宗紹興十年爲三庚再歷六十年至寗宗慶元六年爲四庚又歷六十年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卽於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者於斯驗矣乃宋之君臣但知怕五更而不知五庚之當怕僅閱十七年遂以亡國豈非前定之數哉厥後順

帝之生亦在庚申去景定初元適六十年是又宮中六更之應也方順帝在位時天下皆稱爲庚申帝其爲趙氏之遺裔人皆知之特有所畏而不敢顯言逮明師北伐庚申帝以洪武元年八月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庚申君大事記其書明言順帝爲宋恭帝子則其事元時已盛傳故閩人余應賦詩紀其事而袁忠徹黃潤玉亦有是言黃溥閒中今古錄稱先大父南山先生卽潤玉也諸公皆明初人見聞相接所言必不誣豈好爲不根之說以駭世而惑衆哉縱諸公之紀載不足信元文宗之詔書亦不足信乎順帝雖深惡此言而其實卽帝亦有所不知也天下乞養之子固有旁人盡知而已反不知者帝之踐阼方十三齡其先則遠徙高麗之海島不與人接後復移廣西之靜江與罪人流竄者無異誰復以此事相告及既爲天子中外自不敢言帝安從知之此所以恐於絶文宗之後也然帝不自知而天下舉知之此權余諸公之記載所由作也夫元之混一天下止八十九年而順帝乃反得三十六年天之所以報趙氏者豈不厚哉

庚申君遺事跋

季野先生著述已刻者爲歷代史表儒林宗派廟制圖考石經考未刻尚存者爲歷代宰輔彙考河渠考崑崙河源考書學彙編聲韻源流考至宋季忠義錄羣書疑辨難難則遺稿散佚不可復見矣茲庚申君遺事暨南宋六陵遺事流傳頗罕知不足齋藏有寫本今歲春抄鮑丈以文攜示因得倩友人鈔入叢書不啻若獲拱璧云丁未重九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元代征倭記一卷

愙園老人書眉

甲戌春三月陽新
石氏蓉城仙館印行

元代征倭記序

吾國與日本戰數千年來僅有數次而出兵至日本島國則惟元世祖之二次討伐而已然元世祖統一華夏遠及歐洲武功之盛震爍古今四方朝貢者千有餘國何以蕞爾之三島而不克征服耶何以二次征伐均失敗而歸耶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以吾人管蠡之見當時之艦隊數千橫行海上早破日人之膽是以大軍渡海登岸之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彼之將士死於刀槍火箭之中者不知凡幾乃爲海上颶風一宵覆沒彼則歸爲神風吾則付諸天意嗚乎豈其然乎海上行船皆有定時颶風之來凡熟於航海者皆能先期知之此以不知天時而失敗也舟師停泊應擇港灣避風之地颶風狂猛得保無虞此以不明地利而失敗也大軍遠征軍令軍權亟宜統一乃主帥數人

部將不聽節制以致風濤失利調遣無方此以不得人和而失敗也既至失敗以後世祖屢擬興師大張撻伐卒至未果竟使日本三島於六百年後肆意侵略縣我琉球割我台灣併我朝鮮今又佔我遼吉龍江熱河數省得隴望蜀蠶食鯨吞國人憤恨塡膺直欲踏平三島以雪此仇推翻東海以洗此辱元世祖征伐日本喪師以還彼猶以爲大恥載在國辱史中我國領土失之又失我國軍人敗之又敗其國恥將何如耶吾讀史至元之伐日吾恨當時之不克成功以爲吾民族吐氣然吾民族之血性猶存也然吾民族之善戰猶在也今東北義勇軍以東北一隅之地素無訓練之衆持十九世紀之武器尙能與日本血戰不已若全國一致奮鬬於天時地利人和之外加以新式武器彼其奈我何哉吾編元代征倭記竣吾禱國人須有世祖之雄心勿蹈喪師之覆轍臥薪嘗膽激勵圖存全國一致抱定決心吾國前途庶其有豸若再如今日之泄泄沓沓政府旣無方策人民復若散沙徒於標語集會中高呼抵抗有何益哉吾覩吾國今日之情狀吾欲哭無淚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仲夏陽新石榮暲序於故都西邱草堂

13B

元代征倭記序

大凡一書之編成必有一書之主旨吾之編元代征倭記也何居吾國之征伐日本僅有元代之二次雖曾戰勝倭人然均喪師以還實吾國之大恥也何記爲惟其爲吾國之大恥尤不可以不記記之欲吾國人之雪此恥也元世祖數次遣使被逐而歸可恥孰甚兩次遣使全都被殺可恥又孰甚吾記此恥吾痛吾國人之善忘吾恨吾國民之不振吾因搜集元世祖征倭事實而元史之記載甚畧又無他書可考因以日本國辱史所記戰況譯附於後以資參証其記元軍暴虐情狀或故甚其辭以激動其國人者概略之我國同胞其共起而雪此奇恥乎豈不知彼之外示親善而實行侵略乎且以地形論扶桑三島位於東海之東與北之庫頁南之台灣一線迴環實天然之附屬即內拱之屏藩以種族論自徐福渡海求仙遺留三千童子爲彼族人種之萌芽吾華之爲其祖國並非誕妄以文化論吾國在盛唐時代彼國遣派士子僧人前來求學嗣後彼之文字宮室布帛菽粟禮儀制度莫不倣效吾國而成是日本之立國數千年來皆爲吾國是賴何以今日如此嗟乎黑水白山慨輿圖之變色雲飛風起思猛士於何方苟且圖存必至滅亡遠交近攻古有明訓國恥其雪乎國威其振乎國基其固乎請以此編爲征倭前車之鑒焉吾編元代征倭記之主旨如此因前序意有未盡特再記之敬告國人陽新石榮暲再序

元代征倭記目錄

陽新石榮暲壽年編輯

元世祖遣使黑的等赴日並致國書
元世祖再遣使黑的殷弘赴日
元世祖征伐日本之動機
元世祖遣特使趙良弼赴日
元世祖征伐日本
元世祖遣使杜世忠赴日被殺
元世祖再伐日本
元世祖仍準備大伐日本
附記唐軍大敗倭兵事

元代征倭記

世祖遣使黑的等赴日並致書於日本國王

陽新石榮暲蓋年編輯

至元一年詔擇可奉使日本國者

以高麗人趙彝等上言也

至元二年八月丁卯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詔高麗王植導去使至其國

國信使偕同司儀官伯德孝先等先至高麗即由國王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往日本並致國書

其文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

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按日本國辱史載此次赴日國書之外高麗國王復加以手翰遣使潘阜等往日本送交太宰府轉送於鎌倉幕府是時日本之政權操於相模守北條時宗即由時宗遣急使送於日本政府政府接收後立即召集公卿開非常會議討論答書與否之問題彼臣僚中分軟硬二派硬論派主張若與復書有損帝國之威信宜速對於非禮之使者處以死刑軟論派則以國書無禮應與以强硬之復書以免再來非禮之態度主張以復書與使者持還為得策甲論乙駁不易解決政府卒從軟論派之主張與以復書即詔參議菅原長成起草以復書急送於鎌倉幕府惟執權之北條時宗以來書不遜脅迫過甚急遣使者還京都以答書有關帝國之威信奏請撤回一面命太宰府將潘阜等放逐並在筑前沿海要隘地方加以偵察

按元史初次遣使高麗派宋君斐金贊導往二次遣使高麗派潘阜導往而日本史記載則潘阜等在前宋君斐等在後前後互異但無關重要仍依原文記之從實也

世祖再遣使黑的殷弘赴日

至元四年六月遣正使黑的副使殷弘赴日飭高麗王派使導往未至而返降詔詰責

黑的殷弘由蒙古出發並令高麗王派使導往高麗王因派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為之先導黑的等旋以高麗使者不能導達來奏帝以去使徒還降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為期九月高麗王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詣日本

按日本國辱史載黑的等出發至巨濟島海岸時適值氣候險惡海濱遙望巨浪如山橫亘數里宛如一大山脈狂奔襲來令人戰慄黑的等望而生畏不克前往而返

世祖征伐日本之動機

至元五年四月高麗王植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

　李藏用入朝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敕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

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使高麗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艘詔遣脫朶兒等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伺調用至時植出昇天府迎之

九月命黑的殷弘復持書往日本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以歸

　高麗王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植遣其門下省事申思佺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赴日本

至元六年三月高麗王植遣申思佺奉表從黑的等入朝

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

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

　按日本國辱史載世祖深沈大畧久存統一寰宇之志是時有曹志升者熟悉日本情狀進言於世祖因日本不來朝貢即定大加討伐之決心是以曾命高麗國建造戰艦千艘及其他軍需品之準備潘阜由日本歸來復命之渡航赴日手交國書要求答復日本政府復書並對潘阜加以侮辱世祖聞之大怒以弱小之日本無禮至此必將訴諸武力至元七年遣派赴日使臣黑的殷弘出發以高麗爲之先導至對島上陸島司抗不之應黑的等遂擄島民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歸世祖優加禮遇欲知日本之國情但彼等均屬漁民未能詳悉世祖揮青龍刀欲斬之臣下婉勸而止仍飭優禮待遇並諭曰朕今令汝國來朝不過通問結好垂於後世並無他意仍給與種種物品導觀城闕宮殿後送之返國此次塔次郎彌次郎二人既作捕虜不予殺戮復加優禮世祖之恢宏大度可以知矣

　按至元八年有曹介升者上言願爲進征嚮導此之曹志升或係曹介升之誤

至元七年九月再致國書于日本命高麗王遣使前往被逐而歸

　世祖再致書于日本命高麗王促其來朝並以高麗臣金有成高柔爲遣日正副特使持中朝國書及高麗國王手書由高麗出發再至日本筑前之太宰府迫太宰少貳速送國書于彼之政府要求答覆時太宰少貳爲武籐資能以國書非禮拒絕收受特使等被逐而歸世祖詔文如下

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負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

世祖遣特使趙良弼赴日

至元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

詔諭植曰朕惟日本往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爲其彊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之亂竟不暇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

官赴彼逐近供給並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

至元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趙良弼使日本

趙良弼請定與日本王相見之儀

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

至元九年二月遣日特使趙良弼啟行

先是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此次高麗特使返國高麗王以日本態度强硬拒收國書再度失敗之情形奏陳世祖世祖大怒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願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十二

人介之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致日本國書如下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撫慰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令下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固屬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

按日本國辱史載蒙古國信特使由朝鮮出發向筑前之太宰府而來當時日本知元帝有侵襲日本之野心鎌倉幕府之執權北條時宗命太宰少貳武藤資能在沿岸一帶嚴加

警備蒙古軍艦到筑前後警備隊司令官即傳騎急報於太宰府太宰少貳恐蒙古軍之襲擊率其部下軍隊監視蒙古軍之行動旋撤兵至太宰府蒙古特使帶領一百餘人由隨員康允紹之前導往太宰府會見少貳武藤資能以嚴封之國書提出要求轉交幕府資能質問特使來航之意旨並求披露國書特使趙良弼予以拒絕且曰我皇帝所寄貴國之書業已數次未得一次答覆豈貴國官憲於途中延滯未獲送呈政府歟我皇帝此次派遣本官爲特使於出發之際飭以國書直接交於日本國王是以手交將軍轉送資能以不知國書內容拒絕傳達蒙古特使見其態度强硬即將國書照繕副本手交資能轉送於鎌倉幕府執權時宗上奏京都政府我政府以其不遜無禮不予答覆並下命逐蒙古特使

行於國外等語此與吾國史所載大同小異但趙良弼未見日本國王耳

至元十年二月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

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者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來云守護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

諭旨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

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帝稱善

至元十年六月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按世祖遣使赴日多次或至被逐而歸或至被殺不返惟良弼前往凝然自若兵脅不屈卒至見彼國王並考察日本政治民情歸國後上之世祖並稱覘其民俗很勇嗜殺請勿征伐假使世祖容納其言何至兩次喪師然日本屢次辱吾國使即非世祖亦必出師討伐但恨當時之統帥不明天時地利耳雖然良弼之不辱君命誠有足多者其歲餘考察日本

之記載佚而不傳尤爲可惜

世祖征伐日本

至元十年九月襄陽生券軍至大都詔伯顏諭之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

至元十一年三月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並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九百艘征日本

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人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値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

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按日本國辱史載是年正月派參謀往高麗命高麗王建造

戰艦三百艘且爲根食被服武器其他軍需品之準備高麗王由全國徵集工匠三萬五百人建造戰艦晝夜不停又爲武器及軍需品之製造徵發忽必烈豫定於七月往征日本但高麗王以三百戰艦之建造工程較大約須八閱月方能全部完成又載此次戰事情況節譯於次

忽必烈發動員令調集蒙古軍一萬五千人高麗軍八千人稍工水手六千七百人合計二萬九千七百人以忽敦劑爲總司令官洪茶丘劉復爲副司令官統率大軍征伐日本總司令忽敦劑以兵二萬九千七百人分乘戰艦九百艘以呑天之勢於十月由加德島出發到日本對馬之佐須浦大小戰艦舳艫相接旌旗蔽天分布於佐須浦一帶之海上對馬之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急往蒙古軍之上

陸地點派通譯眞繼男邀求會見蒙古軍總司令官蒙軍艦上銃矢齊放陸續上陸宗助國奮力戰鬬卒以衆寡不敵部下八十餘人全數殲滅其他援助宗助國之武士亦均相繼戰亡

肥後武人江井篠三郎源三郎二人因犯罪發配對馬聞宗助國以下之士兵全滅敵軍雲集國難臨頭若圖一已之安全實日本男兒絕大之恥辱當以一死報國遂揮大刀闖入敵軍殺十餘人而死

對馬武人全數戰死之後該島遂入蒙古軍之手島民之生命財產均操於蒙古軍掌中島民恐懼萬狀均逃避於山谷海岸間

蒙古軍占領對馬後於十月十四日渡海侵入壹岐島民集合死力防禦蒙古軍曾經訓練又復久經戰事武器如火銃毒矢俱備島民僅携鍬鋤又無訓練蒙古軍以一萬大軍乘勝登陸島民全數潰滅

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指揮麾下百餘騎死力防戰但以蒙軍萬餘勢如海嘯壓倒火銃矢箭如飛而來死傷枕藉不過數刻百餘騎已去過半蒙軍漸次接近兩翼展開大有包圍形勢經高次第退却退城死守蒙軍重重包圍銃箭猛射攻擊最烈城中女子亦携武器力戰刀折矢盡至十五日遂將經高之城占領一隊入城經高之守備軍全數覆滅無一人生存者戰鬬力消滅後農夫漁民婦女老幼均落於蒙軍之手在六百五十年前通信機關大不完備陸上以馬或徒步送遞海上僅藉一葉扁舟往復傳送隨風激浪異常困難

蒙軍之侵入其速度如疾風迅雷無論本國政府即太宰府亦難逆料也

蒙古軍占領壹岐對馬後留一部分軍隊住守率領大軍向肥前沿岸前進肥前居民尙不知蒙軍占領壹岐對馬之事忽聞襲來異常狼狽蒙古軍以九百艘之戰艦滿載士兵由小舟渡送上陸火箭毒矢猛射有防禦者瞬息全滅松浦黨聞村民之急報率兵往防然以數百人當數萬之大軍衆寡不敵死傷枕藉卒至松浦黨無力抵抗全數覆滅蒙軍如入無人之境沿岸一帶村邑均被慘殺居民戰慄不可名狀

松浦黨全部覆滅之消息急報至太宰府蒙軍前進甚速太宰府距離較遠不及往援前在對馬戰死之守護代宗助國之家臣小太郎兵衛次郎二人奉助國之命前往太宰府急

報戰況於激戰中由對馬逃出乘一葉小舟突破海峽風浪於筑前之博多上陸報告沿岸警備隊晝夜兼行至太宰府稍後壹岐守護代平經高之僕宗三郎亦受經高之命報告防禦軍之危急太宰府接此報告大爲震駭急派使人數組報告於京都朝廷及鎌倉幕府一面飛檄九州各城主求援九州各城主以此大事關係日本之存亡當令部下全軍動員晝夜兼行前往筑前之博多齊集是時所到之武將筑前少貳覺惠及其子景資鎮西奉行大友賴泰戶次重秀肥後之菊池隆泰及其子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西鄉隆政城隆經葉室高善託磨賴秀灘波東助肥前之千葉賴胤山田重基白石通泰肥後之竹崎季長江田秀家三井資長三井資安筑後之光友又次郎松浦黨之山代階石志兼及其子

二郎龍造寺氏肥前之大村有馬高木深堀諸氏及筑前之原田山鹿青屋諸氏豐前之紀伊氏豐後之臼杵日田兒玉諸氏總兵力十萬二千餘人均向太宰府及博多前進

以上各軍於十月十八九等日集合於肥前之海岸蒙軍於十月十九日大舉襲擊博多灣毒矢火箭齊放艦上銃砲隊一齊射擊掩護士兵上陸日軍盡力防禦但蒙軍善戰不易擊退山代階石志兼二郎諸將戰死傷者無算

日田青屋二氏各率三百餘騎向蒙軍突擊蒙軍連發猛烈之火砲青屋氏之乘馬聞聲驚逸跳躍狂奔不得制御青屋氏以下全部潰滅日田軍亦死傷無數

山田重基亦以百餘騎向蒙軍衝突全數戰死竹崎季長江田秀長白石通泰光友又次郎等奮勇戰鬪軍隊千餘人全數殲沒秀長及又次郎同負重傷而死葉室高善平四郎入道手光太郎左衛門諸將相繼陣亡蒙軍以日軍全滅即向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第一線前進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等率八百餘騎在赤坂方面應戰武房斬數十人有隆亦力戰之一將康成善戰全身重傷十數處仍指揮部下作戰

少貳覺惠及其子景資以三千餘騎當百道原方面蒙軍殺到努力抵禦覺惠身負重傷後退景資性最剛强善騎射蒙將劉復亨被其射死頑强抵抗蒙軍不得前進

大友賴康當正面之敵列陣於松林中銃砲猛射並放毒矢以示一舉鏖殺之勢乃陷入重圍死傷無算砲彈毒矢飛集如雨不得衝出益呈慘澹之狀况蒙軍仍大集合在銃砲各

隊掩護之下向大友軍加以猛擊大友軍亦殲沒矣

大友軍陷於全滅蒙軍在附近民家放火煙焰蔽天猛火燃及四方不啻火海箱崎神社亦被燒盡

日本軍退却據守水城水城在太宰府之西係天智天皇時防備新羅之侵入所築旋因蒙古第一次國書問題慮有萬一之變加以修築日軍全部退守水城以資防禦日暮始盡蒙軍戰疲未加追擊亦後退至於海上此次日軍經長時之戰鬪損失甚大蒙軍損失亦在一萬以上

二十日戰鬪停止海上之蒙軍不敢再戰日本軍執攻擊之態度決於二十一日全軍總攻擊二十日準備完整至二十一日拂曉全軍向海岸開拔到時已晚蒙軍全數逸去僅餘戰死者之屍體旌旗武器之殘片隨波飄蕩而已全軍將士

莫不切齒

當有日本軍之一部乘戰艦由海上追擊發見戰艦一艘在筑前之志賀島投錨其他諸艦形影杳如在志賀之戰艦則全體破損載有蒙古兵一百二三十人見有日本船迴過頻呼救助日本軍以言語不通當斬數人其餘之一百二十人悉被俘虜送至水城地方盡數處斬

蒙古軍總數二萬九千人生還者不過一萬三千五百餘人損失軍人一萬五千以上日本方面之受損失亦相伯仲人民之死於蒙軍者無整確計算在蒙軍損失以上亦未可知因人民之死傷者或三百五百不等無詳細之紀錄也

日本自開闢以來受外國之襲擊僅有數次所受之蹂躪亦僅國土之一部數百之良民從無此次所受虐殺之慘自朝

廷幕府全國將士以至百姓町人無不悲憤流涕對蒙古軍之憤激直欲長驅衛入以雪重大之國辱慰我同胞死難之幽魂如彼等捲土重來農工商民勢必一致蹶起共同團結與彼等全軍鏖戰必使無一生還者而後快

幕府對於此次之善後策即充實國防救恤被害人民凡壹岐對馬及肥前犧牲者之遺族從優撫卹並命全國沿海之武將豪族於沿海要地嚴加防備惟惜以此最大之國辱幕府未能採積極雪辱之方策距此時一千年前神功皇后以女性之身在姙娠中毅然起外征之師遠伐三韓宣揚國威尚能告厥成功今對於開闢以來之大國辱不能採積極之方策只爲被害人民之救恤沿岸要隘之設防即以爲足實惟吾人今日之絕大遺憾所以痛定思痛也

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召征日本忽敦忽察劉復亨三沒合等赴闕

按日本國辱史載劉復亨已在陣前射死又載副司令爲劉復一篇之中而人名不同又誤亨爲享此則召之赴闕是其未死可知亦見彼國記載之未能盡實矣

世祖遣使杜世忠赴日

至元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日本復致書亦不報

按日本國辱史載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四月忽必烈遣派特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乘戰艦數隻以高麗之譯官先導前往長門之室津長門之防備軍强硬拒絕不許碇泊特使等遂轉航筑前上陸徑

往太宰府以忽必烈之國書提出太宰府當派急使報告於鎌倉幕府遂命將特使及軍艦嚴重監視

太宰府報告後時宗大怒五月命太宰府之官憲對特使一行處以死刑傳檄長門周防安藝備後諸國之豪族武將守沿海之要地以斷元軍上陸太宰府之官憲將忽必烈之特使杜世忠以下五人在筑前龍口悉處斬首之刑並將博多灣之軍艦予以放逐

時宗持節減政策對於公私經費及幕府經費大加削減廢除京師大番衛兵代以麾下之人簡拔武幹剛勇之士分遣九州各所任沿海之防備十一月置九州探題又對九州將士頒布訓令其文曰「元虜自滅趙宋以後驕傲益甚遂向我國現侵略之鋒鋩侵掠我沿海諸島恣其暴虐良民罹其

慘毒者何可勝數茲朝廷既誅賊使杜世忠等梟其首奉時宗旨期於明年春間發大軍以問其罪公等宜體斯旨速修戰艦整備器械靜以待命」時宗抱定决心對蒙古採積極之手段國民熱烈歡迎九州之將士受此訓令建造戰艦製造武器及其他軍需品以待遠征軍之出發但因故稽延卒至未成事實

世祖再征日本

至元十六年二月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以征日本

世祖據報特使杜世忠等被誅大爲震怒即擬大舉討伐日本國辱史載是時有宋之遺臣飛報其內容於日本幕府其函曰「蒙古既滅宋朝將士或死或降事遂至無可爲彼蒙古之貪暴將以大軍遠臨貴邦宜早爲之備因多年之交誼不忍旁觀敢以奉告」時宗接此通報大爲感謝即飭九州關東軍嚴加戒備移九州四國之兵駐屯筑前之博多以山陰山陽二道之兵護衛京師東山北陸二道之兵集中敦賀以備蒙古兵之來襲

六月敕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

七月造征日本及交阯戰船

八月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齎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閱舊戰船以充用從之

按日本史載忽必烈聞杜世忠一行被誅怒髮衝天至弘安

二年元使周福等一行渡來對我致最後之通牒時時宗將周福等一行於筑前之博多處斬遂即布告宣戰

按周福之被殺不見於我國史中在國際間不殺來使久成通例乃日本既殺杜世忠等復殺周福等其舉動之野蠻無禮殆不可以理喻者世祖之大舉征討誠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乃爲海風所阻未得搗其巢穴惜哉

至元十七年二月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討日本廷議姑少緩之

以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也

二月賜征日本行省阿刺罕范文虎等錦衣銀鈔幣帛各有差

五月造船三千艘敕躭羅發材木給之

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七月戊辰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使日本

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軍

戊寅以前所括願從軍者爲軍付茶忽領之征日本

戊戌高麗王賰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爲中書右丞

十月甲戌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征日本

戊寅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

十二月辛未高麗國王領兵征日本

高麗國王賰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以高麗中贊金方慶爲征日本都元帥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昇爲管高麗國征日

本軍萬戶並賜虎符
癸酉以高麗國王睶爲中書右丞相
甲戌復授高麗國王睶征日本軍元帥佩虎符
至元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
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
辛丑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帶同赴闕受訓諭以拔都張珪李
庭留後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
縣給其糧食
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
軍及回回砲匠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
二月諸將陛辭
帝勑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彼遂留我使不還
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
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等不和耳
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壬子高麗王睶遣使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追之詔以戍金州
隘口軍五百付之
癸亥賞忻都等戰功賜征日本諸軍鈔
二月戊辰賜征日本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
乙亥敕以躭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
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
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
丙戌征日本軍啟行
巳丑給征日本軍衣甲弓矢海青符

三月戊子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
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請征日本軍會于平戶島
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
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
等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于一岐島
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
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
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
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
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請乘虛直擣太宰府
日本行省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
宰府以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
事卿等當自權衡之
庚寅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統率軍馬征日本
七月阿剌罕卒于軍
按以上元史所載各節過於簡略茲將日本國辱史所記分
述於次
日本弘安四年五月忽必烈期其必勝捲土重來以忻都洪
茶丘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領蒙漢軍四萬餘人軍艦九百
艘征伐日本於途中分爲二隊每隊二萬人向壹岐對馬進
發當時壹岐對馬之防備較文永年間大爲嚴重然僅千人
不足以敵數萬大軍之侵入故蒙古軍衝入對馬以二三百
之防備軍實無抵抗之力元軍上陸後即將全島占領
壹岐對馬經過文永年間之損失須嚴防敵人之蹂躪但合

二島之防軍尙不足千人如時宗之英明在戰略上大爲失策以每島軍人不足五百之劣勢對二萬之强敵且有銃砲與毒矢火箭大威力之武器僅此少數之兵士不必戰而勝敗分矣

果爾日本之守備軍瞬息間即被擊破敵艦以大砲彈猛射或十人或二十人一時粉碎骨肉塵灰悉陷於全滅之境敵復以砲銃猛射掩護軍兵上陸日本軍死力阻止毫無效力元軍如海嘯之勢殺入日本軍中島民聞元軍之襲來恐有如文永年間之事不勝戰慄均逃入山中隱匿元軍追殺益現慘濟之況日本之少貳資時龍造寺季時松浦彼杵千葉高木等豪族武將率領數萬兵出發至壹岐上陸在瀨戶浦阻止元軍登岸奮勇力戰元軍不易上陸遂據船以大砲向

岸上亂射日本軍以散兵陣形應戰受砲彈之損害較多元軍占領對島恣其暴虐六月五日由對島撤退轉至筑前據五龍山及能古島進至平壺與日本軍肉薄日軍在志賀島應戰此次日軍轉勝元將洪茶丘遂被捕虜元軍見洪茶丘陷入重圍急衝日本軍之側面以救洪茶丘乘間由日本軍逃出日軍深以爲恨

六月六日元軍據軍艦以巨砲向日本軍陣地轟擊陸續猛射海上黑煙濛濛咫尺莫辨擬於掩護下上陸日本軍力戰防禦未得登岸

元軍戰艦內惡疫發生當時不知防疫之法傳染甚速將士死者三千餘人

志賀島之日本軍不善作戰元艦數百艘於筑前之宗像海岸加以砲擊日本軍死傷數百人住民之受砲彈而死者亦居多數

九州探題北條實政就任以來注意全力防備督同部下兵士在筑前沿岸以巨石築成高丈餘蜿蜒數百町之防禦陣地以備外敵之侵入此次之防禦工事在日本軍中不啻金城鐵壁洵爲最有力有價值之工事

執權北條時宗防元軍之來襲仍如文永年間之優勢得報元軍於壹岐對島筑前沿岸包圍攻擊秋田盛宗司令官率大軍由九州急行又少貳覺惠及其子景資大友貞親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兼宇久競田尻種重田尻種光龍造寺季時及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宗島津等九州山陽南海諸將各率兵士數千或數

萬人會於太宰府推秋田盛宗爲座長開軍事大會議共謀元軍全滅之計畫爲日本將士最後流血之戰滿場一致可決日本軍之意態激昂士氣大振

日本軍隊大集沿海之要隘防備益嚴元軍不易上陸但在軍艦上不時放砲示威不無驚懼

有草野經長者素以膽略驍勇聞選拔部下猛士五十餘人自行率領於深夜黑暗中乘輕舟襲擊敵艦元軍毫無戒備經長首登第一兵艦揮刀斬死二人續斬五十餘人元軍正在酣睡驚醒後左右逃竄經長以五十餘人斬元軍百餘人更有陷海溺死者經長部下有一士兵頗機警於混亂中舉火然放當時之軍艦悉屬木質不如今日之鋼鐵艦內忽然起火烈燄冲天艦體被焚且敵艦連接停泊燃及鄰艦愈燒

愈廣是夜星月晤淡煙燄齊天火光反映水面不啻一大紅海軍民在陸地遙望海上猶大呼快哉快哉而不止

在深夜黑暗之時元軍中忽出此意外之事異常狼狽倉猝間救火無方各圖生命之安全有於寢中煙迷燒死者有不堪火焚之苦痛自行投海者計焚燬軍艦十餘艘燒死將卒數千人亦云慘矣經長此次夜襲放火敵之心膽皆寒元軍防其夜襲令各艦互相聯綴加以鐵鎖列艦隊如環形向外設弩嚴加防範故此後屢試夜襲均未得逞

伊豫有河野通有者以日軍數度夜襲均經失敗不勝憤慨與其子通忠及其伯父通時等率精兵數十人投向博多軍中决定輕舟夜襲是夜天海晦冥風浪怒號景物凄然通有以此時爲絕好良機冒大危險突破如山之濤浪向敵艦前進至敵艦時寂無人聲遂由舷側攀登以帆柱放倒代梯而上艦上無人警戒同居一室即揮刀闖入縱橫砍殺元兵執武器抵抗通有以下奮鬬力戰元軍仍居有利之勢旋放火銃抵禦通有部下數十人均戰死伊伯父通時身受重傷而殪通有左肩亦負重傷左右突擊擒元軍將官一員而出元軍因日本屢來夜襲僉加戒備並飭哨船嚴密放探

元軍驍勇慓悍不顧死傷屢在軍艦以巨砲攻擊日軍陣地大有貞親秋田城二郎二將向以勇稱率九州精兵三十騎斥堠不意元軍猛擊石努巨砲連發大友秋田軍均被擊退元軍萬餘人奮勇上陸與日軍第一綫肉迫鏖戰少貳覺惠田尻種重田尻種光今井彥次郎財部九郎諸將激勵部下死力防禦但敵勢甚盛軍艦之巨砲猛射均在日軍第一綫

落下死傷無算以上諸將悉爲元軍之砲彈銃彈毒矢火箭所斃

一轉瞬間元軍又以巨砲掩護二萬餘兵士逆襲大占優勢突破日軍之第一綫與之肉迫武光師兼大矢野種保大矢野種村志賀泰朝大野國高野中長季渊寢請親燒米五郎須田秀忠小野賴乘宮原三郎竹崎季長託磨時秀秋月種宗諸將死力防守但元軍善戰屢次突擊死傷二千餘人仍不退却數次衝鋒肉迫進至白兵手戰自六月初五日至初九日繼續交綏元軍未占領陸上之尺地日本軍之奮戰可以想見

日本軍頑强抵抗元軍退却後又復上陸者數次十三日之激戰又復退却據守一千餘隻之軍艦夜間以哨船警戒巡邏且不分晝夜屢以巨砲攻擊日軍陣地或以毒矢火箭猛射大有不擊退日軍不止之勢日本軍仍復襲擊不已終以元軍武器優越奇襲不易擬作大規模之攻擊

經數日後元軍總司令范文虎統帥大軍而來范文虎爲忽必烈四天王中之一率軍艦三千五百餘艘主力軍十餘萬於六月五日侵入壹岐對馬並飭洪茶丘等率領四萬前衛軍來會六日即大舉衝入博多灣前衛軍進襲筑前

日本軍雖善戰奮鬬亦復因之躊躇洪茶丘之前衛軍以主力軍開到士氣大振

范文虎以三千五百艘之軍艦投錨於筑前之能古志賀二島洪茶丘率領全部艦隊來會總軍十四萬餘船艦四千四百艘舳艫相接巨檣林立白帆如雲

范文虎令全艦隊開始總攻擊以巨砲猛射日本軍陣地乘輕舟襲擊加之小銃毒矢火箭亂射日本軍遂至退却仍以全力防禦至日暮時元軍全部退回能古志賀之根據地數日後移駐肥前之鷹島日軍在陸上監視攻擊停止

元軍與日軍海陸對峙屢經戰鬬自六月下旬至七月日軍大有難支之勢一夜天候忽變颶風自西北方猛起襲來山海震動天地晦冥狂瀾怒濤電光雷鳴海上景物忽現恐怖淒涼狀態日軍原擬於是夜來襲颶風狂暴不止元軍嚴加防備飭將大小軍艦四千四百艘均以鐵鎖聯貫軍艦因風鼓盪互相撞突鐵鎖切斷艦體在海中飄流如一葉浮沈四千四百艘之大艦隊數刻間盡成粉碎十四萬之將士內有十三萬五千人悉沉海底

翌晨颶風全息蒙古艦隊原在鷹島碇泊附近海上以數千軍艦之沈沒堆積陸上遙望慘澹之況不忍目覩

元軍被風吹散尚有二千餘人在鷹島一帶漂流不啻九死一生軍艦之破壞者尚餘七八隻彼等略加修繕擬乘之逃走乃爲少貳景資發見率軍艦追擊死者一千餘人其餘之千餘人悉被俘虜並將派修之戰艦放火焚燬被俘之千餘人送至博多之那珂川處以死刑屍骸則葬於今津之高麗寺是役也一夜狂風全軍覆沒生還者僅總司令官范文虎以下三人亦云慘矣

元軍全滅之報達于鎌倉幕府執權時宗上奏于朝廷龜山上皇後宇多天皇日本朝野以此次之神風實賴神明護佑陛下稜威及諸將士愛國之努力然元軍捲土重來亦所難

測若以爲此次元軍全滅即可永絕後患殊爲淺見遇此次之大國難若再弛緩武備即爲國民滅亡之因是必諸將士皆有報國之精神嚴加防備元軍如再來襲即恐我國之日本刀亦可全滅將此意訓令於全國將士

壹岐對馬及肥前沿岸之數百良民死于元軍之手實爲千秋遺恨並爲帝國威信之汚點觀元軍全滅之事實確有相當代價日本國民對此國辱必有雪辱之手段乃得雪辱之價值元軍之全滅即日本國民積極努力之結果雖神風出於偶然亦自然力之作用當時之大國辱至今六百年後猶令人思之憬然也

北條時宗奉朝廷之命期于明年興師問罪但征蒙之師最少須輸送十萬以上之大兵及有力之武器糧食其他之軍需品均應準備充足以當時之財政狀況爲懸軍萬里之大冒險業事殊無餘力且遠征異域地理不明本國內及自國附近於敵軍之來尤須時加防範況元軍有大砲有小銃有毒矢火箭比日本之武器超越數倍以智勇兼備之名執權時宗爲全國將士所推服而出師之舉仍致流產是政策上不許者半國情上不許者亦半可以想像而得也

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遣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

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閭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靑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怨將帥罷大小將校召劉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恥矣帝從之盡復其官以屬國傑征日本會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東兵會江淮驃騎衛上將軍李庭東征日本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之一二

按此次出征日本所受之損失甚鉅要皆諸將不明地利天時之故史稱生還者僅三人亦未免言之過甚阿塔海傳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即日本史載弘安之役生還者僅三萬人惟因海風失利後尙餘二三萬人被其虜去盡殺之於那珂川八角島以毫無戰鬬力之軍人竟至殘忍如此蔑視公理不講人道自昔已然毋怪此次侵略遼東置國聯議決案於不顧也可勝慨哉吾國政府仍與之高談禮讓主張和平甚至日逐逐於利祿功名之場亡國滅種大難迫在眉睫而猶若罔聞更有平時以負國家責任自命値此生死關頭轉效淵明之高蹈其尙有人心否耶孔子以仁義道德宣示天下而尊王攘夷即孔子當時救國之大政方案吾國政府之不良吾國人民之責也願吾國人本吾孔子教義速起而共圖之

按元代初次出兵由加德島出發至日本之對馬島佐須浦壹岐二次出兵大軍會於巨濟島向對馬壹岐前進要皆取道高麗一因海道較近運輸便利一因利用高麗之導引協助查日人鳥居龍藏所著之東北亞洲搜訪記其論庫頁人種謂元朝蒙古人確曾移住於此觀元史可以知之如彼元寇進逼日本而遭挫滅元之忽必烈甚恨之在黑龍江下流造船從庫頁方面渡日爲復仇之舉載於當時之記事而設犬站等語大軍出征繞道庫頁渡海即日本之北海道荒僻窵遠不便爲甚其於吾國史書所載殊有未合特附記於此以資參考

世祖仍預備大伐日本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

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至元十九年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七月壬戌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

九月壬申敕平灤高麗躭羅及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戊寅給新附軍賈祐衣糧

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壻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

壓境願先降附
十一月甲戌釋罪囚從軍
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從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壬申命右丞闍里帖木兒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
二月甲寅賜征日本軍官八忽帶及軍士銀鈔有差

三月丁巳罷女直造日本出征船
戊午造征日本船事交省臣議
御史臺臣言平灤造船五台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其與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軍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
乙丑遣江北重囚謫征日本
四月丙戌遣人屯守險隘以付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本
壬辰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淸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
癸卯授高麗國王王暙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仍駙馬高麗國王

乙巳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
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者軍前給憑聽侯班師日改授從之
發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
辛亥以征日本給後衛軍衣甲
五月巳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縱平灤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
甲子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給高麗國征日本軍衣甲
御史中丞崔彧上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

不從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
七月丙辰諭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
九月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
十月庚寅給征日本新附軍鈔三萬錠
十二月辛卯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日本
至元二十一年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
二月辛巳罷高麗造征日本船
十月甲戌詔諭行中書省凡征日本船及長年篙手並官給鈔

增價募之賜貧乏者押失忻都察等鈔一萬四千三錠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辛酉以耽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
六月庚戌命女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
丁卯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江南諸處所造海舶括傭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勅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者爲百戶
十一月壬申以征日本遣阿八刺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
戊寅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多造船

癸巳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諸軍期於明年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
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月勅減天下罪囚以占城逝還忽都虎劉九田二復舊職從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十人
已亥勅樞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五衞軍還家治裝今悉選壯士以正月初一日到京師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
帝將討日本三問於趙良弼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
九月壬辰高麗遣使獻日本俘
十月高麗遣使來獻日本俘十六人
按自至元十八年征倭軍失敗之後世祖痛恨東倭仍復造戰船儲軍糧練水軍赦囚徒積極籌備歷五年之久不少懈怠第以連年用兵人心已厭盜賊蠭起是以因崔彧趙良弼之言罷征日本在當時紓民氣緩民力誠爲全國人民所希望但自世祖罷征之後六百餘年吾國軍人未入日本一步彼且侵犯我國進至長城入我腹心國難曷有已乎安得有

元世祖其人者一洗此恥
按日本賴山陽所著日本外史鈔本載有與元軍交戰事附有蒙古襲來繪卷及賴山陽之蒙古來歌其歌曰筑海颶風連天黑敝海而來者何賊蒙古來來自北東西次第期呑食嚇得趙家老寡婦持此來擬男兒國相模太郎膽如甕防海將士人各力蒙古來吾不怖吾怖關東令如山直前斫賊不許顧倒吾檣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吾人讀此歌亦知有所警惕否

附記唐軍大敗倭兵事

高宗顯慶五年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由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

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義慈降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
府
六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刺史
劉仁軌擊破之
先是蘇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文度濟海卒福信遂迎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史統文度衆並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皆克拔其敵城既而福信與扶餘豐浸相猜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援
七年九月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劉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
倭國兵百濟悉平
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軍勢大振與倭兵遇四戰皆捷扶

餘豐奔高麗子忠勝等率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請唐歷及廟諱而行人問其故曰吾欲削平東方頒示本朝正朔及百濟平仁軌留鎭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賚以鼓士心復表用扶餘隆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
按日本國辱史載天智天皇二年二月新羅探侵略主義侵入鄰國百濟攻略居烈居督沙平德安諸城大逞其暴狀當時百濟爲日本之保護國百濟王因派遣特使前往日本申訴危急要求派兵前往援助日本政府容納百濟之要求決定出兵即於是年三月派兵二萬七千人以援百濟抵抗新羅軍但新羅之背後爲唐公然以兵力援助與日本軍激戰扼守白村江唐軍向白村江攻擊日本兵惟唐軍善戰日本兵方取進攻形勢日本諸將叱咤激勵突行猛擊唐軍忽以兩翼包圍加以猛烈之夾擊日本軍雖稱奮戰遂陷於全滅之悲運無一人生還者百濟唯一之信賴爲日本日兵全滅百濟遂爲唐軍所征服建國以來至於滅亡七百七十八年耳又載日本自開闢以來每戰必勝日本軍之戰敗誠爲絕對所未有在一千年前此種大敗之事實及唐軍之兵力如何戰鬬之狀況如何戰略戰術皆不明了援助百濟出兵之目的何在歷史上對此事實毫未記載然實爲斷片的大國辱事件也
按吾國與日本戰僅唐代平百濟與倭兵遇大獲全勝史書記載甚簡僅云大破倭國兵四戰皆捷而已而日本史則載以二萬七千人往援被唐軍夾擊全軍覆滅無一人得以生

還是日本此次大受懲創可以稍戢其野心高宗顯慶而後數百年來倭人不敢寇邊未始非此次之效果檢校帶方州刺史劉仁軌誠吾國揚威國外有數之大將也在日本史中引爲辱在吾國史中則爲榮特記之以告我國人

元代征倭記終

明季實錄

光緒戊子槐廬校刊
上海埽葉山房藏板

明季實錄跋

明自嘉萬以來政治因循釀成禍釁及至莊烈帝登極雖有志振新而國計空虛流寇四起勢不可挽矣所尤慘者闖賊橫行宇內公私塗炭甚而直逼京畿覬覦神器一時忠臣義士殉國難者不能悉數而彼臺頭鼠目之流遂乃反顏事讎卒復罹其慘毒此可見天理自在人心而報施必不爽也亭林先生具良史才就當時見見聞聞彙一編名曰實錄未嘗參贊一詞豈惟爲往下之信史蓋將使後之覽者懍然知君子之可爲而小人之必不可爲庶幾世道人心日歸于正與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悳識

明季實錄

崑山顧炎武輯　吳縣朱記榮校刊

諸臣乞貸疏

悲夫虜孽未殄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柔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譏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執無常豈謝太傅但憑歌嘯匪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官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子虛之資起或槐略之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

國士棄爲里雄合行共抒壯謀各圖義旅伏不需于武庫糗無藉于郇廚飛附天軍力爭一決但擧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爲代所由贍仰亦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即戎必議且先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千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可求各付有司轉輸軍計此則事爾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擧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雖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加盡輸令在極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善誘譬以

濟川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嚇乏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寨本徼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從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婁朱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晝圖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賊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家無數牙籤不勝其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寃哉欲

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淸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以卽死實切執殳之願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齊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侗指之旋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篤于南史是爲過計亦有癡衷見起君親約臨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瀝血之至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戶部尙書高宏圖工部尙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愼言兵部尙書呂大器侍讀姜曰廣常卿何應瑞府尹劉士禎禮

鄕朱之臣僕丞姚思孝吏科李沾戶科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光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同頓首懇

監國福王詔書

崇禎十七年五月監國福王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謨烈列宗纘緒累積深仁歷今三百年來民自高曾以逮子孫世享太平代受養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剿寇安民曷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賊因屠戮我百官殺掠我百姓滔天之惡覆載不容神人共憤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旣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讐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緫度德

量力徘徊未堪終夜拊膺悲涕永歎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未得勉徇輿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四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淸大難上慰天祖下對四海忠孝之道庶幾無虧所追深愆敢不戮力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讐是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所有應行事宜開列于後

計開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難未平軍興正

棘盡行蠲派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巳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二年巳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徵貪吏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拿問一面顯知加撫按徇私容庇并行重處其計三十欵不及細錄嗚呼自有乾坤鮮茲喪亂之慘凡為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思周命未改惟爾臣民尚其勗哉匡予不逮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監國福王謄黃

監國福王諭曰嗚呼予小子涼德未堪國家多難如何昊天降此鞠凶嗚呼慟哉惟先帝以天縱神資丕承祖

宗宏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而勤學力政罔有休暇兾堯舜之深仁挽叔季于唐虞念茲在茲無時或怠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忍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忍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亦未有甚如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傷我陵殿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朝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至于餉初增而又減將已敗而仍收官極貪極酷而仍用豈非欲化頑為良撥亂歸治哉無何皇天不弔遂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爰及國母掩袂相從徽音頓杳遺烈如生信乾坤之令德肆節義以雙成然而慘變殊常

貽羞千古孤雖渺質血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凶讎告哀于臣民庶憐予而多助爾同心悽感何極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係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福王登極詔書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巳卜無疆之休矣鄭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水陸請正位號予暫充監國攝理萬機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于

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潢池盜弄鐘虡震驚燕薊坵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惟德涼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親賢戮力勛勷助予敵愾以明年為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所有事宜另行列欵

南中近報

南京廿一日備知北京被陷確信九卿科道連日會議以親以賢及福藩總督馬士英致書南中言巳傳諭將士奉福王為三軍主廿七日諸臣謁陵定議勳臣又當

而書及文臣者廿八日哭告太廟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浦口先于廿六日具公啟迎王差禮部司務迎至儀真廿九日午後王泊舟燕子磯三十日百官恭迎接見王答兵部尚書大意謂國母尚無消息隻身避難宮眷未攜一人初意欲避在浙東僻地迎立決不敢當等語及挨次進見對勳臣痛哭素衣角帶羣臣行禮皆以手扶侍茶款語極其寬和言及迎立卽力辭言封疆大計惟仗諸位先生主持五月初一日辰刻王自水西門起駕由城外至孝陵乘馬從西門入饗殿以東門乃御路也拜謁罷徘徊良久問懿文太子陵欲往瞻拜從朝陽門進城至東華門步行過皇極殿謁奉先殿西華門駐

蹕于內守備府百官進見行四拜禮王傳上殿共商戰守之事史可法奏對良久魏國公內守備各有奏靈璧湯國祚以戶部措餉不發為言詞義憤激兵部侍郎呂大器呵止之御史祁彪佳奏以綱紀法度爲立國之本言須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大臣科道俱會議于內守備家議登極監國咸以先行監國爲便益加推讓愈見王之用心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無有欲登大位之意可使諸藩攝服而江北諸大將使其與推戴則將士亦宜歡欣乃以金鑄監國之寶又商枚卜及冢宰之事是日人情鼓舞王輦所至都民聚觀生員及在籍官沿途皆有恭迎者或云先一日兩大星夾日是日五色雲見

初二日王召見百官升殿議事大臣奏勸進王辭讓愈堅大意以人生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慘死母后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言訖涕泣又言東宮與永定二王見在賊中或可致之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聽諸先生擇賢迎立吏科李沾同科道奏以朝班宜肅蓋因嚴職諸臣有洶入迎賀故也科道入奏迎立之意御史祁彪佳以人心天意爲言王遜謝如初令百官退止留兵部及內守備進內議事少頃再入班上勸進第一箋禮部呂大器跪奏王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少頃又進第二箋王傳命進乃手書批答仍領監國餘所請不敢當初三日百官朝服王行

告天禮其祝文焚時飄入雲端衆以爲異王升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早朝有傳後日卽登極者大司馬以人言搖搖亦欲再勸進御史祁彪佳力爭謂監國之名極正而王之賢德益彰今監國不兩日而卽登極何以服人心而謝江北諸將士斷且發喪服滿後使德澤及人大臣推戴擁禮部呂大器魏國公徐宏基議皆協乃定其議擢吏部史可法遨諸臣會推閣臣家臣舊例五府不入班行時因怨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閣臣推史可法姜日廣高宏圖家臣正推張慎言陪推劉宗周先是有傳高杰之兵已入淮揚大掠且有已欲入朝共將家眷安頓江南

之語職方司萬元吉欲親出諭止是月得高鎮及劉鎮
書願中大義云且早發喪行哭臨大禮約史大司馬過
江共議恢復
宏光上諭七月廿七日
上傳聖諭一道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閼阻方資翠策旋
軫故都時復秋高共濟舟漏乃自閧爭啟釁馴至穴門
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
不降康咎豈在上本凜從龔爾文武大小諸臣鑒于前
車不遠精白乃心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國難爾魏合
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平心若彼盾此矛爾虞我詐祖
分左右口搆京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觀朕爲何如主

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息爭圖功刎頸之交仇忘廉
藺同車之雅嫌弭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
體恤朝廷庶君臣之間禮全始終不則祖宗成憲弗尚
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特諭
大清檄文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義洪
惟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翦我仇國永世宥民
代有哲王迄乎末造吏偷民竊蠹盜滿野然大行崇禎
皇帝秉恭儉之心宏仁孝之行德高勢替惟日不尚蠢
茲逆賊李自成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
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遏須帝后焚燒宮殿流毒縉紳

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
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伸弔伐六師方震衆蟻忽奔斬
馘擒遺川盈谷量游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馬燕京
撫茲黎庶爲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謚曰思
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
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所欲請致于
大清皇帝者我
大清無不曲體斯忱有崇靡鈌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爲
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爲爾表揚輕徭薄賦用賢
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嬌息無遺孰孤
難立用移

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
天下之心實爲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
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銜恩慕義者或
世受國恩或新膺異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
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有不忘明室
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
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　朝永懷繼絕之恩共敦睦鄰
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
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効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
歸之下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
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本謀

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究此皆民之蟊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長安道上牓出闖賊謀逆詐偽罪狀以醒民迷正罪復仇說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一丁不識鄙年響馬營生故號闖賊箭中厥目而眇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嚴又名李牟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嚴死斬潼關而入秦盜仁義之虛聲播强暴之實事偽示傳云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反毀我先帝加派等語其實貪詐淫酷亙古未聞甲申歲首僭帝于秦擅改國號大順永昌元年二月間西犯太原有等偽儒誤信偽示妄希自保强率百姓啟門遠迎遂陷賊網反受慘酷我先帝隨出牓諭禁止訛傳京師內外姦細雜處雖有嚴諭竟不早悟及陷甯武周遇吉焚家直追居庸關楞戍荷戈探無實報隨議入監出鎮飢殘散兵悉投監伍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而都內之隊伍已空亡國之亂實基于此不料賊兵三月十七日突擁城下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權已落姦監之手十八日申刻賊兵竊入彰義門巡城太監杜秩亨等獻城十九日辰時賊兵沓入內城守雉游兵棄械爭奔九門慘爲賊兵所據且

許傳云我安爾百姓百姓毋得驚惶令黃紙爲號順民二字貼于額縣于門即不妄殺人是日酉時先帝披髮跣足崩于大內兔耳山內監王之俊跪經于帝前遺詔于衣袂云只因朕失天下無顏冠履見人有百姓不可戮百官不可留之諭周后袁妃不憚一死隨先帝于地下諸宮嬪投竄而出者復爲攔入闖賊潛駐殿庭宮中怨慘難述賊兵數不盈萬兼以童稚插伍揚穿爲衆虛張賊執屯于民房徧城男女爲賊燒鍋秣馬一更時分有駐本家者捆打勒索銀兩飾服姦人妻女時或沿瓦竊入鄰家被其淫辱者含羞不忍言更出姦計殺降兵于碁盤街詐稱賊兵淫人妻女者棄市以示警生員李名世賊姦其女赴稟劉賊將捆賊及生員并女威嚇女子不敢招認反屍分生員二十日又出偽榜凡在京大小官員一概報名彙察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縊投井者二十一日朝見自辰至酉逐名點察撥賊各嚴如囚犯押赴劉李二賊將鞫究刑拷追比銀兩或數萬金或數千金又數百金慘刑之下不惟無倖生亦且無完膚或以宰輔而哀告願効犬馬者或以御史而叩首于兵卒之前敗名喪闔亦云極矣惟尚書倪元璐見機先縊戎政尚書王家彥墜城暴亡輔臣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詹事劉理順等皆不避難而殉節樞部主政成德

致酒雞以祭先帝檢討汪偉面詰向以旌厥忱從容就死共計二十餘員其投遞降表及續尾勸進者亦二十餘員反被賊面叱碎表若惠安伯張慶臻舉家自焚襄城伯李國禎罵賊不屈侃侃直言要以帝禮殯葬先帝保育太子勿毀宗祀不懼刀鑊氣何壯也先帝賴以歸陵襄城之力不少矣賊將劉國公慘刑俱是此人所囑訊決朝臣用鐵夾棍斷人足箍人腦頓斃杖下若庶吉士張家玉面訴賊十罪受刑七日不死可謂不愧鬚眉者不能決絕一死君子惜之賊卒嘗語人曰我等本無他志不過來此遊戲詎料許大京師三日而突入總因將相未嘗衝突倘有一隊擁來我等盡散而去耳安能

飽吾所欲哉至四月初間拷索各官殆盡徧訪街市勒各當舖綢緞商賈等行及一切紳監富民甚至賣醬醋寺僧開茶飯小店亦必搜括盡錙銖以滿溪壑初七夜令五城偽兵馬各備車數百輛財寶星運入秦舍予女玉帛之外別無大志若獄囚概行審釋或授為濟甯道等官令順天府考選儒生有受愚而赴考者分別等第授道府官及州縣等官羈眷屬于都為質賊兵押赴莅任總兵吳三桂候其舉動屢報邊急以誘其出初九日率兵大敗之斬首千餘級賊鬨而懼十三日闖賊太師牛金星監守借征東之緣攜我兩皇子各騎一馬于前闖賊自張一小黃蓋于後東出齊化門其隨兵寥寥可

指而數是日行至張家灣奔宿天津衛僅見數十賊兵往來河干絡繹窺探二十七日過德州偽知州及道官奉行賊政慘拷前閣部謝陞限追銀十萬自贖不從乃商之衛弁謝閣部廣出資金召募鄉勇互相捍禦先除偽官與衆効死欽差提督京城內外禁門杜勳巡城點軍司禮監杜秩亨椿如靜海人提督京城內外巡捕訓練兵馬司禮監王之俊奇吾王承恩王德化王之新保定府容城人

新進士南歸口述實錄

自逆闖竊據之後降賊投偽官者不可勝紀其尤大逆不道者莫過周鍾鍾貪殺牛賊得草偽詔有云萬姓歸

心獨夫授首比堯舜之揖讓而有成功邁湯武之征誅而無慚德等語又有急下江南策魏學濂凡三上疏其一則以李賊父名勝請改職名其二獻價漕策其三獻由海道平浙策陳名夏等釀分邀偽官韓通霖等同飲學濂行令猜拳滿座無敵偽官駭服又闖賊下令帶來偽官皆得乘轎及馬餘降官止許乘驢親見學濂騎一小驢穿偽式黃袍背負一偽策在草場看刎指麾得意旋領泛海平浙之策差回江南闖賊召見光時亨面加獎勵隨諭即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曰諸葛兄弟分任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項煜以太常寺

寺正奉僞命祀泰山一路馳驛過山東始變服至若偵
班勸進朝賀最先者則何瑞徵韓四維楊廷鑑周鍾魏
學濂也進則娓娓須言退則揚揚自得者梁兆陽楊觀
光也其他各從逆狀不能殫列有一新進士未授職者
以四月十九日出城奔歸目擊口述但有遺漏更無差
誤原攜僞稿紳一冊欲上闖以定逆案因中途被刼未
身歸南僅錄此

賊臣改六部政府攷

六部改名爲政府翰林院改宏文館守備改名守領把
總改名守旅衆官朝賀闖賊畢選人才豐偉及知名七
十三人至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出西華門每五賊持
一人鎖去拷打索銀方岳貢拷打不已乃獻下江東計

迎降擁戴賊臣紀

楊觀光陳名夏周鍾楊廷鑑韓四維項煜朱積趙玉森
魏學濂葉時春史可程龔崇雅熊世懿龔鼎孳宋學顯
熊文舉周仲璉方允昌湯有慶繆沅錢位坤刑部主事
李登雲梯仙晉江人獄中出侯恂董心葵爲首率領朝
見闖賊慰勞侯恂畢特呼董心葵再三稱慰俱留聽用
楊廷鑑加俸一級與陳名夏爲左右親信近臣夏從徵
因敗歸周鍾宏文館編修新進士俱升一級用宋企郊
泗洲紀州人山西布政司檢較今授吏政府僞尚書東
閣大學士李建泰括蒼曲沃人欽命守保定賊至即命

中軍縋臣迎降參謀韓霖絳州人宜興新進士史夏隆
附會之得參見闖賊講官黎志陞句菴湖廣華容人山
西提學參政僞宜諭勸書官呂𪸩周思皇鄒平人河南
驛傳道僉事五月二十日持賊令箭護書至宛邏縣爲
總漕路振飛投院王燮縛于西門阜華亭亂箭射死令
碎其尸淮之士民爭食其肉鼓掌稱快又獲癸未進士
武愫涇縣人同僞遊擊王樂吾王富僞旂官米自成同
擒解三僞官及從逆生員胡來賀李魁春或梟首傳示
或擲河中流

徐州孝廉閻古古名爾梅貽武愫詩

西北神京望黯然羣峯噎瘂盡如烟祖宗此恨慮無地
君父之仇不共天漢在豈知王氏臘宋興猶紀晉家年
冠裳觧目男兒少惟有頑民一任遷生者非生死者生
鴻毛敢與泰山爭楚人未必無三戶夏后傳聞有一成
舊國公卿新勸進同時僅饒獨歸耕首陽碑下重來卧
不爲殷商爲大明官道塵封細柳黃人呼軍彩變河陽
從龍詔出風雲改佐命勳高帶礪光景畧歸秦終載晉
懷英相武竟存唐英雄忍淚尋知己一夜瀟瀟灑北邙

燕邸實鈔

梁溪華闇芬謦之述三月初三日先帝驚聞李賊圍城
勢漸緊始將誤國樞臣張縉彥召對斥秉十八日賊破
彰義門十九日賊破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執賊傳入

琴紮白綾進于先帝時先帝勁旅千餘騎出平子門中官以砲擊回入殿上將宮主劈面一刀隨看聖母自縊即走入煤山長壽宮身著小白綿綢衫披髮跣足咬指血題襟曰百姓不可殺百官不可留朕實不德以致失國無面目著衣冠見祖宗于地下任賊車裂我尸即自經後襟上血痕尙如生也用白楊木棺殮置東華門之茶菴蘆棚下安葬無期有一賣茶傭見帝后柩慟哭觸階而死賊兵所到郡縣絕無戰攻專令姦細傳布流言順從者秋毫無犯抗拒者全城屠戮以故官民聽其愚惑及至入城即籍沒勳戚復串通長班鈔捉百官日夜酷刑索銀千萬如父輔陳演金珠一斗周嘉定伯銀七

十萬是也詐銀後留用文武各官不論才品只看肥白長大便即收錄至于百姓沿門搜掠財帛婦女既盡仍各驟據一家責供軍需滿城百姓短褐苟完即破酷炙所搶貨財小軍私取三四以解將領將領又取三四以解李賊一人所獲多者千餘金最少四五百腰纏既富人多鄉井之思絕無赴敵之氣且賊營中頭目各相雄長目無厥主李賊屢欲登位每相對偶語輒云以響馬拜響馬誰敢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的天下不是他一人本事煩言嘖嘖穢褻不堪況賊之來以市馬失信西虜怨之入骨勾連東虜同吳三桂并力勤王賊兵七萬一舉殲滅有以也遼陽總兵吳三桂帥兵十五萬詐

降李賊奏云太子在需索一見然後私心降服李賊即令百騎擁太子出吳亦百騎迎之見時手持慟哭擲刀爲號百人即起奪太子潰圍而出兼程三日夜擁至遼陽時遼陽總兵唐通者亦降賊將也特來說三桂降三桂正色曰往者我父死于李今大國淪喪吾與賊誓不共天奈何說降唐赧顏而退三桂喚帳下士曰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顏立于天地閒惟有自刎而已帳下遼兵一萬齊聲曰將軍奈何如此說吾輩皆能致死殺賊三桂云若欲殺須即日殺起帳下人即時銜枚疾走殺入唐通營中先將唐通殺死部下三萬人亦隨殺到京中十三日賊聞唐通信息遂領兵七萬趕至遼陽遇

吳兵殺傷殆盡至十九日旋兵入京燒毀九門及宮殿皆成灰燼而去當三月十九日神京被陷殉節者寥寥二三十人風節埽地今識其姓名于左守城被刺墜城死者戎政右侍郎謚忠端王家彥遵五莆田人守城遇賊斫死者河南道御史謚忠烈王章漢臣武進人投井死者東閣謚文貞范景文質公吳橋人投御河死者車駕司都主事謚忠節金鉉一箴北直人衣冠坐堂上飲藥死者左都謚忠文李邦華懋明吉水人自縊者大司農兼學士謚文正倪元璐鴻寶上虞人左副都謚忠介施邦曜四明餘姚人吏部員外謚忠節許直若魯如皐人吏科都給事中謚忠節吳麟徵磊齋海鹽人戶科都

給事中謚忠節吳甘來受和新昌人左庶子謚文節周
鳳翔巢縣山陰人夫婦縊死者檢討謚文忠汪偉長源
江甯籍休甯人妻妾同時縊死者修撰謚文正劉理順
湛陸杞縣人父子夫妻姑媳縊死者刑部右侍郎謚忠
貞孟兆祥肖形交河籍澤州人子章明綱宜癸未進士
父子同殉全家死難者兵部郎中謚忠毅成德元升從
容觸階而死懷柔籍霍州人至廿一日縊死者大理寺
正卿凌義渠茗柯烏程人此皆京職也有在外而死者
三人宣府巡撫朱之馮勉齋大興籍徐州人大同巡撫
衛景瑗帶黃韓城人山西三關總兵周遇吉粹菴錦州
衛人勳戚中全家自焚者四家少保左都督劉文炳裕

齋任邱籍海州人左都督劉文燿駙馬都尉鞏永固洪
圖大興人惠安伯張慶臻鳳華永城人可謂與國同休
戚者二日逃遁之臣能不投款不報名託迹緇黃埋名
樵牧亦有不忘故主之恩焉共得十一人工科都給事
中汪惟效漢石祁門人浙江道御史周亮工元亮祥符
籍金谿人原任安慶巡撫鄭二陽潛庵鄢陵人原任登
萊巡撫曾櫻二雲峽江人寶城知縣曹鼎臣公鉉如皐
人新進士官偉鏐紫元泰州籍靜江人施嫌史夏隆太
常卿王都介淸德州人戶部主事蔣臣譙菴合肥籍桐
城人薦舉廣東道楊爾銘錦仙筠連人三日受刑之臣
至辱也最不可解者首得四人焉生爲上柱國猶不能

不能拚一死意欲何爲夾而不死者東閣方岳貢榆修
穀城人夾而死者中極殿大學士陳演贊皇井研人東
閣邱瑜翰懷宜城人魏藻德思令通州籍上元人其餘
吏部尚書李遇知貿谷洋縣籍榮昌人吏部左侍郎沈
惟炳炎州孝感人工部尚書陳必謙益吾常熟人左中
允衛允文紫菴韓城人楊昌祚昭亭宣城人右中允林
增志在先瑞安人編修李士淳二河城鄉人山西道吳
邦臣震崆錦衣籍山陰人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豈凡嘉
興人祠祭員外吳泰來履受新昌人刑部尚書張忻北
海掖縣人浙江道馮垣登中心新昌人江西道張鳴駿
賡暘龍溪人戶部郎中彭敦歷靜涵溧陽人特用戶部

右侍郎吳履中安止金壇人工科左給事彭琯子白永
川人刑科右給事朱徽遂初進賢人檢討方以智曼公
桐城人編修宋之繩其武溧陽人吏部主事吳孳昌震
凡同始籍南昌人工部主事趙士錦前之常熟人申濟
芳維甯長洲人雲南道鄭楚勳全初莆田人武選司郎
中朱帯煌玉璠撫爲籍五開人行人司劉中藻洞山福
安人工部員外潘同春晢生餘姚人工部郎中李逢甲
延之靑浦人管文選司事太常寺少卿沈自彰芳揚大
興籍上元人刑部員外孫一心感有富潤人雲南道衛
禎固紫嵐韓城人行人謝于宣鄆縣人太常博士龔懋
熙玉津四川人庶吉士授四川知縣劉廷琮縎事從化

稽番禺人臨淄知縣鄒逢吉夔石湖口人夾死兵部主事劉若宜泰齋懷甯人行人張元輔相宸孝義人或夾而死或夾而不死總是備極慘毒因辱爲伍辱極矣尚可腆顏立于人世邪尤可惜者吏部主事楊元錫康侯晉江人十三登科十四登甲人羨以爲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恥至此至于庶吉士彭家玉芷園東莞人業已罵賊不絕口綁出要斬遽爾同心爲烈不終君子惜之四日受職之臣至汚也服朝廷之冠帶受朝廷之封蔭反顏事讎竄名賊籍共計九十九人少詹何瑞徵荆屏信陽州人偽宏文院禮政府侍郎敎習庶吉士戶科右給事中劉昌瀛洲祥符人偽太常寺卿司業薛所蘊行

鴻孟縣人偽祭酒旨授祭酒有願用銀二萬求爲國子監者左諭德韓四維芹城昌平籍崇陽人侍郎三人太僕卿葉初春匡木湖口人偽刑部少詹楊觀光用賓招遠人偽禮部右中允梁兆陽楷林番禺籍順德人偽兵部工科右給事中高翔漢雲衛寶雞人偽都御史編修三人修撰楊廷鑑冰如武進人編修陳名夏百史溧陽人偽戶科都給事兼兵部科給事修撰照原官高爾儼岱與靜海人檢討二人庶吉士周鍾介生金壇人朱積方水清浦人鍾則執筆草詔者也照原官爲庶吉士者四人王自超茂遠會稽人劉餘謨濤杜懷甯人何允先太洪杞縣人史可程遽菴錦衣衛祥符人檢討趙玉森

月潭無錫人司務庶吉士改選外任者十人姚文然若侯桐城人劉肇國阮仙潛江籍安福人白允謙若水陽城籍清澗人傅學禹榆溪巴縣人趙穎韓公項城人張元錫仲茗清苑人梁清標玉立錦衣籍眞定人成克鞏靑壇大名人李化麟淡河韓城人李長祥硯齋達州人魏學濂退菴嘉善人改外任仍留用京師則戶部司務也大理寺一人尙寶司卿吳家周栁梅和州籍歙縣人偽大理卿太常寺一人少詹項煜水心吳縣人偽太常寺諫議一人刑科給事中光時亨含萬桐城籍祁門人偽諫議陝西道裴希度晉卿陽曲人偽諫議郎中四人戶科給事楊枝起扶曦金山衛人掌偽文選吏部員外

郭萬祥一章高陵人偽考功侯佐東俾解州人偽驗封稽勳仍舊郎中熊文舉雪堂新建人驗馬寺一人通政右參議宋學顯令申長洲人直指一人兵科給事龔鼎孳芝麓臨川籍合肥人長蘆運司一人濬縣知縣王孫蕙胥吾無錫人偽長蘆運使助敎一人工部主事繆沅廷齋錢唐人偽政府助敎大理寺寺正錢位坤大鶴長洲人偽國子助敎江西道柳寅東鳳侯陝西籍徽州人待詔高來鳳梧陽韓城人兵部員外郎耿章光組來館陶人戶部主事孫襄伍雲宜城人兵部主事方允昌淡菴諸暨人偽差往宿遷催漕務車駕郎中朱國壽生生宛平籍丹陽人偽兵政府屬行人許作梅傳巖新鄉人

部員外姬焜雲石華州人偽政府屬李中歎一南和人
偽戶政府屬禮部員外涂原芝藹梁山人偽政府屬戶
部主事陳聯璧半尹光化人偽政府從事戶部郎中徐
有聲陽復太醫籍金壇人特用程光貞左評事周蘭雲
聚羅山人偽政府屬刑科給事郭應爾九龍西人偽教
府屬博士李森先林枝掖縣籍平度人偽部屬助教吳
道新桐城人偽部屬河南巡按蘇京臨臯安東人禮科
左給事戴明說巖犖滄州人刑科都給事孫承澤北海
順天籍益都人偽防禦使光祿建事林銘球紫濤漳浦
人偽防禦使李際期曲州知縣周壽明柏心蘄水人偽
防禦使刑部主事歸起先律菴常熟人偽防禦使中書

姜金允雲滄掖縣人檢討張芝奇平子新城人劉世芳
蘭生膚施人施鳳儀穀年嘉定人考功郎中劉廷諫艮
載通州籍甯海人偽府尹河間府推官顧棻餘杕無錫
人禮部主事湯有慶晴嶺長洲人偽授成都知縣刑科
給事翁元益彖韓上海籍龍游人被毆改授四川縣兵
科給事時敏修來常熟籍遷化人改四川宜賓縣徐敬
時呂兆龍成都同知朱帯煋四川府尹湯有慶張琦黃
徽允吳之琦四人俱授禮政府從事山西學政程玉成
晉州知州王皐映黎德州人四川知縣黃國琦偽授府
尹王孫蕙偽授長蘆運使孫以敬偽授兩淮運使吳泰
來偽授四川同知王爾祿清苑人偽授戶政府從事武

條涇陽人偽授淮徐防禦使吳兆方偽授四川同知從
賊未授職者八人董象恆王自超何九雲劉肇國姚文
然張元錫蔡鵬霄李登雲

從闖賊破京城偽官攷

賊相牛金星河南人乙卯舉人爲天佑殿大學士偽軍
師宋矮子日講官玉璽偽國公惟將軍劉宗敏偽臨鞏
總兵制將軍粲甫維嶽揄林衛人參謀韓霖永平人宏
文館學士王華講官兵部大堂黎志陞匀菴華容人山
西提學參政吏政府尚書宋企郊泗洲乾州人原任吏
部山西布政司檢按戶政府侍郎盛廣爾昌桐城人偽
倉場侍郎張鱗然嶽贍烏城人山西平陽府又選兼文

諭院禮政府侍郎顧君恩從事楊枝起扶曦金山衛人
戶科給事中兵政府失名刑政府大堂安興民黎文中
工政從事繆沅廷齋錢塘人助教兵政府大堂侯恂六
直商邱人曾授兵部尚書兵部侍郎定州州牧董復天
來武進人現任保定府推官駐劄居庸工政府少堂葉
初春匡岑湖山人太僕寺正鄉禮政府侍郎鞏焴成我
真甯人河南提學參政偽都督李年權將軍白廣恩祖
光先甯夏挂印總兵管撫民軍章揄林衛人果毅將軍
董天我保定總兵馬岱龍池揄林衛人谷大成白邦政
白圭大同挂印總兵姜瓖含璞揄林衛人薊鎮總兵唐
通達軒涇陽人將軍田失名戶政府大堂楊三休贍睿

盧山人潼關兵備僉事司務魏學濂退㴱嘉善人庶吉
士從事金震生戶部員外戶部主事介松年赤仁解州
人戶科給事中督餉禮政府少堂梁兆陽䅰林番禺籍
順德人右中允從事吳之琦雪茵晉江人禮部主事兵
政府少堂楊士聰島岫濟甯人左諭德職方大堂傅鼎
星夢禎登封籍睢州人山東道從事沈元龍雪貽吳江
人光祿寺署丞吳剛思武進人工部大堂李振聲華嶙
米脂人湖廣巡撫從事孫節岵雲楚雄籍武進人吏部
司務知政司王學先吏政府考功司郭萬象一章高陵
人驗封司熊文舉雪堂新建人稽勳司侯佐東傳解州
人司務葉澍滌公橫州籍豐城人精膳司劉大鞏熙鼎

廣昌人禮部郎中祠祭司李森先刑政府少堂陸之祺
𣣨瞻平湖人陝西左布政河南巡撫蘇京陵皋安東人
浙江道御史喻上猷翠甫石首籍豐城人以匿喪被參
牽叩關投賊僞通政司王學先失籍僞順天府尹王則
堯心祁翼城人山東密雲道布政司僉事僞崇文館學
士王華督兵守關張若麒天佑膠洲人兵部郎中監軍
督戰失機下獄工部員外加陞太僕寺卿曹欽程念東
彭澤人僞都直指高翔漢雲衢實雜人工科右給事中
僞編修劉世芳蘭生膚施人

泣鼎傳眞錄

一先帝烈崩始末

三月初十日唐通入援召對賞賚甚厚十三日通遇賊
于居庸關一戰卽敗敗卽降京城震懼九門皆閉襄城
伯李國禎率京營兵結一大營于城外十六日昌平破
十七日上午賊至城中疑是叛兵又疑是援兵及奪京
營大砲攻城始知是賊攻甚急彼此砲聲不絕如雷轟
地裂聞之寒心十八日攻愈急砲聲益厲城外火光徹
天砲子直打進朝天宮是夜太監杜勳自宣府回弔城
入見言賊人馬强衆鋒不可當請皇爺當自爲計上遂
命曹太監添人守垛約以三燈籠爲號事急則豎上又
同杜勳登煤山頂望逾片時下變服步自順城門至海
岱門見勢不可守回乾淸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

王付田皇親訖宣長公主來手刃之卽巡中宮見周后
先縊死歎曰好了又巡西宮見袁妃有不欲死之意乃
連砍三刀上亦爲之手軟又喚太監王承恩穿快鞋手
持三眼鎗率內相數十人奪門不得而歸見前門三燈
籠一時俱豎起遂自縊崩于古樹下王承恩對面跪亦
縊而死諸宮人內相紛紛奔走守城太監杜秩亨同兵
部尙書張縉彥開門迎賊城遂陷

一諸臣被誘始末

十九日城陷人心懼駭後見殺人不多人心始安二十
日賊出僞示限諸臣次日齊赴東華門投職名願仕者
量力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一人不到察出定凌遲

逃死地方鄰右連坐諸臣以是不得不出亦不敢不出二十一日皆赴朝房見帝后二靈在東華門外乃是柳木棺先帝披髮跣足衣上書血詔情狀甚慘太監王德化痛哭呼諸臣求賊發喪又擧殿兵部尙書張縉彥賊見德化將殺之爾時人情慘痛天地晦冥諸臣爭葬禮少頃賊僞學士安深代爲傳宣許以舊蔴一襲葬以帝禮祭以王禮下午各歸于是死者死逃者逃削髮者削髮廿六日滿街捉士大夫拘縶枷鎖相望于道著長班家人捉得一人賞銀五兩藏匿一人即刻斬首故無得免者廿七日午金星點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兵五人押一隊送

劉李王郭諸賊營因拷廿八日用者高冠寬袖揚揚得意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慘痛楚徹天動地大約賊于諸臣惟痛恨削髮之人其餘但視點名時應聲之遲速與狀貌之恭倨而已

一闖賊逆天始末

闖賊李自成米脂縣人貌甚瘦陋眇一目努肉突出血流體一人持巾帕立其傍揩拭不已與僞國公劉宗敏等二十餘人結爲兄弟亦無高下皆以大哥相呼赦城兵不滿二三萬且中多十五六歲小娃子餘皆秦晉降卒賊輩自相謂曰我們原無大志不過放响馬爲生你們一路開城接我所以纔得到此不曉得偌大一个北京便開了門若再守十來日不開我們糧完便去又有一矮賊名宋軍師說北京怎麽就破這也是天意了闖賊初二三日每欲登極升殿輒頭暈目眩不能在坐先是一入皇城便彎弓向承天門匾額祝曰若做得成事便射著一字不成射著空處一箭正中天字左空其兆可知矣羣賊皆相聚埋怨他說你既要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字先闖進大明門何以不射大明二字闖賊亦覺氣沮又常曰十个北京不及一个陝西故所掠金銀盡搬䭾西去其志可知矣初七日晚闖賊到劉宗敏私寓曰皇親故宅飲酒夜深謂劉曰死的是明朝忠臣薙頭的斷不可寬他其餘文官也寬些罷了故初八日

劉賊所囚諸臣盡行放出十三日城中忽傳吳總兵三桂告示云義兵不日入城戴白者便不殺更有台星可汗等告示甚多衆賊相對失色十三日五鼓殺官三十二員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天明闖賊戴帽箭衣騎馬獨先太子二王各令一賊挾之馬上賊兵肅調出城所留數千老幼爾時賊兵畏懼號哭不願去多騎馬逃走雖殺之而不能止初賊入城云不殺不淫三日而殺淫如故民之怨賊而思先帝不可言賊兵攻城時闖賊誘其用命許城破後每人賞銀二百兩至是毫無所與賊之相怨而思吞噬不可言兵民皆怨一戰而殲滅斷可必也

闖中吳鴻磐染血書

君父之仇普天共憤草野小民旅落靡依欲移文而苦無官守欲捧檄而苦無軍政勒血數言聊當號天之泣用告同志邇者李自成犯門士誰不欲磨厲請纓滅此朝食況賊丁字不識惟利是援犯闕後𠜕令百官集朝選用既集迫勒助餉金銀既盡繼以幣帛幣帛既盡繼以衣服掌隊有索小兵有索索之不已或斃其身辱其妻子累其親戚然亦有選用之者嗟乎是猶士也而願為賊選用豈不羞儒林辱名教取譏當代貽笑千秋乎我願與士整衣冠升明倫堂攷所學何學文可以草露布武可以佐戎行忠孝干城是士是將鼉鼓逢逢天下

必有雷同響應以共誅夷夫亂賊先帝沖年登統首勦奄璫使血碧諸臣垂紹古今至于早朝晏罷勵精而圖布衣疏食念禍而惜從諫不咈而奚齊轉圜立賢無方而弗但推轂兵荒水旱所在奏聞未嘗不放聲大哭狗馬聲色臺榭遊觀俱無所好是十七年勤苦真無異茹荼嗟乎有君如此而忍負者誰乎乃都城之變圍二日而即趨附何與蓋李賊狡猾設計而愚民因詭受欺令曰降我者不殺順我者不屠富者安堵貧者賑恤于是始而書順貼門繼而書順貼額舉國紛紛盡以為時雨之沛詎意不然強兵擁至居其室據其食搜其衣裳括其財物寢其牀第淫其妻女奴隸差役其夫子稍不如

意則鞭朴再不如意則劍刺有一兵淫人妻同鄰三人其首反以為妄持三人俱殺有一兵淫人妻為其夫所殺以街坊長幼六十人償一兵之命賜禁陰主縱恣貪淫且李賊不過鹵莽一流寇耳開奸天位鴻臚胄進行五拜三叩頭禮偽相牛金星偽都督劉宗敏罵云與我輩同夥有何本事安然受我拜只拜二拜既而爭立金鑾之上三寇並峙真無忌憚者之所為也李賊心實不安詭言內帑得金百萬得銀六千七百萬以甚我先帝聚斂之暴以怒我天下民離渙之心終乃大肆屠戮馳馬西去可憐都城杳無人影歸順初心願至是與要之斯民術邇王室反顏事讎自取殘滅竟出誰咎是所望

于同志忠義奮烈風雨雷霆入面沖擊斷毋令亂賊稍有蠢動日者闖賊犯順我國家死難諸名臣大行皇帝出喪之日止一李襄城國楨匍伏哭送葬畢自刎真動臣中第一人也聞變殉難者京營御史王章入宮從殉先帝行至朝天宮為賊兵所殺大司農倪元璐從容就義朝衣北面儼然如生甲戌鼎元劉理順合家殉節共一十人人人俱赴井死總憲李邦華死時望北辭闕向文文山先生像叩首口占一贊一絕句使家人扶縊副憲施邦曜亦口占二句自縊閣臣范景文投井死宮詹馬世奇殉其二妾從容自縊宮詹周鳳翔有二妾同殉詞臣汪偉妻耿氏同難大理卿淩義渠夫人同難車駕司

主事成德勳臣中駙馬鞏永固全家縊死新樂侯劉文
炳全家自焚其死最慘已上諸臣俱于十九日死其不
受僞命而繼死者吏科都給諫吳麟徵銓司許直太僕
寺丞申佳允戶科都給諫吳甘來職方金鉉順天提學
陳純德御史陳良謨少司寇孟兆祥子新科孟章明同
父死節襄城伯李國禎則最後死其節義直感天神矣
外此猶有多而未悉是南朝就義固不特李侍郎一人
也嗟乎九廟英靈天地愁慘稍有壯心熱血誰不髮豎
眦裂夫東山係蒼生之望汾陽得將士之心英風高節
千古猶馨彼劉恥朱泚輩雖猖獗一時究必膏諸斧鉞
亟宜磨厲請纓滅此朝食奠社稷于磐石安生民于衽

席吾不能無望于先生大人

記中有與別本異者

太監王之材戎政侍郎王家彥縊死宣城伯衛
時春將家貲散門下從人與母妻妾墮井死成
國公朱純臣合門俱死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
焚死山西總兵周遇吉被李賊剮死記以備攷

西蜀拔貢日樵道人吳邦策一匡甫記

三月十三日闖賊躪居庸關京師九門皆閉十七日子
時賊攻城內外放炮如萬雷轟擊人人膽裂十八日大
雨攻城益急炮聲益厲見城外火光徹天守城軍民皆
無固志一更時太監杜勳自宣府同內人王承恩縋

城入朝奏言賊勢甚大人馬強衆鋒不可當皇上當自
爲計上即同二人登梅山頂四望適時方回乾清宮命
進酒連飲數盃命太子永定二王分送周田二皇親
去訖隨宜長公主入見相對號泣上欲手刃之意甚遲
疑忽奮身而起連斫二刀公主以手格臂斷悶絶于地
上即進宮見聖母已先自縊又巡至西宮見袁妃未有
死意上手誅之三砍上亦肉顫手戰因偏召妃嬪中曾
幸者俱一一誅戮換王承恩穿鞾手持三眼鎗帶內相
數十人進城奪門將至平子門中宮以炮擊回即走入
梅山長壽宮與王承恩對面縊死于枯樹下宮人及內
相紛紛奔逸而散十九日辰時賊兵沓入內城守雉遊

兵棄城急奔九門盡爲賊據巡城太監杜秩亨等同兵
部尚書張縉彥開門迎降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
甚慘先帝于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闖賊已入承天門
射一箭正中天字上面二十日闖賊入宮不見皇上出
示云有能得崇禎者賞萬金封伯爵二十一日忽見板
門舁二屍出送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之
置破蘆席下見蓬頭跣足穿短衣有遺詔在胸云朕已
喪失天下不敢見祖宗亦不敢終于正寢聖母屍棄于
宮門牆外賊未目覩也是晚百官出見內監王德化等
數十人擁打兵部尚書張縉彥責其開門迎賊諸內臣
哭求文武諸臣上議先帝祭葬禮一時臣民萬人俱涕

泣哀號少頃見青衣一人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
皇后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二子待以杞宋之禮衆官亦
有哭求以帝禮祭者傳示云准行了有求京城百姓萬
民成服哭臨三日者置不報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擒
拏士大夫拘繫廿七日賊相牛金星坐會極門點名用
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大書姓名于部門外不
用者從西華門出每五賊押一人繫劉李二賊私寓廿
八日選用者高冠鮮衣乘馬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拷
打遍索號泣之聲徹于街衢直至五月初九日爲劉賊
所繫者俱得釋放在李賊寓者仍幽繫五月十二日吳
三桂有牌示大張四門云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但

成服者俱不必驚惶是夜傳聞闖賊殺官三十二員陳
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日早闖賊布箭衣絨帽夾太子
二王俱元色布衣前行傳令盡徹羣盜東行有不願去
者卽殺之各城門只餘老弱廿三日授梁兆陽兵政府
侍郎召見文華殿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因剛愎自
用至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致萬民塗炭害並至
闖賊云朕只爲這須百姓故起義兵陽又叩頭云我皇
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恒岱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
皆簞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堯舜若湯武不
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
闖賊大喜留坐留茶甚爲款曲辭行時陽向上打躬賊

亦向下一躬以應之陽已半身賊尚未起復鞠躬出語
門生貢士伍世魁津津有味五月初十日賊召禮政府
侍郎楊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茹葷酒不近女
色不行刑亦有說乎光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
酒欲其心志淸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通靈不行刑欲
其發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蒼賊云俱是至理之言
先生說得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留坐留茶辭出打
躬賊送至簷下答禮陽光復各召一次不肯述其語闖
賊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之日捐軀殉難的
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
忠不孝留他何用

勳戚臣死節紀

皇親新樂侯劉文炳洪玠任邱籍海州人九十歲祖母
其子繼祖裕齋弟文燿文炤俱都督臨時擇一大井將
男女子孫十六口盡投于內閉門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自經惠安伯張慶臻鳳華永城人加銜至太傅都陷家
中器用盡散親戚致酒一家圍飲積薪四閫全家焚死
按會典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官事有功績加
之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今照軍旅身殲郵典特加祭
一壇造墳安葬建祠主祭謚忠武東宮侍衛周鏡我正
大興籍長洲人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母妻一門俱死駙
馬都尉鞏永固洪圖大興人公主先一年卒柩尚在堂

有親生了女數人悉以黃繩繫之靈前縱火焚死大書
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自經于前廳謚貞愍予祭十
六壇造墳建祠致祭一如張惠安襄城伯李國禎兆瑞
和州籍豐城人見賊不屈面叱之要以帝禮殯葬帝后
保全太子二王勿毀陵寢許之至四月初五日泣送先
帝歸陵遂自殺貞勳臣中第一人也謚貞武祭葬祠如
惠安伯戚臣中有傳國英公張世澤祥符人清平伯吳
道周鼎盟遼陽人陽武侯薛濂中涵膠州人博平侯郭
振明涵星江浦籍濟東人永甯伯王長錫環伯上元籍
萬全左衞人左都督李國柱天礎冀州人他所傳尚有
劉王二皇親未詳其名

文武臣死節紀

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質公吳橋人都城將
陷召對時已絕粒三日矣惟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
日聞城破遂拜北闕號慟于諸封妻陸氏靈前自縊死
死最早時閣臣一齊死者惟范公一人䘏典以率先殉
義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例二品官尚書大學
士加升一品祭葬特恩照先朝舊輔蔣冕贈少師祭九
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謚文貞贈太傅兵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鴻寶上虞人十九日寅時聞
城破即整冠帶望闕四拜復南向拜辭老母不別妻拏
旋易便服至書齋呼酒奠所供奉關聖前對酌三杯復

出廳前正襟坐擕袖中汗巾語家人曰吾分當如此意
已決毋得救遂舉手自縊䘏典加贈一品以本官經筵
講讀有年特恩祭六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
謚文正贈太保協理京營正戎右侍郎王家彥遴石莆
田人守德勝門十九日早賊入罵賊不屈賊段斬之城
樓仍以火焚其尸以死勤事加贈二品比侍郎贈尚書
祭三壇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謚忠端贈太子太保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邦華懋明吉水人十九日拜文丞
相祠縊祠中祭葬俱照倪元璐例贈太保謚忠文副都
御史施邦曜四明餘姚人經死時有絕命詩祭葬建祠
謚忠介贈左都刑部侍郎孟光祥省形澤州人守正陽

賊至死于門下子章明綱宜合家死節祭葬建祠謚忠
貞贈尚書子章明照以死勤事例贈官祭一壇予半葬
附其父祠致祭謚節愍贈河南道御史左庶子諭德周
鳳翔巢軒山陰人聞梅山信北面拜自經死有絕命詩
云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蓋其慶也哀哉
二妾亦同縊侍從官講讀有年照贈官品級祭葬外祭
二壇予葬建祠致祭謚文節贈禮部侍郎左諭德中允
劉理順湛陸杞縣人妻妾及四僕俱死死後賊兵百人
踵其門曰劉某居鄉好善里人感沐其恩此來正欲護
衞以報之何遽死也俱下馬羅拜痛哭而去六品無祭
例念本官全家死難最慘最烈以死勤事廕子功多軍

旅身處特恩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諡文正贈正詹事左諭德中允馬世奇素修無錫人先令二妾朱氏李氏縊死自向救書四拜復南面遥拜其母裂帛自盡祭葬建祠諡文忠贈禮部右侍郎檢討汪偉長源休甯籍江甯人十九日聞變與夫人耿氏呼酒飲畢爰就縊偉縣右夫人縣左夫人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縣正左右而死祭一壇予葬建祠諡文烈贈少詹大理寺卿淩義渠茗柯烏程人聞變盡焚生平所著述服緋正笏望闕拜畢復南向拜父舉筆書四十餘字付家人歸上封公有盡忠即所以盡孝語寓中繩或先爲家人藏匿乃取短綆命家人縊之相視不忍時趙某知公志決爲緊于

牕櫺奮身而絶有賊黨踞其寓五日不殮傷哉祭葬建祠諡忠清贈刑部尚書太僕寺丞申佳允園素永平人自縊贈官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諡節愍贈本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磊齋海鹽人將掌垣時所參駁事一一檢出授家人一言不及家事祭葬建祠諡忠節贈太常寺少卿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賓日鄞縣人死時作古風一首有盡忠盡孝之語痛飲而絶妻時氏同死祭葬建祠諡恭愍贈太僕寺少卿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淡元零陵人北京巡按提督學政被執不屈受刑死諡恭愍贈太僕寺少卿吏部員外許直若魯如皋人知梅山信號慟欲絶呼僕授以家報一函囑之速歸報封公首述忠孝之訓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旋更衣北面拜君南面拜父作詩六章書畢命僕入内室取麻繩令作繯僕手戰公斥之遂自縊一手持辮尾一手上握神明如生逾二日芊李二友稱貸以殮照以死勤事例贈五品官祭一壇與半葬建祠諡忠節贈太僕寺少卿兵部郎中成德元升懷秉籍霍州人梅山信至慟哭于茶菴歸自刎死祭葬建祠諡忠毅贈大理寺正卿兵部主事金鉉一箴留守前衛籍武進人號哭罵賊三日至晚衣冠北向拜投御河死贈官品級祭一壇與半葬建祠諡忠節贈太僕寺少卿已上文臣二十一員勳臣二員戚臣一員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此皆

忠並日月氣壯山河謹遵從優議覆之旨祭祠錫諡逐一開明内建祠一項或京師總立一祠或本籍自行建造今據所開如撫臣朱之馮裔景瑗鎭臣周遇吉布衣湯文瓊吳縣學生員許琰并各死難勳臣等琅琅大節與前諸臣比隆緊美絶無軒輊次第奏聞其金鉉母章氏年近八旬投井死應照子贈品級誥贈仍建坊旌表與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俱贈孺人亦建坊旌表從茲國典聿充人心丕暢臣知死事諸臣皆結草泉臺戴皇恩于無外矣禮部侍郎管紹甯遵旨彙覆事奉聖旨這殉難盡節諸臣范景文等或合門死難從容就義從先帝于鼎湖流光煇于社稷良可嘉尚其應

給祭葬俱依擬謚法准用著工部于京城總建一壇賜名旌忠其贈官廕子著吏兵二部覆議具奏又一本死不辱國事劉熙祚罵賊殉義不愧風紀祭葬依擬與謚忠毅其贈官廕子吏部議奏四忠共祠俱准行四忠王章謚忠烈武進人劉熙祚謚忠毅武進人馬世奇謚文忠無錫人金鉉謚忠節武進人前戶部郎中周之茂森城人春間北上候補知府命未下爲賊擄去使跪不屈遭梃擊折臂死以未補官故罕傳者乙酉三月與祭一壇減半造葬工部主事王鍾彥華亭人十九日長班趨令朝見入房自縊死賊棄尸溝中把總陳泰階親見之松江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中書舍人宋天顯華亭

人十九日自盡宏光元年三月賜祭一壇減半造葬在外文臣如宜府巡撫贈右副都御史謚忠壯朱之馮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謚忠毅衛景瑗陝西巡撫馮師孔山西巡撫蔡懋德俱死于賊武臣提督三關總兵周遇吉與賊戰于甯武關先勝後敗被執不屈屠之鎮守宣府總兵朱三樂賊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請救一城性命朱不可巡城指翁夷大礮曰汝等若能放一礮我即死甘心衆不應朱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自後掣之朱憤甚奪卒刀自刎是皆死于王事者戶部郎中徐有聲開復太醫籍金壇人罵賊支解殉義最烈司禮監王之俊從死梅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德化俱自

肅吏許

工料鈔參工部表忠故事猶存疏

工料鈔參工部一本表忠之故事猶存奉聖旨祠宇應葺應刪俱于明春修造宏光正月十三日本科參看得表忠旌忠一祠既奉旨一葺一刪則兩案位置俱宜早定矣然以昔之靖難與今之北都較抑何一同即一異也夫惠廟固與張后同焚而先帝亦與先后俱經國君死社稷閒先後無媿若云少康出亡猶莫須有也而猶是昔死義接踵今從逆騈肩所異者此焉爾昔人謂壬午諸臣摧折太過故此後罕以節聞至甲申之變而其言大異安可使寥寥星辰復歎遺珠乎豈非後死責哉

除范文貞公等三十餘人姓字昭揭已經贈謚外所惜澤州孟忠貞公兆祥與其子節愍公章明之合祠則死義也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已班班可攷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猶闇闕靡稽惜哉或曰忠貞公繼配爲夫人何氏節愍公繼配爲孺人王氏俱各列齒錄夫何疑然闕節無疏旌別亦無旨則姑懸焉甯缺而補無補入而復刪以待攷也然則節愍公何爲乎附祀曰仿靖難顏考節公例以喬梓分席也然則生員許剡與布衣湯瓆何爲乎正祀曰仿靖難龔安節公與儲貞義公例一以金川門守卒殉義一以戍卒死爲衣冠愧心也若衛忠毅公等初謂宜照禮部議建祠于鄉然以靖難之濟踰若彼

此都之寂寥若此則與其外也無甯入之何也靖難之巡撫黃公清已先列附祀矣例也非祧也雖然內臣王承恩之正祀獨非祧乎先皇賓天卽自經于側門憲廟時有是否事祧祀亦祧矣鈔出正之

應正祀文正二十四人祀

東閣大學士工部尙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戶部尙書兼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左都御史贈太傅吏部尙書李忠文公邦華兵部戎政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刑部侍郎贈尙書孟忠貞公兆祥左副都御史贈左都施忠介公邦曜大理卿贈刑部侍郎凌忠清公義渠太常寺少卿贈工部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左

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左中允贈正詹事劉文正公理順檢討贈少詹汪文烈公偉太僕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允戶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甘泉河南道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四川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福建道御史北畿學政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吏部員外贈太僕寺少卿許忠節公直兵部郎中贈大理寺卿成忠毅公德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大同巡撫贈兵部尙書衛忠毅公景瑗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吳縣學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公琰布衣贈中書舍人湯公文瓊

應正祀女人九人祀

成公德母張氏贈淑人汪公偉妻耿氏贈恭人馬公世奇妾朱氏李氏贈孺人吳公襄妻祖氏贈二品夫人金公鉉母章氏贈恭人劉公理順妻萬氏妾李氏贈淑人陳公良謨妾時氏贈孺人

應附祀文臣七人祀

新進士贈河南道御史孟節愍公章明戶部郎中贈太僕寺少卿徐公有聲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顧公鋐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寺少卿彭公琯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俞公志虞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贈尙書

徐公標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廷煥

應正祀武臣七人祀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莊公文炳總兵封遼國公吳忠壯公襄惠安伯贈太師進侯爵張忠武公慶臻襄城伯封太子太師進侯爵李貞武公國禎左都督贈太保劉忠貞公文燿駙馬都督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總兵封太保周忠武公遇吉

應正祀內臣一人附後

總督京營內臣王忠愍公承恩

應附祀內臣六人附後

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太傅鎮遠侯顧公肇迹太保陽武侯薛公濂太子太師
武定侯郭公培民太子太傅定遠侯鄧公文明懷遠侯
孫公維藩太子太保永康侯徐公錫登西甯侯宋公裕
德左國柱太傅成國公朱公純臣太子太師彰武伯楊
公崇猷清平伯吳公遵周少傅宣城伯衛公時春新建
伯王公宣通安鄉伯張光燦左都督方公履泰錦衣衛
正千戶李公國禎

宏光元年欽定爰書

一等甘心從賊應磔○宋企郊牛金星張嶙然曹欽程
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方
一等身陷虜庭或甘心事虜或不忘本朝別有報効姑

俟一二年後定奪○何瑞徵楊觀光張芳鼎方大猷黨
崇雅熊文舉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涂必泓劉
爾儼黃紀孫襄
二等應擬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鞏焴周鍾方允昌
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楊枝起王永曾昌毓宗何允
先項煜廖國遴
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郭萬象
張希度申芝芳金汝礪張懋爵吳達源黃繼祖楊廷鑑
五等應徒擬贖○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龍
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京玉傅振鐸
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王子曜周壽明白列星吳泰

來張琦
存疑擬另議○翁元益魯粵郭充吳爾壎史可程左懋
泰王自超王之牧白允謙龔懋熙王皐梁清標楊棲鶚
李化麟張元琳呂崇烈侯佐吳之琦鄒明魁姬坤朱國
壽許作梅胡顯趙穎劉廷琮朱積
有已奉旨錄用者○張縉彥時敏衛允文蘇京韓四維
黃國琦施鳳儀龔彝
有奉旨未用者○姜荃林張正聲顧大成
有報已故未確行察者○吳家周魏學濂

從逆諸臣攷

僞禮政府右侍郎楊觀光用賓招遠人官右庶子僞太

常寺丞項煜水心吳縣人少詹事賊攷選首名授宏文
館學士教習庶吉士何瑞徵屏荊州信陽人少詹僞編修
陳名夏百史溧陽人編修兼戶兵兩都給事中僞宏文
院修撰韓四維芹城昌平籍嵩縣人諭德僞戶政府少
堂楊士聰鳧岫濟甯人諭德僞宏文館修撰高爾儼岱
興靜海人編修僞修撰楊廷鑑冰如武進人檢討傳鼎
銓聿菴臨川人少詹兼侍讀方拱乾坦菴桐城人檢討
方以智曼公桐城人僞編修張之奇子平新城人檢討
劉世芳蘭生甯施人檢討僞兵政府侍郎梁兆陽階林
番禺人檢討首倡助餉之說檢討趙玉森月潭無錫人
授四川內江縣令僞檢討周鍾介生金壇人庶吉士乙

酉四月初六日典刑朱積古水華陰人授原官會粤韋
菴山陰人李華麟淡河韓城人史可程法菴祥符人防
禦使張元琳西塘晉江人僞原官梁清標玉立錦衣籍
眞定人李長祥硯齋達州人成克鞏青壇大名人直指
使楊棲鶚木千西鄉人改順天教授劉餘謨碧柱寗
人以貌不當意故改授順天教授爲直指使趙潁韓公
項城人以牛金星鄉同年故多所引授僞戶政府司務
魏學濂退密嘉善人蒼溪縣僞令吳爾壎介子崇德人
劉肇國阮仙安福人王自超茂遠會稽人以年少不更
事不用超行賄選司仍許補密雲縣僞令姚文然若侯
桐城人以貌不揚故授此何允光大亥杞縣人白允謙

若水陽城人傳學尙榆溪麻城人張元錫沖若淸苑人
何九雲培所晉江人以年老不用劉廷琮繹掌番禺人
高衍念東蒙陰人黃燦燕匡東陵人吳崇烈見齋安邑
人萬發祥瑞門新榆人以塗面粧聾夾一夾張瑞天柱
掖縣人大司寇張忻子魏天賞崍菴遂平人龔鼎銍公
永昌籍保山人史垂譽龍門豐城人李呈祥吉先霑化
人羅憲㪍皇菴南昌人楊明琅質人晉江人胡統虞此
菴常德籍武陵人張家玉芷園東莞人賊初欲降之罵
不絕口三日夜仍授僞職僞祭酒薛所蘊行塢孟縣人
司業僞吏政府攷功郎中鄔萬象一章高陵人文選郎
中改僞府尹劉廷諫艮載通州籍甯海人攷功郎中僞

稽勳郎侯佐東俤解州人驗封員外僞驗封郎熊文舉
雪堂新建人稽勳郎吏部主事王顯純伯曲周人吏部
司務孫節岵雲楚雄籍武進人黨崇雅于姜寶雞人戶
部右侍郎僞戶政府屬孫襄伍雲宣城人郎中僞政府
屬陳扆誦我恂濟甯人口口郎中僞戶政府屬李申徵
一南和人員外姬琨雲石華州人員外僞戶政府從事
賀久部淡菴湘鄉人主事陳聯璧孚尹光化人主事僞
授原官介松年赤仙解州人主事別單開有吳篪仲公
莆田人特用郎中郎中傅鶱祥汝陽人南廷鍔不器渭
南人鄭爾圻起宗安肅人員外王鳳林羽臣芮城人郎
中李鍾秀俶元蒲州人員外王高才無奇三元人主事

胡之彬文菴兗州人僞戶政府屬涂原芝蘭梁州人郎
中僞禮政府吳泰來履受新昌人員外甘來之弟員外
余忠宸沫之都昌人授安縣令湯有慶曠嶺長洲人員
外梓潼縣令張琦餘衷無錫人主事主事高去奢杜河
甯晉人僞吏政府司務葉澍滄江橫州籍豐城人司務
別單開黃熙允恭庭晉江人郎中主事吳之琦雪茵晉
江人僞兵政府屬耿章光祖來衛輝人員外朱國壽生
生宛平籍丹陽人員外僞兵政府員外方允昌淡菴諸
曁人主事督漕江南乘官船至留遷別單有授淮安同
知鄒魁明彥先建昌人口口員外趙開心洞門長沙人
主事黃紀似岑瀘州人編修劉廷獻芹我濟甯人張愼

學趨正夏縣人劉養貞念衡大邑人駡大堂賊宥之黃
昌允泰篠沅江人劉慶藩借菴滄州人吳文熾澍菴錢
塘籍休甯人特用李登雲梯仙晉江人吳剛思繆沅廷
齋改助教別單有主事歸起先律菴常熟人何復見元
平度人主事趙之璽崑陽樂平人工科給事中金汝礪
太液仁和人陝西道御史張懋爵修其汾陽人僞府尹
黃國琦五湖新昌人滋陽知縣行取候選僞縣令湖顯
師梅井研人候選程玉成江津人候選僞戶政府從事
王爾祿清潤人候選揚州府尹楊敬大典人候選兵政
府從事吳剛思武進人僞直指使倘有張鳴駿廣陽龍
溪人江西道僞授原官賀王盛無黨丹陽人太僕寺丞

僞鳳陽府尹王子曜伯子華陰人行人僞山東防禦使
徐家麟鄞縣人僞四川縣令王皋暎黎保德人晉州僞
長蘆運使王孫蕙曾吾無錫人行取濬縣僞太常寺正
卿劉昌嬴州祥符人戶科左給事中昌與僞相牛同鄉
最用事凡從逆者俱借徑焉僞諫議申芝芳九如嘉定
人禮科給事中戴明說巖犖滄州人禮科左給事中僞
宜賓縣時敏修來遵化籍常熟人兵科給事僞直指使
龔鼎孳芝麓合肥籍臨川人兵科給事僞縣令傳振鐸
度山金溪人兵科給事僞防禦使孫承澤北海順天籍
孟都人刑科都給事中僞諫議光時亨含萬桐城籍祁
門人刑科給事賊燕 犹醜攺四川縣令翁元益象韓上

海人刑科給事僞政府屬郭充函亢隴西人刑科給事
僞都直使高翔漢雲僨寶雞人工科右給事賀從天津
人柳寅東鳳占梓潼籍徽州人應天巡撫僞諫議韓文
銓四水葳甯人河南道僞廬州府尹熊世懿宗常麻城
人河南道僞防禦使蘇京臨皐安東人江西道僞直指
使陳羽白眉文南靖人廣東道候鈌未補蔡鵬霄培目
晉江人四川道攺庶吉士裴希度晉卿曲陽籍遵化人
陝西道衞貞固紫嵐韓城人雲南道直指使涂必泓印
海南昌人掌河南道印徐一掄英度上虞人山東道授
原職趙京仕城固人通政司左參議驗馬寺宋學顯令
申長洲人通政司右參議大理寺卿吳履中暄山金壇

人戶部侍郎僞助教錢伯坤大鶴長洲人大理寺寺正
僞政府屬周藹雲聚羅山人評事僞大理卿吳家周椰
梅和州籍歙縣人尚寶卿僞防禦使林銘球紫濤漳浦
人光祿監事僞成都同知呂兆龍靜銘金壇人中書舍
人僞府尹姜金允雲滄掖縣人中書舍人僞祠祭司從
事李森先琳枝掖縣籍平度人博士僞政府屬吳道新
桐城人助教僞政府屬許作梅傳巖新鄉人行人僞太
常寺正卿李元鼎梅公吉水人太僕寺丞僞戶部員外
張元輔相宸孝義人行人僞授原官李丕著愚公曲沃
人行人吳達雪航無錫人邯鄲知縣阜城知縣黃繼祖
吳愚無錫人喻上猷翠浦石首籍豐城人浙江道御史

以匿喪被參叩闕投賊降虜方大猷歐餘烏程籍德淸人河南僉事張鳴駿廣陽龍溪人戶部郎中原任江西道御史劉漢儒麥生大興人四川巡撫革職衛周祚文石曲沃人戶部郎中王承曾芥菴夏邑人襄陽府知府冒籍宗礪嶽蒲城人山東僉事傅鼎銓聿滋臨川人檢討張若麒天石膠州人兵部郎中監軍督戰失機下獄後降賊督兵守關葉初春匡岑湖口人太僕寺正卿鞏焴成我真甯人河南提學參政楊起枝扶曦金山衛人戶科給事中廖國遴孟符長沙人原任戶科給事中革職

幸免諸臣攷

國丈嘉定伯周奎雲路大興籍長洲人都城破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氏即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束縛以去兵士辱奎特甚後有權將軍李至見奎謙讓之極頗憐之乃以耳房數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鉉夾未死幼子鐶鐘孫澤淸澄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免實無此事大都以鄙吝招謗耳浙江巡撫董象恒華亭人在獄中擬充餉贖罪釋出遁行取御史周亮工元亮祥符籍金谿人命已下見執迫不任而遁安廬巡撫鄭二陽潛菴鄢陵人從獄中釋逃登萊巡撫曾櫻二雲峽江人從獄中釋逃副史施元徵曠如無錫人兵部左侍郎張伯鯨繩海泰州人逃最早太常少卿王都介淸崇德人廣東道御史楊爾銘錦仙筠連人

誅戮諸臣攷

成國公朱純臣心齋懷遠人獻門勸進世臣中之最逆者吳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變誅之定國公徐允楨中元鳳陽人與成國公同誅昔建文之難其祖先增壽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戚屬罕有全者不能盡錄首輔陳演贊皇井研人賊聞其富遂加毒刑所吐金銀最多珠亦盈斗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出首于賊言家主甚富即如某處有銀四萬八千兩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是因是垂涎不已受刑最慘竟誅死東

閣大學士魏藻德思令通州籍上元人夾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拶一次子亦二夾飲水一盂死東閣丘瑜鞠懷宜城人或云夾死或云自盡又云與演等同日被害

刑辱諸臣攷

太康伯張國紀憲章祥符人父子俱夾打籍歿周鑑明源大興籍長洲人左都督國丈嘉定伯之長子素有弱疾以夾死弟鉉一夾僅存奎姪銘削髮遁被獲亦受夾奎甥嗣于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勳戚中受刑辱者甚衆不能詳知特志周氏一門以例其餘東閣方岳貢禹修穀城人夾二夾完贓三千兩後自引決吏

部尚書李遇和貿谷泮縣籍榮昌人吏部侍郎雷躍龍麥鶴新興籍上元人夾二夾吏部左侍郎沈惟炳炎州孝感人夾二夾吏部侍郎張惟機晦中晉江人夾二夾一頭箍又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兵部添設右侍郎撫昌密右副都金之俊起凡嘉興人被獲夾二夾不死今聞爲虜中大司馬工部尚書陳必謙益吾常熟人夾二夾傷歸復遇土賊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數日病死戶部右侍郎王正志逢源靜海人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一授刑部尚書張忻北海掖縣人子張端天柱庶吉士少詹兼侍讀方拱乾坦菴桐城人爲賊所執以美婢四人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青衣小帽額貼黃紙順字求薦

于何瑞徵楊廷鑑徵乃其同年鑑其門生也少詹兼侍讀胡世安菊潭井研人夾二夾諭德衞允文紫菴韓城人以削髮被獲夾二夾左中允楊昌祚昭亭宣城人以剪髮夾二夾編修林增志在先瑞安人以削髮夾四夾甚慘宋之繩其武溧陽人削髮被獲以周楊二人力薦于王旂鼓免夾因之李士淯二河程鄉人夾四夾甚慘檢討方以智曼公桐城人充定王講官賊兵挾往見僞刑官遇認識獻銀若干從東閣逃歸庶吉士萬發祥新喻人以塗面粧聾夾刑科給事中朱徽遂初進賢人工科給事中彭琯子白永州人浙江道御史馮垣登中心新昌人山西道御史吳邦臣震崆山陰人雲南道御史

鄭楚勳全初莆田人考選御史曾溶秋兵嘉興人吏部主事吳孳昌宸九固始籍南昌人以削髮夾二夾楊元錫康侯晉江人十三登科十四登甲戶部郎中張鳴駿廣陽龍溪人陸禹思會侯溧陽人特用戶部主事彭敦森潛涵丹陽人特用兵部郎中朱帯煌玉璠無爲籍五開人兵部主事劉若宜奉齋懷甯人刑部員外郎陳鵬翠麻城人不投謁被執見僞刑官叱使跪不屈推擊亂下幾斃家人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工部郎中李逢吉延之青浦人夾一夾聶一心感有富順人工部員外潘同春皆生餘姚人工部主事趙士錦前之常熟人鄒逢吉夔石湖口人夾死申濟芳維甯長洲人夾損一足

死而復活太僕正卿北祭酒孫從度大器清苑人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于家中書劉明偀省作恩縣人以削髮夾二夾陳翙帆懷閬縣人以削髮夾二夾行人郝傑械清霸州籍綏德人以削髮被夾謝于宣鄞縣人以削髮觸怒夾三夾幾死劉中藻洞山福安人以抗言願歸籍觸怒被夾太常寺博士龔懋熙玉津江津人武學敎授沈浣仙崑山人夾損一足追銀五百兩國變錄尙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日夜死蔡國先曹惟才俱注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執李起龍注削髮夾他單所無又有楊若喬汪光緒拘縶未夾順天府推官劉有瀾綺巖南宮人不堪夾打以銀簪刺候死國變錄開

死節禮部侍郎兼侍讀楊汝成方壺華亭人夾一夾以
古玉杯金壺等物送王旂鼓仍授職太常少卿掌文選
郎中事沈自彰順天籍上元人夾二夾畱用戶部左侍
郎王鰲永淵溯淄川人夾二夾畱用戶部口寺丞吳履
中安止金壇人夾一夾仍授大理卿順天府尹郝晉崑
岳栖霞人夾二夾畱用中書舍人呂兆龍靜銘金壇人
戶部主事蕭時豐元功大興人夾四夾禮部主事張正
聲沖至惠安人夾二夾吳宗伯夾一日夜死

削髮受刑諸臣攷

衛允文二夾畱用楊昌祚剪髮二夾林增忠四夾不死
受刑最慘中書劉明侯省作恩縣人二夾吳孳昌二夾

萬發祥一夾庶常概用無受夾者以塗面粧聾矚牛賊
之怒行人李起龍景純南宮人二夾郝傑棫清霸州籍
綏德人剪髮謝于宣三夾幾死劉中藻三夾中書陳翔
岷懷閩縣籍長樂人削髮二夾方拱乾剪髮二夾自求
畱用林蘭友二夾方岳貢二夾贓完三千兩不死畱用
張維機二夾一腦箍又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邱
瑜二夾完贓五千兩不死畱用楊汝成一夾以古玉杯
金壺等物託周鍾送王旂鼓仍授職吳履中一夾授職
王正忠二夾公子一夾一授陳必謙二夾李明睿二夾
金之俊二夾沈維炳二夾王鰲永二夾畱用郝晉二夾
畱用胡思安二夾李自淳四夾沈自彰二夾畱用張忻

二夾畱用陳純德二夾畱用方以智二夾王都二夾畱
用鄭楚勳二夾吳邦臣二夾黃熙允二夾趙士錦一夾
陸禹思二夾呂兆龍伴投御河爲賊所獲一夾授成都
府同知兵科給事顧鋐青城成都人二夾畱用戶部主
事蕭時豐元功大興人四夾禮部主事張正聲沖至惠
安人二夾蔡國光二夾臨淄知縣鄒逢吉夔石湖口人
二夾至死劉中藻抗言願歸籍觸怒二夾保定知縣欽
取何肇元有羅武進人一夾逃去又被獲吏部司務鄭
逢蘭芝澤侯官人夾一日夜死吳宗伯夾一日夜死浙
江道御史馮垣登中心夾一日夜死孫從度四夾追銀
四萬完訖死李逢甲一夾宋之純削髮因楊周二人薦

于王旂鼓免夾周亮工逃楊若喬玉衡北通州人逃戶
部主事汪光緒介菴通州籍武進人逃安邱知縣欽取
劉令尹子木大同籍滄州人俱未夾逃雷躍龍二夾張
鳳翔二夾

潛身諸臣攷

蔣德璟十三日辭朝出崇文門外住鄭二陽逃曾櫻逃
施元徵逃張伯鯨逃汪惟效逃工部主事翁希禹警菴
侯官人逃程兆科枚長上饒籍永豐人逃新進士宮偉
鏐泰州人逃程子奇逃彭遇凱逃施元蔣臣削髮逃癸
未傳臚譚貞良嘉興人潛匿扮乞丐逃新進士史夏隆
宜興人扮乞丐逃嚴通福州人逃林觔福清人逃王崇

簡逃禮部郎中周仲璉蔡仲長與人逃

叛逆姦臣及賊授僞官攷

嘉定伯周奎大興籍長洲人獻太子張縉彥十九日辰時同太監杜秩亨開齊化東便二門獻城後仍被夾戮死宋企郊從逆之貢應魚鱗副杜勳十九日即授僞官職光時亨授兵科給事中方允昌授兵部員外坐官船二隻在宿遷縣僱漕櫓楊起枝授文選司掌選禮部郎中劉大肇熙鼎廣昌人授禮部員外二十日諸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十金託宋企郊先投手本召見梁兆陽授兵政府侍郎楊觀光授禮政府侍郎周鍾授檢討譔勸進表登極詔并獻下江南策逢人便說牛老師極

爲歎賞項煜授太常寺丞時京師言渠門生黎志陞爲賊心腹欲大拜之即昌言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職不稱始逃歸薛所蘊授祭酒何瑞徵授宏文院敎習庶吉士葉初春授大理寺丞錢位坤授國子監丞初牛賊不收託周鍾賁緣爲文選司顧楊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師有不凡人傳趙京仕授左通政宋學顯授驗馬寺賀王盛授太僕丞吳家周授尚寶卿董象恒酉用未授職楊廷鑑授編修韓四維授修撰高爾儼授編修陳名夏縣梁爲家人所救授編修張之奇順慶府尹趙玉森調別衙門用爲避四川缺未補傅鼎銓授原職

楊明琅授防禦使魏學濂授戶部司務其僕以學濂墮壞家門忠孝對家主前自刎死張元琳西塘晉江人授庶吉士吳爾壎遂溪人授防禦使魏天賞授兩淮運使馳驛出劉廷琮釋掌從化籍番禺人授四川知縣張元錫高珩胡統虞傅學禹羅文白徽謙何允先皆授知縣李化麟李呈祥龔鼎孳授原職趙頻授知縣楊棲鶚黃爍成克鞏授原職張端授知縣呂崇烈授防禦使庶常中之錚錚者酉餘謹授原職朱積史可程亦授原職二十四日特召挾令作家書到南京張家玉罵賊捆三晝夜不死仍授原職以上俱翰林吏部員外左懋泰旦明萊陽人吏政府從事侯佐吏政府從事熊文舉從事劉

廷諫四川同知以上俱吏部孫承澤四川防禦使戴明說山東防禦使傅振鐸四川同知時明四川知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部時明也申芝芳禮科給事龔鼎孳防禦使高翔漢授左都翁元益夜爲賊棍打面踵宋企郊嫌其貌不揚授四川知縣郭克刑科給事金汝礪四川知縣朱徽四川知縣彭琯山西知縣以上俱給事中林銘球紫濤漳浦人四川知縣柳寅東原職陳羽白原職張鳴駿俱授直指使蔡鵬霄著候補京堂缺改授庶吉士衛貞固四川府尹貴州道涂必泓印海南昌人四川府尹以上俱御史行人王于陛伯子華陰人鳳陽府尹許作梅禮部員外兵部主事鄒魁明

彥先建昌人淮安同知新進士吳爾思武進人兵政從
事徐家麟鄞縣人山東防禦使行人吳允謙春坪內江
人山西知縣繆沅國子監學正行人李之奇封胤交城
人防禦使胡顯行人李丕著愚公曲沃人現任兵部主
事龔彝和梅永昌籍順甯人授行人行人張元輔相宸
山西孝義人戶部員外呂滋陽行取知縣黃國琦玉湖
新昌人中書呂兆龍靜銘金壇人吏部員外王顯純伯
曲周人駐割居庸保定推官董復天來武進人刑部主
事王昌允泰籙沅江人廬州府尹河南道熊世懿宗常
麻城人順天推官劉有瀾綺峃南宮人僞縣令兵科給
事傅振鐸度山金谿人行人胡顯師梅井研人兵部主

事秦汧吉生無錫人阜甯知縣黃繼祖吳愚無錫人邯
鄲知縣吳達雪航無錫人僞梓潼令禮部主事張琦餘
東無錫人以上俱選縣其他已挂選而不知何銜門者
則有戶工二部右侍郎王鰲永澗瀏淄川人夾二夾晋
用總督糧餉侍郎王正志逢源靜海人順天府尹郝晋
崑岳栖霞人左參議左通政趙京仕開吾城固人總督
糧餉右侍郎黨崇雅千姜寶雞人原任兵部左侍郎侯
恂六直商邱人兵部郎中張若麟天石膠州人授僞命
督兵守關太僕寺丞李元鼎梅公吉水人賀王盛無黨
丹陽人

大學士請申大逆上諭

大學士馬士英請申大逆事奉聖旨北京陷後凡稽首
逆賊身汚僞命的孽惡滔天神人共殛據奏光時亨龔
鼎孳周鍾與陳名夏項煜等并其餘從逆苟免諸臣先
著科道官逐名嚴覈公同具奏來看以憑法司定罪

諸臣題奏殉難死節事上諭

七月初七日署吏部尚書顧錫疇題奏殉難死節事奉
聖旨仗義死節范景文等十人應得謚廕祠䘏著禮部
從優議覆有遺漏的察實補敘其反君事仇諸人先著
吏部并科道官確核除名法司即行分別定罪俱限十
日內次第具奏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謹題爲徼烈死難事奉聖旨楊文

瓊布衣死難衣帶中二語烈烈可傳著核實旌表禮部
進士王日俞直陳就義事奉聖旨許剡以諸生等憤死
足愧逃降諸臣禮部覆奏
戶科給事中陸朗題爲部臣殉難事奉聖旨徐有聲罵
賊支解殉難最烈該部從優旌䘏
禮部侍郎管紹甯題爲死不辱國事奉聖旨劉熙祚罵
賊殉義不愧風紀祭葬依擬與謚忠毅贈廕一子入監
讀書四忠共祀俱准行四忠劉熙祚黃章馬世奇金鉉
管紹甯恭報吳鎮事奉聖旨吳襄闔門殉難忠烈可嘉
著贈遼國公夫人祖氏加祭二壇并與祭葬二子同時
死節應贈䘏職銜著兵部議覆

陝西監軍御史題奏諸臣殉難請旌表疏

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為確報延鎮殉難各官并各鎮死難鄉紳懇乞聖慈優䘏以培忠義事臣據榆林死難游擊陳二典家人來投總督單開城內戰死者原任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將尤翟文常懷德等見任游擊孫貴等原任守備白慎衡等見任遊擊傅德等見任守備陳一典左勉等掌印指麾李文焜等以上各官皆誓死守城臨難不屈表表大節眞可炳曜千秋垂光青史而一時同難指揮千百戶各官死者千餘人斯又一時之奇千古之特焉至如道臣都任知力不支合門死難而尤世威以身任提調守城之責見城已陷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身冲鋒刃戰死街心則雄武忠烈之至若者也慶陽府城內官弁紳衿同心死守賊狠攻四日城陷屠戮一空而道臣段復興知府董琥鄉紳原任太常寺少卿麻禧等皆以死殉難忠節表著所當一并議䘏賊初八日入關時攻陷商州道臣王世清不屈慘死已經奏報外城內鄉紳士民慘遭屠戮惜無主名不敢請䘏至于鄉紳原任冢宰南企仲老臣倔强辱死道傍禮部主事南居業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宣府巡撫焦源清不授偽職淩辱至死大同巡撫焦源溥被執罵賊割斷其舌山西參政田時震誥封副都御史朱常德俱不受偽官自盡山東巡按王道純奉其親于蒲城北殷堡賊拿到省大罵不屈而死咸甯縣舉人朱誼係四川王奉國中尉賊欲加以偽官投井自盡凡此皆聞見極確極眞所謂精忠不二視死如歸實足以風勵臣節扶植綱常所當從優賜䘏以慰忠魂以示風勵

甲申二月廿七日吏部確報延鎮殉難事奉聖旨南企仲贈太子少保王道純贈太僕少卿南居業贈光祿少卿各廕一子朱誼贈順天宛平知縣韓上言宋世達贈按察司僉事各廕一子焦源清焦源溥田時震俱准復原官贈右僉都御史朱家任贈右副都御史南企仲弦蒲渭南人太僕寺正卿王道純南居業元洲渭南人禮部主事焦源清湛一三原人宣府巡撫焦源溥澥一三原人大同巡撫田時震御宿富平人山西參政韓上言宋世達朱誼朱家任崑海河州人冀北道右參議河南道參議段復興徽繩陽穀人慶陽府知府董琥玨石開州人鄉紳原任太常少卿麻禧立齋陝西慶陽人

鹿城募建報國道場追薦忠魂水陸大會疏

邇者潢池竊發寢廟震驚我大行皇帝血詔臣民烈殉社稷爰及聖后同時上賓地坼天崩實終古未有之變成仁取義激敷天不共之仇追維御極之初以迄升遐之日凶危洊至艱大獨膺十七年不釋外虜內寇之憂于萬世共切有君無臣之痛苞苴塞路朋黨盈庭無事

則載寶而朝有急則奉身而退君父孤危而莫問百姓
愁歎而罔聞致使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舉目有山河之
異臨風動禾黍之悲哀念厲階眞堪痛哭賴遺烈之震
動感忠憤之勃興一時在廷頗多就義誓心一斂毋汚
校尉之觿握節九原欲濺侍中之血至有父子偕死夫
婦同歸厲忠孝一家之風題節義雙成之句罔不身騎
箕尾氣作山河義照汗青烈垂竹帛嗚呼燐流碧草陳
砦招正則之魂精貫白虹齒指弔眞源之厲懷古如此
撫今可知吾等痛哭時艱媿顏平原之殺賊躊躇夜半
慚祖刺史之聞雞徒愛主恩罔中國恤閒知鄰邑共以
佛事而效涓埃敢告是邦亦藉善緣以輸忠愛期始仲

秋之朔洎乎月望之辰願仗懺摩少抒哀痛處此枕戈
待旦之日亦見同袍偕作之懷龍馭儼臨天威在望旁
列忠魂之姓氏普及死事之臣民清梵所流羣品咸皈
嗚呼君恩猶父況值天王之聖明率土皆臣豈應吾邑
而獨後屆期襄事諒有同心敬申左袒之盟遥致北闕
之拜毋任激切哀痛之至

塘報稿

陜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
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
入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進後堂
詢問稱伊闖賊里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
李海父守忠係本泉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李自成幼
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
賊卜詁汎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領人
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
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時葬日開土
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个國塡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
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找有黑碗卽賊祖也職隨喚
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
十名卽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
峯子住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月餘山路泥滑
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塢道崎嶇久絕

人蹤攀援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牆垣尙存卽
闖賊村莊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執環抱氣槪雄
偉奇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冢其
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朽骨然皆無黑碗天晚難以
下山遂坐賊舊窰中至天明再掘數冢而黑碗見卽李
海也其骨色墨黑額頭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
一冢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
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開盤白蛇一條長一尺
二寸頭角巍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卽裝
入袋中黑光正歛伐其骸骨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
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骸骨有毛者七入冢盡數伐掘聚

火澆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執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塘報陝西總督軍汪喬年手札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察訪的確莫使被及無辜庶大理順而人心正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爲首此覆汪制臺再札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當首敘以酬草覆

御史題秦中死難各官并榆林失地情形疏

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陝西監軍御史霍達題爲秦中死難各官并榆林失地慘傷情形仰祈聖明竝議優䘏

以示風勵事臣凡遇寨中逃出之人卽逐細加查問中有守城慘死各官關係名節當爲勸懲之者謹一一陳之賊攻省城如撫臣馮師孔力戰不屈死按察司黃絅自縊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投井死渭南知縣楊暄城陷被執不屈死已經按臣金毓峒具報訖今所聞如商雒道臣黃世清聞賊攻破潼關自縊死于本道衙門蒲城知縣朱一純賊攻奮力守城內三四快手投賊立脅歸順本方詔以更衣身拖印信投本衙門井中死若鄉紳則原任磁州道祝萬齡聞賊破身攜一帶逕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縊死而賊掠三邊由鄜延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逵自知守城不支先令

其妻妾自縊死一妾尚未配合本官急遣之去其妾垂泣情甘投繯然後本官亦從容死此皆聞破潼關各官死難之情形也十二月十五日又據淸澗縣據汾州府鄜戸任侗禮從榆林城北草地逃出將贏顧與柰商十二月十一日入榆林城止過一夜十二日逆闖差僞官到榆林城下將銀數萬招降各官而道臣都任并閑廢總兵王世欽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各堡精健但歛入城徧集城內官兵而問之曰爾等或守或降說定主意使作區處滿城之人皆一詞惟願死守于是衆志成城自十二日講至十四日晚不能得降遂于十五日早四面攻城垣用大礟日夜攻打城上亦用大礮弓箭抵敵

數日內城牆打壞數處賊入從城南門空洞而入當時東南城塌壞數十丈遂于二十七日午時城陷而城內各鎭將與賊質目巷戰自午至晩往返冲突官兵死傷殆盡力不能支僅存千餘人從水西門殺出逃入草城外打死賊衆約以三四萬計打傷賊頭目過天星黨將官等五人招回省城而城內官兵與合城婦女投死與自盡投井者靡有子遺又據兵部差官探得榆林見任總兵官王定僱關敗回之後同高傑俱到延安府十一月初四日賊將到時高傑率兵渡河王定奔回省城至十二月早到領夷漢家丁數十人投入草城說要調取逵子與闖賊厮殺報仇等情到臣臣看得逆闖攻入潼

關以來陷省城破州縣人無固志所在瓦解而死事各官如撫臣馮師孔見危受命抗節不屈被賊殺在東城憲臣黃絅道臣黃世清誼不共戴奮勇激烈皆自盡于本署知縣吳從義朱一純朱新達以天潢令尹合家殉難尤爲毒慘鄉官祝萬齡生前身任名教臨難從容就義所當與見任各官並從優議卹以鼓忠義者也至榆林素稱忠義之城年來餉絕軍飢困苦萬狀闖賊威脅利誘竟無一人爲之易志即賊惡攻三晝夜力竭城柵各賊入城猶巷戰終日殺傷甚衆卒致慘亡滿城忠義萬人一心從來未有雖各官存亡尚未得的據而死守情形已極眞切所當再行參明另請優卹以新殊典者

也若夫未亡各官受賊僞官偷顏苟生者紛紛藉藉殊駭聽聞容臣再疏入告

殉節諸臣籍貫

陝西巡撫馮師孔芝園原武人贈右都御史按察司黃絅季矦光州人贈太常寺卿商雒道副使黃世清澄海滕縣人贈光祿寺卿榆林中部右參議都任滋若祥符人贈光祿寺西安府長安縣吳從義崴青大興籍山陰人贈僉事蒲城知縣朱一純霞洲平定籍鳳陽人延安府中部知縣朱新達開之汾陽人合家殉難鄉紳則有原任磁州道祝萬齡嵩葵咸甯縣籍金谿人本邑陷殉難原任總兵王世欽陝西總兵侯世祿玉齋榆林衛人

山海總兵侯拱極樞寰榆林衛人指揮同知尤世威王學書王世國延綏總兵李昌齡玉川鎮番衛籍榆林衛人渭南知縣楊暄杏園高平縣人

附錄蒼梧兒酉陽雜筆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在今辰州悉是蠻夷所居皆槃瓠之子孫也東漢初渠帥日精夫槃瓠之後

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由洞庭湖入江

武溪在盧溪縣西百八十里即五溪之一

酉陽縣舊屬武陵郡漢黔州彭水縣地所謂五溪蠻也

辰地早暖正月初杏花大放元宵節桃李鐵梗海棠盛開正月杪梨花盡吐二月望即見牡丹二月盡三月初花事反寥落矣詩柄有燈夕桃花雪裏梅花映雪海棠帶霜梨花諸詠皆實錄也

辛巳年十月辰溪東門十里亭桐子樹上生一大刀狀如偃月又生一劔共託一根其狀酷肖即刻畫有不如者解貯府庫

自常武抵辰婦女足多自然足執輪纏雙日右足雙日左足

俗供神像有有頭而無軀者名儺神一于思紅面號東

山聖公一珠絡紡宛虓南山聖母兩人兄妹為婚不知其所自始楚黔皆崇祠之

婦女耳墜若番僧銅鐶男家聘婦用墜即表于耳有重至一兩者

嫁女用嫁履盈筐廟見後出以送其夫族即草履

楚俗信巫尚鬼皆虛中堂供佛獨不置竈突炊烟曲屈不得出蒸而為煤薰而為涕更可笑者門無聽樓簷宇逼湊不露一隙光明城外曠處亦然

楚人作門戶檻最高門最低稍長者必俛首出入偶一忘懷必遭磕撃比戶皆然

辰俗動以强姦誣人敎其妻堅執其所訟者首尾揑造

若有粉本及視其妻則禿頂黧面皤腹巨擘滿堂匿笑而長舌益厲痛治一二乃絶

僧衷寂澄抱牒訴云急救妻命事牒陳施主公助娶妻蔡氏與鄰人爭田被擊訊之果髠而有室者此也髠而巾髠而娶不足奇也

辰俗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貴再婚亦須三十餘金前夫久而復訟謂之求敷訟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僅三四十而女人已六七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也

辰俗棄妻不以為異其退婚券中立誓云一休二休十離九休高山磊石沉落深溝淸白親夫永不回頭

辰俗迎春廩生二十人皆公服乘馬前導迎新官亦然禮生即廩生為之

有叔須姪者稱其夫婦曰生夫戱婦亦新

辰俗呼溺曰觀風

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妻曰婆娘婆而係之以娘尊之也非賤之也向人稱妻兄弟為舍舅呼叔曰晚晚言其晚得也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為叔之子易長養無刑剋也尋常稱呼則稱父母為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

辰字多訛不問字義即一人而自寫姓名前後矛盾有富民熊孟魁投牒再為孟奎三為孟逵後則以孟為夢以魁為虧其可笑如此　凡入官必寫如官以如為入也有廩生湯仁洽或呼之為仁合或曰仁恰又有庠生

蕭洽露亦曰恰露

季考諸生題為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有一生起比云民自黎也不關子孫事也子孫自子孫事也并不關我事也

童生題為與鹿豕遊一生云舜父頑也而舜與之遊鹿亦與之遊然則鹿其頑矣乎舜弟傲也而舜與之遊豕亦與之遊然則豕其傲矣乎

榮藩金印重十七觔今在辰州府庫

癸未年河南掘一石碑上有字云衆姓孽惡貫盈借彼手伐伊人咸陽起梁晉落一畝川分三坡空榛要地終

撫利一旦身亡乃牛角　另一行云左艮王至此無糧
後云劉伯溫記云
近又掘得碑記云遠望超超路骨多壯士紛紛把劍磨
水居燕國歸南土血染滇黔流楚河馬尾羊頭猶自可
雞猴相鬥奈如何若得太平常靜日金豬銀犬息干戈
偏院李乾德行檄至縣言近日蜀山崩出石碑有云今
日流明日流流到如今斷了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
个好世界　時李炎張獻忠正熾
闖賊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
癸未冬末賊執張甚忽童謠云勸你休休時不肯休死在
兩縣夾一州若還要取辰沅靖鐵樹開花水倒流公安

石首夾澧州賊退屯其地
癸未夏初武昌白石中一龍墜長街業已僵死其骸異
常五月晦張賊陷城屠戮最慘長街一帶約數里靡有
孑遺
楚中之變億兆被刼肝腦塗地不必言矣惟天潢一派
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則有楚府衡州則有桂府長沙
則有吉府常德則有榮府寶慶則有岷府蘄州則有荊
府襄陽則有襄府荊州則有惠府岳陽則有華陽府永
州各縣則有岷府蘄陽分封承天則有顯陵各有守兵
一聞賊至望風而潰何嘗與一交手致金枝玉葉塗炭
流離如惠桂兩藩係帝親叔而所至迫逐無容身地更

可憫也
武岡州岷藩多行不義百姓勾賊攻打殺害癸未三月
二十一日報
惠藩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舟次岳州大風忽起破其船
二十餘號襄唐兩藩于正月二十三日舟次陳陵磯五
鼓亦發大風破其船百號兩藩宮眷及沿院從事僅以
身免
荊州臘月十六日破惠藩于初九日先移入舟偏院都
督御史移鎮荊者爲陳睿謨武進人微服頂遁今與惠
邸寓湘鄉知府陳志忠臨川人奔岳州長沙既陷桂藩
護衛一空王出走百姓奔散賊隨據之永與衡鄰衡陷

永必不全潰兵四五萬奔入永州騷擾民閒逃竄一空
九月十九日賊至僅五六百人而四五萬兵望風奔潰
自相踐踏死者無算直指劉熙祚武進人被執不食六
日自縊或云被殺于甯鄉宗師廟署永府篆者節推吳
晉錫吳江人先奔歸籍後遁居城中
劉劬思自永州被擄爲賊所執于癸未九月二十七日
殉節于永陽臨絕賦詩二章題于署中云倥偬軍旅已
逾年家室迢遥久別顏南北骷髏驚作壘湖湘宮殿燄
成烟鵑血不沾無冢骨烏啼偏集有孤田死生遲速皆
前定堅此丹心貺楚天故園隔別已經年今顏非復舊
時顏山川草木皆含淚貔虎旌旃盡作烟老婦[illegible]尋芳

蝶麥兒孫切莫種書田萇宏化碧非常事噩此孤忠向
九天
惠桂兩藩俱于九月十七八日抵永州舟載宮眷輜重將往廣西全州僅距一百二十里湍急弗能上十九日賊至兩藩乘馬逸宮眷俱被掠
長沙與衡州接壤守長沙江口賊不得渡八月閉桂府募兵六千將尹先民頗驍勇統兵據浮屠施礮設柵業有次第而撫治王聚奎必欲弔兵守城尹曾痛言守江為上守城非策王剛愎自用不聽其謀賊偵無備果一擁而入王先遁尹戰死道臣馬雲起長洲人遁免衛推蔡道憲江門晉江人殉難邑令吳應恂宜興人亦先走

蔡公罵賊不屈被礫楚中撫治王聚奎聯珠鄢縣人隨惠桂兩藩奔廣西梧州
桂藩體肥重輿夫須十八人乃舉有別苑十二區每區集女樂百二十人癸未之變孔全斌副將步兵先于衛城外刼典舖桂藩即集諸女樂并宮女共二千餘人聚而燔之號呼震天并宮殿俱付一炬
孔將守長沙其潰也孔不知所在部下統兵官郭天才傳大任退聚洪江恣行擄掠橐中各擁重貲皆掠吉藩者傳係孔將門役厮養為之時事可知
吉藩最富拋鄰幾十萬金榮藩最貧每年僅仔粒萬金耳只始奔也僅挾五千金寓辰谿久費盡

襄陽壬午臘月初二日破襄藩出奔撫治王永祚崑山人并逃與唐襄兩藩避長沙宜興知縣陳美石渠新建人死之長沙距衡陽四百里八月二十五日長沙破桂藩即以二十八日出奔越一宿而人民逃竄盡矣城空賊入未嘗破也賊于九月十五日始至
長沙史可鏡登戊辰進士為工垣長艱歸被祭扼腕不平賊到即降授偽巡撫賊去陳兵獲之以獻偏院得其致劉鐵棍書勸劉降賊乃痛杖五十發沅州詳審獄具又杖二十欲其速斃而頑鈍不死想天厭其惡也劉鐵棍時為副將駐武崗有勇名清州一帶賴以全隨升總兵

湖廣不一年而失十四府所存者惟辰州耳襄陽以壬午十二月初二日破荊州十二月十六日破承天癸未元旦破漢陽三月二十二日破黃州三月二十三日破武昌三月三十日破岳州八月初五日破長沙八月二十三日破衡州八月二十九日破常德三月初十日破十一月二十三日再破惟郎陽德安之破不記月日
承天府癸未正月初一日申時破湖廣巡撫宋一鶴九皋清苑人守道張鳳翥威赤宿松人鍾祥知縣蕭漢象眉南豐人死之巡按李振聲米脂人投降總兵錢中選華亭籍大同衛人被擒冠破荊州考試諸生就試者九十人取七名首名賞三百金餘百金不取者各十金題

爲三分天下有其二復考者甚衆賊云此皆開門投順
不忠之士也盡殺之
鄖陽旁縣皆破惟府城賴西洋礮得全知府余啟元望
仁合肥人超擢治院
衡永潰兵盡聚洪江約萬人所掠婦女三千餘人子女
玉帛不可勝紀
統兵將官爲郭天才偏撫李乾德聞澧州既復統兵至
溆浦聞常澧復陷即引兵而還不發一援不動一矢奇
矣哉
左帥曾三擒張賊張訛之云公爵尊而稟未厚不若釋
我以爲外援賂之數萬左頜其言遂殃全楚趙公子無

瑕曾陷賊中言賊實畏官兵夜不釋甲不離馬而官兵
無一與之敵者線索暗通遵左令也
闖賊部下有四支張賊老狪狪曹操一斗粟皆受其節
制老狪狪聽調而不聽宣張賊逢人則殺號西府兵楚
中傳言張獻忠于癸未四月二十三日巳死有九子今
猖獗者其長子張錦也
犯衡陽者爲賊張獻忠第四子孔全斌被殺盡收其兵
趙公子見其行軍長四十里見馬則搶人多不殺瑪瑙
山之戰左兵甚鋭張賊窘極墜崖傷一子大兵雲集給
一日糧即可深入而川撫邵捷春侯官人遲回不發致
賊復逸楊閣部以情聞上邵雖已死而張賊用狡計破

襄陽全羅旣邵死不足贖也
自賊中逃還者言張獻忠詭譎百端今見在未死爲丙
午生向傳其死者乃其狡計耳
常德屹然巨鎮爲全楚咽喉滇黔門戶楊文弱請加雉
堞金湯甚固道臣潘士彥宛平人忽于正月十七日倡
逃夜半開門走出爲榮藩宗室制其輜重道臣及家眷
僅以身免其寵人睡鞋爲衆掠得幾不出門潘守常德
甚久有潘打刼之號甫晉兵巡値分守兵備俱缺手握
三篆而以勸王募兵爲名公然遁出致民無固志重地
瓦解寸磔不足贖也
常德自道臣逃後遷徙殆無虛日兼荆之逃弁周晉者

向爲偏院中軍統軍三千肆掠城市榮邸不得已于三
月初三日晚遁出時世子甫半歲國母止二十二歲周
弁勾賊而賊已空城不足厭其欲逡巡良久于三月初
十日始至城何嘗破埽空以待之耳常宗室初四日欲
出即不可得聞皆被害已而周弁爲劉直指訪拏杖死
常德自三月破後賊去而逃民自漸復我鄉徽蘇大賈
紛紛重載而下有五百人作夥附大海舟鐵貓桅竿忽
作吼聲徽商溪南吳姓者亟以桐油賤售販荳還浦市
不數日而常德復陷四百九十九人無一免者常德秋
閒稍定榮藩以十月初復歸至再破一埽無遺矣獨國
母幼藩幸得保全

榮邸承奉云賊有老成者亦不妄殺人惟宗室無得免者
潘士彥以勤王爲名隨地逍遥正月二十七日至桃源縣復被士民驅逐二月初至辰州聞榮邸播遷三月初六日又攜家眷至辰谿後聞榮邸將至十五日夜半家眷先逸士彥隨發其行也酉陽士子叢而詬之面責其悖
署武陵縣事者爲會同令周麟元招靖州兵以守護潘邸統之者爲王守備名申錫三月二十一日晚潘邸舟至辰谿守備縱兵肆掠毀令乘輿飛石亂擊旁若無人酉陽夙養民兵號精悍聞鬨而起百姓助之金鼓震天亂兵驚遁邑得以全

溫如珍係四川總兵初奉旨調守承天部兵六千人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承天癸未元旦城破溫頭被一刀墜城濠莫參將救之得生六千人皆散失沿途收潰卒四五十人至常德復招兵六千皆市猾游棍否則亡命爲盜者也既無糧餉惟恃刼掠人人恨之入骨冬月賊再至其部下弁流錢姓者統一千三百人禦之牛皮潭人殊死戰而後五營先奔五營者黔將譚得勝楊得功李守監軍李之晟土司于騰龍也五營既潰溫亦繼之而一千三百人皆飽賊刃矣今溫寓辰谿部兵僅存四千皆不可用

溫總戎察明敢勇裔籍臨安人初調守承天則棄陵而逃退屯常德恣行搶掠慘暴過賊其部下五月不給糧專倚打擄爲生及賊再犯常德又望風先遁輜重山積皆棄不顧初有兵六千從賊殆半臘月十七日過辰谿竟颺歸矣
溫兵過辰邑約三千有餘內婦女未及百人其妍麗者不過二三人聞其在益陽擄江右巡撫郭天門女勒索五千金贖女方有娠溫竟置幕中至宴客呼令佐酒坐客有泣下者溫弁自奉僭侈動用什物皆金銀製造姬妾凡二十人爲賊擄去十二人僅存其八有優一班未動也

官兵沿途擄掠所得婦女號爲兵眷
常武賊再退後楊仲丹遣人偵之民閒家供一牌上書西府萬萬歲順民某人左鄰某人右鄰某人而其家則屠戮無遺矣聞賊審是官兵則斷其手城中手幾百擔白晝鬼嘯不見人形
元墓山僧旭初以募緣至常武王府供養冬月之變隨顧弁走踰桃源追者躡其後僧登崖避之見官兵四五千人失魂喪魄爭前恐後頃刻閒落崖墜澗死者不計其數僧以爲賊大隊至矣及數之止十六騎耳而四五千人之望風急遁自相蹴踏焉用是赳赳者乎
貴督遣副將羅姓者統三千人勦賊二月二十六日到

辰谿停泊三月不行閱其行牌尚是十月二十九日貴
省距此僅十餘日而逍遙四月候賊遯竄既偏屬厭而
去援兵方下常武以恢復爲名近來可笑大都類是
辰州有哨兵二十餘臘月初二日調至辰谿十三日始
去停留十餘日近縣樹木皆斧爲薪自童槎以至拱抱
無一免者始倘偷竊漸成公市一日一兵可得四五分
數日米價浮千金矣諸兵無糧全仗打擄爲生又值歲
荒惟得蘿蔔一味爲朝夕饔飧當事者初以急調稍留
即置不用數日後復返面無人色瘧兵驕將惰固今時
大病乃欲其忍飢寒而驅之死地不大難乎
辰州節推胡會賓桐城籍雲南人慷慨任事加御兵巡

統兵復澧州益陽近常德再破則已殉節眞烈丈夫矣
後子節溪自崖墜得尸已喪其元其子認曲指腿痕而
得之
左良玉先爲李賊殺敗心膽俱裂統兵數萬過承天而
不援直下省會人皆以叛兵目之正月初置酒高會其
部下皆子女玉帛充盈所謂數萬者婦女老稚居其過
半實四萬人而已元夕擬張燈大會忽報賊抵漢川連
夜遁去遂下黃州圍城索餉次下九江安慶飽掠客商
焚刼百姓居然一叛賊矣朝議憚其擁重兵乃事姑息
加銜頒賞何異養癰今賊遠去仍還省會以恢復爲名
酒色太過煢煢而行民間皆畏之如虎 良玉戊戌生

張獻忠令票云西府千南先鋒張云云其詞悖逆不能
悉舉總爲楊閣部而發行云楊某再動天下兵馬與予
爲難其子又到處團練鄉兵敢行抗拒楊已中吾刃令
掘其墳墓燬其房屋有拿得楊族一人者賞銀十兩有
拿得其親子孫兄弟者賞銀一千兩復書癸未十二月
月上有平南先鋒印楊公子仲丹親取出見者
楊氏本南直建平縣籍國初以赤籍隸武陵合族亦僅
百指列衣冠者二十餘人甲科尚存二人薊撫撫山公
其一也 修齡之祖曾爲桼五
常德夏秋賊退居民重構十已七八仲冬重破恣行焚
毀髫齔不留尸山血海聞者傷心故相楊文弱三子及

其弟侍御撫山一子幸而得脫楊閣部戊子生庚戌二
十三成進士庚辰死封疆年五十三楊大司馬修齡公
墓癸未冬爲賊所發傳榮王乃王太妃于年十四而殂
太妃哀之釐宮中珠寶金玉殉葬癸未春亦被發楊氏
四世墓俱被發大司馬修齡公及其祖父骸骨皆燔而
粉之雜草剉以餇牛馬閣部公獨葬沅江縣在天星河
之濱距武陵三里被發時蟒玉肢體如故賊支解其尸
龍陽百戶某收其元首及其一二懿戚楊修齡公父墓
已葬四十年癸未冬盜發之刀斫其頭鮮血噴出賊見
而異之故逸去先是蕙圃翩翩里中一日出郊外有被
髮而爭鬭者若不欲生訊其故則其人姓萬川客販椒

爲牙儈負二十四金有急欲速歸不得蕙圃慨然如數應之其人感謝識姓名而去當寇時僅一子七歲以爲死矣乃爲賊擄入川寓萬姓之地地方殺賊而留其穉各詢所自子能言其父祖名姓萬抱持泣曰此予恩人子也乞養之亡何其土官須姓者無子轉乞爲子蕙圃不知也偶其宗人入川邂逅萬客附一信至須從索之須不能諱然不計難留蕙圃因其年伯陳鹿苹時爲偏院持令牌令箭開關數十里而往始得其父子重合子已十八歲矣子出手示人右手兩指半削則初擄去時馬上罵賊賊以刀斫之故也

光緒歲在著雍困敦春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明季實錄終

行朝錄

序

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肎澌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薦塡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左副都御史餘姚黃宗羲梨洲氏書

行朝錄目

隆武紀年
紹武之立
魯王監國上
魯王監國下
永歷紀年
章貢失事
舟山興廢
日本乞師
四明山寨
沙氏亂滇
賜姓始末
江右紀變附

餘姚黃宗羲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又稱昭宗襄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南陽府以唐藩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忠難而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王薨

崇禎五年壬申帝年三十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顧其城庳薄帝捐千金脩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毅宗怒逮振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制援據經傳皆有原本廷臣願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兆請繁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値冦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馬可賓鍾玠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割

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之絕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財且請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

十七年甲申五月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牆或云赦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

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福京福州府

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
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
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思宗
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爲靖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虜侯並
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爲少
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張
肎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
差又賜鄭森芝龍子姓曰朱賜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
統行事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
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
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慫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
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
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爲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淸
理寺田可得八十萬上不聽
署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
林欲楫姜曰廣吳甡高鴻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
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
遙授不至者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
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已而遷延邵武爲諫官
所劾而罷
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
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
悅諸生佟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
敕督學御史扶之
初鄭芝龍鴻逵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淸流日授上
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吏人

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
戶部尙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
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扇
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二鄭所容請告再
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
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
自重議久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於殿門
以天興府學爲國子監上親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
官坐聽其餘皆立侍圜橋觀者濟濟

277a 93.5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改桂林爲西京封楊國威等爲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江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推諸王會議廢亨嘉爲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顧奕等皆棄市會冊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粤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上不聽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罷去

上以王期昇爲總憲彭遇颺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上日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休之度振飛言

遇颺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係宗室）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貢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竄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死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畧中原之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櫌棘矜以隨其後者名肩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道周之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爲北師長夭祿所執殉節於南京事聞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賜銀章日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帝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甯府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

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畧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爲豈日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猝返郡夜半出其孥帑知府吳炆煒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炆煒亦揭健時

建陽知縣施𫉬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之失民心也
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炆煒𫉬皆斬健綾輔臣勳臣以下
中救終不能囘
馬士英叩闕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論守闕官兵毋納士英士
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
浙江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維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
維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
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
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
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馬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眞也
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眞宏光亦經失國有尊
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
妄人假託以惑衆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江邵問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屢征不服
永甯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
撫鄭彩軍屯廣信永甯王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
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
永甯王死之洞蠻亦散上聞削彩爵帶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爲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
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
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聞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
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萬上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
進兼東閣太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賊號一隻虎
自成妻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
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
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
張先璧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人蔡鼎其爲人也多言李遴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爲軍師

所言事多不中鄭彩旣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
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階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二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
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言凡
下第者俱聽覆試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
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
封爵
鄭芝龍爲洪承疇所紿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

二月閩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上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卽於二十一日啟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上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上崩於福京或曰建甯代死者爲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楊陸榮刻帝與曾后同斬汀州）其從難之臣賴垓（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汀州被獲於行宮外罵賊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眞僞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

文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

王位下有嘉歷協銘闕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

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旣無鞠躬盡瘁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籍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乎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行朝錄一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餘姚黃宗羲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鐭（鐭係英宗廟諱恐誤或云聿𨮁）隆武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社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王卽皇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吾騶而外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陳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妃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蹤譚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其月十八日桂王卽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已而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非江西陳大士）禦之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毬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卽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當是時廣州陸冦則有花山砦水冦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於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

帝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賊間者斬之旣而洶洶猶以爲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鍙問計鍙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27744 93.5

史臣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叉生內變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苟息之不食其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可以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二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行朝錄卷三

魯王監國紀年上　餘姚黃宗羲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
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
南渡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
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
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爲宰相棄
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得不立
誅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亦不可得可歎也哉

時潞王監國王諱常淓隆慶之孫劉宗周令分守甯紹台道于穎上疏
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
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
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亡何潞王降宗周既
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
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爲馳道執扑以行役者
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挾攝官建義旗閭中少年輟耕而
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
喜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禮閭人屈尚志逃至越遵謙箠
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宗周即曰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
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往時
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
陳子龍子龍曰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通也至是又明日
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甯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投
降表肅樂大會搢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
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
之之仁至甯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於壇上三賓
戰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爲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
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晉柯夏卿共請

王出監國
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爲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國
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
霖錢肅樂當瓜里
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後
徐議樂推未爲晚也固讓不許
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
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
起章正宸爲左侍郎署吏部事李向春戶部尚書王思任

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都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
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督師右僉都御史進
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武寧侯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宏光帝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
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
戍卒以爲常維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
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
當是時孫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讓之
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

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
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
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力無名之征也分
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
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
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
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
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
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
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

其自爲懲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
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禆
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丁
隆武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
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
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知其他皆不
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荆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鄭遵謙爲

義興伯上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
守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鋮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
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
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
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
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入東閣
鑄大明通寶錢
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
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

以柯夏卿曹維才爲使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刼之入內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某與孫嘉績救弗署爲勝虜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輟朝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向寶司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劄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時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步往返北兵

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撥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鋮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鋮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屬之南征者懸內院之鈇以待大鋮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汝禎之子時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之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過仙霞嶺見雷績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賦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騎隨烟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某嘗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眾仰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濼地無類矣之仁韙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277.4 93.5

行朝錄三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木

山陰薛炳校

越中徐氏刻本

餘姚黃宗羲

魯王監國紀年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定海爲叛將張國柱刼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廈門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上者服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氏曰朱成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爲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以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爲相

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

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楊耿爲同安伯鄭聯爲定遠伯周瑞爲閩安伯周崔芝爲平夷伯阮進爲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某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卓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箭交下遲明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皆死之周崔芝兵退保火燒嶴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司通政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

弟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
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
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
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
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
辛未鄧藩錫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
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萃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
死之萃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北人欲
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萃於隆武朝主銓政曰此潤

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能去募兵數千人爲鄭
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
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
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
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假卧邸閫而云聯
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
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
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
颽故宏光時之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赤
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
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鄭彩與遵謙交惡上次閩安
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
與之爭日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籍塡相問遺
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
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舶爲業遵謙强取二
舶貲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遵謙復不祕其辭也彩乃

許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逵遵謙過輝船送
之被擒輝旣擒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船底不出謙呼曰汝
鄭彩廝養敢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盂
黍哭奠汝霖旣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咨
殺其婢王氏下于獄遵謙以千金出之遵謙死金四姐束
褻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佈哭彩聞沉之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養甲
有隙故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嵋自縊興泉守道楊藂緋衣坐

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郭正䘵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思服毒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一十七縣北訓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徐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馮思理卒

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困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關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亡者為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上襴衫巾條拜起秩秩

北師解去

壬午北師圍建跳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閒請循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眾兵數千邊海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官守於是合攻舟山斌卿與其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

劉沂春退閒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
犄角亡何瑞芝有隙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
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
功爭中左所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旣怨彩瑞而
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嘗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
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隙遂成鄭

彩之敗名振與進因而壁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
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
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月者謂上之祿命
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某上疏爭之
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澱閼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
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
伯阮駿扈上發舟山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

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守隘者方覺先是阮進請海
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
火毬投礪風轉逢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
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
戰殺傷北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涇縣江
陰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
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
大學士張肎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

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
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則肎堂
自縊於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
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
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
中居舟山城外北帥搆得之向中衰絰剃武殺之通政使
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
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
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
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

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已亥六月上遣官致祭故光祿寺卿陳士京後聞魯王爲鄭成功沈之海中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船中最苦于

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鰲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茲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行朝錄四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餘姚黃宗羲

永歷紀年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四子神宗之孫也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

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爲桂王其詔有天下者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卽帝位改明年爲永歷元年以府署爲行在

進崇端王爲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日孝正皇太后馬氏日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

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時紹武建號於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於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江津人癸未進士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之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

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府陸世廉爲上集役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丁丑進士永城人晏日曙壬子舉人新喻人原承天副使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交阯瞿式耜妄殷衆多迎逍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甲戌進士金溪人原廣東巡撫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朱天麟方以智庚辰進士桐城人文選郎中吳貞毓癸未進士宜興人給事中唐鉞張起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

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萬餘衆出沒廿竹灘廣州之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振是月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撤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桂伯

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以智爲僧在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也法名宏智號無可此時入天雷苗耳

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

兵部右侍郎張家玉癸未進士東莞人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

屯杜槢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
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連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
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辛未進士紹興人原任蘄州副使
湖南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
晉何騰蛟天啟辛酉舉人貴州人楚巡撫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堵允錫
丁丑進士宜興人巡撫駐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榮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提督
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槢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圍新
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萬歷己未探花廣東南海人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
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
景煇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北以守東門約以
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
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誅花山盜之守東門
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
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毋寧為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
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
於白鵞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
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
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帥師赴之
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二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允用迎鑾功封
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
駐劄古泥商邱伯侯性入衛侯性時駐古泥以總兵銜耳上自武岡踉蹌過古泥宮眷衣食皆乏絕性聞之往來迎駕供給救濟上及三宮服御及宮人衣服一切皆備三宮德之乃日授商邱伯後又晉性祥符侯
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允引兵追
蹕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

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二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
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
承允引兵去夜宿羅家店上已兩日不食越五日抵古泥
晉性祥符侯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城外殺朱實蓮於南
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砲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
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札三營於城外成棟令杜永
和閆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千人無降

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水而死成棟又以
水陸二萬事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
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
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祥王應
華伍瑞隆關捷先陳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
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眞忠臣眞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
總兵曹天奇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
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
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寕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

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嚴起恒吏部左侍郎吳貞毓
以間道阨三宫入南寕

十二月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歅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爲
相

賊將郝搖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北師
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永歷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刼上於寢裸體詔之城
外細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爲上具袍服襆被而
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寕阨擇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
書蕭琦給侍中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等七八人
耳

柳潯二府爲慶國公陳邦傅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乏絕
大學士嚴起恒乃詈吏部開選於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
鹽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丁丑進士歙縣人原任湖廣驛鹽道潘曾
緯辛未進士漢陽人李綺三人齎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
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

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
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營帥松江其孥帑在焉妾曰
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
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
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
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與
平伯高傑兄子也求援於粤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
八萬兩成棟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爲辭時歲大旱
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額旦暮亡舟又冠
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

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决成棟故令䑛盜偪城下
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
養甲乃於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旣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
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
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而以所藏印印表文
上之詔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
年爲左都御史
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
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
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

聲桓使人竄之中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
座間殺巡撫而反正詔封聲桓豫國公兼兵部尚書
遣吳貞毓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使李成棟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戊辰進士崑山人）
爲東閣大學士晏清（己未進士黃岡人原廣東水利僉事）爲吏部尚書張鳳
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宸文選司郎中黃雲衮行人潘駿
觀兵部主事麗天壽掌司禮監曾經出仕僉日迎鑾游手
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閒署敷閒添註幾滿此外更有白劄
部劄欽劄欽劄者皇帝用寶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
費大畧皆出諸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
金十萬及綵紵以備賞資政無巨細受成於成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諡文忠張家
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陳邦
彥兵部尚書諡忠愍
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端皇帝陵）上令李元允殺之江中養
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
以外事臣獨任之
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

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綺（三人爲李成棟親信）兵部尚書曹燁（辛未進士歙縣）
人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司毛毓祥（丁丑進士武進人）爲一黨
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王輔臣吏部尚書晏
淸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
兆進張起等爲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
部尚書劉憬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
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
司郎中施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
制司郎中徐世儀爲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
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少卿楊邦翰職方司

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爲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於李元允元允本姓賈爲成棟義子以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矢劉湘客爲虎皮錢謙益薦舉劉湘客金堡爲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否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太則陳邦傅爲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庚中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傅故潯梧參將也冒功封富

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李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傅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於諸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爲言者追改然邦傅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李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表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旨劾之邦傅辯疏皇上蒙塵二年並無一衛兩衛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爲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傅請即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李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御案皆服系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傅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聞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爲聲桓謀者以甯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兵先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

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成棟退走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沈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兵成棟死而金聲桓亦亾

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爲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被害于大步橋下

詔贈何騰蛟湘中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軍封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癸未庶吉士永昌人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僞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能攻之文秀與能奇又攻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旣兼兩部寖淩欲自大嘗請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選自京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爲所委任應熊死而祥

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爲所惑然兩帥援壤時相搆釁亦不能有所劾力及滇使至朝廷以爲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於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許滇兵已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乃改封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慴服輸威者進修貢獻已倣視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界定而北師下沅張先璧侯天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請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爲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面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仰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爲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參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位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部曲之降于何騰蛟也李過號一隻虎賜名李赤心封爲興國公高必正封爲鄖國公賜名忠貞騰蛟死爲大學士堵允錫所撫湖南北旣失赤心等由郴桂徑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輩倣樣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爲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横甚金堡等以李元允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劍政一手

握定勳輒自簡攷府惴惴尢位疏未上先商票擬攷府置
府簿以待之任其攺例二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罷
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
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
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李元允留守肇慶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
戶部尙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

程源右侍郎萬翺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戶科右給事中
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李日煒御史朱
統鑛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
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五
之廟權掌衛事張鳴鳳鞫之嚴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
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呂宗
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甯舟
中蓋堡嘗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有云臣何人也爾璵何
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爲快快願肆言無
忌也獄具堡遣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客正發徒三
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喪京事急謁鄖國公高必正赴援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
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允亦自肇慶來時
嚴起恒已去三師請手勅往平浪迫還慈甯皇太后垂簾
召三帥賜對元允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
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
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卿
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
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
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孝他卻謗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

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
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
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瀆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
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瑾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
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
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
劉其下稱之皆曰國王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
通好稱盟可望致書云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銳
守則足以資保障獨自不肯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

生月蹙黔中乃兵出之途寧有救災恤鄰之念以爲假道
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
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
祇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
熊得晉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
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
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
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
大潰走死眞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逝城陷大學士瞿
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將報知
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
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
臣張同敞從江東泅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同敞子無留守
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即於是夜明燈整
襟而坐六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
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刀突至執臣與同
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
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置別室
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
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衙兵未至之前正以死於一室
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妾
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爲
北帥尚可喜所破
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傅叛上初過潯邦傅留之月餘欲挾之
以自重至是乃謀刼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傅
刼之文武墜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傅以上鹵簿
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
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歷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
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豫賜
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思張明思張勝
等入衛
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

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爲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
服二十三日奉安靈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頌以大行慈寧莊翼康聖皇太后喪
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令依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
行日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
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遣祭祖陵
十八日葬慈寧皇太后於兩江之宋郁山
二十五日陳邦傅引北兵入冦上欲移蹕羣臣以兩江黃茅
瘴癘秋莅於夏宜俟霜降後允之
賀九儀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上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許
十二月北師犯遷江逼賓州
五月幸瀨湍

七月南寧府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
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
望遣師討飯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
扈蹕
永歷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飯朝十一日發
飯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
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
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僻處孤粵再次
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
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然界鄰交趾

尙恐夷情叵測臣再思維維安隆所隸貴州普安州滇黔粵三省
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茸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
爲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土
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
䰟利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
羊三十日次保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
次板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爲安龍府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副之
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戰尤急選

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定南王孔有德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傅及其子陳師禹戮邦傅剝其皮可望殺人剝皮者甚眾先是定國駐軍武岡馮雙禮駐軍寶慶沅靖屢捷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攻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之要也征虜將軍馮雙禮頁遣前軍都督高承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斬其驍將李四北師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鐵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日無急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城令急過無入馮雙禮率諸軍亦出城合進是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砲傳警毋下關須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擬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眾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

師銳甚象僨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北師大潰斬馘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遍野追及於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囑一嫗攜其幼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乃放火自刎投火中

方提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揖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提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於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護衛稱駕前軍皆不發駕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妒心曰北本易殺我輩獨未得一嘗耳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一萬餘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師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湖上始戰少卻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堅遂斃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

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
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郵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
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
趨保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
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
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
從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
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陣
果驚潰轉戰而南偪討虜營討虜為潰軍所擾又闕以求

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眾
乃日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
皆驚歎以為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日生平未
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令
日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閒
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省所從者不
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允往海南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
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歷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可望廼請封李定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討馮
雙禮為興國侯奉聖旨所稱封爵事宜依議行於是遣設
儀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先賚軍萬金行有日矣是
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吾奈何受郡王封
當亦如國王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
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
膺嚴罰吾等如何苦拚性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
之奉使者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內外文武
咸怨軍心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眾矣楊畏知者陝人為
楚雄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寧

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於己歸黔以後
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又時時醉
罵其駕前人可望欲殺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
迫諫者入而駕前軍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
極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尚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
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柰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詔
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
慶宴親奉皇上勅以光寵之而眾益交相論欸以為此眞
項羽之刓刻吝封賞也至有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

計耳定國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夷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詿誤輒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棄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而已

李定國又爲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棄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欲大立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於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延行

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旣軍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尚口可望亦忿定國旣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旣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李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强之疏請爲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歷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

改雲南省爲雲興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詔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太學士吳貞毓以下一十八人內武臣一人內侍二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勅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爲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軍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由平越進屯於天柱

永歷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

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蜀王

永歷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

孫可望將謀挾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爲滇都

永歷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

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府爲總督不果

永歷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

遣使賫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
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仍
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路避
兵
永歷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餘人兵
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遥傳兵

至關三十日次蠻漠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二
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
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賫勅書往
緬王發神宗勅書對交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國公印信
之蓋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
惟神宗故事也常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
啞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為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
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啞哇對河離城五六
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郵
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
至啞哇城下次於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十里草殿
數十間編竹為城宿衛數百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
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歷於緬

永歷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
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上
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與
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勅付緬人定國候久無
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闒冗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
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脣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半能文
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
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投之吉翔國泰即椎碎分給

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
國泰惡而去之
永歷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賚木至云不敢速
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
十里架浮橋將渡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
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託言
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情則有皇親沐國

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
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
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
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
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離不敢廢禮今
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
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殺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咒水盟（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
往緬人盡殺之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
親王維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二十四人緬人又發兵
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自縊宮人命婦
縊者不下百人盡刼其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
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
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
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因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

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
始知其爲北人也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
後事祕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
罵即殂落之辰也（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府或曰後同太子被死雲南城三說未知孰是）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齷齪
魚餒之民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
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
庫梗之於贛州（陸世儀江右紀變稱楊興柯非高進庫也）則其勢必合合則
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衡州之捷蹶名王天

下震動此萬歷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
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

行朝錄五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行朝錄五　　三九　越中徐氏刻本

章貢失事

餘姚黃宗羲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府失守督師萬元吉都督陳賡兵曹王其宖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汪起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于贛同卿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兵曹范六吉周遠待詔劉秀鏞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師曹志建以二十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日竟奔回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守城命中書范康生乞師于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

十四日北師至贛閣部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怖恐莫敢前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閣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允自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允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萬元吉陳賡多方鼓舞

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面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州守城已閱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副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應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帥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奇允召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謂召募砂兵三千人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

人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宖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去舟中火器皆落北人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薦縋死士格墮之

九日北人據南康

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

罷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贑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宖招集鄉勇爲不得已之計而參將趙之旦擁衆萬餘於雩都粵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贑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爲鄉導夜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城上發砲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歎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允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宖黎遂球柏常青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琎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鵠劉應泗贑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illegible]貢生楊廷鵠黃尙實胡國偉王所管聲元戴紱諸生[illegible]之輝泳長應禎尙祐劉斯鏑等數十人不死於兵火則[illegible]投水耳此篇全用范康生所記

史臣曰贑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illegible]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遴才太濫贑事三人爲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殆非其所長也

行朝錄六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行朝錄卷七

舟山興廢

餘姚黃宗羲

舟山四面皆海元爲昌國州昔越王句踐欲置吳夫差於甬句東即此地也今并入寧波之定海設參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爲其地參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官授把總苦於無貲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妬死自參將歷江北總兵南都既亡遁歸

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絡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爲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爲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

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援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

丙戌副使荊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奧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轄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爲流言民單里從斌卿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明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眾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北乘之發砲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世子元妃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總名振實甚斌卿妬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叛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爲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於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其印封勝兆爲期四月二十六日（丁亥歲）勝兆之眾謀者既眾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撫之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北人而睢

就之捕之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輙斧質以徇義旅且惑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愿書無序義旅遂刼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剏中所撫其力易制於是詹世勳矯勝兆之命召義旅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案北人鞫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勳謀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勳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刼其貲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爲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魚稅挾重貲來舟山其標將歐典有隙於君堯潛以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在沿海者王翊具帛書爲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訐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力徒望內應之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動靜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

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顙以謝夏等皆論死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朱氏楊文琦妻朱氏楊文瓚妻張氏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之內地大戶至是不敢渡海盡藉以爲官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分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頸南人皆恨斌卿第挈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於南田旋復建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喜收海盜用之資其刼掠有黃大振者善刼獲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所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輙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梘

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敢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

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處分九月

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玫背約出

洋阮進等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沉之水中

二女從之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

破其城以巴臣與（或作成功）守之

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又作）陳六師（一作雲之）圍舟山巴臣與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赴海死

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之間溺死

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

一屯於崇明相爲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即諸

之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以盜賊之智尙

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逮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

亦何能爲以此形勝之地僅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七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木　山陰薛炳校

2171冊 93.5

日本乞師

餘姚黄宗羲

周崔芝號九元福清之榕潭人也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各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卽薩摩於諸島爲最强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旣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

吏得解爲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黄華關把總稽察商舶

乙酉秋隆武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黄斌卿駐舟山

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衞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大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

丙戌四月遣參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旣破鄭芝龍刼衆議降安昌王恭梘尙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鎭東二城乃遣其義子林皐隨安昌王恭梘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黄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

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北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置銅板於五達之衢刻天主像於其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卽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而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秃頂坐籃輿京

第因致其血書撫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䘏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致中國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爲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爲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

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

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撥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筴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特名如定者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之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猾多變乃之一島名勝泉者其島無中國人來往不辨詩字之好與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武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即無

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古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眞書生之見也

行朝錄八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四明山寨

餘姚黃宗羲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叠嶂猶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兵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爲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卿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師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某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戒二師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師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今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爲擊死二帥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中

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銜枚而行按甲空奪北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爲所虜者四百人有孫說者

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血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軍合軍杜嶴守關禡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衆團練攻杜嶴破之其別部邵伯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向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則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衆之團練者隨道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諸山則石仲方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與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爲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可以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循奉化北師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道北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師大

敗
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
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
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
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時
固爲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
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
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
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
樂曰侯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視其軍容壁

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
爲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之所致苟招撫而官之鮮有不
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日請自
飽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栢襄甫會稽顧虎臣
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
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
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去
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

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
之於海嶼京第以疾不能行匿鶴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
於寧城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隕
地野雉皆鳴寫圖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
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
飛濺于犂虜書畢擲筆以擿海道而徑出北帥將會定海
縶翊以待每日從容東幘掠鬢修容謂北人使汝曹見此
漢官威儀也八月三日北帥畢集陳犴訊之翊坐地上曰
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川

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
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泣下曰非
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其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剃髮爲僧見金帥於杭
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亦日夜
勃谿鄰姑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妻亦攘袂數江
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爲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
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
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
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

2774 93.5

病劇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

平然皆偷驢摸犢之賊徒爲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

刼浸失其傳矣

行朝錄九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行朝錄卷十

餘姚黃宗羲

一沙氏亂滇

沙定洲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姓者有女故娼也名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於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可攻而代也

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必調我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吾者吾必奎如約國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喜徐中和有異志參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公二憾密告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朋錫饒布之用事黔府中恣為不法大横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妹殊色朋錫奪之天波既犒定洲軍疏題參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於內沙兵譟於外以誅于朋錫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潤皆遇害定洲刼巡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

丙戌春發兵鬬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勒陳隔泥鬬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是也皆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偵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與祖詔沙兵入衛四人謂與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奬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國使之引

兵東向與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以脅滇

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喜袁士宏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戌至壬戌拔之改阿迷日開遠蒙自日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月四將軍入滇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以上坐以為同奬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土司龍在田許秉消來降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

遣其子忠顯至營曰但常守永昌足矣不敢望復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車裂于朋錫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伊革竜伊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崗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其戰口銜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兵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崗人多出降遂破之執定洲萬氏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乃獻俘魋墨奇醜莫不大笑噫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驪姬哉

行朝錄十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行朝錄卷十一

餘姚黃宗羲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爲夷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未采掩映隆武皇帝即位入朝年纔二十一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爲盜於海中久

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爲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撫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盤猶龍嘆賞復進一枝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時南安有荷額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荷額先亡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衆勢益強盛江右郝維璉爲巡撫思欲覆之然無以爲計也宏光時封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爲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五

月於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七坎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縣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反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知永曆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永曆三年六月漳浦守將納欵

庚寅成功南下

277.44 93.5

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於
梧峙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
出降
壬辰正月漳浦守將赫文興舉城降閩長樂縣北督陳錦來
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縣七月
七日陳錦爲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八
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帝在彼爲僧繼
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北師企帥援漳
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今離五

指山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示卒不可
得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
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啟署太守事其屬縣
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師剃髮不受潮州
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
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焉泉屬七縣
降者六
乙未正月破僊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
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六月

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
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
至是方抵城下十六日北帥再遣使議和
丙申正月遲十一日始頒永歷十年大統曆以年前有戎事
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舟山二月降將馬[illegible][illegible]
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粵師失利舉斬其
將蘇茂閏五月改廈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
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縋城
出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陳某爲思明州守成功率師北伐
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

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
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參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
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
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二月徐孚遠泛海由交趾入安
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遂返廈門後廈門破孚遠
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
松江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
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能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
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

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撞擊義陽王某溺焉於是
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旅為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帥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

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涇縣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虹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游之常鎮屬縣亦待時而皆為降計其時有大帥單騎而逃飯於郝店店惟一老嫗大帥惶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為大帥也合掌向之而謝曰閒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而謀知島師疎放樵蘇四出營壘為空士卒釋冰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

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
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燦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為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為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

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十一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277ff 93.5

江右紀變　太倉陸世儀道威述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良玉之總兵也乙酉春甯南臥疾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側爲名破九江甯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爲總兵江西王體忠副之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予以兵所向無敵至是闖賊戰敗於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爲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甚結爲兄弟因以兵循江西時江西自省垣而外多堅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稱嚴辦金王一一皆擊破之殺益王至八月剃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徇傍邑歸馬上裹涼幘簪金珥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令下甚慍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尸爲五二十騎遂入格鬥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鬥於南昌城中砲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居幾千百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巷戰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

兵輒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爲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爲副帥與俱鎮江西時新建有諸生戕國楨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以帶繫髮鬖鬖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勅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至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千百人與王德仁部下王禹門契厚日夜說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遂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四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劄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設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未饜具疏聞於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答德仁固以請聲桓爲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意反正爲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

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敵帝於廣者永歷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眾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因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殺皆無赦舉義旗稱永歷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斜其眾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日廣爲閣部其謀所向時警報至江甯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爲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舊將楊與柯也見聲桓等稱公稱侯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檄文乃大怒謂吾輩舉大事甯不値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我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爲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此其將欲邀賞爵之故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額狀若天神馬肥卒強道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爲中興可立俟也德

仁既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料簡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郡坊落凡有富名輒借名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料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貲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者而日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畧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爲矣而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發兵攻之南昌留其大將宋奎光居守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宋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爲明者汝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鬬志矣未既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爲嚙指或謂金王宜悉眾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鬬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爲樂金王之子弟

親戚皆爲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爲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筅背負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筅如林立不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爲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爲後勁至清兵所屯營將二里間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徑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爲歸騎所衝雍塞不成行列清以精騎伏道旁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爲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雨遂大潰金王兵出不意不能

成列砲矢皆不得發鎗皆豎擎束手莫展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爲備云而清亦慮城兵勁乃仿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爲長濠三道皆驅兵起土即累土爲城晝夜閉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折屋伐木爲撒星樁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水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日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尙有七副總而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聚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爲清兵擊御城上惟日望見塵起火箭交射砲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

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步兵皆長鎗敢戰獨率眾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沒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密賊不戰自敗金王與日廣俱信之稱爲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惡武都司之女疏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剃髮爲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爲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於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

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鬭猶或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爲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城下之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爲食矣呼人爲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顱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遣飢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聲援而清師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於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盍出降詐圍山待吾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砲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遂赴水死德仁

日廣皆被殺殷國楨者受永曆劄爲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陷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內之衆不便於薙髮者如鼎斯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三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爭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爲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爲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諜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蹤跡得之傅作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殉節時棘矜覊彩鳳瘞犬獲靈麒斷頸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爲剃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爲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幾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爲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爲誰屈膝者乃今日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伸頸待刃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也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薦舉軍前贊畫宏光時擢兵科乙酉清兵至宏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南京四牌坊上即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師敗城陷退守贛州

金王攻克之與廷麟俱不屈而死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辭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草黃沙羣奸誤國死猶餘有恨杜鵑難化踏海魯連辟世歸湖范蠡辭家重來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汊又曰壯志寧堪左衽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漁磯敢曰昨非今是適意魚鰕可友忘機荇藻俱肥浮家無可去來歸慘澹蒹葭秋水

行朝錄十二　終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雕本

山陰薛炳校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鄞全祖望撰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畧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畧中固嗛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

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据摭公遺書參以行畧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予謂私謚非古乃温公所不欲加之横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即不琑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臲卼而公奉養王父以孝閒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即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既謝恩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搆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

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行畧謂以爲論二人決不待時今據逆案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案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即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填寫空本故永貞論死而實末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

公之被逮也語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

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尙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曆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侍郎□□莫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

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諭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鋮之漸即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鋮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

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 大兵果入□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尙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

之身挂於彈事聞者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姪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呆並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鎮論死誇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盦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鋮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尙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淛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諱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

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麻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據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嶽嶽悍帥亦懾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

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匿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劄潭山烽火遍淛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爲內應會　大兵已纂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按是役也正中實以敗歸公爲正中蓋表不無溢美予故正之不敢失其實也公遽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尙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公無

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閒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閒立致禍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

囘囘三麻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尙居故里而　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閒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淛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馮侍郎京第等結寨杜嶴即公舊部風波震撼蠭起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又有上變於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將軍以南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縶刑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閒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閒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澌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

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蕺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

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
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
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
藹先以詩寄公從臾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
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
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葉
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使
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同
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
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
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
言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
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
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
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左都御史
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
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
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

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
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
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
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
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
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
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
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
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
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
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
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
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
孫女戶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
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朴次適劉
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
沆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

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厤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厤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厤故一卷大統厤推法一卷授時厤假如一卷西厤回厤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書共若干卷（行畧尚有元珠密語其實非公所作）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厤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厤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

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畧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畧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臯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厤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

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
弟訟田之事曰涉無張蓋出部之事一洗昔人之誣蔡禍則
謂鄭鄤杖母之非眞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誣至於死
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
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揚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
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蓋自漢唐以來大儒
惟劉向著述强半登於班史如三統麻入麻志鴻範傳入五
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
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
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

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
也故其所許者祗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
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
猶不肯少寛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
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
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
則亦何所不至矣是皆數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
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
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
未嘗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賓可哉卒辭之公晚年
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
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
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
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
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
大理寺卿休寗汪公漋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
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
葺其遺書於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既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
而已予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
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己無豫諸
家亦未有言公曾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埼與薩
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昱緣於東京
予既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靑龍返旆而西行兮
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諱之顧畧見其事
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
之

國史儒林傳稾

黃宗羲浙江餘姚人父尊素明天啓間官御史以抗疏死魏閹之難宗羲奉母里門畢力著述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之宗羲辭以疾且言母老十九年左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辭如初乃　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二十九年　上訪求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薦宗羲宗羲仍不出然宗羲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

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爲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孟子師說二卷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爲文約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厤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稾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宗羲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

驚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宗羲實開之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歸里奉母以老紹興府知府李鐸欲以爲鄉飲大賓宗羲遺書曰宗羲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卒辭之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三黃之目子百家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餘姚邵廷采撰

先生諱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

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並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交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蕺山劉子誠意愼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爲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諸生而端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寃得賜葬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爲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濠親王戮祉例以錐錐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箠

所頭牢子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已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塡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嘗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引光朝阮大鋮起用欲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亡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郎逆

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啓蕺山書深研默究以爲世知蕺山之忠淸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本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卽存養中切寔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所發孰爲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

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却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卽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愼

獨人必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愼之無及矣可知獨卽意意非念也氣卽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别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節要㨿先生手曰今日竊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荅其爲學不名一家若身焦思自謂以聲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贄蕺山然竟崇禎世一十

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蕺山夢奠攜登避寇匿影憂讒海濱山陬饑寒顚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麻句股王遁風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嘏諛柩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阜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鹽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甬上爲最雖時文殘說亦知崇本蕺山先生倡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薦固辭老病有司承詔取所論著資禪明史者繕寫宜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爲生壙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舁致石

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七七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幡槩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椁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椁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椁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屍于中人人視其顱骨重于常人倘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爲其子者從之與曰奚爲其

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醫夏畦之子未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椁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椁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

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來格來享
欺僞雜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
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尚不
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
棺椁同于敝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薶化安山
用鄭寒邨先生文立石捧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
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
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歷待訪錄宋史補遺
冬青引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慟哭記汰存錄思舊錄
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脚錄姚江文畧姚江逸

象伝　主　越中徐氏刊本

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麻授時麻故大統
麻假如回回麻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
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納諸壙中石几上門人流傳
鈔錄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蒙難封太僕卿鯤
溟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教匠事冒暑重趼道
諸暨購美櫝歸而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教迄于成立崇
禎庚辰充解南糧迎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黃巖告羅倫
過禁嚴謀于王崟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
庚寅晦木以速棐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冰雪中十指
皆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
墓祭戴家山閻門爲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赦
歸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葆素子木正亦效恙簡潛
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黃氏
他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
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纘屬不絕著述文
章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
度象數等書望而不敢即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海而理
學宗蕺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
遭逢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

象末　三三　越中徐氏刊本

與墳泊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强累累辟微迄不爲名所累
此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
歸不用棺椁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
謂其毀滅喪紀過矣故具載其事爲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
焉

東林本

末三卷

東林本末序 孟堅注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緯嶽太史家

東林者門戶之別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於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為獨深要亦何負於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偽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偽者反至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偽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為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真與偽而已矣余於是條次其本末以使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貴池吳應箕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三

東林本末上

門戸始末（始自並封至丁巳京察末及熹廟也）

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未有不託於朋黨之一言漢有顧廚俊及唐有清流白馬之禍宋有新法僞學所號爲黨人流及之禍禍中於君子而國運隨之以亡興言及此真不知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然黨錮之禍其流甚烈而其源有漸宋之黨錮極於元符而蔡襄四賢一不肖之詩已爲之端昭代之黨禍極於萬厤丁巳而嘉隆諸政府已開其漸故自張鳳磐（四維）以前溯而上之如張太岳（居正）高中元（拱）徐存濟（階）嚴介溪（嵩）夏桂洲（言）其權專其黨同伐異顯行於好惡之閒而人莫之敢議然其局專於攻擊前人故一相敗露而爲其鷹犬爲其斥逐者一轉盼而升沈互異是以君子不久錮林泉小人

不終據要津也自申瑤泉（時行）以後遞而下之如王荊石（錫爵）張淇陽（位）趙濲陽（志皋）沈蛟門（一貫）朱金門（賡）其術巧其黨同伐異詭託於宮府之內而人莫之能測又其局專於汲引後人故衣鉢相傳而爲其所庇護所排擊者縱易地而用舍如前是以君子竟同碩果而小人終等延蔓也遠不具論試就萬厤閒言之當鳳磐罷位申王當國而許穎陽（國）預焉其朝議冊立天潢序定誰敢桼之而申王獻媚密主三王並封之說衆口爭之遂詆爲黨矣後冊立既定工部主事某（[illegible]有德）請造太子儀仗會逢聖怒欲置之法時申王許過於公論具疏救之申王又懼其忤上遂密揭諉過於許而不認前疏自謂陰陽其事神鬼莫知不謂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而黃正賓以之發鈔衆正糾之又詆爲黨矣（夏校云此段[illegible]前後參差）甲午申王既敗許亦致政改趙濲陽張淇陽當國而沈蛟門

預焉一日張以其私人于主銓主銓者不聽會傳旨考察銓部四司盡罷職衆正薄之已而遼陽有倭變張沈主戰趙與石星主和和議矣而主戰者又私一總戎李如梅會麻貴一日敗倭十一陣倭棲釜山疲困之極麻貴謂遼撫楊鎬曰今日乘勝一攻盡殲醜類矣時鎬因如梅未到鳴金收軍蓋鎬與如梅結盟懼其不得預功耳詰朝倭已結寨如梅始到鎬欲攻之麻貴不可謂倭已有備攻之必敗鎬不聽引兵而進倭用弩銃乘風迎戰鎬與如梅麻貴僅以身免遼陽精銳盡喪於此乃匿不以聞獨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實於朝參張淇陽沈蛟門楊鎬等於是淇陽與鎬奉旨爲民濲陽死而蛟門獨留其禍遂烈乃考察丁應泰坐以不謹陷給事中徐觀瀾幾死並誣害觀瀾親家侍郎張養蒙罷職已而枚卜沈龍江（鯉）朱金門（賡）朱爲蛟門之私人龍江乃聖心特眷者

於是申瑤泉貽書蛟門曰藍面賊來矣須備之蓋龍江居宗伯時與瑤泉相忤懼其銜己欲與蛟門謀陷之以龍江面青而黑故謂之藍面云然龍江方正清操無可齮齕適徽商程守訓等賄內使以鑛稅動上龍江揭阻之甚力蛟門既欲聯上意又利稅使餽遺於是閹監四出海內騷動閒有言者而蛟門之鷹犬如姚文蔚陳治則楊應文錢夢皋等承風順旨力爲排擠矣其大犯公論者有二一曰楚獄蓋自楚撫趙可懷先以家居占人田宅不容於鄉私奔長安重賂蛟門遂使可懷撫楚屬其曲護陳奉到日大失民心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訐楚王與金錢進且賂蛟門諸藩惡其行賄也踰江奪之可懷遂坐以刼損不俟題請徑加慘刑諸藩執會典爭之而百姓恨其庇陳奉乘機殺可懷蛟門遂坐諸藩以大辟者七縶高牆者數十殺戮太多輿情共憤一曰妖書夫妖書爲

越人趙士楨所刻蓋歸美蛟門有功東宮請人不爲出力獻媢耳初無他異蛟門乃以挑激聖怒大索京都一欲逼死沈龍江蓋以議稅礦不合也龍江曰妖書果自我造我當死於西市決不自經一欲逼死郭正域蓋正域發楚送蛟門禮事送令兵圍其第宅下家僕於獄正域幾不保首領行至楊村復以快兵守之不得去其夫人脫簪珥令小女貿薪米以給日用後得總漕李三才排解衆正忿其太險毒具疏參蛟門丙午李三才亦疏論一貫及鯉不和有累聖政蛟門遂辭歸逮問李三才沈鯉郭正域上驚曰如何爲一閣臣逮一同官一侍郎一督臣一貫果病邪故批其告病疏云卿既病著俟後命蛟門始去位矣然懼龍江留必爲後患乃陰賄司禮使撼龍江拉之同去又恐三才入掌總憲發彼妖書楚獄之失令姻婭邵輔忠參之以去在蛟門之忿消矣而蛟門之黨如

錢夢皋等向賴蛟門而留一旦蛟門歸失其所庇惟恐辛亥之察大不利於羣小於是以東林爲綱以淮撫秦黨爲目結成一大網無人不推入其中而察前先發以自保者則有王紹徽鄭繼芳劉國縉金明時南中錢策劉時俊若而人察後謀翻者則有秦聚奎朱一桂喬應甲徐兆魁周永春姚宗文張鳳彩彭維城孫紹吉陶子顧馬從龍王三善南京王萬祚曾陳易周達高節若而人所賴主銓諸賢拚卻一官力結此局而小人之忿愈逞君子之身愈危迨考選一下元凶劉廷元李徵儀潘汝楨等或借資於湯(賓尹)韓(敬)而浙宜合或乘機於荆(養喬)熊(廷弼)而楚秦合或排擊於顧(憲成)李(三才)而三吳合假亓詩教爲戎首倚方中涵(從哲)爲泰山誣以四凶詆爲五鬼幷斥去大臣如孫丕揚王圖孫瑋王象乾吳達可翁正春張養蒙孫愼行吳桂芳葉向高崔景榮徐宗濬陳薦

次第逐矣京堂如朱吾弼胡忻葉茂才朱國禎朱世禎郭昌朱延禧南師仲朱光祚馮上知歐陽東鳳吳正志金士衡吳炯等次第逐矣科臣如曹于汴李瑾張國儒李成名孫振基張鍵梅之煥麻禧段然熊明遇張篤敬韓光佑次第逐矣臺臣如孫居相湯兆京吳亮彭端吾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呂圖南陳一元王時熙馬孟禎劉若星魏雲中張五典[redacted]吉人劉蘭史學遷荆養喬史記事錢春潘之祥宋槃吳良輔吳允中等次第逐矣部寺如孫鼎相鄒存謙劉崇文張鳳翔張養才鮑應鰲韓萬象賀烺沈正中李朴涂一榛常澄龐時雍劉宗周等次第逐矣至丁巳己未兩察私惡所加不必循例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如李炳恭者有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丁元薦潘之祥者禁錮考選六七年不下復借名題差陽爲轉通陰實斥逐勢孤而言不敢發差出而發不敢盡

致有株守日久貧病而死者有棄之而去者而見任臺省則一人常兼數差倖近必升京堂好官惟我做盡國事聽其日非世界如此宜虜酋一舉而城堡社稷危矣要皆起於蛟門龍江邪正不合成於蛟門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議難容故其黨必先發以傾正人而自固其官卒之主察者執持不阿小人愈忿又見南察抑正申邪而北察既竣一二敗羣之夫如許宏綱涂懋衡陽說陰施側身宵小於是僉壬之燄愈張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山林之下幷不能安其身而天下之大事去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乃邪正之消長政府其本而京察則其候也癸巳以孫鑨爲冢宰趙南星爲考功止有項應祥未歸於正然蓬生麻中卒之黜陟稱平迨至乙巳蛟門力庇私人錢夢皋等所賴楊時喬時以吏侍署尚書總憲溫純考功郎劉一琨掌道吳達可持正不阿雖

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諸被察者邀旨留用然而公論已稍伸矣辛亥京察冢宰則孫丕揚而署總憲則許宏綱也考功郎王宗賢吏垣曹于汴湯兆京雖衆正任事而邪氛已熾君子底強弩之末小人當蜂起之初至丁巳己未方中涵為政鄭繼之趙煥掌銓事李鋕掌院事趙士諤為考功郎韓浚掌道事徐紹吉為吏垣而居閒把持一手握定者惟劉廷元李徵儀亓詩教而已其於正人君子若風埽殘雲雨摧[illegible]塊靡有孑遺焉故癸巳尚矣乙巳則宋之熙寧元豐也邪正並立而邪不勝正辛亥則元祐紹聖之交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正不勝邪矣丁巳則宋之元符廷無君子之蹤而家[illegible]黨錮之禍徽欽覆轍恐不旋踵矣

東林本末上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三

東林本末中

張江陵敗後諸不得志於江陵者悉被顯擢一時氣節之士銳然以蠱滅餘黨爲事張蒲州四維實左袒之而茂苑申公時行素爲江陵所信愛其黨非衆所指名者申輒默爲地以免蒲州亦不久罷去以故衆議紛紛將移師向申矣諸君子中鄒元標稱首其所建白多槩切主上者上既不堪申因擿出之又令人構趙用賢等使自相攻於是吳中行遂仇用賢夏校云當作中行用賢遂仇思孝而江東之李植亦內不相善新進附和居臺省者輒以年例外遷士氣亦益衰矣初東倉王公錫爵以營救吳趙爲江陵所忌故諸君子共推轂致大拜計且藉以抗申王一旦反面與申合諸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授意王使訟言排之諸君子皆愕然出意外猝無以抗也會丁亥內計主計者希申旨疏申所怒十九人欲悉中之銓曹無異議獨

河南道御史王國意不可乃起其黨馬允登補河南道事責故在國前遂掌道事一日諸御史並會堂上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諸人亦可謂公論難容矣王國熟視叱之曰諸人皆骨鯁無罪獨失申相公意耳青天白日何出此魅語直前奪之允登遂走國逐之環其室廡一帀於是允登與國悉外補而十九人得不廢追申相國謝事王爲政諸人皆或進或退終莫能遂其志顧會王稱病文選郎中顧憲成乘間悉進諸人官奏輒得可時趙用賢爲東倉計逐且死吳中行亦久廢不用而沈思孝江東之李植王士性輩則各奮起彬彬列卿寺矣思孝素善太宰孫丕揚王國屬思孝言於太宰令推己巡撫太宰未許也國疑思孝不爲言恐之構思孝於太宰太宰頗疑思孝一日思孝等五人會於某勳臣家思孝掌工部事入內會計葺理費以是後至坐定王國驟問曰吾

諸兄弟同心而公獨屢進官何也思孝曰吾向亦疑之今日某內臣言我在大理鞫某事稱上旨上進閱惡人簿除我名矣惡人簿者蓋申王二相國去位時疏不相善姓名密白之上者也王國怒曰汝背我等附新建得遷乃以是欺我衆唯唯遂罷會於是國與李植遂攻思孝獨江東之王士性與思孝善如故也乙未秋外計考功郎蔣時馨者鄒元標沈思孝等所卵翼者也至是亦攻思孝與國等合白太宰並欲除丁此呂沈敘等以爲貪頑比之四凶此呂與敘本斲弛士此呂尤與思孝善思孝揚言於朝欲救之故事計典將行主計者發單於臺諫人一紙令各列所見聞應察治者會議之此呂單坐贓數萬然無主名蓋時馨與其黨私造者也時馨恐不勝思孝等乃持此呂單白太宰奏之此呂由是坐謫戍然自公卿以下皆重其宿名爭出祖道御史趙文炳因劾時馨贓

罪時馨亦遂罷職時侍郎呂坤張養蒙皆西人有氣勢爲後進所嚮附善太宰而仇嫉思孝等養蒙呼文炳恐嚇之文炳即具疏自首前劾時馨疏乃江東之屬草令臣書奏者也臣負陛下上不問而思孝等則益孤時會東之植皆擢巡撫以出王國與士性亦並推巡撫王國首推顧不得士性得之心不安疏稱病以官讓國有旨調士性南京而切責之國調外任思孝獨與其里人岳元聲累數十疏攻呂坤等及諸臺諫舌戰良久苦之上積怒臺諫多妄言實不任事次相張新建位頗倚思孝乃聳上敕部院盡疏臺諫名上上親察之逐數十人思孝雖頗以爲得意然亦不安其位矣遂與丕揚並謝去思孝從此遂屬新建不久亦得罪去自後好名喜事之徒皆依倚西北謂之正人君子沈歸德爲次相溫純爲總憲身爲標的招集賢良以引同類而首相沈四明一貫承王東倉

趙蘭溪之後布列私人在要地共相與扼之會楚人郭正域掌禮部謂楚王非宗室裔其疏宗方上奏訐正域爲之謀主欲遂革正之然王已立三十年事遠證不具四明及諸卿臺諫皆受王賂遺莫肯從正域議者無何妖書事起四明秉上怒欲陷歸德沈鯉及正域悉取其往來遊客考繫之正域狼狽走歸幾及於禍獨部郎于玉立左右之亦被斥玉立者名家子少倜儻喜事自前輩趙用賢即器之爲忘年交嘗糾寧夏事因蒯釋罪撫魏學曾奏得可學曾西人也以故玉立雖江南人特爲西北所欽信時顧憲成罷歸久於錫山創東林書院招集士紳講學其中其經生之所知絕無足聽者徒相與臧否人物訾議國政冀當國者聞而藥之玉立既參議其中則往往致西北之同志者令多方奏論之以故附四明用者輒罷去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而政柄授之朱

山陰賡矣當四明在位時內外計典已輒爲部院所持不能自主及山陰益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謀復召東倉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慎行李晉江廷機葉福清向高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東倉方引故事疏辭而顧憲成爲文二篇號曰夢語寤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劾錫爵再居相位稱復忌刻推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顧憲成指也東阿以拜官日卒不與政福清亦無根柢于舊相持東林者十有八九益相與咀嚼東倉山陰晉江令不得在位并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得請請亦不力也東林暨西北人士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曰淮撫李三才三才與王國有睚眦之隙國恨之深對客罵不絕口國之弟圖翰林掌院事與三才善國亦不信其言西北人士之心始內離矣

先是浙人以趙沈朱三相故爲西北所擯困阨日久而西北人方幷合勁楚延攬東林浙人雖恨之不能報也會南給事中段然怨翰林顧天埈爲怨詞數千言奏詆之天埈與同官李騰芳相期許兩人皆郭正域所親也騰芳疏言臣與天埈同志天埈被詆臣義不得獨留遽棄官去段遂幷攻李恐不勝輒走東林求助東林許之於是正域怒曰東林私我所憎攻我所親豈與我爲難耶遂切齒東林西楚之雄後來者始不附矣浙人乃令其黨說王國曰當今與公爭權者李三才耳吾等爲公盡力攻三才公當爲後勁國然之此時方巡撫畿輔日夜削牘走京師毀訾三才其弟圖諷之曰攻淮撫者攻吾兄弟漸也國叱不聽於是攻與救者日夜相構宛若兩敵國互指爲奸邪爲盜賊棄官者以數十而三才卒用是困矣時孫丕揚復起爲太宰銜思孝不已顧憲成貽書勸之欲

令洒濯思孝復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衞三才勿墮他人計丕揚信國語怒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浙人欺丕揚老聾給令發單訪東林得失王圖連夜叩扉激丕揚曰若然先生五十年立朝名節一旦盡矣丕揚悟止不發自是楚浙並側目於圖時朝中猶斥浙人爲四明之黨以故每事不敢先發往往推楚人爲軍鋒而乃芟刈之顧李已敗詞林久次者前後爲臺諫所摘無完人宣城湯賓尹入館纔四五年見前輩寥落頗自負益折節下人以故顧李黨爭附之欲倚以屈王圖辛亥內計王圖掌院事遂斥賓尹而丕揚主察明督請曹察治楚浙黨被斥者甚衆餘人不服闋然爲賓尹等七人稱冤章日上獨憲成門生丁元薦抗言謂七人宜察救者非是於是臺諫同聲擊元薦元薦與辨往復數番卒以病罷丕揚亦相繼去矣是時

西北東林日益衰謝楚浙之黨蔓引他省玉立身被數十疏猶日出奇使其門生故人伺釁攻之不肯遂已後憲成死福清亦罷相方德清（從哲）用事臺諫右東林者盡出之他傍附者皆以法謫去向之罪申王攻四明者久亦不復計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

外史氏曰祿位無常一興一衰固也賢愚是非亦隨以遷顧謂之何哉往者江陵以前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申王以後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傳鉢沙門信夫前相用廷杖鉗天下之口被杖者卒成名士乘關蹈暇遂起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覆車戒前抑善自爲謀哉然朱山陰以前臺諫雖詆訾內閣內閣終亦有所持不爲役使福清之掃崑宣德清之盪東林曾有一毫己意行乎其閒也哉吁可哀也已

東林本末中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三

東林本末下

論

江陵奪情（按此論始自鄒南皐諫奪情至三朝要典而止）

論曰余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以其爲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即微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之際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吳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才而多其妬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於是林藪之閒賢喆相望其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噫甚矣天啟閒耆老僅存者尚秉用未幾黨錮興而實發難於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

終者其是之謂歟或謂余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即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余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侍御（震孺）侍御曰先生爲總憲莅任諸御史皆在坐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罪也余往時不得不論由今思之則江陵未嘗無功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皆爲國也嗚呼由侍御之言觀之此所以爲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余嘗讀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於失君遂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者則將焉用彼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之而王亦旋自悔劾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余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於議禮萬厤時盡於國本非議禮國本盡之而爲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永嘉實才相視當時建議者老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家國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盡之況所謂太倉者才又不及乎然議禮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菀枯於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則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以東林之外寥寥焉嘗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孟麟）恭推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作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人而爲之黨也

癸巳考察

論曰余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即冢宰無

能自行其志者迨平湖陸五臺（光祖）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清簡（鑨）陳恭介（有年）繼之於是閣不得撓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肅蓋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南星）之爲考功則尤異矣高邑主計大約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篝鐙精心衡量有蟲巢於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腕抑之而所斥都給事中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即冢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司哉而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薦俾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反肆之螫而一時大寮列署以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焉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如國家何如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子以高邑廢者雖死不悔於是而曰黨也真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余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爲察也可知矣賢者率

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與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矣而邪者尤呶呶焉此亦何與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睹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當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余於萬厤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林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公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時梁谿毘陵荆溪金沙雲陽諸公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漢北

直遙相倡和於是人品理學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之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聲吐氣鄉黨之閒有一砥行好修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迫遂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於此中而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爲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係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余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兇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啟乙丙之閒一閹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纍纍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留未竟之緒以待今日聖明再馭者此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

能聚人宗社如此也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余嘗客梁谿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閒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嘗考其所以爲東林者而已矣

辛亥京察上下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會推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耳何得概生平今試觀天啟乙丙閒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盜至娼閹作逆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概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未有如吾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

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於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以朋黨相傾猶可言也至倚宦豎以作孽而傾士人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又何黨之足云

又曰孫富平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東白宗賢而長臺省者之爲湯宣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京兆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於屈膝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腹膺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因以及無錫即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

277 ll 93.5
22A

卜之累也而於金壇之于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逼執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即福清入相于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暮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夢禎）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余以問通州范璽卿（巽羽）曰淮撫固不貪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以故來讒懸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又安得東林之孅而詆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三俊）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蠹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平之論矣及余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詈者此不足辨而吾鄉一御史（光復）首攻淮撫御史固時所稱抹殺忠臣孝子者也其攻淮撫以貪而御史又非不貪者則其所謂貪又可知矣

三案

論曰余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者人雖殊也功則同也而受禍更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矣其攻東林者又作孽如彼矣此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趨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詆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之不絕迹於天下也或曰東林往矣向之忠言至計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吠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由是相提而論寧過而訕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毀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逆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東林本末下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三

寄孫鍾元傅青主兩先生書

前渡河過衛輝見孫先生適太行見傅先生私幸海內孤桐碩果並獲親承提誨快慰平生洎聆緒論分晰東林逆黨諸事誠見之確斷之明足為千秋定論不肖小子向讀先子啟禎兩朝剩復錄稍知明季遺事此書攸關朝野直書不隱昔罹兵燹散失聞歸德侯督師曾錄副本家藏堅三走中州訪茲遺稿於侯仲衡先輩家始得之惜零落不全業兩先生下索數番知護惜人文留心家國敢不奉教適同曲沃李仲木客大梁特錄稿屬其代寄弆存為他日之信史不則效心史沉鐵函於井底耳乙巳秋九月孟堅寄於杞縣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三

是册得於廣陵書肆時將歸里舟行二十里即阻石尤重逢鐵梅三兄兄剛腸疾惡雅慕東林見之愛甚頻惜猝不及鈔余心知其意爰將此册副以新刻列子贈別吾兄他日立朝其必為東林之君子道光甲申七月十八日錢唐何元錫識

東林事略三卷何子夢華贈於廣陵舟中上中二卷紀門户始末標題下有夾行小字云自並封起至丁巳京察止蓋一卷分為二卷也丁巳以前皆萬厤時事盡追敘東林得禍之由為熹廟逆案張本耳下卷論七篇標題下亦有夾行小字云始自鄒南皐諫奪情至三朝要典止今撿下卷末條標題三案二字疑三朝要典為轉寫者誤增且是書首尾完具三案正東林結局也族祖太僕卿吾弼明史有傳言萬厤閒召為大理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是册上卷謂京堂如朱吾弼等次第斥逐正其官大理時足資考證已見一斑惟撰人題無名氏記宋家竹翁明詩綜有吳次尾先生小傳所著有東林本末六卷此册敘次簡明詞嚴義正絕似次翁且與所撰熹朝忠節死臣傳手筆相合疑即吳書標目卷數不同或錄者改并也如獲拱璧矣比居揚城有老書賈言曾見吳書視此多三倍質之吾友阮梅叔亨會有客在坐云即蔣大鴻東林始末梅叔當撿架上　四庫全書提要蔣書始於萬厤二十一年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廷之中京察終於崇禎十六年大學士周延儒之賜死與此迥別雖作者無徵未敢肊斷然其時門户水火俾後人得以考見亦讀史者所不能廢也抵家後倩里中吳茂才振鵰楷錄副本庋之行篋以俟質之江浙藏書家夢華名元錫錢唐監生邃於經疏嗜金石阮芸台師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蓋多出其手云高安鐵梅朱欒跋

大令貢睞父先生以校證吳忠節公兩朝剩復錄刊本寄示
並欲續求遺書以廣其傳聞先子九芝仙館藏書有是編及
留都見聞錄熹朝忠節傳貽書索鈔爰倩友人丁君知遠各
錄一冊慮有脫誤爲之覆校數過並仿書後之例識之冊末
据公之孫吳銘道所跋留都見聞錄謂東林記事本末歸之
陽羡陳氏久不可問則是書之顯晦殆不可知先子据明詩
綜所載疑所得東林事略標題不同而絕似次翁手筆以無
左證不敢質言家藏副本先子手贈長樂溫伊初丈訓而何
丈原本尚在篋中航重加校閱見此冊卷尾有先帝殉社稷
之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琴川漁父呵凍錄一行攷甲申之三
年爲順治丙戌琴川在今蘇州昭文縣明之常熟地則是書
緣起在於
國朝定鼎之初出自勝朝遺老所錄閱二百年展轉入書肆

中豈非燒刼之餘燼哉流傳浸久字跡間有漫漶處幸護殼
裝以柿油高麗紙得不殘損因用紙逐葉粘襯以待續鈔及
揭護殼有敘一葉在焉其紙較原書狹五分摺痕已斷字跡
出一手其爲何丈原本所夾或先子別自他本所鈔均不可
攷其標目曰東林本末序下有夾行小字云書共六卷存陳
其年太史維崧家卷數與明詩綜所載合而存於陽羡陳太
史家與吳銘道所跋之留都見聞錄合益喜先子所疑爲公
書者已有確證及校至下卷見辛亥京察論中有吾鄉鄭太
宰吾鄉一御史之語鄭太宰名三俊建德人一御史謂劉光
復青陽人二人皆與公爲同郡故稱吾鄉然則是書確係公
之原稾而事略之即本末鐵板證據可無疑矣復與大令往
返商榷東林事略疑係轉寫者所更今證以序中標題合之
明詩綜所載本末二字原係先生自定今悉仍之從其朔也

上中下三卷卷數不符先子疑其爲并大令疑其爲刪檢討仕於
國朝或刊卷中有牴涉之事如幸存錄者而刪之然六字亦恐傳聞之誤今並記之
以俟他日攷證也撰人名字下題之曰纂仿忠節傳例也嗚
呼不有何丈何自得見此書不有大令之索取公書何自定
爲樓山原本雖趙璧既歸廬山可識溫嶠於先子之一跋而
殿摉下逮極納重尋遂使四十年來之疑案一旦渙然冰釋
豈非忠義之精光有以呵護而默相之者耶駟駒過隙宰木
生風恨不能起先子於九京而快覩之撫卷根觸能勿慨然
時同治甲子之夏朱氏子航謹記

是編東林事略上中下卷即貴池先生東林本末之原書高
安朱鐵梅孝廉跋之於前哲嗣蓮泮徵君記之於後其爲樓
山撰著之散軼者灼然如晦之見明矣爰因刊先生兩朝剩
復錄竣函致索取徵君精心讐校錄其副以貽余余檢荆駝

逸史刻有是編取以對校則序與書標題之異及卷數之分
上中下撰人之題無名氏靡不脗合惟下卷論凡七首佚其
三案之一首而原題七字及原注至三朝要典止尚仍其舊
則轉寫者脫漏也復查此冊鈔本卷尾一行所謂琴川漁父
者疑即汲古閣之毛子晉也然則是編初歸陽羡陳氏展轉
入常熟毛氏錄者在
國初定鼎之三年其爲原本之未梓者遂爲稗乘所攟拾而
證以壯悔堂集所撰樓山集序言一時露布被以殷頑之目
宜其片紙隻字悉以挾書之厲禁持之無名氏之稱有自來
已最後又得樓山堂集二十七卷中有國事論一卷則是編
下卷之七論皆在焉又序中並載東林本末序蓋單行之書
凡論與序皆入文集中亦集部通例也若此書歸之陽羡陳
氏載入原序夾行中不但與吳道銘所記合而證以樓山集

中復陳定生書則己卯之春先生以原稾手寄陳公子授梓越五年遂遭鼎革迫順治壬辰公子僅出其樓山遺稾授歸德侯公子序之而其時是編已佚宜銘道之以爲久不可問也然則陳氏失之毛氏收之證以卷尾之一行則是編之源流可攷也已惟原本六卷鐵梅先生以爲錄者攺并今詳譯上中二卷多有上下文義不相聯屬者蓋轉寫之亂始於删攺删則卷數少而不得不并攺則譌謬相沿或下文之混淆或姓名之舛錯甚至時事顛倒如癸巳以後之京察詞意矛盾如涇陽貽書之相臣雖先生信筆之書未必無一時誤記者然其節目之大關乎國事人才今所校證或統觀全書之前後或參校本文之上下又證以正史及他書所載刊攺原文之誤其有蓋闕者則仍之並合欽君所校散入各條下同署名於驥尾嗟乎曩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朱氏喬梓其勤矣而夔以鄉里後進獲與斯文遂得於破觚殘簡之存一吐其青燐碧血之焰發潛闡幽非曰能之竊取私淑意在斯乎汗青有日敢告槧人時同治三年甲子之冬皖南後學夏夔嘯父謹識

光緒甲午四月四兄世奕刻畢次尾先生東林本末丹黃讎紙校未及半越年乙未同上公車二月道出上海四兄疾作遽歿於南市之吉祥街元源莊次數年來不忍繙其遺墨然終不忍不卒業以竟其志余適彙刻貴池先哲遺書因搜先生遺著亟爲刻成覆勘一過不禁闇然者久之此書散見於荆駝逸史按序首行標目下孟堅注書共六卷存陳其年太史維崧家又孟堅編樓山堂集目分已刻未刻於未刻文集目列有東林本末六卷與明詩綜所載正同惟縣志藝文作東林紀事本末四卷通志亦作四卷惜世無傳本今所存者秖此三卷或有所省并未可知也在同治甲子乙丑間當塗夏嘯甫大令夔假得高安朱氏所藏鈔本亦秖三卷刻入樓山遺書訂誤校訛爲力不淺按逸史所收東林事略即此書上下卷逸史又收江陵紀事亦即此書之中卷互相考證尚有大令未校出者卷上或借釁於湯韓而浙宣合夏本脫而浙宣合四字卷中計且藉以抗申也一旦反面與申合諸人申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授意王使訟言排之紀事作計且藉以抗申王一旦反面與申合諸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授意王使訟言排之又馬故在國之前紀事作資故在國前又諸人皆骨鯁無罪之臣罪獨失申相公意耳紀事作諸人皆骨鯁無罪獨失申相公意耳又允登遂走王國逐之紀事無王字又王東倉爲政紀事無東倉二字會王相國稱病紀事無相國二字又此呂爲尤紀事作此呂尤與思孝善無爲字又四明自度不能留內外計典已爲部院所持紀事作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而政柄授之朱山陰矣當四明在位時內外計典已輒爲部院所持多二十二字又夢語寱語紀事作夢語寱語又國此時方巡撫畿輔紀事作國然之此時

方巡撫畿輔又攻淮撫者攻吾兄弟者也紀事作攻吾兄弟
漸也又宛若兩敵國者紀事無者字又棄官以數十紀事作
棄官者以數十又東林由是與浙爲怨府紀事作東林由是
漸爲怨府卷下幸當時諸部臣以死爭之紀事部臣作部科
其所異均勝於夏本昔四兄所據乃逸史本也夏本改己亥
爲癸巳改吳中行遂仇用賢當作中行用賢遂仇思孝則大
令所校者是逸史後有吳孟堅一札爲夏本所無夏本有何
夢華朱鐵梅朱蓮洋三跋今同大令一跋均刻於前庶知大
令得書原委亦不没其校訂之功而著吳先生之名於前序
序既載於樓山堂集文第七卷更又何疑焉後之覽者愼勿
以夏本有疑於此書也則幸甚矣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三月
十一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臺灣新氏始來中華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敘

道光丙申歲余在京師偶從藏書家假得閩人江日昇臺灣紀事本末四十九篇敘天啟甲子歲鄭芝龍倡亂至康熙癸亥其曾孫克塽投誠而止凡十數萬言頗為詳盡惜體類小說辭不雅馴余因參攷他書刪其繁蕪加以潤色其事蹟年月少有不合者則姑仍之蓋疑以傳疑古人所尚自非身親目接者固未見彼之為是而此之為非也書既成析為六卷題曰臺灣鄭氏始末并識其緣起於簡端云是年冬十一月德清沈雲自敘

臺灣鄭氏始末卷一

德清沈雲撰　烏程沈 垚壬

臺灣縣大海中北界彰化之雞籠城（在縣極北海中）南界鳳山之砂馬磯（在縣東南二百三十里）縱輪近三千里東背山西面澎湖（島在臺灣縣西五十里海中臺灣廢城在今縣西南）舊稱澎湖之東爲毗舍那國或曰昆舍那國祖果雕于習鏢弩宋淳熙間嘗有酋衆肆掠泉之水澳（寨部永寧衛）圍頭（鎮在晉江縣東南一百里）等處明嘉靖年都督俞大猷嘗追海寇林道乾於澎湖道乾窮入臺不樂其土恣殺番衆以血膏艇棄之占城而臺地之闢實自鄭芝龍父子芝龍南安人父紹祖爲泉州府胥芝龍嘗兒戲擲瓦牆外誤中知府蔡善繼冠折左翼趣執

既至奇其狀而縱之長益矯不羈道廣東香山澳傳市舶之日本豔翁氏女年十七暱焉不反會海澄亡命顏思齊爲甲螺蓋彼夷所立以統華人者也豐積好施貸與晉江販者楊天生善天生謂日本達閩粵遼句驪得之可以自大轉嶋洪升陳德張宏陳勳等二十八人長思齊而芝龍年少爲之殿日本故於海隘置礮臺列卒要戍因謀間不意脅殺戍者還礮車內嚮發徙衆縱火板屋乘昏夜襲取要害分奇席卷隱祈天地盟約定天啟四年夏六月將發翁氏婦夢巨魚觸膺生子男也衆往賀因誡芝龍勿疏秘於婦人曰何至是是非夫矣而同盟李英已醉不謹妻倭女王氏覺告而翁氏父翼皇

先奔告芝龍曰殆已王兵將至乃速思齊等駛大艇乘風遯已說凡艇十三思齊欲之舟山（今定海縣）陳德謂密邇鄉土各歸耳難有固志不若風利駛臺灣便僉曰善八晝夜乃至計撫土番立寮寨以時出獵海上時紹祖已先死其羣從子姓歸者踵接而思齊以五年秋九月獵諸羅山反病死咸薦於皇天后土卜以磁質杯二曰邦伯不祿莫長莫君天庶新造賚一人以乂受祜那哉則一俛一卬而無小損者從祝已乃次年擲杯衆罔協末至芝龍允如祝衆噩曰盍再乃數十試皆俛卬協且完衆讙曰天與之衆庇之矣柬六年春正月旬有八日受終芝龍固辭乃就令曰戔戔懼不勝敦顏篤茲弗攻曷

俾孰綱紀黜賞惟平孰斤農食居者行者咸賴孰司工肆庀廬艦甲兵惟艮孰修律度書識別旗表惟察孰肆戰陳進止坐作攻守惟備孰典祭賓飾辭令盛聲容豫占候巽條故咸周孰安上下徠豪俊塱邪譎紉規誨克均無隱其柬十八人任仔棐予以符旬有八日之應上帝享予咸休其或不享咸劉咸其戒哉命不貳柬不以寶受而僨不濟者差罰勿赦柬而身覺不任者讓免芝龍乳字一官至是更焉更其弟芝虎芝豹芝鴟芝燕餘十三人皆以芝敘二月以楊天生洪升參軍事楊經李英總餽軍陳勳林翼督造戰艦陳德張宏爲監軍芝龍帥艇十艇各軍士六十偵事艦二艦各二十五人儲一

月糧於三月犯金門（即浯洲嶼在同安縣東南五十里海中）又犯廈門（即嘉禾嶼在同安縣西南五十里海中）夏四月犯廣東靖海（在潮之惠來縣東少南六十里）甲子（舊在惠之海豐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今陸豐縣東南一百里）二所所設指揮千百戶轄軍士無禦寇者徒馳羽檄報寇勢鋒盛不可當當事怵慴上聞或以蔡善繼嘗善芝龍說巡撫爲招安計郎起善繼泉州巡海道持撫臣朱欽相檄遣旗鼓黃昌奇入海芝龍方燽縧戰艇於湄州（在莆田縣東南九十里海中）稔昌奇故亦泉府胥與紹祖善重不忍違善繼意允就撫而陳德等皆不欲乃別六艇遣還臺灣俟後命而自與羣從統十二艇衆八百餘人入泉州港謁蔡會欽相疾月餘不報芝虎因說曰撫臣意不測速去之便芝龍猶豫且重負蔡虎又曰書生耳弁事體不速將及即夕駕汐出泊圍頭外灣部羣從厲兵攻海豐下之又攻嶔頭（莆田縣東六十里）又連破甲子靖海二所七年春正月還泊漳浦之舊鎮（縣東南）巡撫朱一馮檄都司洪先春等會戰於將軍澳（縣東南）先春還舊鎮芝龍屯六鼇外嶼（縣東南七十里）偵先春檄調鎮海（衛城在縣東北一百里）懸鐘（銅山西南詔安縣東南四十里）銅山（陸鼇西南詔安縣東八十里）六鼇（衛海西南）各衛所軍士兼募沿海鄉勇芝豹夜率二百人持海豐所獲鄉勇旗幟乘岸雜鄉勇中以待越日先春出港口戰芝虎不勝芝豹起岸上夾擊之先春大敗遁金門一馮即令金門遊擊盧毓英會勦芝龍令羣季佯爲商舶並小艇唱漁歌分伏鳥嶼間而自

領數艇迎戰毓英少之芝龍復佯敗毓英馳進伏出弓弩齊發遂禽毓英芝龍以禮遣還屬道嚮者就撫意毓英還廈門謁都督俞咨臯言芝龍可撫狀咨臯者大猷子也怒責毓英毓英至泉復以可撫狀告知府王猷猷心是之而咨臯已至一馮所罪毓英失機繫獄更檄千戶馬勝百戶楊世爵擊芝龍至將軍澳中伏皆死咨臯又檄副總兵陳希范邀戰於杏仔又敗洪應斗張選舉沒焉咨臯大懼調同安（鎮在同縣東西十里）興化永甯（衛在晉江縣東南六十里）銅山六鼇縣鐘鎮海金門諸軍將會議中左所（即廈門）芝龍偵諸將惟王飛熊林盛李夢斗精水戰餘子碌碌不足數乃分十艇爲前鋒分八艇出青水溝約日中由東碇會分四艇左右翼而自帥中軍六艇策應夜先發及旦遇咨臯軍芝虎鼓前鋒壓之戰林盛李夢斗至日中不決芝龍乘間橫擊而東碇艇新軍奮起咨臯急麾分散而諸將誤謂退師遂大亂芝龍縱擊軍將溺失無算咨臯遁入廈門還令指揮傅珪統十五艇抵禦南山芝龍至又大敗之咨臯遁三汊河（在舊鎮東北龍溪縣東南）先是朱欽相撫海寇楊六楊七咨臯實主其議及中左之戰皆率衆先遁漳州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劾咨臯希范逮問崇禎元年王猷復以撫議說巡撫熊文燦文燦下巡道鄧良知議問誰可使芝龍者猷以毓英對即白文燦自獄中釋之使往方是時楊六楊七叛鳥洋劉香老擾

惠潮南澳(在詔安縣西南百餘里饒平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海中有三城去懸鐘澳口三十餘里)褚彩老劫沿海李魁奇攻掠澎湖遼羅等處最橫魁奇惠安漁人能竟日行水中初聚眾澎湖候劫呂宋國船陳德等回臺灣聞芝龍受撫不決以眾來會至澎湖爲魁奇所劫德及楊天生等皆死免歸臺灣者惟李英與通事何斌芝龍聞之大恚秋九月毓英說芝龍降偏賂當事皆喜遂詐以義士鄭芝龍收復鄭一官奏聞(一官芝龍字名詳見前)官爲防海遊擊復盧毓英監其軍芝龍曰世無君子天下皆可貨取耳陳平之間項也黃金勝百戰矣二年夏四月芝龍攻殺魁奇於遼羅取其首祭陳德等盡降其眾六月遂斬楊六楊七於浯洲港(即金門)秋八月

褚彩老寇閩安芝龍追滅之於南日(山在興化府城東百里大海中)三年夏五月遣弟芝燕往日本迎婦翁氏及所生子而倭婦先未有入中地者不許芝龍命統戰艦數十逼竟上乃以所生子先歸年七歲芝龍喜其貌偉名之曰森字曰大木能讀書稍長通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喜擊劍馳射時時東嚮咨嗟念母氏諸昆弟或有侮之者獨叔父鴻逵深器焉事諸母趙氏無間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香老寇小埕(寨在連江縣東百二十里旁拔南日由爲連江門戶)芝龍擊之遯再寇長樂及海豐當事以撫芝龍故事遣惠潮分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入海招香老需重賂皆被執八年春三月兩廣總督熊文燦福建

巡撫鄒惟璉檄芝龍討之香老時屯甲子脅雲蒸同舟距師夏四月遇於田尾洋(當即田尾澳之外洋澳在碣石衛西門外可泊)出雲蒸以撼芝龍雲蒸大呼曰當事非夫我則死急擊勿失香老怒刃之遯是夜芝龍泊赤澳(即赤嶼近南澳)計香老必乘潮至令芝虎芝豹伏眾艦前澳(當即錢澳在潮陽縣東南二十里碣石在甲子甲子東爲錢澳又東爲赤澳赤澳近拓林)浮水寄椗已而果至大戰至日中芝虎手盾口利刃援登檣巔近香老大艇躍而過搏將刃之左隊艦未之見也然礮擊大艇虎與香老俱焚死芝龍盡俘其眾還承祖之木一傑求芝虎尸五日不得大慟徒招以祭十二年夏六月荷蘭國將郎畢吉里哥連犯閩浙所至莫禦號曰紅夷軍夷精機巧用火器

多奇中乘巨艦曰夾板堅質密護銃礮矢石無所施故我軍卬攻多敗失芝龍奉檄令芝豹東善泅水軍要瓠筩乘小艇實茅薪神煙礮石神沙毒火而艇之首腋錠狼牙銳釘相風水執駛抵彼艦不可拔然火浮水逸因是焚其五艦餘遯去或表芝龍累多前虜於朝且善制敵乃進總兵再進福建都督鴻逵授副總兵鎮南安贛州荷蘭國王之弟曰揆一王因郎畢吉里哥敗歸請再舉不許請中占一島地以通往來伺閒隙乃許揆一王略地至臺灣遇何斌喜甚命爲甲螺度形勝築城於七鯤身(山在鳳山縣西北自打鼓山穿田過港逶迤六十餘里平地中結爲七峯如鯤魚鼓浪故名)之首曰臺灣城外列礮臺更築小城於對岸曰赤嵌城(屬臺

縣十七年春三月京師陷夏五月福王立於南京以明年爲宏光元年封芝龍南安伯鎭福建鴻逵靖鹵伯充總兵官守鎭江芝豹彩並充水師副將芝龍遣兵衞南京子森入太學說錢謙益以知人善任招攜懷遠練武備足糧貯決壅蔽埽門戶曰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難曰行之在公等度不能行則去能不我用亦去此豈貪祿位徒事粉飾地邪能將將伊呂一人能將兵虎賁三千足矣不能多益擾袵席間皆流寇也謙益心畏而謝之大淸順治二年夏四月大軍自歸德道泗逾淮克揚州獲史可法不屈死五月鴻逵以水師守瓜州曹總兵守儀徵距大軍北岸三日大軍分舟師潛由運河達南岸

陳於江之西距瓜州十五里結鴻逵而別以舟師夜濟來至南京福王先率馬士英及衆閹潛遁既至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並忻城伯魏國公等一百五十六大員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三百迎降大軍自徐州進者敗劉澤淸高佑於宿遷進淸河又敗澤淸馬化豹等於淮黃淸三河口入淮安界降范鳴珂進攻淸江澤淸田仰遁走柏永馥率兵出降遂克淮安鳳陽廬州望風降福王遁太平六月復走蕪湖黃得功戰死田雄馬得功縛王及妃以獻十總兵并率衆降鴻逵自鎭江奔杭州潞王監國三日出降紹興淮王渡江降繫周王眷屬於湖州總兵王之仁率兵二千五百人降掄桂陽王

於和州鴻逵奉唐王入福州改元隆武閏六月丁未日也芝龍鴻逵晉伯爲侯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鄭森賜姓朱名成功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禮從事黃道周爲大學士蘇觀生張肯堂吳春枝爲尚書侍郞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芝龍議自仙霞關外當守者百餘處所（仙霞嶺在衢州府江山縣南一百里南去浦城一百二十里有關）先爲不可敗以規進取又議以明年春出關計戰兵二十餘萬統閩粵正供不足一年之食餉紬入無固志虛名假義不可以空腹爭也時新進者希樹功以駕鄭氏文大臣亦疾鄭氏之擅諷隆武趨出關圖恢復芝龍對曰戰危事非策萬全不可會宴大臣芝龍意侯爵可位文臣上道周曰祖制

武臣無右芝龍謝不敏讓居下而環睹皆鄭氏宿將不平甚芝龍目止之終宴諸生疏言道周等迂闊無能隆武敕督學御史偏扶之芝龍鴻逵數援引親舊不聽用意鞅鞅若失尚書何楷劾芝龍引疾不陪祀南郊無人臣禮隆武獎楷好風裁令掌都察院事鴻逵偶搖扇殿上楷面呵之秋九月大軍克徽州右僉都御史金聲死之冬十月道周統兵至婺原潰婺原令道周之門人也紿爲內應信之至明堂里爲大軍張天祿所執死盡洪經畧敎也何吾騶曾櫻並爲大學士隆武擇日親征命芝龍曾櫻留守鴻逵御營左先鋒出浙江彩右先鋒出江西爲壇西郊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仆地隆武方秉

鉞誓師風暴起旗靡天帝及高皇帝前燭滅三軍土色十二月甲申啟行丙午駐建甯三年春貝勒博洛固山額眞公圖賴征福建浙江洪承疇經畧如故隆武懼將出汀入贛引湖南何騰蛟爲援芝龍諫止駐延平封成功爲忠孝伯潞安王瑞昌王以眾二萬入江甯（南都改府）不克闖賊李自成僞總兵馬進忠王進才自岳州叛奔何騰蛟隆武封騰蛟定興侯騰蛟率眾圍荆州貝勒勒克德渾馳破之降自成弟李孜僞磁侯田見秀等馬步兵五千餘人獲玉璽一隆武賜李錦名李赤心（賊號一隻虎）自成妻弟名高必正及進忠進才郝永忠（原名搖旗）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光璧等十餘營皆隸騰蛟受節制承疇

鄭一　九

大索潛山太湖間殺樊山王朱常淡及石應璉等三月辛未大軍破吉安初汀邵間有大帽（山名）洞蠻永甯王誘之同據撫州博洛分軍圍撫時彩軍屯廣信永甯請救遣張家玉以三營往圍解已而大軍復合夏四月彩聞博洛道衢州將至遂棄廣信入關（岑陽關在上饒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東去浦城縣二渡關三十里界廣豐崇安之間二渡關在浦城縣西北一百十里）撫州破永甯死彩削爵待罪江西督師萬元吉自吉安退守張家渡又退守皂口監紀程亮以新威營援師二百人下守縣津灘壬午新威營潰元吉奔贛贛督師蘇觀生也丁亥粵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以兵五千人援贛庚寅博洛軍至觀生退守南康是時滇粵先後援贛者累數萬

士望北軍皆股慄莫敢一戰乙巳閣部楊廷麟厲各營兵向四萬餘人劉廣胤自甯都募二千人亦至皆先後潰五月丙午朔廣胤被執博洛軍抵浙江水涸徑渡數十騎而列戍驚潰走死不暇矣監國魯王由紹興遁舟山肅虜伯黃斌卿不納會鄭彩至奉之入閩六月鴻逵自浙還浦城隆武疾彩奉魯王并削鴻逵封爵先是魯以都督陳謙使隆武御史錢邦芑以謙與芝龍有舊慮他變請殺之芝龍亟請解官貸謙死隆武故留芝龍語及出謙殊死矣晉江人黃熙允故厚芝龍以洪承疇舉爲福建招討使又謂貝勒曰唐藩弱離鄭氏乃匹夫耳不如紿以三省王芝龍使內附乃多爲間書投芝龍秋

鄭一　十

七月己巳隆武由關上主事所搜獲勸鄭氏迎降書二百餘緘承疇又僞爲芝龍允獻隆武彩獻魯王書泄之隆武左右鄭氏因人人自危隆武亦惡其不還棄也日思遠鄭氏爲全身策成功因以母疾辭還安平（鎮在晉江縣西南六十里）守關將施天福等知有內變皆撤兵先後去八月大軍破仙霞關獲閣部黃鳴峻等進破浦城殺楊廷清李暄等遂下建甯延平等府庚子隆武奔汀州追騎及之死芝龍時守泉州與芝豹籌餽貝勒兵卒至眾潰翁氏婦初由日本至死焉芝龍退保安平貝勒使郭必昌招芝龍曰我出師平閩浙數月間悉底就功負一隅何恃速來鑄兩粵總督印待足下緩須臾無及芝龍遂劫

衆奉表出降成功叩馬諫曰海內思漢官威儀出於其性無賢愚恥作薙頭奴李張二賊窮蹙不日死崛起巢穴半書生又所謂無所得食故忽起忽滅若雲擊電明宗室無伯升昆仲才不足奉隆武執既孤大抵走死願大人勿虞北人性習與人殊詐利反覆不可信大人設險以守觀釁而動逸則進勞則退天不厭明擇可立而立之否則終老海濱差可自快弗聽鴻逵諫曰兄位極人臣帶甲數十萬舳艫蔽海糧積齊山以此號召天下何所不可委身而事自比琉球奉正朔可矣且三省王爵頓易兩廣總督僞立破兄以此餌不然必悔又弗聽成功泣曰魚不可脫於淵也大人三思芝龍拂衣起去

成功遁歸金門（海自泉江口西南至金門百餘里金門西至廈門百里廈門西南至南澳四百餘里）貝勒遂挾芝龍北去冬十月大軍破贛州楊廷麟萬元吉投水死初隆武封第四弟聿𨮁為唐王隆武死乃浮海至粵瞿式耜等已奉桂王（由榔）監國肇慶蘇觀生從贛入廣與何吾騶等立唐王廣州改元紹武十一月大軍破廣州王及觀生自縊死吾騶等降彩由廈門奉魯王次長垣改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成功自仍隆武舊朔肇慶踰年改元永歷海上遂有三朔

臺灣鄭氏始末卷二

德清沈雲撰　烏程沈　垚注

四年春正月成功令鴻逵鎮金門芝豹芝鵬守安平而自率舟師泊鼓浪嶼（同安縣西南六十里廈門西北多大石）魯王以進取福甯興化功晉彩爲建國公熊汝霖爲相彩季弟斌鎮南伯楊耿鄭聯以兵會長垣封耿同安伯聯定遠伯辛未周崔芝復海口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漳州府東南五十里）破九都（堡在海澄西）成功令其叔父香守海澄石尾港癸酉攻漳平不利甲戌福撫佟國鼐遣副將鄒必科等援海澄而自率師攻海壇（長樂縣東南七十里海中西南至泉江口二百八十里）丙子彩克漳浦越五日辛巳鄖西王朱常彪復建甯其國師王祁

復邵武辛卯彩攻福州必科等來援相拒月餘不克夏四月佟撫遣兵破海口崔芝退保火燒嶼六月彩攻漳州不克秋七月魯王親率彩等攻福州不克八月成功會鴻逵於泉州桃花山（晉江縣東南三十里）沈佺期等起兵應之泉州提督趙國佐以兵二千迎戰成功與鴻逵出奇兵夾攻大敗之遂圍泉州而分伏於中途襲殺溜石寨參將解應龍拔其寨八月丙戌彩乘間取連江九月己亥漳州副將王進率騎兵五百步兵千來援聲言潮州兵數萬卽至成功曰彼出一旅扼五陵（在大盈堡東安平西北）而攻安平則腹背受敵矣乃分兵守蕭園而自營五陵以待進果至大盈（南安縣西南五十里）知有備而閒道出南安突泉州

圍鴻逵遣洪政迎戰敗鴻逵遯金門成功退保安平前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舉人陳鼎海澄人甘煇南安人施郎與弟顯貴及邱縉林壯猷金裕先後傅成功冬十月魯王連下長樂永福閩清羅源甯德其大學士劉中藻別以兵下福甯州十二月魯遣陳世亨復安固不克林垐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五年春正月與化分守道彭遇颽以城降魯二月江西總兵金聲桓遣郭天才援閩養鼐慢遇之天才降魯封忠勤伯三月成功率甘煇攻同安守將折光秋棄城走遂授葉翼雲知縣陳鼎敎諭桂王使輔明侯林察諭成功遂改永歷紀年還使稱賀以縉等三人守同安而自整舟師趨銅山

援粵金聲桓及王得仁用隆武年號攻陷南昌等府逆流攻贛贛帥高進庫故與平伯傑兒子也求援於粵李成棟與布政袁彭年脅佟養甲奉永歷令民解辮會聲桓竝奉表至桂詔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命吳貞毓以吏部侍郞使成棟所浙閩總督陳錦嚙成功兵出遣師分攻與化莆田永福長樂建甯等所至皆克凡魯鄖西王以下死者無算夏五月大軍破聲桓復九江饒州等府六月彩糾李長蛟王國用陳泰鍾萬餘人分道攻建甯遣聯等率散卒藏皂衣白旗分伏各城約期內應秋七月丁卯遣陳鳳藍衍吳豪各以勁卒二百人乘

夜突門，楊棟、黃勝率舟師奪海口，約同夜進燒漳州江東橋柵，襲破長泰、海澄、龍溪，遂攻同安、安溪、福甯，守者皆遁。皆下。八月，靖南將軍陳泰率大軍屠同安，翼雲等皆死。進克長樂、連江。陳泰等自戰彩聯而別遣李率泰等分攻各城。彩等衆寡不敵，遁出海口，大軍遂入興化，殺守者顧世臣等。永歷至肇慶，成棟迎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金十萬、緡幣稱是，備饈頸好予。永歷大喜，政無巨細，關成棟而後受成焉。聲桓得仁圖贛，三月不克。南贛撫劉武元閉師絕其餉，乃解。冬十月，永厤詔封成功威遠侯。辛丑詔養甲代祭興陵（[illegible]王），而密令李元允殺之江中，以貳故。十二月，惠國公成棟出南安，攻贛敗，單騎遁。六年春正月，大軍破南昌，聲桓、得仁皆死。三月，大軍至南安，而別將分破南康，克信豐，連下撫州、建昌。成棟溺水死。初，騰蛟開府于長沙之湘潭。是月，湖南北十三鎮先後破，湘潭不守，騰蛟死大步橋下。永厤遣告急於成功，遂遣施郎、楊才、黃廷、柯宸樞攻漳浦，守將王起鳳降。遂下雲霄，殺其守將裴國柱（在漳浦西南六十里）。傳檄浙粵。江西王翊起四明（在[illegible]天台中大蘭山），衆萬餘人，攻上虞，破之。蕭山石仲房、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皆應翊。遂東伺奉化，猝遇大軍，奎明、嘗之遁，翊迎戰於河泊所，大敗之。是月，大軍克甯德。夏四月，遂克福安，劉中藻吞金死。

魯將同時死者董世南等數百人。王自沙埕徙南田。遣張名振復建跳所。施郎等進克詔安，獲其守將姚國泰，進屯分水關（在詔安東南二十五里），分遣黃廷、洪政守羅山嶺，宸樞守盤陀嶺（在漳浦西南三十里），以書招潮州總兵郝尚久，不從。五月，魯告急於舟山，黃斌卿不應，又使使四明拜翊河南道御史。六月，又拜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為魯招顧虎臣及長興柏襄甫，皆以衆降。永厤遣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已誅張獻忠之四將也。執恭既矯詔封可望為秦王。秋七月，詔封成功延平王，固辭不受，乃改封廣平公。又封李過（即一隻虎）為興國公，高必正鄖國公。朱由榷率衆攻南贛，不克，死。劉治國等九人自廣東分三路進攻南贛，亦不克，死。是皆成功檄奉永厤者也。八月，成功遣陳斌進破遠濠（寨在潮陽）、霞美（縣東三十五里）二寨，降其守將張禮，又令黃山從海靖所破惠來縣，以汪匯為知縣，正兵鎮盧爵守之。九月，張名振、阮進共殺斌卿，迎魯王。冬十月丁亥，自建跳所徙舟山。山西虞允、陝西王國賢等皆遙奉永歷年號，攻下蒲州及臨晉、河津等府縣，旋皆失陷。大軍既克湘潭，遂破永興，獲總兵尹舉、習等。李過（一名錦名赤心）又棄辰州遁，又擊王進才、馬進忠於寶慶，又破光山伯劉體仁等十營於紅江，又破衡州，進破胡一靖六營於全州。彩、聯等自舟山還乘間克復興化，斬其推官黎樹聲。十二月，焦璉分

兵攻全州不克大軍乘勝克道州永州常甯沅州進克烏撒城及支考洞閤部楊巍等皆死宜爾部齊等大敗郝永忠於黎平遂破之七年春正月大軍克南雄永曆自肇慶奔梧州李元允留守肇慶成功克潮陽（縣在潮南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惠來縣百六十里）知縣常翼風降徵饟和平不允遣楊才攻破其寨才暴卒而以林勇代攝其眾三月遣施郎招萬禮於詔安九甲夏四月禮率眾降五月撤高必正等援梧州六月成功圍潮州總兵王邦俊拒守陳斌斷廣濟橋（在城東跨韓江上寬二丈長一百八十丈）戰其將郝尚久尚久部乞援於漳州王進進攻羅山廷政敗走進攻盤陀宸樞堅壁守進以騎兵誘戰而別由間道出雲霄夾擊宸樞死

成功大驚乃解圍退潮陽時彩聯方據廈門秋八月成功令施郎分兵伏諸島而自設宴虎坑巖邀聯聯至半山塘伏起殺聯成功佯慟購千金告殺聯者分兵護彩已而其將陳鳳藍衍吳豪楊楝黃勝各以其眾來附并舊將藍登皆授原職遣洪政持書招彩彩竟全師付政成功大說九月定南王孔有德軍至桂林諸將望風遁瞿式耜等不屈死靖南王耿仲明至吉安自盡平南王尚可喜自攻肇慶等府而碣石守將蘇利間道急破惠來（在碣石）盧爵汪匯皆死成功命輔明侯林察將左軍閩安侯周瑞將右軍定西侯張名振將前軍平夷侯周崔芝將後軍自將中軍馮澄世潘庚鍾將遊騎策變別遣

閤部揭重熙總兵李安民蕩鹵伯洪國玉分攻邵武等處令洪政約東南澳銅山諸島掠詔安饒平擇日進取會永曆告急自廣西至速成功道虎門入（虎頭山在東莞縣西南五十五里大海中有大虎小虎二山名虎頭門外夷入貢及出使要道）冬十月以黃大振守海壇阮引藍登佐芝鵬守廈門而自帥五將軍之兵抵潮陽聞廣州已破永曆奔潯州陳邦傅叛劫從官溺死者董英許王鳳潘駿觀三人而施郎與陳斌隙又告潮人黃海如將叛去乃陰遣林習山襲殺海如攝其眾遂攻潮州未下聞重熙等攻邵武戰失利盡焉川湖督羅繡錦等各遣大兵助可喜十一月福建巡撫張學聖亦分兵擊要害十二月兵解潮州八年春正月退屯南澳

（萬曆四年築城三里左右有灣日白沙灣）以蕭拱宸為中衝鎮守青嶼（在南澳北）令洪政施郎陳壎鄭文星潛軍還守廈門二月次白沙湖（惠來縣西南）抵天星所敗惠州援兵復惠來城分兵守之聞學聖遣總兵馬得功奪廈門阮引藍登懼不敢遁芝鵬挾珍寶棄城走成功妻董氏跳海濱僅以舟免而施郎等出不意截戰得功於員通港得功躄走鴻逵所舊相得也遂縱去及成功至則去已五日矣由是與鴻逵隙夏四月改廈門為思明州以鄭擎柱為知州出隆武所賜尚方劍斬芝鵬貶引登秩而重賚施郎陳壎等鴻逵謝歸命洪旭鎮思明族兄泰鎮金門芝豹施天福鎮安平張進鎮銅山陳霸鎮南澳距南洋許龍碣石蘇利

而自屯金門後浦永歷使宦者劉九皐報孔有德已先後盡克桂平梧柳四府地靖江王并世子文武臣四百七十三人皆沒上自潯州徙南甯三宮徙田州湖南牛萬才率總兵以下官八十三員兵七千七百降北是月成功以施郎有犯囚諸舟中脫去成功怒殺其父大宣及弟顯貴郎閒行詣蘇茂茂令之安平芝豹所成功捕之急郎遂降北更名琅成功悔曰自此不復安食矣五月成功帥九將軍之兵攻漳浦道南溪（在縣南六十里西北）登岸副將王進迎戰不利入城堅守環攻之不下六月還思明尚可喜連克雷廉潮惠諸府地秋七月平和人黃梧來附授副將以陳六御爲北鎮領騎兵九月復攻漳浦

敗王進於馬口（寨在縣東北）提督楊名高統興泉諸鎮兵入援成功親勒六軍藍衍杜煇當前甘煇余新督中以繼蘇茂郭義伏小盈嶺左楊祖蔡祿伏小盈嶺右陳魁黃梧驪縫左右翼成功憑高示進退引名高步騎戰嶺下兵交伏發名高突陳遁泉州漳浦守將楊芝德陳堯策以城降並授總兵以林其昌守知縣冬十月永歷徙新甯陳錦遣兵破舟山魯王遁尚書李向中將軍劉世勛以下死者數十人十二月成功遣乞師日本以足軍實阮駿自舟山來歸九年春正月海澄守將郝文興迎成功入遂授文興前衙鎮以黃維璟爲知縣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扈魯王至金門寄荃艤舟南日山風裂維擘

去失所之永歷徙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周全斌同安人以三策干成功曰大將軍志在勤王當以計閒孔尚炅使反正撤孫可望李定國分兵川楚連師閩粵一道湖北徑取南鄭窺洛陽搗其背一由巴蜀搗關中封函谷扼其項一浮長江畫南都遏其饟以虛其腹此上策也會孫李師分克楚粵巴蜀由黃梅分克太湖潛山德化建昌一趨南贛一趨合肥粵師由南雄會閩師浙師左右之而又分南贛之師道浙浮江分下大江南北而下楚蜀之米以蘇閩浙不時之需此中策也若夫棲兵各島以閒蠶食浙粵沿海諸郡邑陸取南贛汀邵觀釁乘便此下策也成功大

說授房宿鎮參軍事遂密表於永歷會孫李進取偵孔尚易防之閫而捭合之而自遣諸將從江東（驛在龍溪東四十里）攻長泰（至長泰三十里）戰王進溪西（龍津西溪）敗之二月城未下而總督陳錦援兵大集成功屯柳營江東（江東驛水船出處）錦屯牛踣山距五里三月錦眾來薄蘇茂林勝逆戰杜煇吳豪橫截其脕大敗之退同安鳳尾山（大鳳山在縣北三十里形如鳳翅此）（其支卑）其奴庳成棟受杖怨錦夜剄其首來奔長泰守將李青棄城走遂以馮澄世爲知縣斬成棟以徇曰此殺主以求利者夏四月以黃廷爲前提督黃山爲後提督圍漳州永歷將陳邦傅殺焦璉以潯州降凡思南慶橫等二十二府州縣皆沒閩撫調金衢鎮總兵馬逢知援

漳甘輝請曰錦喪深河禪逢知遠來急擊勿失不聽逢
知既入而復圍之數日逢知出戰士皆却後不能軍王
進以師援敗遯巡撫宜永貴潛師攻廈門陳輝擊之遯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馮雙禮副之劉文
秀下蜀王復臣副之六月壬寅定國軍武岡雙禮軍寶
慶署沅靖皆捷埶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也
分武岡軍出新寧寶慶軍出祁陽合趨全州別遣西勝
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道西延大埠取嚴關嚴關者
所由入桂林要隘也雙禮統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
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
兵八萬先進抵驛湖斬有德騎將李四降其騎卒萬餘

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
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奇左營卜甯合兵十萬繼
進未至全州下定國令急過全州趨關雙禮既下全州
亦分軍會後有德聞驛湖敗急遣精卒數萬援全不及
遂急趨關則張勝郭有名已營關上諸軍皆會戰關下
定國驅象陳衡之却蒼頭鐵騎持重兵奮突遂大敗之
又追敗之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守諸軍圍之三
日守陴皆潰有德投火自焚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
邦傅及其子陳師禹秋七月敬謹親王尼堪統大軍進
取寶慶而黜將白文選已先克辰常殺總兵徐永興以
下死者無算壬申尼堪入衡州精騎十萬分將援辰州

定國遣張虎助文選而多張疑兵於河上若為堅壁不
出者壁門左右穿坑穽帷濠於邊緣以遊騎伏奇兵間
道繞其後夜火象奔衝其壁迫之河上精騎盡覆文秀
入蜀初克重慶敘州嘉定諸府州吳三桂親兵逆戰寡
敵輒奔文秀諸將多易之既克成都兵益驕弛不設備
三桂簡精卒攻破降其眾乘勝復嘉定殺總兵龍名揚
遂拔重慶殺總兵李廷明九月定南將軍阿爾津都統
馬喇希征廣東冬十月尚可喜耿繼茂兵克欽靈諸州
平西王朱聿鍈率侯伯總兵李元允張月周朝袁勝等
降元允至廣州不屈死尚可喜分兵克梧州成功之圍
漳州者凡七月援絕糧竭死者七十餘萬人固山金礪

會總督劉清泰統大兵救漳成功攻益急令周全斌禦
援兵於龍江之東城東四十里將戰聞礪已潛渡長泰出江
東大驚成功解圍屯古縣黃山率陳鳳等迎礪戰不利
成功退屯海澄以郝文興王秀奇守之還思明州永歷
封定國西甯郡王雙禮興國侯三桂破復臣軍於保甯
城下復臣與其將張先璧皆死十二月江西巡撫蔡士
英克安福永新阿爾津馬喇希移征湖廣

臺灣鄭氏始末卷二

臺灣鄭氏始末卷三

德淸沈雲撰　烏程沈　垚注

十年春正月魯王在金門去監國號成功爲樹宗人府正旗月歸叕米三月遣張名振陳煇率兵北上定遠大將軍貝勒屯齊統兵會阿爾津韓岱宜爾德等環攻永州定國遯去丙子進克寶慶辛巳進宿岔口初可望已定國功高旣封復悔讒人從欲禍之故遯去可望盡收前所復長沙等府縣官印思易置乃皆棄城走甯鎭朱養恩等數言宜招定國不聽壬午可望統軍自靖州會馮雙禮白文選馬進忠合拒大兵岱等出奇連敗之可望軍不能成列乃乘莫遯入峒口夏四月金礪劉淸

泰分兵出福泉二港會攻海澄成功遣林察周瑞防海壇（福港近）湄州（泉港近）而自屯海澄王秀奇郝文興陳堯策守鎭遠寨甘煇萬禮爲援五月察先遭風被執及搏戰礪騎數萬不勝陳魁出奇薄敵營遇伏創甚以甘輝救得免後衝鎭葉章戰死以周全斌代章揚正攝魁軍復振城亦旋裂旋築礪每攻輒爲鎭遠寨所撓亟擊不能下成功令火器鎭何明隧濠下空中實神藥火物勒敢死士持利斧待斫凡礪兵渡濠先登皆遇斫後者火發多斃礪雜散卒遯漳州秋七月攻鷗汀寨（澄海縣西二十里）關陳鐵虎不利師還八月永歷改封成功漳國公九月郝尙久奉永歷朔據潮州爲尙可喜所困乞援師成功軍

至則耿繼茂已破潮三日遂令甘煇等下揭陽以濟軍食十一年春正月命將扈魯王謁永歷不達還駐南澳永歷改雲南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沅州爲黔興起劉文秀爲大招討督諸軍東伐二月　中朝使賚海澄公敕印招成功成功辭曰士卒散多無土可著願還上敕印便初淸泰奉　密諭察奏旣至復稱厦門左右故鄭氏地非宅僭竊者比撫臣張學聖道臣黃澍鎭臣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襲取悉其家資致鄭逆修怨索償海疆淪陷　命褫三人及革按臣王應元職解京嚴訊都人士又藉藉道芝龍初居泉之東石有李習者商販日本致累鉅萬無子子芝龍又爲取日本長

琦王族女多載珍奇還東石宮甲八閩第宅縱橫數十里每出遊從人數百衣服麗都若一莫辨疇孰芝龍者崇禎中受撫于巡撫沈猶龍進珊瑚高尺餘飾珠龍金盌爲猶龍母壽猶龍歎嘖嘖則復進一樹如前高製生犀黃金爲甲因得結海內魁桀及世家紈袴子云是月成功遣諸將分攻興化漳泉福州三月親整舟師攻署崇明靖江泰興俘戰艦數百械數千遂耀武於金山遙祭孝陵而還時尙可喜專鎭廣東耿繼茂移駐桂林定國克復高明圍新會未下都統朱瑪喇會可喜大軍往援夏四月成功命泉人戴捷爲援勦前鎭統三千水師援定國攻潮州破之以定海李孟蔑守知府防潮陽惠

來六月　中朝封芝龍同安侯遙封鴻逵奉化伯芝豹就撫官左都督遣使偕芝龍季子渡齎惠潮漳泉四府備安插兵將敕印撫成功使者見成功戒嚴令先薙髮後接　詔成功疑紿已也論數日不決使還成功復書其父曰曩歲戊子王裕使上聞父被圍後遂不通一介懼滋累耳歲壬辰周繼武持書來不信先因道路傳聞卒遭不諱故遣李德走探動靜至於和議實非本心自古忠孝不兩全成敗不並立成功何人顧能兼是　新朝徒以孫可望李定國成功三人力扶王室往來馳驟於滇黔楚蜀閩粵贛浙淮鳳蘇松閒犄角埶成卒難力服乃以孔尚耿分藩駐防與三桂爲之竭力而陳錦授首於東有德隕身於西彼復此陷旋得旋失計以海澄公四府地相餌折鼎足之埶孤孫李之援成功方宴使者報恩寺禮待極隆而使者哨騎四出張皇山谷委詔書於草莽徒嘵嘵於先薙髮後接　詔甚無謂也天下豈有未稱臣輕薙髮者然諾在布衣往往出肺肝相示況成功不爲利動不爲害怵磊落作事聞天下一旦苟且曖昧不特不見重於　新朝亦且貽笑於後世矣父寄　新朝所謂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其得延今日者幸也不幸成功亦唯是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他何言哉書欲不復黃六表痛哭極陳必得一言以爲信用詳所以伏維自重秋九月可喜再破定國軍新會圍解

成功大練舟師備進取冬十月漳州守將劉國軒樸世用等以城降官國軒護衛後鎮魏其志火武鎮世用木武鎮張世輝監督知府房星華龍溪知縣周瓊等如故十一月發水陸師十萬應定國漳屬十縣泉屬七縣先後皆降以南靖知縣李奇生爲同知漳浦知縣范進爲通判餘守原官如故十二月遣甘輝取仙遊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統大兵至是歲可望出按沅靖諸營由平越道屯天柱十二年春正月輝使陳謙攻仙遊知縣陳有虞守不下洪善穴地實火器裂其城百餘丈遂破有虞死永歷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遣宦者劉玉泛海來告可望與定國不和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二月成功置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令思明知州鄧會領儲賢育才二館取士黃帶臣洪初闢等四十八人三月應定國師失利還潮州陷夏四月築丙洲新城（同安縣南四十里城周四里）釋林察皐爲總督與周瑞帥舟師勤王破潮州復之閩繼茂可喜擊斬總兵廖篤增於玉版泉追敗定國於興業（縣名）分兵克梧州又連敗之於橫州等處遂分兵攻下高雷廉三府三州十八縣定國逐南甯（府名）橫州等二州四縣皆陷察次虎門不敢進成功責察觀望命戴皐立功益以前提督黃廷爲帥萬禮爲副率二十鎭水陸師赴粵命定西侯張名振爲帥陳煇爲副統二十四鎭入長江前進洪旭爲水師右軍陳六御爲五軍戎

攻監其軍中提督甘煇爲總督王秀奇爲副率二十鎮繼進爲援戈甲耀日鉦鼓闐江夏五月都統石廷柱統大軍爲鎮海將軍駐防京口定遠大將軍世子統大軍乘虛攻擊總督劉清泰分兵防要害遣使齎書招成功且言大兵雲集後將無及成功笑不應厚其使而遣之甘煇會洪旭舟山乘岑江口（即岑港在舟山所西北）守將巴臣功（即副將杞成功）堅壁不戰黃廷入揭陽港（俗名牛田洋在澄海西南四十五里）屯桃花山潮州總兵劉伯祿駐鷹嘴埔亦堅壁不出林勝夜囊土塡濠進破其壘伯祿遁揭陽普甯（兩縣相去七十里）海澄皆下毀普甯城以峻揭陽六月芝龍圖禁高牆芝豹戍甯古塔都統伊爾德爲甯海大將軍統滿漢兵抵舟

山永歷將軍盧明臣馮雙禮分攻岳州武昌劉文秀攻常德甯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及護軍統領蘇克薩哈分儌大敗之明臣赴水死雙禮文秀遁泰窮追文秀爲定國援軍所敗陳泰死都統阿爾津代爲甯南靖寇大將軍偕都統卓羅駐防荆州都統祖澤潤分防長沙成功令兄泰移安平輜重於金門徙泉屬士民渡金厦空府藏墮漳府惠安同安諸縣城使張英築沿邊礮臺益戰艦從澄世計北兵利陸戰不利水戰故也郝文興守海澄以林其昌爲知縣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會名振守舟山烏洋遣李化龍招臣功臣功降授鐵騎鎮改名臣興洪旭甘煇還攻台州港總兵馬信以城降授中

權鎮爲征鹵將軍秋九月文興卒令王秀奇守海澄冬十月名振軍次定海關（在鎮海縣南門外）降其守將張鴻德授前鋒鎮十二月世子軍至泉因成功退守兩島復遣招撫不報十三年春正月可喜遣劉伯祿徐有功克揭陽普甯次揭陽城西爲定遠軍犄角黃梧諸鎮軍屯埔上蘇茂欲先迎敵郭遂第止之曰列隊過橋勝則可却則難退梧曰戰無不勝何退爲茂遂逆戰有功伯祿夾擊大敗之黃勝林文燦皆死黃廷急引軍轉攻伯祿營伯祿反救遂第乃以一軍免諸鎮皆沒浙閩總督屯泰分兵攻舟山台州二月馬信率降將馮用張洪德謁成功永歷在安龍可望謀劫駕出降定國舉兵敗可望奉駕

駐雲南改滇都成功令五軍總制張英督杜煇林勝佐廷禦伯祿軍三月名振卒以陳雪之代遣馬信洪德助駿守舟山堵屯泰軍伯祿絕港爲營徼各鄉之濟廷食者耿繼茂攻定國於南甯禽輔晟伯李先芳斬參將杜紀等定國奔隆安夏四月定遠軍戰艦已具使韓尙亮爲前鋒檄諸軍會戰成功令林順等七鎮屯圍頭陳魁等四鎮泊遼羅秦李舟師爲應萬禮等五鎮分據高崎潯尾（皆在海澄縣西海）圭嶼（縣東北）及海澄諸港洪天祐張煌言巡厦門尙亮出泉州港順率火輪舟逆之陳濟王明拔走舸鑿其樓船沈溺十數尙亮却大軍集圍頭順以熕偭據上風揚灰火弩齊發大敗之抵暮風雨大作滿

漢兵搖蕩不能支既昏雨止風愈暴北艦不能寄碇漂失過半成功令在廈門俘獲者斷其掌縱還先是有嘉禾斷人種之謠嘉禾卽廈門鬪訐掌與種似故厭之或說世子曰金門白沙寨爲鴻逵棲隱地出不意攻之可得也金門得則廈門孤矣從之遣王進功潛軍駛往洪旭逆擊順率八鎭軍助之進功潰遯泉州港五月廷軍乏食趨碣石攻蘇利利又堅拒不下遂還六月成功以蘇茂輕進覆軍斬之罰黃梧輸鎧甲五百代王秀奇守海澄王元吉爲知縣周全斌爲左先鋒鎭鄭遂第爲後衝鎭改名華棟以忠勇侯陳善守思明州初施琅之去也茂縱之至是斬茂諸將以茂功多有後言成功乃贍

茂妻子爲文以祭引諸葛忠武斬馬謖以自解梧心猶不自安遂劫副將鄭純及茂弟明知縣元吉殺總兵華棟殲其部衆以海澄降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壁城出世子奏梧爲海澄公梧薦施琅爲總兵蘇明有毋在成功所成功亦不誅也康雄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則大兵畢至海澄甘輝等議土城已不可守令康雄林明保輜重還海門（山在海澄東北）成功擢雄左戎旗鎭明右戎旗鎭秋七月遣黃元佐張進協守銅山（在古雷寨隔海之西古雷在漳浦縣東南五十里）時以福州無重兵計潛軍闖安襲福州遂令甘輝萬禮統杜輝等十五鎭北次泗州命戴捷爲嚮道黃廷守廈門洪旭佐兒泰守金門陳輝統戰艦二十泊南

山圭嶼辛亥親帥王秀奇等奪閩安斬守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遂入南臺（亦曰釣臺山在閩縣南九里去建江百步）奪橋（萬壽橋在府南跨南臺江上長三百餘丈）乙卯戰橋北再勝丙辰戰於教場奮延平參將張禮奪戰馬二十五匹遂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卽陶江）遏漳泉援師北守連江嶺遏溫台援師西絕洪塘水口（府西十里與陶江通）以斷延建餽運惟南面近水不爲備築礮臺與烏樓對衡棚檣城巡撫宜永貴急出原任布政周亮工副將王進於獄中問計亮工謂敵防疏東南當遣田勝李武伏軍西南遣王進潛師出鼓山後（閩縣東三十里）轉六通橋徑攻南臺破敵必矣八月己卯成功分將克連江（府東北九十五里）而進軍來襲衆疑大兵畢至驚

潰成功不能禁退屯閩安定遠軍偵成功出命馬得功道雲霄八尺門（在雲霄城南銅山城北）攻銅山爲黃元所敗走伊爾德敗總兵王長樹毛光佑沈爾序等於大蘭山殺之連攻定海敗阮思等於衡水洋口辛丑遂連破陳雪之等於舟山英義伯阮駿陳六御張洪德等皆蹈海死九月阿爾津破永歷將姚黃於彝陵之蛇退山冬十月遂破辰州土司彭宏澍籍所屬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戶口降成功禮官陳寶鑰逃泉州納降以黃開泰爲禮官以同安死難敎諭陳鼎子永華有經濟才命爲參軍十二月攻羅源（西南至連江一百里）寧德（西南至羅源一百里）定遠遣阿格商巴都來援成功回思明州甘輝殿阿格商追至護國嶺

輝使韓英劉巧伏兵西北山谷中黃昭伏橋東北魏其志陳謙逆敵佯敗過橋伏起斬阿格商甘輝還戰巴都盡獲輜重以還是歲芝龍復遣使勸降復書有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然竊私籌父之禍福安危孰矣使者重來艮非得已成功死罪更復何言乃所以强忍須臾不即輕身一擲者徒南望吾君雲天萬里北思吾父喘息重圍恐一朝落機阱飽虎狼爲婦孺之所竊笑負君父重恩靡有旣極耳若論創業明君招攜懷遠則有道矣漢光武推誠以待竇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爲敵讐暮卽心腹宋太祖時吳越王錢俶全家入朝兩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豈不誠恢宏大度能鼓舞

豪桀不自已效章章若斯必謂以德服天下唯唐虞三代獨然與今當事者喜以詐力相尙有初鮮終此成功不幸中之於先而決之於豫者非謂世澆必不古若亦其性習疑殊也父長者不樂以不肖之心測當世乃今若此當亦稍稍自悔矣天實爲之嗟何及矣世子王將軍都統總督巡撫四集禍壞將三載勞苦功高一弄兵於白沙戰艦蕩沒再弄兵於銅山士卒奔潰舟台先失四將來降（巳臣蘇茂馬信馮用張洪德）希孔格商先後授首乃一裨將黃梧叛獻海澄遠封公爵供成功指揮若梧者累計億千恐盡天下不足封其以是爲能詐邪否邪前者庫成棟弒錦首來獻成功卽斬以徇爲叛臣賊子戒竊謂天

討無私天不變道亦不變而顧反之以爲教是誘天下以叛也誠不知當事者自居何等且甚危乎其爲上矣本之不持末焉是議爲天下別順逆斤斤以薙髮爲辭無論古來聖帝明王未有髠完爲教忠孝者卽如姜瓖金聲桓輩孰非薙髮稱順而叛不旋踵殆深奉其教然與教叛膺上賞果以叛爲順與非與夫彼旣從其所好所令矣而又從而誅之示天下爲爭此區區一片土抑何教之未明量之不廣也漳泉潮惠懸海隅誠以畀我完我君臣父子得保一區如殷巢伯周箕子休養生息於其間彼無此侵此無彼畔使　中朝永永無南顧憂成功縱不足見高皇帝於地下然而塗炭生民歲月無

已當亦君父之所不忍出此況乎成敗不可必天命不可知也誓日指心有言不再中腸委折拜使黯然丁酉火藥局災十四年春正月永歷自滇都以璽書來問且告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府爲總督不果定遠軍分防泉州大營高濟烏龍江惠安衞會侯官閩安諸監成功督舟師北上次三都二月攻溫州金鄉衞（平陽縣南七十里）守將翟永壽降三月使萬禮韓英守閩安羅星塩寨（閩縣東）成功師出鎭下澳遇風還定國公鴻逵卒於金門諸鎭戒嚴夏四月都統宗室羅託駐防荊州都統伯佟六十駐長沙成功使楊廷世劉九皋請秦王晉王修好會師進取使施舉李順往浙江遇定海關軍戰死秋七月

成功舟師出興化陳斌盧謙余程守閩安八月抵海門攻黃巖守將王戎執知縣劉登龍降進圍台州巡道蔡瓊枝副將李必知府齊維番臨海知縣黎嶽以城降九月天台太平諸縣降令宗維甯說海門衞（台州府東九十里）守將張捷與前所（衞城北七里）守將劉崇賢皆降而都統屠泰會總督李率泰兵破閩安余程戰死斌謙率眾出降亦死成功遣陳堯策守狠崎（山在閩縣東）而自回廈門防禦冬十月可望攻定國軍不勝遂率妻子及標下總兵都督等降北初封義王遂以洪承疇統軍會羅託等由湖廣進討定國吳三桂會都統侯黑爾根侍衞李國翰由四川進都統卓布泰會提督綫國安富喀莽吉圖等由廣

西進都統濟席哈等隨羅託由湖南進十一月成功師至南澳攻鷗汀壩寨屠之屠泰以舟山不可守遷民渡內地迫之海水之閒溺死無算遂空其地成功復分兵屯守招撫十二月永歷使漳平伯周金湯偕廷世九臯齎詔至思明州封成功延平王泰加少傳賜尙方劍便宜行事王秀奇祥符伯馬信建威伯甘輝崇明伯黃廷永安伯萬禮建安伯陳輝忠靖伯洪旭忠振伯餘侯伯印數十付成功頒錫成功率諸將拜受遂進謝表并會師江南疏使參軍徐孚遠隨金湯復命乃設長史審理典寶典仗典儀典膳諸官以王府禮從事

臺灣鄭氏始末卷四

德淸沈雲撰　烏程沈垚注

十五年春正月多羅信郡王多尼會平郡王羅可鐸貝勒尚善杜蘭都統伊爾德阿爾津巴思漢卓羅等統兵進取雲南二月延平簡勇士力勝五百斤者爲親軍使工官馮澄世造鐵甲胄試以箭不入又造鐵面繪如神鬼每士一人副二人執斤斫馬足有進無退號曰鐵人以左虎衛陳魁統之三月右虎衛陳鵬敗許龍於南洋俘其眾定國將閆維龍曹延生攻克廣西橫州夏四月李國翰徼定國軍於全州三桂遣兵克重慶成功遣楊廷世詣永歷告師期以薛聯桂爲思明知州楊來嘉佐

黃廷洪旭佐泰分鎭金廈鄧會督糧饟五月以中提督甘輝統前軍右提督馬信統中軍後提督萬禮統後軍成功自統大軍凡水師五萬騎射五萬步擊五萬遊軍策應萬鐵面軍萬猛將數千戰艇數千北上澄海遊擊劉進忠率眾以城降援進忠後衝鎭永歷寶康侯賀九儀遣將曹友攻賓州不克羅託等略下沅靖進克平越鎭遠卓布泰略下南丹那地撫甯各土司進克獨山三桂等自重慶分擊定國文秀軍連敗至水西皆遁遂克遵義別將克開州六月延平軍攻降平陽守將車任遲瑞安守將艾誠祥進攻溫州不下秋七月抵洋山山故有龍祠過舶必以生羊祭畢卽縱之山上日久孳乳羣

隊滿山延平軍士競逐之成功又不致祭天朗波平怪風卒至戰艦自相樅擊義陽王及成功三子睿裕溫甲士數千人皆溺旣禱乃息遂還舟山葺戰艦八月永歷仁壽侯譚詣等攻重慶九月象山知縣徐福率父老迎降延平時有言北將謀叛者成功罷賀世明以姚國泰代又遣張英諭樸世用魏其志李必張魁悉解兵權爲監督世用憤死劉進忠因不自安冬十月率眾奔黃巖海門衛納降周全斌追至海門圍之進忠突圍走全斌不追遂據其城十一月破盤石衛（樂清縣西南五十里）令諸提鎭就汎休養十二月屯沙關籌餉（樂清縣東有白沙嶺嶺東有關卽此）承疇遣攻水西宣慰司安坤降定國文秀入貴州都統明安

達禮俄羅塞臣賚音達禮護軍統領席伯臣車爾布等各統大兵會承疇分劄貴州防禦大將軍多尼會吳三桂卓布泰於平越之楊老堡分三道進攻雲南多尼自桂陽入斬劉將軍於安莊犂昌王白文選遣將焚盤江鐵鎖橋尼堪軍作浮橋以濟文選拒戰松嶺衛不勝三桂自遵義入攻七星關文選屯兵堅守不下乃轉水西苗倮界間道度關襲其後克之遂進烏撒卓布泰自都勻入抵盤江之羅顏渡口文選遣將李成爵扼險沈其船定國亦率兵來援屯雙河口山頂而卓布泰軍從下流十里取所沈船乘夜潛渡襲斬成爵於梁瑞津遂會諸軍四合張左右翼奪擊定國定國退守陸格樹寨堅

拒諸軍以火器圍擊再戰再截定國兵不滿千轉戰四十餘里左右衝突大軍累萬圍數十重而火器熱不可執戈刃交前百不當一定國鼓銳奔之所向騰踐披靡莫敢仰視遂衝重堅奔據鐵鎖橋則已先焚不可據乃從普安間道入雲南三道大軍俱迫滇都定國文選扈永歷奔永昌初孚遠取道交趾入安龍交趾要以臣禮不可阻不得前返廈門後孚遠隱吳六奇所得全髮死其子歸柩松江未葬子亦死十六年春仁壽侯譚詣攻殺其兄譚文脅新津侯譚宏降北封宏慕義侯詣向化侯分平西王駐雲南平南王駐粵東靖南王駐四川二月延平還盤石衞調兵閏三月癸亥三桂卓布泰等攻永昌壬申定國扈永歷奔騰越三桂等渡瀘江定國與忠勇伯賓名望伏磨盤山左右偵三桂騎至突出截擊幾斬三桂大軍還戰獲遯免而卓布泰八隊合圍名望戰死定國突圍走石門扈永歷過南甸追至定國遣馬雄飛鄔昌琦護鹵簿先趨孟卯而身自斷後又追及定國扈入三宣六慰斬孔廷訓（有德子）以謀劫降故夏四月辛丑由蠻漠還河口水陸分進文臣舟從者六百餘人武臣陸從者九百餘人馬亦如之戊申舟次井梗定國遣文選率兵迎駕往啞哇城爲緬人所阻不爲達時距駐蹕處五十餘里文臣侍從皆畏緬人莫敢通文選既拔營去庚戌舟次沙河口陸行者至啞哇對河距城五

六里屯息緬人疑爲變集眾戰鬬朱蘊金姜承德等死者大半餘亦潰散延平軍抵崇明總兵梁化鳳堅守不下乘風趨瓜州遣監紀劉澄約提督馬逢知爲應令馬信黃安蔡文黃昭藍衍率銳師居前周全斌居中甘輝居左洪天祐居右萬禮居後羅蘊章參伍策變張煌言奉檄傳諭五月辛酉朔緬王具龍舟鼓樂迎永歷宿衞僅百餘人遂止不出定國書三十餘上爲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所沮不報六月辛卯延平軍抵焦山斬巡江營都司羅明升於談家洲（丹徒縣西北六里有沙洲橫列江中）以蔡文守焦山（丹徒縣東九里）令材官張亮率善泅者斬滾龍鎖前軍先登亮圍瓜州（江都縣南四十里）江防同知徐騰鯨遯陳澤追斬遊擊左雲龍於大來橋生擒操江朱衣祚成功曰此腐儒也縱之蘊章督軍士焚木浮營三寨俘斬數千以劉猷守瓜州何平理江防事庚子遂泊鎮江南岸前軍屯銀山下（府西二里）守將遙見鐵人駭甚反走乘之遂破其柵副將高謙出援全斌爲圓陳持盾外向射之不動火器衝其中忽中分若衢而左右角銳進裹而截擊之奔殪不相顧謙跳入城全斌遂奪門入謙與知府戴可進等十四員兵眾數萬皆降成功以謙爲破鹵將軍馮澄世爲常鎮道李徵爲知府林若霖爲理刑丁未荊州衞糧官來降擢其首爲衞指揮使餘量授千百戶太平府守將劉世賢遣使迎降加世賢鎮南將軍己酉略

取江浦遣羅蘊章分兵守鎮江蕪湖以降書至遣張煌言守蕪湖韓鏞守江浦儀真吏民迎降持牛酒揚州文武棄城逃吏民來請遂遣將分守勞民馮澄世潘庚鍾說成功緩取南京先設揚淮瓜鎮重兵以斷南北餽道扼各路要害以絕外援遣使定國會師則南京可不勞而定也成功曰定國遁走無處所且萬里援師不足恃大兵分防各省皆數十萬永歷諸將削平大兵凱旋在即我分兵以守勢弱不足當庶神速取南京得形勝守要害傳檄天下反正勤王定國等不召自至南都去得譬諸堂奧空虛何淮揚門戶之有遂使周全斌高謙益兵守鎮江京口楊朝棟招撫江南袁起震徐春招撫江北有陳文達者統戰艦二百餘艘來歸授指揮鄉道使時延平聲勢大振旬日之間江南北相率迎降府若太平甯國池徽州若廣德無爲滁和縣若當塗繁昌宣城甯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含山舒城巢沛盧江高淳溧陽建平句容分將撫安若虜不給常鎮淮徐望風引降文武棄城奔走者絡繹不絕而內大臣達索爲安南將軍會都統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等統大兵二十萬來援成功遂進取南京至觀音門（江甯府郭北面三門最西曰觀音）令黃安總督水師泊三汊河口（三新河口近草鞋夾通口）成功由儀鳳門登岸（西出從北弟一門在三汊河口東北）率諸將觀鍾山形勢祭太祖列宗而還（鍾山在府治東北十五里）令甘輝余新屯獅子山（府西北二十里亦名盧龍山）萬禮楊祖屯橋山上洪天祐爲援馬信郭義黃昭蕭拱宸屯漢西門陳魁陳鵬藍衍蔡祿屯東南隅結水寨劉巧楊正戴捷劉國軒屯西北隅環山爲營而自帥張英陳堯策王秀奇林習山等屯嶽廟山與諸鎮營壘雲連勢結首尾相迎巡撫蔣國柱率將士數千騎薄營余新徼之大敗單騎遁復爲遊卒所禽見成功呼萬歲憐而縱之郎廷佐管効忠等方議降未決會崇明梁化鳳及參將張國俊遊擊徐登第等各率水陸兵數千閒道至國柱衣祚依化鳳突圍至城下縋而入與總督廷佐巡城雉東北隅敵營少備聞大兵旦夕將至議出奇夾擊衣祚曰是有門曰神策（在太平之西金川之東是年因勝成功於此改名得勝）化鳳大喜秋七月貴州凱旋副都統噶褚哈馬爾賽等由荊州浮江赴援陳魁等逆戰大敗之壬戌都統劉之源統水師數萬與噶褚哈等合擊魁鵬等眾藍衍蔡祿撒油豆敵艦上而眾以矛搠乘之溺斃過半水爲之塞甲子都統哈哈木等統水陸師會戰余新洪天祐分兵拒擊張英林勝督鐵人截攻陸路北帥見矢刃不能傷而斫足競前莫却駭避入壁水師又爲天祐等所敗延平驍勝兵益驕諸將爭功互相訐成功令非有令擅自進取者不爲功越營爭勝者功敘本營他營非危急不得相救庚鍾諫曰將士奮勇貪功勿苛責以挫其鋒且敵兵已數十萬朝夕益

至吾軍止有此數非連營速戰乘勝合攻不可都城久圍不下或有他虞諸城降納不足守勝則速來敗亦速去為今日計不如發令諸鎮并力水師爭先取勝以吾所長攻彼所短果能盡覆其水路諸軍殲其渠帥橫江塞險則陸路軍亦膽落神飛而後乘銳并力靡不濟矣不聽庚午達索等大兵繼至分兵會戰水營而分陸路兵渡江攻擊延平諸鎮各自為戰勢已不支且北兵蜂集雲奔見勝則進小敗即退朝夕更代以逸擊勞以飽擊飢以多擊少如是者旬有五日延平士卒日疲器械日敝氣衰糧匱累敗欲崩庚鍾曰勢急矣速令并力自全相機退守以圖再舉又不聽甲申夜化鳳等率精騎

穴城出攻余新營北軍夾之遂禽新盡俘其衆連攻拱宸等營連破之及萬禮等奉令來援而化鳳已入城去甘輝及庚鍾諫成功退屯觀音門連營合陳不必待令爭相救護又不聽乙酉達索統大兵圍擊甘輝張英索洪團擊林勝陳魁哈哈木等分取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而水師諸鎮為劉之源大兵所圍橋山寨為賴塔等所圍西北劉國軒諸營為噶褚哈大兵圍守嶽廟山諸屯又為馬爾賽張國俊徐登第據險環攻成功張黃葢山上望大兵無不以三圍一以十并二神器雷轟矢石雨注方急遣不可為計而鄭廷佐梁化鳳各選精騎表裏合擊鋒銳不可當乃令庚鍾代葢下指揮自趨江下

整舟師合戰而被所焚溺已五百餘艦觸折滲損無計算急帥周全斌劉猷楊富冒矢石衝堅力戰拔諸將出排沙嶼瓜鎮已破前降諸府縣守者多亡失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陳魁藍衍李必魏其志力戰死軍中甘輝余新被禽亦死收殘卒亡歸者什不二三成功大慟曰悔不用諸將軍言敗棄若是欲自刎以謝死者全斌及諸將泣諫乃止遂縞素哭祭悲號咽江躬巡弔卹撫創痍遣使奉表永歷請貶王爵八月次吳淞港遣蔡政齎書馬逢知所都統劉之源為鎮海大將軍駐鎮江慶陽王馮雙禮兵敗走四川德安侯狄三品執之北降授三品抒誠侯濟安伯朱養恩等以嘉定州降北巡撫高民

瞻兵克成都成功攻崇明梁化鳳以礮擊死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等遂退九月師還思明前使永歷者道阻反命諸將請仍王號冬十月劉猷往溫州徵餉遇北軍戰沒時安南將軍達索等移兵福建由溫州進十七年春正月遂抵福州三桂等敗定國軍於普洱奏稱滇南負固有年一朝戡定獨永歷在緬李定國白文選分屯三宣六慰等處窺我邊防患在門戶號召諸蠻患在肘腋投誠生心患在腠理請大舉入緬以靖根株三月安南軍抵泉州會總督李率泰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總兵施琅調甯波溫台各水師檄廣東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奇合兵會勦率泰遣

諮持孔雀膽賂成功庖人張德伺成功宴諸將毒之德以付亨人王回回告其父父曰事主而毒之不忠孰甚遽挈回持膽報成功遂捕德磔之而厚錫回父以獎其忠改右提督馬信爲提督驍騎親軍與忠正伯林習山守笠嶼(即烈嶼在同安東南八十里介廈金門之中周二十里)輔明侯林察總督水師與中衝鎮蕭拱宸屯崇武(所在惠安東南泉州東)禦泉州兵夏四月安南進泊圍頭即令察等屯劉五店(在同安東)少傅泰與護衛左鎮黃安守金門城犄角五軍戎政王秀奇督右虎衞陳鵬殿兵鎮陳璋守五通高崎(五通嶺在同安東南七十里高崎在五通之西鼓浪之東廈門之北維浦嶼之東南多大石)前衝鎮劉巧後衝鎮黃昭左衝鎮郭義援勦前鎮林明屯同安港逆戰閩安

侯周瑞忠靖伯陳輝護衛右鎮鄭仁援勦右鎮林順泊南山麓過海澄兵前提督黃廷右武衞周全斌統衆衝二十載火物而帷之伏後間發英兵鎮陳瑞護王侯伯以下細小過笠嶼金門而空廈島成功督五府陳堯策等於鼓浪嶼(廈門西北海澄東北)指揮號令忠振伯洪旭屯鎮海旂尾往來策應(即岐島大武口高千仞屹立海上其南十里爲鎮海衛在廈門西南大武山在廈門南對岸上)癸丑夜陳鵬約率泰兵出高崎當迎應飛渡廈門率泰喜若五月乙卯朔梧潛師出海門成功遣堯策約各鎮聞礟起椗堯策到周瑞船而海門師大至不及他去礟擊瑞船堯策與瑞俱死陳輝督衆鏖戰負重創索洪進同安港(海門在鼓浪西同安港在海澄東)賴塔鼓溫台水師攻

高崎率泰前進應鵬達索施琅統大軍繼至成功手旂劍問左右流平否曰平矣曰平則潮轉風隨令發礟火艇薙上流壓大軍兩岸艣艫競騁竹絙貫沈樹大起鵬約親軍爭登岸應敵而副將陳蟒性直不可通故大呼發礟擊敵陳璋奮軍鉤遠斧近擲瓜礟敵軍踩踐蹈淤淖鵬愕然計左則亦麾衆助戰率泰落水逃免達索戰艦絓鉈枝半皆沈覆施琅以小舸援達索間道遁成功令何義代已而自乘飛艇督諸鎮合戰索洪泰帥水師鎮察叶吉由浯嶼進發載溫台鬪艦黃廷等縱火於鼓浪嶼後夾攻賴塔風起潮湧煙燄漫天馬信督神弩軍圍梧全斌復以竹罌洋礟橫擊之梧兵盡覆索洪賴塔

皆棄軍逃竄北軍奔殪焚溺死者以億萬計水爲不流成功知鵬有變密遣洪旭往勞伏勇士焉鵬喜未泄與旭飲歡甚引鵬送江滑勇士突起縛鵬部衆大譁得陳璋程應璠曉之乃定成功責鵬交通狀伏辜遂磔以徇時吳六奇遣將馬嵩至潮爲刺客所殺許龍蘇利聞大軍已敗退還逃帥達索等皆以馬得功軍獲全得功屯黃崎(惠安東北)不進故也成功厚卹周瑞等擢陳蟒右虎衞何義左虎衛陳璋宣毅左鎮俘獲輜實分賚諸將士舉之數月不盡六月尚書車克納都統索渾統大軍會福州秋七月耿繼茂移駐福建都統宗室羅託爲安南將軍會大將軍達索等相機進勦成功使張光啟加日本

乞師八月議棄舟山地明安達禮率滿兵還京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征李定國九月李率泰奏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入內地安插成功因議取臺灣招沿海之不願內徙者屯田其中以益軍儲冬十月晉王卒成功與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之金門後浦十一月光啟使還言日本上將軍不允發兵助銅熕鹿銃倭刀爲備十八年春正月成功集諸將議曰吾聞臺灣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千里而遙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千里而近風便自雞籠淡水趨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澎湖嶼四更可達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爲十更故以更計道遠近澎湖至金門七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南至呂宋六十更可達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潛曰潛水洋雞籠名東番亦名北港有數十社社大者戶數千社小戶數百俗習走過奔馬土宜五穀竹數拱長十餘丈其鏢鎗竹鐵簇試鹿虎輒中後避倭難稍稍居山後我太師初闢臺灣事耕植通商販密邇漳泉地廣而腴至今爲紅夷所據屹然一大部落我將復之以裕兩島進可戰退可守況茲遷民播棄失業者多招之以耕以戰兵食兩足良計之得也已而臺灣甲螺何斌持地圖來獻遂檄南澳陳霸備許龍蘇利參軍蔡叶吉佐少傅泰守金門郭義蔡祿往銅山協張進防禦洪天祐陳輝楊富楊來嘉何義守南日湄州崇武圍頭

防護金門金門東北至圍頭又東北至崇武又東北至湄州又東北至南日洪旭黃廷王秀奇杜輝林順陳永華及其兄子纏武馮澄世之子錫範等佐世子經守廈門而自率弟襲及馬信周全斌蕭拱辰黃昭等數十鎮東征二月次彭湖巡視三十六嶼彭湖島在臺灣縣西大海中西與金門相望東至府城五十里三十六嶼泛若水中之鳧其最大而居中者曰大山嶼縱橫三十餘里分將守之曰此臺灣門戶是矣諸將軍唯寡人鴿首是向勿以紅夷礮爲疑抵鹿耳門成功曰此古所謂落漈與漈者水趨下不回也使測水深丈餘額手謝曰天興我也潛軍循圖委折至赤嵌城登岸斌曰速據倉廒乃以兵進不然遽則燬矣從之守赤嵌城酋長苗難實丁遣何機走鯤身請援成功令諸將持神器傳城遣通事吳邁說曰不速降皆灰燼矣苗難實丁懼以眾降成功厚賂之令說揆一王曰臺灣吾故物久假當歸而揆一王已遣酋長英黎三來禦道遇何機機謂唐兵實由天下非傾國以赴不可還請濟師成功因得整軍速進徑抵臺灣令黃昭伏鯤身尾揚祥繞出鯤身之左擊其虛而奪之蕭拱辰以水師截其夾板皆伏以待全斌速伐大竹環布革若城多張旗幟鉦鼓飛卒譟誘而內穽坎焉蓋紅夷專恃火礮鎗銃無他長登高遙望發大礮轟擊城則假而復起屢擊屢起遂盡挾鎗銃噴弩前趨奮擊楊祥自後突起昭三面壓之紅夷軍全覆坑陷中而成功速兵奪門火器奔下不獲前士卒傷乃退於

七鯤身壘土石環濠以自衛是月白文選密遣緬人齎表永歷議要緬王送駕出已作浮橋距行在六十里將渡以馬吉翔李國泰撓阻不果行夏五月改赤嵌城爲承天府楊朝棟爲府尹置天興（在今臺灣縣東四十里）萬年（縣東南二十里）二縣以祝敬莊文烈爲知縣黃安顏望忠等率師繼進援安爲右虎衛招沿海居民之不願內徙者數十萬人東渡以實臺地初黃梧監沿海多富商大賈勸率泰奏遷海澄內地民皆破產哀號自盡至是爲成功所招梧由是呑噬莫遂大怨成功與施琅計閩成功守將銅山北自金石接浯嶼南自梅嶺達廣東西南接元鍾所較諸守者爲最要郭義蔡祿初約萬禮爲兄弟及禮死

江南之役還祀忠臣廟中首甘輝次禮復褒禮實逃軍後溺死遂撤不祀因懷不平六月祿遣將陳華羅棟揚言南洋許龍兵將至分據要害刼忠匡伯張進欲俱降梧進佯諾密與呂簇圖義祿不獲進自焚死世子經聞變遣黃廷洪天祐陳霸合討義祿遂大掠城中與察言司薛聯桂等由八尺門納降達素等統大兵至則洪天祐黃元益兵守銅山不敢進又恐成功自彭湖奪福州乃還梧以招撫都督萬儀萬祿等奏入而急與尙書蘇海納刼掠沿海居民塗炭殆盡秋七月土番阿得苟攘聚眾欲救紅夷楊祖與戰敗死成功令黃安陳瑞設伏誘斬之躬巡田野慰撫諸社寨酋長及新遷居民令皆

按堵樂業益繕甲兵堅城守揆一王自是閉城堅拒無所得食八月梧會蘇海納統兵開道毀鄭氏祖墓盛其屍置獄中而芝龍及子世恩世蔭等以冬十月無少長皆棄柴市十一月成功令陳廣等焚紅夷夾板黃安率眾自鯤身合攻揆一王勢蹙遣通事李仲說曰此去荷蘭遠不可久駐約自倉庫外金玉珠寶悉載歸遲將莫及揆一王與諸酋長如約還荷蘭成功祭告天地山川置社稷宗廟學校改臺灣爲東都（今縣西南有廢城）城曰安平是月三桂愛星阿會師木邦晉王李定國奔景線鞏昌王白文選遯據錫波江大軍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爲總兵馬寧等連敗至孟養文選降封承恩公三桂愛

星阿進攻緬城十二月戊申緬人請移蹕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同行夜渡河三桂等遂執永歷（由榔）殺華亭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越年定國在景線病死成功殺胡棟及敬爲刻減兵糧故以鄭省英爲府尹令黃安城守撫眾周全斌總督承天府南北路分地開墾圍生牛而教之耕鄉仍曰社田仍二十五戈爲一甲三年然後定賦限溝渠時畜洩毋聽民兼并買賣察舉孝弟力田及有奇才異能者試用諸將以時簡肄武備嚴守望緝姦宄如律

臺灣鄭氏始末卷四

臺灣鄭氏始末卷五

德淸沈雲撰　烏程沈　垚注

康熙元年春正月成功聞冢兆慘發父被族誅擗踊大哭飭諸將以下皆縞素二月命洪初闢等分理祉事成功切齒梧等未及報病肝急或告南澳陳霸有貳心卽遣全斌往擊霸聞之曰辨無及矣中梧等奸計不自察卒以兵逼如是而往衆畔親離無日矣豈掘冢之應墮地若斯雖然霸不忍爲梧用也乃率諸將遯粵東去全斌獲其子士龍復命以杜煇代守南澳夏四月兵部司務林英奔告緬事諸將請更朔號成功曰不可傳聞異辭審而後發喪擇立宗室之賢者乃改元朔諸將以爲

然初世子經取尙書唐顯悅女孫爲婦不相得私於其弟之乳媪陳氏生男詭謂侍妾出者告成功諸王及邑之大夫皆賀而顯悅責成功書謂禮有八母乳母居一世子與狎當何辠成功暴怒卽令都司黃毓與少傳泰斬經及陳媪及所生男并斬夫人董氏以理內不職也諸將大駭莫敢諫少傳與毓議殺陳媪及所生男而諸王以下合表爲夫人世子請遂以兩級付毓報成功成功愈怒解所佩劍促毓詣少傳少傳令遂見經經拘毓與衆議未決而參軍蔡鳴雷在臺行多不法恐見誅奔愬經所已密諭全斌等將至矣令必盡誅乃已洪旭曰世子不可以拒父諸將不可以拒君唯少傳兄可以拒弟遂告少傳趨林順統舟師守大擔嶼在廈門前同安縣東南八十里會全斌征陳霸還黃廷勸世子出不意執之使黃昌攝其軍成功聞諸將拒命憤甚遣洪有鼎馳諭全斌有鼎至銅山聞全斌被執不敢前五月癸酉朔成功病强被黃安登將臺望彭湖有船東至否安曰無之梧瑱奸計北旣赤族又將滅是中冓事隱安見顯悅非爲梧賣者願王勿疑疑則左右皆義祿霸等父子至親且若是宅更何以自處成功益忿怒狂走越八日庚辰嚙指而卒年三十有九弟襲與黃安馬信遣人奔赴金廈信慟哭不絶死衆將請襲權政爲鎭撫計而蔡雲李應淸曹從龍張驥謀遂奉襲告黃安安持不可又說黃昭握重兵

擁戴昭諸遂與蕭拱辰合謀拒經而襲弟成賜潛軍往廈門道遇許龍兵被執繼茂率泰遣使招經經請比朝鮮行事秋八月使再來令先繳所陷州縣印卽爲奏請經與泰等議曰先王甫荒東土不幸卽世內靡有定其何外侮之能膺懼而受撫則無以見吾先王不受又左右無以應敵不如姑受令焉以緩須臾乃使楊來嘉上州縣印十五率泰遂送來嘉北上且揚言鄭泰洪旭黃廷等將密獻兩島入奏以閒經心經竟以兩島屬少傳加全斌爲五軍都督率以東征冬十月抵彭湖先遣鄭斌至安平告諭諸將面視莫敢言獨黃昭等拒命遂進師西嶼彭湖三十六嶼之正西嶼昭率兵守寮港曹從龍守安平鎭

臺蕭拱辰守洲仔尾張驥自鹿耳門蔡雲李應清自赤嵌城合兵拒戰全斌說經乘大霧登岸背水列陳驥等聞水聲人語呼譟縱擊經軍却全斌呼曰却則溺矣諸將奮死前戰潰驥陳而昭等合師來援昭先中流矢死眾亂反走遂乘勝進日中霧散全斌持旆周呼曰世子至矣黃安率諸將倒戈來迎經免胄顧眾出矢言令鄭斌勞襲至則待之如初斬拱辰等五人餘不問偶於黃昭營中得少傅泰與昭書令奉襲拒經而自據金廈云經祕之初不意為繼茂等反間也十一月經與全斌巡南北路十二月來嘉還思明洪旭令仍守崇武遣使告經二年春正月經使顏望忠守安平黃安督承天府南

北路而自率全斌等還思明即王位稱永歷十有七年諸將皆賀少傅泰稱疾不至遣鄭斌視疾還或言來嘉北使還與少傅往來密甚三月王鐵佛等攻延建率泰會梧等往勦而梧將有以海澄來獻者經密令諸將整師泰疑為圖己也載妻孥出泊港口或勸泰出降泰曰先太師誤矣泰豈再誤已而知海澄有備經不果行經與全斌謀鑄金廈總制印遣鄭斌吳慎齋赴泰所言經已決意東行兩島唯伯父總制泰喜受命然未敢躬往稱謝其弟鳴駿謂曰骨肉至親土地重寄又何疑焉泰意稍解夏六月經使劉國軒護輜重東渡鳴駿力勸泰見經經與之語及成功相持慟哭且諄屬經理兩島事

越日置酒邀泰酒半經擲杯左右縛泰出與昭書示之泰急切不能自明遂縊殺之遣全斌籍其家鳴駿及泰子纘緒陳輝楊富何義楊來嘉蔡鳴雷等文武四百餘員海艦二百餘艘士卒數萬奔泉州納降封鳴駿遵義侯纘緒慕恩伯餘各授職有差秋七月和蘭揆一王遣通事李瑞乞師於繼茂率泰攻兩島復臺灣故地乃集眾議或曰紅毛古不通上國萬歷間嘗駕大艦攜巨礮薄香山澳求互市不得海澄奸民李錦引據漳南彭湖嶼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其中天啟初掠漁舟六百餘艘役華人運土石築城尋犯廈門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海寇李旦等

復為之助海警戒嚴崇禎中為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十年駕大船由虎跳門薄廣州主奸民李葉榮交通總兵陳謙為居停出入為兵科凌義渠所劾坐逮訊奸民知事不成復引番入據臺灣鄭氏奪復故土而今引紅毛克鄭氏若據臺灣要互市以間寇掠閩粵閒誰復承其咎也率泰曰誰復為百年計功臯目前事耳吾聞紅夷去中國絕遠其巨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旁設小窗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傳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徑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沈走海面若平地然

以舟大難轉其人又不善戰故再爲鄭氏所敗今若資其所長先進以挫其銳繼以新降將士俾力戰以樹功而我以大兵承其敝蔑不濟矣乃允揆一王爲前鋒使提督馬得功督降將卒數萬繼進經遣全斌督林維等分禦諸隘陳昇守高崎黃廷道南山林順道遼羅策應經自率洪旭王秀奇等屯大擔笠嶼冬十月全斌分諸將引戰紅毛巨艇於沙淺處焚之過半焉得功來援溺水死林維等追敵及海門爲珢將守備汪明等所徼戰死繼茂帥總兵王進功等截戰於雲霄鎭全斌敗却聞陳昇已降梧高崎失守衆益潰敗珢統大兵擊廷等不利復會紅夷夾板以大礮轟擊廷軍大敗珢遂乘勝奪

厦門順等聞昇已降不敢出戰珢梧合兵進擊斬千餘級遂取浯嶼金門墮城郭俘寶玉繼茂遣人至銅山招經又遣人告洪旭等有執經獻者當封爵比海澄公守泉州旭謂經曰勢急東渡否則變生肘腋奈之何經乃遣心腹護孥屬先行且諭衆文武其不願東遷者聽十二月蜀中晉王朱宗蕩及郝搖旗等皆敗繼茂遣將克長腰東岈二島永歷兵部尙書阮春雷左侍郎張煌言僅以身免三年春正月珢遣招林順舉衆降二月南澳守將杜煇率衆赴揭陽港納降甯靖王瀘溪王魯世子巳東王諸宗臣及故臣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李茂春等從經東渡馮澄世舟至東椗爲其僕

所殺若騰卒於彭湖經自往祭以洪旭言於彭湖姥祖宮左右分營立壘中置礮臺令薛進思戴捷林陞守之四閏月而代三月甲子周全斌質其子於李率泰而自率將士數萬從鎭海衞納降丁卯率泰會繼茂王進功黃梧統兵至厦門都督將軍翁求多率將士六萬降丙子夜半渡海進拔銅山降永安侯黃廷都督余寬以下及兵民三萬餘口遂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爲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夏四月經改東都爲東甯升天興萬年縣爲州設彭湖及南北路安撫使諸將分守土地庶事悉委陳永華崇尙儒雅與民休息而兩島遠近棄兵民衆凡四五十萬秋七月福建提督

水師總兵官施珢爲靖海將軍進攻臺灣遇颶風還八月浙督趙廷臣遣將由懸山花嶼乘漁艇入小港繞山後突入帳房禽煌言及其黨衆得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關防九七年春明珠蔡毓榮與李率泰俱至漳州使興化府知府慕天顏持書招撫經仍以自比朝鮮爲請遣柯平葉亨入奏不報十年夏耿繼茂子和碩額駙耿精忠襲爵爲靖南王十二年春平南王尙可喜疏請歸老遼東秋七月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並疏請撤藩八月尙書梁清標等分往雲南廣東福建經理撤藩事宜十一月丙戌三桂拘經理侍郎折爾肯等殺雲南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

寅爲周王元年總督甘文焜自殺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以下皆應乃停撤平南靖南二藩梁清標陳一炳召還削三桂爵十二月甲子偏沅巡撫盧震棄長沙逃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十三年春正月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吳之茂以四川降二月常德總兵楊寶應知府翁應兆長沙副將黃正卿及澧州守將並以城降廣西將軍孫延齡殺都統王永年副都統孟一茂等執巡撫馬雄鎭以叛三月耿精忠以福建反總督范承謨死巡撫劉秉政降約經統舟師徑取南京與三桂爲鼎峙經告藉漳泉地以募軍士精忠不許鄖陽副將洪福以所部叛襄陽總兵楊來嘉據穀城叛

並遣使告經仍用永歷正朔夏四月湖北總兵蔡祿謀以兵應來嘉不克誅死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精忠與續順公沈瑞兵巷戰大敗之遂引兵據守三桂子應熊孫世霖誅死延齡削職精忠創爵經遣馮錫範劉國軒帥師徇漳泉屬縣五月經至厦門同安知縣鄧世茂來迎海澄總兵趙得勝同安副將張學堯遊擊花尙蘭皆叛精忠來降授得勝左提督興明伯學堯侍衞將軍泉州兵逐精忠守將王進殺總兵賴玉來降五月平陽兵執總兵蔡朝佐與精忠將曾養性合圍瑞安六月總兵祖宏勳以溫州叛羅清黃巖太平諸營相繼叛延齡寇柳州精忠遣李連李泰攻建昌杉關柯昇叛廣信以

應精忠甲辰經入泉州以前提督王進功子藩錫爲指揮使何可化爲提刑道王者都仍守知府事鄖中周襄緒等招諭精忠而尙可喜攻進忠潮州甚急精忠將李雲龍張雄攻常山開化爲金華副將牟大寅所敗雄死乙卯進忠稱臣求援經授進忠右提督定鹵伯遣陳天祐金漢臣救潮駐軍南門外鳳皇洲（一名老鴉洲）可喜出不意來攻天祐等俱戰沒秋七月南瑞總兵楊富叛應精忠事覺伏誅精忠遣將克石城遂攻甯都爲遊擊周球所敗進忠遣將據程鄉縣旋爲官兵所破精忠將閆標攻金華爲將軍喇哈達所斬精忠合兵圍衢州八月又分攻處州金華龍游仙居諸暨新昌甯海象山餘姚遂

安嵊縣進忠將劉斌克據普甯澄海澄公黃梧卒子芳度降精忠已而復叛殺其將劉豹等三人固守漳城黃巖總兵阿爾泰降精忠三桂兵陷徽州祁門歙縣可喜遣人招進忠不受斬進忠副將陳琲等九月精忠將王進攻泉州經遣國軒大敗進於陳潼關（仙遊縣南接惠安界）白水驛（惠安北五十里）乘勝偪興化別以馮錫範趙得勝爲左右提督攻漳浦降其總兵劉炎授前鋒鎭定鹵將軍精忠懼使張文韶詣泉州請和以楓亭（仙遊東南五十里）爲界（北去府城六十里東南去惠安五十里）許之來嘉兵攻南漳敗三桂兵攻袁州精忠兵據建昌廣西提督馬雄總兵郭義隆降三桂冬十月進忠乞援國軒分兵營新墟與可喜相持潮州圍解十

一月三桂兵守七盤朝天諸關官兵餉絶退屯廣元來嘉克陷竹谿中鋒寨十二月癸巳陝西提督王輔臣兵叛甯羌經畧莫洛遇害大將軍貝勒董額退保漢中延齡兵攻懷集欽州給事中蘇拜往招輔臣十四年春正月精忠將黎化中與三桂兵合攻連州乙酉興安兵變殺總兵王懷忠三桂兵據廣元朝天諸關鄂泰統盛京大兵防守太原精忠將沙有祥據桃花嶺克處州輔臣兵陷蘭州巡撫花善奔涼州二月經遣何祐攻饒平獲續順公沈瑞歸授懷安侯三月來嘉攻南漳爲總兵劉成龍所敗畢力克圖統大兵拒輔臣於大同輔臣兵連陷定邊花馬池察哈爾布爾尼以兵叛佟國綱統大兵鎭宣府夏四月國軒入潮州使何祐奮擊可喜而自帥驍騎繼進大敗可喜於鱟頭山追奔四十餘里斬級二萬因是潮南諸縣皆聞風納降軍聲大振初黃梧降精忠封平湖公而遣黃藍北使梧忽見厲擊頭生瘍死芳度襲公恐精忠誅又降於經封前提督德化公至是聞又有貳志經乃自將南征將道漳州襲執之芳度不納遣弟芳泰走廣東乞援亦以其多反側莫應來嘉與洪福合攻南漳陷穀城輔臣兵陷延安綏德冬十月輔臣與大兵戰固原殺副將太必圖提督陳福逃靈州馬雄等攻陷高雷廉瓊等處十一月芳度將吳淑與其弟潛以城降經入芳度投開元寺（府治西北）東井中不死出而斬

之斲梧棺支解其尸夷黃氏無少長皆死授淑後提督平鹵將軍潛戎旗一鎭許贊提學葉亨知府守興泉道以陳啟泰拒精忠死故禮葬之十二月甯夏兵變陳福死十五年春正月以畢力克圖鎭甯夏康親王大兵將至精忠將邱飛龍等一百五十餘員就撫經遣劉國軒劉進忠由普甯南路蔡文許貴由大埔程鄉北路會攻惠州三桂兵會攻廣州肇慶二月碣石總兵苗之秀降經授宣毅前鎭滅鹵將軍三月尚之信守其父可喜降三桂鎭南將軍舒恕等引還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走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陳洪明提督嚴自明副將王啟秀等降三桂三桂使之信與經通和經使國軒守惠州進忠守潮州薛進恩吳淑統五將軍會攻江西道汀州襲降精忠將劉應麟以爲前提督奉明伯遂略下會昌瑞金諸縣精忠將馮公輔等陷宣平夏五月黨哈里擊走之六月圖海招王輔臣降假靖寇將軍立功贖辠精忠將耿繼善及建昌新城諸守者皆燒營遯康親王知精忠爲經所偪遂檄諸將乘機速進秋八月都統賴塔等敗精忠將馬九玉等於衢州復江山九月胡圖等會擊又連敗之復常山賴塔馬哈達等進攻仙霞關降其將金應虎遂復浦城精忠殺范承謨賴塔紀爾他布等克建陽連克建甯精忠將王進功郭炳與降經授進功中提督匡明伯令炳與守長泰冬十月令許耀

襲取興化以烏龍江為界馬成龍朱雲龍朱天貴俱降授成龍援勦左提督靖鹵伯雲龍樓船中鎮天貴水師一鎮康親王師抵延平精忠將耿繼美以城降精忠遣子顯祚納印迎王師至福州精忠率諸文武降還精忠爵如故率所部從征自効遂復溫州處州十一月副都統雅泰總兵許貞敗耿繼善於南豐經遣許耀襲福州為都統喇哈達等所敗王師抵烏龍江或勸耀扼將軍山勿使得渡不聽又請乘半渡擊之不聽既渡耿兵在前滿兵在後并力擊耀耀衆大潰經令何祐趙得勝拒守興化時吳淑方由汀州進取邵武十二月耿繼善棄城走守將楊德降授後勁鎮淑兵進攻延平為副都統

穆赫林所敗守將彭世勳以城降北天大雨雪淑兵剕跣足疾走因是敗潰思歸淑遂棄邵武不守薛進思在汀州將棄城走劉應麟固留且決一戰不聽應麟乃自殺其妾率妻子奔潮州是月三桂殺孫延齡以其衆隷線國安尚之信遣人詣簡親王營乞降立功自効舒恕等擊敗嚴自明等於南康

臺灣鄭氏始末卷五

臺灣鄭氏始末卷六

德清沈雲撰　烏程沈　垚注

十六年春正月大軍抵興化城下祐中敵間疑得勝有貳使先當敵戰敗祐不敢援得勝歎曰與若共不亡何待乃挽强射數人以死祐率敗軍遁還大軍遂入興化分下汀州建甯泰甯長汀甯化清甯歸化連城會昌新城二月林惟仁守周公源口亦棄營遁大軍攻泉州守將皆遁大軍攻經新泉經以諸將皆中閒計無固志遂棄漳州及海澄等十縣遁入厦門三月王移師潮州以莽依圖爲鎮南將軍會勦粵東使姚啟聖說劉進忠苗之秀並以原官從征進忠曰我率諸鎮皆總兵今與若

敵其何以率壽以伯爵授進忠討逆將軍進忠遂遣諭惠州陳璉夏四月莽依圖師至南安巖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抵韶州傅宏烈迎降授宏烈廣東巡撫五月尚之信以廣東降六月祖澤清以高雷廉降進忠以潮州降尚可喜卒於軍以子之信襲封平南親王授宏烈撫蠻威烈將軍經會文武議棄烏龍江汀州邵武舉誅薛進思許耀黜進思兄子常霖而以全軍畀國軒總統分遣鎮將守東石深滬日湖丙州諸澳秋七月國軒自惠州攻東莞將趨廣州之信會大兵圍擊大敗之遂克惠州降璉有白頭賊蔡寅者自稱朱三太子常率衆出沒南安同安閒爲經聲援八月三桂分兵攻韶州桂林經遣吳淑會寅據長泰天成寨（縣東南三十餘里）九月提督段應舉夜潛軍襲破之冬十月啟聖至厦門招經受冊封奉正朔稱臣納貢通商販比島夷例經以箕子未嘗奉周朔辭乃移諸降將東渡劉炎不願東徙聽自就撫去十二月遣國軒襲泉州爲副都統楊鳳翔提督段應舉所邀不克寅應三桂攻欽州爲遊擊劉士貴敗遁還韓大任據萬安之梁口應三桂十七年春正月舒恕等追敗之於鷓鴣寨大任遁汀州二月率所部降國軒潛軍襲玉洲（漳州東四十里）三汊河（南溪九龍江會合之所）福河（府東南四十五里）下游諸堡皆下進取石馬（鎮在海澄北十五里）斷江東橋（即虎渡橋跨柳營江上）經自將攻泉州爲應黃芳世等禦國軒參將朱起龍等

禦經經伴敗堅壁守而分兵西趨合擊芳世大敗之遂取平和漳平金光祖自潯進兵莽依圖自平樂援戰爲三桂兵所敗三月祖澤清聞大兵失利復叛降三桂副都統孟安副將楊壯猷統驍騎援石馬國軒與戰却經遣將楊甯會蔡寅屯天寶山而自督諸將急攻泉州安等還兵圍天寶力戰甯中流矢死寅遂退壁不出閏三月芳世復會兵圍寅寅軍乏食夜突圍遁安等復偪沿海界外居民徙內地申海禁接濟交通寅乘閒招集得數千人攻安溪侍講學士李光地以憂居練鄉兵與知縣李鈺計破寅寅歷降經授前鋒鎮三桂將林興珠詣安親王軍降封列侯授建義將軍芳世會副都統穆

赫林攻平和國軒迎擊經遣寅伏灣腰樹而自率奇兵焚其營國軒乘之芳世大潰雜敗卒遁穆赫林遇伏大驚三合圍取無免者經故縱穆赫林五騎亡去乘勝進取潮州都統雅塔里統大軍來援夏四月袁本秀據慶陽應三桂澤清攻電白敗將軍額楚又連敗之克高州與之信戰不利遂棄高州本秀爲大將軍圖海所敗死五月總兵馬三奇攻經潮州段應舉營祖山頭攻國軒前鋒統領希福及穆赫林大軍營海門左右總兵黃藍統重兵駐海澄餉軍爲聲援國軒遣羸兵嘗應舉而別帥步卒齎火器襲山後應舉軍傷火石死者過半諸軍皆遁守海澄告急請益兵將軍賴塔帥師赴援經會國

軒并力圍海澄夜掘濠塹數重通潮水以阻援兵絕餉道遣數百人多燃火執幟僞爲援兵至者藍等統大兵出戰左右伏起橫擊而遙望燃火皆滅以爲援兵盡覆衆大驚爭擁踐入城國軒密遣勇士褫敵衣幟雜逃軍進焚其芻糧積貯火光達旦六月辛未賴塔大軍欲乘尸填濠以渡經鼓諸將乘半濟掩擊又大敗之賴塔遁還泉州壬辰海澄破穆赫林應舉自縊三桂兵克永興都統伯宜理布護軍統領哈克山皆死遂據河外營尙之信移鎮潮州總兵班紹明宋思徵益兵守泉州三桂兵又敗碩岱于郴州經既克海澄遣祭穆赫林等收其衆三萬餘人入海官軍死者十餘萬人潰者且數十萬

遣吳淑等乘勢取長泰經自將圍漳州不克遂遣國軒攻同安而自撤圍取南安惠安秋七月國軒遇守將王應奎副將馮昭京拒戰大敗之副都統雅塔里統大軍來援多火器國軒營輭壁周外深濠穽若爲久計每挑戰佯敗輒走大軍徑前奮擊而國軒反在大營後鼓譟馳擊已禽應奎走昭京雅塔里急退不得前隊落濠穽倒戈自亂不能軍乃以數十騎遁兵仗輜重盡沒南安惠安聞風皆降紀爾他布石調聲來援國軒伏兵徼之又大潰副都統岳爾多馬思文路遇經將陳諒截戰亦失利遁紀爾他布等退保興化國軒使人斷洛陽橋（泉州東北二十里跨洛陽江上）會經將吳正璽圍泉州岳爾多等復率兵

來援堅壁不戰時提督侯襲爵總兵馬三奇守潮州遣兵來援總督姚啟聖遣總兵林賢潛軍攻克平和八月賢敗樓中鎭蕭琛於定海（所在連江東北八十里）經遣陳諒拒賢辛未三桂病中風噎鬲有犬登其案而坐病甚口不能張手書永明字庚辰下痢乙酉死馬寶胡國柱立其孫世璠九月賢兵進攻同安巡撫吳興祚帥標兵赴援攻復永春德化啟聖會平南將軍賴塔督大兵進攻國軒國軒攻泉益急而蕭琛遣人馳報將軍喇達哩提督楊捷統滿漢兵興祚帥閩安水師並至衆將士益懼國軒恐內變遂斷南門二橋過追兵全軍道南安金雞橋雪嶺抵同安知琛妄報以告經遂斬琛流其妻子於淡水

啟聖等遂入泉州與祚募水師遣賢統以出海經遣蔡沖珊禦之赤澳大戰却之興祚因請仍置水師提督以備水戰大兵遂克同安啟聖以多金賂國軒左右廖琠等令爲之間而自督捷等會賴塔圍國軒於蜈蜙山大戰敗之斬四千餘級國軒退據長泰江東窺漳州冬十月啟聖伏卒深箐中設營壘躬帥捷等挑戰三戰三卻國軒盡銳前進奪取其營捷等佯遯國軒方據營安撫夜半伏卒突起啟聖捷還軍掩擊國軒軍大亂遂乘馬浮水遯鎭將吳正璽等戰死廖琠等及衆一萬二千餘人皆降大軍入長泰國軒既去江東寨退保三汊河觀音山諸處十一月啟聖修江東杉橋開修來館以招降

者與興祚日出金幣縱間使歸則隆禮甘言立請封授無吝色至十八年春正月凡招撫蔡沖珊等及軍士一萬五千餘人援勦左鎭陳諒襲破官兵於定海甲寅國軒攻長泰副都統紀爾他布會興祚夾擊大敗之三月侯襲爵敗楊金日等於山頭仔喇達哩破東石寨陳深戰死夏四月國軒屯玉洲吳淑屯蕭井寨相犄角丁丑夜大雷雨淑爲寨牆壓死國軒馳往慟哭曰是又斷吾一臂矣五月國軒攻江東橋將軍賴塔統大兵迎戰轉戰及潦窪處國軒豫布竹籤鐵蒺藜泥淖中而長兵鉤距環偪推引北兵人馬顚蹶不支俘斬萬餘興祚遣將陳亥來援國軒乘勝進大敗之降亥及其衆八千餘人

而不省其詐也及暮啟聖遣總兵王英統輕騎五千援至時經方聞捷大喜行人司傅霖諫經夜半子時癸亥晦劉將軍營離方已巳敵乘貪狼將有大敗速遣黑衣軍三千由乾方進援緩且無及從之經既遣吳潛江勝前進而降亥之捷再告霖曰殆矣亥佯降將及其名之時而內變也速濟師爲援而後可施鳳曰劉將軍不勝則降速勝則降遲不始終爲鄭氏也霖曰救敗如救焚王速出令霖請以全屬任劉將軍無他經乃分四將各帥精騎伏要害遄進陳亥請國軒願以所部當先自効許之臨敵力戰斬數十級奔之盡獲其輜重還置營後又使告捷於經霖曰癸亥坤五也是於象爲大有大車

以載火器也焚如棄如死如急使者還報無及矣夜半更食將畢火發營後毒燄衝士卒若醉國軒急令將士持餅缶伏面各厲兵速騎而亥所部卒奮起英過營矢石雨注衆大驚亂國軒帥諸將突圍莫可出忽西北角譁譟震擊益惶急以爲官軍重集也則潛勝皂旗黑盾倭刀背强弩三千人至矣亥衆向之皆披靡國軒遂激衆奮勇鏖戰竟斬亥頭潰西北出潛勝斷後賴塔追奔十數里遇王隆曾瑞等伏兵遯還英收亥散卒并所部得萬餘人追潛勝截戰遇江機援兵橫擊國軒還救圍英大敗之英突圍遯散卒復集得三千餘人奔潰飢敝將曙小休而邱輝闌擊不得退乃與親軍數騎間道遯

去所部皆沒啟聖興祚益縱賂廣間略誘經國軒左右
十九年春正月祖澤淸及子亘梗伏誅二月楊來嘉乞
降啟聖會水師提督萬正色出閩安興祚會甯海將軍
喇哈達總兵王英等自同安分三路並進經分命諸鎭
將防禦人莫有鬬心乙丑國軒率三鎭拒海壇正色麾
眾大破之國軒力整營壘爲自守計癸酉啟聖會平南
將軍賴塔統水陸軍七道並進守將皆聞風納款丙子
水師將軍朱天貴自海壇遁還勸經速渡臺灣爲上策
丁丑國軒遂棄海壇與蘇堪陳昌分守玉洲石馬海澄
天貴守平海嶼經與施鳳守銅山左武衛林陞等分守
湄州南日平山崇武諸嶼江機等分守金厦左右十九

寨戊寅平南軍徑取銅山鳳等思內應執經以獻鳳故
經所最親信者傳霖密告經經急執鳳等誅之然顧左
右皆莫測遂棄銅山遁厦門諸將降去同日啟聖抵海
澄堪昌皆開門納降國軒遁厦門見經相持慟哭出啟
聖與祚招書先後數十道曰諸將皆如是奈何庚辰康
親王師玉洲等降將爲先道進取金門厦門平南軍還
屯潮州辛巳正色破天貴於平海嶼甯海軍分克南日
湄州崇武諸嶼壬午經率諸心腹乘艦東渡盡以兩島
委國軒天貴甲申王師克雲霄英等破海門三月庚寅
朔啟聖督總兵趙得壽黃大來會平南軍分攻灣腰山
觀音山展旗等十九寨皆破己亥興祚督王英等會甯

海軍進攻厦門五營將軍江機等爭先迎降國軒手刃
數人不能止僅與天貴等出戰士卒不用命天貴負重
創先遁啟聖會諸軍競進眾益潰叛國軒夜棄厦門退
泊遼羅文武千餘員水陸兵數萬出降大軍遂取金門
俘獲無算啟聖興祚並敘功予世職啟聖加太子少保
興祚擢兩廣總督夏五月天貴窮蹙乞降啟聖待之有
加禮表爲浙江平陽鎭總兵復遣人持書幣招國軒謝
使者曰善報熙止努力事事勿復以國軒爲念海水若
涸我心則降士爲知己者死國軒受延平兩世信任無
有貳參且天下多才何汲汲於二姓臣是貴若天不殄
明延平再振國軒敢不東矢操戈追隨熙止以奮嘉既

也六月東渡見經經惘惘病若失政無巨細委馮錫範
錫範澄世子也經初娶唐氏妬悍無子妾林氏生男克
壓唐嫉謂非經出欲害之經乃秘之他所他妾再生男
則又告顯悅以爲私乳媼所生遂搆大難幾滅族實則
夕御更迭雖經與董夫人莫察也克壓娶陳永華女臺
灣新闢倚永華綜覽上下晏如經既西渡克壓監國性
精毅諸將嚴憚似成功永華時以寬濟之十數年生養
恬謐經得以無東顧憂唐氏死經再娶錫範女生子克
塽兩島既失經東歸憂憤遇事輒暴怒少可似成功當
日老成若永華等皆物故錫範因柔佞取媚遂竊柄政
擅威福經病迷眊益構煽帷幄閒肺腑大臣皆側目國

軒知事不可爲經又無能與語他多新進難深結徒日
與左虎衞何祐行人傳霖輩相向歎恨而已二十年春
正月經病卒時成功子聰等九人孫克壓弟克舉等十
人克塽年十三最幼錫範搆諸將及聰等畏克壓嚴以
克塽幼懦易與遂白董夫人克壓非經出馳收監國印
執幽別室夜拉殺之妻陳氏自縊死遂立克塽稱永歷
三十有五年董夫人憂恚成疾夏六月卒錫範封忠誠
伯攝行政事畏國軒封武平侯晉領國公何祐謀殺錫
範不得閒諸將各懷異志啟聖因遣使弔喪陰以多金
賂左右使爲閒而密陳規取臺灣事復施琅爲水師提
督以計誘行人傳霖殺之以忠謀鄭氏故也秋七月改

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會琅及將軍總督等進取彭湖及
浯嶼遇國軒大戰正色軍先敗遯去吳潛追至嵩嶼海澄
東北又敗之國軒窘琅於嘉禾幾獲琅而啟聖先在丹霞
降建威後鎭朱友使向導前進援琅琅得跳海門啟聖
復爲琅陳請使守水師如故冬十一月大軍平雲南吳
世璠自殺發其尸傳首京師降其將方光琛等二十一
年春正月分三桂骸骨於各省梟世璠首級耿精忠劉
進忠徐文耀王世瑜白顯忠江元勳曾養性王振邦蔣
得駹凌遲梟示巴養元等五人斬梟示夏國相等凌遲
精忠子顯祚黃國瑞林芳孫廖庭雲李似桂夏季旺呂
應斗武灝司定猷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宏勳陳儀陳

斌呂八及提督李本深其孫象乾象坤其弟子濟祥濟
民張國柱高起隆斬決餘交內務府入旗啟聖督水陸
軍出定海所風逆回廈門與琅計進取琅曰海洋呼吸
須時攻臺灣宜候寒暑均平西南風便而後可此專責
琅奉公指揮足矣公先伐謀俾其攜貳琅承命一舉掃
蕩力耳何煩過計夏六月國軒大修戰艦繕甲兵錫範
笑曰吳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賴公獨存國軒曰東甯
地什湯武沃壤宜耕穀蔬果實少歉多豐又有糖鹽竹
木之饒交市商舶鹿麝珍禽名材異卉皮甲銅鐵不可
勝用練卒百萬繕艦數千銃礮神器硝磺怪藥不待他
求環海依山天限莫入見利則略地進取沿海皆通無

利則堅守力農人人自給幸投天隙以圖霸王舉天下
無足抗耳若夫天命靡常人心鮮固內憂外患交訌洊
乘則桀紂富有四海亡可翹足待也冬十月國軒屯彭
湖築礮城十餘所扼諸險隘二十二年春三月何祐城
淡水時啟聖謀自北來襲故備之夏五月琅統舟師集
廈門總兵朱天貴林賢泊銅山六月壬午琅會諸軍奪
貓嶼花嶼丙戌屯八罩嶼啟聖駐廈門督餉國軒在彭
湖分左武衞林陞等守雞籠嶼吳潛援八罩不克死丁
亥先鋒遊擊藍理以鳥船先進國軒奮擊盡沒其船禽
理遂擊琅樓船親搏戰射琅中其一目左衞鎭楊德縱
琅遂遯天貴以火器銳弃國軒鏖戰良久天貴中流矢

傷胞乃遯戊子琅退屯八罩國軒帥陳啟明王隆曾瑞江勝分屯虎井在八罩西八罩在彭湖大山嶼南桶盤二嶼雞籠在大山嶼西西嶼南桶盤在西嶼西而自將攻琅與賢等力戰自辰至午國軒負重創退琅遂麾諸軍夜進乘風焚殺已丑二嶼盡失庚寅旦琅遣人持書來招且覘疾國軒報曰尊侯仕明遊擊亡歸延平復主遁逃臣事三姓此足下智若轉圜勇於舍舊捷出尋常萬萬猥欲策駑末步驥塵殷殷意厚敢不拜嘉國軒老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若一旦背而他之卒然反噬雖犬馬有不忍為而謂國軒不犬馬若也詰朝相遇不盡欲言辛卯琅持書幣招錫範及諸守將壬辰啟聖使者又至諸將皆不欲戰國軒曰以功則

三桂莫大然以撤藩窘死他皆殲殄唯琅與天貴勵存假以毒我海氛朝以靖兩人夕以誅耳且兩軍殺掠相當勝敗未卜何餒然即欲投爐若斯願共諸將軍決一死戰以定去就何如皆曰唯命癸巳琅遣戰艦百餘分取雞籠嶼四角山牛心灣而自將大艦五十六居中八十艦居後徑攻彭湖國軒悉眾逆戰乘西北風大起擊沈其大艦數十天貴中礮死日午風反南琅大呼銳進賢繼合攻波濤沸天士皆股栗國軒疾戰不支諸將莫進琅會諸軍圍擊氣益厲國軒大敗乘走舸從吼門遯暘德先以部眾降陳啟明等四十七鎮將皆死彭湖遂破旬日閒凡喪偏裨三百七十餘人士卒一萬五千餘人戰艦二百餘艘軍械輜重無算琅給降卒衣冠廩餼還招臺灣人眾錫範首倡議降國軒與明宗室王等力不能沮琅方書咨啟聖以臺灣水道紆回且炎酷士卒不耐討俟八月後乘北風行啟聖謂乘勝進擊可旦夕下遂賫功賞銀一萬兩增火器弓弩甚具趣琅進兵兵未發而錫範先遣鄭平英等約以秋七月甲午望日詣降甯靖王術桂自以明宗室義不可辱舉王印授克塽具冠服拜天地二祖列宗率妾袁氏王氏秀姑荷姐梅姐皆死錫範陳夢煒齎降表冊印籍土地府庫軍實以獻八月庚戌琅自彭湖進發壬子入鹿耳門抵臺灣曉諭安撫頒 敕詔克塽率聰等六人克舉等八人諸公

侯伯以下盡以其屬歸京師其降卒願歸農家聽琅封靖海侯明年設臺灣巡道一知府一知縣三臺灣鳳山諸羅總兵副將各一兵八千彭湖副將一兵二千克塽至京隸漢軍封公爵國軒順清侯天津衛總兵錫範順清伯何祐梧州副將餘各封賞有差後六年以成功受封明室非他僭竊比令與其子經之喪歸葬南安鄭氏自芝龍至克塽凡四世臺灣自成功建國至歸入版圖凡二十三年

閒亭子曰世言鄭氏之先遇異人指一葬地名五馬渡江又傳萬歷中雷震一石有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凡五十六言以為鄭氏興亡之讖辭甚俚鄙疑好事者所為

余故不載夫芝龍起於海角糜爛東南受撫之後翦除
羣盜其功有足錄者逮援立唐藩擁兵驕恣首鼠兩端
王師甫臨反顏歸命爲臣不忠終被誅戮固其宜也
成功生有異徵雖桀犬吠堯而翊戴明室至死不貳易
所稱幹父之蠱者豈其人乎瓜州之役嚮使勝國有人
出洞庭下江南首尾相應豈易撲滅卽不然而坐據淮
揚分兵略地南北之勢忽焉中斷事猶未可知也天命
有在旣非知力所能爭旋師海外肇啟東土闢番夷爲
郡縣易鱗介爲衣裳勸學屯田規模宏遠求諸史冊幾
難數覯昔項羽以葢世雄才戰無不勝垓下一戰遂至
灰滅以成功方之殆未知孰爲優劣矣子經下士禮賢

恂恂儒雅而釁生衽席變起蕭牆得國之始亦已多故
況復輕信閒諜自殘股肱以致兩島淪沒人心瓦解值
耿藩搆亂略有數郡爰及末年得不償失延平之業衰
焉克塽童稚政在外戚嗣位未幾遂爲俘虜昔紅夷有
眾一旅據守安平攻圍期年猶不能克今彭湖雖破全
臺南北固無恙也而旬日之閒國祚傾覆傳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其是之謂乎

臺灣鄭氏始末卷六

後跋

臺灣鄭氏始末六卷家閒亭孝廉所著書也余以海島洲嶼名目錯雜相混因取方輿紀要水道提綱一統志等書附注於下以便省閱有譌誤者卽以己意辨之戊戌新秋南江漁父沈垚

臺灣鄭氏始末紀六卷德清沈雲撰烏程沈垚註摭拾詳盡信而有徵足備史家之參攷成功父子闢地海外自保一隅延及三世有明遺老矢志不食周粟者類皆航海東渡往依鄭氏臺灣文化之盛與各行省相埒皆鄭氏先導之功也家厚堂教諭埜於道咸間有傳經堂叢書之刻經子而外旁及史類未蕆事而遭亂板毀書目亦不及刊故傳經堂一書外間絕少流傳同邑劉子翰怡以表揚前哲爲職志因檢寄傳經堂已刻本十餘種翰怡深賞是書先行付梓慨自甲午一役臺灣爲日所得其地不復隸我版圖讀是編者當益增河山今昔之感云庚申孟秋吳興淩福鏡用臧氏跋

臺灣鄭氏始末六卷沈雲撰沈垚注雲字閒亭德淸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廣西興安知縣嘗取閩人江日昇臺灣紀事四十九篇參考他書加以潤色自天啟甲子歲鄭芝龍倡亂至康熙癸亥其曾孫克塽投誠而止子敦又以海島洲嶼名目錯雜相混因取方輿紀要水道提綱一統志等書附注於下以便省閱有譌誤者卽以己意辨之是書於成功江甯一役驕矜取敗他書不若此本之詳八罩一役藍理重傷此本以爲禽理亦誤蓋首尾全備瑜多瑕少故重刊之歲在屠維協洽季秋朔霜降日吳興劉承幹跋

咏史余稿殘本

明史擬稿題辭

從來以史才稱者若子長孟堅蔚宗諸君皆畢一生之精力以獨成一書後世分曹設官羣材畢集其褒貶不能自主而文亦龐錯無章所以去古逾遠也方子渭仁膺文學之選珥筆石渠與修明史自景泰本紀外爲列傳者八十有七矣愼矣公詳雅有體猶恐其考據之未確也從冉徒張宗伯假穆神兩朝實錄目涉手鈔不逾月而脫藁遂致怔忡疾劇請假歸里斯可謂勤於其職者矣是書也董其成者爲二三大　僉去取皆不可定故不敢刊布而什襲以傳於家猶夫名山石室之藏焉耳嗟乎予與渭仁弱冠較文語石少年豪放各以史才自命今忽又三十餘年予杜門家居偶有撰述如候蟲時鳥無當於輕重渭仁雖得行其志而不能自勒一書其顯於世也亦尙有所待未嘗不爲之掩卷而太息也同學姻弟毛際可

序

余自己未五月奉
命修明史以監修徐公未至十二月十七日開館明年正月分撰景帝本紀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王翺于謙等辛酉六月暫分天啟崇禎朝臣傳顧大章朱燮元等壬戌四月分隆慶萬歷朝臣傳梁夢龍許孚遠等計七十六傳又陳檢討維崧歿崑山徐公屬續撰王宗古等入傳雎州湯公屬補鄧廷讚胡拱辰二傳通八十六傳次第上史館惟防邊征廣禦倭諸大吏政績年月考據未確癸亥春從冉徒張公借得穆神兩廟實錄日夕蒐尋手披目涉躬自鈔錄一月之內悉皆改定比脫藁而怔忡病作矣迄今五載究未得愈每念才識疎庸虛縻俸祿惟是文章一道稍圖報稱今衰病乞歸所上諸傳藁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總裁非予所敢知顧從事此中具極苦心事業考之羣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據事敘述其人自見雖不敢希信史然職掌所存或者其無負乎因錄藏笥中俾後之覽者知所考焉啟禎以後書傳無徵間有紀載未可遽信雖綴葺成篇尙多舛漏不敢自以爲是也康熙丁卯午日方象瑛書於吳山旅舍

明史分稿總目

翰林院編修方象瑛著

景皇帝本紀一卷
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
隆慶萬歷朝臣傳
天啟崇禎朝臣傳

明史分稿目錄

翰林院編修方象瑛著

景泰天順成化朝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忠肅王翺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崔恭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姚夔 子兵部職方司郎中姚璧附

吏部尚書何文淵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靖鄒幹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于謙 子應天府尹于冕 都督同知陳逵附 都督同知范廣 都指揮使朱驥

兵部右侍郎王偉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少保謚莊敏林聰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謝一夔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贈太保謚康懿徐貫

南京吏部尚書謚文通錢溥

南京戶部尚書陳翼

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黃鎬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莊懿胡拱辰

禮部右侍郎邢讓

太常寺少卿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劉儼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鄧廷瓚　廣西按
　察使吳倬
右副都御史陳泰
右副都御史朱鑑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夏壎子南京大理寺評事
　夏鍭
御史練綱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
江西按察使趙敔
湖廣副使彭琉
武靖伯追封容國公謚恭肅趙輔
右都督謚武僖周玉
右都督神英
都督同知贈左都督張欽
都督僉事周璽
都督僉事董寘
都指揮使种興
都指揮同知韓青
隆慶萬歷朝

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夢龍
禮部尚書徐學謨
禮部尚書謚文簡翁正春
兵部尚書霍冀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襄趙炳然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崇古
少保兵部尚書方逢時
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敏鄭洛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世選
兵部尚書凌雲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佳胤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張學顏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薛三才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恭襄涂宗濬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僖舒化
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
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恪丁士美
吏部侍郎靳學顏
吏部右侍郎謚文懿楊起元

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簡許孚遠
刑部侍郎洪朝選
南京戶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方弘靜
天啟崇禎朝
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
吏部尚書贈少保崔景榮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黃汝良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介薛三省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南企仲 祖紹興知府南大吉 父翰 子禮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南居業 南京詹事贈禮部右侍郎南居仁附
禮部尚書南師仲 祖雁門兵備南逢吉 父山東參政南軒附
工部尚書南居益
左柱國少師總督川湖五省兵部尚書朱燮元
廣東副使謝泪 四川副使周道直
巡撫都御史贈尚書王三善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傅宗龍
總督三邊兵部侍郎汪喬年
南京鴻臚寺卿姜習孔
大理寺左少卿方大鎮 父諸生方學漸 子右僉都御史方孔炤 孫檢討方以智

太常寺少卿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鹿善繼 祖御史鹿久徵 父諸生鹿正 子舉人鹿化麟附
太僕寺少卿馬孟禎
太僕寺丞贈太僕寺少卿謚端愍申佳胤
編修贈少詹事謚文節胡守恆
湖廣副使贈太僕寺卿許文岐
陝西副使贈太僕寺少卿顧大章 弟諸生顧大韶
長興知縣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石有恆
南京兵部尚書呂大器 王祥 楊展附
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恆

明史分稿殘編上

翰林院編修方象瑛著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忠肅王翱

王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成祖都北平思用北士至是翱兩試皆高等大喜召見賜食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遷行人宣德元年楊士奇薦擢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詔廷臣會舉文武大臣鎮江楚諸省翱陞右僉都御史同都督武興守江西處州賊入廣信爲盜遣兵捕獲之召還復巡鹽浙江四年松潘用兵命翱贊理翱布威信招懷

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諸番商巴等十八寨皆來歸松潘遂定六年鎮陝西七年遼東頻告警殺掠吏民帥出輒北勅翱提督軍務翱以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朝廷賞罰故賊至不肯戰戰亦不力因諸將庭謁召都督劉端都指揮李竑王祥魯至等責以玩寇喪師失律罪當斬軍中股栗叩首願效死翱乃自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斥堠相望於是飭卒伍賜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虞匱缺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堅利士皆飽煖樂戰守明年秋滿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指揮孫璟以漏關鞭戍卒至死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女死夫父非殺也璟得無罪卒以能將名十二年督諸軍大出塞斬首千級賜勅獎諭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秋也先入犯分道寇廣寧翱堅壁清野困之引去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建州衛都督李滿住上書乞留鎮遼東帝以翱別經委任慰諭之會南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又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翱或戶部尚書金濂乞用一人帝

用翱時翱威望已著諸蠻聞之大恐翱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略兵威推誠撫諭用遼東收贖法苗獠信向盜賊止息思恩知府岑瑛領土兵入或疑其反側翱處之柱林厚遇之田州土官岑紹死子鏞鑑治兵相拒思明黃震黃道亦爭襲翱各爲奏請亂輒已四年召還臺事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王直年且老帝欲得剛明果斷者任之練綱率諸御史言翱可大用於是以爲吏部尚書直致政去乃專任翱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時稱得人天順初落太子太保任尚書事乞致仕不許女夫賈傑官畿內翱妻數逆女傑恚曰翁方長銓

官我京師何待逆耶妻爲置酒請翺大怒揮案上器擊之卒不調傑李賢爲石亨逐去帝以問翺翺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賢亦左右翺帝進退大臣時時召見面可否嘗因召對帝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然緩急得力故翺引用多北人論薦不使人知忘情恩怨曰吏部豈報恩復讐地耶所推擇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施聚焦禮范信皆爲名臣馬昂崔恭位九卿輒名呼之嘗侍游西苑醉命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翺落之稱翺先生賞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門或雨雪中貴扶掖上下有所游幸

召翺俱輒傳侍郎代選然翺歸雖極暮必莅署閱所選恐有不當也曹欽反執李賢欲并執翺翺叱曰朝廷何負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驚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屢乞休不允時年七十八矣帝嘗謂李賢曰今大部皆得人獨慮吏部王翺老爾賢對曰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帝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帝然之憲宗即位復加太子太保免雨雪朝又命朝參以朔望三上疏乞骸骨特旨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之賜白金織衣寶楮本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忠肅翺端毅儉約立心制行務循禮法居第三十餘年不改其舊英宗特命有司治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門無私謁權要有所屬毅然拒之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翺而心不怨仲孫以廕補國子將秋試以有司印卷請翺曰汝才可登第吾豈蔽汝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何必强所不能以冀非分耶裂其卷火之嘗入東閣見一主事與內豎談笑翺呼之曰君未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在焉豈嬉笑處耶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辭之弗獲綴珠衣領閱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

李賢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人以爲確論子竑世官錦衣副千戶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崔恭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督延綏糧儲有能聲十年以李賢薦知萊州府萊瀕海難治恭至巡行屬邑奬善頁去貪暴增修孔子廟故事郡庫歲入漕海布數萬輒府爛破庫人家恭請量留餘並出為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數十家十三年萊大旱蝗恭親督捕之焚瘗略盡乃發郡縣倉勸富民出粟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芻糧全活甚眾明年也先寇京師恭集民兵數千遣官部署入援是歲廷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檄再下始以

夫赴役無後期人服其能在萊六年吏畏民懷後登萊復饑萊父老相顧歎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耶立石楊震祠中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苗蠻寇武岡州督餉訓民兵勦之賊皆就撫岳州報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乃下令曰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遣歸眾遂定尋調江西左布政使行裝惟圖書衣數襲而已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至五十萬恭發其奸贓巡撫都御史韓雍按治之郡邑肅然又制均徭法酌輕重任勞逸民皆便之弋陽王奠壏訐寧王奠培反逆諸罪韓雍率三司官以聞詔遣中官方伯樂僉都御史余儼案之會赦得釋譖其教授游堅戍甘肅王由是怨待三司寖倨恭不平王嘗囑恭增造宮殿又請南昌城內東西二湖派歲祿於近府縣恭皆執不從護衛軍有犯不少貸王愈怒奏恭僭造火夫號衣諸不法狀御史張綱奉命覆之無驗王復奏恭諂惑綱於是恭與按察使原傑巡按御史周一清連章論王私獻王惠王所遺官人護衛軍生女不令婚嫁長即收之邸內官熊壁逼之死其護衛橫甚不制之慮有變帝遣太監懷忠偕錦衣衛官案其事具言恭奏實請罪王左右帝然之創護軍官校為南昌左衛隸都司王誣奏恭置不問天順二

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問利弊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畝乃自冒為軍清軍御史郭觀信之坐隱匿者二十四人眾訴於恭下所司覈實事得白提學御史歐某校士不公被黜者訴於前巡撫李秉秉不為理恭至親試之牒提學覆試仍送入學文風為之大振時米價騰踊出倉米收其值佐義役費市值以平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恭役夫六萬人程工賑廩民不告勞松江舊設撈清夫取水旱為蓄洩廢弛者八十年沿江之民歲被淫潦乃躬詣其地督工挑浚治崑山上海嘉定諸縣水自夏界口至白

鶴江卞家渡莊家涇凡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一丈民賴之因呼曹家港曰都堂浦四年英宗以王翺老命舉一人佐之翺以恭對帝喜以爲右侍郎恭佐翺用人無偏黨翺亦倚任不疑帝嘗與李賢論王翺因言恭與姚夔亦佳賢對曰恭夔才器異日皆尚書選帝曰然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未久以母喪去九年起南吏部尚書劾不職諸司方高門相等十人黜之詩奉敕參贊南京機務以南監生赴都勞苦請於南吏部紀選從之兩以疾乞致仕不許再請乃許之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寬平坦易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惜人才獎後進廉靖自處人知嚴憚焉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姚夔 子兵部職方司郎中姚璧

附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三年舉鄉試第一入太學祭酒李時勉器之間從侍講劉球遊七年會試復第一授吏科給事中條上時務八事九年旱奉命禱北鎭雨應時至都御史王翺曰此所謂隨車雨也英宗北狩郕王議卽眞集臺省議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小臣議遂定十月也先逼京城夔上疏請檄總兵楊洪曹義各部勁兵夾擊之師集也先引去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南禮部奉敕考祭雲南官吏明年還朝留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强之出率文武大臣議立皇太子商輅具稿有陛下宣宗皇帝之子宜立宣宗皇帝之孫請夔矍然於立上加一復字已僉名期詰旦入奏而上皇已復辟矣石亨惡夔不附已調禮部南京英宗素重之且聞立儲議召至京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會吏部侍郎缺帝以問李賢賢言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遂調吏部眞定守以賄敗賂石亨求復官夔擲筆大言曰吾甯不爲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七年遷禮部尚書憲宗卽位耕籍田幸太學悉從夔奏請時帝頗事祠醮工役賞賜寖廣夔深

憂之率羣臣上封事大畧言皇上念祖宗之付託勿以目前無事忞於晏安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罰賞毋濫授金帛毋妄費土木毋妄興齋醮毋頻設出入有方巡遊有度留心萬幾無怠政務帝嘉納之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請下詔非常貢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又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如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請謚如福例乃謚佐忠簡埜忠肅四年以災變乞致仕不許時儲位尚虛萬貴妃居昭德宮怙寵夔疏請均愛六宮陛下嘗言內事我自處置今屏息傾聽已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

不增宮牆雖深視聽至近豈可以宗廟社稷大事溺情任愛不爲子孫計因請罷西山建塔斥回阿叱哩輩府庫金幣不宜濫費內局諸匠作無大勳勞不宜輒予官爵仍乞每日視朝後倣祖宗及英廟初年故事御文華殿裁決政務語皆切直慈懿皇太后崩命擇葬地內閣彭時商輅持不可帝以孝肅太后故屢下部集議夔疏請合葬裕陵一體祔廟且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命內閣無忘朕言今日禮稍失非先皇之心損母后之德皇上亦不得爲至孝綱常大事臣等不敢誤朝廷疏凡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殿門哭諫帝爲頓首再四請太后始從百官議合葬祔廟如禮孝宗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奏敕賑流民議令官民子弟入粟送監夔言太學育才之地頃起送四十歲以上及納草納馬生員爲數已濫今復有此恐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請別爲處置從之夔嘗薦都御史張岐巡撫遼東以私怨爲邊軍所奏除名御史謝文祥劾夔濫舉帝怒譴文祥南陵丞夔上疏言文祥以論臣獲譴是因臣罪文祥也請宥之帝謂文祥狂妄不允五年崔恭憂去代爲吏部尚書先是藩臬由臺省會奏臺省由上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

至是悉委夔夔迹舉數人皆稱職秩滿加太子少保再考失時率諸司條列政務七年彗星出軒轅復上疏反復諷諫末言可憂之事冀帝感悟八年南方大風雨水溢夔又力陳洊遭災異禍亂將起孜心危論自是憂形於色乞罷歸田里不允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夔雄才偉度遇事立斷嘗知貢舉檢防周慎巨細必親見主司凡知名士必極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簾所與曰爲國得人何分內外在吏部獎後進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雖浮議中傷不爲動立朝三十餘年儉素無異寒士憂國之心至老彌篤當時謂可屬大事比之丙吉姚崇

云子璧字艮甫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歷郎中尚書項忠具疏論汪直請罷西廠會部院大臣共上之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疏出兵部當以兵部爲首璧白公六卿之長當首公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即遣人報韋瑛奏留中不出會內閣商輅等請之力遂罷西廠數直罪而責之直憾甚歸東廠官校發江西指揮劉江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囑忠及璧下三法司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忠革爲民璧左遷思明府同知卒於官

吏部尚書何文淵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十八年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洪熙元年命考察四川吏治劾奏工部侍郎楊和黜叅議金文斌副使張銘僉事張明等烏蒙土官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告昭謀反詔四川雲貴兵討之昭遣人訟冤文淵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上聞事遂白宣德元年奉敕清理山西戍伍又命察兩京弊政五年都御史顧佐薦知溫州府賜璽書抵任興革利病均徭役郡故與沿鄉盤石等衞隣衞卒以不統於有司肆凶桀文淵法繩之相戒不敢犯青田民葉孟圭徐成故有郄成爲糧長賦不以時輸縣遣圭督之圭修怨率五百人毁舍奪其財成訴於官議調軍捕之文淵曰遣兵追捕民畏兵必逃竄生變禍且及無辜乃召成孟圭諭以禍福圭拜泣聽命於是政化大行一郡稱治七年冬入覲追括蒼馮公嶺永嘉丞遣其子間道以金贐慰諭郄之好事者爲立郄金館歎聞帝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勞賜宴於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既復任感帝恩遇知無不爲民益信服服則與諸生周旋章綸輩講論經史後皆以文行名處州盜起官軍討之不克文淵詗知賊據烏風洞悉捕其渠

魁時指揮李貴等方執平民使誣服文淵移牒言已得盜彼所捕平民也活二百餘人民朱良規良且爭財召其鄉父老諭以天倫大義兄弟感悔如初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宣宗璽書奬勵增二秩守郡如故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乃超擢刑部右侍郎官吏軍民號泣請留潁行哭送者萬餘人渦江居民亦望風拜岸側在郡六年民思之立祠祀焉正統元年詔赴淮揚理鹽法五年復經理京畿八府荒政麓川思任發叛已遣人謝罪廷臣復議討之文淵請遣官宣諭如其頑梗化相機擒勦免出師轉餉之勞六年旱敕審繫囚時苦盜言者請自今有犯以竊盜榜其門文淵其言律有常憲今爲盜者多若盡署門數年間竊盜牌額遍海內實傷治體議乃寢以疾力求罷許之十四年八月郕王卽位陳循薦起爲吏部左侍郎貴州蠻反文淵請罷布政司仍如洪武中設總兵官鎮守于謙言其非便遂止景泰元年陞本部尚書易儲恩加太子太保文淵在溫州廉靜寡欲稱良吏及起爲吏部聲譽大減會災異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交章論其貪縱奸邪請罷黜以回天意文淵疏乞致仕帝溫旨慰留再請許之已復命還職於是聰等論益力并劾左庶子周旋旋溫州人故文淵

所拔士帝欲宥之給事中曹凱廷爭曰文淵奸邪旋黨比法不可縱乃並下獄文淵故與太監興安善其得留安與有力至是聰劾奏有囑託內臣語帝詰責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革所加太子太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傳之子語慮及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道廣昌人有傳泰來爲文淵者遂自經死子喬新別有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靖鄒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父濟永樂中爲少詹事事仁宗於春宮甚被禮遇幹初生卽遣補應天府學生月食米一石正統四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武庫司郎中英宗北狩都城戒嚴一時甲仗糧餉未有能任其劇者幹超遷兵部右侍郎處繁應變或不待奏報輒行一日諸軍擁東城門請給芻草值鄉民萬餘避亂呼號求入城守者難之幹曰草不得不過廐馬瘦斃耳城以衞民有急而拒之非計也亟啟門納之景泰元年改禮部三年奉命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復參議于泰等

五十餘人巡撫朱鑑奏曰考察使臣出民間告訐日甚有司不敢督責逋賦請召幹還幹上疏論鑑狥私輕聽因言有司爲巡撫所舉故曲爲狥庇請停督撫保舉例一歸吏部帝是其言河南鳳陽大水命往賑捄奏免稅糧若千萬石督理易州山廠積弊頓革因請設主事綜核其事三年召還治部事陞左侍郎天順初尚書胡濙致政去諸冊立大禮悉從幹裁定時襄王來朝故事當祭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無知者幹檢太常故典行之瀋王佶焞奏弟妹婚嫁已受封冊未成禮父康王薨今已越大祥請擇吉舉行下禮部議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且服內成婚律有明禁今王與郡王郡主皆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輒廢喪制乞行代府長史司啟王俟服闋成禮帝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帝不豫復行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七年貢院火幹知貢舉逮詔獄尋釋之成化二年巡撫畿內以老辭不允陞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居二年召還復尚書禮部幹爲人謙謹喜稱人之善遇事不肯詭隨嘗因災異首以姿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度僧道爲言皆極陳其弊加太子少保屢疏乞歸十六年汪直嗾言官劾幹及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命馳驛歸月

給米歲給夫役弘治中浙江饑幹具疏聞孝宗嘉其憂民詔有司具羊酒綵幣勞之比至幹已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康靖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肅于謙 子應天府尹于冕 都督同知陳逵

附 都督同知范廣 都指揮使朱驥 兵部右侍郎王偉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有異質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巡按江西辨誣獄出數百人於死從征漢庶人既擒命謙數其罪辭義嚴正庶人流汗伏地帝大喜賞賚與大臣等五年河南山西災手書謙姓名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謙偏歷梁晉問民疾苦歲豐多出官鏹糴民粟儉則減直以糶公私便之齊秦饑

民轉徙河南謙命各授田與牛種寬其稅峻黃河隄岸奏設宣大巡按御史奪鎮將私田爲官屯當是時三楊當國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他措置多著爲令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十一年議事京師或請具裝橐稍貲餽遺謙笑舉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耳因賦詩見志入朝薦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用事怒謙無所餽嗾言官劾謙怨望擅舉人自代亾人臣禮下法司論死已語人曰吾嘗見御史頎而皙者狂甚乃非此于謙耶釋之降大理寺右少卿河南山西民赴闕請留者萬餘人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命復以少卿巡

撫明年始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秋八月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總部事師潰土木帝北陷京師大震皇太后詔立皇長子爲太子郕王監國攝朝九卿臺諫廷劾王振罪王倉卒未有以應錦衣指揮馬順者素附振從旁叱衆退衆怒捶順死索振黨毛貴王遺二長隨亦捶死班行讙亂不辨人語聲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王懼屢起欲還宮謙上陛掖止之請下令順等有罪擊死弗論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械其姪山磔於市諸臣各歸蒞事時日已向午謙袍袖盡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

迎謂曰朝廷實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皇太后聞之即陞謙兵部尚書委以軍事尋加太子太保辭不允謙既身任軍國首劾扈駕大臣鎮遠侯顧興祖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不宜濫卹從之九月郕王即位遙尊帝太上皇帝改元景泰當是時北征將士十亾七八軍資器仗皆盡謙入見泣曰賊不道犯我邊陲敢留大駕今得志必長驅深入請亟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三營又令工部飭戎器戶部調兵食馳檄各邊鎮及關陝山東西指授方畧經理畢具十月叛監喜寧導也先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青都御史孫

祥走死京師大震侍講徐珵妄言占象請南遷廷臣依違未敢決謙厲聲曰言遷者可斬夫京師根本也郊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姓公私積聚所繫一動足大勢去矣且彼乘勝驕實無足畏柰何蹈靖康覆轍乎帝是謙言議始息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衞穎張軏雷通分兵出戰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監以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姚夔盡移郭外人入城所至堅壁清野勿與戰通州糧百萬急散官軍悉運入都城芻茭不及運者焚之無資敵躬擐甲冑慷慨誓六軍士皆感奮也先衆薄城下石亨議斂兵老之謙不可曰彼氣張矣我

柰何示弱遂統兵出賊見我師堅不敢犯喜寧復誘也先要大臣出議和索金帛無算羣臣惶懼以問謙謙曰吾受命治軍旅他非所敢聞乃出德勝門約戰以上皇在未敢急擊已謀知上皇既西發大礟斃數千人殺其弟孛羅及平章卯那孩也先大沮衆請乘勝追躡謙曰勝未足雪恥偶不捷所損多矣楊諭番囘奚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賞萬金封國公以疑之數日果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謙上疏辭不允嘗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通和謙言前者非不遣使李鐸岳謙往賊旋入寇王復

王榮繼往不獲徵上皇一信何可言和且讎不共天萬一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且生變內修外攘使彼不得遂其欲上皇當自還矣因劾貴武臣委靡退怯法當誅分遣都督劉全王信陳旺石端汪禮等屯眞保通涿易五路以劉安統之也先分兵逼朱讙於關子口又襲石亨雁門謙請自將大舉會寇退乃止景泰元年二月以喜寧未除知我險易虛實諸所要挾皆寧謀密屬楊俊擒寧磔之復令侍郎王偉誘誅諜者小田兒也先既失內間漸悔禍遣使請奉上皇還京帝敕謙護都城并議遣使王直等請之力帝不悅謙從容曰天位已

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帝不得已乃曰從汝從汝於是都御史楊善等復往九月上皇至京居南宮先是永樂中處降人於近畿也先犯順多從之而北會西南用兵謙奏選其有名號者厚資遣有功則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肘腋得無患楊洪自獨石入衞入城悉委兼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召民屯田戰守奏遣成山伯王通城昌平衞陵寢又遣平江伯陳豫築臨清城遂爲重鎮三年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再疏辭二俸不允十月也先謀南侵謙奏孫鏜石彪出大同楊能衞穎出宣府參政葉盛參贊

獨石八城軍務已竟入貢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布按二使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是棄之也持不可京軍分隸神機三千五軍等營各設總兵不相統卒有徵調兵將皆非素習謙請選精卒十五萬分十營營置一都督五千人爲小營營置一都指揮更番團操以待遣調餘歸本營訓練備京師團營之制始此當是時也先既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南蠻西番復乘間蠢動命將出師變在俄頃謙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以是帝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斂飭帝嘗賜第闕西謙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固辭復不允乃取帝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旁無姬侍值宿朝房嘗臥病中官往來省視見謙器用蕭然具以聞特敕尚方須給和藥需竹瀝帝爲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柄用太過帝意益堅然謙之怨謗自此深矣徐珵自議南遷爲謙所斥後改名有貞求遷國子祭酒謙亦爲奏請不可得而有貞不知反憾謙石亨爲大同參

將失律繫錦衣獄謙知其材勇請赦而用之城下之役亨功不如謙顧世侯爵乃請官謙子冕府軍副千戶謙辭讓再四且云縱臣欲爲子求官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石亨於是亨益媿憾屢辭兵柄謙亦辭總督帝爲諭解亨從子彪驍雄謙數裁抑出彪守大同太監曹吉祥劉永誠共事兵間憚謙嫉已銜之皆往往思搆謙景皇帝不豫亨與吉祥有貞謀奪門復上皇位遂誣謙與大學士王文太監舒良等意欲盜金符迎立襄世子都御史蕭維禎責彌坐謀反當族英宗猶豫曰謙實有功若何有貞進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爲無名帝意乃決廷鞫時文不勝憤辯謙笑曰亨等意如此辨之何益遂棄市籍其家自帝賜外無長物謙才大性坦率遇事敢往初議立郕王相顧莫敢發謙昌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議遂定也先擁上皇至大同守將不納登陴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京城皆然上皇聞之頗不懌然也先計阻始無留上皇意及議易儲謙雖受寵任見帝意決不復爭故卒以不免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行路咨嗟涕洟吉祥家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撲之明日復酹慟如故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之俄有邊警恭順侯吳瑾曰

于謙在當不至此帝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戍金齒
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初謙子冕戍龍門
成化元年赦還給沒產二年復謙官遣行人馬璇諭祭
有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而快之弘
治三年贈太傅謚肅愍萬歷中更謚忠肅建祠墓側曰
旌功有司歲時致祭冕改文秩授兵部員外郎歷禮部
郎中南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尹致仕節概修潔有文學
無子以族人永忠子爲後世杭州衛千戶奉祠塋朱驥
別有傳謙之死眾皆畏避都督同知陳逵密賂守者瘞
之冕始請歸葬逵六合人以蔭任忠義左衛指揮歷同

知李時勉嘗薦其才鎮通州及倒馬關皆有捕盜功
范廣丹徒人世襲遼東都指揮英宗北陷景帝任尚書
于謙決策戰守悉召諸宿將入衛謙薦廣材勇召爲後
軍都督府僉事尋掌大營團子手也先犯京師謙與武
清伯石亨帥師陳九門廣爲左副總兵城下之戰以神
鎗火箭殺賊數百人論功予實授復與楊洪孫鏜等分
道躡寇連敗之於固安霸州奪人畜萬餘陞都督同知
謙請命諸將分營訓練廣副石亨統四萬人掌後軍都
督府事賊窺沙窩廣備隆慶右衛率輕騎出黃花鎮截
賊歸路景泰元年搜餘寇還特命總五軍大營三月瓦

剌寇萬全都督朱謙請益兵謙復請用廣充總兵官與
羅通巡宣府寇退以邊軍餉缺奉勅駐居庸尋召還同
石亨等練京營兵左軍都督孫鏜出行邊廣掌府事廣
驍果善戰知禮義爲謙所知數與亨共治兵亨及張軏
等深忌之亨既謀殺謙遂以廣爲黨并論死天順元年
二月斬於市京師人憐謙功大被誣廣同罹慘禍爲之
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又曰京師米貴安得飯
廣聞者哀焉廣既死張軏冒奪門功封侯一日退朝馬
上爲拱揖狀從者問之曰范都督也歸而病遂死成化
二年白謙冤廣亦得復官子昇襲寧遠衛指揮僉事時

有武興者以右都督充右副總兵與廣共事王敬等戰
彰義門興前列神銃弓矢短兵次之而報効內官數百
騎列於後賊至以神銃擊却之內官爭功躍馬出陳亂
興中流矢死

朱驥字尚德大興人祖喜洪武中以儀衛司積功錦衣
右所正千戶世職驥嗣祖父任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
知嘗給事尚書于謙門謙奇其貌以女妻焉董夫人恚
曰生女不求快壻顧與窮革耶謙笑此非兒女子所知
卒歸驥驥性不喜刻核既襲職益勤敏任事奉使湖浙
餽遺一無所受天順元年坐謙事戍威遠衛成化初赦

還復原職以兵部薦擢指揮僉事理衛務上弭盜安民六事帝嘉納時以五城玩愒命驥偕吏部選擇驥發其奸弊譏訶肅然民大饑奪升斗爲旦夕計所司逮捕輒論死驥曰此窮民可矜也獄上多末減妖僧眞惠以僞書惑同類語多不道事覺株累數十百人驥詗當罪者獨惠耳愚民何辜坐惠死餘悉遣戍邊衛卒告其鄰人傳習妖書冀詷發受賞驥斥之焚其書遣歸先是驥在謫適寇入犯從總兵高陽伯李文禦之斬把禿王至是論功進世爵指揮同知尋進指揮使歷都指揮僉事同知帝察其忠實可任特勅兼理機務驥小心慎密不妄

興一事亦未嘗輒遣旗校偵屬才可用任之不疑有功卒推諸官校多累階至顯官二十二年進都指揮使掌衛事賜勅褒美賚予優渥得入侍經筵與宴郊祀賜蟒衣時以爲榮驥雖受委任不爲勢利怵嘗奉命撻忤旨者或奏驥用小　帝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四年卒於官遣官諭祭葬方天順中門達逯杲先後掌錦衣肆爲羅織汪直開西廠緝事益恣橫官旗四出株連蔓引人惴惴不能自保驥掌衛二十餘年一以靜鎮之老成寬厚推有明緹帥第一士大夫莫不賢驥而歎于謙爲知人

王偉字子英長沙攸人隨父伯靈戍宣府宣宗西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員正統元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譽己巳之變行監察御史事練集民壯守廣平遷兵部職方司郎中上疏陳勤政務專將權二事時疆圉多事文檄旁午偉遇事立應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己遂擢兵部右侍郎出行邊具陳方畧有小田兒者降也先數導之入寇偉受謙密策至陽和伏勇士執殺之紿賊曰彼思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也先既通好遣使納哈赤等三千餘人貢驗馬四萬駐牧宣府命偉及孟鑑同經理之天順復辟石

亨等搆謙死偉坐免官成化三年復召爲兵部右侍郎五年以病乞歸至濟寧卒偉在職方實緣謙薦得擢用偉亦深相結及爲侍郎嘗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以示謙謙頓首引罪帝曰朕知卿勿懷也謙出偉迎問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過子面言之未必不從何至於此出疏示偉惶愧無地及再起貳兵部謙寃已得雪而亨等所錄黨逆榜猶未除偉以爲言乃詔毀之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少保謚莊敏林聰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九直敢言彈擊無所避初劾光祿卿奈亨及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不法狀又劾總兵官孫鏜楊洪石亨景泰元年陞刑科都給事中歷吏科劾駙馬都尉石璟時司禮監金英家奴李慶殺人法司莫肯問聰劾英怙寵并論都御史陳鎰王文御史宋瑮謝琚等畏勢長奸會內侍單增驕縱大臣有餽贈如王振時者聰率六科十三道盡暴其惡帝皆從之下錦衣逮治二年八月上皇將還議迎復禮有投匿名書者高穀以示廷臣王直曰此所

謂禮失求諸野耳胡濙欲上聞王文止之聰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千戶龔遂榮自首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言和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從厚無貽他日悔三年議易儲聰與御史朱英言不可然未敢爭詔命廷臣俱兼宮僚改右司直郎商輅曰言官不可無聰復爲吏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大寶八事又言修德弭災凡二十條帝嘉納之也先遣人來貢自稱田盛大可汗聰言也先弒逆卽不治罪豈可遽詞厚禮與之通問今從所自稱則長賊志若仍故號又恐激其怒請待之常禮賜勑來使庶國體不失亦可示威於外時不能從四年戶部侍郎張睿國子祭酒劉鉉並母喪奪情聰抗言侍郎六卿之亞祭酒師儒之宗忠孝大節所關請令遵例守制又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使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之王文以議迎復銜其異已嗾御史黃溥論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詔獄文欲寘之死按致聰賂不得坐大臣專擅選法論當死胡濙曰大臣以私怨欲殺諫官不可拂衣出議亦旋罷濙歸稱病卧

數日不朝帝遣太監興安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故驚悸耳帝聞卽釋聰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饑山東又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田琮朱賢等天順五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多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掌院事力言其害欽妻父賀三以素與欽絕請宥之先是都御史力能制十三道遇事不言以悅權倖聰掌臺諸御史多所論劾當事厭之或以咎聰聰曰已不能言而復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七年以御史包瑛被誣下獄縊死言官劾聰法度廢弛與李賓同下獄已而得釋

戍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命聰往撫聰言賑濟別無餘策請召貢兩淮沒官鹽引并淮揚舡鈔暫改收米截留漕粟數十萬石從之九載滿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尋致仕十年起掌南京都察院事十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文升暨御史強珍竟坐謫明年再疏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聰恂恂和易遇事剛決知無不言直聲震一時晚更爲謙厚與物無忤或疑稍涉浮沈卒亦無少貶云

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謝一夔

謝一夔字大韶新建人祖永亨避讐外家冒王氏父仁字得仁以字行薦授汀州經歷秩滿汀民數千人乞留擢推官以廉幹稱鄧茂七圍汀州率民兵擊走之官軍俘男婦三百餘盡誣爲賊仁白都指揮馬雄悉遣歸雄得汀人通賊姓名將斬以徇力請寬脅從焚其籍賊復寇寧化募義勇敗之於寧洋吳彥勝等七百人自拔來歸釋而用之誘擒賊黨鄧受楊受生等率衆趨常平以勞瘁卒在汀十八年吏民感之成化元年請於朝如廣東楊信民故事立祠祀焉一夔天資溫粹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始奏請復姓謝與修英宗實錄憲宗御經筵爲日講官彗星犯天江一夔應詔陳言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愼刑獄戒安費語多剴切皆人所不敢言士大夫翕然稱之時命儒臣纂宋元通鑑綱目一夔分修元史因廣推前待制王禕之論以泰定帝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宗圖富貴乃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將兵附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賊書一正修史之謬陞翰林院學士皇太子出閣充東宮講讀陞禮部右侍郎儀文制度悉加釐定前所未有者考據經史參以祖宗舊制二十二

年冬陞工部尚書嚴剔蠹弊謹出納罰逋慝斥工匠長
不得近擇廉司屬董之費出有經人無久役時帝信太
監梁芳大興土木至是復建大永昌寺已遣侍郎杜謙
督造當事以一夔嘗上疏戒妄費乃改命一夔代謙一
夔寖不樂以疾辭復不允恚憤而卒贈太子太保正德
中謚文莊生平篤於孝義成化時請假省墓立義學義
田義倉鄉閭德之初舉會試受知於尹直執禮甚謹直
與李孜省交通一夔不為異然中實介然也主應天鄉
試得王鏊分校南宮復得羅倫皆為名臣嘗至汀拜父
祠郡人以賢司理子競來謁無貴賤悉加禮接一時歎
其賢有泣下者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贈太保謚康懿徐貫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幼明敏從姚夔受春秋登天順元
年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成化二年陞郎中武臣張
輿求參遊閫夜懷金詣貫第貫拒卻之丁內艱服闋補
武庫尚書白圭知其才仍調職方時延綏連年用兵師
老財殫河南山西諸省餽運勞苦貫議揀汰老弱以節
冗費黔國公沐琮請節制三司下部議貫以祖制有世
爵無世土黔國以元勳世守雲南不使節制三司自有
深意若從其請事權太重唐之藩鎮可鑒因具疏進詔
是之十一年陞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民陳外保等以
通番繫獄數年貫察知其枉白巡按御史立釋之時建
寧指揮楊畢坐法當死遣中貴族其家逮逮甚眾貫焚
其籍田地沒官者量為定賦稅建民得無累外艱歸復
除福建參政分守延建汀邵四郡尋陞本省右布政使
閩中饑兼值大疫死者相枕籍貫出官廩賑貸復發帑
給棺瘞之以八郡徭役不均重為民困覈人戶田糧多
寡斟酌乘除務使盡一人皆便之轉山東左布政使弘
治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左法令
久弛反側跳盪患且不測貫始至劾參將佟昱不職黜
之鎮守總兵多役軍卒為佃戶悉行禁革邊境以寧七

年召爲工部左侍郎蘇松浙遭水患命往治其講求水
利以吳淞白茆港東臨大海西接昆承諸湖泛溢不常
爲患尤鉅乃起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旁浚斜堰七
浦塘諸水又開湖州溇涇常州百瀆洩西湖天目溧陽
練湖諸水入於太湖開設諸斗門洩運河入於江慮費
無所措議役其地即用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
用粟二十八萬石役夫二十五萬不旬月告成人不知
勞東南民至今賴之八年議城湖河川貫與兵部侍郎
王宗彝巡撫屠勳相眎地勢以川口土浮脆城不便請
增兵戍守九年遷本部尚書清寧宮災率侍郎史琳等

上弭災六事帝嘉納之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彗星見上
疏乞致仕加太子太傅馳驛歸十五年卒贈太保諡康
懿

南京吏部尚書諡文通錢溥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試薔薇露詩稱旨
命教內侍書授翰林院檢討溥少有文名既擢第與巡
撫周忱論便民條約復移書侍郎李秉論積荒召佃煎
鹽水次倉四事景泰中歷左春坊左贊善襲宇通志成
陞左諭德天順元年改尚寶寺少卿時以奪門功大臣
多受賞溥言於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皇太后手
詔曹石安能提兵入禁宜以功歸太后上尊號爲當汝
言入奏之即舉行已知其出於溥特命歷侍讀學士賜
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六年奉使安南國與禮部論移

文不當與內臣同行禮又與內官論詔勅開讀先後至
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辭屈悉從之瀕行餽以金不
受王遣陪臣齎入奏乃以帝命受之時以爲得體八年
下詔獄當溥教內侍書時所居與陳文鄰內侍多用事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太監王倫者嘗受學尋伴讀東
宮至是帝大漸倫出謁溥文意必召己乃竟不召密遣
人伺之倫言帝不豫東宮納妃事如何溥曰當以遺詔
行事及草詔李賢當秉筆文奪之曰已有草之者矣因
言溥倫畫計將退賢進溥罷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
之賢怒以聞遂下溥獄尋釋之謫廣東順德縣知縣溥

至釋繫囚撫流民成化二年復故官閒住九年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十五年入賀聖節因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弘治元年卒年八十一賜謚文通溥前後五典文衡文章贍蔚至老猶不衰四方求請者相屬尤善交際無貴賤皆得其歡心人尤傾慕之

南京戶部尚書陳翼

陳翼字仲胥虹縣人幼有異質父鑑指語人曰吾家世農也人知吾種穀不知吾種德其在此兒乎正統元年舉進士授行在戶部主事也先寇邊王師北征公私無宿儲命往永平諸郡備芻糧百萬還奏稱旨復出內帑金數萬兩命糴粟遼東實邊廩事竣陞郎中督漕江西先是歲賦俱軍運時方用武始更以民有司趣辦嚴急翼至日賦無後期足矣奚亟為乃案行郡邑得其富厚者令具舟分漕且諭之曰此一時權宜師還毋爾勞也衆皆樂從景泰初條上崇孝敬錄忠義備財用清贓罰申舊典體羣臣六事未報以父喪乞歸督撫交章留之帝命翼卒事翼已疾馳歸里矣聞命復往督漕抵京師乃歸終喪會帝諭羣臣舉才堪方牧者即家拜山西右布政使乘傳往問民疾苦奏蠲逋粟十餘萬石民恃五臺山木為利至是禁民採取翼弛其令雁門關既設立守禦復役民戍悉釋遣之使歸農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嶺又增修陽曲諸廟學人不知勞英宗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重困翼拊循之籍貧民計口給食免逋租雜稅之累里正者孔廟祀典以歲儉止行釋菜翼請餘祭皆存丁

祭獨革非聖朝尊崇先師之典且化導邊氓爲利實博
奏復如舊制索來入寇邊將輒失利翼移檄諸郡固城
堡繕器械募材勇士爲土兵參以官軍守之七年陞南
京戶部左侍郎成化元年總督京儲及屯田諸務奉命
察舉僚屬奏劾不職者數輩倉庾壞例取軍役修復兩
公府餘羨雖積敝不敢用翼歎曰廩有用之物困無告
之民吾不忍也卽日以便宜從事復因災異上卹民力
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賜葬祭旋命起
復翼懇乞終制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如故翼感恩遇
雖精力向衰力疾治事八年卒於官爲人嚴毅有風概

自爲郎署人已憚其剛直及出吏藩鎮入長臺省年德
益茂後進以得接納爲幸而下吏趨走聽令無敢仰視
者

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黃鎬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景泰
元年巡按貴州時麓川蠻反詔尚書王驥總兵官張軏
征之未能定貴州道梗鎬率精銳轉戰至平越府會官
軍爲賊襲敗驥退屯辰沅賊益熾各郡縣皆被困遂圍
平越議者以城小無積聚欲棄之鎬獨持不可曰平越
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集城中軍民并檄撫苗共
守之賊晝夜督攻食且盡至掘草根爲糧官軍逃亡者
九千餘人鎬奏平越被圍久靖遠伯王驥逗留不進請
勅驥早進兵解孤城之危廷議驥老病命保定伯梁瑤

代之侍郎侯璡總督軍務五月右副總兵田禮兵克龍
里關至令溪鋪賊迎戰大敗之長驅抵平越賊遁焚其
寨百餘圍始解當是時畢節赤水永寧普寺等衛及各
千戶所城堡皆爲賊破白羅羅土獠等蠻又乘閒蜂起
道路阻絕兵少糧缺鎬前後在圍城凡九月不少懈奏
請湖廣四川雲南秋糧就近輸運濟軍需又請召商開
市劾奏左參議王昇觀望并都指揮張任傅綱諸不法
狀帝命鎬鞫之三年使還湖湘蠻復叛命大臣戡定鎬
監其軍湖湘平遷廣東僉事天順三年改浙江復以爲
廣東左參政高雷廉三郡負海夙多盜悉破滅之鎬按

貴州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未嘗習軍旅及當卒變
制勝伐謀屢著戰績朝議鎬可大用然秩未酬功時論
惜之鎬歷官副都御史南京戶部尚書以疾乞休賜璽
書馳傳歸卒於途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莊懿胡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授黟縣知縣有
惠政擢福建道御史上疏陳八事皆切中時弊以父喪
歸英宗北陷兩遣使將文等奪情起復凡四上章請復
天讐安宗社及選將保邦修德弭災諸務景帝嘉納之
陞貴州左參政土官宣慰安隴富驕橫拱辰遣王遜往
諭之開示禍福隴富感服率兵捕獻諸梗逆金雞剳佐
等驛復通成化元年陞廣西右布政兩廣猺作亂所在
煽動三司皆戴罪守官朝命都御史韓雍討之拱辰閱
視糺功率諸軍深入卒平大籐峽陞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一年改南京兵部侍郎時儲位尚
虛拱辰率諸大臣上疏乞早定國本陞南京工部尚書
留都議修宮殿費五十一萬有奇拱辰言江南旱澇相
繼民力弗堪請核減又朝陽門外桐棧漆三園各設百
戶及護軍百人每歲役別取工匠開採供具糜費拱辰
請責各園軍充之奏增虞衡營膳主事各一人部無廢
事兩上疏乞休許之家居清苦御史上其貧薄詔給輿
廩正德元年拱辰壽九十遣行人王奎存問三年卒貧
不能殮賻助皆出有司知府孟春以告巡按御史史鑑
鑑聞於朝贈太子少傅諡莊懿

禮部右侍郎邢讓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景泰元年也先遣使講和議奉上皇還京帝以賊多詐及回使不及迎復事廷臣交章請帝命侯楊善回再議讓上疏略曰近李實自瓦剌回也來遣使同來以前次勅書未述迎復上皇之意羣臣皆謂可行封章連上陛下不許豈不以賊情變詐未足言與如以爲不足信則前此已不必遣人講和矣且我之所以和者爲上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和將安圖也夫天下之事成敗勢也君子於事不必其皆成惟爲所當爲而已彼

賊情變詐誠不可信陛下於迎復之事則在所當爲何也上皇之於陛下君也兄也臣知陛下篤君兄之恩必欲迎歸然於此時而不圖臣恐切中賊計挾我爲詞假大義以爲寇臣未敢必其孰爲曲直也如從羣臣之請仍遣李實齎勅以往勅內備述迎復之意則上皇之回否雖未可必而陛下篤君親之義必昭然於天下矣臣又聞兵家以理之曲直爲師之壯老我迎而彼不許其曲在彼矣由是而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得旨遊之議雖不行當時服其剴切英宗復辟與修大明一統志八年居父憂奪情起復歷修撰纂修實錄成化二年

歷國子監祭酒讓欲聲譽出前人上創立勅諭學規諸碑修國子監通志課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之五年歷禮部右侍郎七年下詔獄先是國子監例有師生會饌錢相沿日久讓取以新學舍陛碑刻諸費不籍記又不文移有司遂爲典簿王允所私陳鑑代讓亦不察核至是給事中邱弘等言之掌助教事檢討蕭時復許允下刑部請逮讓鑑置對不許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及鑑司業張業坐監守自盜論死讓獄中上書言學士萬安李泰素有隙故倡此而邱弘承風奏劾且宣言怖刑部使傅致臣帝命會官雜治國子

生盧楷奮曰邢公勵學校不私一錢今被誣吾儕弟子義不可不捄生徒楊守阯等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得免死贖爲民九年卒年僅四十五讓剛直負才氣書法清勁敏於文藝然強忍狹中有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師道而忌者乘之卒得禍楷東陽人舉鄉試第一能文章早卒守阯後官至布政使

太常寺少卿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劉儼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幼端介好古力學二十餘中永樂間鄉試下第歸潛心學業凡二十六年正統七年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十二年選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掌制誥儼與焉八年與修五倫書景泰三年遷左春坊大學士修君鑑寰宇通志及宋元通鑑綱目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七年與編修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就識試以屬儼儼不爲地皆不得舉循等論奏儼閱文不明取士狥私訐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會譯字官劉滔卷注翰林

院考中送入貢院比發榜竟落滔名因劾儼違制且摘試題雖欲自絕弁策問有無正統語激帝怒請如洪武中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交章論循文壞法營私失大臣體請逮問如律帝曲宥之命翰林院覆閱諸得舉者高穀懼儼等禍且不測因奏事召至榻前力言二臣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賜舉人許赴會試王文復疏辨帝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犆法論乃已明年裕陵復辟循文得罪二子竟不得與試儼卒侍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儼性剛直取予不苟居喪哀毀族人貧者爲喪葬婚娶仿范仲淹立義田祠左人有貸輒焚其券立朝侃侃不爲勢利屈爲文春容典雅以古學名於時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敏鄧廷瓚　廣西按察使
吳倬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湄安知縣平
易廉明不拘小節處吏民如家人父子終九載無知者
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其才薦
知梧州府會丁母憂不果成化五年起陞太僕寺丞貴
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彝獠雜聚難治以廷瓚知府
事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學宮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
蠻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苗民化之墾田不踰界入市不
二價四境晏然舉治行異等時方久任九載始擢山東

參政提督農田水利弘治元年擢本司左布政使明年
貴州缺巡撫朝議以廷瓚諳土俗拜右副都御史往塡
撫之以母憂歸四年貴州黑苗乜富架子富等僭號都
順王據萊蘭犁田和壁諸峒日益猖獗帝遣鎮遠侯顧
溥會四省兵討之勅廷瓚提督軍務尋改巡撫廷瓚初
至計遣人撫之不從始決策征勦以兵備吳倬等分兵
並進敗之於楊安河斬首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禽賊
首順天王等械赴京悉斬於市寇既平廷瓚上奏都勻
清平舊設二衞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侵田奪
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
里不可勝言今幸削除非大更張不足安邊境陳善後
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置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
平縣一更設流官土官兼治七年進右都御史尋召還
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都御史韓雍平寇後
開府梧州率以才望憲臣總督軍務兼巡撫九年閔珪
入爲南刑部尚書詔廷瓚總督兩廣廷瓚生平不瑣瑣
細故至是益以安靜爲治屬吏賢者輒舉薦以勵其餘
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員日祿俸出於民
無徒費也顧羣蠻以刼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
瓚上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須以江西一省付

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可調度軍餉其湖廣衡州兵備
遷治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
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給地屯種爲久計奏上悉從之
廷瓚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鬱林州雲
罏大桂諸種作亂皆以次蕩平十一年四會諸縣大饑
盜竊發勢益熾廷瓚遣兵禽斬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
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十三年春復召掌南京都察院
未行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廷瓚廉幹任事施設
動中機宜黔人德之與倬並祀諸葛武侯祠
吳倬字克大湄安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出爲貴州按察司僉事貴多軍衛生徒無廩餼亦無
站軍顧權倬始設學田請給軍糧月三斗改建新添衛
學通關索嶺道路修舉廢墜務求民便程番盜起守臣
遯倬曰此可撫也單車諭降之都勻地險夷獠跳梁且
百年屢征不克弘治三年巡撫鄧廷瓚薦倬才擢都勻
兵備副使朝命鎮遠侯及廷瓚討黑苗乜富等倬上方
略且請引兵先會歲暮微服閒行至賊所賊假商賈貿
於場遂獲其魁殲數百人於是先驅深入敗之於楊安
河分兵襲答千禽賊首順天王等斬首八十六級進克
雞腸囤定等寨賊囤湖廣雲南兵於合江州復率師援

之賊解圍走時倬威名大著聞其至望風奔潰逃溺死
者過半萊蘭諸洞悉下招附平廱六洞九名九姓等熟
苗廷瓚上倬功第一得旨進二級七年陞雲南按察使
以父喪歸服闋補廣西十四年入覲卒於興安驛

右副都御史陳泰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永樂癸卯舉鄉試第一宣德中除
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二年廷臣交章薦其賢擢江西道
監察御史奉命按貴州時都指揮宮聚素桀驁聞泰至
斂戢不敢肆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鄉導戰失
利輒殺土兵冒功泰奏罷之越數月召還調陝西道復
巡按山西會南北畿旱澇相仍詔求直言泰言洪範庶
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法者以回天意於是都御史
陳智侍郎李庸祭酒貝泰等皆罷去泰劾山西藩臬及
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之法明年復被命山東巡按泰

以奉職多匪人上疏數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爲治本
帝嘉納之擢四川按察使不踰年蜀大治都御史寇深
忌其才名嗾所私參議誣泰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得
白復故官十四年也先入寇命協同諸將守紫荊關巡
視沿邊諸寨景泰元年陞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羊口
轉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節制紫荊倒馬各關及沿河關
口三十六處泰區畫戰守賊知有備引去考察大名廣
平順德河間諸府衛官吏去留咸當三上章辭位不許
五年陞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浚臨清濟寧
諸河道七年巡撫蘇松常鎮暨嘉湖諸大郡泰莅下嚴

而不苛政清明吏不能上下其手天順改元御史沈固言六部尚書都御史添設多員請行裁汰從之泰左遷廣東按察司副使遭丁父母憂服闋復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蜀中老稚稔泰名聞其至競相告曰陳憲使復來矣州郡望風解組者數十人蒲江賊悟眞等聚衆據岳池官軍追之流劫榮昌遂寧等縣泰調松潘兵勦平之八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諸處兼督漕運成化元年力辭歸家居五年卒泰操履清白有才力爲御史時以搏擊得名所至風規稜峻威名著吳蜀閒

右副都御史朱鑑 陳福刪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舉永樂中鄉試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撫湖廣時梅花峒賊蕭啟寧等久勦無功鑑諭降之請復舊制命副使僉事按行所屬察吏民正統初復按廣東馳諭欽州叛民黃金廣等散其衆明年代還帝命勳衞官習兵法臣鑑請書擇御史董之臺議推鑑乃奏設武學著爲令七年陞山西布政司左參政進右布政使帝北轅景帝監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鑑上疏言聖駕被留古今異變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是何奸邪竊弄至此夫旣往難追將來宜謹今也先奸詭百端剽掠殺戮動數十萬復假託和親往來遣使一則覘我虛實一則通我降人葢假送駕爲由則必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卽有辭請選將練卒假以事權監軍中貴悉行停止重振散漫之兵廣募壯勇之士聲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給賞我軍勝俛外寇重懸賞格用勸有功於是合力復讐大駕可還殘寇自退如也先欲送駕結好實固未爲可喜虛則愈宜加防務令斂衆減兵方許送駕仍令驍將謹備不可委任奸邪專權用事曩者江南寇亂皆以誅王振爲名事歸朝廷則治歸臣官則亂自秦漢唐宋以來喪位失國未有不由此者昔

太祖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洩事機伏望念
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攺之苦選智勇託忠義闢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務與大臣議行事必有濟苟或仍用奸邪竊持國柄外寇不至內釁必生臣聞權臣在內功必難成然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豈敢顧惜身家倘念臣愚忠早革內侍之班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臣即瞑目見先帝於地下矣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帝即位首劾通事指揮李讓潛通瓦剌罪十月與都督孫安巡邊也先入犯堅壁清野待之請調天城陽和軍守振武衛增置通判請巡撫帝悉從之景泰

元年移鎮雁門復兼領山西賊入河曲義井殺指揮劉受各關無赴援者鑑以地遠汎廣請分委策應乃以河曲保德岢嵐屬偏頭關寧化靜樂等縣屬山西巡撫五臺繁峙崞縣屬雁門各相援救奏增太原平陽通判澤路遼沁汾州判官各一人督操民壯尙書于謙覆奏如鑑議會遣大臣案行天下察官吏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多所論劾鑑言考察官至民間刁訐日甚有司不敢責逋賦請召幹還幹疏辨因論鑑保舉狥護帝是幹言召鑑佐院事因乞致仕不許再請許之天順初詣都表賀命遣歸成化十四年卒先是寇逼雁門鑑遣兵禦之麾下壯士陳福躍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賊圍之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潰圍出賊爲斂卻福莆田人慷慨誓滅賊病不解甲擊賊歸血汗沾背力竭病渴數日死年三十六

右副都御史夏壎子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

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巡撫廣西福建江西皆以除貪戢盜名在江西劾罷中官葉達天順六年擢廣東按察使時兩廣用兵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壎曰誰無父母妻子顧使舍其親以扞人悉遣歸民皆感泣曰夏公活我也壎復上疏猺獞之亂脅民爲賊進則驅以當矢石退則殺之今用兵不已供費日增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慎選府州縣官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恩固守被脅之衆聞風來歸又擇方面官總之力分則事專勢親則人附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帝是之都御史韓雍等旣破賊凱還侈具爲燕樂壎徐進曰師以爲民乃病民可乎雍改容謝成化初陞布政使已徙江西未久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川通苗獠多劇盜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皆歛戢古州苗萬數徙居爛土久有讐播州宣慰者誣爲賊導議逐之壎亟奏曰馭蠻如虎狠靜則置之使不疑動則羈縻勿令爲患今方靜奈何動之事得寢松茂請益兵壎謂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以精銳四千八百人更戍一無所增條上嚴責成愼舉錯防變任人重將權設官撫等六事皆撫馭大計尋引疾歸生平剛潔未嘗詘意於人人亦不得干以私好讀書職務塡委不少廢閒爲古文辭尤工於詩

夏鍭字德樹壎之子成化二十三年舉進士時李孜省亂政不欲仕上書乞就近府教職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弘治初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御史湯鼐給事中方向中書舍人吉人各上疏言時政論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太監蔣琮等以直節相標榜御史魏璋希吉意劾湯鼐逮錦衣獄辭連鄒智等鍭適謁選抗疏論救言文祥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加不足彰其譽有譴徙之苦乃愈見其難罪愈重名愈高但非

人主之福耳惟聖主優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名固歸於人主矣因極論劉吉等壅蔽言路吉大怒矯旨下詔獄尋釋之遂謝病歸家居十年始起赴選時火篩入寇廷議急征勦鍭獨以寇患雖可憂而蕭牆隱禍尤切復上疏陳自家抵都數千里間百姓流離賦役煩苦勢豪橫害與有司不能鎭撫歷敘其饑饉流亡之狀且引宋太祖燈宴爲戒乞移見在之冗費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財充兵用疏入不報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太監違禁受民詞疏請奪其權復不報乃請假終養嘉靖初詔起用以老辭年八十餘卒初父壎撫四川時

鎡方弱冠即為詩以盈滿諷壎欣然解組歸五年而歿鎡雖不欲乞郵典恩命下襄事已畢鎡取以供祭祀餘悉散貧族當是時壎父子皆以清節直行著於東南

御史練綱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嗜學通春秋宣德間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郕王總國政人心洶洶雖大臣臺諫莫敢昌言時事綱奮激上中興八策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在君心一轉移間也先逼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賊不道非直邀留大駕索金帛蓋將效金人以朴宋愚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甲兵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所倚為安危者于謙石亨耳宜令堅守中軍遣將分兵援戰俟其深入乃奮擊之仍勅各邊將勤兵內向邀其歸路擇宗室親王忠孝著聞者同鎮巡官募義士入援文武羣臣敢主和及倡議南遷即為奸臣立誅之勿留諛國分遣部院官固守九門調陝西土番兵入衛疏入帝嘉納之擢浙江道御史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明年巡視兩淮鹽務劾駙馬都尉趙輝權貴中鹽者為之斂戢綱以漕舟由江陰夏港孟瀆河入江抵瓜洲往往失利請浚常州南新河泰興北新河及江都白塔諸水參差相對橫渡較近又以立閘開河工費繁浩請借商舟財力商苦久候必樂從下廷議行之時宣府都督紀廣與巡撫李秉互訐命綱往察還奏以細

故請勿問詔求直言率諸御史陳儲邊恤軍選將等八事復以吏部違制舉用有過監司楊珏李顒等因言何自學張清輩皆被黜得陞言官非不論劾然直言觸忌盡以言爲諱寧負皇上不敢犯大臣今吏部復專權鬻爵臣等不言何由知其弊請下尚書何文淵侍郎項文曜於法司并治王直俞山失察罪帝是其言姑宥文淵等明年命廷臣舉可任吏部者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守正不同三人者擇而用之可稱任使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而以富爲戶部瑄亦相繼柄用先是京師戒嚴召

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歲久多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言召募初皆激以忠義許事定遣還今日久未沾恩賚飢寒迫身勢必逃避皇上好生何忍使無辜之民名編尺籍刑賞失中恐生他虞且邊方需人正殷脫更召募誰復應之詔不問得歸復業者數千人帝嘗以綱協贊延綏軍務綱自陳名輕責重乞領都御史鎭服人心帝不許并寢其命五年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逃而脅從逮繫纍纍綱悉釋之趣師勦捕且罪逸渠魁者於是與諸司忤而按察使楊珏故爲綱所論乃以綱縱盜聞當道亦多忌之遂謫陝西邠州判官

再徙甘州前衛經歷父喪歸遂不復出葺舊業尹山之陽奉先賢范仲淹文天祥像其中語人曰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耳今兩失之奉遺像以見吾志綱性剛鯁嫉惡有不可必面折之遇事敢言臺中爲之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

蔚能陝西朝邑人以吏進授光祿寺典簿性勤慎盡心職守正統中歷本寺丞景泰元年陞少卿凡大祭祀宮膳節筵及犒四裔貢使降人辨名物量出入察其豐約美惡親視而品別之稍不腆召所司飭責太官無廢事三年陞本寺卿時國家多事軍興每苦缺乏能以遞年所造粟炒數多請準給官軍倖餉又以瓦剌使將至牲醴不足請停內官吉祥等及國師佛子禪師酒醴以資供用從之天順元年陞禮部右侍郎掌寺事大烹內門大言者以罪能等詔勿問十二月以中官譖月進食器率同列上疏請察核帝怒下詔獄詰所由能謂少卿鄺鏞劉連等曰上怒不可測吾老矣諸公方駸駸向用不相累也卒獨受責降南京光祿寺卿無後言能既去任所用多科貢士自居清流不屑親細務任廚傳侵冒餼具粗惡爲外裔所笑又增造龍鳳窯器不復恤國用於是都御史年富奏物料歲增請治諸卿貳侵尅罪士大夫以是益賢之成化二年卒有明之世以吏起家者尚書張度徐輝李友直滕德懋徐晞李賡萬祺侍郎李信王春劉敏王詔大理卿汪懋楊時習參政平思忠皆蹟顯仕況鍾熊尚初賈信仕至知府有政聲而香河人奈

亨歷光祿卿加戶部左侍郎與能同然亨黨王振得職爲言官論罷能在職三十餘年始終勤慎獨以賢能稱

江西按察使趙敔

趙敔字叔成武進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江西道御史天順中以言事謫介休知縣尋復職成化元年敘故尚書于謙子冕等還原籍敔謂謙功在社稷冤未得白因陳新政首言謙爲石亨曹吉祥誣陷列其罪榜示天下不一二年亨等皆誅死今陳循俞士悅等已蒙恩宥惟是正統十四年寇逼京城賴謙保固其功不小乞收回前榜特從褒卹以慰孤忠於是復謙官遣行人致祭冕得還府軍千戶又言張鵬楊瑄天順初論亨請戍業蒙召用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等先後進言皆爲所搆均應查錄死者贈官生者復職悉從之巡按河南湖廣多所建白最後按江西首發策試士詢民利病江右饑疏請留兌軍米發布政司六十州縣倉上納以備賑救各衛所運軍除凶荒宜暫休息歲徵月日鹽鈔多奸胥里甲苛索貧民鬻子女畜產不能償今愈無措勢必流移請通行蠲免又言府州縣官徵糧責役分理爭訟不得不結怨於民朝廷設風憲原期激揚清濁江西素刁訟有司稍不如意輒飾詞控害風憲官忠厚正大或能察賢否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概從逮繫甚且刁民潛匿被告久稽害民殊甚誠恐此做不止江西請勅巡按御史按察使行部所至務覈虛實不得輕信斥辱帝從其言於是吏無混淆訟訐稍息其通達識治體類如此秩滿當代戶部尚書馬昂以江西洊饑勅敔留賑士民復上章請留乃以爲按察使敔在江西久習利弊得士民心至是益勤於職條上息刁風禁撫拾定比附恤矜疑明詳擬分輕重六事下法司議行吏民畏愛然執法徑情頗不便於豪右十四年入覲遂詿下考敔與福建布政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釪皆清愼正直爲時所稱並坐黜士論惜焉或曰尹旻爲之時浙江布政張清亦廉謹被劾清巴人宣德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布政奉職清苦非客至不御酒肉人號爲菜張以執法嚴又呼板張浙俗素侈一教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

湖廣副使彭琉

彭琉字毓敬安福人幼聰敏有志操永樂十六年舉進士觀政都察院時初建京營大臣薦琉才命董其事令行無後期者吏受賕立置於法夫道亾者當械琉以誠感之曰能自首勿辠於是首者十人而九溧水人虞貢以才力自雄數梗法琉列其狀仍諭之曰若所以安於豐產者朝廷賜也顧不知報耶貢媿服自是無敢梗明年以山東夫役緩於運木復委琉督視令甚嚴切衆危之琉如期而還侍郎李友直嘉其能爲之延譽名益著明年冬授政和知縣御史李宗時巡銀𡻕惡琉禁其家人奸利乃文致以罪坐枉道還家爲民洪熙元年以薦

授臨清教諭造士有程法諸生莫不感奮前後五典文衡楊士奇高其學行薦爲翰林院編修琉曰是職非易稱也益勵學雖窮匱不恤預修五倫書及宣廟實錄正統初簡儒臣學行涓正者十三人授憲職提督天下學校琉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比至峻規條嚴考課開導諸生務先德行後文藝增修黌舍二千餘閒書籍殘缺者刻而傳之嶺南士風爲之一變復兼督農桑黜陟官吏皆奉法不撓秩滿陞山西按察司副使仍理學事景泰初能提學改任湖廣奉勑贊理廣西軍務踰年引疾致仕天順二年忽疾作不能言舁至中堂秉筆作書有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而卒生平寡嗜慾甘勞苦居官泊然如布素勤於職務動以古人自處廉名直節雖老不衰所著有備忘錄愼菴等集

武靖伯追封容國公謚恭肅趙輔

趙輔鳳陽人梁國武桓公德勝從孫也父本字宗立未生而孤既長襲任邳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舟創新閘以才能稱於戎事尤練習從太宗入金陵四征沙漠又從宣宗討漢庶人皆以功受賞歷山東都指揮僉事齊魯饑朝議停支屯卒月糧本爭曰支尙苦不給不支則轉溝壑矣發廩給如故吏持不可本曰有罪我當之因以上聞卒如請全活甚衆未幾卒輔嗣爲濟寧左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也先內犯景帝命廷臣舉將材吏部尙書王直平江伯陳豫各舉輔才行志略召署都指揮僉

事管京營景泰元年禦寇有功予實授充左參將出居庸關守備懷來天順初召還歷都督同知掌右軍事與趙榮董造南內宮殿又與翁世資督運木植於徐州工成賜白金綵幣成化元年上戰車制是年兩廣蠻作亂巡撫不能討三司皆戴罪守官兵部尙書王竑薦韓雍總軍務而諸將中惟輔勇略可任乃以爲征彝將軍發兩京江西湖廣兵討之輔知雍才軍事悉聽雍督率諸軍克修仁荔浦至潯州遣都督歐信等分道四面環攻大軍營高振嶺身自督戰至大籐峽焚其巢賊大潰敗擒侯大狗等賊平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襲未幾餘賊復相聚爲盜巡按御史端宏奏輔等破峽有功然妄言賊息民安罪亦當罰輔上疏自陳并請率兵圖效詔止之命雍撫定殘寇三年五月佩靖虜將軍印率五萬騎會朝鮮兵討建州都御史李秉總軍務六月輔奏賊東行請嚴備修戰事十月從撫順關出塞分左右掖躪其境大破之復縱兵深入先後擒斬及俘賊屬二千餘奪還所掠人畜械器無算賊首李滿住董山等皆伏誅明年論功進流侯輔自起偏裨至大將兩平劇寇皆以材勇爲時所稱大籐之役機宜悉出韓雍而輔推誠善下及討建州復與李秉同心協力故所向輒有功

八年乩加思蘭出沒河套廷議大發兵勦之尙書白圭請遣威望武臣爲總兵乃復命輔佩右都御史王越刻期大舉輔越議還兵守邊圖進取爲言官所劾十一月以疾召還寧晉伯劉聚代之十年輔辭流侯乞世伯帝以輔功與世伯誥券減祿二百石二十二年卒追封容國公謚恭肅子承慶嗣承慶卒子弘澤嗣弘澤卒子世爵嗣世爵卒子國斌嗣國斌卒子光遠嗣

右都督謚武僖周玉

周玉字廷璧其先滁人高祖庇哥洪武初從定天下有戰功隸籍永平衞曾祖禮始以功爲宣府前衞正千戶父賢有勇略善戰積功凡七遷至後軍都督府僉事充右參將守獨石天順二年寇犯延綏召賢帥師往援與賊戰多斬獲三年正月朔哨賊野馬澗爲流矢所中死贈都督同知玉時甫弱冠痛父歿王事感憤誓滅賊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督屯田葉盛爲巡撫首薦掌都司事玉益勤於職明習吏事成化元年威寧伯王越總諸道兵復薦玉廉明謀勇乃以爲游擊將軍領奇兵是

歲援延綏斬獲甚衆九年春寇逼漫天嶺率所部拒之斬首七十餘級獲駝馬器仗以萬計論功進都指揮使時賊雖挫衂然尚據河套爲巢穴議潛兵擣之諸將相顧莫肯任玉慷慨請往與都督許寧率輕騎直趨紅鹽池擒斬三百五十餘人焚其巢俘獲無算陞署都督僉事十年秋援宣府西路戰於馬營青家溝再戰赤城所向皆捷明年遂充副總兵鎮宣府十二年佩鎮朔將軍印留鎮諜報賊數窺邊玉計大創之率兵出青邊口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屢破其衆追奔至水磨灣乃還上功最陞署都督同知十九年賊出沒柴溝堡玉逐之抵白腰山尋復援大同天城追擊之於安定營皆斬獲賊級奪其軍資牛馬而歸積二功得予實授仍署右都督是年掛征西將軍印徙鎮寧夏冬十月敗賊棗兒溝二十二年寇犯甘肅命掛平羌將軍印鎮守賜勅奬勵甚至是凡三佩印矣明年實授右都督先是成化初土魯番入哈密擄王母金印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愼據其城朝議大發兵進討玉請因遣西使還命賫詔往諭可不煩兵革已果入貢帝大悅賜勅曰不勞士馬軍餉坐收成功爾本謀也玉歷鎮三邊悉心戰守生平嚴毅凝峻自偏裨至大將撫士卒有恩稍不用命罰無赦每

遇敵計定後戰故常取勝寇至見其旗幟輒驚遯邊關倚重者三十餘年然亦因是成疾前後七上疏乞解兵柄皆不允弘治七年始命回京明年正月卒謚武僖

右都督神英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祖忠父傑永樂中從北征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天順元年傑卒英襲職爲榆林寧塞營守備屢將騎兵從都督張欽參將房能又從彰武伯楊信戰於寧夏車道坡花馬池榆林高家堡神木諸處截勦賊衆皆有功成化元年兵部尚書王竑行邊奏英功擢都指揮僉事四年從征石城賊滿四復有功進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參將時亂加思蘭潛伏河套數入寇英帥師禦之敗之於開荒川復敗之於蘆溝諸將皆失利英獨以功擢署都督僉事余子俊建議築邊牆英經營規度子俊數稱其功十三年掛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守寧夏已改靖虜將軍鎭延綏復改鎭朔將軍鎭宣府弘治元年以大同爲京師屏蔽英宿將有功緩急可倚賴乃復佩征西前將軍印總兵鎭守中軍令嚴斥堠寇憚之每有侵犯輒挫衄去十三年召還京統理果勇營務明年充右參將督京營兵征延綏再充左參將治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皆爲諸將首正德元年進都督同知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勦畿輔劇賊進右都督五年給事中歐多劾英年老不任兵旅致仕是時劉瑾用事英素習瑾有旨英歷官五十餘年戰功

多下兵部議封爵尚書曹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復下廷臣議莫敢異同遂封涇陽伯食祿八百石予世劵數月瑾敗言官交章論英以金寶萬計賂瑾得封奪爵繳誥劵仍以右都督致仕然英實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獲功

都督同知贈左都督張欽

張欽字克敬京衛人世將家永樂二十一年代父任南京留守右衛指揮僉事年尙少屹然如老成人正統六年從征麓川抵鎭康州破降其酋刁門捧刁門顫等進攻上江及孟底招罕諸寨下之總督尙書王驥奇其功承制進都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沙木籠山進圍麓川欽率偏將潛入其中堅大軍乘之思任發走緬甸餘衆悉降師還得世襲指揮使八年掌中都留守司事以所部兵從寧陽侯陳懋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元年再從入閩殲餘寇延平進都指揮使尙書于謙上

欽前後功奏署後軍都督僉事調中軍天順元年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慶陽諸路明年孛來寇神木帥師禦之於柴溝有斬獲捷聞進都督同知充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孛來既不得志復大入安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於花馬池野馬澗諸處俘其將鬼力赤獲駝馬兵仗及還所掠人畜視柴溝倍之特勅褒諭楊信奉詔移大同欽代領其衆尋佩征鹵副將軍印總延綏各道兵成化元年召還復理中軍時方大閱簡精兵十二萬欽分統楊威營蓋出入兵閒者三十五年卒贈左都督五遣官諭祭

都督僉事周璽

周璽字廷玉其先永平遷安人伯祖亨洪武初內附授燕山護衛指揮使賜田宅因家東安祖斌從靖難當擢都督讓兄子彧父英坐累戍開平積功至都指揮同知寄祿府軍前衛以老罷職璽少負氣自豪遇事剛決無所避精騎射知兵習戰所向輒有功成化二年襲指揮使七年征迤北功陞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十六年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十七年黑山墩功進都指揮使十八年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十九年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人赴懷

仁賊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援之夜遇賊猝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衆感奮無不一當百賊少卻良久復深入璽臂中流矢呼左右拔鏃督戰益力與其子鵬擊殺數十人會游擊將軍劉寧至合兵中軍潰卒亦稍集共擊賊退諸失律者皆坐罪璽獨以功擢都督僉事二十年總兵鎭代州兼督鴈門三關弘治初移鎭陝西復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鎭寧夏璽嘗念大功未立旣開府益自樹立修邊牆繕墩堡訓軍積粟爲久遠計忽得疾且革召諸子曰吾承祖父業歷邊鎭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幸

有功今得佩印專閫更復何望獨未嘗大創賊報天子
爲賊今死矣氣垂絕忽大呼曰奸殺奸殺遂瞑

都督僉事董寬

董寬字世宏先世懷寧人祖眞保燕山左衛百戶從太
宗起兵歷指揮僉事戰死夾河父智代仕至大同中屯
衛指揮使徙治河間寬骿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沈毅寡
言笑稍長從師涉經史習金版六弢善騎射一時軍職
子弟無及者兄宣嗣父職早卒無嗣寬繼任境有劇盜
輒控弦從數騎手殪之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給事中
程信薦其勇謀召赴京城下之捷廷議益遣兵追躡寬
言國兵新衂賊勢尚張不若固守賊內不得戰外無所
掠必引去尚書于謙深然之先是永樂中處降人河間

東昌諸郡爲肘腋患至是益恂恂思亂會西南用兵謙
奏選其驍勇從都督毛福壽征蠻而餘衆散畿甸卒乘
閒爲剽劫謙謂寬可任薦署都指揮僉事將兵自京抵
河閒狗捕之兼督河閒瀋陽大同三衛兵盜平遂命鎭
守河閒地旣濱水土城壞賊至爲冰牆守之寬甓外城
增重門訓民戢士人賴以安景泰四年召還督操神機
營六年從南和伯方瑛征湖廣五開銅鼓苗四十餘戰
皆捷至檯羅檯網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寬奮
勇先登諸軍乘之遂克以奇功實授都指揮僉事天順
元年歷署左軍都督府僉事嘗與諸公侯校射南苑矢

發皆中帝大喜他日指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鈔幣二千曹欽反寔率麾下士邀賊西長安門外賊潰奔還家遂與諸軍擒欽論功實授都督僉事是歲總揚州諸道備倭軍開府於吳厲將士嚴斥堠修戰艦戎器暇則延禮師儒凡武學與鄉選輒厚贐之隸庠序者爲蠲其徭役時以爲賢尋領蘇常通泰諸州郡時鹽徒錢厚聚衆倡亂僭號江海上公東南騷動寔畫圖分諸道刻期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瞭角嘴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應且曰如約當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寔獨以兵進獲厚及其黨數十人餘奔瞭角嘴其料敵如此成化九年以疾歸子清襲爲永清左衛指揮使寔少孤事母至孝母疾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諸子皆訓以禮義無席寵怙侈者家居崇經講武差有古儒將風

都指揮使种興

种興順天通州人初襲義勇左衛指揮僉事以薦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北征以功陞都指揮同知敗賊於駱駝山三年巡邊至本納荒泥復力戰擒賊把台等六人論功賚白金綵幣游擊將軍陳友率師襲阿頁哈獲賊四百餘人馬牛駝萬計興首功最陞都指揮使尋守備廣武景泰初充左參將鎮守寧夏西路修城繕堡撫士卒爲戰守計天順元年四月賊犯洛陽川營於羚羊角屯勢銳甚總兵官張泰檄興率師禦之於河不得渡乃陽循故道北歸而伏兵於堡左右或前或卻以誘我師興率銳卒千餘人□□□至洛陽川伏發賊揮衆逆戰興前後受敵遂□□□矢所中裹創血戰以死事聞遣官諭祭子泰□□指揮僉事以興歿王事特授輩昌衛指揮使興老將習兵大小數百戰未嘗衂至是孤軍出河外捄援不至爲敵所誘邊人哀之

都指揮同知韓青

韓青全椒人祖春從太宗渡江官副千戶父貴襲守北平取懷來雄縣大戰鄭村壩白溝河及破九門皆有功歷都指揮同知小河之戰死於難時青尚幼叔友襲指揮使既長乃還其官青英勇善騎射文皇征迤北命率邏騎爲前鋒遇賊天城陽和帥勁卒襲擊之宣德元年從討漢庶人明年征甘延羌爲裨將師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操持清慎門無私謁暇□□賢士大夫講究今古及將鑑武經諸書嘗駐□□□督江淮漕運陞都指揮同知正統十四年秋□□□狩景帝立凡邊關要地

悉遣重臣戍之守紫□□□察使曹泰言賊入易州淶水剽掠出境官軍□□□者況紫荆實京師西北咽喉雖遣兵戍守而都□□左能棄城遁倘復入寇何以制之請擇智勇武臣統師備禦乃命青往鎮而以都御史孫祥監其軍時國兵新敗人心洶洶無固志關又曠遠多歧路青倉卒受命守備單弱雖奏請益兵五千人至者才什之一十月也先擁上皇至大同不得入遂疾趨紫荆青與孫祥出兵禦之凡四晝夜叛監喜寧導也先分兵接戰而以精騎從他道入關遂破士卒潰散青揮旗招之得騎百餘激以忠義衆聞之感泣乃從騎突出與賊戰於升見灣殺數十人已悉衆至青被創復爲流矢所中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招青降青大罵曰我奉天子命守關肯背忠義狗汝乎乃□□自剄孫祥亦戰死賊遂長驅犯京師凡旬有□□□出關西去賊退之三日得青屍身無完膚見者□□掩泣景泰元年論關門失守逮按察使曹泰□□□死事加三級賜祭于承嗣幼命給廩贍其家□□□青友都指揮李文葬之歷山下

明史分稿殘編卷下

翰林院編修方象瑛著

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眞定人少英挺五歲能詠詩輙請即日就傅父詒之曰今破日不佳也夢龍應聲曰以破吾愚不亦佳乎父大奇之弱冠舉於鄉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當授編修大名人晁東吳者善病憚外補例又不得並留夢龍慨然讓之曰狄懷英柳柳州豈異人耶出為兵科給事中歷戶吏科左右都給事彈劾無所避忌尚書李默再起為吏部夢龍劾默

剛褊貪污以名器為罔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又劾罷吏部尚書吳鵬戎政兵部侍郎殷學及延綏巡撫董威貴州巡撫高翀湖廣巡撫陳仕賢等查理甘延洮岷邊儲論劾原任都御史王輪蘭州管糧郎中陳燦各貪冒不職罷之四十年考察復糾拾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刑部右侍郎何遷總漕都御史胡植等一時服其敢言時帝齋居西宮學士袁煒以草青詞稱上意將大用之夢龍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汚隆古人或求之夢卜或決之人情我朝亦有非講讀史職得典機務者請勑廷臣公舉學術純正名德宿望不宜輕用俾聖治不

光帝覽奏以為窺測怒甚大學士徐階從容論救乃奪俸半年而煒卒入相四十一年陞順天府丞明年出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決沛縣總河尚書朱衡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與工卒共勞苦河上大疫醵金救療全活數萬人陞陝西關內道參政防秋花馬池鐵柱泉諸隘上書大司馬霍冀條畫五難皆切實可行以新河功陞俸二級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遼東饑遼人避役竄登萊島中者數千以魚為生海濱人及徼卒或憑陵之至相仇殺始出沒抄掠更數撫莫能定夢龍親歷諸

島上招安三策八事得旨允行東土遂安是歲秋河決宿遷口覆運船八百艘蕩糧二十餘萬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悉心條畫具疏畧曰自古建都一切轉運莫不因形勢以制便宜我成祖定鼎燕京轉運大計一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樂十年後平江伯陳瑄開江浦尚書宋禮開會通河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會通借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海運也弘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於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講求

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直沽處處踏看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利間遇滯塞皆以海運爲請竟未力行正德嘉靖間河患益劇每當濬塞工費不貲上下窘急三省丁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露經年疾病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數聚久勞怨生啟釁干和所關不細去歲邳河陡塞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算太倉空虛咽喉梗阻中外危之皇上命臣等計處膠河期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社稷大計孰先於此臣等勘得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民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

有島人商賈出入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餘里風便兩旬可達每歲五月以前風順而柔較之六月後更爲便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委官通踏訪問沿海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濱道未通今二十年來土人淮人島人市販魚鰕苓豆往來不絕其道遂通未見險阻臣等早夜思維大海風波誰則不知然海而多濱猶陸地多歧海人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峭上人烟舉目可望若船非乾朽行

遵古後自無他虞較元人殷明略踏出之道尤屬穩捷是即丘濬所稱傍海通運也請及今日以河道爲正運益加綜理以海爲備運兼爲規復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至河道大工可安心濬築以垂經久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眞四海上游形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於國計兼有裨於地方疏入戶部覆奏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

請令漕司量撥近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發節省銀萬五千兩淮揚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爲海舟水手之費從之遷右副都御史改撫河南兩河盜賊充斥所司以獲盜爲功夢龍曰俟盜起獲之爲害大矣法當使無盜畫九議行之盜悉平神宗初即位張居正當國以夢龍爲能召爲戶部右侍郎遼東王杲之捷帝御午門獻俘改夢龍兵部右侍郎賜麒麟服持節賞賚有功將士事竣勒石醫無閭紀上威德而還丁繼母憂服闋起兵部右侍郎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當是時速把亥科合土蠻等屢舉入寇炒蠻又伺間闌入

夢龍至鎮間其民疾苦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堡慎擇將
領以忠勇勸爲駁最大帥戚繼光李成梁皆宿將有功
自無文法吏獨就夢龍約束夢龍亦推誠任之諸將稟
受成算有功輙推美將士衆益心服萬曆六年土蠻二
萬餘騎犯東昌堡夢龍檄成梁及遊擊秦得倚等擊敗
之斬其渠九人首八百八十四級告廟宣捷十月復寇
寧前夢龍親帥師東以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
援分遣參將許如繼楊栗等截擊戚繼光移駐一片石
邀之賊無所掠引去明年趙銷羅骨王兀堂等復糾衆
從永奠堡入夢龍謂諸將曰不大創彼將深入成梁迎

擊之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斬級七百五十有
奇搗其巢殲渠魁八人俘百六十人他如丁字泊長定
堡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
大捷凡九前後上首功至三千四百九十一級馬三千
五百九十五匹橐駝九十一隻軍資甲仗無算帝屢賜
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墻功加
太子少保賜金幣暨飛魚坐蟒再蔭子至錦衣衞千戶
世襲賜予便蕃使命絡繹近代邊臣未有也召入掌部
事疏陳軍政利弊四事浙江羅木營兵變居正擬簡巡
撫往治之難其人夢龍請用右侍郎張佳胤卒平其亂

明初戰馬官牧承平日久散養於直隸各省課駒起俵
大爲民害夢龍請盡變種馬稍徵銀價以蘇民困人至
今德之其他上言要皆商人便宜凡關大利病悉編入
會典著爲令改吏部尚書大計覈吏有所善求爲山東
巡撫夢龍薦曰此何事可私干耶其人慙恚去在吏部
僅三月所獎拔楊俊民舒應龍鍾羽正葉夢熊顧憲成
馮時可輩皆爲名臣嘗語人曰居官無他長惟不敢深
刻以效時趨不敢脂韋以乖法守其大概可知已居正
既歿言者指擿無虛日繼當國者素不善夢龍會御史
江東之疏論錦衣徐爵奸狀詞連夢龍上疏乞骸骨三

上始得請家居十九年卒年七十有六巡撫汪應蛟巡
按御史楊宏科爲請卹典大學士沈鯉以爲宜予會給
事中錢夢皐疏論鯉因及夢龍事遂寢天啟初趙南星
爲吏部言於朝謂夢龍功績彰彰在人耳目徒以居正
所取士躭延至今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多事求一
籌邊任事之臣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裔賓
服謂非其時仗鉞諸臣藎忠宣力之效不可也疏上詔
贈少保予祭十壇崇禎末追謚貞敏

禮部尚書徐學謨

徐學謨字叔成嘉定人初名學詩字子言嘉靖二十九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刑部郎中徐學詩劾奏嚴嵩罪狀帝大怒下鎭撫司考訊學謨以同姓名慮及禍上疏請改今名董築都城外七堡以事樸仇鸞用事吏鸞嗾之工竣抑不敘明年改吏部稽勳司主事題管文淵閣制勑丁內艱起補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世宗齋西宮禮官祗供祀事遇慶典或非時詔諭郎吏奏草立趣辦多以不稱蒙譴獨學謨文詞典雅捷給尚書吳山倚之如左右手會帝降諸司當陪祀

吏部侍郎馮天馭以疾辭學謨執不可而尚書吳鵬與山有郄遂出爲荆州知府山欲抗章留學謨止之時荆州大水乘城七晝夜遣吏卒操舟往來拯護增築潰隄自枝江至監利凡七百餘里興山高雞寨界連三郡賊憑險出沒令受賄不以聞學謨言於巡按御史唐繼祿假他事逐令因發旁縣兵擊之禽杜景庫等二十餘人餘賊走入寨學謨遣降者趙伏能等授密策擒其魁許賊悉平時景恭王之國德安巡撫張雨盛供帳輿馬又發丁夫修治府第學謨曰興巴之民裹糧至武昌蓋千餘里矣請計工出值荆人便之會王以國小多請膏腴

地益封部議下撫按勘給於是各藩府沙洲河泊及民間塗蕩悉圍致之荆州城北曰沙市當川蜀咽喉商民輳聚王府人利之顧獨不在奏中至是緣部疏冀入還承奉正瑞來徵地民閧洶洶逃匿强梁少年至揭竿欲殺瑞學謨亟下令戒毋恐瑞至左右露刃環立學謨亦盛騶從見之竟坐語不及沙市學謨度不可倉卒巡撫趙應奎者趙人與瑞同鄉里召計之使言守疆直沙市必不可奪狀瑞稍沮明日學謨置酒仲宣樓從容言沙市固王土天子不卽賜王而令有司勘給則有司事也祖制親藩不許侵民業卽有請亦閒田遺利未有藉民

居以肥王國者夫荆州獨倚沙市無沙市是無荆矣安用太守爲反復數千言且微及竄奏事瑞不能奪乃許輸租五百金報如議閒道走白巡撫時景府人訛傳帝寢疾行且召王入巡撫方廉謂學謨曰吾與若當連械走耳已詗知無異議乃大慚仍判予租二千金學謨還荆人讙呼稱沙市爲徐市其明年瑞倍約復遣人徵圖册學謨不肯且報書曰德安非天府安用民數王大怒奏學謨等抗藐無人臣禮有旨行撫按逮問學謨赴武昌當對民遮道慟哭車擁不得前郡人罷市者數日新撫徐南金欲罪之御史繼祿持不可沙市竟從前議學

謨得罷歸隆慶元年起知南陽府明年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守襄陽遼王憲㸅獄起遣侍郎洪朝選即訊學謨獨言王不反與同事施篤臣議不合調南贛兵備篤臣復嗾御史雷稽古劾學謨守荆州狀荆人聞之訴於朝萬曆元年補江西參政遷湖廣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遂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學謨自爲荆州仕楚最久大學士張居正以沙市隱益相親厚召入爲刑部左右侍郎未幾超拜禮部尚書故事自成弘後禮部尚書非詞林不得拜嘉靖初席書以言大禮由他曹特遷言路猶交章論劾至是遂無一人言者學謨既

通敏又嘗爲禮部郎明習掌故自以外僚蒙特擢益盡心職掌再酌定宗藩事例題革衍聖公女樂請卹把漢那吉之死皆持大體人亦以是稱之初奉命擇壽宮學謨薦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議梁子琦僉事胡宥善形家言已從道基議卜吉大峪山子琦恥其言不用上疏極論學謨爲荆州時與居正深相結欺藐景王復躐升巡撫居正毋死身著素服曲爲經理今又與申時行姻連附勢黨比蔑朝廷大典給事中鄒元標復論之學謨力辭求去後以原官致仕家居十年卒

禮部尚書諡文簡翁正春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舉萬曆七年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循例署龍溪教諭二十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奉使冊封周藩歷中允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三十八年升禮部左侍郎充日講官尋署部事時神宗高居大內大僚多不點用羣臣疏請考選起廢凡數百上皆不報會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正春上言日者衆陽之宗本不宜蝕況仲冬律中黃鍾於卦爲復乃陰極陽生之候有此虧蝕其變尤甚臣上下萬曆三十年來入歲之間日食者三前兩歲爲四月朔是純陽之月也今歲

爲十一月朔是又陽生之月也夫以純陽而蝕則陽既受侵以陽生而蝕則陽益寢弱豈非陽德寶虧故上天垂象於陰陽消長之際乎君德象日宜照臨不宜藏閉宜發揚煦育不宜收斂摧折皇上自萬曆二十年後財貨日斂聚人材日剝落旨意日留中至今已極矣一切請補大僚催考選起廢棄皆不省而橫征逮繫者終不止致黃扉紫閣寥寥孤曜六卿九列三五晨星詞闈徒號天聽愈遠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氣而冰凝之象獨堅夫日之食與更只在一時皇上之寢興行亦只在一念誠驚於天變之不可不畏而翻然轉移舉從前缺失

立見施行將日中之治行天變可挽回矣不報又言欽天監奏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未時正一刻初虧申時初三刻夫一刻日食而遲至未三刻何差也曆法果按成法而差當如前代歲差之法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官生輩於理數未精妄望脗合又如華湘所言於冬至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分秒日紀月晝于次年冬至考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侯計都之屬一一驗實則於成法果合果離當修改與否始爲可信至日食多寡

又當講里差之法蓋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相距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一并考究庶曆法不差宜訪求精通曆學之人如原任按察使邢雲鷺兵部郎中范守己照先年給事中樂濩例改授京堂又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原任工部員外李之藻皆精曆數又大西洋歸化之龐迪莪能三拔等有推本國曆法測驗推步足備采用請令光啟對譯與雲鷺等參討修復然曆法疎密莫顯於交食眞僞莫逃於測驗觀象臺年久滲漏地勢失平儀器欹斜與天度不合宜及時修造并擇天文生陰陽人等疏入亦留中

三十九年八月萬壽節做古人金鑑錄之意獻萬壽八箴請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寮寶賢謹財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用然心善之王恭妃之薨也久停不擇地正春力請之乃命偕中貴人往旣得吉矣中貴有所附以地廣費繁難之正春正色曰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詎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初代王無嫡子御人裴生鼎渭已奏立爲嗣已妾張氏有寵進次妃生鼎莎復援宗藩要例請改正李廷機爲禮部主鼎莎謂裴未經奉選渭不當立也至是王老兩子爭襲廷議以鼎渭長宜立下禮部正春曰均庶立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

有兄弟無父子矣請以爵予長子之子而以前所立者爲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父子之恩亦不至掃地識者韙之然鼎渭竟得立正春言不盡行也時倭亂未息琉球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折於倭今使臣多倭人物雜倭器其心巧譎絕之便卽不然亦宜詔福建撫臣按驗量留士物以見恭順使臣如例給賞不必入朝帝是之當是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福王之國無期瑞王婚禮亦久不舉廷臣章滿公車總不得命正春以職掌所關屢疏上請至引天時祖制人情反復入告至是復進上三疏其請開講曰東宮輟講日久控陳懇切槩置

不問意隔御日久靜攝多年視天下事無一足爲吾急者遂并大本之地子孫之計而亦緩之乎其何以對列聖慰四海民臣且天下亦多事矣元日風二日火宮府金鶩之形朝紳水火之象閭閻困敝內外交訌是尙可泄泄從事乎夫皇上四十年金甌不宜學倦於勤而東宮之爲人子可知皇元孫九齡岐嶷將蒙養其正而東宮之爲人父可知陛下聰明天縱奈何於目前大事遲疑如此請之國曰藩封一事中外竭蹶以待乃吉期至今未定夫親王典禮有先時而備者有臨時而催者督之早民不能堪督之遲又恐一時貽誤今之國無期百司何以爲準青陽啟運出鎮雄藩誠普天大慶也請婚禮曰高皇帝詔民男十六以上女十四以上許及時婚配況帝子天孫顧乃眄穠李於深宮嗟摽梅於邃閣盛事猶未舉哉三陽初肇宜亟舉行上承聖母歡心下衍宗支大慶倘仍逾時不舉是國家爲慾聽臣子爲溺職臣所大懼也皆不報四十年八月順天府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搜中落卷童學賢等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糾孫居相復發科揚積弊追論庚戌湯賓尹韓敬等正春議覆學賢黜革之麟降閒散官而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謂正春不參論主考爲猶私於是考官郭淐朱延禧

各疏引罪正春議分別罰治未上給事中孫振基欲并議庚戌事遂疏論正春及吏部尙書趙煥等正春言賓尹庚戌事與臣今日先後不同時鄉會不同事臣安敢於詔旨外擅議請終養回籍有旨一併議奏詩教復參正春支吾首鼠正春具辨益求去大學士葉向高言年來禮部事最繁正春止一人獨任言者猶未相亮益見大臣任事之難得旨慰論正春疏謝條揚弊八議四十一年再知貢舉四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故以母老再疏請假歸養許之天啟元年起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四年都御史楊漣疏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舉朝交章攻之正春亦上疏論劾有旨以沽直不諳切責遂抗章乞歸明年御史陳朝輔希忠賢意參正春年踰七十母近百齡猶夜行不休袁鯨復論之時正春已罷歸久矣又明年母夫人百歲正春率子孫爲壽鄉閭榮之九月以勞疾卒崇禎初諡文僖正春在禮部最久職舉政修爲人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宮又有五色雲之異遂魁天下有明三百年開職官領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諭而正春鄉試居榜末爲尤奇云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襄趙炳然

趙炳然字子晦劒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知縣行取授貴州道御史與給事中李文進查覈宣大山西兵餉疏參侵冒督府樊繼祖等十三人監司楊銳等百二十八人詔罷繼祖官銳等降謫有差明年巡按浙江時兩浙新被倭患復疏列失事文武諸臣罪因言沿海石墩諸處久為賊據特請恩䘏奏改領兵僉事羅拱辰駐紹興適中為聲援悉從之陞大理寺丞歷右少卿巡撫湖廣內艱服闋改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四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時浙閩總督胡宗憲有擒倭功頗

川奢侈失士民心至是逮詔獄帝諭大學士徐階議罷總督階言寇亂已平正資綏輯止設巡撫便乃命炳然炳然既以廉平著浙中民聞之吏讙呼踊躍至則躬行節儉與民休息罷諸浮淫凡政令不便民者立改之汰冗食減餉額立哨道造喇唬兵船又條列海防八事悉中機宜會有詔調浙兵勦賊福建炳然復上言各省募兵皆浙之義烏人夫福建所以致變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所由來漸矣治盜之策不得不募兵然必多方撫戢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今又驅浙之兵以赴閩之急竊懼人浙之為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各相聯屬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鄰省毋泥一方以釀禍本疏入皆報可六月福建餘倭流入浙東慶元諸縣炳然檄將士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皆敗之斬首數百級新倭百餘亦犯石坪乘勝追擊復殲之帝以炳然督勦一月兩捷特賜金幣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先是浙兵未練調集客兵勦賊業恃功驕恣又不立營舍以安戢之往往寄寓僧寺或散處民間出入無稽去為姦盜炳然深知其害創羅木營舊址建營房五百餘間分處各兵稽其出入犯者按誅如律兵乃戢浙

人感其德貌像營中祀之明年給事中辛自修劾罷協理都御史李燧請別舉知兵者代之廷推炳然乃召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又明年河東卒叛出總督宣大軍務首劾大同總兵姜應熊下總督論治復條列兵務修城儲蓄選戰兵給馬匹等凡七事四十五年以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孤懸口外請增設參將一員與天城參將分地戍守因薦原任副總兵麻祿及應州守備張剛充軍聽用官劉潭可任詔悉從之時套眾千餘騎犯宣府炳然檄總兵馬芳等追襲斬三十六級又遣把總解生參將補于漢逆戰于右衛之丁寧水峪口諸處斬首十

八級論功賚金幣有差十月復入爲兵部尚書理部事加太子少保隆慶元年以病乞休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襄炳然歷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其立身服官以誠爲本天下稱正人端士焉

兵部尚書霍冀

霍冀字堯封山西孝義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授永平府推官行取廣西道御史清軍兩浙以南北燥濕異宜遠戍困苦疏請附近補伍毋拘故籍著爲令再按河南大盜師尚詔等作亂巡撫謝存儒以遷秩去新撫楊宜未至冀檄將吏乘其未定擊走之因劾存儒養亂及歸德知府尹一仁等罷其官陞大理寺丞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疏言俺答久牧西海套衆盤踞賀蘭勢且狂逞而副總兵吳徵調援莊涼河西單弱請調還總兵姜應熊仍發客兵家丁伺警截殺其入衛游兵及時輪番以均勞逸又請如延綏例修築邊牆四百八十九里督造器械旗幟矢石之屬以資戰守從之明年都勑兒台吉等寇河東將趨靈州冀檄總兵趙應率師禦之斬首六十二級會三輔饑改冀保定巡撫提督紫荊諸關首請發帑賑濟河間瀋陽大同直定等州縣及保定各衛軍民申飭武備嚴州縣衛所捕盜例凡文武同涖一城遇失事衛所巡捕官坐守備不設罪府州縣官罷職其無衛所郡邑則以衛所官罪罪守令初師尚詔之亂創此例河南得無盜患至是冀請通行各省報可召入爲僉都御史四十一年薊昌宣大諸都皆缺餉常

欲懲辟源命遣大臣往案之戶部左侍郎劉大賓右侍郎趙貞吉皆不欲行廷議屬倉場侍郎林應亮吏部言應亮謹愨有餘總理不足請改命練達勤敏者代之于是進冀戶部左侍郎總理糧餉已而給事中張益言叚餉戶部責也廷臣舍大賓貞吉不推而以冀往必二臣才識不逮竟罷大賓貞吉冀徧歷諸鎮條上虛耗冒支等七事又言薊鎮主兵七萬今已十五萬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密雲主兵二萬今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今且二十三萬其他冗費雖不盡無而增兵之耗十居八九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誠務本善後

良法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宜責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宜責巡按屯種子粒責屯田御史各給新勅重其事權從之還朝再疏辭兼官明年以給事中沈涫等糾拾調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兵部復以戶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漕河決總河尙書朱衡大發卒修築冀以東省民苦徵調檄郡邑計丁輸銀傭近河居民應役公私便之四十五年陞刑部左侍郎時套眾寇延綏固原總督陳其學坐奪職乃復以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冀至鎮首詢諸死事者卹其孥汰不職將吏簡武勇以代之募丁壯補車騎

繕城勵兵大出塞搗巢延綏寧夏各斬首數百級隆慶元年入爲兵部尙書冀久歷節鎮旣總樞務天下士馬强弱邊塞要害及將師材勇高下無不周知會趙貞吉入閣建議更定營制冀持不可下廷臣雜議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議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印而仍用三大營給事中魏體明御史尙得恒等各疏言强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深然之乃上議曰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權不偏於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

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祖宗舊制正當欽承無替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此皆探本之論臣愚竊謂仍舊便帝從冀議先是冀總理邊餉時貞吉爲言官論罷至是議營制復不合會給事中楊鎔疏論冀鎔故貞吉鄉人疑貞吉嗾之上疏曰臣以無狀忤大學士貞吉積憾於臣當嘉靖四十年議歲出入戶部侍郎一人駐薊總理時貞吉爲右侍郎當行執不肯往眾乃舍貞吉以臨事避難被劾去疑臣使之其憾臣一也去年上采輔臣張居正議將行大閱貞吉乃倡言挾三輔臣止之

臣與之異議其憾臣二也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寶川世威及趙岢等輕重任意以臣等不能阿從其憾臣三也貞吉欲更營制臣謂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廷臣集議皆知臣言其憾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兩全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且言冀自知贓私狼藉不爲清議所容欲俾臣與之同去彼得借以自解請將鎔奏付法司嚴訊有無無則罪言官以謝冀有則重冀之罪於是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稱簠簋不飭之義且尚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非事理請罷冀而戒貞吉貞吉再求退不允冀得旨閒住萬曆初言者屢薦以疾不果起三年卒命復其官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諡襄毅王崇古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安慶知府改汝寧師尚詔作亂設策剿捕戮其魁數十人三十四年陞按察司副使備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設崇古上海防議從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擊倭於柘林大破之又與總兵俞大猷出海洋斬倭二百餘級尋改鄜延兵備歷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套衆寇清水營檄總兵吳鼎擊走之招降卜兒丈土忽赤等三百餘人已復寇榆林潰瓦渣梁崇古率師親援前後獲首二百五十四級馬橐駝牛羊等三千七百七十有奇穆宗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其年冬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四鎮爲西北藩籬迫近河套不大創無以威敵條列延寧利病八事二歲中凡三薄塞崇古遣大將趙岢董一奎雷龍等堵擊追奔出長城二百餘里至白城子擣其巢斬首七百六十軍貲甲仗無算論功晉右都御史四年改宣大山西總督方是時崇古威名著西北而諳俺答封貢事功尤鉅俺答者小王子賽那郎子也最強盛與兄吉囊等數擾邊嘗兩犯入畿甸京師戒嚴至是復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縱

掠麥文諸縣二十餘日乃去中國叛人趙全等實誘導之全山西人與妖人呂明鎮丘富等皆以白蓮術謀不軌事覺明鎮伏誅全等叛歸俺答居古豐州地屋居佃作名曰板升招集亡命百戶張彥文等復歸之衆至數萬人全等尊俺答爲帝俺答亦貴幸之榜所居爲開化府數偕入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人苦之朝論深以板升爲憂募得全者官都指揮賞千金久之竟不能得俺答子七人皆驍悍善戰其季子鐵背台吉早死有子曰把漢那吉鞠於俺答妻一剋哈屯哈屯愛之使僕阿力哥妻乳焉那吉長多智有曰瑞娶瑎比吉女爲

婦不相能復爲聘兔撦的金之女未娶俺答長女啞不害者生女三娘子貌艷麗受襖兒都司聘俺答通焉旣生子遂奪取之襖兒悉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兔撦的金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予人吾不能爲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等十人叩關請降大同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崇古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也豐館餼餙輿馬厚款之畫三策上聞大畧言尊顯之以示俺答因與爲市令縶送降人保塞奉約束彼即不急因亦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子黃台吉勢不能有其

衆而吾以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俱存之弗媾則助以兵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疏上巡按饒仁侃武尚賢等皆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至引宋郭藥師張㲄事爲喻朝議紛紛不能決高拱爲相力主崇古議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宴賞供帳甚厚俺答既失那吉計中國必且甘心之其妻一剋哈屯朝夕泣且詈俺答悔之乃召趙全等計擁衆數萬薄大同崇古命總兵馬芳趙岢嚴兵待俺答不敢進因遣百戶鮑崇德諭意俺答見崇德氣張甚曰吾自用兵來不知殺

多少總兵矣崇德徐進曰多少總兵殺之可盡乎中國若殺汝孫雖再得矣今汝孫予官職收養即欲歸之當乞恩懇請何持兵深入掠取是速其亡也俺答聞頗頷之乃留崇德別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衣金緋與諸將會獵郊原洋洋無歸意騎還報俺答大喜會冬寒草枯駝馬僵死衆怨詈趙全等於是崇德再入營說俺答縛獻叛人可得愛孫俺答知衆心怨欲從崇德言猶豫不忍一剋哈屯力促之乃夜召全計事即帳中禽全及李自馨等八人送中國奉文稱臣并請封貢至雲石堡待命崇古受其獻厚遣那吉那吉戀戀不欲去崇古諭以朝

廷慰諭許奉表通貢不絕瀕行復加宴賚那吉感泣誓
不敢貳中國乃擕其妻歸留阿力哥及俺答使爲質崇
古既獲叛人趙全等悉檻送京師帝告廟獻俘磔於市
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賜蟒衣白金蔭
一子錦衣千戶拱逵時等陞賞有差那吉歸見哈屯諸
部落皆賀俺答亦感天朝恩遇遣使謝且乞表式請封
崇古度老把都等未與盟恐有詐不許老把都兒昆都
力哈者皆俺答弟而吉能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
其親支屬也俺答於諸部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
附始許假王封官諸部長比三衛五年春俺答與老把

都等遣使十八人持番文納款下兵部議部以馬市先
帝明禁慮要索無已議勿許崇古上言今日之事不當
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答犯薊鎭執馬房內臣楊淮等
脅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出塞無功潛
以金幣媚之請許開市以逭己罪當是時開市非其本
心故旋踵敗盟先帝震怒始寘於辟嚴爲之禁今情事
實與昔殊俺答連歲入犯固多殺掠而亾失亦畧相當
屬者感天朝歸孫之恩旣獻俘闕下復約其弟姪誓不
犯邊又非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聞彼欲
圖入剌鐵食西番慮我議其後故堅意內附其情可信

且其請市非復請馬市也但許貢後貿易如遼東開原
廣寧互市之規此國家常典非昔馬市比況昨歲秋防
告警畿輔震驚至倡爲運甎聚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爲
敵笑今納款內附乃必責久要守尺寸以幸百年無事
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則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卽俺答
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部於目前而
不能制於身後也夫拒之甚易數言可決度必忿忿去
卽以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窺薊遼吉能
子弟必爲洮岷患若允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卽可乘
時修備設若背盟以數年畜養之力從事戰守不猶愈

於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歷指國朝外裔封王亦
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故事故臣以爲許封貢
便因條列八事詔廷臣雜議互有異同定國公徐文璧
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謂可許英國公張溶戶
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爲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
五人謂封貢便互市不便惟僉都御史李棠極言宜許
狀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裁條數事依違上請會文華
殿日講帝以問內閣拱具言外示羈縻內修戰備之意
帝意乃決下其事悉從崇古議封俺答王爵子孫分別
授官許貢市俺答聞之喜復捕獻板升餘黨趙宗山等

數十人械至京悉誅之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疋遂遣使册封爲順義王賜所居城名歸化寺曰弘慈昆都力哈黃台吉等各授都督同知指揮千百戶等官三娘子封忠順夫人崇古既竣封事乃酌議入貢道路定貢期限馬數與譯使進止之所又議市場大同于右衛威魯堡宣府萬全右衛山西水泉營歲剋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硝黃銅鐵軍器各有禁入市毋弓矢甲胄與邊民相貿易異時燒荒搗巢賸政悉免夏躬詔弘賜堡宜上威德諸部羅拜謝貢馬五百匹以爲常歲公私市馬巍羊牛凡十數萬其陝西馬附宣大人貢互市與宣

大準事竣無敢譁者晉崇古太子太保五年崇古復爲俺答乞陳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貢使人京比三衛三請給鐵鍋四請撫賞所部窮丁聽不時小市疏奏給事中梁問孟言鍋可市撫賞不宜輕許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可於是兵部覆奏貢使至光祿官就邊給賞總兵陪宴廣潞二鍋均犯禁以銅鍋代之其撫賞親屬窮丁不可久請勅崇古審定惟王印如議鑄給詔從之賜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申飭邊臣益嚴武備蓋自是邊鄙不驚奸民知諸番不可恃亦無復逋逃矣萬曆元年召入協理京營戎政兵科給事中

蔡汝賢言崇古始議通貢二三年來無西陲之憂其功誠偉顧敵情難測邊方未固始終籌畫正資崇古乃忽推與京營夫循資可馭常材非所以待豪傑遷陟止酬年勤非所以振事功崇古久與俺答處信義相孚威望素服無故驟易能保俺答不疑或新任稍生事端尤足深慮如憫其勞苦則璽書金幣世蔭崇階皆足酬勞何必假京營爲報御史周詠亦言之帝詔體念邊臣不欲盡其力仍召崇古入以方逢時代之十月兵科給事中劉鉉劾崇古媚敵欺君復賄圖內補有詔詰崇古五千金寶據鉉不能指帝責鉉輕信污人名節令崇古遵新

命供職崇古疏辨復慰答之明年加少保三年改刑部尚書以病乞休不允五年遷兵部尚書時俺答欲西行求佛請見三鎭邊官并議甘肅西寧茶馬事下兵部崇古言前者俺答致書詶其姪孫在河套連攻切盡台吉不得志冀俺答西援復讐臣以俺答老報書止之今俺答書來謝臣固知西行非俺答意也且督臣奏俺答忠順宜勅各鎭隨宜撫防俾駐牧者毋疑懼遠行勿致煩擾果志在搶番亦須密諭番族以示恩信從之於是南京御史陳堂以昔年貢市及順義王西行劾崇古狥敵弛防給事中彭應時劉鉉復連章論劾崇古上疏求罷

幷陳款貢始末畧言皇祖御大位四十五年邊患無歲無之將士苦於征戰內帑匱於軍需庚戌之秋京師震驚增兵增餉萬姓疲勞先皇隆慶三年再犯應州宣大告急以臣爲總督適大同巡撫方逢時揭報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妻孥來降臣會議上聞首陳遣降媾逆之畧繼言戰守備禦之方蒙先皇納輔臣之謀嘉那吉來歸授以官爵臣搆獲叛人遣還那吉俺答乃感恩求貢招集各部誓不相犯臣條上貢市八事以封貢爲權以修防爲經廷議至再輔臣又於講筵面奉諭旨是雖當日邊臣措注之勞實由先皇獨斷輔臣遠畧臣不過奉揚

而規畫耳經今七載節餉奚啻百萬保全軍民不可勝紀開墾屯田遠至塞外修築邊城墩堡各數百里往者各邊斗米二三錢今則僅值錢許屯種畫完鹽糧漸減視嘉靖末年隆慶初載安危逈異而鉉等乃謂貢不足恃敵情不可測以安爲危以功爲罪臣去留何足惜恐邊臣轉相顧慮坐失向化之心不至大壞邊事貽憂君父不止乞勅廷臣査核以明國是臣死無憾帝降旨慰勞謂連年款貢誠諸邊閫寧謐卿之勞績朕所素知不必因言求去已而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復連章詆之崇古再上疏乞歸乃命致仕十年俺答卒子黃台吉襲黃台吉卒子撦力克襲以三封告成敘崇古首事功予錦衣世職有司以禮存問踰年卒贈太保謚襄毅孫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天啓中歷官兵部侍郎三邊總督崇古歷仕三朝因敵制變操縱悉中機宜封貢之初廷議紛錯甚且緣舊事動搖上心崇古聞之歎曰吾即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顧如國事何劃然決策無復疑避當時謂崇古善謀拱善斷二十餘年邊土靖安二人之力也

少保兵部尚書方逢時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與王崇古同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調寧津已復補曲周皆以廉幹稱三十二年陞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為寧國知府四十一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惠潮時山寇花腰蜂伍端松坑賊溫七暨葉丹樓輩各擁衆數萬連結海倭縱橫出沒有司屢撫屢叛積數十年莫能定逢時至毅然以平賊自任會端攻塗村掠刻字陂朱佛嶺遂至平山驛去惠州四十里逢時集兵討之郡縣吏以賊受撫持不可逢時曰賊以撫誤我我又以撫自誤夫賊之得我虛

實者居人為之接濟也無知之民與賊瀰見官兵不討又從而撫之若奉驕子亦何憚而不為賊分布游徼禽賊諜十數人悉置之法端始懼復就郡縣求撫會徵兵拒倭潮州逢時檄端使立功自效端佯應諾而倭衆萬餘自潮州至海豐端黨徐某與端部率三百人投倭中端聞飾美女名馬金幣結倭約合兵入寇逢時偵知之密為檄三道移各鎮巡具進兵月日道路并遣新降伍端溫七為前鋒徐某為內應及美女銀馬餌倭狀遣卒持經倭營倭逐得之乃大驚夜召降者二百人悉殺之徙營去逢時既以計退倭遂分道攻白馬窯破其三巢

端等皆就禽斬首千三百餘級葉丹樓者名茂長樂人與伍端等同為盜已相讎殺流劫長樂龍川間衆至萬人逢時既討伍端端遣人求援於茂未至聞端敗返走長樂薄通衢驛逢時遣經歷郭文通出不意斬賊七十餘人茂走乞降逢時計茂強盛無巢居急之且流劫乃聽撫使居縣之横陂亾何海上兵亂新倭更大至茂乘亂復叛去逢時言於總督吳桂芳請先平倭徐討山賊桂芳然之遣王詔門崇文將狼兵三萬遇倭於海豐敗走之逢時謂桂芳曰茂既撫復叛法宜討顧兵力不服耳今乘勝掩擊一勞永逸之計也且賊僞受撫非眞心

向化失今不剿後且難制請假精卒二萬五千人期一月為公討平之於是留王詔郭文通屬逢時自將逢時檄茂曰督府以餘倭在潮陽遣兵從長樂要擊汝既就撫當署汝為前鋒茂得檄不敢信遣親信十七人來謁逢時曰知茂能辨賊所以檄諭者慮兵經汝巢或驚懼耳汝歸告茂亟殺賊自效毋恐十七人者乃大喜乞一官入巢塡撫逢時曰善顧誰可皆曰無若郭經歷逢時曰更善乃召文通以兵千人往復諭茂選勁兵大軍至即行毋自誤乃夜整兵王詔將之疾趨抵横陂既陳茂大驚曰官軍乃征我也麾衆戰文通兵從中出內外夾

擊斬首五百餘級茂走南嶺分兵扼其要衝賊衆乏食內潰禽茂以降前後斬獲千八百有奇招降三千餘人惠潮賊悉平隆慶二年陞山西日北道參議明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十日移鎮大同時大同獨當俺答部落十餘萬馬四倍之叛人趙全張彥文等居板升數導爲邊患懸賞購募終莫能得逢時抵鎮値俺答犯威遠堡將窺老營逢時曰是乘我初至無備耳遣總兵馬芳馳駐威遠郭虎援老營而總督陳其學移駐高山城爲二帥聲援自以步兵繼進俺答至諸將皆堅壁不可攻芳邀擊之斬首十六級始引衆西去留孫把漢那

吉居守那吉以俺答奪其妻大恚恨其僕阿力哥勸之來降九月叩威遠堡參將劉廷玉譯得實以告逢時逢時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那吉至鎮城逢時陳兵召見盛興馬豐館餼與總督王崇古畫三策上聞語具崇古傳中方那吉之來降也俺答擁衆大索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應之會俺答部目五奴柱者適來崇德諭之曰那吉慕義來降非我誘引蓋天意也汝欲求其生當納款哀祈若以兵是速之也五奴柱然之以告俺答邀崇德至營說以執獻叛人當歸而孫五奴柱等故不喜趙全力慫恿俺答心動遣

火力赤十六等以書報逢時逢時諭之如崇德言先是逢時刻木塞上許板升叛人自贖全與李自馨投密書言悔罪思歸請如約逢時受而藏之至是全導俺答悉衆內寇可得那吉諸部皆不欲俺答獨信之調其子黃台吉以二萬騎入弘賜堡永邵卜趨威遠而自以大營向平城逢時曰此趙全謀也命崇德詰俺答失約因以密書示之俺答大驚執叛意始決崇德辭歸俺答曰吾意已定當與永邵卜俱退顧吾兒黃台吉在東不知約恐深入耳已而黃台吉果以夜半奄至營鎮城之東塘坡諸將皆先期調遣守禦空虛逢時坐東城大啟四門

疑之又計黃台吉父子不相能雖以調而來無必得那吉之意乃取那吉令箭使龔善士忽智持示黃台吉曰那吉之事已與汝父約奏請處置汝恐汝不知以此示汝毋壞約黃台吉執箭泣曰此非吾父箭乃吾姪把漢那吉之箭吾弟故物也見此如見吾弟與姪矣我來非爲寇奉父命求那吉耳那吉既授官在京又有約吾當出與吾父計之乃以箭馳使報俺答而遣其部目啞都善見逢時東城樓逢時曉以大義犒遣之黃台吉大喜因使者求幣逢時笑曰吾聞黃台吉豪傑也故以禮相待今求賞是好利人耳汝若與汝父同心納款朝廷

且有大爵賞何愛此區區爲今畀汝幣壞汝名吾不爲也使還報黃台吉大慙遣壓都善來謝曰北人不讀書甚部衆太師訓知罪矣拔刀上馬東出至西城爲宣府鎭兵所阻部衆欲戰黃台吉止之日方太師與我有約戰則約壞何以見太師西反由拒門堡而出逢時咨報崇古而巡按御史姚繼可以逢時輙通敵使請罷斥大學士高拱議曰當俺答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敵情旣不可盡洩密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有旨供職如故黃台吉旣以箭送俺答營俺答遣火力赤十六等復來計事因諭黃台吉還比至

黃台吉已出矣乃使二人見崇古定歸叛人約俺答欲先得那吉後獻全等鮑崇德不可乃復令打兒漢等同張彥文持書至逢時許歸全等即送還那吉厚犒諸衆而留彥文於陽和俺答乃夜召全等計事使五奴柱恰台吉即帳中執之送大同逢時受之遣康綸奉勅旨賞幣以兵送那吉那吉不肯行撫諭數四乃大悟曰朝廷恩德我何敢忘但願朝廷不忘我耳使兵備崔鏞副使麻錦置酒餞之俺答與其妻候於河上相抱而泣曰不意今日又得相見此天子恩也焚香稽首以書與馬來謝因請封貢趙全等械至京獻俘告廟陞逢時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賜飛魚衣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甫拜命而逢時以母喪歸矣其後俺答封順義王通貢互市崇古始終成之要其始那吉資叩大同逢時經營區畫功固不在崇古下也萬曆元年崇古入協理戎政起逢時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代爲總督逢時與崇古共事久至是益申明約束諸部用命順聖川懷安保安右衛災逢時疏請主餉萬五千石備賑濟屯田地畝未完者亟停罷又請鎭軍多支本色以平米價訓軍積餉務修實政部議悉從之三年加兵部尚書再酌定三鎭貢市馬價著爲令明年貢市事再竣表上北邊款

貢圖帝優詔答之加太子少保時邊境無事朝議輙錯籍論貢市逢時疏陳款貢之堅互市之利議者不必過慮以搖大計因條列敦信義重撫賞審機宜愼招納養士馬凡五事四月召入協理京營戎政王崇古致仕代爲尙書時張居正奪情爲舉朝所詬憤甚假星變考察諸異已者張瀚罷以逢時署吏部尙書事六年正月回部加太子太保七年論兩廣功加恩兵部晉少保九年致仕御書藎忠二字賜之又賜牙章文曰功存社稷名重華彝二十四年卒逢時與張居正皆楚人在嘉隆中業自以功名顯不必盡由居正其秉樞晉秩皆居正倒

國時又署考察不無曲徇人故以此議之卒之日卹典久不行萬曆末追論遂時功遣行人李日宣予祭九壇崇禎九年復諭祭然贈謚卒未及云

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敏鄭洛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登州府推官行取廣東道御史時世宗用御史鄒應龍言黜嚴世蕃然猶念嚴嵩甚其黨鄢懋卿復橫洛上疏論劾懋卿及大理寺卿萬寀太常寺少卿萬虞龍朋比姦贓不職詔罷懋卿寀降虞龍僉事明年巡按四川討平土酋辟兆乾等尋出爲四川布政司參議調湖廣副使分守承天帝營顯陵命內官監督繁費騷動洛上書言今日之役當以天下之財力助大工不當取之一省以全省之財力助供億不當取之一郡工作當從雇募毋議編派供億當從官辦毋累里甲部使者然之會帝崩乃罷隆慶元年石州陷三晉震動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澤潞郡縣皆嚴城守民踐更不得田作洛悉遣歸申嚴保甲閭里得無患晉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丁內艱歸起浙江左布政使萬曆二年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明年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兵部左右侍郎明年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三鎮自俺答封貢後王崇古方逢時相繼撫馭邊郡晏安逢時去吳兌代之至是兌召入乃以洛爲總督宣府部落滿五大青把都及屬部銀定倘不浪等假趕牲掠獨石馬營諸堡洛奏停其市賞仍諭順義王

罰治倘不復等尋悔禍九年冬俺答死十一年黃台吉
襲封順義王按國俗三娘子當歸嗣子黃台吉老病三
娘子不欲從率眾遁黃台吉引兵西追貢市久不至洛
計貢市無失期三娘子力也三娘子別屬吾封黃台吉
何爲乃命人語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
則一塞上婦耳三娘子迫於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
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升洛兵部尚書總督如故
洛以承平日久條上邊務帝嘉納會御史辛志登上疏
論洛向年媚附王篆以及笄幼女嫁衰暮文選蔣遵箴
以求總督棄女廣西萬里之外致妻恚恨病死洛疏辨

并辭陸蔭語稍夸大於是工科給事中白希綉復特疏
論劾帝以言官不體朝廷優禮邊臣意責而宥之洛再
陳邊事言今日事勢在邊外則敵情叵測統馭無人宜
預思規畫以消釁隙邊內則天時可慮災旱頻仍芻糧
不敷軍民疲弱宜善籌策以杜隱憂帝是之聽便宜行
事十四年黃台吉死子撦力克當襲是時三娘子築城
別居自練兵萬人羣情倚之爲向背洛復諭撦力克乃
盡逐諸妾就婚三娘子其部落牙答漢等盜掠助馬堡
偏頭關三娘子悉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撦力克順義王
三娘子仍忠順夫人蓋至是凡三封矣洛言撦力克雖

嗣封須賞修軍政爲制馭之方近年貢市原示羈縻修
我備禦非恃爲久安也請勅各鎮策戰守勿耑恃款貢
亦不得輙起釁端又言處置機宜其要有三一定馬數
大同一萬匹宣府二萬匹於撙節之中稍寓通融一限
賞額隆慶以來賞至四萬七千有奇若不限以額何以
應之請以萬曆十四年爲準一切賞格不出原議外一
明軍令款久則玩玩則積衰招寇必馬壯器利修險備
粟以實軍需相機度勢制跳梁之氣詔悉從之以病乞
休不允十七年召入協理京營戎政以蕭大亨代之撦
力克暨忠順夫人上書於洛請假邊內西行洛召其使

訊之則順義王三娘子已自多羅西行矣洛曰西行既
屢諭不止何得輙道甘肅忠順夫人素恭謹乃輕擾內
地耶使者具言復仇瓦剌當從關外顧西河長失兔死
順義王欲收其眾且閩諸部落起釁甘肅自往鎮定洛
因諭之曰假道宜疾行勿逗遛生事彼中撫賞不能多
勿厭薄也萬一搆難連兵於西爾妻子部落在此能無
內顧憂乎吾與若處十年今且還朝汝恪守前規蕭督
府當善遇汝毋爲人誘自取禍也使者復引例求通事
官同西往洛恐藉通事爲邀求然不欲竟拒因計八月
抵甘肅乃計以七月遣通事赴陝使唯唯去至是緘其

書并遞所語上聞論者謂洛在西陲善羈縻其所以控
馭騎王結歡歲久者力略多類此先是俺谷兒吉囊子
吉能居套中至是吉能父子俱死子卜失兔幼不能制
其衆用事臣切盡台吉亦死莫相統一嘗抄掠諸番而
火落赤者切盡台吉弟尤桀黠據莽剌捏工二川時掠
漢人畜邊將就索輒歸之時副將李奎方酣卒以侵掠
報奎單騎徑赴火落赤持鞬自白奎拔刀砍之遂大譟
射奎死總兵劉承嗣擊之不勝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
芳戰歿西邊騷動而撦力克適西行火落赤等挾以爲
重朝議藉藉特設重臣經略洛方以戎政被論求去申

明史分稿殘編下　四十　振綺堂叢書

時行薦之十八年八月詔停順義王市賞命洛經略陝
西四鎭及宣大山西軍務或勸洛疾驅救臨洮洛曰彼
謀未合安能十日居內地也已果退乃爲檄諭諸部火
落赤眞相台吉悖逆法無赦其支屬及西來非黨逆者
悉貸之十月至皋蘭山大會文武將吏上疏言臣自偏
頭關渡河抵貫甫川細詢情形皆言順義王東歸隨赴
固原會督臣梅友松出三娘子一書大抵理窮認罪而
其子不他失里書尤激切火落赤眞相台吉向在莽捏
二川今亦遁跡臣同贊畫僉事萬世德先至莊浪候總
兵尤繼先至分布總督于蘭州固原間巡撫趙可懷駐

洮河爲犄角多集兵餉廣布間諜先伐其交次間其羽
翼稍假時日勿責近效又言火落赤未大創五部蜂屯
海上要使其黨漸移孤離自困故自北來者必力爲堵
禦其南歸者宜稍寬一路至彼欲移牧海上竊以爲可
許蓋拒之臨邊不若先聲于未動也因請練兵延綏薦
原任總兵李眞遊擊吳顯來保可任從之是時梅友松
奪職命洛兼總督事洛疏辭不許十九年二月以鄧喬
林爲總督道卒魏學曾代之未至而卜失兔率衆西援
火落赤洛遣兵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奪其坐纛及原受
勅書卜失兔被創走西海洛欲大舉搗巢念其母太虎

明史分稿殘編下　卌一　振綺堂叢書

罕素恭順乃請革市賞示杜絕仍撫諭沿邊各部使知
奉法大懸賞格購擒火眞諸逆前後招徠馬其撒卜爾
加等七族賓兔妻及紅帽西番雜毛扎爾的等一十四
族又於河州西寧招降未來番族編兵作隊者二千餘
人火落赤聞之踏冰宵遁其黨可卜列等偷住莽剌尤
繼先馳赴之斬首百三十八級擒十二人捷奏敘賚有
功將士洛辭陝西三邊軍務專任經略復不許時撦力
克尚駐仰華寺套衆未盡服洛一意撫戢而巡撫葉夢
熊及新督魏學曾皆主戰洛奏臣奉勅諭務使順義東
歸火眞各還原寨而夢熊必欲戰夫兵凶戰危臣度時

勢未可輕動不敢委生靈於鋒鏑貽君父憂章下兵部尚書王一鶚言洛稱順義已歸頃尚西駐故言者紛紛今閱視科臣鍾羽正疏稱撦力克果去仰華焚醜彝徙則經略遠計可見蓋兵出有名彼方遠遁懼出爲難若乘秋再逞正可畜銳以俟趙充國之服先零計不出此學曾議絕款貢修備禦夫絕款之始須以虛實緩急權之未可卒易啟釁請勅經略督撫同心共濟于是光祿寺丞朱維京等各疏論經撫持議異同請召洛還以經略總督委學曾夢熊而太僕丞徐琰給事中張棟李汝華連章論洛掩耳偷鈴玩寇起釁詔下撫按覈實巡按

御史周盤言近日諸臣皆欲言戰獨洛觀變隱忍俟時請以更始善後付洛必能使西事就緒宜大總督蕭大亨亦言通事王漢林親見撦力克三娘子歸巢於是羣議始息詔洛還宜大洛遣兵焚西海仰華寺條上邊計十二事因言卜失兔當誅松套各部宜別順逆以爲剿撫又言甘肅爲淸海門戶歸德爲兩川咽喉請增設守備于歸德又言臣自西寧起行甘肅寧夏市規已定卜失兔亦回巢惟延綏明安莊禿賴等寇未靖而餘衆就市四鎭自可無虞臣不敢以身離地方不以上聞旋歸至自登撦力克求復貢市洛責令縛獻諸逆時火落赤

眞相台吉已遠竄乃執叛人史二致塞上洛責而宥之史二撦力克兄安兔壻也于是復貢市二年其賞賜準初封時事竣入爲兵部尚書明年二月以病乞罷許之五月兵部覆奏議者皆言洛亟利昭敵東歸令洛所請馬價四十萬科臣李汝華覈驗皆實則非賄敵明甚且火落赤渡河遠徙卜失兔奔逃來歸而順義王八九萬衆出邊秋毫無犯又執獻史二操縱在我謂非洛有成算不可當此多事不可久投林麓失邊臣任事心有詔起用不果家居九年卒贈太保謚襄敏洛生平頗不愜于清議洮河之役撫剿紛紛獨一意撫款卒就寧謐子

材承父蔭歷戶部郎中以絕婚葬母二事訐趙用賢傾陷善類高攀龍疏糾之已調南京論爲民復單騎持刀入都揭參通政司參議吳默及用賢爲給事中周永春等交章論劾并請改洛謚謂許敬宗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納其貨而洛嫁女萬里爲求總督事正相類敬宗謚繆而洛得謚襄敏是宜改時帝章奏皆留中議得不行

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世選

周世選字文賢故城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時倭患未息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選從倭報踵至御史將去之世選曰督撫在遠而公幸至今去必生民心有如倭遂登岸甚難圖也御史然之以兵屬世選督而前俘斬數十百人獲器甲資糧無算擢禮科給事中條上時政七事又論劾禮部侍郎潘晟工部尚書雷禮吏部侍郎秦鳴雷皆極切直時河決馬家橋而浙江礦寇作亂軍政廢弛上疏陳時弊四事一曰治水國初夏原吉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自後止憑文移往來

塞責臣謂震澤泖湖沙壅塞浸為東南大患宜亟令修治陂塘舉行原吉故事庶根本重地可以無虞二曰通賦夫逋賦之弊起於糧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充優免影射詭寄宜令有司定為則例而糧長收頭一切汰除三曰議將南北將帥多夤緣賄賂如京營游擊韓濟文遣家人投千金於權門以求美遷延綏總兵趙岢假公差挾金入都以圖大柄宜嚴治之四曰勦盜各省巡撫有司官如傳舍故多隱匿如川湖閩廣群盜紛紛不即撲滅宜坐姑息養亂之罪今徽寧礦賊尚熾而泰州史家庄鹽徒復起此江淮咽喉乞令守臣勦

平仍通行天下各舉保甲之法約束齊民以消禍本疏入詔所司行之世宗末言官摧抑過甚人皆以言為諱穆宗即位諸臣猶觀望如昔世選首請勤政御朝聞帝馳馬禁中上疏切諫留中數日不下卒降溫旨慰藉之世選故出大學士高拱門拱與徐階隙授疏使劾階世選謝不應且曰吾不能為權門鷹犬拱銜之請旨非時考察科道官坐世選素行不謹奪職萬曆元年拱罷諸黜謫者相繼進用獨世選削籍不敘家居久之十一年都御史丘橓論薦起戶科給事中疏請召用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刑部尚書劉應節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巡

撫孫丕揚等帝閱內操復上疏極論歷尚寶寺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太僕光祿寺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中州承大祲後又多疫田蕪棄不治立發帑金檄所屬墾田數十萬頃開封以給餉失期軍譁于府門杖其首亂者眾帖息礦盜嘯聚盧氏諸縣有司不能制世選親勒兵討平之疏論文武失事功罪并議善後事宜請以嵩縣守備冬春移駐欒州夏秋仍駐嵩從之召入協理院事行李蕭然不知其為中丞也時朝鮮中倭俾董餉事遷工部左右侍郎尋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二十一年陞南

京戶部尚書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世選以倭患未息南
京根本地踞長江上游條上戰守八議凡南北沿海沿
江軍兵務選精壯查補虛名有不足召募本處者民漁
戶厚其募直練爲游兵將領擇謀勇忠義者爲之不拘
世職行伍見任廢閒本鎮外省有功破格陞賞仍降空
劄給督撫酌授以示鼓舞沿海哨探之法久弛嚴行撫
鎮選熟知水道之人出洋遠探遇警星傳凡寇入犯以
邀擊海洋爲功若縱令登岸不與陸兵夾勦則水路任
其咎登岸以初至堵拒爲功若縱令流突不與水兵夾
勦則陸路任其咎仍照失事大小議罪城守責有司墩
臺責將領務修葺完固收斂儲蓄保障人民爲持久計
大江南北鎮兵固宜同心共濟而隣近郡邑亦當互爲
聲援或設疑搗虛或出奇伏穽先至者賞坐視者必誅
臨事推諉由責成不嚴凡瀕沿海如薊遼保定山東浙
江應天鳳陽福建廣東操江都御史及總督撫按務嚴
行各道將分職任事不得怠忽先因東倭猖獗題定賞
格合行懸示激厲人心至於陸戰衝鋒水戰沈船皆爲
上功不論斬獲首級其退縮者罪之章下兵部皆如議
行世選在南樞訓練軍卒造戰艦立營舍奉命調發水
兵三千人援朝鮮倭遣間入留都輒搜捕得之生平廉

峻遇事敢言誠意伯劉世延驕恣世選劾其罪逮下獄
兵部尚書石星主封貢議勿成帝怒責及言官復具疏
申救持論侃侃老且不衰三上疏告歸時兵部尚書缺
左侍郎李禎薦世選足備任使不報二十六年起兵部
尚書以疾乞致仕不允再請許之數年卒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凌雲翼

凌雲翼號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浙江僉事屢遷至江西左參政遭丁父母憂服闋上疏言蘇松財賦所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濱大海內阻河湖大河環繞於郡縣以吐納江海之流支河錯綜於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得灌溉此東南財賦之原也邇來淤塞日甚支河不達於大河大河不達於江海旱則一望枯槁潦則立成巨浸田畝日荒逃移日眾請專設御史督理水利詔是其言命巡鹽御史兼之是歲補山東右參政陞浙江

按察使再遷至山東左布政管密雲兵備以疾請告歸隆慶末起河南右布政未任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陳清軍六事凡丁差屯田運軍班軍及科派月糧條畫井井萬曆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三年陞工部尚書兩廣總督殷正茂入倘書南戶部改雲翼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時海寇林鳳流劫閩廣界雲翼至檄總兵胡守仁欒之追奔至淡水洋沉海船二十餘艘鳳走西番雲翼以廣西地界遼曠非一參將所能任請命陳璘守高州陳典守肇慶韶廣而練兵諸務調松潘遊擊張延虜任之前後

鵬勦有功撫降馬志善李成等千七百餘人海寇平賜金幣有差五年以廣西民屯二糧積弊請嚴核務使民不得指為屯地軍不得指為民田尺籍既定仍歸屯糧道綜理報可是歲兵克羅旁初肇慶梧州間有地曰羅旁東西二山相距二百里南通信宜電白西接瀧水岑溪跨帶德慶陽春新興茂名諸縣延亘二千餘里猺人盤踞其中叢山深箐叛服不常嘉靖間與瀧賊黃德祥合二山遂為淚據四方亡命復歸之嘯聚益眾截斂商賈剽掠諸村落久之戕官吏殺人民雖間受招撫恣橫如故殷正茂為總督決策討之以去任不果條羅旁進

勦機宜十事上之至是下其議命雲翼進討雲翼方經略惠潮至於海聞命亟還鎮召諸將吏計事皆言羅旁地險惡國初鄧申國曾一討之成化中韓襄毅平嶺表亦未從事羅旁今遽議大征恐未易且其人頑獷喜殺得其地難於善後雲翼曰上命也非某所敢知於是調兵食簡將士選膽勇材官十人入賊中諭以招撫使不疑諸險隘預留兵屯守凡山陵險易峒窟淺深蹊道遠近聲情虛實悉偵得之於是大誓將吏岑溪哨違令殺降民雲翼立召其帥將斬之許立功自贖諸將股栗調狼兵十六萬合土浙兵三十六營分十道使二廣藩臬

參遊分領之張元勳陳璘爲總兵尅期並進猺衆出不
意連戰大破之克木夷山焚其巢五百六十四所禽斬
俘獲共四萬三千八百有奇降者二千餘數百年逋寇
蕩除無一人得脫者雲翼條奏善後事宜請升瀧水縣
爲羅定州東山黃姜峒西山大峒分置東安西寧二縣
各築城選將屯駐其南鄉富霖封門函口設千戶所四
改惠潮伸威諸道以徐時可徐汝陽劉倬等爲之增設
參將分守二峒移德慶守備駐瀧水撥兵哨守有不足
就近抽補或以問遣新軍充之士民浪猺願受田隸軍
所者聽開闢道路改壽康驛于南江口創置東亭新昌

立石那夏等六驛以通水道召附近民佃種其他經理
稅糧課程皆有次第奏上帝大悅告廟宣捷加雲翼右
副都御史總督如故賜金幣飛魚服蔭一子錦衣衛副
千戶六月復與廣西巡撫吳文華討平黎賊上首功千
三百七十六有旨敘賚有差是時雲翼威名震嶺海岑
溪六十三山及七山那留連山等皆與羅旁接壤向猺
獞嘯聚至是賊首滿積舍等皆請撫願歸地輸賦雲翼
以聞請設指揮千戶駐守從之六年遂進兵勦河池咘
咳北三諸猺斬首四千八百四十級獲馬牛刀仗千計
捷奏蔭子副千戶予世襲廣東大廟陳黎等寨劇寇爲

巢頗滋論者議之

患化英德清遠諸縣雲翼遣兵勒捕悉平之請于白芒
山下造營舍調韶州清遠兵守之自新村至上下二洑
分築土團以安新集之衆開路築橋集編氓爲保甲于
是嶺表悉平冬十月陞南京工部尙書七年改兵部尙
書兼左副都御史總督河漕以漕舡窳敝論劾監督參
政胡定管廠員外郎陳瑛等帝以逾年法令止罪微員
於甲科監司多恕命奪定等俸著爲例明年濬茶城至
留城運河又以徐州戚家港水溜急妨運議開新渠延
築境內華古洪三閘詔悉從之十一年黃河南徙上治
河疏請自馬家嘴歷龍江至楊家閘出武家墩州開新

河以通運道下廷臣議給事中尹瑾等以爲不可議遂
寢尋召還部協理京營戎政以病乞歸許之雲翼家居
頗寬縱十五年家人以爭產毆諸生章士偉至死諸生
詣雲翼申論復箠辱張元輔等數人元輔忿極自縊衆
人爲之罷市提學御史詹事講疏論給事中徐桓御史
陳奇謨復連章劾之下撫按案實革職閒住雲翼與殷
正茂同舉進士皆有幹濟才正茂入主南計部請征羅
旁稱雲翼可屬大事雲翼慷慨任之卒能成功雲翼之
決策正茂之讓能並有足多者河池北三之役當時謂
猺無叛逆雲翼喜事邀功殺掠過慘失朝廷撫綏意談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張佳胤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倜儻有才略諸生時光州劉繪
爲太守奇其才致幕中語其子黃裳曰今之乖崖也盡
出所藏書授之遂博通今古嘉靖二十九年舉進士授
滑縣知縣滑多緹校往來一日晏坐有弁疾驅至一騎
轎之曰我官校也奉命捕邑豪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
辟易遂挾佳胤入別室出匕首佳胤心知之曰若何欲
曰予我萬金乃佯驚曰我何所得萬金即庫金有之然
皆邑賦長名若出十里外敗矣今日予庫金法必死不
予亦死請受刃髯者曰我何必死公第欲得金耳佳胤

乃曰邑故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滿萬可半致也
呼小吏前書應賦金者二十輩曰緹帥責金急人致二
百金來時丞簿尉踴躋儀門外謂官校果捕佳胤既得
所賦金主名則皆賊曹游徼也於是亟遣二十人進以
次出金而袖鐵錐前擊之髯者出不意自剄死縛弁訊
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人跡郊外得三四騎禽之皆
磔於市擢戸部主事榷閩廣道改職方丁外艱服除擬
授吏部郎嚴世蕃索賂不得乃遷禮部尋假風霾考察
謫陳州同知遷蒲州歷河南僉事屢遷至山西按察使
隆慶六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兼巡

撫乘傳至九江而安慶兵變先是以安慶踞長江上游設守備戍之體與郡守抗至是知府查至隆以武弁多僕夫目偷吏自爲盜稍裁抑之會懷寧尉夜巡撲其怠者江卒忿指揮馬負圖張志學等遂張旗幟爲亂志隆設策平之佳胤具疏白其事請一切正法著爲令又以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遼曠多盜舊以徽隷金衢道安隷九江道頃礦寇流劫徽池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九江道不聞請置兵備池州罷二道遂制從之方佳胤推巡撫時故相高拱稱之張居正又薦其才皆無所報謝乃兩疑之及拱去居正柄國安慶通判王應桂故嘗

庇亂卒爲佳胤所糾乃爲蜚語居正信之俾回籍聽調久之乃大悔曰吾幾失此人召補南鴻臚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眞定母喪歸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西番部落滿五擁鐵騎闌入獨石口檄總兵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時方互市滿五使來求詞甚哀佳胤許從之則見狎戮之且見讐乃以屬錦俾建大將旗鼓縛八賴將斬而親馳赦之八賴叩首誓不敢犯然滿五益驕挾賞購段奈台吉銀定倘不浪等入寇佳胤移檄順義王罰治滿五等強俺答不能制廷議稍益賞示羈縻佳胤上疏言今日之事與擬異奈何曲爲徇臣請悉一鎭

力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從佳胤議滿五聞之乃大恐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八十匹牛羊橐駝稱之是歲省犒錢萬計入爲兵部右侍郎萬曆十年浙兵亂浙江巡撫吳善言者故循吏不習兵奉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持益堅黠卒馬文英劉廷用乃媾其黨譟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逸遂闌入幕府善言匿他室跡得之摔而至營窘辱之萬狀巡按御史張文熙巡鹽御史孫洵及權關主事王謙等曉諭百端始稍稍解然猶責善言自書賅削狀出庫金爲酒食資當是時吳楚閩越卒皆驕督撫惟悴至有穴垣防不測者事聞居正議簡巡撫

往定之難其人已而曰吾得之矣與吏部尚書梁夢龍各書姓名手中已出驗之皆佳胤也遂以佳胤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甫受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諸柵例有役夫諸士著多捐金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嚴其法必以身受役役者既惰不任借搢紳以免夫數益少役益迫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佐卿者僑居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皆不聽意忿忿思爲亂會佐卿坐他法徇于市市猾嗾衆奪之諸亾賴響應遂至千餘人焚免役薦紳家破兩臺使門掠其貲文熙及諸監司俱匿佛寺以免報至佳胤不迫

動徐問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留者二營與市民
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也從吏惴
惴無人色佳胤食飮笑談自若旣抵鎭民行剽益甚盡
毁諸栅且抵臺門佳胤從數卒肩輿出諭之曰汝曹毋
反反則族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乃以夜役告佳胤曰易
耳卽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然氣益張夜掠諸巨室火
光亘天佳胤秉燭草檄質明馳諭之衆不聽裂其檄佳
胤大怒召游擊徐景星呼二營長入慰勉之曰民亂極
矣然非汝曹比汝何不自爲功又呼馬文英劉廷用曰
聞汝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何不死義且必不死

皆踴躍聽命乃約束二營卒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
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而丁佐卿與焉佳胤以便宜
斬韓謹等五十二人餘悉放歸亂始定疏聞帝優詔褒
答佳胤念亂兵未伏法急之慮生變假他事或密掩斃
之則法不振乃召文英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
人意自得揚揚孝卒閗且有所侮孝卒大怨憾佳胤知
衆心異乃發營卒哨海而密以名屬景星捕陳德勝等
七人至轅門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餘皆赦勿治呼平
亂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有微勞耳且吾
不欲食言卒卒咸慴服于是二亂悉平論功陞左侍郎

還理部事道拜兵部尙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
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鎭上薊事當愼遴事當行凡八
事下部議行時遼左與土蠻近而開原屬部逞家奴仰
家奴與之通爲鄕導數犯邊佳胤檄李成梁禦之伏發
斬二渠及偏裨四十五人甲首千五百有奇告廟獻俘
加太子少保土蠻再入寇復斬首八百三十七級進太
子太保累蔭子錦衣衛千戶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屬
部董狐狸駐牧頗衆而桀黠多詐邊臣貪功欲以薊遼
兵夾攻之佳胤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撤議得寢狐
狸自款塞脫帽跪起甚悲佳胤責讓之叩頭請奉撫賞

他所陳備邊諸策皆報可召入爲兵部尙書三疏乞歸
家居數年卒三十六年御史黃吉士議郵論定遺賢爲
佳胤請謚時帝章奏多留中寢不行佳胤善詩宰滑縣
日李攀龍守順德以詩謁見攀龍大善之及爲戶部與
王世貞等相倡和遂以詩名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張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曲沃知縣三十六年行取考選工科給事中兵部尚書楊博總督宣大命事竣還部至是右衛圍解議召還學顏以博老臣知兵請假事權俾專任經理帝然之命博留鎮治事復疏議久任凡總督巡撫非六年九年以上毋驟遷部議格不行出為河南僉事陞山西布政司參議學顏素明察執法嚴諸將吏多不便誣學顏稽遲邊務虛冒軍儲等十事譖於總督尚書江東東不察反以所糾發者罪之奏至廷論大譁吏部循例請調用帝以東奏闒

軍務命回籍聽勘已覆驗皆不實復原官歷山東副使遼左用兵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王杲以索降人不得聚兵寇掠撫順備禦賈汝翼責其抗違者十餘人杲益憾約諸部入寇總兵趙完故違學顏令不發兵委罪汝翼請罷之學顏上言近奉命招降若因挾索遣還降人塞生全之路且啟輕視心汝翼卻餽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倘因而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非便又言杲與王台連和益密秋冬必大逞宜諭還所掠不則閉關絕市遣兵捕勦大粲諸部衣食皆倚內地撫順勦逆自足賑其心不宜姑息畜禍詔責完殺賊自効仍宜諭杲等

有犯聽禽斬計功不以啟釁論八月杲果入犯學顏檄完堵擊敗之斬首一十八級已杲約海西王台等還所掠人口學顏為言於朝請加賞允其入貢而趙完益貧肆慮學顏論劾使其弟祭賫貂裘金飾投學顏家學顏發其事革職逮問萬曆元年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遼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坌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人環跪言築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請聽市寬奠等堡謂諸部惟易米布豬鹽無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便詔如所議於是開原撫順

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部亦利互易自撫順以北清河而南皆遵約束三月土蠻寇邊成梁出師禦之獲五十七級馬二百餘匹論功加學顏一級遼東旱陳弭災五事疏糾治餉主事王念倢冒罪罷之二年杲復誘殺我裨將裴承祖學顏與成梁鼓行前大敗之追奔至紅力寨斬級千一百有奇馬駝牛羊亾算是歲冬王台執杲父子致闕下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學顏等賚金幣有差尋敘長勇諸堡卻敵功蔭一子入監五年冬升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會速把亥復犯遼東學顏偕成梁出邊二百餘里至劈山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

級時帝方舉大婚禮成學顏捷奏至帝大悅加賚學顏等原蔭升一級世襲召入為戶部尚書請帝加意撙節以足國用為會計錄上之是時張居正柄國清丈天下土田學顏悉心綜理由是諸弊悉清甲字庫太監王効以歲額銀硃缺疏請部給學顏奏諸庫物料歲派俱有定額費少則用日饒費多則用必竭皇上登極一詔不經不急之費悉行停免數年來有昔減而今復舊者有前少而後反多者又有昔本無而今乃加增者比入各庫視之甚輕耗之甚易而不知民間供億之甚難也請飭各監局凡造作器用量停罷應更新者悉從省約勿以虛冒而成匱乏勿以奇淫而悉觀美帝是其言十一年改兵部尚書御史孫繼先曾乾亨論學顏先撫遼東與按臣劉臺有郤誣臺贓私以媚居正故委之勘問已乃營入本兵是殺臺者學顏也帝怒降繼先等各一級調外於是御史馮景隆疏參李成梁謂學顏誇敘成梁之功激聖怒罪言官亟宜罷斥帝惡其黨護坐謫學顏疏辨求罷溫旨慰留之給事中黃道瞻復言學顏既彼論不宜復主部務請解任以邊方總督用不聽十二年正月加太子少保九月以緬甸獻俘加太子太保無逸殿災請嚴巡禁因言內操兵止二千而僕從亾算地在

內苑守衛者不敢問請行嚴飭從之十三年順天通判周弘禴論學顏先附張居正誣陷劉臺今又與太監張鯨以同姓結為兄弟請斥之以儆官邪帝謂弘禴越職言事謫代州判官學顏連疏乞休允之二十六年卒贈少保學顏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父母卒皆廬墓有白雀來巢之異神宗御書移孝作忠字賜之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辪三才
辪三才字中孺定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李沂以論太監張鯨下詔獄三才上疏申
捄復劾黔國公沐昌祚欺罔參原四川總兵李應祥北
路參將麻承恩罷之時神宗倦勤章奏多留中前後請
補大僚錄用建言諸臣姜應麟孫如法等皆不報十九
年升禮科都給事中時議遣使封倭有言秦時古本尚
書在日本欲因使求之三才上疏諫止又言侍郎王希
烈汪道昆行業無稱不宜予謚秦府奉國中尉誼淓再
從不宜封郡王代府庶子鼐勻居喪被論近又通礦盜

未結不宜予勅琉球國冊封請俟世子表求不宜祇憑
使臣朝鮮國王李昖以長子有疾請立次子暉爲嗣三
才駁其非制且不宜以播遷之餘輕率立少議皆切直
會湖廣貢鮓不如式帝怒降布政司武尚耕等官給事
中張濤喬胤亦以言事降謫三才立草疏論救人或危
之曰以職掌爭卽獲罪不辭也奏入帝愈怒尚耕濤胤
皆爲民奪三才俸一年二十三年陞湖廣參政歷本省
布政使在楚凡十二年是時楚宗室華越等十九人告
楚王華奎非楚恭王子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大學
士沈一貫朱賡右楚王正域坐奪職下撫按會訊三才

與一貫同鄉里知楚王假不肯附會獄上有旨以夫首
妻證坐華越等罪王喜得解以萬金助大工又購玉帶
名馬珍玩數千金遣人入都餽謝至漢陽楚宗蘊鈐等
偵知率衆百餘人挾刃渡江邀之計得通中朝貴要書
爲指名揁發不得書亾賴者遂奪其貨巡撫都御史趙
可懷遣兵捕蘊鈐等械之獄三才言宗人無繫法不若
屬教授不聽諸宗羣以爲恥曰我輩所奪者假王賂何
名上供于是諸宗千百人晨譟入軍門挾放獄中繫者
遂脫械擊可懷三才叱之不聽從吏扶可懷入諸宗隨
之見案上奏草則題劫揁疏也羣毆可懷立斃人心洶

洶時巡按吳楷在荊州獨三才與按察使李燾俱譙又
以繫宗有後言投劾去三才下敎守令榜于市劫盜入
相格殺以盜論不抵罪民以此得與諸宗相持又密授
意各郡王計縻諸宗俟命方是時牒報巡按止言奪揁
殺巡撫而吳楷目不覩曲折遂疏言楚宗反詔發兵捕
獲并下鄖陽江西河南及南京兵部相機協剿及諸司
會鞫擬蘊鈐等反叛三才爭之曰今日之事謂同強賊
可也豈可比寧藩輩吳楷曰然則獄辭當如何三才曰
毆死重臣劫貢損其最重矣次則鼓譟搶掠而情有首
從則擬罪不無差等于是定爲五等具奏都御史溫純

門此獄詞不可易也獄上悉如擬是役也三才念諸宗悉起一時急之且生變凡四十五日堂皇治事自如南京鄖陽江淮兵先後至皆犒遣之鄖守備率兵捕反者甚亟三才馳諭楚宗不反倘以兵入激使變罪有所歸乃稍戢需命三十里外事既定三才曰吾故與李公同事吾不得獨留遂引疾歸廷推湖廣巡撫溫純稱三才請楚宗知其賢用之足服其心一貫私人錢夢皐劾純朋黨純求去乃用梁雲龍三十六年朱賡卒遺表言楚事不宜更改御史史學遷論賡臨死惓惓楚事一生病痛全在于此當時惟辯三才不然其說終于告病請亟

錄用三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修築邊墻起火焰山至平遠堡延亘千二百餘里又于空倉嶺築石城以聚居民墾西郊養馬場故地裁幕府飛騾百二十頭給驛置邊人戴之四十年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御史潘之祥追論楚宗事言臣起家楚吏親見當日會問諸臣無一人平反一言如田叔之燒梁獄詞者因舉三才楚王貌類王秀才語爲徵三才上疏言臣雖不能平反斯獄然于當日撫按爭之強辨之力至爭之不得引郭正域手書爲證而巡撫梁雲龍巡按吳楷遂疑臣與正域實爲楚宗謀欲形之

論列臣是時乞歸百同事諸臣謂臣一去反增一番枝蔓以是隱忍然楚王之事通國皆知臣始終不敢謂真亦始終不附會撫按不獨與之祥言之也原疏具在曾有一字稱楚宗反乎今雲龍楷已死其罪自不容貸然不能平反實臣之罪請乞罷斥帝溫旨留之時薊遼市賞厚于諸邊而諸部以要挾屢增三才請如故額勿因挾濫增惟設伏出奇使無所利則操縱可施從之四十五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崔景榮去遂署部事時撫順既陷遼左告急三才請責督臣刻期出關與新鎮臣協守又以總兵張承胤戰歿恐乘虛大入請速召

募調登州三營兵從海道渡遼嚴敕十六門額軍罷內臣提督以資戰守又以山海關薊遼門戶請設大將屯駐薦原任總兵杜松王宣忠勇可任從之方是時邊事已迫請餉請帑皆不得命而永寧宣撫奢崇明逆惡漸著三才請下撫按查覈在部凡五月尚書及左右侍郎皆缺職方亦在告上總堂簽下攝司務羽書旁午朝上夕奏覆遂積勞成疾再疏乞休不允上遼河地圖指陳緣邊衛急請發新餉二十萬責成各鎮又請修戰車火器繫獄參將張名世精火攻宜如景泰中用石亨例俾劾所長皆不報時已疾亟與提督忻城伯趙世新會食

東門分隊校閱月册歸邸第數令家人視西北當有告起已復嘆曰京師若久旱人情當益惶惑是夕卒贈太子太保諡恭敏三才在諫垣遇事敢言其于楚宗事獨排群力爭中旨一出楚獄遂定然言楚事者必以三才爲正歿歷中樞勞瘁以殞時論惜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恭襄涂宗濬

涂宗濬字汝甫南昌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浙江慈谿知縣補湖廣蘄水調繁江陵黃岡皆有政事稱考選山東道御史巡按廣西河南山西時鄭洛方經略西事宗濬上疏論洛始終主和厚遺關氏要給撦力克回巢權紆邊難寧夏兵變復薦李材可任請令立功贖罪不報朝鮮中倭條聚餉訓兵用人賞功四事請錄用逐臣孫丕揚鍾羽正鄒元標等亦不報乃具疏引疾不許二十七年再按順天遼東稅監高淮暴横宗濬劾其懷姦越俎請旨嚴飭勿干預政務淮以事陷永平通判羅大器

復疏辨其廉謹又不報時議征播州宗濬言楊應龍衆叛親離緣勦議未定或恐改土爲流羣懷觀望宜明詔諸蠻誅止首惡若安氏及七姓五司能禽斬應龍來獻即裂地予世守平清偏鎭諸處乃入黔要害白泥飛練尤轉輸所必經請命湖撫移鎭沅州我兵新練未知地利應行南丹東蘭泗城三司各選土兵三千聽川督調發仍勅督撫條上方略假以便宜帝是其議前後積臺資凡九年升大理寺丞歷左右少卿給事中錢夢皋以楚宗事欲追褫侍郎郭正域并論左都御史溫純坐以朋黨而外轉給事中鍾兆斗復縂夢皋極論純連章求

夫宗濬上疏歎之皆切直留中三十四年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保寧堡當極邊舊設參將守之而波羅在延安西止用守備防禦前巡撫鄭汝璧礙兵更易將卒戍兵遂寡弱宗濬請復舊制已猛克什力等果犯保寧參將高繼光禦之格斬二百五十餘級邊鹽壅滯榆林道陳性學條六弊宗濬疏上之因言小票盛行官引愈滯二路軍資缺乏請行禁革從之猛克什力等復犯神木波羅宗濬檄總兵張承廕遊擊杜文煥等擊走之斬獲千八十二級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三十九年沙計挾款遂大舉入寇宗濬率承廕東援

斬級百有二十七沙計走二月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當是時順義王撦力克已死卜石兔以長孫當嗣素囊爭之王封六年不成至是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三台吉攻素囊右卜石兔而素囊與忠順夫人亦修戰具拒之宗濬兼程至鎮河諭素囊解兵又檄五路等循彼俗先婚後封皆退聽於是卜石兔及忠順夫人議婚方候封而五路復要忠順割板升之半予卜石兔忠順不從五路復搆兵忠順懼斯以名馬金幣乃止宗濬言忠順諸部之主也五路要挾忠順不能制則忠順孤而五路益強將以挾忠順者挾中國

矣請詔邊賀世賢於大同報可四十年夏忠順夫人卒宗濬以三世款貢請恩優恤詔予祭七壇九月東西各部吉能素囊等款關援俺答例爲卜石兔請封宗濬疏言封事不成由忠順年老拒婚素囊復據彼俗家財例與少子而卜石兔寠弱藉五路等爲聲援臣等嚴加備禦不言王封其計始窮今三枝十二部各投結請封應請如例查俺答時東自宣府西至河套皆責令約束今宣府白洪大河套吉能皆各爲一部順義所制者山西大同三枝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中智力相雄長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抗卜石兔者素囊也公正服諸部者兀

慎也恭順能調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借素囊兵力樹兩河奴之形而以把漢恭順調素囊之悍以兀慎公正破諸部之姦三人歸心則十二部眾臣皆得而聯屬之今既就封五路等宜各加陞授于是卜石兔襲封順義王封把漢比妓忠義夫人五路等各都督同知僉事有差四十一年正月遣序班王弘憲齎勅赴邊諸部不至宗濬復疏言卜石兔定議之頃忠順忽亾今九月至塞以天寒回巢取衣跡似延緩誠恐論議橫生彼情中變請飭嚴禁於是給事中趙興邦疏劾宗濬明知諸部違旨曲爲護解請收回成命兵部尚書王象乾言順義

四十餘年不敢忘中國恩宜以天地之量處之乃命留物使候冰解議事五月卜石兎等至得勝市請勅賞六月受封西部復寧宗濬上其事詔加太子太保原蔭子升一級總督如故已錄延綏雙山督水保寧三次斬獲功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蔭子錦衣百戶世襲四十二年命原官回部管事宗濬以卜石兎雖封而與素囊久不相讓請暫停大市所有新命望別選名德俾一意邊事不許給事中解經雅劾宗濬貢事未完輒離鎮城至蔚州又自蔚州還陽和倏來倏去市釁開侮不堪中樞之任不聽明年卜石兎等貢馬詔陞賞如例命宗濬

馳赴京給事中亓詩教復論宗濬貪功冒破宗濬具陳歷年出入之數且卜素交爭絕口不與言封今補進表馬非臣始望所及何云曲狥帝優詔答之會追敘三十七年波羅常東三堡功告廟宜捷賜飛魚衣蔭子錦衣副千戶世襲以病乞歸天啟元年遼事急御史周宗建刑部侍郎鄒元標各疏薦宗濬詔起協理京營戎政具疏辭凡十三上不許力疾赴闕尋卒贈少保諡恭襄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僖舒化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性剛直遇事敢言嘉靖三十八年舉進士授衡州府推官母喪服闋補鳳陽鳳陽民皆窳不治産又苦種馬歲積不能具芻茭馬多斃化請以折色償且蠲其最窶者民困得稍稍蘇能聲大著江淮徐沛間諸大徭役及疑獄久不決者率咨化化條列利病皆切實中窾曲以治行高等考選戶科給事中化既好直言自爲言官益侃侃持大體奉使冊封蜀王時支羅寨黄中等搆亂楚蜀閒朝議兩省勦撫未能決化馳奏中實首亂既伏誅脅從可勿治請置兵巡施州而移守

備于南坪楊博爲兵部善之覆疏如化言陞刑科都給事中時穆宗初政旨多中出化上言法者承之于天與天下共者也夫既以法與臣矣而誰敢撓之日至祭南郊聞帝咳聲輒推論陰陽姤復之漸人主宜法天養微陽詞甚切至會命廠衛察各部院政事化言國家設廠衛儆巡輦下惟詰姦禁盜賊耳豈令詗察百官若厲虎而翼今得操吏短長害可勝言帝雖不能用然心善之寺人李陽春者有所愬帝內降從之化不可曰臣嘗爲陛下言宜使法信于臣彼皋陶爲士雖舜亦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獲請矣陛下奈何以弗信𢹂乎尚寶司

丞鄭履淳給事中李己皆以言事廷杖下詔獄且死化
因熱審疏言二臣誠任愚然心無他脫病死恐貽後世
殺直臣名帝爲出己履淳并淹繫者三十五人方是時
言官競爲搏擊何上意化獨請遵祖宗成法斥酷吏然
邊帥張剛楊縉等朘軍恇怯疏請亟誅之卒未嘗以意
廢法也高拱以大學士攝吏部頗專恣化每事執爭意
有所不可輒前把其筆拱不能屈先是御史路楷承嚴
嵩指屬總督楊順搆殺錦衣衛經歷沈鍊嵩敗楷等皆
論治如律至是廷讞拱欲爲楷地謂順實首禍順死楷
可勿坐化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

始楷誠罪首第磔順何以謝天下拱又議宥諸方士王
金等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於是益忤拱會
有詔考察科道官乃出爲陝西參政再疏致政歸神宗
即位起山東參政督蘇松常鎮糧儲擢山西按察使以
病辭起河南擢太僕卿則又辭起光祿卿又辭遷南太
常寺卿歷南大理卿陞刑部左侍郎化顴骨隆起修眉
方頤目光炯炯帝嘗目屬之滇南平御五鳳樓受俘化
奏詞音吐洪亮進退有常度愈益重之會刑部尚書缺
帝手詔用化化拜命即上疏曰皇上仁心出于天性故
錢若賡以酷罰而貶上刑方復乾以酷罰而崇遠戍今

大小問刑衙門曰杖責曰枷責曰監禁宜遵律例不得
淫刑以殘民命又言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
爲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有從重擬罪之旨已經定議者
有加等處斬之旨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兩
京皇城內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禮部請
修大明會典移咨刑部化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凡
宗藩軍政捕盜漕運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
注凡三百八十二條頒布中外十月廷推右都御史帝
以司寇重任化執法平允不宜更以辛自修爲之化奏
詔陳言請修詔令清詞訟速問理嚴檢驗禁冤濫而以

格天安民之本歸重聖心帝嘉納之帝既益明習政事
慮下欺有聞輒遣緹騎械至都連逮證案纍纍顧事多
不核化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好以己爲是代有司事
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反得緣是以飾非潞王府官
校以事爲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詔獄掠至死
又罪其捕卒六七人化以吏目官雖微亦朝廷命吏今
由廝役以死顧又波及六七人請罷長枷之刑從之化
自起家司理歷仕皆刑官凡事據法力爭無少隱避十
五年南京科道拾遺眾憤惋欲爲辨化嘆曰安有大臣
被口語自疏辨爲平義有去而已遂上疏乞歸不許再

疏復不允會盛暑當慮囚復起視事中貴人傳帝意省
事併二十餘人化爭之語中貴曰第道尚書某以為不
可卒從化議事竣賜羊酒慰勞化稱病篤乃聽歸嘗曰
言官拾遺法也寧吾一人受枉豈可使國法自此格不
行論者以為得體卒贈太子少保諡莊僖

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元城知縣
補南和皆以廉幹稱擢雲南道御史巡視河東鹽政二
十四年按陝西時套衆大入延綏殺鹵男婦數千掠馬
牛羊十四萬邊臣匿不報更以捷聞邦輔行部至慶陽
廉得實上疏論劾帝怒逮總督尚書張珩巡撫都御史
張子立下獄總兵吳瑛參將楊銳等七人皆論如法秦
府宗人惟熇殺人父子燔其屍獄十餘年不決邦輔至
一訊而服他所雪冤獄凡十餘人秦民德之由南京刑
卷出為湖廣按察司副使未上丁內艱服闋補添注河
南副使閱邊功事竣以原官管理河道大盜師尚詔等
流劇睢陳間兩河騷動下所在將吏捕治邦輔監其軍
一日寇猝至監司皆駭愕莫知所措或竄走伏匿邦輔
率吏士往禦之士蝟縮不肯前邦輔怒揮戈馳入賊壁
衆不得退乃奮勇向賊遂破走之追奔至五河爽陽城
皆捷賊平擢山西右參政防秋寧武關套衆嘗一人被
劄而去論功賜白金綺幣歷浙江按察使時倭寇浙江
勢日熾道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方聚柘
林其餘衆自杭州西掠至嚴州徽州趨太平犯江寧鎮
指揮朱襄等戰敗遂由安德趨秣陵關流劫溧水溧陽

掠宜興無錫薄許墅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乃親督兵備
王崇古集各部兵扼其東四面蹙之檄僉事董邦政指
揮婁宇以沙兵助戰賊奔吳舍欲走太湖追擊之于楊
家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潰于東渡邦輔復分兵親援
之以神銃火器破賊舟賊敗去邦輔本文人又新任寇
賊充斥人無固志徒以忠義激發不解甲者旬月嘗一
月七捷前後俘斬六百餘人捷聞歸功邦政等方是時
趙文華以工部尚書督察海防聞倭且滅亟趨赴欲攘
其功比至邦輔已先奏文華怒思有以陷之會柘林賊
進據陶家港文華易之悉簡浙兵得四千人與巡撫胡

宗憲自將營于松江之磚橋約邦輔東西並進賊悉銳
當浙兵諸營皆潰直兵亦陷伏中死者二百餘人文華
既憾邦輔至是悉以罪委之及董邦政詔逮邦政下總
督論治刑科給事中孫濬言文華請罷邦輔謂直兵失
期致敗及考原疏邦輔督總兵俞大猷等進勦而浙兵
次日始至則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稱邦輔
實心任事前流劫南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顯然
遽請罷斥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兵科夏栻亦言之帝乃
論飭文華召還京明年逮邦輔詣京即訊時帝深以倭
寇爲憂疑文華餘寇將滅爲不實屢問大學士嚴嵩嵩

曲爲解帝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
非人一敗塗地臣前論曹邦輔而給事中夏栻孫濬反媒
孽臣黨留邦輔東南塗炭何時解廷臣畏嵩及文華
無敢言者乃奪邦輔職論戍朔州山西巡撫萬恭尚書
鄭曉楊博都給事中張益先後論薦皆不報穆宗改元
楊博爲吏部薦起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尋陞兵部右
侍郎理戎政復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至則條上方略謂修邊自守非安攘上策願罷
省浮文一以練士爲務士練而後邊事乃可議時論避
之會給事中張鹵言邦輔以功受誣久置邊方豈宜復

處危地遂召還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條上
理財四事明年大學士趙貞吉薦知兵大臣三人首邦
輔乃召爲左都御史提督京營戎政時承平久武備廢
弛士卒富者倚金錢包班貧者至不免飢餒且公私占
役伍逃偷缺一有警報至賃弓刀補苴鞍轡邦輔盡釐
諸獘首疏城外剏營之失繼疏守城八戰法論者頗不
便是歲秋警率所練卒營城下戰守畢具乃相顧嘆服
轉南京戶部尚書累疏乞骸骨帝嘉其清直不允萬曆
元年考績赴闕請益力乃以原官致仕家居三年卒邦
輔生平廉峻歷仕四十年田不過數頃一老僕應門寂

然如寒士自吳中逮入時有司上其數年月俸邦輔曰吾不能爲國平寇今得罪何言俸也揮之去其去薊鎮亦然

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

殷正茂字養實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考選兵科給事中巡視京營京營故多盧冒提督平江伯陳圭與嚴嵩連姻人不敢詰正茂劾圭諸不法狀嵩父子及諸勳貴皆銜之時世宗事齋醮正茂率同官疏諫忤旨論杖闕下會赦得免出爲廣西按察司副使土舍白振衣與隣猺搆兵正茂請單車往諭當道不可土捨李華有心計正茂密授策禽振衣由是以知兵名丁外艱服闋補雲南瀾滄兵備西洱女土官鳳索林與子婦瞿氏爭印鳳繼祖復從中煽爲亂督撫檄正茂討之正茂以苗蠻爭奪固本性不足煩天討不聽已出師無功仍頒賞監軍以下正茂曰暴師左次深自愧不敢言受賞也復以祖母憂歸起補湖廣副使歷浙江右布政江西按察使隆慶三年廣西猺獞叛詔特設開府升正茂右僉都御史討之先是猺韋銀豹與其黨黄朝猛等據鳳凰潮水二寨爲亂陷古田洛容王師征之皆不克銀豹遂入會城刼藩府殺官吏粤搢紳連疏請討而是時倭躙並海諸郡粤東告急廷議難之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獨主勳薦正茂可大任正茂抵桂林大會將吏皆言古田劇寇盤踞非百萬衆不可請借以狼兵姑取覊縻

依有隙可乘則力易任正茂曰不然古田刼縣殺官法無赦廟未可遽圖莫若釋八寨專事古田會海昇龍師徵還川浙兵險勒部曲檄調獞𤞑諸部刻期畢集合漢土兵凡十四萬屬總兵俞大猷將之列七屯分道進剿大懸賞格許相捕斬論功時猺憑阻牛河三厄龍門西江諸險要不可攻會賊謀獻黃朝猛約賞正茂遣之果殺朝猛來獻數日又有僞獻銀豹首者正茂亦如令賞給諸蠻聞之皆錯愕遂伐山開道襲其東山石玉龍口等十餘巢破之次克滕根潒里等巢又次克龍旋馬嶺鴨峒等巢各斬首千餘級賊退保潮水寨正茂駢竹爲

井幹併力夾攻復募敢勇士乘夜雨升嶺伏其巔黎明乘高趨下猺衆驚潰遂大破之計出師纔二月破巢寨六十二斬首七千四百有奇鹵賊屬及創死崖谷者無算韋銀豹實未死正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其兄銀站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言狀引罪自劾帝嘉其功勿問進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前後所上便宜十二事悉著爲令升古田爲永寧州置兵備參將彈壓之仍設土司參治八寨會廣東倭警詔正茂總督兩廣軍務五年十一月抵梧州甫七日倭陷神電衞纔復陷錦囊所山海猺狼蜂起與島倭合正茂深憂之會海賊許瑞林萬樹上

狀願擊倭自効正茂喜使親吏曳天賞往諭之皆感泣願効死方是時正茂威名久著倭聞頗懾息顧粵東紀綱廢弛官吏便文苟免山海之利巨室專之小民不聊生甘心附益正茂得韓雍傳讀之慨然曰刑亂國用重典雍毅功成兩廣其用法嚴也於是下教振肅綱紀守補以下不法者悉案之巨室囷斂民利勒濯官請托不行上下震慄乃上疏言廣東衞亂二十年來更迭撫十五六人廩餉至數千百萬訖無成功夫賊發而募兵兵至賊已解散賊散而兵撤兵撤賊又復來是賊坐得勝算而我驟軍實於道路也自今聽司道各統偏裨分護

海上要郡人有分地地有具餉寇至部兵出擊毋失事機又島倭鄉導率中國亡命請令福興漳泉刑徒毋配隸沿海則內釁自絕疏報可正茂既得請置簿籍嚴責成明賞罰寇至輒敗去俘鹵斬馘以數千計民始不樂從賊矣初惠州賊藍一清賴元爵等嘯聚馬口諸寨叢山深箐凡四十九巢盤亘八百餘里以殺人爲戲刳孕婦粥嬰兒積四五年屠戮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僞遣子入學馬祖昌等亦面縛請降而剽掠益甚正茂決計討之召諸軍大會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等爲監軍分三道入大戰數十諸將佐永尉及背

生盲武略者悉効死奮擊搜捕山巖谿峒生獲一清元爵等出師亦僅兩月上首功萬二千二百八十級滅大巢五十餘小巢七十嶺東賊悉平帝臨朝受賀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飛魚服白金文綺蔭一子錦衣副千戸萬曆元年廣西府江等賊復叛正茂移勝兵搗之正月平府江二月平懷遠洛容禽賊首陳金鸞及黃高飛等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海寇林道乾者出沒南洋踰二十年名受招撫實竊穴海中民受其害正茂駐師惠州道乾度且加兵遣人繳告身徙妻子輜重入海保甘埔其黨諸良寶收餘眾尚二千人

出冦陽江正茂督諸將張元勳陳璘等逐之禽斬大半賊退守故砦阻水深海良寶又善戰得眾死力一日假拾穗嘗我師眾爭赴之賊悉銳衝中堅軍大潰所亾失甚眾正茂詰責諸將上疏自劾益調集新兵毀舟塞隧起土山木櫓壓其城賊亦撤屋材蔽城爲死拒計正茂積芻茭竹樵與城埒復束草人前驅虛鼓之盡其火器於是鉤援臨衝八面附城賊不能支城破斬良寶及其黨從千餘人捷聞命陞蔭世職亾何新倭千餘復襲破雙魚所據其城正茂曰是流倭爲南風引至嬰孤城易與耳遂之且流突四刧今賊窘必走高雷兩有河來河

爲伏倭半渡擊之必勝賊矣已果西出渡河伏發大破之禽斬八百三十一人餘眾逃入山箐村民輒縛以獻當時謂禦倭全捷未有若此舉者正茂鎮兩廣五六年積功次凡四萬八千一百八十六級諸俘獲不與初至帑儲無幾至是餘鏹數十萬粵東舊有海商艚船兵强勁械器精利向時黃蕭養林鳥鐵之亂皆倚艚船勦滅後浙直借禦倭舡皆不存正茂奏請再造以制倭寇艚船復盛三年正茂將開拓羅旁部署已定升南京戸部尚書遂不果條羅旁進勦便宜十事上之明年召入爲戸部尚書疏陳淮徐鹽屯海防諸事南京科道詹沂等

糾拾因乞休命原官致仕九年起南京刑部尚書御史張應詔論正茂穢跡久著爲御史安九域論劾緣張居正同年賄督兩廣假稱軍索郡邑官銀百千萬屬吏抵任陞遷皆有餽每年又不下數十萬嘗造金盤二中嵌珊瑚各一株高三尺許傳以金寶賄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餽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復請告許之二十年卒正茂歷任四十年勳績最著在廣任法嚴核舉戸部考成之法吏部升選之典悉歸督府道將以下奉令惟謹無復以撫綏爲意又懼彈治賂遺大啟由是叢怨丁元薦曰正茂甫御鉞高拱委以古田之役曰

吾捐百萬金予之縱乾沒者半而事可立辦蓋拱知人善任而正茂之爲人亦槩可見已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恪丁士美

丁士美字邦彥南直清河人少端重嘉靖二十八年舉于鄉三十八年舉進士時廷對已有所擬世宗親閱卷勿善也士美者以君臣交儆人臣自靖對帝嘉之遂以第一人及第柄國者慕其才欲以妻之女兄結好士美辭不可人服其操兩典鄉會試又充武會試考官凡五總文衡皆稱得人重修永樂大典成賜金幣升右諭德歷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隆慶五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尋充東宮侍班又充日講官復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萬曆元年充經筵講官帝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之升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左右侍郎兼日講官如故士美以父老屢請終養不許居常鬱鬱曰惡有爲人子不獲養其親者及聞父訃號慟至絕每自告責不可以爲人遂哀毀成疾家居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士美爲人謹厚不露廉鍔在翰林書問饋遺一切謝絕與人處退然若無能意所不可輒艴然見於色性好聚書尤慎取與時以爲有古君子風

吏部侍郎靳學顏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舉山東省試第一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南陽府推官歷吉安府知府廉平節愛吉人稱之以藩府姻連久仕外累官左布政使入爲太僕光祿寺卿隆慶初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星變求言學顏應詔上選兵鑄錢積穀疏累數十萬言最切時弊疏略曰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蓋國家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新軍則一切仰給太倉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前代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

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宋人宗室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脂膏其費三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章奏屢煩矣留都官曹軍衛是否祖宗初意偏輔之臣必有通其變而詳其故者非臣愚所預知也臣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陳兵說焉計者捍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

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爲急何也戎馬日臨所以外捍內侍者非邊兵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爲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至於清勾充發按册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此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所在兵

誠多可損食誠冗可裁如是而損之裁之何不可然而臣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爲計者知緩急之異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閒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如省充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也今敵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盜馬斬級之事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雖瀕死倘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

邊不只當也臣謂腹內之兵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顧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餼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皆創募義勇即以山東言之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為既不敢言去試以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責其馬之半而歸其值于官以其半給三千人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正賦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備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官府埽除耳終歲無戰鬭之事者臣請亦如義勇分班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未嘗見敵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

同一坐食孔子曰不得已而去兵今固不得已之時也可忽焉不一較哉若乃京兵臣非謂其虛設無謂冗食無益也謂夫依託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今乃懷生顧養銷耎積弱為邊兵所易奈何望其控制四方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於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戍徧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彼卽敢扣巖關而搖根本宜大制其役京卒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若留都徵調清勾充撥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失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也何益於計哉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錢法是已夫人所由生衣

食爲大今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之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又非衣食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益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逾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臣謂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漢唐宋以來一一可覩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尤莫

如宋今去宋不遠所用錢多宋物故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又曰錢者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㩳㩳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

有二一曰利下關本所費多而所得鮮也臣愚以爲此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財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何則鑄錢之需曰銅料曰炭曰轉致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文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誠將天下產銅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準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輓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而給之官錢其運炭

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籍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所不便者奸豪耳

諂不便官利爲姦弊不便商賈挾持不便豪家蓄藏不
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行錢法張
告示戒嚴衛不先之於賁萊之術則責之以荷擔之賤
彼惡而相煽旣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商豪右又從旁
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
三四日而中阻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
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責之以納
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納錢存留戶口則
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

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
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
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
貴近始夫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
一切之費取辦十一權故也權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啟
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郎左右侍
郎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於下以科道各
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歛散各照分司而
又輕重適均仍以唐宋舊錢兼之著之以必行之令遊
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輕鼓
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臣
又聞之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
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
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
穀臣竊慮之國家北據幽都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
之限強藩與國之資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
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
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
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
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匹夫作難千人響應彌之之計不

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
心而已今試移文數處而發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
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寒
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
者多也卽有水旱師旅之興何所賴焉臣觀自古中原
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
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
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于存積幾何哉臣近日
有疏謂一日官倉盡發官銀以糴此必甚豐乃可以舉
一日社倉盡收民穀以充者此雖中藏皆可以行然非

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成夫社倉卽義倉也始于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府栽置之後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戸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戸當優免我也

彼曰役占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戸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戸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藷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貨生亂穀貨彌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焉疏入下所司議行尋入爲工部侍郎改吏部以病乞歸學顏廉謹樸茂內行修絜于世味澹然無所嗜博學好古文詞道麗有魏晉風

吏部右侍郎諡文懿楊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歸善人父傳芬從湛若水遊起元幼而知學弱冠時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隆慶元年舉廣東鄉試第一三上春官不第讀書金陵於諸儒學旨皆不相入一日道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豁然因叩學所自黎曰吾師近溪羅子汝芳也起元悅相與聯榻半年不忍别萬曆五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適汝芳以代覲入都遂往受學焉汝芳爲言者劾罷起元方授編修嘆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憾也奉使册封崇王迂道南城訪之往復辨證因次汝芳語爲答問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篇曰諷誦之十六年陞修撰典試福建發策大抒所學晉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曰臣得之父師者如此陞南翰林院學士入爲國子監祭酒以母老乞歸不允二十四年晉南禮部右侍郎奉命祭告中都皇陵會諸人士講中庸及牛山之木一章聞者感動又輯太祖御製集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時神宗深居大內會推諸大寮疏皆留中起元上疏請補南京各部尚書及都察院又因災異上恭勤勤學疏皆不報轉南吏部二十六年召入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未至以母卒于官舍明年還營葬事哀毀致疾卒天啟初諡文懿起元性孝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獎成之居恆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于孝弟慈讓生平一意近溪之學稍入于禪許孚遠在南中極非之孚遠守建昌素不滿汝芳故起元多不合起元奉汝芳最篤圖其像於室出入必告有事稟命而行歲時率同志祭奠以爲常嘗語鄒元標曰吾嘗侍師坐師未語吾未嘗問但見會堂中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即唐虞太和氣象吾終身不能忘顧憲成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即以近溪爲聖人當時評論如此所著有證學篇楊子學解格言政序論學存笥稿白沙語錄諸書

兵部左侍郎贈尙書諡恭簡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中德淸人弱冠舉鄉試從歸安唐樞學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南工部虞衡司主事調考功在南中三年以講學自任四十五年入爲吏部稽勳主事尙書胡松任南參贊時以汝嘗兵知其才時文選郎中胡汝桂自附講學孚遠與語不合因移病歸隆慶三年起考功尋出爲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等復乘間剽掠孚遠陳十策以水陸夾功爲要領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石城村一軍烏嶼茂等懼請縛倭自効已遊擊希功將掩降者獲之茂俊美復逃去孚遠航海抵賊舟開誠撫諭賊衆感泣禽倭莊西榕等七十餘人以降捷上轉武平道副使會大計考功王篆擠之謫兩淮鹽運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復請告尋丁內艱服闋補車駕是時張居正當國惡講學嘗因進謁詢馬政孚遠倉卒置對甚詳明上便宜四事居正心善之而王篆顧以爲功使親已孚遠不應復出爲建昌知府雖簿書旁午不廢講學新城人鄧元錫篤行著書親造其廬訪焉以給事中鄒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舉人王之仁劉元卿積學不仕皆移書當路薦之三年陞應天府丞南畿大水溧水高

淳當三湖上流每苦衝決孚遠請內帑萬五千緡築捕隄民至今賴之會都御史李材以滇事被逮孚遠投揭中救御史管九皋言李材之獄發自巡按蘇瓚孚遠與材講學相善出揭代嗌有旨鐫二級調用復以給事中陳尙象薦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二十年冬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寇朝鮮久詭乞封兵部尙書石星信之孚遠至福建募海商偵倭遂大閱營兵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諸海地雜稅不隸司農者悉幷入稅局由是餉漸充已偵者至悉得倭詭謀洎諸島相讐狀孚遠備述以聞請敕諭日本諸將禽斬秀吉朝廷不封凶逆而封能除凶逆者又言莫妙於用閒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勦不可輕與封又言天津遼陽不可不慮嘉靖中倭亂由嚴海禁激成之今禁故在而姦民出入無稽或相緣爲盜莫若弛其禁俾官給帖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法得行而海患可弭詔悉從之時閩大飢民嘯聚至薄會城諸司皆避匿孚遠開門待之密捕治數十人亂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衆悉宥之罪巨魁三人給事中耿隨龍反劾孚遠撫馭乖方歲荒不能救又寬縱亂民御史甘士价亦言孚遠道學自任經濟全疎請別選才品者代之詔勿問呂宋者海南小國

也柰本正朔中國奸民潘利五等利其貨襲殺其部長部長子訴之孚遠為上疏請究治厚遣其使以堅內附且藉之偵倭時利五失道入安南已為所殺其黨郭惟泰等逃歸悉置於理孚遠在閩二年開築福州海壇山田地八萬三千有奇以海壇密邇鎮東為閩省藩籬既成屯聚必資城守請即本處三年稅糧創建城郭營舍俾遊兵屯守自成重鎮又彭湖島為海中諸國必經之地若築城置營且耕且守據海洋要害斷諸番之往來尤為勝算因言浙中沿海諸山如陳錢金塘玉環南麂等處皆可經理帝是其議命便宜施行二十二年冬升

南大理寺卿明年晉南兵部右侍郎時倭患未平孚遠既佐留樞益募閩人偵伺朝議以孚遠熟倭情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以病乞休不允五請乃許之孚遠自為諸生恥與鄉黨士相爭逐釋褐後益反身尋究嘗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尚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孚遠指水自誓故所學以克己為要於近代學者服膺王守仁然未嘗專提良知於援儒入佛者惡之尤切嘗規羅汝芳為後生領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為荒唐無忌憚之說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者拒學不信不可不思其故其在南中與楊起元周汝登持論不同汝登起元皆汝芳門人也兩家之門互有口語議者藉藉然孚遠則已解官去矣家居以身驗學著書根極理要有敬和堂集論語學庸周易述諸書年七十卒贈兵部尚書謚恭簡孚遠與李材最善材下獄營救無所不至及材戍閩在道仍用督撫儀從孚遠時撫閩出郭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騶從此豈待罪之體材赧然孚遠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刑部侍郎洪朝選

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朝選長于古文與唐順之王慎中交善凡國家典故經史徵義莫不淹貫自南吏部郎累官刑部左右侍郎遂王憲㸅者居國中荒淫無度巡按御史郜光先劾其戕殺淫酗十三罪大學士張居正故不悅遼王至是以勘獄委朝選朝選至襄陽諸司已會勘成獄荊州副使施篤臣持牘請署名朝選曰不提審一人據成案定獄亦安用我乎篤臣去已復來曰遼王反形見矣府中招軍纛何爲者朝選使人覘之兵園府數匝王聞法司至度不

得伸書訟冤二字於纛日夕號其下無他也篤臣既大興遼獄乃詐爲憲㸅書餽朝選而因持之至再促署名甚厲朝選視羅織已定乃曰去謀反二字餘如擬乃具獄上論憲㸅如裁倫典橫例削爵錮高墻除其國是役也朝選奉命臨勘已不能無曲徇乃居正意殊未慊以大計罷朝選朝選出都忿忿見詞色抵家益猖激上疏自辨御史鄒杰等交章劾朝選考察自辨例當發爲編民有旨冠帶閒住會御史劉臺劾居正指及施篤臣朝選曰使我扶同坐遼獄臺且及我矣居正聞益不悅然未嘗有意殺之也福建布政使勞堪者居正私人起家

四川廣文與朝選督學時不相能至是以支餉失軍士心巡撫耿定向檄止之語侵堪而朝選適過耿堪疑朝選中之耿憂去堪遂代耿時時屬同安令金枝伺朝選短長而朝選不知方與里中劉夢龍等爲難夢龍訟于堪堪大喜謂可快居正意乃具疏上聞朝選遂奪職逮訊堪又言朝選精遯甲且亾入海秘部檄不發遣兵圍其第誘執朝選露縛肩輿上兩日夜馳五百里下之獄副使譚啓者蜀人朝選所拔士也饋之食命驛卒供寢堪聞杖卒戒吏毋輙納譚副使譚怒拂衣去堪遂以擅離官守劾譚罷其官朝選在獄親信往來俱絕獄卒夜

囊沙殺之或云絕其食或云縊死堪猶詒朝選在蜀時得同生藥停尸三日晉江人趙日榮排獄門入撫屍大慟收斂之蟲流且出戶也堪煅煉其獄坐以通海接濟等罪居正悅擢堪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朝選子競訟冤堪復嗾太監馮保矯詔杖之奪其廕明年夏居正卒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以私搆遼庶人于是庶人妃上書陳冤引朝選爲證且曰庶人金寶悉入居正府詔籍其家亾有也給事中戴光啓李廷儀疏白朝選冤堪坐奪職明年競再訟父冤及堪諸酷虐狀御史黃師顏復言之乃下堪獄讁定海夢龍坐戍邊篤臣亦死朝選復

原官補蔭如故說者謂庶人之獄憲爀實有罪居正得借以洩忿以朝選故止削國後卒以遼事敗故居正當日深嫉之勞堪赴召過蘇州兵部尚書凌雲翼在告過堪戲曰吾故與洪左然事過輒忘顧與君周旋久不謂君遂能殺人堪曰我何能殺人殺之者王篆也因出篆手書謂不殺洪將有狙臨禍堪懼故力爲之小人希意黨比殺人媚人如此

南京戶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方弘靜

方弘靜字定之歙人嘉靖二十九年舉進士嚴嵩方柄國慕其才使客啖以鼎甲弘靜笑而謝之及同榜設聞喜宴嵩首唱紅字韻詩令諸進士屬和弘靜詩傳京師獨不呈嵩嵩怒置二甲授東平知州邑太僕李某久匿賦不輸弘靜榜於市曰汝能畢今歲賦甚善其貰汝李唯唯衆相傳告謂某賦且輸矣待爲負擔踵至終事不撻一人往編役多不均弘靜審正則審其副審副亦知之一再互校悉得其平歲饑盜蜂起弘靜曰此民也急之則益張緩且滋蔓乃下令舍竿而鋤者非盜禽盜以獻者非盜且有賞月餘悉解散陞南戶部員外郎以東平舊事罷歸凡四年得白補原職久之陞郎中出爲四川僉事攝學政縣令有以前典史祀名宦請者弘靜問曰有惠政乎曰否然則奚祀曰太宰之先也當道所命耳弘靜曰己之吾不習爲媚也晉山東參政明年改江西副使備兵饒州時礦盜嘯聚近千人弘靜簡卒蒐乘示必勦開道人諭以利害衆一夕散去乃埽其峒而封之會嵩父子敗有司株連頗衆弘靜爲辨白復檄袁州守以禮葬嵩初釋褐時爲嵩父子所抑至是卹其死人服其厚尋改廣西歷江西廣東左右布政使萬曆元年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浙自倭亂多費後當事者務以裁減爲能諸務弛廢弘靜疏于朝曰議者無不言去冗便顧所謂冗者謂無當於用耳苟無當於用雖至纖猶冗也當矣卽甚鉅不爲冗故兵不習舟則兵冗也舟不耐水則舟冗也舟苟飾兵苟練則冗去矣臣今請增費以去冗於是條列六事復額兵造福蒼喇唬諸船製軍火器復水操陸操又每歲四五月間南自溫台寧紹北至乍浦蘇州濱海人皆出洋捕黃魚爲生時正值風汛編立魚甲于捕魚時資之防寇稍徵稅銀爲修船養兵費漁事畢聽回生理朝議悉從之弘靜乃下令凡備倭禦之外洋毋使至岸至岸者以失事論諸將會哨陳錢山倭大至諸軍力戰沈其船九斬首百餘級部議當論功以事忤張居正僅賚金幣尋聽勘回籍十二年起撫鄖陽召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老乞歸生平簡澹蕭穆勵羔羊素絲之節年九十五卒贈工部尚書

海東逸史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明崇禎十七年乙酉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魯王徙封江廣暫住台州是月南都陷六月潞王監國杭州旋出降閏六月張國維自杭州來朝魯王請監國時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并起兵先後奉表至台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明年爲監國元年十月與清兵戰敗之十一月議分餉分防拜方國安爲大將明年國安劫閩餉六月江上師潰馬士英阮大鋮先在國安軍中至是欲劫王降清王幸脫去國安阮馬並降

國維諸臣死之鄭彩乃奉王如閩十一月次廈門鄭芝龍既前降令彩執王彩不從奉王次長垣芝龍子成功亦建義海上而不欲奉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實王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王在閩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三年皆陷僅有福安寧德明年春寧德福安相繼陷六月張名振復健跳王次健跳十月移次舟山十二月粵使至閩海遂用永曆年號監國于是名存實終六年乙卯九月舟山陷妃嬪大臣多死之七年壬辰張名振沈宸荃張煌言諸臣扈王至廈門成功以金門居王八年癸巳三月遂去監國號奉表滇中至是監國虛名亦不復存然監國諸臣仍奉王如故歷甲午實監國九年乙未十年丙申十一年三年王在金門丁酉十二年戊戌十三年己亥十四年三年王在南澳是年五月成功徙王澎湖島而滇中使王復監國庚子十五年王在澎湖島成功克臺灣王其地辛丑十六年王在澎湖島四月成功復居王金門壬寅十七年王在金門五月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而監國于是終魯監國終始凡十有七載其大要略如此嗚乎廢興存亡之際雖

曰天命又豈不由人事哉紹興之不守以方國安之爲大將而可知分餉分防而義師渙闈餉劫而江上師潰馬阮主其謀國安肆其横劫王以降無待筮卜可前知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然哉追于入閩寄命延平腋下苟活而已豈足議遠謀然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之恢復不亦盛與鄭彩驕恣又隳大業此希聲蒼水諸公所爲痛心飲血者也癸巳而後益不足論然己亥復號竟不果行意必延平使之吾讀延平戰國史來安人余培森作有餘痛焉延平世以忠賢歸之擬諸史公道鄰

序

洪惟我高宗純皇帝大公至正度越百王御批通鑑輯覽不削福藩位號於分注且備列唐桂二王本末附於後以爲千古興亡鑑至若魯王之延息海隅則并不得列於小朝廷數故載紀亦從其略然而南日孤舟結朱家殘局流離瑣尾猶之厓山一塊肉也其閒忠臣義士東浙爲多有如張沈諸公始終抗節勢不能不行柴市之誅我二祖列宗未嘗不諒其忠於所事易名之典光照汗青凡以立萬世臣極而寓教忠之至意也於是明

越遺獻据所見聞橐筆殘山賸水間㝡錄東荒碧血者往往而有若棃洲黃氏謝山全氏先後譔述尤夥大抵碑傳之文而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容亦有未審者也自余與於慈谿縣志之役之二年昭文鄒君文沅來攝縣事出其藏籍得海東逸史蓋前此所未見也爲書凡十有八卷首監國紀則正名而猶與以帝系也次家人傳傳監國諸妃用歐陽氏五代史例也次列傳次忠義次遺民史體具焉凡所敘述大都身親見之文尤雅馴其微者或不經見於他紀載以存孤忠介

豈其人哉不然已亥五月延平提師北指蒼水前驅入江克瓜洲鎮江大江南北降附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幾薄金陵則亦可以有爲矣而延平竟以前鋒小挫倉皇出海道走吾讀蒼水南征諸集有餘痛焉萃四方之忠義以力挽既頹之大勢殫心竭知僅可望濟而一二武夫不用命卒敗垂成之功易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豈不以其所視者眇所履者危而務逞其剛暴之志氣哉魯監國十七年之事實至短暫也而其存亡勝敗之故昭昭可鑒若此記史者顧可略而不載乎福唐桂

諸王始末史既備錄魯監國獨不得比數此史家之隘漏也有海東逸史者專載記魯監國始末爲監國紀二卷家人傳一卷列傳十五卷都爲卷十八撰者翁洲老民不知何許人也余既獲慈谿楊氏刻本因重刊之以廣流傳而書次魯監國始末大要于簡端且識所慨痛畀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張壽鏞序

節之姓氏而其營者亦足以參訂南雷鮚埼之書洵可貴也署曰翁洲老民計非行遯故臣則亦山林枯槁有心郭灌書而惜乎其不可攷也理庵楊檢討以詞曹星使告養家居方勤於鄉邦文獻尤重忠孝大節亟鈔得副本屬王君子祥及其次公綖孫孝廉校正而刻之於乎鼉波鯨島陰火終熠猿鶴蟲沙久淪物化而寫本孤行不歸澌滅卒表章於累洽重熙之代自非大聖人量包天地覆幬所存久矣死灰殘劫亡復留此蠹蝕餘編寄千秋感愴矣閼逢涒灘閏月甲辰朔會稽孫德祖彥清謹敘

海東逸史目錄

卷一
監國紀上
卷二
監國紀下
卷三
家人傳
烈妃某氏　義妃周氏
元妃張氏　貞妃陳氏 貴嬪張氏 義陽王妃杜氏
卷四
列傳一
張國維 子世鳳　朱大典 子萬化 孫珏 吳邦璿
莊元辰　王思任
卷五
列傳二
余煌　陳函輝
陳潛夫 妻孟氏 妾孟氏　朱繼祚

劉中璟 董世甯

卷六

列傳三

錢肅樂 董光濂 錢肅圖

錢肅範 僕張貴 錢肅遴 妻鮑氏

錢肅典 熊汝霖 子琦

孫嘉績 子延齡 沈宸荃

卷七

列傳四

王之仁 張鵬翼 弟繼榮 徐洪璘

蔣若來 鄭遵謙 弟遵儉 妾金四姐

荊本徹 子元相

卷八

列傳五

沈廷揚 子元泰 妾張氏 沈始元 蔡德 蔡耀 戴啟 施榮 劉金城 翁彪 朱斌 林樹 畢從義 陳邦定

黃銘丹 妻施氏 馮京第

徐孚遠 妻姚氏 子度遠 陳士京

卷九

列傳六

王翊 蔣士銓 石必正 趙立言 明知 立言子楨

王江 沈調倫

卷十

列傳七

張肯堂 妾周氏 沈氏 方氏 女孫茂漪 姜氏 林志燦 畢氏 林桂 子婦

吳士俊 家人張俊 彭欽

蘇兆人 吳鍾巒 子福之

李向中 子善毓 朱永祐

卷十一

列傳八

黃斌卿 王朝先

周鶴芝 林籥舞 趙牧 阮進 從子駿 陳雪之

姚志卓 兄志元 方元章 張起芬

卷十二

列傳九

張名振 母李氏 兄名甲 庶母范氏 弟名揚 妻馬氏 馬呈圖 兄名顯 馬貢圖

民楷　梁隆吉　焦文　文妻張氏　楊復英

卷十三

列傳十

張煌言子萬祺　甘輝　羅子木　僕楊冠玉

卷十四

忠義一

董志寧妻羅氏　子士駿　士驤　僕文周

華夏妻陸氏玉辰　張夢錫

王家勤　陸宇爆

毛聚奎　屠獻宸妻朱氏

楊文琦妻沈氏　楊文琮

楊文瓚妻張氏玉如　楊文球

董德欽　倪懋熹

徐啟睿　趙毅

李桐子文杲　文昱　路國挺

李文纘　杜懋俊

杜兆祐　施邦玠

魏耕李達　錢纘曾　楊遴　汪涵

張廷綏李唐禧　章有功

章欽臣妻金氏　戴爾惠

卷十五

忠義二

傅巖子齡文　齡熙　齡發　王之栻

林汝翥　林銮葉子器

俞元良兄元禮　啟琦　周宗彝妻卜氏　衣　紫衣　妾朱　弟

湯芬　林嵋

都廷諫　洪有文

鄔正畿　林逢經

王恩及妻李氏　王祈

沈履祥　陳世亨

卷十六

忠義三

高岱子朗　葉如蕰妻王氏

徐復儀　唐自綵妾某氏　姪偕豫

王玉藻姚亦方　周元懋

周元初　倪懋楷
朱養時　董廣生
楊鼎臣　林瑛妻陳氏
江用楫妻某氏　董玄
張家璧　朱萬年
顧珍　李開國母某氏
顧宗堯母某氏　顧玢
江中沘　陳所學
顧行　翁健

戴仲明　章有期
劉世勳　王朝相
劉朝

卷十七

忠義四

張棟　倪文徵
朱瑋　鄒欽光
鄒之琦　張君正
傅日炯族父平公　趙景麟

趙天生　周西
張成義　趙甸
葉尚高　朱錫齡
婁文煥　林世英
陳瑞芝母李氏　周容
朱金芝　紀五昌
趙自新

卷十八

遺民

于穎　林時對　四
李長祥　黃宗羲
黃宗炎　陳希友　五
熊日綸　任延賁
沈崇堬　周齊曾　六
高宇泰　盧若騰
沈文光　朱憲宗　七
徐桐　馮元颺
董守諭原闕今補　王正中原闕今補

章正宸原闕今補

朱之瑜原闕今補

海東逸史卷一

翁洲老民撰

監國紀上

王諱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孫也父肅王壽鏞以崇禎九年襲封十二年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北兵破兗州自縊死十七年二月詔以王紹封三月京師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命徙封江廣暫駐台州乙酉五月南京亡踰月潞王常淓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按小腆紀年諸臣請監國不受明季南略云杭人擁戴之大兵至即開門率衆降○是刻考異均註首見處餘不復闕六月九日按紀年東陽兵起在諸義旅後此或當作十九日原任兵部尚書右僉都御史張國維自杭州來朝請王監國會故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起兵餘姚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寧波蘇松兵備僉事沈宸荃起兵慈谿並奉表至台而會稽諸生鄭遵謙亦起兵應之既而定海總兵王之仁翁州參將黃斌卿石浦游擊張名振各以本鎮兵來會王遂赴紹興

七月十八日小腆紀年作閏六月十八日王至紹興行監國事以分守公署爲行在祭告天地祖宗以明年爲監國元年立

元妃張氏上故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帝曰赧皇帝
潞王曰潞閔王
進張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按小腆紀年時名直東閣尋加是銜以朱大典朱之晉南疆繹史作之淵為東閣
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晉司票擬
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沈宸荃皆督師右僉都御史
以鄭遵謙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以章正宸為吏部尚書原注後紹興陷棄家為僧南疆繹史云起為戶部左侍郎行吏
部事李向春繹史作占春為戶部尚書王思任為禮部尚書張

文郁為工部尚書陳函輝為禮部右侍郎按小腆紀年時擢少詹事
歸尋遷是職陳潛夫為太僕寺少卿起原任右庶子余煌為
禮部右侍郎不至
封嚴州總兵方國安按小腆紀年國安浙人或云舊輔逢年子鎮東侯定海
總兵王之仁武寧侯南疆繹史作武寧伯十一月進封侯羣臣皆奉表勸
進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展拜孝陵徐議樂推
未晚也
賜鄞縣舉人張煌言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小腆紀年作八
月事

以原任紹興知府于穎為按察使行巡撫事
鑄大明通寶錢小腆紀年作十二月事
大學士朱之晉謝政起舊輔方逢年為東閣大學士
張國維連復富陽於潛明季南略以復富陽為七月事小腆紀年以復於潛為八月事
請縣
命仁武伯姚志卓小腆紀年作倬守分水
八月原任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拜東閣大學士
九月加按察使于穎右僉都御史督師
十月初二日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隊接

應禪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連戰十日北兵敗去
以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林時對為太常寺卿原任刑部
主事莊元辰為吏科都給事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荊國公王之仁寧國公封鄭遵謙義
興伯尋進侯
議分餉分地
以編修張煌言為兵科給事中
以太常寺卿林時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吏科都給
事中莊元辰為太常寺卿

加右僉都御史孫嘉績熊汝霖並兵部右侍郎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大學士張國維侍郎熊汝霖等拒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為大將命各營皆守節制馬士英阮大鋮按小腆紀年士英字瑤草貴陽人中萬曆丙辰會試又三年成進士大鋮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竄入方國安營請朝見不許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降臣故太僕卿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頒監國魯元年大統曆職方主事黃宗羲所造也

監國魯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王在紹興

遣原任天津參政柯夏卿原注號遜庵嵊縣人進士太常少卿曹維才使閩中

以原任右庶子余煌為兵部尚書

加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為兵部右侍郎

二月叛將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總兵陳梧敗於檇李自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

閩中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方國安縱兵擾之拘清源不遣小腆紀年云字嗣白平湖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國安所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江防潰投江死國朝賜謚忠節蓋馬阮所構也明季南略及紀年並以為在錢塘江戰後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戶部主事原作郎中据第十八卷補傳正董守諭請王哭臨三軍縞素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仁鄭遵謙率水師襲戰敗之小腆紀年作是月朔日事

平海將軍周鶴芝議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小腆紀年作三月事

五月兵部右侍郎錢肅樂棄軍之舟山

都督鄞縣志作總兵陳謙奉使至閩中為御史錢邦芑所劾被殺

加兵部右侍郎孫嘉績戶部尚書据第六卷本傳四字疑衍熊汝霖兵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

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黃宗羲吳乃武查繼佐等會師渡海劄潭山南疆繹史作海壇山以江上兵潰乃還

六月丙子朔江上兵潰方國安馬士英等欲劫王投降

遣人守之會守者病王得脫乃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自定海出海明季南略作五月二十八日事小腆紀年作二十七日事

大學士張國維兵部尙書余煌禮部右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兵部左侍郎陳函輝通政使吳從魯小腆紀年云字金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官通政司左參議大理原作太僕据第五卷本傳正寺少卿陳潛夫翰林院編修徐復儀紀年以爲唐藩遇害後死江西道御史傅巖兵部主事高岱棨如薀紀年作汝薀一作汝蘅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諸生傅日炯趙景麟等皆死之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方國安及馬士英阮大鋮等並降

寧國公王之仁泛海至金陵死之北兵破金華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死之

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斌卿不納

永勝伯鄭彩至舟山奉王入閩

叛將張國柱攻舟山爲水營將阮進所敗刦元妃世子去以上三節小腆紀年並繫九月內

二十四日大學士孫嘉績卒

八月十一日建寧陷僉事倪懋熹死之

二十七日閩中陷唐藩出奔汀州爲北兵所殺按小腆紀年唐藩名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大兵取延平及天興府追殺於汀州之府堂時二十八日也

九月以兵科給事中張煌言爲右僉都御史按小腆紀年以明年正月進是職

十月丁酉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王次廈門南疆繹史稱中左所亦名鷺門時鄭芝龍小腆紀年云字飛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已降北令彩執王以降彩不從芝龍之子成功亦不肯隨父復建義海上而以廈門爲營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爲隆武三年於是鄭彩改次長垣改明年爲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海東逸史卷一

海東逸史卷二

翁州老民撰

監國紀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長垣

辛未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建國公封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瑞閩安伯周鶴芝平夷（小腆紀年作彝）伯阮進蕩胡（紀年作湖）伯阮駿英義伯

以原任雲南僉事林汝翥為兵部右侍郎

周鶴芝復海口以參議（小腆紀年作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進册貴嬪陳氏（小腆紀年作張氏）為元妃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南疆繹史作漳州按漳平屬龍巖州此疑誤）失利又明日北兵攻海澄南師退入於海

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南疆繹史云饒州人同安阮旻錫夕陽寮稿作有禎字亮士嘉禾里人）為令五日復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常淲（小腆紀年作常潮事在四月常淲為貴溪王明年二月永寧砦破死）復建寧其裨將王祈（南疆繹史作祈）復邵武

三月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員外郎林垐合兵攻福清不克死之（小腆紀年作十月事）

四月海口陷參議林籥舞總兵趙牧死之周鶴芝退保火燒嶴

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命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赴之以兵部（小腆紀年作戶部）右侍郎沈廷揚右僉都御史張煌言給事中徐孚遠御史馮京第監其軍抵崇明舟覆名振等從間道脫歸廷揚被執死之

六月攻漳失利

王至琅江錢肅樂來朝拜兵部尚書

以閩中原任太僕寺卿劉沂春為右副都御史原任廣東糧道（小腆紀年稱副使第十卷本傳同）吳鍾巒為通政使（按紀年以十月召用）並以錢肅樂薦也

七月王親征會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按小腆紀年是日遣兵襲連江）

以右僉都御史沈宸荃為兵部尚書（按小腆紀年以十月進是職）

以閩中原任溫州巡撫劉中藻為兵部尚書武英殿（按小

腆紀年於是年正月授職兼東閣大學士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
錢楷皆以城來降小腆紀年九月遣兵復羅源又復連江於是長樂永福閩清諸城皆下
以閩中原任戶部侍郎林正亨為戶部尚書僉都御史
余颺為左都御史御史林嵋為吏科給事中禮部主事
黃岳南疆繹史作賓小腆紀年作賓按俗書賓作賔字典無此字為吏部考功司郎
中
辛未鄧藩錫理小腆紀年作鄧藩理係人名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
按瑞安縣在晉時為安固縣援兵不繼復陷被執大罵而死

遣大學士劉中藻攻福寧州破之鎮將涂登華降
以兵科給事中孫延齡為兵部右侍郎大學士嘉績子
也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閩安鎮
遣閩中原任東閣大學士朱繼祚與同安伯楊耿攻興
化克之
以兵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止稱給事中陳士京為光祿寺卿奉
使粵中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

兵科給事中陳希友熊曰縉疏參鄭彩逆惡大罪為誅
臣所劾不果上
二月以兵部尚書錢肅樂兼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三才南疆繹史作天才來降封為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嵋與泉遵湯芬死之莆田
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里居給事
中鄭勝朝殉節諸臣錄作鄖正畿御史林逢經死之長樂陷里居
御史王恩及小腆紀年作王恩死之建寧陷守將王祈死之王
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至是皆失僅留寧

德福安二縣
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學士錢肅樂以憂卒
十月以工部尚書沈宸荃右副都御史劉沂春兼東閣
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紀年作庚申朔王次沙埕
監察御史黃宗羲自剡中至拜為左僉都御史尋進左
副都御史
三月寧德陷
黃斌卿遣其弟孝卿偕僉都御史馮京第乞師日本不

得要領而還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及其部將董世南（小腆紀年作世）上等並死之兵科給事中（原作翰林院編討据第六卷本傳正）錢肅範被執不屈見殺

六月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

七月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諸營官爵授東山寨李長祥四明寨王翊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按小腆紀年時授翊河南道御史十月來朝擢是職）壬午北兵圍健跳蕩胡伯阮進追敗之

封平西將軍王朝先平西伯

以右僉都御史馮京第爲兵部右侍郎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

十月己巳（小腆紀年作乙巳按曆法是月無己巳日）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

大學士劉沂春還閩

以閩中原任戶工二部尚書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吏部右侍郎朱永祐爲左侍郎（按小腆紀年時進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第十卷本傳同）進戶部侍郎孫延齡爲戶部尚書以右僉都御史李長祥張煌言並爲兵部左侍郎（按紀年煌言爲右侍郎第十三卷本傳同）

命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左副都御史黃宗羲乞師日本不得要領而還（按小腆紀年是年十一月乞師日本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不著京第宗羲名）

十二月粵中遣使封鄭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曆年號

左副都御史黃宗羲以母老乞歸許之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三月右僉都御史四明寨王翊來朝拜兵部左侍郎（小腆紀年作右侍郎第九卷本傳同）

八月兵部左侍郎王翊帥師破新昌拔虎山進本部尚書（小腆紀年止稱侍郎未嘗進尚書）

九月鄭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爲成功所敗泊沙埕張名振擊破其餘兵（按小腆紀年爭廈門在八月沙埕之破在周瑞周鶴芝分屯三盤後）

以兵科給事中徐孚遠爲國子監祭酒（按小腆紀年於己丑十月擢左僉都御史未嘗轉是職）

周瑞周鶴芝以樓船三百分屯温州之三盤爲舟山犄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北兵攻杜嶴兵部右侍郎馮京第死之（小腆紀年作九月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小腆紀年作閏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并其軍

以太僕寺少卿曹從龍爲兵部右侍郎

七月北兵攻四明寨兵部尚書王翊死之（按小腆紀年是月被執八月至定海死之第九卷本傳同）

北兵會攻行朝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王發舟山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爲南師所敗獲其樓船戮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大霧北兵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蕩胡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熸進死之

九月丙子城陷元妃陳氏投井死貴嬪（小腆紀年稱宮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從之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工部尚書（原作吏部侍郎茲據第十卷本傳正）朱永祐通政司參議（紀年稱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紀年瑛爲吏部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航海遺聞作楊）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工部所正戴仲明禮部主事（原作中書舍人勝朝殉節諸臣錄同茲據第十一卷本傳正）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南疆繹史作潮）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貢生董文煥諸生林世英朱錫齡等並死之

北兵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

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扈王至廈門（按小腆紀年在是月丁酉後）

延平王鄭成功朝見行四拜禮（小腆紀年云以宗人府府正禮見）贄千金紬緞百匹供應甚殷從臣亦皆有贈尋奉王居金門

七月大學士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門

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奉表滇中

九月定西侯張名振帥師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左次崇明冬盡乃還

甲午年王在金門（按小腆紀年以是年正月移居南澳）

二月（小腆紀年作正月）定西侯張名振監軍張煌言帥師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眞抵燕子磯而還

乙未年王在金門

十一月（航海遺聞作八月行朝錄臺灣外紀並作五月）延平王鄭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霙之（小腆紀年作陳六御）帥師圍舟山北將巴臣興降（紀年云原名臣功時授鐵騎鎮）

二十九日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軍

丙申年王在金門

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霙之並赴海死（小腆紀年云陳六御自刎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過海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丁酉年王在南澳

滇中遣使至加張煌言左侍郎（小腆紀年作明年正月事）

戊戌年王在南澳

二月（張忠烈公神道碑作三月小腆紀年作七月）延平王鄭成功會師浙海以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洋山（按洋山當作羊山）怪風猝至義陽王溺死乃還

己亥年王在南澳

五月延平王鄭成功全師北指監軍張煌言以所部前驅入江抵瓜洲克其城成功南攻鎭江亦克之大江南北皆來降附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會前鋒敗成功倉猝移帳遂大潰乘流出海煌言亦從間道歸天台（按小腆紀年煌言徇江南北下四府三州二十二縣會成功兵潰八月歸天台）鄭成功還王於澎湖島（按小腆紀年在滇中命王監國後）

六月王遣使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滇中遣使齎手敕仍命王監國加張煌言本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按小腆紀年在天台後）

庚子年王在澎湖島

鄭成功攻臺灣克之紅夷乞降以大船遣其國成功遂王其地（按小腆紀年在明年十二月）

辛丑年王在澎湖島

四月鄭成功復奉王居金門

壬寅年王在金門

二月十三日滇中陷桂藩爲北將吳三桂（小腆紀年云字長白高郵人遯東中後所籍）所殺（按紀年滇都以己亥正月陷桂藩由榔以辛丑十二月被執至是年四月絞死）於雲南

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鄭成功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
國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

海東逸史卷二

海東逸史卷三

翁洲老民撰

家人傳

妃某氏王爲世子時所納崇禎十五年北兵破兗州兄魯王以派自縊死王被執詭稱魯王牧兒見北兵掠王邸皆忽流淚怪之旁有人曰此魯藩之弟也北兵刃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少女子甚麗知是汝妻犯之不從死於牆下汝其埋之王因得脫紹興監國諡曰烈妃

元妃周氏濟寧人王以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妃入宮已年餘矣遂進元妃甫逾月而京師陷王避兵南下妃時臥病不起王強之妃泣曰王速行勿以妾故爲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瓷盤勒喉而死紹興監國諡曰義妃（按小腆紀年江上師潰王命扈宮眷出海張妃辭碎瓷盤自剄死宮嬪周氏出海後張國柱劫之亦自刎死魯紀年海上見聞紀並云張妃被劫中途碎瓷盤自刎死）

元妃張氏蕭山人（小腆紀年云會稽人）乙酉七月王至紹興行監國事立爲元妃父國俊得封伯爵內結閹臣客鳳儀李國輔（按紀年國輔司禮監韓贊周養子也）外倚悍將方國安王之仁頗通

畀擅事諸臣相繼進諫王不聽侍郎錢肅樂特疏糾之留中國俊遂引降臣謝三賓直東閣以擠肅樂肅樂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師潰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適叛將張國柱來攻爲水營將阮進所敗國柱僅以身免遂擄妃去不知所終

元妃陳氏鄞縣人丙戌春入宮爲宮人（小腆紀年云次會稽張妃下）張妃既爲亂兵所擄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王已入閩彷徨無

所歸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王見之流涕進册爲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子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國俊頗豫事擅威福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爾乎至是族戚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擣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敗死北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出海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蹴灘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北向拜謝投井死貴嬪張氏及義陽王妃杜氏從焉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宮監太監劉朝共舁巨石塡井平之即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得妃死狀表言於王加諡貞妃

海東逸史卷三

海東逸史卷四

列傳一

翁洲老民撰

張國維字玉笥號止庵（明季南略云字正庵號玉笥）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天巡撫崇禎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召為戎政尚書尋敘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小腆紀年云字寶摩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乙酉嘉興破自經死國朝賜謚忠懿）去位眾議歸國維馬士英不用而用張捷（紀年云捷丹陽人進士南都陷自縊死）國維乃乞省親歸乙酉五月南都覆六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國維乃以閏六月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尚方劍督師江上會嚴州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連復富陽於潛諸縣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上疏謂刻期會戰則

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為勝算必聯諸帥之心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於是樹木城緣江要害聯絡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按紀年至是賜尚方劍總統諸軍）十月北兵至國安嚴陣以待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以步兵接應連戰十日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李（南疆繹史鮚埼亭集並作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而歸北兵大敗是冬閩中遣給事中劉中藻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乃馳至紹上疏唐王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并力其復國讎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則江上諸將皆須聽命猝然有變監國之號令不行脣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自是成水火矣明年五月諸軍乏餉師潰六月朔日北兵至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退守東陽及義烏破

衆勸國維入山圖後舉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
也一死而已二十八日北兵至七里寺國維遂具衣冠
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賦詩三章按紀年載首章自述云艱難百戰戴吾君
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長傍孝陵墳次章念母云一瞑纖塵不挂胸惟哀耋母葬蓬窮仁人
錫類能無意存歿銜恩結草同三章訓子云夙訓詩書暫詖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
答所生赴園池死年五十二國朝賜諡忠敏予世廕官平敵將軍
後以吳易南略云字日生號朔清吳江人崇禎丁丑進士紀年云癸未進士乙酉六月起兵長白蕩
歷官至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事連亦死難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

爲人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官至兵部左侍郎
總督江北諸軍小腆紀年云官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以許都事被逮會
國變止福王立起是職尋進尚書以許都紀年云東陽人諸生知縣桐城姚孫棐激亂號白頭兵
事有連逮治京師陷福王立有白其誣者乃以原官召
用踰月進尚書督上江諸務南都陷走杭州會潞王亦
降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
浙東魯王起事大典亦遣其孫珏上表勸進王既監國
以軍來赴授官亦如之命仍鎮金華會我朝遣招撫使
至大典烹之紹興既破次及金華大典率兵拒守月餘

不下城既陷闔門縱火自焚死國朝賜諡烈愍大典本與馬士
英阮大鋮善南都亡大鋮出走由太平趨浙東投大典
於金華大典方舉義留與共治軍士民不可檄逐之大
典乃送大鋮於方國安軍士英國安同鄉也先在其軍
中於是兩人掀髯抵掌日夕談兵國安甚喜及北兵至
士英大鋮國安皆降而大典獨殉節部將吳邦璿從死
子萬化巷戰被執亦不屈死孫珏少年能文有經濟才
亦死於浦城
莊元辰字起貞號頑庵鄞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

太常博士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國朝賜之諡忠正
門促以勤王福王立議選科臣劉宗周小腆紀年云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稱蕺山先生萬曆辛丑進士官左都御史杭州失守絕粒死國朝賜諡忠介章正宸等並
首舉元辰馬士英惡之以中旨授刑部主事已見士英
日橫遂告歸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元辰破家輸
餉肅樂等西行推元辰任城守事魯王監國擢吏科都
給事中尋遷太常寺少卿進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元辰
疏言陛下大讎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
凍櫛風沐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

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專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慘則衣食

可以俱廢疏入優詔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乃叛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斷不能隨聲奉詔上不能用而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遂三疏請歸歸逾月而紹興破狂走諸山中朝夕野哭疽發於背而卒

原注元辰舉鄉試出汪偉門會試出馬世奇門論者以爲鍼芥之合云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級稍遷刑工二部主事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五月南都陷福王走蕪湖馬士英擁兵奉太妃入浙思任猶未知福王被擒也乃上疏太妃請斬士英

按小腆紀年思任疏云戰闘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醲酴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巧鉗彌塲之事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無賴貢官鬻爵門下狐狗膴錦橫行朝廷驚信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扈耶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某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東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已

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東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麑士英愧憤不能答也

王既監國起拜禮部尚書年七十餘矣明年六月紹興破踉蹌避兵入雲門山痛哭而卒

紀年云城破不食死南疆繹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

海東逸史卷四

翁洲老民撰

列傳二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五年進士第一歷官至右庶子乞假歸遂丁外艱服除久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橫甚拜煌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鬬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

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江干師潰王航海逍遁眾有議據城抗守者煌以徒害民生不可遂大張殊示放兵民出走畢賦絕命詩一章按小腆紀年載其詞云穆駿自馳老駒忍逝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娩文山不入柴市自沈渡東橋下舟人拯起之乃歎曰忠臣不易做也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國朝賜謚忠節

陳函煇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知縣為人不拘小節好交游日事詩酒為御史左光先紀年云光斗弟崇禎末巡按浙江平許都亂劾罷京師陷慟哭刑牲誓眾倡義紀年載其檄文云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嘗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埽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寶海盡行統曆迫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厲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為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嵩萬姓號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戹極之未遷遷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郎爾紛然造逆之輩嶠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敢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甌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賦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竟若罔

聞開門納叛皆歡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係忠臣此則劫運眞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並値杜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弃蔡州丸內鴆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戮安逃景亦斃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況漢德猶存周曆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戮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別具鬢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聲嚙齒穿齗聲斷五更鼓角共灑中包胥之淚者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禹挾與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百國不期大會江左頗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叫

乎北風旗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挾神鼎事在人爲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欃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王乃止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南都陷歸與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等會師江干時魯王在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讎繼統於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遲遲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此句踐所以擒吳稱霸也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侍王

至紹興王既監國擢爲禮部右侍郎進禮兵二部尚書按小腆紀年止稱侍郎未嘗進尚書監國紀同明年六月紹興陷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數章紀年云作六言絕句十章其一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始終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存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尚傳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降生人文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寶海名山身列兜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尙多抱憾請與同人諡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記皆不可考投水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自經死國朝賜諡忠節年五十七

陳潛夫字玄倩號退庵錢塘人南疆繹史云仁和人崇禎丙子同年錄云仁和人原籍山陰越殉義錄云會稽人籍錢塘崇禎丙子舉人十六年授開封推官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闖京師陷縞素誓師邀擊賊於柳園大破之福王立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所規畫皆盡善而馬士英不用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小腆紀年云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馳從傳呼王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獄治

之紹興府志云給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䫻並及潛夫馬士英獨令議潛夫罪逮下獄治之未幾南都不守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江上軍乃自募得三百人與孫熊諸家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潛夫以家財餉軍久之財竭支四百金於餉臣不得右副都錢肅樂言潛夫破家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因爲潛夫請餉王是其言而方王終不發也丙戌五月江上師潰王航海去潛夫作絕筆詩走至山陰抵小赭村謂其妻孟氏曰勉之吾爲忠臣爾爲烈婦孟

氏曰此吾心也與其女弟櫛髮更服以待女弟者潛夫妾也紹興府志云孟楨初二女並妻潛夫同日合巹非妾也潛夫乃整衣冠拜祖父像已復拜其母別其弟攜妻妾至化龍橋投水死紹興府志云潛夫先推二妻入水爲具棺殮然後賦詩躍水死並欲拉二子同死以繼母不許免年三十七國朝賜諡忠節

朱繼祚字胤岡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按小腆紀年崇禎初官禮部右侍郎以人言罷去福王時起故官未赴而南都陷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王被擒繼祚奔還其鄉舉兵應魯王戊子正

月與同安伯楊耿攻取興化城時北之分守道彭遇颽紀年云崇禎癸未進士時爲監司守城故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已登陴樹大明旗幟於城守將不敢入遂克之三月北兵至城復破繼祚被執羈之獄中賦絕命詞數章自縊死國朝賜諡忠節將死自書祠堂對聯云臣罪當誅生奚補死奚遲故國舊君安在帝臨有赫身可灰家可燼周頑殷義若何

劉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賊陷京師鬀髮被掠賊敗南還唐王時官兵科給事中奉命頒詔浙東爲張國維朗汝霖等所拒廢然而返至金華朱大典薦之召對稱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金衢取苧猿菁猿諸種人練之爲卒時稱能軍閩中陷魯王召拜兵部尚書尋兼武英殿大學士中藻善撫循激勸富人使出財佐軍士卒並樂爲用其兵最盛鄭彩專主閩事心弗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王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丁亥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寧州守之與周鶴芝相犄角久之移駐福安鄭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來攻中藻善守所殺傷數千人己丑三月北兵

乃循城十里掘壕樹柵以困之按小腆紀年福安自前年十月被圍至是年四月城陷凡七閱月中藻不能出戰食盡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而死國朝賜諡烈愍部將董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紀年載中藻子思沛諸生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

海東逸史卷五

海東逸史卷六

翁洲老民撰

列傳三

錢肅樂字希聲一字虞孫號止亭鄞縣人臨江知府若賡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進士授太倉知州遷刑部員外郎連丁內艱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杭州繼陷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董志寧華夏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按小腆紀年同知爲朱之葵治府事已齎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

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定海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其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時紹興餘姚慈谿竝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晝錢塘江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上疏言目前時勢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當是時之仁已封武寧侯方國安亦進鎮東侯其兵謂之正兵食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爲正餉孫嘉績熊汝霖沈宸荃及肅樂等兵謂之義兵所食者皆取給於富室樂輸爲義餉正兵司餉者直至殿陛爭譁奪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給恆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累疏辭不許明年四月軍食盡乃上疏言臣兵既無餉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遂棄軍之温州王得疏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其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逾月紹興失守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遂隱海壇山採山薯爲

食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王入長垣召爲兵部尚書疏薦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巒及閩中諸遺臣並起用戊子王次閩安鎮拜爲東閣大學士與馬思理勝朝殉節諸臣錄云長樂人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大兵平福州自縊死國朝賜謚節愍林正亨同入直每日繫舟於王舟之次票擬章奏既畢則奉舟別去匡坐讀書而已時唐王雖歿而其將徐登華尙守福寧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

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
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欲沸鼎以稱安巢
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而是時鄭彩專
柄逞殺熊汝霖鄭遵謙又登華之降由於劉中藻故幕
府立焉而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
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遂憂憤疾作卒於海外之琅琦
山年四十二殉節諸臣錄云閩連江陷以頭觸牀死遺言以故員外郎章
服入殮贈太保諡忠介國朝改諡忠節後六年故相葉向高曾
孫南疆繹史作向高孫尙寶卿進晟葬之福清黄蘗山婦翁董光

遠破家爲肅樂輸餉奏授職方主事參幕府事肅樂既
入海乃自縊而死

錢肅圖字退山號東村鄞縣志云字肇一號退山肅樂第四弟爲諸
生隨肅樂倡義授監紀推官紹興破從王泛海入閩擢
御史召募義勇聯絡山海諸寨肅樂死與弟館討肅範
同入福安圍城中福安破肅範死肅圖從王至舟山又
二年舟山破乃歸久之卒於家

錢肅範字錫九一字箕仲肅樂第五弟肅樂起兵其諸
弟之從軍者並授監紀江干失守從肅樂浮海而南一

時諸從亡詔敕皆出其手授翰林院館討肅樂既死大
學士劉中藻方守福安招之往擢兵科給事中己丑四
月福安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賦絕命
詞投繯兵至破執不屈死年二十九僕張貴從之

錢肅遴字兼三肅樂第七弟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
受入閩以薦授兵部職方主事方主二字原脫以意補己丑從亡
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甲午張煌言以定西之軍入長
江肅遴與弟推官肅典閒道赴之乙未翁洲復歸海上
肅遴復與推官赴之丙申翁洲復破推官死焉肅遴亡

命至崑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已亥煌言復入長江肅遴
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
一夕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年三十妻鮑氏祝髮爲
尼

錢肅典字叶虞肅樂第九弟庚寅與兄肅遴從亡共保
翁洲授監紀推官丙申大兵復下翁洲肅典與肅遴渡
海告警追騎至肅遴得脫而肅典被執不屈死年二十
六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

戶科給事中以言事謫福建按察使照磨福王立召還以原官給事中起用轉（按九字原脫據南疆繹史補）吏科右給事中南都陷馬士英竄走杭州汝霖責其棄主士英無以應之逾月杭州亦破乃與同里孫嘉績共起兵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時江上之兵每日尋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柁還守率以為常惟汝霖率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因入海寧募兵得萬餘人別行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成主兵由是浙西吳中並

皆響應進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唐藩立閩中遣劉中藻頒詔至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因出檄拒之丙戌五月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六月江干失守從王泛海時鄭彩自以扈駕功勢張甚汝霖票擬每右諸將而抑彩彩積恨久之已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交惡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戊子元夕汝霖自王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問遺茂以熊鄭合謀并告彩乃夜使賊黨百人破門而入縛汝霖投之海（國朝賜諡忠節）子琦（紀年稱琦官）甫六歲即彩壻彩陽撫而陰賊之亦投之海中

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宋燭湖先生之後忠烈公燧五世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孫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小腆紀年作主事未嘗進郎中）為中官高起潛所譖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南都既陷杭州隨之乃與同里熊汝霖共舉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防江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諸人雖迫於忠憤創義起事然皆書

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人之參決於是有分地分餉之議方王猶為不足攘奪義餉於是義兵無所取給恆散去無存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乃盡以歸之職方（衍二字）御史黃宗羲而謝兵事丙戌五月以兵部尚書與汝霖同拜東閣大學士六月江上師潰從王航海卒於舟山年四十三（南疆繹史作四十四）贈太保諡忠襄子延齡官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仕至戶部尚書

沈宸荃字友蕣號彤庵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復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時馬阮亂政宸荃頻疏論之最後直糾士英擅權納賄誤國殃民十二大罪士英怒必欲殺之蕺省力救得免遂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而南都破北兵至浙宸荃起義里中與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等會師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江干失守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復從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山破又從泛海抵廈門至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 國朝賜謚忠節 宸荃從亡時其父居家當事齮齕之父亦强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父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不哀之

海東逸史卷六

海東逸史卷七

翁洲老民撰

列傳四

王之仁字 原闕 直隸保定人官吳淞總兵遷浙江定海總兵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者家富稱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錢肅樂等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洶洶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稱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稱紳指肅樂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肅樂在旦夕屆期之仁至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之仁遂以兵迎魯王於台州王既監國封之仁武寧侯進寧國公時諸帥爭地爭餉擾餽譁爭敵兵臨江置之不問之仁雖悍戾尚忠義上疏言起事之日人人有直擣黃

龍之志乃一敗之後遂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部之兵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丙戌三月朔北兵驅船開堰入江閣部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汎令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而自督諸軍復杭州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北兵敗去六月朔江上兵潰諸將皆遁惟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惟一死

而已乃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沈於蛟門下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旗幟鼓吹張蓋泛海至松江北兵意其降也護送至金陵衣冠大袖肩輿而入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徵信故來投見欲死於明處耳承疇優接以禮勸之薙髮不從乃戮於市從子正中別有傳

張鵬翼字耀先浙江諸暨人官浙江總兵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乙酉四月北兵南下鵬翼與右都督徐洪珍合兵入援未至而南都陷遂從海道至紹興魯王封爲永豐伯丙戌三月移鎮衢州北兵至副將秦應科等內應城遂破鵬翼巷戰力竭被執諭之降大罵乃殺之國朝賜諡烈愍小腆紀年載弟鵬飛同被執不屈自刎死弟繼榮南疆繹史作季熊勇冠三軍與北兵戰力竭而死紀年云季熊嚴州守將戰敗拔刀自刎死時稱張氏三忠云有老僧舁其屍歸將近衢里許道旁有旅肆忽見繼榮披甲躍馬從數人至命具酒食肆主飛報入城軍中皆驚訝急出迎之則繼榮屍適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洪珍亦不屈死

蔣若來字龍江南直長洲人世居婁門形材短小獨骨臂善騎射以事亡命居劉河巡撫張國維異其才拔自行伍明季北略作生員以把總守江浦流賊薄城蟻附而上若來提刀截殺應手而斃方坐城樓下俄見賊金冠紫袍者擁大石直前擊中若來面仆地賊乘勢合圍而前若來奮躍登城射殪其酋復發大砲擊殺三千人以功擢游擊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以無援敗累遷至浙江總兵勝朝殉節諸臣錄小腆紀年並稱都督唐王立令與朱大典同守金華魯王授官亦如之及城破令長子出而集妻妾子女於

廳縱火焚之提刀巷戰殺四十餘人力盡自刎死國朝賜諡忠烈

鄭遵謙字履公紹興府志作履恭會稽人僉事之尹子爲諸生跅弛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南都陷閹人屈尙志按小腆紀年福府內臣有屈尙忠者疑卽一人逃至越遵謙執而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宦皆可誅劉先生謂宗周也北兵至潞王以杭州降遵謙創眾起義殺北人所署紹興守會稽令紀年云紹興守張愫山陰令彭萬里與錢肅樂等奉箋魯王拜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義興伯丙戌三月北兵決壩放船入錢

塘江遵謙帥師敗之獲其鐵甲八百餘副紹興破崎嶇浙閩閒從王航海至廈門進封義興侯大學士熊汝霖爲鄭彩所害遵謙不平彩乃詐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逵遵謙過輝船送之遂被擒輝既擒遵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遵謙呼之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乃出遵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既畢遂躍入海中死國朝賜諡節愍弟遵儉同有妾金四姐者故妓也嘗笞殺其婢王氏因下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四姐東裝象彩每饋奠斬象人以侑食彩聞之使

人沈之海中弟遵儉官通政司參議舟山破殉節死

荆本徹字太徵丹陽人崇禎辛未小腆紀年作甲戌進士官兵部司務爲溫體仁所惡免官十七年起原官出爲下江監軍道福王時授職方郎中仍監軍海上南都亡屯軍施翹何號四營招集諸將士會故總兵貢五常原注崇明人張士儀原注太倉人張鵬翼諸暨人原注崇明人疑承上貢注而譌今据本傳巡撫田仰光祿卿沈廷揚各以眾至義陽王避亂亦自太倉投馬魯王進拜副使丙戌扈王出海屯小沙嶼其將士多善射黃斌卿忌之造爲流言率眾攻之遂遇害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歿於浙東國朝賜諡節愍子元相亦見殺

海東逸史卷七

海東逸史卷八

列傳五

翁洲老民撰

沈廷揚字季明號五梅崇明人少爲諸生慕忠孝大節崇禎中由國子生爲武英殿中書舍人以海運功擢戶部郎中尋加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京師陷福王立於南都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餽江北諸軍南都失守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授戶部左侍郎王航海之明年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卿不敢應廷揚及都御史張煌言給事中徐孚遠御史馮京第勸定西侯張名振就其約名振遂率舟師同廷揚等北上統水船二百餘號直抵崇明及吳淞會颶風大作舟覆名振等踉蹌逃歸廷揚獨與北兵大戰四晝夜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又起舟膠於沙與麾下七百人俱被執蘇撫土國寶勸之降不從乃先驅七百人於婁門外李王廟駢戮之無一人肯屈者廷揚至南京內院洪承疇素與廷揚善欲脫之詭曰我聞沈廷揚已

爲僧若敢誑乎廷揚詈之遂下獄猶遣其門人周亮工說之廷揚曰毋多言吾今日非一死不足塞責乃與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游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嗣子元泰同就戮年五十三國朝賜諡忠節妾張氏奔視含斂哀慟道路歸亦自縊後贈戶部尚書

黃銘丹字丹侯崇明人諸生崇禎十二年流寇毀鳳陽祖陵銘丹憤激與妻子訣誓不破賊不還因謁制府獻平寇諸策爲史可法參謀及京師陷里人沈廷揚方以光祿卿駐淮上銘丹投謁曰丹在史公處無所表見願假一旅以自效因令至崇明募水師師方舉而福藩以江北分屬四鎮廷揚無分地遂無功南都失守吳中瓦解銘丹方抵浙詢帝王消息知廷揚已入舟山乃撫膺曰事不可爲矣南向慟哭赴海死妻施氏亦殉焉

馮京第字躋仲號簟谿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按京第不由進士出身詳見鮚埼亭集及谿上遺聞集錄以上十字當由沈宸荃傳譌移改禮部主事乞假歸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杭州繼陷乃從里人沈宸荃等起義紹興監國擢御史尋進僉都

江干師潰從王航海時議遣平海將軍周鶴芝乞師日本黃斌卿止之鶴芝怒而入閩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誠哭三桂乞師之誤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京第日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撒斯馬王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京第因致其血書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遂議發各島罪人同孝卿往而令京第先還

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始此（按餘姚縣志京第乞師與朱之瑜偕京第先歸之瑜遂留南疆繹史結埼亭集諸書並不著之瑜名日本人岡千仞來徵乞師事則祗知之之不知京第蓋之瑜留故也事詳補傳）丁亥四月同定西侯張名振率舟師北上至崇明而海颶舟覆得脫歸己丑秋擢兵部右侍郎是冬仍命京第及副都御史黃宗羲同澄波將軍阮美往日本乞師終以不得要領而還時餘姚人王翊結寨四明京第乃間行至與之合軍杜嶴聲勢頗振庚寅冬北兵將攻舟山惡四明中梗乃分兵兩道入大蘭山時京第已寢疾匿

鶴（紀年作灌）頂山中爲其叛將（紀年云王昇）所縛致之寧波諭降不從乃殺之

徐孚遠字闇公晚號復齋南直華亭人南京刑部侍郎陟曾孫崇禎十五年舉人明年下第歸兩京相繼陷慨然而起指其髮誓曰此即蘇武之節也我甯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遂與夏允彝（小腆紀年云字彝仲號瑗公崇禎丁丑進士官吏部主事乙酉九月自溺死國朝賜諡忠節）陳子龍（明季南略云字臥子號海士允彝同榜進士官兵部左侍郎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右侍郎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國朝賜諡忠裕）等謀勤王事不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妻姚氏子度遂並死焉

遂間道往浙自浙入閩時唐王方即位於福州改福州爲天興府遂除孚遠天興司李斷獄平正尚書張肯堂出募師加孚遠兵科給事中同行既而閩浙相繼陷魯王航海孚遠從之從定西侯張名振帥舟師北上颶風舟覆孚遠以後殿得免王至舟山擢國子監祭酒舟山破從王之廈門依鄭成功成功以師禮事之戊戌正月滇中遣使齎璽書通問成功拜孚遠左副都御史孚遠隨使入覲遂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原譌安）其行禮不從不聽過仍返廈門（臺灣外紀以爲從滇朝見歸廈失道安南而行朝錄則云）

朝演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廈門破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在海外復娶戴氏生子永貞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明史謂孚遠因松江破死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廈之曾厝鑒卒龍溪縣志謂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繹史謂歿於臺灣野乘謂癸卯廈門破諸搢紳東渡獨孚遠歸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亦有乘桴遠引騎鶴重歸語似孚遠未渡臺者惟孚遠交行摘稿後附林霍王漂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擬歸故鄉不果轉從入潮之饒平山以歿又賜姓本末說與此合拔六奇爲潮之饒平人當得實也所著詩文散佚殆盡孚遠少時與同里夏允彝陳子龍齊名三人嘗言志孚遠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允彝曰吾僅安於無用守其不奪子龍曰吾無闇公之才而志則過於彝仲顧成敗則不知也後皆如其言

陳士京字齊莫號佛莊鄞縣人崇禎之季天下多故挾策浪游久之無所遇歸而國難作悒悒不出畫江之舉熊汝霖薦授職方郎中會都督鄞縣志作總兵陳謙奉使閩中命士京監其軍以行謙被殺士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其名令其子成功與游芝龍降北成功不從士京實贊之戊子王在閩安擢兵科給事中遷光祿寺卿奉表粵中時惠潮路斷乃迂道沿海資斧俱竭賣卜以前粵中加原闕都御史固辭欲留之不可己丑王入舟山士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成功頗以恢復自任賓禮遺臣故老於是海上衣冠雲集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室同安之鼓浪嶼題曰鹿石山房賦詩自遣己亥成功統師入長江以士京參預島上留守事觸疾而卒國朝賜諡節愍年六十五時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爲文以祭之

海東逸史卷八

海東逸史卷九

列傳六

翁洲老民撰

王翊字完勳號篤庵慈谿人後居餘姚少孤爲諸生有智略魯王監國翊與慈谿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按小腆紀年翊走海隅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翃以招之翃不屈死翊泣曰是不負完勳家也）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寧波許爲內應爲降紳謝三賓告變及斌卿以舟師至遂爲北兵所敗翊乃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

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浙東震動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嶴守關禡牙軍容甚整北帥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嶴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當

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南疆繹史作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天台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紀年云在天台）袁應彪（紀年作虓）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司翊主兵江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其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

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兵方攻吳奎明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北兵大敗六月（紀年作十月）翊朝行在拜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發使至四明山翊之部將左都督黃中道梟其使我公遁去庚寅三月復來朝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進木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將攻舟山惡翊中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餘姚會師於大蘭山帳房

三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遁入海據紀年在庚辰九月復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徬徨無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墮地野雞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有平生忠憤血飛濺於暴虜之句在獄中每日從容東幘掠髮修容謂守卒曰使汝曹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會訊於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

按紀年翊以辛卯七月復入山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詰朝被執至定海不屈死之時八月十二日也遺一女年十三字黃忠義子以例沒入勳貴家參領某憐其為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奚出所佩劍自刎死參領大驚以劍殉葬焉年三十六國朝賜諡烈愍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翊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銓獨從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賦絕命詞翊在獄為文祭之而北人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江母為北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復

與定西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調倫見殺江亦傷箭而死詳江本傳此袁文也先是休寧人趙立言以餘眾棲四明山中與江山諸生李國樞約取江山按紀年繫於丙申八月下戊子作明年則為丁酉年矣戊子正月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樞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蹶墮水死子楨恨甚至國樞家欲殺之乃為北兵所執與國樞同死

王江字長升慈谿人為諸生與同里王翊同起兵結寨

四明山中先是書江而守二人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效授戶部主事按小腆紀年以己丑七月授是職後無進階改戶科都給事中師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頓兵四明之杜嶴以為海上聲援海上人呼東西王以別之西王主兵東王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然皆烏合不練之兵又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獨翊招兵最盛而江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覲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為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

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屝屨之助故杜畧一軍之强甲於他寨焉京第張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江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羆當道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京第夢錫並死之翊避入海江亦遁去大帥劫江之母以招之江乃盡鬀其髮以浮屠服至杭大帥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

母卒江買一妾昵之其妻晨夜勃谿詬誶江乃撻之吏而出之妻亦攘臂登車歷數江之過而去一日江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江乃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時（按紀年係丙申八月）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江乃赴之山中人聞江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江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亦中流矢

卒

海東逸史卷九

海東逸史卷十

翁洲老民撰

列傳七

張肯堂字載寧號鯢淵（小腆紀年南疆繹史並作鯢淵）南直華亭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末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南都亡總兵鄭鴻逵擁唐王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會原任工部侍郎曾櫻（明季南略云字仲含號二雲江西峽江縣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閩中亡避居厦門辛卯厦門破自縊死國朝賜謚忠節）至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紀年云肯堂以翊戴功進兵部尚書改掌都察院事尋復轉戶工吏三部尚書）肯堂面陳恢復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閣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為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於是士英竟不得入然芝龍終無意恢復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王也思出之外肯堂因自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吳淞倡義旅與浙東相倚援及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尚書總制北征賜尚方劍給敕印便宜從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從

行皆肯堂同里人也（按紀年時永祐官太常寺卿本肯傳云加侍郎銜又以為上海人）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山（繹史鮚埼亭集紀年並作林習而紀年丙戌十二月鄭成功起兵海上又云以林習山為樓船鎮是否一人未詳）將後軍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其私人郭必昌代為總制命肯堂回福京監鄉試事丙戌八月閩中陷肯堂飄泊海外出私財募兵與周鶴芝其事尋為鶴芝所忌乃北發己丑十月至舟山魯王拜為東閣大學士加太傅辛卯八月北兵大至有勸肯堂他適者肯堂曰我昔為閩撫應死封疆以唐王存亡未審故不死後知魯王在是亦高皇帝子孫因事之今更何所圖惟有一死而已北兵乘大霧集螺頭門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擣吳淞思牽制北兵以肯堂為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鮚埼亭集云姜姬投水死）畢氏子婦沈氏女孫茂漪次第縊死乃從容賦詩（紀年載其詩云）

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餘學圃閒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自縊於院左之雪交亭（國朝賜謚忠穆）雪交亭者滿院梨花肯堂平日讀書處也中軍將林志燦林

桂並格鬬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欽（繹史鮚埼亭集並作歎）皆絕脰死北帥聞肯堂有絕命詞手跡懸賞募之一老兵得之以獻北帥賞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耳不爲利也

蘇兆人字寅堂（鮚埼亭集作寅侯）吳江人諸生少師事張肯堂南都失守亡命海上肯堂旣相薦授中書舍人尋進禮部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驅時傳江陰諸生黃毓祺殉節時獄中詩至（小腆紀年云毓祺字介玆貢生乙酉閏六月起兵行塘己丑三月被執至江寧不屈死有小遊仙詩云大夢誰分醜與姸白楊風起

總花然瓠緣無用從人剖舊爲能明苦自煎桂折蘭摧誠短景蕭艾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爲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鵝偏能笑鶴飢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散髮人閒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𧪄斜飛熱孔雀偏逢骶觸牛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腹中書任他人曬憤鼻禪從甚慮懸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鑿破化爲圓最無根蔕是人羣會合眞成偶爾文沙際鸞鷗常泛泛爲風前落葉自紛紛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堪絕倒溺陵愁殺故將軍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觀局屢更烏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遙空自有飢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并宋鵲只今公等固當烹四章自注七夕作）肯堂兆人並和之（紀年云兆人和詩有不改衣冠可爲士誤移頭面皿成廱成句）及舟山破賦絕命詞曰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有許義重此身輕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雪交亭下（國朝賜諡節愍）肯堂拜且哭以酒酹之而後自縊

吳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號霞舟南直武進人弱冠爲諸生出入文壇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貢生教諭光州從河南鄉舉成崇禎七年進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謫紹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小腆紀年云謂馬世奇）必能死節已而果然福王立遷禮部（南疆繹史作吏部）主事行抵南雄聞江南陷轉赴福建痛陳國計唐

王甚重之補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魯王次長垣以錢肅樂薦召爲通政使肅樂鍾巒丙子同考所得士也申明職掌疏言近來遠近奏章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僞印販鬻官爵假卧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曰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辨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劄付王是之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己丑七月王次健跳閩地盡失每日朝於水殿而鍾巒飄流所

至輒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王襴衫巾絛拜起秩
秩或哂其迂鍾巒曰陸秀夫在厓山舟中尙講大學豈
可顛沛失禮乎按紀年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在舟山朱永祐與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耶十月從至舟山加太子
太保辛卯八月舟山破鍾巒時在普陀慷慨語人曰昔
者吾師高忠憲公紀年云謂高攀龍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
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
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按紀年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越三月事敗投湖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吾爲師哭之吾老矣

不及此時尋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
謝諸君於地下哉然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遂復渡海
入城與大學士張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乃至文廟
積薪左廡下藏所註易經於懷抱孔子木主舉火自焚
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澣衣時年
七十五國朝賜諡忠烈
李向中字豹章號立齋湖廣鍾祥人崇禎十三年進士
授長與知縣以能調秀水內遷車駕司主事甫至淮而
國亡福王時進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

至任而南都又亡乃與沈猶龍小腆紀年云字雲升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兵部右侍郎乙酉八月松江破中流矢死夏允彝等起兵不克走至閩唐
王以爲尙寶卿閩中敗避海濱劉中藻起兵於福安向
中同朝於王所拜兵部侍郎巡撫福寧監福安軍福安
破從王航海進兵部尙書兼掌都察院事從至舟山加
太子太保是時諸臣寄命舟楫日炙風餐面目黧黑獨
向中丰釆隱然白晳如故庚寅冬丁外艱令墨縗視事
辛卯八月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洽行拔向中不能死難
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

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我死幸投
我海中以志恨北帥召之大罵不赴發兵捕之以縗絰
見北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之即來何也向中瞠目曰
前則辭官今來就戮耳因大罵而死其絕命詞有血化
萇宏碧相向燃死灰之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其屍
於海年四十一國朝賜諡忠節長子善毓從死
朱永祐字爰啟號聞玄南直上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改吏部乞假歸友人問近讀何書曰忠孝二
字耳熟何暇丹鉛乙酉南都大亂預於夏陳諸公之事

唐王立於閩中召爲文選司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時尙書張肯堂出募舟師乃加永祐侍郎銜偕行斅勸鄭芝龍毋降不聽將遣力士趙牧刺之亦不果閩中破魯王擢拜刑部侍郎王至台加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國以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辛卯八月舟山破適病不能起被執北帥勸之曰文丞相尙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若肯鬍髮便可不死永祐曰吾髮可鬍何待今日遂口占絕命詩有云縱使文山猶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請死益力趺坐受刃其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哭曰主生前好潔今遂無知耶血遂止

國朝賜謚烈愍

海東逸史卷十

海東逸史卷十一

翁洲老民撰

列傳八

黃斌卿號虎癡興化衛人以恩例授把總崇禎間官至翁洲參將福王時擢浙江(小腆紀年作江北)總兵南都亡遁歸唐王立得附勸進乃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鎭番舶來往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達長江此進取之地也王善之封爲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魯王監國以兵來會進侯紹興陷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王遂飄泊外洋然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副使荆本徹屯小沙嶼斌卿擊殺之幷其衆叛將張國柱悉師攻舟山爲阮進敗去斌卿復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而進實名振之水營部將斌卿䦧之使背名振奪其船隻軍資器械無算寧國公王之仁鎭倭將軍王鳴謙至舟山斌卿並誘擊之忠咸伯賀君堯以殺禮部尙書顧錫疇(紀年云字瑞屏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南都授禮部尙書閩中進東閣大學士國朝賜謚節愍)爲衆論所不與挾重貲來舟山斌卿遣盜殺之掠其貲平西將軍王朝先在蛟關斌卿

利其兵力貽書招之中途遣將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於是諸將積恨斌卿會王在沙埕名振進同往迎之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來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行在朝先遂與名振進合詞上疏於王揭其罪惡有旨奉討斌卿遣其將朱玫（紀年作玖）陸瑋禦之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𣚚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靜候處分詔皆安堵既而攻瑋背約出洋諸將疑斌卿之逃也縱兵擊之沈斌卿於水（國朝賜謚）節愍二女皆死焉

王朝先故四川土司也（小腆紀年云翁洲人）崇禎中調征遼東官平西將軍京師陷南奔魯王時擁兵蛟關黃斌卿利其兵力屢貽書招之朝先率二艦渡橫水洋斌卿即遣標將朱玫陸瑋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既至斌卿摘其印留之部下不任以事定西侯張名振爲之力請還其印解衣衣之贈以千金朝先居閒請徇遯海至奉化之鹿頸（南疆繹史作鹿頭鎮）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遯海爲之出賦丁亥王次長垣封爲平西伯（紀年作己丑七月受封伯爵監國紀同）朝先於是深結名振及蕩胡伯阮進以二人與斌卿有隙也己丑閩地盡陷王至健跳軍飢告急斌卿斌卿不應會斌卿標將黃大振得罪逃朝先所因誣朝先曰將軍家口及標屬盡被本爵所鈔沒某以苦諫獲戾故出亡耳朝先積恨久遂與名振進合兵攻之殺斌卿而并其衆朝先既得志威福日作漸與名振攜貳爭糧爭汛遑力恃強名振銜之辛卯二月名振忽引兵至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倉猝無備手格數人而死

周鶴芝字九玄（小腆紀年作號九京）福清人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故在海中無不如意間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爲盜如故久之就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唐王立加水軍都督封平海將軍副黃斌卿駐舟山斌卿爲人猜忌而鶴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附由是與斌卿不合魯王在紹興鶴芝議乞師日本已有成約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同御史馮京第往日本

不見鶴芝師卒不出王至長垣禡牙出師封鶴芝爲平
夷伯鶴芝帥師復海口以參議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旋復陷籥舞牧並死之鶴芝退保火燒嶴尋同鄭彩阮
進之師攻福州復敗績王至舟山鶴芝與弟瑞以樓船
三百餘號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未幾與瑞有
隙王使吳（紀年作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搆之益甚瑞遂南
依鄭彩鶴芝亦北結阮進彩與鄭成功爭廈門爲成功
所敗泊沙埕鶴芝進旣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成功遂
與鶴芝進擊破彩之餘兵鶴芝軍遂振辛卯八月舟山

破鶴芝航海往日本不知所終籥舞莆田人趙牧常熟
人並爲鶴芝客鄭芝龍之降北也籥舞陳八不可弗聽
監軍朱永祐謂鶴芝曰虞山趙牧其人勇士也我欲使
見芝龍而刺之不果後並死海口

阮進會稽人本海中盜也善水戰富平將軍張名振拔
之使管水營常率一艦破賊船三百餘故海上多望而
畏之叛將張國柱攻舟山黃斌卿不能禦進以四舟衝
國柱營時秋濤方壯大礮乘之所向糜碎國柱僅以身
免斌卿獲其樓船器械無算反忌名振之有是人也以
計閒之使背名振而從已進心弗善也丁亥王次長垣
封進蕩胡伯己丑六月名振復健跳所以處王七月北
兵圍健跳進率其樓船數百奮勇而至金鼓震天北兵
解去九月軍飢進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
山告急斌卿不應遂與名振朝先等合兵攻之殺斌卿
投之於海由是水師盡歸於進王至舟山加進太子太
保辛卯八月北兵分三道來攻名振扈王出海而使進
居守進詣海門議和北人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
師舟過進投以火毬風轉篷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爲

北兵所獲逼之降大罵乃殺之姪駿初官英義將軍加
封英義伯舟山破與名振扈王出海屯廈門乙未與總
制陳雪之共圍舟山破之丙申復陷與雪之並赴海死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小腆紀年云與金堡同里係仁和人）乙酉閏六月
與參將方元章起兵以錢塘人張起芬爲將攻破餘杭
與江東諸營遙爲聲援金堡（紀年云字道隱崇禎庚辰進士）至閩奏其
戰功唐王封爲仁武伯十二月餘杭陷走於潛元章戰
死丙戌十月戰江山又敗遁入處州山中其兄志元僞
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是月與詹兆恆（紀年

云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至兵部尚書丁亥三月攻開化不克死之國朝賜謚忠烈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至乙未冬紀年作甲午正月定西侯張名振少司馬張煌言率水師至鎮江志卓以其兵來會力攻崇明沒於陣而赳芬被執至杭懸之樹間射殺之素不讀書臨刑有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死不泥封骨亦香

海東逸史卷十一

海東逸史卷十二

列傳九

翁洲老民撰

張名振字侯服山西人南京錦衣衛籍崇禎末以副將任台州石浦游擊封富平將軍據小腆紀年魯王監國始加是銜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錢肅樂等舉義名振以兵來赴魯王監國封富平伯丙戌六月江上師潰名振棄石浦遣中軍方簡以舟師迎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飄泊外洋會閩中永勝伯鄭彩以失撫州獲罪乃遣其將陳輝來迎王遂居廈門封彩建國公進名振定西侯丁亥四月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以蠟書來求援斌卿不敢應而故都御史按紀年時方進侍郎沈廷揚及僉憲張煌言侍御馮京第並勸名振以其兵就約時斌卿已進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即以其印封勝兆刻師期而請廷揚煌言京第及給事中徐孚遠監其軍以行聯艅二千將抵崇明海嘯大風舟覆踉蹌而歸廷揚死焉己丑六月帥師復健跳所時閩地盡陷鄭彩亦棄王而去名振迎王至浙九月與蕩胡伯阮進平西

伯王朝先合兵攻舟山殺斌卿王遂移蹕舟山稱行在焉乃進名振太師當國政辛卯七月北兵三道攻舟山名振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而自以兵奉王擣吳淞以牽制之軍甫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城遂陷名振聞信慟哭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與英義伯阮駿扈王出海至廈門見延平王鄭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大業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寶績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方寸何據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見之愕然悔謝曰久仰老將軍聲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歷年謗書盈篋名振立命火之於是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總制諸軍癸巳春名振請師北上成功與兵二萬糧三月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師過舟山遙祭死事諸公遂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題詩絕壁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 原註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眞鷄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枹鼓心肝碎父老壺漿淚濺頻南望孝陵兵縞素會

看大纛禡龍津冬盡撤回明年春益以兵將再入長江掠瓜州、儀眞抵燕子磯札營平陽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爲內應故名振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名振與士卒同甘苦諸軍感甚有太師既枵腹我輩亦忘飢之謠會故仁武伯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並以軍來依名振立營號召舊旅聲勢益振遂攻崇明入吳淞掠戰船六百餘號徑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而還 按紀年癸巳三月請兵北上姚志倬劉孔昭以衆來依駐營崇明尋撤回九月復駐平陽糧絕十二月大兵與戰敗績甲午正月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東下四月復以海艘至儀眞焚商船六百號尋以沙船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而還 乙未冬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師師破舟山北將巴臣興降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宮祭元妃陳氏及殉難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動三軍 按紀年事在是年五月 旋感疾臨終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沒 紀年云時乙未十一月丁未也 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聲甚洪葬時白鶴千羣盤旋數日而去先是舟山破名振母李氏自縊死庶母范氏赴水死妻馬氏奉其舅木主赴火死兄諸生名甲觸階死弟左都督名揚被執不屈死 國朝賜謚烈愍 紀年云母范氏妻馬氏弟名揚闔門自焚死兄名甲奉木主自焚死不著李氏 內姪

職方主事馬呈圖兵部司務貢圖參謀顧民楫監國紀年作明楫同入太廟題詩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扼吭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云順天人國朝入祀忠義祠監軍御史梁隆吉並自刎死部將焦文紀年作焦文玉字稚存山西人官總兵舟山破力戰負傷自刎死妻張氏葬畢亦自刎楊復猋字向昇亦山西人官陸師副將舟山破其標下挾之降投水死計一門三十餘人無一存者

海東逸史卷十二

海東逸史卷十三

列傳十

翁洲老民撰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少時跌踼不羈常負博進錢醉臥社祠中夢神謂之曰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厲折節讀書崇禎十五年舉鄉試明年下第歸京師陷憤不欲生乙酉閏六月錢肅樂等舉兵移檄會諸鄉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魯王於天台授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出身加翰林院編修改兵科給事中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頗見其優紹興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須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煌言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加右僉都御史自立一營曰平岡軍時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春小腆紀年作丙戌四月監國紀同吳淞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往煌言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抵崇明大風舟覆煌言等皆被執乘閒脫歸已諸將殺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衛拜兵部右

侍郎辛卯八月（紀年作九月監國紀同）舟山破煌言與名振扈王再入閩次廈門時滇中已封鄭成功為延平王軍容甚盛不肯奉王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為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為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為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為魯豈與吾異趣哉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春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動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故誠意伯劉孔昭以軍來會或以孔昭南都亂臣宜絕之煌言曰

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棲遲海上累年則其心尚可原也明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已亥成功與煌言會於天台悉師北上六月成功攻鎮江煌言以偏師薄觀音門乘虛（原作應以意改）入江浦會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乃至蕪湖傳檄郡縣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而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金陵可旦夕下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

一空北師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去成功倉猝移帳諸營瓦解其將甘煇（紀年云海澄人）以馬蹶被擒死之軍遂大潰覓撤鎮江之師出海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歸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歷霍山英山度東溪嶺追兵奄至士卒皆竄止一童一卒從迷失道乃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溢抵東流之張家灘陸（原作隴以意改）行建德祁門（原誤山據繹史正）兩山之中由休寧入嚴州既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遣使告敗

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問加煌言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命仍奉魯王監國而成功自喪敗之後不能自振思取臺灣以休士煌言貽書挽之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不聽王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於臺北安撫使以書來招煌言煌言復書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言之慘然況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

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民息兵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侫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别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閒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侫卽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十一月葬王魏於金門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

辰六月遂散軍於南田之懸嶴（小腆紀年作懸山嶴）其地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煌言因結茅居之北帥懼終爲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從山背緣蘿踰嶺而入暗中執之七月十七日至寧波（紀年云十七日被執越二日至寧波）北帥與酒屬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自督撫而下無不敬禮之浙人賂守者得覩一面爲幸煌言方巾葛衣終日南面坐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見者以爲天神九月七日臨刑

赴市在竹輿中遙望鳳凰山一帶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賦絕命詞數章（行朝錄載其詞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獄在一帆仍向十洲歸叠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閱季南略所載二首諸書所無備錄之詩云揶揄一息尚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祀祗憑帝嚳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紅羊刓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挺立受刑年四十

五（國朝賜諡忠烈）參軍羅子木僕人楊冠玉殉焉子萬祺已先三日死鎭江子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已亥煌言師出長江子木挾策上謁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辭成功因强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奉父北行將赴煌言軍猝遇北兵格鬬子木墮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煌言軍煌言勉以立功卽爲報讎遂相依不去竟同死冠玉鄞人

海東逸史卷十三

忠義一

翁洲老民撰

董志寧字幼安鄞縣人歲貢生以名節自厲乙酉六月北兵入浙志寧與同里諸生陸宇爃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徧謁搢紳勸以舉義皆笑以爲狂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肅樂獨任之（按小腆紀年餘姚兵起係初九日鄞縣則十二日也）而故太僕謝三賓家富稱國適

從江上迎降歸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三賓私遺書乞以所部來斬此六狂生當以千金爲壽之仁許之既而中悔致書肅樂請自效三賓不知也望日大會演武場之仁出書責三賓令斬以祭纛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魯王監國授志寧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以賂結戚畹張國俊驟躋東閣志寧遂棄官歸丙戌六月江干師潰三賓復降時浙地盡陷祇存舟山石浦而航海之軍至長垣連取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北兵之備浙者頗抽以備閩浙中諸山因復結寨自固志寧與華夏王家勤及諸生楊文琦楊文瓚屠獻宸董德欽等謀取寧紹台諸府遣使走舟山約黃斌卿又約義旅之在四明者王翊在東山者李長祥令以兵攻寧波而已翻城應之復爲三賓所諜知發其事志寧與德欽逸去而五人皆遇害所謂五君子也魯王至舟山遷志寧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爲海上策應辛卯九月舟山破自刎（明史通鑑輯覽南疆繹史並作縊）死（國朝賜謚忠節）繼妻羅氏聞訃仰藥卒子士駿士驊蹈海不返僕文周縞素

終身

華夏字吉甫一字過宜號默農浙江定海人後遷鄞貢生通樂律少與同里王家勤同受業於倪鴻寶又同學於黃石齋又同參劉蕺山講席杭州破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魯王監國授職方郎中（鮚埼亭集云授兵部司務進職方主事）江干師潰慟哭歸戊子復謀翻城之舉（按行朝錄此舉在丁亥二月）乞師翁洲黃斌卿許之乃歸而其書爲偵者所得降臣謝三賓證之遂被執當事詰同謀者夏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再拷之大呼曰太祖高皇帝

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主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嘗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對曰若謝三賓者擬鄙夫反面易行首先送款建義之事何可引之三賓在旁搏顙以謝夏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絕命時有白光一縷沖天而去繼妻陸氏名玉辰知例當發遣慮有汙辱乃結帨於梁引頸就縊帨忽絕復取結之須臾而盡魯王監國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國朝入祀忠義祠）

張夢錫字雲生鄞縣人爲諸生精武事與董志寧等佐

錢肅樂起兵授兵部司務擢御史江干師潰走結山寨曰大皎（小腆紀年作九月）軍庚寅十月北兵至夢錫持長矛出鬭殺傷略相當眾寡不敵遂死其下五百餘人皆從之無一降者當戰時有突圍而去者三人翼日負夢錫屍葬之大皎之南徬者卽此三人也

王家勤字卣一號石雁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爲諸生通經術三禮俱有論說受業劉宗周之門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大理寺評事江干師潰復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移獄錢塘梟訊瞠目無一語乃殺之門人私謚忠潔著有靜遠閣集

陸宇㷲字周明號巎庵鄞縣人右都御史世科子以諸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授監紀推官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江干師潰遯歸不出歷十八年復謀舉兵應海上事洩被執死之年五十六鄉人私謚節介

毛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自號吞月子鄞縣人貢生與董志寧等佐錢肅樂起兵參瓜里幕務授戶部郎中專司餉事紹興破奔走山海之閒累遭名捕行遯得免六狂生之幸得終老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屠獻宸字天生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大山曾孫以諸生從軍授車駕司（勝朝殉節諸臣錄作兵部職方）主事江上事敗角巾歸里戊子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死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大理寺丞（國朝賜諡烈愍）妻朱氏賢而有文獻宸死賦絕命詞而自經

楊文琦字瑞仲號楚石鄞縣人唐王臨軒以貢生召對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閩亡返浙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不屈死妻沈氏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贈兵科給事中（國朝入祀忠義祠）

楊文琮字天壁監國時以諸生從軍授職方郎中（小腆紀年作主事）戊子與謀翻城之舉事洩遁去張煌言託以聯絡中土事自是每歲往來海上不絕癸卯有降卒自海上言文琮將引海上將趙彪爲患逮至錢塘歎曰吾固厭行中漏網也本可死矣賦絕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遂扼吭而卒

楊文瓚字賛玉號圓石鄞縣人崇禎十二年舉人監國初官御史力言閩浙宜合不宜分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爲然文瓚乃入閩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

當啟爭端唐王然之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而浙東亡仙霞告急唐王出走乃返故里與華夏等同謀翻城之舉事洩被執大呼高皇帝不絕而死（國朝賜諡烈愍）妻張氏名玉如工翰墨文瓚死以紉聯其身首一慟幾絕遂衣其故時衣服題絕命詞一首解所佩帶自縊而絕監國還軍翁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楊文球字天瑱魯王監國授都督府都事翻城事洩二兄皆死乃之閩就閣部劉中藻於福寧令參幕府軍事次年福寧不守死之

董德欽字君思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以諸生從軍授監紀推官江干兵敗乃歸戊子與華夏等同謀事洩被執死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兵部郎中

倪懋熹字仲晦一字爆生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欲貽書王之仁而難其使懋熹請行事遂定及畫江分守以職方主事參瓜里軍唐魯爭頒詔之禮越使陳謙入閩而死閩使陸清源入浙亦死議募一能者乃以懋熹往果稱旨令以僉事分守建寧丙戌北兵來攻出戰力不支死之時八月十一日也年三十九

徐啟睿字聖思鄞縣人爲諸生負才任氣感憤時事削髮爲僧聞錢肅樂等舉兵乃破關出投其營魯王授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多首鼠觀望無一肯發兵者啟睿乃集其麾下百人諭以大義提劍渡江直薄西岸北兵以爲游騎亦遣裨將欒之啟睿奮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長圍四合遂被執諭之降大駡乃殺之

趙毅字金城平湖人尚氣節工武略嘗有百足蟲伏其臥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毅心竊喜自負謂他

日必能㘞起布衣於是人皆呼為趙百足云乙酉南都破北兵至浙江魯王監國於紹興毅慨然仗劍從之授左營游擊率軍與北兵戰於杭城外飛礮中首首已飛去猶持劍策馬大戰北兵大駭為少卻毅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墮地乃仆

李桐字封若號侗庵鄞縣人三歲而孤事兩母盡孝為諸生不屑數行墨甲申之變抗言於諸當事請發義旅以待勤王之舉南都亡呼天大慟遂得疾呼祝宗祈死會浙東舉義錢肅樂等強之起乃稍稍進食遣長子文

昺從軍授兵部主事病稍愈明年六月紹興陷哭曰吾今定死矣疾果作遂卒年四十九門人私謚貞愍先生文昺與弟文昱葬父畢纍纍赴海上崎嶇軍旅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卯翁洲失守扈王出海遭風同溺死

路國挺（鄞縣志路作駱）字天植號寒匡諸暨人僑居鄞生有殊才江東兵起破家輸餉授職方主事（鄞縣志云以奉擁戴魯王箋得貢士）為降臣謝三賓所惡幾殺之紹興破三賓復降國挺晦迹里居三賓復散流言以激眾怒遂被逮久之得脫貧困死

李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號髯樵鄞縣人錢肅樂起兵文纘以諸生贊先從之授兵部員外郎江干師潰悒鬱不自得戊子豫翻城之難被訊不為遜詞在獄中與同事楊文瓚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明年再訊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夏力任之乃放歸遨遊四方以老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題曰眾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纂注鹿溪新語賜隱樓古文並散佚

杜懋俊字英侯鄞縣人（小腆紀年云定海人）世居縣東之管江為

諸生以仗義聞浙東不守日夕痛哭與其叔兆祐及施邦玠聚眾三千刻期舉事謀洩邏者至懋俊梟其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與北兵轉戰三日及寨破懋俊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蝟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

杜兆祐字承芝為諸生嘗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閭黨賴以安堵沿海諸村亦多倣而行之寨破被執大罵不屈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

施邦玠（雪交亭集作玠鮚埼亭集作宗玠四明談助云一作宗玠）字仲茂（雪交亭集作仲吳）

鄞縣人諸生故都督僉事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因以家財佐杜氏募死士事敗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鮚埼亭集云事敗縱火自焚）時稱管江三烈士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字白衣又名甦號雪竇山人慈谿人以贅壻僑居歸安遂充歸安學博士弟子國亡棄去所交皆當世豪俠苕上起兵亦與焉事敗亡命江湖妻子滿獄弗恤也久之事解乃閉戶爲詩酷嗜李供奉己亥鄭成功兵入長江幾下金陵江南半壁震動知其謀出於耕刊章名捕亡命潛行癸卯又以海

上降卒至語連耕遁入山陰蹤跡得之至錢塘抗詞不屈死於棻市山陰人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先是歸安諸生錢纘曾與耕善耕被執纘曾以兼金賄吏得解孔孟文者險人也從成功軍來有所求於纘曾不饜并怨耕以其蠟書首之故纘曾亦被殺番禺屈大均不可一世獨心折耕詩嘗有詩云平生梁雪竇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汪涵字叔度號晦溪奉化人諸生從學黃宗羲遂參其軍事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涵隨宗羲走四明山中宗羲偶出邏卒至焚寨夜半火起同里出鬭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鬭而死

張廷綬字雲衢鄞縣人少喜讀兵法善挽强弓舞大刀補武學生錢肅樂起兵以驍勇署總統陳函耀（鄞縣志作函輝此疑譌）起兵台州而以會推留中調度乃以其兵屬之廷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鎭台之海門已而閩中大將李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共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廷綬讓之凡署銜列

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廷綬而行大兵入台唐禧謂廷綬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廷綬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其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廷綬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

章有功會稽農夫也浙東建義應募從軍驍銳敢戰以指揮爲前鋒華夏等翻城謀洩大兵急攻東山有功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每戰必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

章欽臣督師孫嘉績部將也以都督司別營火攻事江上破欽臣散軍亡命其後以應山寨諸軍事敗被執死之妻金氏沒入旗下將發遣大罵不屈竟磔之行刑者見氏有姿不無褻語氏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氏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

戴爾惠字少峰鄞縣布衣錢肅樂倡義時大會城隍廟爾惠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肅樂赴巡按署遂舉事以戰功封義武將軍江干失守遁歸其後山寨大起復出而預之遂一門殉焉

海東逸史卷十四

海東逸史卷十五

翁洲老民撰

忠義二

傅巖字野倩義烏人崇禎七年進士授歙縣知縣被讒去官魯王監國擢江西道御史爲朱大典監軍北兵破金華與二子齡發齡熙並死之（小腆紀年云巖還至義烏死國朝賜諡節愍子附入祠）初巖之遇禍刃將及齡熙年甫十四以身翼蔽其父刃著於頤而死齡發趨救矢洞右脇移時復甦見父弟已死遂以手抉其創而卒長子齡文從外至得不死乃奉其母歸杭州藜藿不充蓬頭垢面者又十餘年而終

王之拭（勝朝殉節諸臣錄作栻）字瞻御南直武進人甲申殉難忠臣章子南都不守東走至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縗任車駕王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之拭泣而受命蓋章初亦爲鄞縣令也已見江上事不可爲辭去入閩唐王令仍管駕部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大典守金華招之之拭乃爲之練兵於義烏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至永康被執）

不屈死之（國朝賜諡忠節）

林汝翥字大葳號心泓福清人萬曆末舉於鄉授沛縣知縣天啟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縛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巡視京城忤逆閹魏忠賢廷杖削籍崇禎末起廣東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小腆紀年云起臨沅道）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與員外郎林垐攻取福寧兵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除夕吞金屑死（國朝賜諡忠節）

林垐字子野號恥齋汝翥同邑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侯官人）崇禎

十六年進士授海寧知縣南都亡杭州亦不守營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垐罪爲首者而如其請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時黃道周（小腆紀年云字幼平漳浦人門下士稱石齋先生天啟壬戌進士歷官至兵吏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乙酉十二月婺源敗績被執明年三月至江寧不屈死贈文明伯諡忠烈國朝改諡忠端）督師請與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召還復改文選員外郎主銓政（殉節諸臣錄云一作左僉都御史）垐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非今日之所急也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聞王被殺號痛而返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及魯王航海至長垣郡邑響應福清鄉兵請垐爲主垐別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奉命守海寧失城池當死扈蹕不終當死豈可再使延命漏刻以不令之名貽羞父母乎遂甘履負戈雜徒旅中與汝翥攻取福寧身被數創猶勒兵力戰爲流矢中喉而死（國朝賜諡烈愍）友人葉子器者初在營中爲北兵所獲使之作書招垐子器書所作絕命詞授之亦被殺（南疆繹史云二林皆福州人因攻取福清死）

俞元良字仲驥（南疆繹史云字叙穀）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魯王

監國熊汝霖以數百人襲海寧士民迎之者萬人汝霖欲擇一人主兵而紳士持論皆首鼠汝霖數陳大義元良慨然曰此豈公一人之事某焉敢獨後遂以監軍兼攝海寧縣事及北兵破城與兄元禮同殉節死（國朝賜元良諡節愍兄附入祠）

周宗彝字五重海寧人崇禎十二年舉人少受業於吳太冲章正宸爲人有膽決尚氣節嘉興之城守也宗彝亦集里中少年應之魯王授職方員外郎大學士熊汝霖令守硤石鎮兵潰赴海死（國朝入祀忠義祠弟啟琦附）妻卜氏與

二妾名朱衣紫衣者並自縊弟啟琦巷戰力竭亦被殺

湯芬字方侯嘉善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海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福王時爲史可法監紀推官唐王以爲御史尋以福建參政小腆紀年云魯監國擢是職分守福興泉三府興化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國朝賜謚烈愍

林嵋字小眉莆田人由進士爲吳江知縣蘇州失歸事唐王官御史小腆紀年云授給事中復事魯王爲吏科給事中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禮部精膳司員外郎興化破自縊死國朝賜謚節愍

都廷諫杭州人官莆田知縣城破死之勝朝殉節諸臣錄云興化破死

之國朝賜謚節愍

洪有文官澄海勝朝殉節諸臣錄南疆繹史並作海澄小腆紀年作漳浦監國紀同知縣城破死之國朝賜謚節愍

鄭正畿字王都南疆繹史云字鴻原永福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專政棄官歸里居城破賦絕命詞投水死國朝賜謚節愍

林逢經字守一永福人以御史里居城破投水死國朝賜謚節愍

王恩及長樂人官御史遷太常按小腆紀年止稱御史未遷是職里居城破服毒死妻李氏亦死焉謚忠襄國朝改謚節愍

士祈太倉人建寧守將封鄖國公建寧破巷戰不勝自焚死國朝賜謚烈愍

沈履祥字其旋號復庵慈谿人大學士宸荃從兄也登崇禎十年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有循績福王時上治安策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魯藩監國以御史督餉台州城破遁之山中北兵搜山得之被殺於野其弟穀祥往求其屍得其首於桑園得其身於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乃紉合而葬之國朝賜謚節愍

陳世亨官中書舍人爲鄧藩審理以一旅復安固援兵

不繼被執大罵而死

海東逸史卷十五

海東逸史卷十六

忠義三

翁洲老民撰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被黜久之辨復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武佔嗶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爲麤人以致寇盜充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沉職是故也我本武學得授文職偪側搶攘無益毫髮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戢山吾鄉

先生也吾嘗師之即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閱八日知父意不可回泣拜父前曰兒請先之乃攜巾服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挽之齧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捽其巾朗躍出水面正巾而沒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復言又閱數日而卒 國朝賜謚節愍子附入祠

槃如礎字衡生會稽人崇禎三年舉人魯王監國與同里高岱同授兵部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紹興破與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乎如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遂與王氏並赴水死 國朝賜謚節愍

徐復儀字漢官號雪潭錢塘人 小腆紀年云上虞人 崇禎癸未進士福王立授刑部員外郎明年主試雲南行數日而南都陷歸事魯王加翰林院編修辭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場爲陛下負弩矢猥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浙東破歸家拜父母別妻子泣奔蹲山投空谷中虎豹觸之不爲怪一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四合乃曰吾命盡矣遂扼喉死

紀年云投崖死勝朝殉節諸臣錄云拒抗死 待旦而父始至持其首而泣目尙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乃瞑 國朝賜謚節愍

唐自綵字西望四川達州籍江寧人崇禎末以貢生官臨安知縣有循聲杭州失守自綵與姪偕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魯王敕陰部署爲變者遂被捕獲北帥諭之曰我知汝賢吏故不加兵行且薦於朝矣自綵曰士各有志安用相強北帥曰獨不念少妾幼子乎自綵曰大丈夫豈以子女易大節卒與姪偕死 國朝賜謚忠節 其妾大呼願從死亦殺之偕豫字敬子 南疆繹史偕作楷子作之 亦貢生唐王贈

自緑太常寺少卿偕豫太常寺博士

王玉藻字質夫號螺山南直江都人司勳郎納諫子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有異政甲申國變哀號求死家人勸之乃止南都繼陷與沈宸荃共起兵進御史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而江上諸帥惡其任事遄往壯氣勃然皆不予餉乃力請還朝在垣中持正又不為諸臣所喜乃力求罷不許及紹興失守王走海島玉藻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復為家人所救得免遂隱居不出終身不鬄髮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

苦泣孤臣臏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既崩神失散這篇草稿付誰人擲筆而逝（小腆紀年云辛卯後歸故鄉以餓死）年六十六玉藻為令時首拔童子姚亦方國亡後亦棄衣巾來依玉藻往往無人時師弟相對悲嘅久之成癲疾每一動念疾輒作作則踴躍跳跑繞屋而泣竟以癲死

周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鄞縣人文穆公應賓從子以文穆蔭官南京右軍都事工部屯田郎中（原作屯部郎中以意改）知貴州思南府丁艱未赴而京師陷江東建國錢肅樂等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不吝丙戌六月江上失守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披鬀為僧日夕縱酒嘔血而卒

周元初字自一號立之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無子撫以為子少負大略所交皆忠義士江東建國罄家財以輸餉錢肅樂以文穆遺恩奏授郎署不受遂以白帢從軍紹興破行遯深山以死

倪懋楷（鮚埼亭集作元楷）字端卿與懋熹同族同起江上授大理寺評事事去歸家以不鬄髮被執論死下獄其母遣人攜酒入獄飲之醉熟睡盡去其髮醒而禿矣痛哭欲

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

朱養時江陰人官兵部郎中兼禮科給事中舟山破抗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董廣生（原闕）人官御史舟山破自焚死

楊鼎臣字思任鄞縣人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舟山破先驅妻子入井乃從之

林瑛（勝朝殉節諸臣錄云一作之瑛）字玉之（南疆繹史作玉瑛）福建人官吏部主事同毋妻女及壻五人航海入浙壻隨鄭彩去瑛至倢跳所毋死貧甚妻陳氏及女為人紉衣給食已而女

死及舟山破瑛與陳氏並自縊國朝賜諡節愍

江用楫蘇州人官戶部主事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妻原闕氏亦自盡

董玄會稽人官禮部祠祭司主事舟山破自縊於學宮國朝賜諡節愍

張家璧原闕人官禮部儀制司主事舟山破自投城下未死破執勸之降不從乃殺之

朱萬年福建人官兵部主事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職方員外郎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顧珍長洲人官兵部主事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李開國臨水衛人南疆繹史作臨山衛人官職方主事舟山破死之國朝賜諡節愍母原闕氏亦自縊

顧宗堯長洲人勝朝殉節諸臣錄一云亭波人官工部主事舟山破同母死之國朝賜諡節愍

顧玢　江中氾　陳所學　顧行　翁健小腆紀年云顧玢陳所學山陰人南疆繹史摭遺云陳所學字顧行無江中氾翁健名並中書舍人舟山破皆死之

戴仲明鄞縣人官工部營繕所所正舟山破殉節死國朝賜諡節愍

章有期原闕人官太醫院院副舟山破自焚死

劉世勳字胤之南直上元人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辛卯八月大兵分道下舟山張名振奉王出海而世勳城守世勳料簡城中步卒尙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大兵屢攻屢卻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勳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而死國朝賜諡烈愍

王朝相大興人官錦衣指揮舟山破護元妃陳氏貴嬪

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卽自刎其旁國朝賜諡烈愍

劉朝原闕人內官監太監舟山破視宮眷入井畢卽自刎其旁

海東逸史卷十六

海東逸史卷十七

翁洲老民撰

忠義四

張𣟴字子隆號四岑鄞縣布衣性坦率敦倫紀國變後日咄咄曾鬚髮令下閉戶坐室中取酒獨酌摩其頂而歎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竈下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牀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衿時方盛暑俄頃酒力墳盈而絕舁屍出已紺色矣丙戌六月二十日也

倪文徵字舜平山陰人以布衣爲蒙師兼通醫術紹興破市酒肴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有諾之者偕至墓所命掘坎自瘞衆駭欲散文徵恚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或尼之曰死義也今某某等皆不死汝一醫生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惟諸公玉予於成也一人曰豈可使土親膚乎以二缸賠之埋於坎中文徵趺坐其內命覆之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逾三時而寂國朝入祀忠義祠

朱璋小腆紀年作煒字鴻儒山陰人諸生南疆繹史稱布衣北兵至浙避家梅里尖江上師潰人皆竄伏璋痛哭不已曰此日而生全歸之謂何乃書絕命詞二語於几上潛往礁石躍水死家人偏覓不得見遺語始知其赴難也年甫二十四國朝入祀忠義祠

鄒欽光瑞安人諸生明季南略光作堯字維則永嘉人郡庠生紹興破溺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鄒之琦永嘉人諸生紹興破投水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張君正浦江人諸生郡城破自縊於明倫堂國朝入祀忠義祠

傅日炯字中貢諸暨人爲諸生與其族父平公同受業劉宗周之門江干師潰兩人相謂曰吾輩義固當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於老母許死則死耳平公白於母不許日炯白於母許之遂赴湄池死平公乃養日炯母終身國朝賜日炯入祀忠義祠

趙景麟鄞縣人諸生明史作布衣寓居紹興江上師潰整巾服懷所作文走謁文廟拜先聖畢赴泮池死鄞縣志趙景麟字天生蓋一人無赴泮池事小腆紀年云投泮池不死後絕食死

趙天生鄞縣人爲諸生有節概丙戌六月江上失守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

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湾竟往城東躍入江水漁人救之舁還不食不語乃強與入太白山欲令食不可則爲謬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黃斌卿將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天生聞之即進食如是者半年謬語漸窮而天生病亦稍愈閒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天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竟餓死鄉人私諡節愍先生（國朝入祀忠義祠）

周西字方人定海衛人丙戌六月紹興破年僅二十六也歎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舉業訓蒙養母所著詩古文曰痛定集嘗與友人書曰今日所斷不可當者妄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爲首陽頑民以自表異也所謂義士者當爲蹈海之魯連爭帝暴秦奮臂之陳涉特起發難張良之報雠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而死否則如陳咸之閉戶不出海福之逃吳門爲市卒陶潛之終身爲晉處士此雖不得志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我皆未能也其敢侈談義士乎此書蓋其自道云

張成義字能信慈谿人有異材爲諸生受業劉宗周之門江干師潰起兵不克行遯不返莫知所終

趙甸字禹功會稽人少極貧學畫以養親藝絕工時稱爲趙孝子長游劉宗周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繪時賣畫以自給世所稱壁（原闕二字）士畫者也晚講學偁山即宗周少時讀書地

葉尚高字而立樂清人溫州府學生亂後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殺溫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太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曾林放之不如乎太守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至明自經（明季南略云字而栗永嘉縣學生獄中和正氣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蘭湯骨已香之句飲藥痛罵死）

朱錫齡字元序上海人諸生己酉松江破偕華亭蕭賓

候渡海而南寓舟山僧寺舟山破死之

夏文煥字長明象山人諸生監國紀作貢生舟山破痛哭具衣冠別親族拱坐海邊沙上潮至隨水湧去越數日其屍復隨潮至顏色如生遠近驚以爲神張名振在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國朝入祀忠義祠

林世英福建人諸生舟山破殉節死國朝入祀忠義祠

陳瑞芝定海人諸生北兵圍舟山其母李氏嫠也密紉衣上下連爲一曰吾苦節十餘年不可使人見吾體及城陷卽躍入井中死瑞芝倉皇自外至聞母死亦自縊

李年三十六瑞芝甫十七也

周容字茂三號鄮山鄞縣人爲諸生受知黃宗羲能詩善書畫滄桑之際嘗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足跡徧天下所至皆有詩康熙己未歲有欲以博學鴻詞薦者歎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春酒堂集

朱金芝字漢生甬上續耆舊傳云一字曉庵鄞縣人少從黃道周游得其易學甲申之變方在北都削髮南歸自號忍辱道人流滯白門又遭兵禍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中幾死者數矣旣知海上之局始返里門亦牽連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襆被長往或云直抵辰沅客中湘王幕中湘殉節按小腆紀年何騰蛟湘潭殉節贈中湘王謚忠烈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死王事或云投鄮陽山中爲道士不可得而詳也所著詩集二十餘種皆散佚不傳

紀五昌字衷文鄞縣人性倜儻不欲以經生自位置所與游多奇才劍客受業錢肅樂之門肅樂航海死於閩家人不知五昌所在月餘而返乃知爲哭肅樂入閩也卜居太白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自言年六十二當終已而果然

趙自新字我完太倉人四歲失足墮井家人引綆出之無怖色年十一從父觀射飛矢中股醫者治之出鏃色不變喪母家貧身執廝養役而勤學弗輟崇禎十二年舉於鄉父老思就祿養十六年需次京邸忽心痛遂歸父果病劇乙酉詣州守請給僧牒微服出行祝髮於松江之會龍庵旋隱嘉定之封家村旣而有謝姓者告以應舟山之招自新謝之及事洩逮者至門自新與弟方弈徐斂手就縛曰吾久辦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復械至江寧時主讞者爲洪承疇自新昂身前對曰

身爲故國遺民豈嘗須臾忘死哉顧有志無其事徒負虛名竊用爲媿復鞫謝姓者卒無實得釋歸旬日卒年五十三臨終謂其子曰吾生無益於世歿後題墓石曰明鄉進士憤道僧趙某願足矣著作甚多陳瑚睦世儀皆其弟子

海東逸史卷十七

海東逸史卷十八

翁洲老民撰

遺民

于潁字潁長號九瀛金壇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工部員外郎歷知順德西安二府能歸福王立起知紹興府分巡寧紹台道南都亡北兵至杭潁密募兵舉義北帥使人以榜至潁執之禁其榜鳴鼓會眾誓於都亭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北兵在西岸未之知也乃銜潮徑渡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北兵始知之無所得船潁軍上

東岸大譟遂畫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北兵拽內河船百餘江干又紮木排填土擬東渡潁復遣死士沈其舟會西北風起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得句致以爲用潁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向爲北人所據不可坐視乃遣人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於是方國安得駐七條沙江干立國北兵所以不能遽渡者以潁之取富陽也魯王至

越擢按察使行巡撫事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當是時正兵義兵爭地爭餉內外交訌穎以守土臣悉力支拄而方王諸將終惡之三疏乞休不許丙戌六月北兵至列戍皆潰王航海去穎匿從不及乃由海道還京口黃冠以終

林時對字殿颺號繭庵鄞縣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年未冠也授行人性恬淡嘗曰士人若愛一錢即不值一錢丁艱歸福王立起吏科都給事中（甬上續耆舊傳云福王監國召爲御史鄞縣志据莊元辰奏疏亦從御史）爲阮大鋮所惡罷歸魯王監國遷太常寺卿佐孫嘉績幕事力主渡江熊汝霖之下海寧時對寶贊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逾年而紹興陷遂歸又十八年而卒所著繭庵逸史皆紀國難事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達州人生而神采英毅喜談兵是時獻賊縱橫蜀中長祥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賊中皆知其名崇禎癸未成進士授庶吉士同里薛國觀方爲首輔欲引爲私人拒之京師陷南奔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都又覆乃起兵浙東魯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兵又潰王浮海長祥以餘衆結

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長祥與張煌言王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戊子監軍華夏爲長祥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合諸寨以下西陵議奉長祥爲盟主刻期將集而降臣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長祥匿句人舟中遁至奉化依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資助由健跳所入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辛卯舟山破亡命江淮閒大兵得之京口安置江寧羈守之長祥娶一妾朝夕甚昵守者謂長祥有所戀矣稍懈而長祥竟遁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著有天問閣（原闕）四卷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忠端公尊素子爲諸生受業劉宗周學行醇備家禍國難備嘗艱苦北兵入浙孫嘉績熊汝霖等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亦合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授職方主事改御史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署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

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羲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尋以宗羲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謝焉又謂諸將曰諸公何不乘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然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一年之後恐不能支聞者皆是之而不能用張

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以伯爵餌之宗羲曰若是則奬亂也何以待後乃署爲勝虜將軍始去與太僕陳潛夫尙寶朱大定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及正中等謀會師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以招吳中豪傑而江上師潰乃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已丑聞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擢右僉都御史進左副都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羲言諸營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帥諸營以捍海上遂拜翊右僉都御史而是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宗羲旣失兵日與尙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而已是冬命澄波將軍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及宗羲監其軍以行至長崎島不得要領而還久之以母老乞歸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人稱鷓鴣先生餘姚人忠端公次子崇禎中貢生畫江之役兄弟步迎監國事敗入四明參馮侍郎京第軍事馮軍敗隱於白雲莊亂定游石門海昌間賣畫自給畫宗小李將軍趙千里工繆篆

又善製硯所著有周易象詞尋門餘論易圖辨惑諸書

陳希友字孝兼長樂人舉人官兵科給事中鄭彩殺熊汝霖特疏參之不納知不爲彩所容乃繳印披緇去

熊曰繪字遜木黃州人督師文燦子官兵科給事中與同僚陳希友同劾鄭彩草疏送督臣錢肅樂肅樂浩歎勸其火之曰繪大慟竟自去嘗有詩云一身如洗惟存髮兩手無成賸有心

任廷貴籍貫未詳官太常卿舟山破從王航海至廈門尋至金門壬辰九月奉命北上至北茭洋舟覆得救遂

鬚髮爲僧有詩云還將不二證西歸未遂黃冠卽衲衣
力任四十餘年事癡擔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鶴隨雲適
點點寒梅鬬雪霏勘破瞿然成正覺澄潭明月自相依
蓋亦志節士也
沈崇掄字宇昆慈谿人大學士宸荃族弟崇禎十六年
進士授金壇知縣其父手書忠君愛國勿玷清白家聲
十字付之魯王監國擢兵部主事紹興破棄官耕於野
順治庚寅黃陂王爾祿爲巡海道以同年生屏車騎至
海濱訪之崇掄稱病不起爾祿徘徊門外久之乃長歎

而去
周齊曾字思沂鄞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順德
知縣邑故多盜齊曾捕得其魁置之辟向之爲逋逃主
者乃中以飛語遂罷歸魯王監國起給事中紹興破痛
哭入山結茅爲庵託於禪以自晦更號囊雲裹足不入
城市順治庚寅王爾祿爲巡海道以同年誼屢致書冀
其一見終不至所著詩文清高曠逸絕去煙火沒後鄉
人欽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
高宇泰字元發又字虞尊號蘖庵鄞縣人父斗樞官陝
西巡撫（鄞縣志云以斗樞爲漢中巡撫未到任）宇泰少負才名乙酉六月
從錢肅樂等起兵監國手諭奬之謂不媿江東喬木授
兵部武選員外耶尋以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時斗樞
尙在陝（鄞縣志云六月之役斗樞尙在鄞）而陝已內附乃間道來歸父
子並豫海上事丙戌冬蠟書自海至諜者得之（四字據鮚埼亭集補）
遂首被捕戊子夏華王事洩再被囚繫辛卯幾役株
累僅而得免壬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而家已破
矣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肯堂翁洲所寓也宇
泰愛之故取以名其集

盧若騰字閑之號牧舟福建同安人崇禎庚辰進士召
對稱旨卽授寧紹台道僉事剔奸獘抑勢豪風裁凜然
與寧波知府陸自嶽平奉化姦民胡乘龍之亂閭井晏
然京師旣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而南都又
亡閩中拜兵部尙書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
徊鎭下關浮海至翁洲閱行人大蘭諸山寨父老壺漿
上謁若騰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一時同袍澤者並
極莫逆諸人淪喪殆盡獨與張煌言同事最久竟依鄭
氏以終

沈文光（鄞縣志作光文）字文開號斯庵鄞縣人以明經貢太學豫於畫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擢工部郎中閩帥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遷太僕寺少卿由潮陽航海抵金門當事以書幣招之文光焚書返幣及鄭成功克臺灣遂依之以終所著詩文甚多皆賦臺灣風景

朱憲宗一作顯宗字闇生崑山人以歲貢授丹陽訓導丁內艱歸福王時起補衢州府西安訓導南都陷逃兵敗將所至蹂躪而衢當其衝魯王命西安令守衢而以

憲宗攝縣事撫輯兵民勞績甚著明年授監軍理刑事司餉事轉餉開化北兵至被執諭之降不從殺五升相脅終不動械致金陵意必死矣有故交以百口保之者放還開化時衢猶未下守將知憲宗不屈而還請其事憲宗謝以病衢兵復開化强之安撫甫三日而衢破遂歸久之卒於家

徐桐字古木嘉興人有膂力善射挽兩石弓百發百中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詩古文詞人目爲文武才紹興建國當事薦爲游擊將軍率軍守嘉禾城破遂入太湖後鬚染爲僧號木頭陀以岐黃術終其身

謝元颺字沛祖慈谿人天津巡撫元颺兵部尚書元颺弟以五經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死於海外年三十二

董守諭字次公（浙江通志）父世登性至孝工詩爲諸生有名（甬上耆舊傳）守諭秉資耿介不俯同流俗（浙志）少受業於黃道周講學大滌山中（全祖望鮚埼亭集題詞）讀書討古窮極幽遠（浙志）倪元璐見其文大稱賞之（題詞）天啟四年舉於鄉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俊也（南疆繹史）七試南宮不第而學日進名日盛東江初建尚書李白春薦守諭授戶部

貴州司主事（續耆舊傳）時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嘉績熊汝霖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國安王之仁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魯王令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魯紀年）守諭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乃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凝兵而後酌給之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黃宗羲撰墓志）方王諸將不可戶部主

事部之詹乃調停之卒從原議守諭歎曰江上從此潰矣（續者舊傳）無何王之仁請稅漁舟守諭謂其客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謹案續耆舊傳作科）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之仁又請塞鄞之萬金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守諭門以待覆守諭疏言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守諭王雖惜守諭不能爲力陰使避之守諭慷慨對曰命吏生死聽於主上非之仁所能專臣歸死上前之仁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之仁殺饑司直反耳何名義師之仁亦追於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議寂然（墓志）守諭乃上疏曰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濡忍偷安由於志氣之卑昏故舉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憤振肅之肰動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靈感格之忱萃渙合離全藉此道設人主於終天大恨置之若遺履之若忘則士氣不作士氣不作則

兵氣不揚無論無以恢復亦無以立國也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思治求賢無一日不籌兵辦寇柰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値此時日北望一哭幾絕痛恨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怪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今臣靦顏部曹皆先帝培養之餘澤驚心歲月當遺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寢安存寘一回思之一斷腸矣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報仇則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請躬率臣民徧諭各藩軍士縞素哭祭每歲定以爲制使人人切齒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振起然後昊穹悔禍神人共助報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興復古之烈也王著禮部傳示速爲舉行（甬東正氣集）杭人陸培王道焜並殉節廷議賜謚不及道焜守諭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守諭官而難於代者命兼經筵日

講江東內附鄞志守諭遂行逝江滸朝夕涕洟有慰之者輒告之曰吾不能與汪長源陳木叔同逝尙何顏立人世其爲詩歌徧哭所知之死國者淋漓悲悽令人不能自勝是時海上未靖柳車從亡日在㠘嶼之閒守諭不惜傾家助之以是盡落其所有續耆舊傳一日翁洲破相國張肯堂之孫俘入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守諭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守諭之千步當道者惟此而已鄞志晚年困守一廬苦心易學叅古今言易數十家攷其異同有得卽鈔之積以成帙曹志甲辰卒年六十九縣令張幼

學赴弔歎曰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也續耆舊傳 子道權謹據鄞縣志補

王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驚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衆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保丁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饟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貲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在忌仲撝者以此聲討黃宗羲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荊本徹先後過姚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

來受約束仲撝短小精悍好讀實用之書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在初建進宗羲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又累受宗羲所註授時曆及律呂王遁皆能有所發明丁未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墺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三捷謹據黃宗羲撰墓表補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舉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請帝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强則太平可坐致報聞禮部侍郎王應

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帝特命入
閣輔政正宸上言熊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
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復使很傲之人
與贊平明之治哉因力詆其狠籍封章請寢前命帝大
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辰龔廷獻給事中范淑
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九年冬有詔
起廢召爲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與臣
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舉
帝納之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爲

禮禮教不修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
大臣頃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爲是言是一無禮也
史堃下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箝衆口又一無禮也朝廷
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橙芳以不謹
被黜巧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鈔參則考功之法
可以金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惘而戶
部主事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
其言時廠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撫武弁從而效之正宸
言京師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決視四方又獨速請申

飭廠衛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稍衰十四年
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
多雜賓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
帝進延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
臣閣臣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
見不以能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請皆風延儒及
宣大缺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
吏部希延儒指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
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

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辰力爭事遂寢
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
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
正行朋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
謫戍均州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
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爲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
時不能用內傳用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正宸以有譽雖
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
公徐宏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都議非議前戶部主事

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趙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諭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鋮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倘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為大理寺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不知所之謹据王鴻緒撰明史稿補

朱之瑜字楚嶼至海外復字魯嶼又號舜水餘姚人少

伉爽有志概有持譜獻者詭朱文公子爲餘姚令家於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訛脫即難徵信且人貴自立不必攀附紫陽也奇籍松江成諸生提學御史亓某以才備文武上諸禮部癸未甲申兩奉徵辟明社既屋福王建號江南總兵方國安薦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國安軍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進士東平招之之瑜念方馬終誤大計力辭臺省劾偃蹇不奉詔將逮捕會南都亡遂解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虜伯鎮舟山之瑜往

依焉於斌卿强悍不法數有所救正丞制授昌國知縣又表授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御史馮京第之自湖州軍破也間關入四明王職方翊軍中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爲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武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己丑魯王駐舟山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吏部擬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時禮部尚書吳鍾巒扈王兼督學政以開國第一人薦授翰林院

官先後力辭王翊之朝王也見之瑜恨晚舉孝廉辭辛卯舟山陷飄泊海島輾徙日本交阯還羅閒甲午徵避敕書達交阯焚香開讀東望涕零戊戌赴廈門謁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主建威伯馬信營信台州副將降於張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屬成功與忠靖伯陳煇之瑜常往來兩軍閒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未幾事敗益徬徨無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東守約周給之丁未水戶藩侯源光國爲築第駒籠別莊造滕訪道東國未有學者學宮圖說

依以創造凡古升古尺簠豆籩鉶之屬咸備又命俊秀
子弟從受釋奠禮已酉年七十餘跕不聽𩔖之後樂囸
以屏風爲壽給東國及中華耆儒六人則武內祈爾藤
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榮文彥博也已未年八十
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國遣世子
綱條臨喪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謚曰文恭樹
祠堂駒籠川莊親製文誄之之瑜生八歲而孤伯兄啟
明天啟乙丑武進士南京神武營總兵都督同知以忤
閹削職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國變未赴任行由總兵

劾歸國朝強起之不可後以老壽卒仲兄之瑾諸生歿
冠即夭之瑜在日本喈蚊有勸幛以紗幮者謝曰先世
葬域兵後恐遭蹂躪輾轉思維不敢身處安逸耳凡中
華人來必泣問伯兄近狀娶葉氏生子元楧元楷繼娶
陳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楧㡌省父交阯廈門辛丑歿於
海外元楷隱居教授已酉卒柔端六歲喪母年十二遭
世亂即佩刃自防字何東平子鬱鬱未嫁而亡之瑜篤
於友誼初以詩受知於張國維朝列相知者陳函煇張
肯堂同縣則鄒元賢斗東葉大受陳遵之族子錦尤與

王翊吳鍾巒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諸將留之張
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濱無田可耕坐而糜餉有負
本志遂行初交阯王徵取延晚中華文字者被擄至不
拜王怒繫之㬥知不可屈遣書有太公佐周而周王
陳平在漢而漢興語答曰天福明室不佞逃遁貴邦苟
全性命如欲委質他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儻異日者
瑜藉大王之靈遂歸桑梓當舉貴國携貳之端昌言於
朝使聖主明見萬里貴國得世守藩維歲貢終王寧不
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乃縱之歸之瑜問學賅博少從

業慈谿李契元有詩數十篇附刻姚江詩存文集二十
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綱條刻之有安東
守約序日本高弟有守約子安積覺又令井將興謹據朱衍
緒家傳補

海東逸史卷之十八

姜氏秘史

五卷

[illegible]类

[illegible]

姜氏秘史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姜清撰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寳司少卿自靖難之後建文一朝事蹟大抵遺失是書於故案文集搜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等事則未嘗載及紀錄頗見精核案明史藁例議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陛不拜為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為必無之事而是書載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戶潘瑄貼黃冊內載

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陸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也又世傳王艮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集吳溥舍靖縉陳說慷慨艮流涕而已其後獨艮死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為艮家譜載艮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諭祭未嘗及成祖之來也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勠異己凡効忠於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之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艮傳仍用前說蓋必有所考也

姜氏秘史卷一

明　弋陽姜淸　譔

□□皇帝諱允炆字□□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太祖從濠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謂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嶷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皇后崩太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於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啟事寬仁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棡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棡反期尚遲告密者棡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棡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浹旬歡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備行晉王倉卒受命遂從至京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爲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誘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憐之赦復爵

晉王於是改行爲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爲賢王皇太子之教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爲天子臣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奉詔上大怒頳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讋皆不知所爲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爲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乃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者矣洪武二十四年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遷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圖明年四月以疾薨太祖哭之慟追諡爲懿文皇太子葬孝陵之次時太祖春秋六十有五

日御東角門向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嫡
長孫富於年早定大計孰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
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諡曰懷次曰允炆
洪武九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五年九月立允炆爲太
孫詔曰粤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操將練兵平
天下亂偃天下兵奠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
以來除奸暴去豪强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
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嗣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於是命禮

部定親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於文華殿朝見行
四拜禮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宮乃叙家人禮制既定
親王從之多不悅時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
决太孫頗尙寬仁兆民欣欣罔不愛戴洪武三十一
年五月乙酉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
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
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
怠嵩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
惡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
懼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

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
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
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由
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晡十五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
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洗絰帶無三寸無布車
兵器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
守官員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
武衙門官民軍士令役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

自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
日皇太孫令禮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
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於本衙
門素服齋宿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
服朝晡哭臨葬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
亦以第四日具衰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
諸王世子郡主妃及郡王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
自成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退朝
服衰麻衫大袖圓領不緝紗帽麻布衰之去翅垂帶
麻絰鞋命婦麻長衫大袖圓領麻布蓋頭器依鹵薄

名數工部及司禮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禮遣人奉詔於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聽畢哀四拜禮畢各置衰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於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禮物備辦皇太孫從之庚寅葬孝陵

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

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懼思所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列於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糧鹽運司鹽課提舉司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鹽課盡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盡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爲事全家發充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饑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糧稅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實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雜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糧賑給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深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一囚徒已行宥罪發衛所充軍守禦者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曾到衛

所者不在赦例一天下衛所在逃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內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糧遞送京衛所着役過違此月仍罪如初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立宜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爲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　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舉

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
皇后曰高皇后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讀學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甯海人世家侯城里
父克勤受易童奐得伊洛之學長子孝聞季孝友
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臨其所自幼潁
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尺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年十五時從父爲濟甯知府因達
覲於鄒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曰顏閔未

可幾及樊遲冉有使學同時豈皆讓之但世無孔
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
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不報竟戍江浦未幾復逮
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年以
文謁宋濂濂深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
光大輩皆自以爲不及濂致仕還浦復往卒業四
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得爲文籲
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以爲甥而不果及其文
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
角逐文場不知其孰爲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

恒以明王道爲己任友人或稱其文辭則告以學
者當以道德爲本文詞非所尚反覆明辯不已謂
道之行必先於家著宗範九篇以示厥宗蓋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闢異端爲己任進德所詣月異而
歲不同世或以爲程朱復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
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獨
我哉其不爲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
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樞等曰
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几稍欹必正而
後坐上喜其舉動端正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

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諭遣還家二十
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心存教化謂左右曰
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明
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瘦瘵者十人
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飯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
色若飫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
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義
道德陳於前王喜甚使入講經論文無虛晷爲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當時蜀治依於禮樂諸王莫
及孝孺之功也久於蜀因得訪宋濂墓恤其遺孤

癸丑丙子投文憲天府至是首加召用一時簡之
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
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言聽諫行不愧昭
烈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
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鳳
軟形庭寒尙薄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靖難兵入自金
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
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旣而燕

廣孝薦之草詔文廟遣召數回竟以衰服往投筆
慟哭不能止文廟不悅而詔之辭益厲旣而曰著
稱周公成王安在命割其舌孝孺含血犯御座文
廟大怒磔之詈至死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
茭夷方氏墓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个
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付禮部尙書呂
震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
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
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得
歸還族卽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甯海知縣宜

春郭紳復新其祠取所著遜志齋集四十卷拾遺
十卷梓行於世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逸不傳
正德間遺族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
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於今者有行於古
而難行於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
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
此用世所以貴時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
之建文中改舊制求天下利弊而欲新之靖難兵
起日召之謀議詔檄多出於孝孺嘉靖初南京兵

部郎中永豐夏尙樸讀其遺文歎其詞義雄偉不
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着於[redacted]意其致用亦然斯
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甚篤景
隆帥師北伐實由孝孺旣而兵敗漸有異志人多
知之告於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卒成開門之
變蓋不免於誤國云[redacted]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
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乃得處死之道後世遂
有不勝其憤肆詬詈以召奇禍者孝孺負剛毅之
氣奮雄博之辨致使不能窮詰故其受禍之慘極
於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後十餘年文廟

言及輒足頓憤憤不能平其當時論可知夏進士過孝孺祠題云一个爲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與君王繼首陽君子以爲然

鄭居貞嶺州人父滔有文名國初歷任潞潞一作州同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甚見重太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左參政以永樂初坐累死於南京有閩南集闢龍行藁歸來藁隨槍庭藁子孫因留住居福建爪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亦嘗贈之文

謂其爲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恩應天府溧水人有孝行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即收捕其族黨盡誅之澤是時謫爲甯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既免於辱且資以行貲後過方孝孺故居賦詩曰荀輿衛兩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言

王稌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卹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葬不可得卒逮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羈用也而稌以疾力辭讀書青岩之

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稌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毋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於口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稾聖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釋刺面正軍及四徒還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復拘入伍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學醫學衙門　羣臣議其無別辨又所隸皆有司版籍爲戶詔革之

立孝陵衛設經歷司

以黃子澄爲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輿學受尙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員俊聲游郷校同舍避席推爲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誦之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擧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

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閣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卽位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閣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幾甚密與齊泰謀之時有告周王橚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徙代王於邊以兵圍湘王於荆王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榑囚之京師岷王楩降爲庶人燕王亦加譙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襃賞

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練兵北方七月靖難兵起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爲名耿炳文旣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方子澄援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弃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衂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

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謫齊泰及子澄於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獨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等責之不服子澄遂死之命赤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爲田經宥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甯至今不絕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提學僉事邵銳命知府羅輅立祠祀之成化間刑部尙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兹壯顏色云何百年間不見有遺跡

倘人問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踟
躕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子甯
　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戮力
事討賊膠固不知幾祗顧順與逆
　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
殷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嫡毋妃開平
家元勳蔵帝室姻婭蟄雄豪健鬬萬人敵隱然九
鼎重　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極居然
尾不掉大都勢耦國時有黃子澄輕佻故無匹倂
讀　東室蹤迹頻叔文論事時造膝

一旦剪侯王忽徨何太急細人闇大體國釁此焉
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齊泰爲司馬折衝乃
其職堂堂正正旗誓書嚴紀律內則方孝孺早學
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機貴密勿又有黃門迪自
少稱英特五畝給緗黃巽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
我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
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
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毋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
豈不愛吾分自當適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憤
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橫萬段死奚惜

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
筆簿書日埋　欲昏塞乍聞毛髮豎空拳幾
欲擊孤燈　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
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何守戇愚甘
心致族滅不覩解與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月加
聲名重简冊

以平江縣知縣陳彥回爲徽州府知府

彥回字士淵號內齋興化府莆田人父立誠舉秀
才爲保德州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縣知縣坐事
廢十六年復起爲歸安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

弟彥囦戍遼東彥回及祖七秀祖毋郭氏毋塗氏
子善需並戍滇南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毋郭得存
時遇赦不及彥回監送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
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遂從其姓更名禮稱郭
爲毋未幾積良去位乃依南充縣丞于仲和其後
閩中教授嚴德政知彥回通尙書薦爲保甯府學
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三日
高廟悅之擢知平江縣蒞任甫十三月高廟晏駕
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廉幹薦
遂陞徽州知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民

咸悅明年爲革除己卯以考覈稱職蒙賞賚甚厚
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㨾民汪侃詣闕奏乞
奪情終任不報彥回衰絰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
罪乞正明籍疏入報可特宥爲民尋復其官釋彥
回遼東之役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遷葬其祖
母父母畢即滋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禮士民因
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
姓名爲非禮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旨輒自籌曰
祖母年既高萬一蹉跌將託之何所隱忍二十餘
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偉之後靖難兵起彥回

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回至自遼東邂逅旅邸
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曹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
彥回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
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我弟歸以治
家事余身許國他不䘏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
我家顚末仍爲索名筆書務本兩字以遺之俾知
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因已知彥回之必
殉國矣未幾復滋郡會靖難師已渡江彥回率義
勇赴援而勢已不及文廟纘統械至京師不屈而
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年革建昌府盱江遞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
司
改河南陳州淮陽加遞運所爲潁岐站遞運所隸商
水縣
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參議董倫還自雲
南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士
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
游以所居具川稱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

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甯洪武十五年甯以
倫薦遣使徵之以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
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孝之言太祖皇帝聞而
善之十八年正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
士賜綺六疋鈔五千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
爲河南左參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
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
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太
祖遽擢爲陝西參議三十年以詿誤坐免典教滇
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

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送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　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夷童豎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即位眷戀東宮舊臣屢詢久之左右多言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鎵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啣之因肆誣斥太祖令縉十年著作始許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遂赴臨權臣謂赴

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訴援歲餘權臣出倫爲言之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才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革除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病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橚有罪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問逮其護衛官軍廢橚爲庶人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擡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增神樂觀知觀一員　六科都給事中俱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廢鄭村二壩衙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爲衛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立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鞏縣廖子王站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

二十四日革鳳陽府屬鳳陽縣蚌埠站潁上縣潁陽

站聶家灣站太和縣要灣站舊縣站潁川乾溝站泗州黃崗站雙溝站壽州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站項城縣紙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領站扶溝縣義聲站通許縣青岡站滎澤縣通濟站陽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遞運平陽府垣曲縣梨樹交斜陽壺站絳縣乾澗橫嶺夏縣常村聞喜城西東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遞運所　出南京吏部卷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都督

徐凱等從
以兵部尚書茹瑺爲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甯爲
吏部左侍郎蹇義爲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
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保舉人材案先是四
月子甯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卷
練安字子甯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
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
鎭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
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
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龍籜長之句竹莊甚奇

之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
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薦明年入
對大廷極言今日朝廷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實
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
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
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安益以名
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
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迹力行古喪禮服闋
陞吏部左侍郎時建文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
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

史後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
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
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渡淮
靖江府直史蕭用過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
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
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
所論我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詰者愧而止壬午
年六月有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
氏得免錢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

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甯今
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況習禮乎後同知王佐緝
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
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
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
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爲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儁爲左
侍郎郎中盧淵爲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坦
康健兵部郎中　賢潘行杜禹祈昭員外石朴張子
眞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後受知於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燕賂之泰受之歸請以所賂爲兵費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泰言於上曰令人賫勅符使歸國及靖難兵起泰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

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詔閫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靖難師遂首以誅泰爲名泰以谷王穗漏師遁還慮遼甯二府爲變召還京師甯王權與燕合惟遼王植至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與燕謂齊黃已屏寘遐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旣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廸爲禮部尚書

廸字景道甯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廸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豫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六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

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廸以土兵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特授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廸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諸郡縣覆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旣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廸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廸受命督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閭

變卽赴京師掌禁旅

征虜前將軍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此語原闕從朱白民說補）

沐春字景春年十七從父英平西番又從征雲南有功冬江西僭寇順天王扇諸郡作亂春與征先登殲之乙丑秋受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太祖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實授春剖決如流嘗錄囚烈山奏釋數百人擒逆黨那于薊州開釋詿誤亦數百人壬申英薨於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爲政要務歲較多寡賞罰稽功乃倍饋餉以足癸酉

春緬甸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調都督瞿能授以成算俄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巂番寇越州酋阿資者倡亂西南朝廷費數百萬之師往往無功春辛平之麓州宣慰思倫發爲其下所圖戊寅四月破刀干孟諸砦誅其渠餘釋復業自是百蠻震懾不復攜貳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十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祭命有司護喪至京復諭祭者再賜謚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戶至五千餘又嘗鑿鐵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六品左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立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鹽　長星西嗔有聲如雷

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　初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貢李成張敏劉政等以

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官本衛千戶百戶靖難初革建文間陞除官張鳳等亦在革中文廟曰他每這幾家都是孝順的職事不動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管事今尚稱太祖朝天女戶官世世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貶安陸侯吳傑爲廣西南甯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革邵武府泰甯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并儒學　縣隸夔州府至是革

二十五日革衛州府藍山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廵檢司
以戴元禮爲太醫使
元禮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學於朱彦修初以御
醫事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
有是命後遼王來朝爲書仁義卷肅慶二王爲之
贊咏董士爲之跋或云文皇時以舊恩陞院使非
也時蔣用文爲御醫
召總兵官左都督楊文還京師
文合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

命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還俄充大總兵官征
虜前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太祖以詩
送之自總兵顧成以下悉聽節制冬先諸將還京
戊寅夏五月復充總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
府護衛精銳馬步官軍往開平禦備太祖崩未幾
召還永樂丙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清溪廵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牲於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樞庫

大使一員立福建下里場鹽課司
十五日革青州府博羅縣陳遞站益都縣北門外樂
安縣樂安臨淄縣古城凡四遞運所
二十一日革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場
省衛輝府胙城縣儒學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縣丞主簿各一員
罷吏部尚書茹瑺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吏部尚書
張紞字昭季號鷃菴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
名紞由明經舉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
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尋出

爲雲南右參議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
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
悉裁定之夷民心孚遠邇奠安二十年三月秩滿
入覲考功能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
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赴任今五年矣言
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抃皆由誠信相孚
克恭乃職今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
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乃治黔南汝欽哉遂
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曾修太祖皇帝實
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

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紞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壬午六月靖難之師入京城討奸黨紞與焉及上即位召紞與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尙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向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懼自經於部之後堂

以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尙書如舊

茹瑺衡州衡山縣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

封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至右通政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上以瑺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稅租悉蠲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陛辭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賜酒有[]瑺詣其門餞之累遷兵部尙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尙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瑺主兵餉及廼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城門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及瑺往龍潭見太宗瑺望風納款未幾遂入京羣臣未有言瑺獨先於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以瑺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

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尙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賚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於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勳與官鏞不敢受蓋鏞以瑺在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昺奏事

昺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建文時遷至禮部侍

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昺爲北平左布政使至察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友直者智諳人也昺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密獻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會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僚至府文皇帝遣使遍召昺及貴入至端禮門爲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昺及貴皆不屈而死時己卯七月六日也昺得屍還葬文皇帝登極族其家生焚近戚□□程輩其疏

戚及同里人戚分遣戍邊後上屢夢昺等被髮爲
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昺面猶如生者有一子逃
去不知所之或曰養子也洪熙改元詔昺戚屬戍
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還里昺冢墳在水南去州
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州馬汝冀立
祠祀之
以王鈍爲戶部尙書
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爲福
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愼廉介民懷其惠革除
年間遷戶部尙書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

附文廟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問朕骨肉今
何顏耶鈍頓首慙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怏怏
成疾死子瀹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爲工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甯甌甯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
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
坐事謫安東屯革除間召爲工部尙書太宗登極
轉刑部後改爲侍郎趙玒譏間以憂死文廟初贈
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須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第
二人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
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
而臨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庶績乂安陛下嗣守
大業因而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
衣日旰忘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
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於晏安
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候伺曠職廢
業上下懈弛流爲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
非爲社稷之福也帝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

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
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而北來章奏有
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
欲申大義於天下毋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
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
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
皇入南京命捕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爲奸
黨同驅出戮之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
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尙在可覆案上乃命錄昌隆
刑閱其奏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

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視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遂改北平按察司知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尋與嫡庶議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裨益漢庶人廢之踰年出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慮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赤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爲昌隆踧

踖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客宮僚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所請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暴剛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爲所拒無屬官禮且身爲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託宮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夷不宜任用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起服錦衣衛獄且籍其家上方廵狩西京凡下詔獄

率與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處以極刑以曾經保奏爲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服力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宛轉牀得間常號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手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官指揮僉事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王事時燕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爲名乃以貴爲

北平都指揮使張昺爲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內塡滿街巷追圍王城外牆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走入王城四面鼓譟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昺王曰彼防守既密猝難擒之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

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內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將士留二人被擒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玉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僧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上親問貴昺乃知其謀出於齊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靖難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鳳韶吉安盧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高廟升遐後授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鳳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襟其畧曰予生居盧陵素負骨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於天祥矣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於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爲太平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盧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學行焯焯有稱尋以辭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間於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遇以道義相勗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論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進諸子從學且薦於朝及交趾平起爲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誄之曰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

韓柳學本程朱其爲名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趾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賜謚敬忠

以何福爲右軍都督同知

國初福奮立武功爲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功來獻捷再僉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俘獲萬計辛未充平羌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

資戊寅三月擒永甯酋十八加如麓州叛魁刀干
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甯謐擢貳都
督府
以燕府參軍事訓導康汝楫爲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薦起爲燕府訓導饒智署文
皇在邸特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縣
在漳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楫公勤蒞政撫馭有
方善績日著永樂以舊臣召民遮道涕泗留之未
及擢北京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冑上林苑
監左監正禮監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禮通政

司參議
召宋懌還京師
懌金華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之孫也濂嘗授
先太子經以孫愼累謫夔州帝卽位念濂皇考舊
學之臣召懌復官翰林
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虛心圖
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內外羣臣各舉逸士於
是壽州學訓導劉亨疏言六卿秩當與五督府等國
子監祭酒不當位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
教之上納覽授亨武進崇仁學訓導羅恢被薦上書

論政入史館同修太祖實錄吉安府知府朱仲智薦
蕭用蘇州府同知姚善薦錢芹用授淸江府直史芹
授戶部司務
逸人高巍者事母蕭至孝蕭老痼疾巍奉侍湯藥
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
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乙丑
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末技愼選
舉惜名器數事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斷事不稱旨
當罪以議賢論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帝
卽位上疏陳論時政請加恩諸王疏曰我太祖高

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除羣
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旣定惟有四夷命將
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五
帝三王不能服者皆來臣服無不納貢而効職焉
比之漢高誠以爲過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
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
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
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爲天子
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孤秦之陋
於是體三代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陜西

百二山河昔人有言一夫當關其人悍勇西降吐蕃以燕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牛馬其地土之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發元昔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甯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之聖意莫不欲蕃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國多驕逆違犯朝制者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務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與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其餘甯遼代谷慶肅等府

類比而分王之小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至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聲美味命使臣頒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賚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發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疥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癩之疾有時而搔癢吾體食良醫修方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不隨則擾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旣利則不惟無心腹之疾而疥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

里諺云家不和而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爲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克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皇上鑒戒焉未踰年靖難兵起時又有仙居鄭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皆見擢用

詔顧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總兵官帥師征西蠻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蠻叛遂命成自水西移師五開副總兵何貴宋晟韓觀各助師佐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城羨塘光金家臺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遠蠻爲亂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千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姜氏秘史卷一

姜氏秘史卷二

明　弋陽姜　清撰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於郊祀禮始以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上帝如歲祀之禮戊辰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於文華殿齋室己卯出舍皇邸尙膳進素食庚辰夜合祀天地配以太祖高皇帝太祖座西向帝脫舄登太祀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罔弗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翰林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夜半禮成天宇澄瑩父老咸謂未嘗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爲昌州長官司普洛州爲普洛長官司威龍州爲威龍長官司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革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三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司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貴州衞巳松大龍會川黎溪腰驛凡五驛革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即位於天下合祀日神司業張智詣闕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次百夷崖甸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孟素朝首賊刁幹孟景七日次木邦十一日克麻底泯傍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蠻并木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蠻降二十六日克阿哈喇寨老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莽寨初五日平

要甸七日班師於是百蠻悉平

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讀學士高遜志爲副總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監博士王紳陝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雲南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修官給大官饌寵眷有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文字知名後擢山西右參政坐事謫雲南時

修太祖實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集引曰松
陽人名暨姓不傳永樂初年逾壯者矣始落髮爲
僧泝江而上抵重慶府[redacted]善慶里山水奇絕
可遯曳杖而[redacted]將至憩於邑[redacted]既而善
慶杜氏景賢賢之乃相與陟[redacted]親洞諸山復降至
[redacted]曰盍于是乎寺焉以老景賢
鳩材構之寺成而入斯夕命僧徒誦經咒闍者[redacted]
[redacted]則易之乾卦也景賢曰上人祖釋而誦儒經奚
其可乃易御梵而寺以觀音名嗚呼寺也豈其心
哉嘗買楚詞泛小舟於灘之中流讀一葉輒投之

水而哭焉如是至于卷斯已衆駭之莫測其意嗚
呼僧也豈其心哉間[redacted]能破塵牓每賦注一
壺以候客時至者雖[redacted]拒而與飲漸醺呼[redacted]
[redacted]曰我歌爾和竟而冥[redacted]琭嗚呼酒也豈[redacted]
[redacted]侍者曰吾師形碩而[redacted]則星流
[redacted]雲造出見者哉訝其爲[redacted]洪武三
[redacted]翰林學士而今乃滅其跡予未冠得其
[redacted]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書也嗚呼日月
逝[redacted]人無聞於世也夫庸言而鋟諸梓以
傳抑[redacted]者不知何許人往來於隆安里

間帕首[redacted]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
字偶值詩[redacted]小酌聯句適業暇而
立於側怪其語[redacted]者再諸老怒叱曰汝
能詩仰續吾所未能者[redacted]不得已拾韻而
應之諸老起延之上坐[redacted]不可强之
而後可僅一絕過此若病[redacted]人言
其與雪菴故僚友[redacted]不[redacted]
一也謹以其詩附於是集之[redacted]
[redacted]人之心白矣豈終言曰知[redacted]
廖昇字[redacted]襄陽人學行最知名洪武末由左府

斷事[redacted]上十[redacted]月擢太常寺少卿[redacted]
[redacted]建文初修太祖實錄學士董倫爲總裁昇[redacted]
[redacted]與高遜志爲副總裁會太宗平定內難昇
慟哭與家人訣[redacted]自縊死壬午都御史陳瑛
奏昇[redacted]與王艮顏伯瑋皆不順
命而効死於建文君[redacted]同宜追錄之
上憫其忠不問[redacted]
高遜志字士敏[redacted]州蕭縣人元末僑居嘉興自
幼好學[redacted]京師其一時文章大
家如宣城袁[redacted]昌鄭元祐皆在遜

志獲受其業故其文章典雅[redacted]成一家言年二
十五爲鄭山書院山長洪[redacted]徵修元史入翰
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初召爲太常寺少
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選官精[redacted]名士
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redacted]人
焉內難既平遜志存殁莫考嘗考是科同[redacted]
者右拾遺朱逢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redacted]
[redacted]張秉彝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
選[redacted]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redacted]故而徐旭者
永樂初爲東部郎中與逢預[redacted]貢欽旭

陞國子監祭酒俞士吉永樂[redacted]李貫
者吉水人革除中爲翰林修[redacted]宗
一日[redacted]於宮中持建文時羣[redacted]
覽一二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講[redacted]
[redacted]馬錢憚數目則晉餘干犯者悉燒[redacted]
[redacted]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貫[redacted]
[redacted]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爲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
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引建文壞祖法亂政經也
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

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下獄
王紳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
宋濂齊名國初擢儒教授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
臨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爲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
使雲南伏節死紳甫十三聰敏過人落筆爲文沛
然不可禦踊於伯氏殺事毋何盡孝及卒哀毀踰
禮未幾殺亦沒紳獨綜理生業煢煢憂患中傑然
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
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日王華川其有後
乎蜀獻王聞其賢馳幣聘至待以客禮俾教授蜀

郡縉痛父遺骼未還邱壠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
里費以[redacted]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
號慟幾[redacted]之泣下沾襟作滇南慟哭記以
著志雲南[redacted]重之作弔王翰林文紓其
情還王慰勞[redacted]貴賤咸知愛敬建文即
位召爲國子博士[redacted]編修太祖實錄與侯
城方孝孺交游嘗尊孝[redacted]代儒宗勸之著書
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爲然紳[redacted]益礪道德而羣
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於朝得[redacted]贈翰林學士
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實自禕始庚辰十

二月丙午稱卒年四十有一繼志集三十卷藏於
家子稌事見第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尙嘉定榮縣人舊名志高
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鄕子昭富經術性忠介
方孝孺爲漢中敎授講明理學往從之學蜀獻王
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王紳輩甚重
之革除間爲史官歷陜西按察司僉事刑部侍
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弑時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
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謫伍子紹葆雜役習匠
後亦謫伍獨弟志遂爲蜀府典寶匿丹棱以免近

御史熊相於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
載奮志力學郡縣交辟不就尋以明經授教官未
赴會修太祖實錄送留翰林編纂未幾命吏部考
第史館尙書張紞奏士奇第一授齊府審理副明
日復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
金華朱彥修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乃就學焉
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
秦府典儀所引禮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僚召

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在任五閱月以母
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禮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
累謫雲南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自
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搆[illegible]爲逆本立單騎突
入爲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諸夷咸悅歸順邊事
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尙竊時西平侯沐英布政
使張紞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我當以死救
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
逮大理鶴慶嚴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
得安業軍得着伍本立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

天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
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階中順大夫支四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謫除
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
未行適靖難兵起渡江逮入京本立自盡壬午六
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
所著有巽隱集十卷僉事吳昂刊行於閩而參政
林廷棉序之稱爲今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學士
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讓廬陵吳勤
趙友士端孝思同郡張秉彝唐畊侍講王景修撰

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劉觀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愚士名之淯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追求其平生所作不憚荒遠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伏讀悽切人爲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爲文章且善筆劄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勳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

覽前代遺迹援筆而賦蹂躪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監戒命舉優通文學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客賢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以將兵於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爲矣賻卹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革會川衛儒學

三月改大理寺卿爲大理卿革司務二員立典簿一員

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

革鴻臚寺司儀司二署

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太僕寺卿爲太僕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主簿增典廐典牧二署各設正一員丞二員監事二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 騍等一十五郡郡置長一人改馬千戶所倉

一處副使屬本署典牧署增屬官遂生等三郡

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

七日增置衡州府來陽縣觀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州府福甯縣青灣巡檢司爲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司爲庫溪巡檢司

十日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敬妃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詔誥天下遂命有司舉賢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義周恤裕荒恤兵存廢掩骼以佐邦國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

必垂裕於後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於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參決萬幾默施寛仁陰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體天眷之聖盛錫佑朕躬太祖皇帝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諡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諡號未稱朕心實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帝妣敬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羣臣復謂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

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熈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邦同臻至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諡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加律回避廟諡稱號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才抱德送來授以祿位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觔酒三觔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觔其身犯杖罪以上隷卒優娼不用此例　一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鄰里養之毋致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從實開報以憑分豁　一農桑乃衣食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盡力耕種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禮以勸勉禁其習於浮華毋得通同擾民太后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皇太子數歲薨皇后父金爲光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立爲皇太孫妃至是冊爲皇后吳王國杭州衡王國衡州明年之國徐王幼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爲廣澤王衡王爲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爲庶人幽之後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

吳庶人有老姊數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甯王未之國永樂十五年薨遷葬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燕光祿寺歲供節祀用時俗棹面酒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爲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泊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三清吏司立職民度支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詳憲比議職闗都官四司立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爲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分巡道改爲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〻吉安志載御史曾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鳳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曰王至親勿問　又南京錦衣衛百戸潘暄貼黄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張昺功陞職據此則來朝明矣
戸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而入明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於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奥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一日棄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第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禮雖遠不廢夜嘗歸値風雨

路得一牛騎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好直言嘗勸上曰諸王服飾侚有擬天子者此亂之道何以命天下耶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戸部侍郎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曰昔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術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術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敬臨刑神色自如經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於廣孝所枝上實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君矣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靡不造其奥所著有道詩十卷詩文五十卷宜德間門人黃朝光子養正賚敬小像并其詩至京師求編修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駙馬都尉郭鎭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贈營國武襄
公伯父子興亦以開國公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宣
武公姑高廟妃二女弟爲遼郢二王妃鎮以勲戚
子弟姿貌潔修儀止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洪
武己巳選尙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
於禮度每命練兵總事恭勤不懈帝即位命賞遼
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今不能朝帝令醫治勿
痊卒於賜第輟朝三日殯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爲公侯駙
馬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累有開國功朝
用官至右督國興以總管戰歿南臺晟承兄官克
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制充
總兵官征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府城也晟誅其
僞王子別立法等三十餘人獲眾千五百人金印
一銀印一送京師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明年征
罕東西番擒誅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
羊十萬遂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總兵討遼東邊
寇戰臘温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并傢諸寨又明年

總羽林八軍平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
全諸衛還京己卯以晟久居涼州回番畏服遂充
總兵官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
將軍復任永樂乙酉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
侃灰邊境底寧命徐都督膺趙尙書班持節即里
中封西寧侯子琥瑛尙安成咸寧公主皆爲駙馬
都尉琥嗣侯有罪改命瑛
免官民債舍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奏吏校
人等首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廊房居
住月收債錢視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錢令戶

工二部同管既而戶部尙書郁新謂事不歸一奏令
工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遇官民告討
房屋以兵馬司查勘即與撥住
令改憲兩司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行天下　侍
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同日拜命充
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廉平吏出貪墨不
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稱寬平未幾
移鎮蘄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僉事
革松潘衛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薦舉
京師地震　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子於太學駕至文廟祀先聖孔子
拜跪盥獻用享廟社禮畢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
有差
二月革汝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爲正二品堂上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
革徽州及各府照磨所司獄司

十二日改儀眞縣清江閘爲清江垻
十三日改開封杞縣清溝馬驛爲雍邱馬驛祥符縣
時和馬驛爲陳留縣清城馬驛雅川涉平馬驛爲葵
邱馬驛
革贛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一人爲延海巡檢
以前監生傅以莊爲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
中爲監生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爲民至是舉保選
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爲典簿改

鴻臚寺主簿爲典簿
二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
惠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革漢中府畧陽縣并儒學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
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譴見於天是以地震
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縣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
命各道拘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延
閣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

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比落職福寧益
以清勤自勵俄坐師巫咒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參將宋忠屯兵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
瓛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
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
胡琦指揮關童等悉送入京調永清左衛軍於彰德
右衛軍於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揚州府泰興印莊巡檢司爲新河巡檢
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日革都察院右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

八日革留守左右等衛聚寶等門千戶所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爲新河口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爲通政寺改使爲通政卿左右通政爲左右少卿左右參議爲左右寺丞經歷司爲典

簿知事爲錄事

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爲左右陞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少卿寺丞各爲左右少卿正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少卿寺丞爲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考城柘城延津甯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附慶遠衛

湘王柏有罪自殺國除　湘王謀逆事覺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柏窮蹙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　貼黃册有是月荊州護衛後所鎮撫王者遞赴京師調廣東廉州欽州千戶所

齊王榑有罪廢爲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曾名深告王謀反柴真鞫實極刑遂廢榑爲庶人出貼黃册按是年七月詔書稱榑謀反辭連湘王柏先已自焚死廢榑爲庶人據此齊當自湘王反後

以茅大芳爲副都御史

大芳揚州泰興人博學能詩文爲宗黨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隆大芳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諍彌篤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國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儒爲之記稱其志偉然廓大和雅而不謟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大龍蟠地軸莫教鐵

騎過天河闕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此蓋燕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尙未至淮時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子文生亦誅焉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少卿

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學博行修素以忠直自許初太祖征陳友諒時謁吳芮祠壁間有閏題竹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薦

辟至闕下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都督府經歷革除間遷右補闕進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定京師閏時坐誅戮子傳道誅死孫子傳慶等俱戍邊衞妻汪氏女二人俱配象奴鄱志稱其忠貞鯁直節行聞天下云又閏諸其隣人云一女後歸貧無所依閭里競以錢米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節行之感人如此嘉靖二年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瑛字[redacted]人歷洪武至革除年初爲北平按察使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太宗卽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上爲帝允炆輟朝五日瑛請滅之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皆從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等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是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祿自盡其心耳悉置勿問蓋上初入京師昇及自修自縊死艮在官閭宋自焚死先是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

英守廣德自縊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辭遂錄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子於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死其違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洪熙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庶人之詔孝宗朝有建言欲繼絕褒忠者於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繆恭字思敬號守謙台州人學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爲六事上之其日紹絕屬者請封建庶人後也疏入通政司官大懼遂拘留而劾奏之賴上

聖明不之罪特勑有司遣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
追贈翰林待制王禕爲學士謚曰文節　禕洪武
中使雲南死國事
五月一日革贛縣黄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澤口稅
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鎮江府甘露壩省瀕新港壩官一人
十二日革東昌府臨清州會同閘
革荆州府登雲驛省夷陵州安遠縣學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衞千戸徐斌于蘇州衞庚戌斌從蔡

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閘
選補天下儒學官員　先是學官缺以舉人及試中
監生通經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
見任未入流官及爲事充軍令已替役但通經者
所在訪舉試用其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軍
士軍餘凡有通經者軍官舉送按布二司試中選用
二十二日革萊州府掖縣柴胡寨膠州逢猛鎮即墨縣
栲栳島三巡檢司
改襄陽府均州江口巡檢司置鄖縣馬昌口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寧海州乳山寨文登縣辛汪寨
溫泉鎮福山縣孫夼鎮黄縣馬停鎮蓬萊縣楊家店
高山招遠縣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凡九處巡檢
司
二十六日革邵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
院爲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
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

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
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持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
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彝與侍讀張信
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以
直聲振於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年
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與太常卿黄子澄吏
部尚書張紞兵部尚書齊泰翰林侍講方孝孺御
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府經歷宋徵
戸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
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
日治兵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
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師召入
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而無兵臣死
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爲軍
師護諸將行北與靖難兵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
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
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姓名
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帝過徐州

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趣
左右摧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來乃按碑
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止因擊處得免濟曩
者之祭蓋禳之也

以宋徵爲宗人經歷

徵字[redacted]人嘗建議覘藩謀逆削其屬籍故
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

嘉猷本名鼎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
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徒
步千里追送涕泣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
千里至漢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學之
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爲
喜易之使進乎聖賢之道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
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獻王謂其名字不相蒙
乃賜之名曰貝顯後以字行由薦辟入史館爲史
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燕邸召入居處
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靖難師廹遺錦
衣衛千戶張安賫書詣燕許以世子襲正位本嘉
猷之言也內難平坐孝孺之黨逮至京師壬午九

月丁亥被戮

以文學舉人樓璉爲翰林侍讀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名
圭寧宣仁壽二縣簿至是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
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投之筆擲諸地
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爲之方入見時孝孺
受淩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
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璉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
及爾輩耳遂延閒一夕自縊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將軍參謀會軍府道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歛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學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叔英字元采台州黃巖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高廟晏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静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行且曰大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病則或傷於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爲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

後世自經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授祠山道人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燕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死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修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實英所薦嘗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志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玉其章先生之行霜雪其光又追

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于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
之苟忠孝二字蓋眞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贑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革濟南府歷城縣堰頭閘
六日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衞稅課局隸甘州在護衞
十五日令金華府雙溪水驛馬驛爲雙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雄府南安州凡
三儒學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敘州衞左所官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州府澧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使置聚寶門宣課司上坊橋
分司
調荆左衞所官軍于大同中屯衞
召解縉還京爲翰林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士累上
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
書沈縉嫌其年少譖改御史意實苦之在臺以敢
言稱久之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年
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時
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請河南
衞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歲餘帝憐其才召還以
爲翰林待詔大見信任靖難兵入首先迎後爲交
趾參議以漢庶人譖徵下獄役三年死獄中家徙
遼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峯山磯鎮巡檢司湖口
縣茭石磯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難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
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
先是周王不法廷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
於是以昺爲北平布政使昺至以掾吏李友直爲
才託以腹心友直泄之王是起兵首執昺及都指
揮謝貴惟昺不屈死葛誠亦死城中軍民聞變悉
據九門城中乃定　以友直爲布政司右參議
令拔南京錦衣衞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昺燕山
右護衞小旗丁勝從罷來興殺彭二于家賞紵絲
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文廟潜邸衞士袁廷玉相

之日幾若至膺當戴白帽以王加白即皇也予是遂有大志建文建元悉致羣賢力行古道仁聲四布民莫不悅復辭致廷玉質以人心所向廷玉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天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高廟崩諸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稱風痺奭曰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視疾朝廷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疾愈來朝由是正道入不拜御史曾鳳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

叔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顧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寢便殿親愛浹洽矣未幾復稱疾以三子請上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輝祖忠於建文增壽則厚於文廟也於是三子得還至國後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蹇亂或食土壤或暈仆彌日昺等告問疾殿中文皇擁紅爐猶呼寒昺嘆息而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昺勿信防益懈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南面扶雙杖臨朝遂賜宴酒酣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不堪取刀割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捽昺下擲杖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廹耳昺不服遂斬之以殉

葛誠字　　人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著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病皆懼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於上之故因令人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於上執之旣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予嘗見其所寄家書戒子之言自分必死而爾等無希富貴之心此亦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侚晉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又有是公也

七月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革蘇州府崑山縣盪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

撫曾濬等閉城堅守反復諭之不下王揮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除君哀䘏之初張玉以衡州東連雄鎮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渡不先定將爲後患議未定决薊州都督指揮馬宣聞變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於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爲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己卯革雲南等府兎兒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

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革一十六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檢司雲南縣大安倉赤石厓巡檢司浪穹縣鳳羽鄉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嶍峨縣鐵冶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令巡檢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澂江府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西稅課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霑益州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雞摩頭巡檢司石臼縣皆渡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禾摩村巡檢司麗江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䢼都稅課局二處

革楚雄府碍嘉縣

增置濟南府豐濟倉大使一人

革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屬浪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改爲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革麗江府臨西縣

革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革曲靖府南寧縣

置澂江府泗水縣周苔巡司

靖難兵克居庸關俞瑱敗死進攻懷來克之殺參政宋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密雲驢兒領

北平去居庸關一百二十里關跨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旁流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毀破居庸於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亦降焉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爲鳳陽衛指揮使以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爲參將以虞功奏革除君尤任之靖難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己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爲燕將所守太宗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很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太宗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來先是獲敵諜者言諸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平城中皆爲燕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適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舉餘衆倉惶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於厠搜獲之遂被戮忠子謙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瑱皆見執聚太力戰死之爲靖難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

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爲萬所制太宗設奇乃詐貽卜萬書盛稱奬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詭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者終不平至發其事劉眞陳亨搜卒衣得與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

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戌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人魁梧英敏仕元爲樞密斷事國初降附馬兵長隸興武衛洪武乙丑正月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肩器宇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次日卽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上熟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幾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大甯前衛乙巳調守遵化縣練兵龍山之陽北兵既破薊州乘勝度石門趨遵化夜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遂降俄與其子祥俱

戰殁太宗官其孫榮爲指揮同知
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平指揮郭虎陳旭趙彝以城降
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豐潤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
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彝以城降旭隨北將
徐忠等分兵攻堯深河轉攻密雲皆下
旭全椒人靖難後封榮陽伯彝虹縣人洪武中任
虎賁百戶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城伯
增置忠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殿成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先是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
一所中儲古書聖訓名曰省躬命侍講方孝孺作
記
二十六日革漢中府沔縣以縣屬黃覇金牛順政相
林青陽楊平六驛改隸褒城縣
詔京官還宜納內官勘合
吏部考功員外盧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覲俱於應
天府給引有失體統合照依丁憂例於吏部給勘
合定限回銷詔從之

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告天
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
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
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
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橚罪
餘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
燕王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
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於燕王於親最近未忍
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
三十萬征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
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

敘州府戎縣守禦千戶王狷招安萬里菁首賊王倬
等三百處
八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荻水鎮巡檢司爲
大興庄圍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己巳革除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己酉征虜大將軍耿炳文率師次於眞定遣都督徐
凱以兵次於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於鄚州遂

遣兵進攻雄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桑盆河泊所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於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聞雄縣被圍引兵往援太宗謀伏兵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殁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磯鎮巡檢司

戊午革衢州府常山縣草坪驛
庚申革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於大王庄敗績
癸亥以田州府屬思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府清河縣白洋姑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薦新的品物教太常寺差一員官常川聚寶門外太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薦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恁禮部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兵戰於真定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將軍都督甯忠左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難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積功為明威將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於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

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兵追虜兵於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鈔五萬錠鈔二千錠使造鳳陽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

元靖難兵起其後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眞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縣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實遂長驅至眞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幾爲所擒弃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十萬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于戰至是敗覆建文

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於亡開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歿于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璇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爲駙馬都尉瓛爲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使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死

李堅懷慶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太祖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桑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爲左副將軍及燕戰於眞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爲所擒燕將邱福攻堅堅墮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獻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平遂道死姑蘇王琦謂堅歿於王事子莊見宥當襲爵公主猶在懼禍至納其誥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爲鄴人與李讓同時爲駙馬都尉而讓歸附太宗爲之宣力要之堅實河南產焉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郎

劉儁奏僉押當以勘合爲正

遣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爲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封曹國公上嘗書體爾祖禰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同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革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儀之江滸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已敗將卒悉調各處軍

馬五十萬進营河間太宗語諸將曰九江豢養之
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
習兵曾見戰陣而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
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爲用不過能將十萬九
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
復召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
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
生離志一也今北平早寒卒褐不足披冒霜雪手
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宿藁二也不
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

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諠
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耑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
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
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
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援永平則兵少太宗曰城
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
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耑攻
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內外犄角破敵
必矣吾出非耑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
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

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
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壩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
癸亥景隆致書太宗辭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
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眞定漸移近
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賫璽書賜景隆斧鉞俾耑
征伐渡江忽沉於水識者以爲不祥至是復賜之
已而遇靖難師戰於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
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亦奔還朝臣多請
誅之帝不從靖難兵渡江後令總領東城兵馬卒
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封太師寵賚莫比明年周王

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
日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
語塞闔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
世傳李文忠與張騏蹋友善張嘗以斗笠簑衣爲
贈曰汝家有奇禍絶食時令人披戴仰天呼張仙
當有應至是一老漢尚記其語攜以入居數日未
有旨給糧家大困乃仰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採之
可食藉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
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孝行被

旌尋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
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
事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賢謫
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上既登極詔至巍
上表稱賀大意謂先帝傳位嫡長大居正也、復舉
下武詩繩其祖武爲體五始之要未幾復上疏言
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權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
王欽辟舉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巍失伍詔還貴
州靖難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欲
三叔武庚自悔而修耳今某不軌命將討之易皇

上好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
曉以天命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
使罷兵而復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巍參贊巍
遂上書文廟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太祖皇帝升
遐天子欽遵遺制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
老之詔天下感戴莫不願立於朝而忠其事皆曰
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
待也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
不知其意何出令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
奮之以勇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臣竊迹

巖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身自投願效一策盡
以爲一二之欲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哉
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
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者臣
宿許太祖殞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下神器也
不可智力求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魏以智
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乘元亂提一旅奄
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
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爲不熟何以一朝之

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敵其爲先帝之累何如
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居東若使大王聞疑
謗之言解護衞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
間之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
此遂馳檄興兵侵襲疆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
爲大王假誅右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六國
以誅錯爲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
恐奸雄豪傑乘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
不能辭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武豈能過哉

但自興兵以來雖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際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眾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猶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眾異姓之士保終身困廹而死於殿下乎蓋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王若信臣言以為質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修

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大王執迷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眾為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況太祖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殿下不無篡奪之意幸而得成周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幾又假周公援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親最長最賢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專美矣惟我朝家業同周室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幾白髮書生生死不懼者久蒙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露肝膽大陳義理之辭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而遇督餉參政于臨邑時遇端陽酌酒同盟遂協謀

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辰朔監察御史韓郁上書

奏為機密事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父叔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厥弟厥子

遭殘戮是則其心爲何如哉臣每念及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禍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

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營幾許而軍需猶是告乏糧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廹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與圖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爲不待十年必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傳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兗州府東平金線閘口巡檢司

又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爲潘家口堆巡檢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瓛帥師攻永平府不克

乙亥革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革池州府東流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爲武平馬驛

乙丑改肇昌府會盥縣青家驛巡檢司爲古城巡檢司

徵謫戍官伏離等入京復爲指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於德州徵謫戍武官赴德州操備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操

十月五日辛丑革西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革會州衛河南驛

癸卯置雲南府昆明縣儒學
增置平陽府置實庫大使一員
甲辰革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贑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爲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於九
門
壬子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權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
貞遁還京師守將都指揮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
等降遂以其衆歸

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
患之先是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寧軍隸護
衛官軍相與懽甚大寧領朶顏三衛多胡人精銳
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
歸文廟知之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
道趨大寧遺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爲和解寧王信
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
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
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
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從大寧城空遂難
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王善謀一時章
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約後京城平
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出以飛旗
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有司罪
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弱中官數人偕往南
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爲府屋舍
無所更懸武廟殿閣尙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
神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爲總兵官北
平兵入大寧寧王盡以護衛官軍之北平意貞亦

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京師
家人遂得釋大寧在喜峯口外石惠州地國初設
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鎭相爲聲援自後棄
大寧與朶顏諸虜都司遷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
籬矣貞女爲文廟昭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蓬州儒學訓導三員啓山縣儒學訓
導二員
乙丑改貴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革辰州府沅州使溪水驛改令水驛爲使溪馬驛晃
州水馬驛爲晃州馬驛

丙寅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備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戰於鄭村壩大敗壬申景隆還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入城

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曰景隆號令嚴明莫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於九門又結九營於鄭村壩親督之以待文廟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令不得輕動文廟諜知之遂悉銳攻一營盡殲

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丁丑改四川鹽課提舉司爲黒鹽井白鹽井鹽課司隸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鹽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己卯改四川鹽番衛大鹽場鹽課司

庚辰革延安府葭州稅課司

辛巳革池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馬驛隸霑益州

壬辰改福建寧德縣村批驗鹽引所于北茭批驗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復以茹瑺爲戶部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罷之

革平夷衛

李景隆復聚兵於德州軍聲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

試列名上第臚唱時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第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薨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上簡精楷者數人入便殿繙錄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上喜悅令賜以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陞禮部左侍郎薦達畔正言輩云前河南布政司使韓

宜可方隸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爲副都御史皇太
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
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於紙以
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
竟輒爲權奸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
猥承顧問臣旣偕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
然所謂爲法自戾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
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大戰白溝河敗
績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
貿等皆被執以歸縱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於河

以死詔加追戮從其家屬於邊後悉赦之還邑人
吳源爲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遞運所
歷城縣龍山遞運所鄒平縣青陽遞運所青州府安
邱縣浯河遞運所浯河驛渠邱遞運所渠邱驛益都
縣青社金嶺鎮二遞運所昌樂新興遞運所新興驛
庚戌革烏撒軍民府在城　二遞運所
甲寅增置營繕虞衡司主事各二人
戊午革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難兵攻廣寧克之

癸亥置長盧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
照磨所
改威武衛爲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驛隸桃源縣
置重慶衛石柱宣撫司監關巡檢司
遣都督瞿能將兵北伐
岷王楩有罪廢爲庶人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革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軍貿廣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瑢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於其第
改牧馬看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爲永春侯世襲宣德間止授指
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官軍於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盟報效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發回天下
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放爲民此當在三十一
年

以禮科給事中鐵鉉爲山東參政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鐵鉉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露集山邱未嘗缺乏旣而軍敗南奔與參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固守濟南被圍

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降開門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銀綵幣封及三代鉉入謝上賜宴陞布政司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踐祚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衮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棣謹奏爲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母必當盡其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於君則止乎忠子之於父則止乎孝如臣不忠於君子不孝於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爲臣子旣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爲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

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以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宜藩屏諸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我年老慮有不虞父皇健日尙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於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卽殮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候復生也今父皇不一日而殮禮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父皇賓天一月纔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

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卽葬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禮不知出於何與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葬以庶人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父皇賓天葬禮未朞卽將宮殿折毁掘起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況陛下卽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守

法度便是將房子折毁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陛下聽信奸臣齊尙書等之言卽將祖業折毁與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與衆王曰我爲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爲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爲堅久壯麗使後爲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折

毁禮乎臣於父皇賓天便欲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爲臣有他心犯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尙書黃太常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搆爲惡以陛下年少寛容每用巧言欺惑變亂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祐於無窮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尙書嘗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

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於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禮也齊尙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尙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

京賜勑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週廻封疆
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
舌惑衆勑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
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
後人以辨眞僞孫允炆親目之後發行故勑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
造作軍器欲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
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尙書黃太卿左班
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兇操威福予奪之權

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
詐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謀
殺臣臣爲性命不得已而勦擒獲反賊宋忠謝貴
等了當已嘗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
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尙書又行矯
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眞定來
攻北平臣爲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
賊耿炳文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
甯忠顧成都督指揮劉燧指揮　成等了當奸臣
齊尙書出榜令軍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

也罵賊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爲賊豈非大逆不道
奸臣齊尙書如此無禮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
初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總兵令天下應
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殺臣臣不免親帥精兵盡
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是如此齊尙書等
必欲殺吾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
餘將有以溷天下此等逆賊必不與之共戴天不
與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
奏皇上陛下憐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
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

天未及期年將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
賜仁慈留我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
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爲保性
命將十萬之衆俱是舍死忘生之士報我父皇太
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父皇子孫盡力効忠
於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下有數百
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體太上好生之
德莫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復
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隨內
官又用藥醫官營辦葬事及監折宮殿等官奸臣

齊尙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臣軍
前究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聖心
永爲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
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請帥精兵三十五萬直
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皇之仇人臣必不
與之共戴天臣若不得與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爲
子不孝也爲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之
類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於后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葬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尙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折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
差官賫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
奸臣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
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棣頓首稽首百
拜昧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棣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爲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
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父皇太祖高皇帝奉
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
誕敷聖澤廣被萬方彌扇仁風海及八表使天下
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
皇可謂道通遂古德齊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
企及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爲皇
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
享富貴以爲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父皇慈念皇

太子蚤逝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
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賓天皇太孫即
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
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欽遵父皇明命不敢爲一
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然而帝年幼沖即位以
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爲六部都察院左班
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
酒色不遵喪制不孝於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
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於是穢德怒於天地
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其上庫二月霹

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甯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强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爲不寧而變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廹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於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理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上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焚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

人蝗虫遍生隴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虫食苗節佞臣在位則虫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齊尙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爲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父皇有病付勅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尙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於父皇疾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齊尙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於升遐亦不卽報我諸子奔喪至

今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卽歛禮三日而歛冀其復生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停棺不於中殿七日卽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爲如此之速也余以禮不知出於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民同也禮乎非禮乎況父皇賓天葬禮未具卽毁折宮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此也況帝卽位之初嘗諭

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折毁了却要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禮旨哉言乎今上任聽信奸臣齊尙書等之言卽將祖業折毁與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與我衆王曰我爲天子盡造

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
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
豈易爲爾故我今日盡此宮殿極爲堅久壯麗使
爲帝者費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折
毀禮乎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
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
祀之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極
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理也齊尚書又誣親
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

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
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
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之其軍
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
於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王
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騐視周巡封
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
口舌惑聽勅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
日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
寧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勅

示後人以辨眞僞孫允杖觀目之發行故勑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
造作軍器欲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
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
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奪之權
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
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父皇骨肉未冷墳土
未乾後毋盡妻之初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
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入其宮人悉配於軍士湘王
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

之言降爲庶人拘囚在獄護衛侍從人等盡皆撥
散及乎岷王又聽讒臣左班文武齊尚書等官之
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岷王降爲庶人
流於漳州烟瘴地面想齊尚書黃太卿等奸邪小
人負罪猾吏將我父皇之子孫報其私仇快其心
志嗚呼彼人之毒甚於狼虎我父母能有幾多子
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豈勝言哉不
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
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用心狡
詐來謀殺我於六月將軍馬圍住外墻柵木截我

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上軍士披甲執仗銳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懼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來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來遞消息爲保性命不得已於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懷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予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到逆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塡

等盡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臣齊尙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來雄縣眞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迎敵於當月十六日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眞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二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軍甯忠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劉遂衆降咸宥歸於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將遼東軍馬來圍永

平我帥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夙夜逃奔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萬　凌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營生擒都督劉貞陳亨單騎遁去太監遂平奸臣齊尙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尙書等如此無理其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尙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

五十餘萬於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於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而佑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爲也余想奸臣齊尙書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

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其祖爲惡至於守謙景惡不悛降爲庶人我父皇思念祖宗尙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爲靖江王諸子皆爲鎭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遠也周齊湘代岷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寬恕何况無爲惡之實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風憲官以上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過亦無實迹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尙書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爲惡而遂至於如此使

我衆王日夜憂愁飮食睡夢不遑寧處况予自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來殺我顧余雖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忝居衆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尙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朝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獻俘於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上以政其君下以安其

軍民使我父皇基業以永萬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爲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爲念故用諭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曁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大逆不道我父皇之讐爲子者其可不報乎

故諭

姜氏秘史卷二

姜氏秘史卷三

明　弋陽姜　清撰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司寺郡縣來朝免賀

靖難兵圍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數日守將王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

先是誠出城哨探爲遊騎所獲誠素勇號冲天李文廟釋而禮之誠欲獻城自效遂縱遣入城謀覺棄獄死文廟乃悉衆登舊臺負土下築高與城齊急攻之城乃降擢忠等官拘其妻子送北平遂以其衆進攻大同

庚辰革韶州府翁源縣以其地并桂山巖巡檢司入於英德

革平越衞稅課司

增置萊州府慶豐庫大使二人

丙戌革平樂府昭平遞運所

改永州府祁陽縣湘江市巡檢司爲和平巡檢司

庚寅置應天府知候所於後湖掌冊人數設大使大副使秩未入流

增本府通判一員

壬辰革四川行都司來遠驛

二月二日丁酉改漢陽府爲漢陽州更置官屬革僧綱道紀司稅課司及漢陽縣儒學蔡店新灘二稅課局桑臺湖馬影湖二河泊所百人磯巡檢司其蔡店鎮巡檢司仍隸本州

壬寅詔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考試天下貢士

時知貢舉官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同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杲（又作旭）張秉彝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贅於同邑

許氏生觀遂從母家姓習尙書補邑諸生常作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哻大兵入大都哻死之觀益砥礪以名節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胄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入對御試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歷尙寶司卿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尙書以觀爲之仍掌尙寶司事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兵起觀奉命草詔檄陳大義師既渡淮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觀奮不顧家且

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
素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
僮自京逃來言當國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尙
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
象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殺翁擕二女卒家屬十人
赴淮清橋下溺焉一云城南濠中觀舟次李陽河
聞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郡臣奉新皇帝即位
今三日矣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向再拜
於羅刹磯湍急處紿舟人奪棹投水而死舟人急
鉤之僅得珠絲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

屍不獲有匿之者遂族覲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
坐繫詔獄仁廟初悉釋不問其謫戍邊徼者又數
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臧者
給事使館亦以覲累戍臧故爲諸生嘗從覲游仁
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時有司收其
屍并二女具棺斂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
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氏
元妻女云近知縣龔守愚於所居故址學宮之西
立祠祀之或傳故尙書泰州儲巏家藏有覲集尙
存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修詞
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
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高皇
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尙書齊泰等會議軍事
度與僉謀庚辰會試俾度監之翕然稱得人時大
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
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
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又當軸用事惡庸等掩
已議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齊
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巽耎避敵度奏請募兵

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
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誓死社稷秋七月
坐黨竄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合族被戮度死
年四十有七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兄刑部主事夷仲常雅爲方
孝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各
有集以傳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洪武末嘗以知
縣充修史官革除二年會試後歷知府永樂元年
二月二十二日戮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爲奴
改南雄府爲州更置官屬

革保昌縣以所屬紅梅平田百順三廵檢司隸於州
壬寅增置會川衛馬刺畢直金縣三長官司吏目
癸卯置滁州關山廵檢司
甲辰革贛州府長洛廵檢司
革南安府南康縣潭口鎮廵檢司
庚申考試官董倫等賜宴於禮部
陞都給事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辛酉革廬州道紀司無爲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
會司
壬戌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爲兵

馬副指揮爲副兵馬
癸亥革行人司改行人於鴻臚寺
改大理寺左右寺正爲都評寺副司各設評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設監
察御史二十八員司獄一員革司照磨檢校
詔曰頃以斷獄繫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都察院承漢
制爲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河泊所詔江西浙江蘇松人
仍授戶部官

洪武間以戶部掌錢糧勑禁浙江江西蘇松人不
得除授至是除禁
三月丙寅朔帝御奉天殿以勑問試天下貢士賜狀
元胡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奏策王艮第一上召諸進士閱之以靖貌逾艮
遂擢靖第一艮次之李貫又次之未幾授翰林院
修撰艮貫大見信用建安楊子榮亦以是年第二
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除翰林院編修
靖初名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
日記數千言至是廷試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不

搖等語帝以爲敢言擢第一賜名靖除翰林修撰
擢侍讀附大宗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
士爲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詔修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上巡北虜出
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燿廣記述之十
一年春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滅虜還旣丁艱服
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嘗上却封禪頌歷數
前代帝王厭務國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
時稱其有識又上騶虞神龜等頌以取媚自稱澹
庵之後譏談忠義事嘗集文山事蹟爲傳記序之

以傳辛年四十九果贈少師諡文穆與廣同時者
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
輩皆攀龍附鳳爲時大臣云初靖難兵入撫州吳
溥爲應天學教授與靖艮解縉鄰三人者踰垣集
溥舍靖縉陳說大義靖慷慨艮弗言但流涕耳溥
日三子名重受知日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
從容三人去與弼時以童子侍嘆曰好胡叔能仗
節溥曰不然王叔死耳語未竟靖呼曰外面鬧甚
看猪溥顧嘆曰一猪不忍肯自忍乎須臾艮舍哭
聲震動矣縉乃馳謁文皇入見甚喜是日暮歸靖
復會縉曰情與君殊當自決縉紿靖入房曰吾與
汝不死論之而去告文皇曰臣才不不及靖方欲自
盡臣以人守之文皇曰盡與俱來對曰非臣力所
能須遣近臣數人喻以大義强之庶可文皇亟如
縉言靖既至文皇迎執其手曰好個秀才如何從
我崽兒靖遂叩頭文皇大悅故信遇特甚亦縉推
重致之也至今靖支裔在庠序者人尙目爲猪仔
云

王艮字欽止吉水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一明
年廷試對帝親擢廣爲第一而以艮次遵洪武乙
丑事例著首甲皆授修撰艮與第三人李貫皆與
焉艮聞靖難師起居常憂輒不食日就羸憊以辛
巳九月卒上憫之遣吏部侍郎黃觀諭祭艮之家
譜所述如此而吉安志乃曰文廟繼統先一日羣
臣多往迎附艮闔門與妻子訣是夜吞腦子死非
其實也艮子修亦首舉鄉薦云

己巳革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衣宴於新第詔太
預宴

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北不便朝參改於此

壬寅以備榜舉人選署教諭訓導

詔年十九以下願選者聽給俸廩三年仍許會試
有登第者論其徒得中省試就進士合授官遞陞
一級無則止從合受其下第而有徒已中省試許
以實授教訓九載考滿黜陟其下第而徒皆不中
省試仍署職減半俸

癸酉革慶遠府忻城縣以其地入東蘭州

革臨江府新喻縣河泊所

革青州府壽光縣稻田店二遞運所

革高州府廣盈庫

癸未革辰州府麻陽縣僧會司

丁亥置松江府渠堰　處
庚寅革鳳陽府廣儲一倉二倉三倉四倉五倉
革辰州府沅州平溪巡檢司置黔陽巡檢司
乙未置建寧府甌寧縣游州巡檢司
遣鎮東將軍總兵官吳高督遼軍圍永平不克
以袁義為右府都督僉事
義廬江人國初累立戰功授楚雄指揮使洪武庚
午入朝太祖憐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鬢還治帝
褒用舊將徵拜都督僉事尋卒子聚襲府軍右衛
指揮使

遷肅王於蘭縣
肅莊王太祖十三世子初封甘州衛在河西羌虜
時時擾害王乞內徙遂移度金城關置府蘭縣東
北甘州中護衛官軍從之
以進士黃鉞為戶科給事中
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
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居家壬
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改左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
時改都察院為御史大夫府遂改左都御史為御

史大夫清陝西真寧人本姓耿以報籍訛倜儻尚
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焉弗
與固請但一見即還曰吾繼敏一夕盡熟之邪生
不得已與之日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
假汝也生急訟於祭酒清持其所假書往見曰此
燈窗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也
祭酒叱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子珍秘特甚持
此相戲耳初清赴學時主家有女為妖憑清宿其
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
旦日女以聞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

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而妖自是遂絕後清試甲
戌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第二人及第入
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才能命
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間陞左都御史文廟
繼統練子寧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焉
一日清早朝著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
甚急上疑之因疑清及朝清獨緋也遂收之而得
所帶劍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夕精英迭見
嗚呼為主報仇清豈其倫耶
四月丙申朔丁酉改嘉定州峯門水驛隸眉州清神

縣
戊戌增置蘇州府吳長洲嘉定崑山吳江常熟六縣
縣主簿各一員
革杭州府臨安縣稅課司
己亥增設松江府上海華亭二縣丞簿典史各一員
壬寅革襄陽府宜城縣柳陰套河泊所
革鞏昌府階州峯帖山巡檢司
乙巳革漢中府沔縣柘林青林驛
丙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
丁未改辰州府沅州水驛爲沅陽水馬驛

省保寧府劍州儒學訓導三員昭化縣儒學訓導二
員
省馬湖東川芒部烏撒烏蒙五府同知推官知事各
三員
辛亥革安慶府懷寧縣長楓夾鎮巡檢司
乙亥置西安府咸寧縣乾祐鐵冶所鞏昌府寧遠縣
寧遠鐵冶所
丙辰改武定軍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司善驛
環州驛隸於元謀縣
乙未諸軍次於白溝河靖難兵行戰不利

庚申及靖難兵大戰陸梁衛指揮滕聚等死之諸軍
大敗李景隆走德州
按開國功臣錄俞通海衛三十二年七月有旨遣
艾瑞起越巂侯俞通海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
軍北伐三十三年四月死於白溝河之戰朝廷哀
悼勅葬南門聚寶山號公墓傍賜神策老軍劉海
等守之失書於此
癸亥置濟南府泰安州新睥驛
甲子革撫州府臨川縣航埠稅課司
革永州府江華縣錦田巡檢司

五月戊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司
己巳參贊軍務高巍山東左參政鐵鉉會於臨邑遂
還濟南
景隆南奔巍及督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
奔潰巍及鉉置酒同盟協謀固守濟南以偵後援
遂趨濟南
庚午革南昌府原儲庫
革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
辛未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聞北兵將至遂遁

癸酉靖難兵入德州

戊寅詔吏部凡官員三日一赴吏部塡註

先是內外官缺月報吏部臨選秉缺赴塡註遂補選至是吏科請每三日一註庶免遺漏從之

革慶遠府宜山縣德勝馬驛河池縣馬安馬驛

以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己卯靖難兵攻濟南李景隆奔還遂圍城

革韶州府樂昌縣河泊所此當係戊寅

庚辰改廉州府欽州靈山縣直隸本府

壬午革兩淮小海鹽塲課司入於革堰塲鹽課司

徙廣州府陽山縣西岸巡檢司於河南爲巡陽巡檢司

甲申改長洲吳縣二稅課局爲蘇州府稅課司長洲吳縣分司各設副使一人

置建甯府政和縣黃梅巡檢司

丙戌革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

己丑革慶遠府忻城縣三寨鎭巡檢司

革甯川衛黑鹽井鹽課司副使一員

立濟南中衛以雄崖千戶所隸之

時路阻不能達九月都督盛庸遣兵召雄崖兵至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城走還詔誅之

留守左衛指揮同知李申伏誅

申子讓爲燕府儀賓居守北平甚力申以故坐誅沒其産丁男典刑幼者收孥婦女入浣衣局異姓家屬俱發邊衛充軍讓舒城人靖難兵起進尉馬都尉永樂初掌北平刑部事封富陽侯景泰追贈敏公

六月甲午革廣信府廣濟倉副使一人

戊戌置延平府南平縣武步驛

己巳詹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賓客二員

置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左從五品改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簿正爲審理典膳奉祠良醫典簿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簿副各郡賓友二員正四品教授一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史一員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首領吏目一員未入流典印署典印典祠署典祠典禮署典禮各一員正九品引禮

二員未入流典饌署典饌典藥署典藥各一員正九
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流詔賓輔伴讀伴講伴書
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用師賓之儀
己酉省常德府沅江縣訓導二員
八百上宮刀板面遣頭目罕入貢方物
己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司
丙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檢司革袁州府萍鄉
縣河泊所
壬戌改陝西行都司儒學爲盩厔等衛儒學
徵鳳陽府官單赴大教場備操

遣御史周觀政典兵徐州
秋七月甲子朔革典牧所
革慶遠府忻城縣羅目鎮巡檢司
革濟南府歷城縣堰頭水驛
改衞經歷秩正七品
辛未改建昌府新城縣飛猿巡檢司
革福建木蘭陂批驗鹽運所
己卯革汧縣以其地附褒城縣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縣河清驛
辛巳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當在三年七月十六日

丁亥復置河南府新安縣鐵冶所吉水縣關山巡檢
司
戊子革大同府雜造局副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歷城縣堰頭巡檢司爲長領巡檢司隸
章邱縣
置山西河南雜造局各設大使一員
壬辰革廬州府英山縣稅課司
遣遼東都督楊文圍永平不克
以徐賓署兵部右侍郎事
八月癸巳朔革徽州府新安驛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甲午革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司
壬寅改衢州府上航埠頭馬驛常山縣廣濟渡爲廣
濟水馬驛
革西安縣信安安山二驛
癸卯改承天門爲皋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
身殿爲正心殿
改大學士爲學士華蓋文華武英正心四殿各置一
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待詔無定員增文淵閣典
籍二員革東閣大學士

甲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石馬驛東莞縣城西水驛
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文學博士二人改孔目
爲典簿正九品省侍講學士五經博士待詔典籍置
文翰館設官以侍讀并中書舍人改爲侍書正七品
丙修撰一員正六品編修從六品檢討正七品居之
按吏部册己卯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爲侍書
蓋設於翰林院至是始立文翰館分附焉
戊申遣都督陳 帥兵援濟南
山東參政鐵鉉謀襲靖難兵不克遂大戰於城下靖
難兵大敗解圍奔還北平遂復德州諸州縣以鉉爲

山東布政使
北兵圍濟南不下城中軍民日夜乘城詬罵不已
北兵大怒築長圍攻之三月內外不通鉉乃詐開
門降密遣壯士提鐵坂於樓上俟其入下之北兵
覺亟還鉉知計不獲遂帥衆出戰北兵亂大敗窘
甚奔還北平於是德州及諸郡皆復兵勢大振捷
聞
上遣檢討陳 勞以金幣吏部主事魯 賜誥封三
代鉉入謝擢山東布政使
辛亥革金華府東陽縣土山關巡檢司

九月十日辛未復建昌府南豐縣太平巡檢司
以歷城侯盛庸爲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北伐
置饒州府餘干縣康山巡檢司平陽府臨汾縣汾水
巡檢司
革潮州府程鄉縣河泊所
革漳州府漳浦縣後葛巡檢司爲古雷巡檢司
癸酉革郴州郴江驛
己亥革鳳翔府東河橋驛革漢中府略陽縣峽口驛
褒城縣開山清橋二驛南鄭縣黃沙驛鳳縣草涼樓
梁山岔安山四驛金州稅課局

丁丑置淮安府南銷倉
辛巳淮安分司置東官場鹽課司
癸未置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盐縣長安鎮
巡檢司
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禮郎二人
革漢中府畧陽縣嘉陵 泉二驛
丁亥革漢中府城固縣稅課局徙金川茶倉於漢中
府
辛卯復置贑州府寧都縣寧都寨馬頭寨二巡檢司
赦流放官員錄用子孫

洪武中以過誤逮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錄用之
十月壬辰朔改天壇祠祭署為郊壇祠祭署山川壇祠祭署為籍田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
癸巳革郴州桂陽縣滁村巡檢司長樂山口巡檢司增置興寧縣永成巡檢司
丙申革慶遠府舊忻城縣來蘇鎮巡檢司
戊戌革郴州宜章縣稅課司德安府雲夢縣二稅課司荊州府長陽縣稅課局
己亥革刑部司獄一員

庚子定監生歷事各衙門者一年為滿從本衙門考覈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材任用下等送監讀書
洪武中監生隨本監司務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懶等用引奏勤謹者仍歷俟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俟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懶充吏
己酉增設兖州府供給倉大使一員
甲寅革光祿寺各署丞二員設監事二員

戊午革金華府蘭溪縣耕塘稅課司
己未革杭州府昌化縣平窰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古良巡檢司
省成都府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新繁雙流崇寧安井研德陽什方綿竹彰明羅江十一縣重慶府黔江酆都武隆三縣順慶府蓬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州及昭化廣元江油梓潼四縣敘州府筠連縣夔州府萬縣眉州丹稜彭山青神三縣潼川州蓬溪鹽亭射洪中江四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榮經名山蘆山三縣凡州省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

導二員
庚申靖難兵襲滄州入其城追執都督徐凱程暹諸軍降是夜盡坑之
十一月壬戌朔定京官還家程限
吏科都給事中汪奏請依監生省親例往來路程外許在家三月先是止一月朔
癸亥革常州府江陰縣黃田閘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
戊辰置平涼涇州温泉鎮巡檢司
壬申靖難兵掠景州次於臨清

甲戌改靖州會同縣鎮遠巡檢司爲江東巡檢司
革鳳翔府郿縣稅課司
乙亥革延平府南平縣大曆稅課司潮州府海陽縣
閭頭稅課司
丙子革安慶府宿松縣涇江口歸陵灘鎮二巡檢司
改大理府太和縣金沙巡檢司隸蘭滄衛北勝州
革四川筠連茶司
丁丑置澂江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江川二縣儒學
戊寅改華州潼關倉隸河南都司潼衛
庚辰革鞏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於徽

州置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陽縣鮀浦巡檢司
置徐州永福倉設大使副使
甲申革濟南府堰頭遞運所
乙丑革鳳陽府定遠縣豐儲倉置盱眙縣花園倉設
大使副使
四川碧州歸附
十二月己亥置眞定州永定倉
庚子增應天府訓導二員
甲辰革永寧宣撫司赤水河貴州宣慰司畢節二遞

運所
己酉革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關稅課分司爲府稅
課司
辛亥復置御史府
革建寧府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
山河泊所
壬午改封邱縣中欒巡檢司爲武陽縣東趙巡檢司
乙卯靖難兵攻東昌都督盛庸帥師拒戰殺指揮張
玉大破之
先是上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朕有殺叔父之名

文廟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短兵相接莫敢有加
文廟騎射尤精進者每爲所殺至是兵大敗奔文
廟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丙辰追兵
大至圍之數里文廟策馬大呼奮殺數十人潰圍
出遂奔北平
置武成中衛募兵充各衛壯士
擢山東布政使鐵鉉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北伐
兵部左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淵除名煎鹽永樂初召用
革牧馬所吏目改所倉屬太僕寺典廄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所鎭撫王化奏養馬收糧草多請置倉

遼王渡海來朝請設官吏太孫許之閏五月七日闕設

辛亥置播州長官司長官儒學

革延平府將樂尤溪順昌沙四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河泊所

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數日釋之義以朝廷加兵親藩詣闕上書乞恩命講和又上燕王書其畧曰昔者武崩成幼管叔流言周公蘇

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周公乃叔父也而相輔焉管叔流言間王室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死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愚實羞之乞早息兵書上忤旨下獄太宗卽位以義爲戶科給事中壽陞湖廣左叅議又陞前湖廣左叅議楊砥爲鴻臚寺卿以其建文時嘗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

也

姜氏秘史卷三終

姜氏秘史卷四

明　弋陽姜　清撰

辛巳三年正月辛卯朔帝御奉天殿始受親王百官朝賀是日宴百官於奉天門頒賞於四夷朝使作擬命神寶成詔誥天下

初元年得青玉於雪山爲璽方六寸九分篆曰天命明德表率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成方孝孺有頌

靖難兵還取邱縣又取威縣

眞定守將吳傑平安遣兵邀擊不利

平安一名保兒眞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戰善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卒士萬餘人大敗北兵於小河壬午春充副兵督遼東軍十萬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爲北將朱能所擒安常持長鎗馳馬追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至是上問向若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殿下若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事京師既平久之上嘗謂曰平保兒尙在邪安遂自經死李賢稱鐵鉉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革除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己丑靖難軍克　州眞定守將復遣兵邀擊不利遂攻德州長圍軍敗之

戊辰靖難兵據蠡縣

革廣南府花朶驛

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爲遂應巡檢司

庚午革廣西太平府乃積倉

辛未帝祀天地於大祀殿是日還宮羣臣賀畢

壬申宴羣臣於奉天殿大祀慶成也是日羣臣大歡會賦詩紀成頌天下

戊子革瓊州府陵水縣牛嶺巡檢司改感恩縣延德巡檢司爲感恩巡檢司

二月丁未革武昌府江夏縣寨湖湖泊所

辛未省平樂府富川縣學訓導二人

癸丑革廣西太平府左江驛

甲寅革贛州府信豐縣稅課司

乙卯革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爲等州道正司巢縣舒城縣道會司

丙辰革平涼府崇信縣稅課司
三月辛酉革兗州府魚臺縣僧會司
壬戌革韶州府曲江縣綿晉巡檢司
癸亥革平樂府梧津巡檢司
改欽州為欽縣更置官屬
革廣州府陽山縣以其　并三巡檢司
革瓊州府樂安縣丞簿二人
革會州衛稅課司
丙寅革成都府灌縣道會司
庚午革肇慶府四會縣金溪巡檢司

吳傑平安帥師於藁城及靖難兵大戰不利還眞定
靖難兵遂渡滹河而南
丙午革建昌府廣昌縣巡檢司
甲寅革永州府江華縣稅課司
遣大理寺少卿薛嵓奉書詣靖難軍
嵓陝西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洪武間
累官大理少卿大見信任辛巳春兵屢敗方孝孺
建議草詔命嵓賫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
千餘紙付嵓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嵓曰上言殿
下旦釋甲謁孝陵尊即下令旋師太宗叱其紿已
左右欲殺之太宗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其謀不
行及平內難免嵓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為
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
請還君之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
送歸其國中舉嵓為輔行至芹站伏發刼天平嵓
被虜死
四月己未靖難兵攻順德府不克
甲子革濟南府東昌縣稅課司
乙丑置揚州府江都縣瓜州倉儀眞縣儀眞倉
丙寅革遼東壢鹽倉

辛未置播州宣慰司及僧綱道紀司
壬申革邵武府建寧縣稅課司
甲戌復置慶陽府靈盃課司大使一員
乙亥改永寧宣撫司稅課司為司
庚辰革辰州府盧溪縣丞簿一員
壬午改金華府蘭溪縣瀫水驛為瀫江水驛衢州府
停步驛為停步水驛
都指揮吳三帥師至新城縣敗績
五月二日庚寅革夔州府巫山縣二河泊所
丁未置平陽府翼城縣東嶺巡檢司岳陽縣沁村巡

檢司靈石縣高壁廵檢司
壬子省常州府稅課司副使一員
革大同府馬邑縣稅課司
甲寅改思明府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詔選武官弟任爲沿海廵檢
錦衣衛所鎮撫陳直言廣東海南濱廵檢多係人才不諳操戰禦賊請於軍官弟任中不應襲替者保選上從之詔在京各衛所選取相應年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選補
黜刑部左侍郎王艮爲浙江按察使
艮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後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減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內難不艮聞變慟哭會令使來召艮卽集本司與各道印於私第嗟嘆躊躇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慙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餽食卽抱其子欷歔如厠自投於池而死艮久往覓之子匍匐池亭其鞋猶在頃之浮起艮殯殮畢卽列薪於戸爲遺囑付家人妻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圖存宗祀遂舉火闔家

自焚死壬午九月也事聞於朝上曰死是其分印乃我父皇所制不宜毀而毀之特可罪耳詔徙其家於邊其後台人陳璲私識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於公署之東曰冰鑑亭者改爲祠以祀之
六月戊午朔革常德府沅江縣稅課局
乙未增廣州府南海縣主簿一員
戊辰改邳州遞運所爲宿遷遞運所
己巳革太原府五臺縣稅課局
壬申靖難兵攻濟甯潛兵掠沙河沛縣徐焚糧艇京師大震
癸酉革河間府任邱縣河泊所
甲戌革衢州府開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
戊寅置復臨江府新喻縣鐵冶所
庚辰省荆州歸州與山縣學訓導二人
辛巳革汝甯府上蔡縣崇禮驛鳳陽府鳳陽縣太平驛西家驛懷遠縣椒灘驛潁州兎岡驛義塘驛沈邱驛潁上縣黃岡驛淮潤驛壽州南關驛東正陽驛開封府鄢陵縣美化驛西華縣關口驛商水縣德政驛

項城縣金雞驛尉氏縣蓬池驛潮州府程鄉縣鐵冶
所高州府石城縣廣州府建寧鐵冶所
乙酉省松江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革嚴州府淳安縣壽昌縣紹興府新昌縣徐州豐縣
及金華府蘭溪縣香溪鎮各稅課司
觀海衛指揮張壽伏誅
壽同　會飲議國事安危爲人所告刑部鞫之
處斬詔誅於市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易馬
孟獻賫紵絲五千疋絹四萬疋布二萬疋藥材一

萬六千斤易馬未及還上出奔
七月戊子朔庚寅革泉州府惠安縣河泊所
甲午靖難兵襲破彰德府軍遂破瓦尖寨
戊戌置兖州府濟寧州任城驛
省徽州府紹興府稅課司副使各一員
革績溪縣會稽縣蒿陵及嚴州府分水縣和州含山
縣四稅課司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遂趨保定府靖
難兵還救之昭退保西山寨
甲辰革池州府東流縣道會司

丙午革南寧府武緣縣那馬博合寨二巡檢司
己酉增設寧夏衛永寧倉副使一人
甲寅詔限僧人田五畝餘以賦民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言江南僧道多占肥腴田請
人給五畝以賦民上從之遂勅禮部曰朕聞釋道
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避事離俗爲
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貨殖富豪甚至
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承遂不之覺
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
每罹刑憲雖身遭戮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

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華奢蠹蝕教
門致使詆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教驅
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無田產外其有田
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
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
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
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辭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
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有自
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
入有司公廳堂理訟者不許仍服僧道官洪武年

問已有清理及開設教民榜文當申明各遵守本
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
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亡
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欲利減則善心生
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爾禮部及
僧錄道司如勅奉行
繼之字[redacted]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仁壽里十五圖
人庚辰進士北京不息間有建白因肆指斥嘗言
於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
已而承福果開門降於敵靖難兵入城與黃子澄

齊泰卓敬韓永等不服夷三族錦衣衛監簿載繼
之父四秀年六十九發甘肅充軍十月二十四日
次開封府卒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十
月二十九日次鄭州卒男徵子四歲隨母給配後
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亡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
十三給指揮袁江為奴次京奴一歲永樂初亡弟
俞湖等悉戍邊
革衛輝府輝縣稅課司
丙辰革開封府陳留縣稅課司

革播州長官司黃平安撫司儒學
定急選法
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抄選具本覆奏附選
送吏科科目類附選簿用寶鈐記選榜亦送科收
至是定制歷除等項官員吏部選官之日將引選
過官員就於當日從本部官自行附寫及不係選
官之日有因急文除授并逐日實授陞調等項內
外官員通類各官實授除授等項月日處所職名
鄉土於選官日覆奏附選就用寶鈐選榜送司禮
監收

八月丁巳朔置高州府石城縣河泊所
己未雲南老撾及八百刀板面各遣入貢先是指揮
丙寅革汝寧府光州南陽府舞陽縣衢州開化縣仙
霞關三稅課司
革播州宣慰司僧綱司道紀司
丁卯詔人才不識字及未三十者歲准放
洪武中人才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者仍免
充人才不放諸人屢以為言從之
己巳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辛未革臨安府寧遠州吏目一人

省各布政司參議各一人
甲戌置夔州府巫山縣漢　驛
己巳增設各布政司理問副此係前己巳復
乙亥置永州府道州塡光廵檢司
戊寅增設高州府石城縣丞一人
己卯置慶陽府阜城馬驛
庚辰省兖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革鄒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臨淄蒙陰四縣凡六稅
課司
辛巳省雲南府嵩明縣訓導一人

增甯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黄市等二井鹽課
司各副使一人
癸未改黄州復湖河泊所隸黄岡縣
復置瑞州府上高縣麻塘廵檢司
甲申置河間中衛鎮番衛
靖難兵圍西山寨及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北平至眞定守將運糧赴
寨寨險甚水薪不足以糧少爲憂北平兵間眞定
糧至邀之不克遂圍寨
九月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不能治軍

者挈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置贛州府會昌縣長河廵檢司
己丑置曲靖府陸涼州陸涼驛
庚寅革邵武府光澤九江府瑞昌袁州府分宜武昌
府通城大冶凡五縣稅課局
辛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盈倉大使未入流
庚子省金華稅課局副使一人
革常德府南城及安陸州荊山縣郴州興甯縣汝甯
府羅山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稅課局
壬寅革甯番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富等小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增設太常寺太祝二人
丙午革平樂府恭城縣黄州府黄陂縣鐵冶所
庚戌革眉州府德縣濟南府海豐縣兖州府泗水縣
贛州府會昌縣雩都縣襄陽府鄖縣凡七稅課局又
荊州府監利縣稅課司局
丁巳眞定府守將遣兵援西山寨與靖難兵戰於峨
嵋山下不利都指揮葉英以寨降房昭弃還遂定
壬子改平樂府爲平樂州更置官屬革平樂府增置
安源鎮廵檢司革西嶺白面鎮峽三寨廵檢司

甲寅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廵檢司爲保寧府廣元縣七盤關廵檢司

十月辛酉省思南府都儒五保三坑等處廵檢司爲三坑廵檢司及婺川縣丞簿各一人

革建寧府建陽縣后山稅課局

庚子革平陽府萬泉縣沁州及武鄉縣延安府鄜州鄜城南安府南康縣湖頭汝寧府信陽縣永州府祁陽縣郴州凡八稅課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苗山廵檢司

己卯改和州雍家城馬驛爲水驛

革廣西太平府稅課司

庚辰置武守軍民府儒學

甲申革河南府偃師縣太原府盂縣二道會司

十一月乙酉朔

壬辰革萊州府平度州亭口鎮廵檢司

戊戌省襄陽府稅課司副使

革開封府鄭州彰德府涉縣南安府南康縣鱅田饒州府德興縣西安府咸陽興平盩厔醴泉鄠五縣乾州及淳化縣三水縣登州府福山縣黃源太原府陽曲縣平陽府榮河縣大同府山陰縣及潞州屯留縣

成都府漢中縣福州府羅源縣凡十九稅課局

己亥革保寧府廣元縣九井馬驛

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

戊申革辰州府盧溪縣河泊所

庚戌改光祿寺司牲司爲慈牧所置司圃所設大使未入流

辛亥革韶州昌樂縣道會司

省潮州府永豐倉副使一人

韃靼遣使通於靖難兵

壬子省荊州當陽縣儒學訓導二人

韃靼冠鐵嶺衛殺百戶鼓城

總兵遼東都督楊文帥師圍永平靖難兵還救永平

十二月丙辰靖難兵據西山寨攻眞定游兵

庚申革鳳翔府岐山汧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大同府渾源州順慶府大竹縣夔州府開縣瞿塘凡六稅課司

壬戌革保寧府柴石水驛廣元縣問津朝天二馬驛閬中縣高橋水驛

丙寅復置袁州府分宜縣鐵冶所武昌府興國州鐵冶所

丁卯改南寧府宣化縣那樓寨巡檢司爲那九寨巡
檢司
庚午置重慶府江津縣五脉巡檢司
丁丑革成都府茂州汶川縣寨水巡司土巡檢置流
官巡檢一人
戊寅革潮州府海陽縣黄岡遞運所
辛巳省黄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置神武中衛
置錦州衛
置鎮淮衛

置豐沛衛軍民指揮使
兵部册係十二月備遺錄以爲是年九月
遣駙馬梅殷鎮守淮安
殷守淮號令嚴軍威大震都御史茅大方以詩易
之曰近來消息事如何悶道將軍志不磨縱有大
龍蟠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閫中事業蕭丞相塞
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
歌後靖難兵入京不由淮安文廟召殷還寵賚甚
至殷不能平時見辭色文廟不得已屬人伺之竟
殺殷於橋投屍水中公主聞變入宮大慟文廟官

其子皆爲指揮孫純成化辛丑進士博學性剛有
祖風嘉靖初卒
靖難兵焚真定六縣糧
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械送於京
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
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晉內官過廣信之
弋陽縱馬於田蹈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
晉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
償其馬傾貲賄焉晉歸有以擊馬事聞高廟竟籍
周南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横爲言詔所在

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横虐害士民者即擒縛送
京師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靖難
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之然所過
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帥復爲
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
至是內官密言於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
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赴京師不復爲歸
計意有所恃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
定內官言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
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僭於侯伯之上永

樂末征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廹大臣諫
者輙鎖之太監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蠻敢爾敬
乃仰首徐應曰不知誰是反蠻文廟大怒命曳出
斬之敬語漸不遜文廟舍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
此何憂不治敬亦與謀者也
詔吏部考試翰林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授吳王府
副審理仍居翰林
士奇自志曰起家文學除審理副又云叨祿於朝
四十四年乃歷事四聖已自遣達文矣
以遼府紀善程通爲遼王左長史

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理嗜學
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洪武乙丑以
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墓下三
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
平調戍延安年已大耄通乃上書曰臣壯而無父
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
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
皇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檄召平既至乃并
召通東西立石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
持哽咽不能仰視高廟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

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以尚書舉應天府鄉
試時遣諸王將兵行守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
獨通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
王閱武臨清壬申從王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
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廟上賓
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
國荆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
中有衛士紀綱者川詞事得幸每召而笞戒之會
文廟既正大統紀綱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
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通詣京師籍

錄其家得物田四十畝遺書千百卷牯皮數張
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
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
眾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保焉有文稿百餘
卷悉毀於官
以戶科給事中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毋傅氏躬教之
遣就外傅而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宋思
齊游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府
衛總畫周密眾始危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

戸科都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太宗
師渡江泰與其妻傳訣曰願事至此吾分且死矣
爾第質物攜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矣
言未竟火起內廷泰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於
金川門命非奸籍者釋之泰亦釋乃遂投城以死
是月十三日也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居
邑庠出息學宫之隂俄有狂者至擠泰於池幾溺
勿救或請訟官泰曰使誠溺彼病狂於我何校卒
不納鄉人趙文慶青爲奸所竊跡之勿得有謂巫
言其應如響卽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巫見

泰瞠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
六鄉人士夫莫不悲之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改南京大理寺卿致仕議者謂泰得釋罪不及族
必有其由或謂泰懲軍士最嚴其死蓋讐之者所
爲也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十萬圍通州不克師及靖
難兵大戰九門城
按楊文敏公集孫岩鳳陽人從太祖渡江擢金吾
左衛百戸尋陞燕山中護衛正千戸洪武庚申從
王之國己卯王起靖難以岩守通州南兵大至城
闉數重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岩率衆捍禦
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岩操戈身先士卒大呼
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甚衆得餉運船三
百餘艘貲糧無算陞指揮僉事辛巳兵復至攻城
益急岩勵將士登城立戰矢石交下敵乃退陞都
指揮僉事壬午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岩
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弱也不若
及其始至擊之彼必敗也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
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畏岩無敢
復來攻者通城屏蔽冀方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

憂者岩之力也事平封應城伯永樂戊戌六月二
十日卒贈翼城侯謚威武子亨嗣

姜氏秘史卷四終

姜氏秘史卷五

明　弋陽姜　清撰

壬午四年春正月甲申朔都指揮葛進帥兵渡滹沱河遇靖難兵戰不利奔還眞定

丙申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

增置仁和海寧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酉增設各衞經歷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衞經歷優給武學設教授一人啟中等十齋訓導各二人

革柳州永昌縣稅課局

置西安府同官縣金鎖關巡檢司

靖難兵拔兗州府鄒縣

戊戌靖難兵拔東平州通判鄭華死之

鄭華者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丁丑進士官行人謫東平州判將赴任聞靖難兵至時鄒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妻託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庚子靖難兵克汶上縣遂攻濟陽縣庠生高賢寧以書諫城陷教諭王省死之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自陳才薄學疎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赴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兵至濟陽省爲游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當知何名明倫堂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院祀之

高賢寧者濟陽人建文中國子生文廟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使亟降時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

寧被執文皇帝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被黜庠生也

癸卯革荊州府松滋縣襄陽府穀城縣兗州府魚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稅課司

丙午增設金華蘭溪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未革保定府祁州辰州府溆浦縣彰德府武安縣鳳翔府寶雞縣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水縣敍州府高縣西安府耀州

庚戌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環
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環字伯璋以字行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
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文廟學兵靖難所過郡縣
皆歸附環獨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出師駐於
德州環率淮北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
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寍過沛沛民竄匿環招來
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堡
備禦尋詔三千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
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而度

不能支顧謂其子有爲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白
太太子職勿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
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
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
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謠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
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堂南面拜大哭曰臣無
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父復
還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
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環父子屍葬南關題曰
顏公墓正統初監察御史彭最巡邑詢諸戶部主

事致仕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靖難兵入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
縣靖難師至力拒焉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
配亦死之子濂偍俱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
月十七日云仙居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之
癸丑革東昌府臨清縣臨清閘
靖難兵攻徐州城守不下
置四川共武前衛
何福陳暉平安帥師追靖難兵攻於濟寍盛庸攻於

淮河
刑部尚書侯泰督運通濟寍
泰字順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
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寍諸郡五月復運
糧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
七月十二日就戮弟敬祖子玘尋坐死
蘇州府知府姚善以郡兵入衛京師
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居魚
賓爲人志行純篤學識高遠爲書生時扁讀書所
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唱

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
有能聲三十年擢同知蘇州初上以吳民薰染夷
俗借辟違法明法以齊之嚚者或更籍持短長賊
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猛
各協事宜每數造諸邵賢哲考治道商畧民生休
戚俗尚淳漓以期消息自革由是吏民頗尚禮義
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
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
及貢報謁而府門再拜而去善自邀還辭曰非公
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

生可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而見也己卯靖難師
起善書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
朝廷案之急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
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竟
仗節而死其見危致命節義可稱云長子節發戍
貿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隨母給配保兒頂兒送
工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逮問七月十
一日就戮時年四十三又考之太宗實錄云燕師
日逼建文與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策貶齊黃於
外善言於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

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急召之諭其姓名不
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
遂復召二人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
考矣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賢祠
二十月丙寅朔
己未增置蘇州府推官一人
丙寅論征伐功榜於德州陞賞有差
雲南左衛副千戶關慶陞楚雄衛指揮使
辛未改瓊州府寧遠縣藤橋巡檢司為臨川巡檢司
癸酉革沔陽景陵縣僧會司

甲戌革鳳陽府太和縣延安府宜君縣肇昌府寧遠
縣太原府崞縣潼川州安岳縣四稅課司
乙亥改田州府向武縣都康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革
武林縣以其地附富勞縣改隸向武州
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檢司為水口巡檢司
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會司
己卯省楚雄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更定品級階勳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
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正

中土

三月甲申朔

丙戌革廣平府廣平縣眞定府趙州二稅課司局

靖難兵自徐州趨宿州

丁亥革武昌嘉魚縣辰州府辰溪縣濟南府齊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蕪六縣兗州府鉅野東阿二縣肇慶府陽江縣凡十一稅課局

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帥師次淝河擊敗靖難兵復戰不利

時安部下胡騎指揮火耳灰者驍勇及北兵敗持

矟直趨文廟不敢有加欲執之北兵童信引兵射之蹶其馬遂降而復與安戰安敗績

丙午改九江府德化縣龍開河鎮巡檢司爲瑞昌縣白石巡檢司

增設西安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改封遼王於荆州府遂之國

遼東都指揮帥兵圍薊州指揮李廣以城降指揮孫通拒之北平都指揮陳賢以靖難兵來救諸軍退走移師圍保定不克

遣監察御史魯鳳詔使靖難兵

靖難兵曰廹朝廷議遣使致書罷兵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旣而歸第鳳韶江西廬陵人

四月甲寅朔

丙辰省重慶府綦江縣訓導二人

靖難兵次文廟及諸軍戰自是諸軍及靖難兵按綴行守互戰不已

庚午省嶽州府永豐倉池州府太平府豐積倉副使一人

革永昌府道州永明縣郴州桂陽縣平陽府吉州大

同府沁水縣廣州府增城縣嘉定州犍爲縣烏蒙府稅課局

省烏撒曲靖二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己巳置撫州府臨川縣增林崇仁縣　稜宜黃縣止馬廣信府貴溪縣南津四巡檢司

庚午總兵官何福帥師次於小河敗靖難兵

時上欲還朱能諫止小河之戰指揮同知徐　深入陷陣連殺十餘人敵亦辟易莫敢當忽大風塵起軍亂猶奮槊直呼曰男兒當於死中求生會馬蹶沒於陣初太宗起兵置勇士一軍自將皆才力

過人者而徐與焉永樂初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右見抑庵文集
遼東諸軍復圍保定積四十日不克引還
都督韓觀帥兵次於保定三臺及靖難兵　都指
揮丁　帥師次於小保定縣靖難兵遂戰大敗觀
軍還敗績
辛未革龍江關副使二人
丙子何福次於沛河及靖難兵大戰丁丑至齊眉山
復戰
洪武中有道士題其門曰滅烟知府聞而從之至

是靖難兵駐高平坡日亭午攻城遣人來覘以門
榜報文皇大恐拔營而去觀此革命之際豈人謀
哉
丁丑置雲南府祿豐縣儒學
庚辰吐蕃寇保寧千戶所陷之
辛巳靖難守將敗韓觀於安州西南及山西右護衛
軍
壬午靖難兵及諸軍戰於靈壁悉破營寨諸軍大敗
執左副總兵陳暉右副將軍總兵平安總兵官何福
胥遁

於是文廟慰勞備至遣將費瓛送暉安於北暉中
道逸去不知所終安後掌北平都司印後文廟登
極語北平使曰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經
五月癸未朔
戊子省鳳陽府泗州廣濟倉廬州府六安州軍儲倉
廣德州和豐倉臨江府豐備倉袁州府永豐倉吉安
府大有倉各副使一人
革貴州都司及福建閩清縣平陽府汾西縣三稅課
司
靖難兵次泗州指揮周景以城降

壽州千戶劉源以城降
辛卯省泉州府永春縣興化府興化縣辰州府辰溪
縣各丞簿一人
靖難兵渡淮都督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
壬辰靖難兵據鐵裏寨及都督韓觀軍戰大敗
丙申置慶陽府靈州巡檢司
遣京衛官軍操戰
戊戌靖難兵次三河諸軍迎戰敗績
張本字致中東河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揚州府
江都縣知縣靖難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本猶率

民治守具其母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
率民詣軍門朝事平歷知府後官兵部尚書宣德
六年正月七日卒見東里文集

己亥揚州衛指揮王禮謀叛御史王彬守將崇剛覺
之執禮係獄弟王宗𢖍指揮徐政作亂遂執剛彬庚
子靖難兵至禮迎降

政係張勝故人王彬字文質東平人革除中爲御
史歲壬午與指揮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係獄五
月乙亥燕將都指揮吳王招諭揚州禮弟宗與千
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人出禮等於獄執

彬及剛開門以降惜彬之死狀無可考也崇剛鎮
守揚州指揮語見前

今按自建文初年靖難師興被執者無慮數十人
不止剛與彬而已己卯懷來之戰都指揮俞瑱莫
州之戰都指揮潘忠楊松眞定之戰都督甯忠都
指揮劉遂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
戰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
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東昌之襲都指揮唐化辛
巳滹河之戰都指揮鄧戩陳鵬眞定之圍都指揮
朱榮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

壬午渡衛水則指揮賈榮扳東平則指揮詹景扳
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淝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
帖木兒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都督陳暉馬
溥徐眞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及彬與剛見執則勢已不支矣又有守將陶銘胡
觀先鋒孫林都指揮袁宇房昭葛造何福皆力戰
有功未嘗被執也其戰蹟與死狀皆未悉姑備書
其姓名以俟知者補之

靖難兵趨鳳陽渡淮知府徐安守之不克

安寧波人洪武中舉人才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

鳳陽至是靖難兵謀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
靈壁出鳳陽安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竟獲一
漁舟而濟後上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
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仕居數載鳳陽諸戚
里奏安不體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庄業
上始怒曰朕昔猶有所困況若曹乎逮安至謫戍
雲南

辛丑靖難兵攻六合縣諸軍與戰敗績

壬寅靖難兵攻高郵守備指揮王傑出降遂以黃旗
入城招諭城中軍民悉降於是沿江郡縣多降

甲辰省襄陽府上津竹山及房山縣儒學訓導各三
人
諸軍至骷髏　遇靖難兵大潰
徵鳳陽府種馬赴京次大柳樹驛遇靖難兵奪之
遣刑部侍郎金　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監祭酒張
顯宗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等徵兵於江西等處
兵部貼黃册有朱進係常州人跟金侍郎往江西
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　縛送京
張顯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黃守志教之洪
武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陞太常寺丞建文中

自國子監祭酒陞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壯丁
募民出粟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楊璉按
察司房安僉事呂升並爲軍卒執告其罪釋之不
誅謫戍興州顯宗有文學多著述惜其功名不終
於一時皈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理卿虞謙侍郎
徐宗實文學者如侍講王景司業張智修撰李貫
輩雖免於罪咎然文廟未嘗重之顯宗後起爲交
趾布政
謙字伯益金壇人建文中任杭州知府永樂初召
爲大理寺左少卿

詔天下勤王寧波知府王璡以海舟入衛京師
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
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
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璡自奉
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
太守惟痛繩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啣之靖難
兵進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之往京師請罪
上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上
義而釋之得還田里故鄞人黃潤玉四明文獻錄
稱云獨於軍衛痛抑奸貪卒罹橫逆又贊曰富貴

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終始一德葢指此云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次浦子口諸軍迎戰敗之高煦
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瑄以
舟師迯降靖難兵次於江上都督盛庸會軍南岸禦
之
時戰敗文廟欲還適高煦帥兵至文廟撫其背曰
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以爾爲
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竟敗諸軍
乙卯靖難兵以陳瑄舟師渡江盛庸力戰敗績遂次
於江上帝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等分道禦

之諸宦官喧然謂不如避位有竊寶勅出見文廟者李景隆已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宫中火起矣

姜氏秘史卷五終

姜氏秘史校勘記

卷一

一頁四行觀下疑脫人字

七頁九行年十五　原作十五年　十七行不得原作行得　十八行及　原誤函

十頁六行而難行於今　而原作者

十一頁七行太祖　原作高祖

十六頁八行莆　訛作蒲　末行徽州知府　原作知府徽州

十八頁十二行遺　原誤遣

十九頁首行送　原誤道　八行縮嘗　嘗原誤雲

十三行類下原遺如字

二十頁首行鄭村　村原誤材　十四行扶下原遺溝字　十六行交村下原衍皆字

二十三頁十二行以下原遺付字

二十五頁三行沐春下脫一行節明史補十七字

十一行瞿能　原作瞿然　十四行麗川　川原誤用　十八行至京　至原誤主　末行千原作十

二十六頁十三行日　原誤每

二十七頁首行毛俊堡張家小山堡　明史作毛家鎮張家陂

二十八頁五行胙　原誤昨

二十九頁十八行城門　原作門城　往原誤住

三十一頁八行太原作泰

三十二頁十一行徧　原誤偏

三十三頁十三行請　原誤謂　末行服錦衣衞士有脫文

三十四頁九行謝貴下脫五字節明史補　十五行難字原闕

三十六頁三行徙　原誤徒

三十七頁十八行與字原脫

三十八頁　行帝即位下十三字節明史改補　原作昔漢高不免於傷胸亦危而後定似是他處或疏首脫文

四十頁首行小其力　小原亦作少

卷二

十頁四行司儀司下脫一字

二十三頁十八行柴胡寨　胡明史作葫

二十四頁首行鹽海州誤作海鹽　辛汪寨誤作辛

溫　二行孫奈鎮誤作大川　三行行村寨誤作
行材俱據明史改正
二十九頁大同中屯衛　大同誤作文岡
四十八頁十三行郁　原誤都
五十二頁十九行革使溪水驛爲使溪馬驛　原作
便溪馬驛疑使便二字必有一誤
五十三頁十五行會川衛　川原誤州
五十五頁十五行安邱縣浯河　邱誤作平浯誤作
浯　末行攻廣鹽　誤作廣西
五十七頁十九行伍下遺銙次子名

卷三
一頁十六行湘江　誤作江湘　十七行設大使大
副使　明史官制無大副使大字疑衍
二頁二行新灘　灘原作儺　十四行御試　誤作
禦式
六頁九行宇光大　大原誤六
八頁十六行蘭　原誤簡
十一頁十行沅州水驛　原作沅縣州　十五行長
楓夾鎮　明史作長風沙　十八行和曲縣　明
史和曲自元爲州治不稱縣

十三頁十七行忻　原誤帆　三寨鎮　明史作三
寨堡
十五頁十六行飛猿　原作飛鳶
十六頁首行復置河南府新安縣鐵冶所吉水縣關
山巡檢　明史河南府無吉水縣新安有鐵門山
函谷新關吉水縣三字疑衍
十八頁九行草涼樓　草原誤革
十九頁五行濠村　村原誤林　十七行用下平常
再歷四字疑重出
二十頁八行潼川州蓬溪鹽亭射洪中江四縣　潼

川州誤作蓬州中下遺江字　九行榮經名山蘆
山三縣　榮誤作營名下遺山下　十二行遷
原誤遲　十九行置平涼涇州温泉鎮巡檢司
原作平常温州明史無温州
二十一頁八行澂　原誤徵　陽宗江川　江原誤
河
二十二頁七行改封邱縣中欒巡檢司爲武陽縣東
趙巡檢司　欒原誤灤明史開封府無武陽縣疑
爲陽武之訛
二十三頁七行西芹　疑爲西岸之訛

卷四

三頁三行曲江縣綿普　江訛作山綿普明史作平岡　七行瓊州府樂安縣　明史瓊州府無樂安縣疑爲樂會或萬安定安之訛

四頁十六行潄水驛　潄明史作澂　末行沁村誤作境村

五頁三行馬邑　馬原誤烏

七頁首行程鄉縣鐵冶所　原遺縣字

八頁首行南寧府武緣縣　明史南寧府無武緣縣

十一頁十行嵩明縣　明史作嵩明州不稱縣

十二頁八行革常德府南城及安陸州荊山縣　明史安陸稱州見宏治四年洪武初縣省地理志仍稱縣屬德安府無荊山縣荊門州嘗改縣不稱荊山　十三行黃陂　原作黃梅　十四行眉州府德縣　明史眉州不稱府無德縣　十五行襄陽府鄖縣　明史無鄖縣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

十三頁四行婺川縣　川原誤州　十三行盂縣盂原誤孟

十四頁首行羅源縣　源原誤青　四行盧溪縣盧原誤靈　十四行洴河　洴原作汧　十六行廣元縣　廣原誤慶

十五頁四行茂州汶川縣　茂下遺州字

卷五

一頁十行革柳州永昌縣稅課局　明史柳州無永昌縣疑爲郴州永興之訛

二頁三行改濟陽　濟原作雅　十九行革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水縣　明史太原無寧鄉縣平陽有浮山縣無浮水或革後易名

四頁五行子瀍湜任皆從生　湜任疑作任湜

六頁九行滕橋　明史作藤橋

七頁五行齊河　齊原作濟　六行東阿　阿原作河

八頁十行永明縣郴州　原誤作永明府柳州　十一行沁水縣　沁原誤泌　十四行止馬　止原誤正

九頁八行何福次於汴河條下注洪武中有道士題其門一段與本條事不合疑有脫誤

十一頁五行王宗誘指揮徐政作亂　明史作王宗

十二頁六行袁宇　宇原誤字　十八行次六合縣六原誤平

十三頁五行遺刑部侍金闕名　據致身錄當爲金

焦

是書四庫存目原作一卷因編帙繁重分爲五卷

美氏不知何名何里所著秘史但歷數建文君仁厚好古死難諸君視死如歸則知當時亦無難可靖金川門誠爲失守矣抑鬱不平之情見乎言外與鄭端簡遜國記大都相似者歟野人之見不約而同乃喜而藏之并識數語時萬曆乙未四月一日也

信天緣生

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於史燕王取天下于兒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秘史稽之故牒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爲有其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　十　人未免失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奸黨籍産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少卿

竹垞老人跋

崇禎朝記事四卷

光緒丁酉春譚獻氏用舊鈔足本開彫

崇禎朝記事卷一

江陰李遜之膚公

毅宗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毋選侍劉氏後追謚爲孝純太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生於東宮孝純早逝撫育於李莊妃天啟二年九月冊封爲信王七年二月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是爲烈皇后后爲兵馬司周奎之女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後封嘉定伯熹廟病亟時魏璫方張盛中外危懼上在信邸爲魏璫疑忌常稱疾不朝諭至是詔入見論以吾弟當爲堯舜上懼不敢當但言陛下爲此語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託又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諸奸祕不傳翌日凶聞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逆璫遣涂文輔等迎入宮上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也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坐久之見一閹攜劍以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閽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百官朝朝時忽天鳴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加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兩順天府按括稅契等項銀一萬兩各運給發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出格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旨遵行

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煙心動疑之出步階墄閒乃定詢問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illegible]也

九月甲[illegible]朔太監魏忠賢乞辭廠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准出外宅給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翼鐵券太監李永貞疏病准回籍調理

客氏既奉旨出宮於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焚化痛哭而去後奉旨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有娠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命赴浣衣局掠死後仍僇屍焚遲子侯國興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忠賢肆惡皆與客氏同謀成之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皆客氏之造意也　光先璠皆客氏兄子楊六奇忠賢之壻

上初即位所以優禮客魏者一如熹廟而潛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其李朝欽裴有聲王秉躬吳光承譚敬裴方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散遣家丁然後黜逐逆賢肘腋大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神武何以有此

四大朝廷臣俱用朝衣朝服內閣則否惟歲除祭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與王體乾等下至牌子俱僭用朝衣冠於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庭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閣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詞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位在王體乾上烈皇登極逆賢欲仍照熹廟行禮權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御史楊維垣疏論崔呈秀依附魏忠賢立志卑污居身穢濁上答以諸臣俱經先帝簡擢不得妄詆

御史賈繼春參崔呈秀以聽勘御史未及二年驟升宮保實官濫爵貪淫穢迹不可枚舉田吉以殿試而被懷挾之參瓦全已幸乃二載曾耶而至尚書極品叨名器如承蜩單明詡喻期主政而晉撫侍郎取節鉞如拾芥又笑破士林之口應聽自裁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一正士習比來士氣漸卑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廠臣魏忠賢奏疏不書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祠蓋徧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風之卑莫此爲甚一糾官邪如尚書崔呈秀貪橫無恥臺臣雖悉其概其惡實磬竹難書一安民生立枷之法爰書未定而命已繼廠衛深文株連蔓引慘酷不忍言一足國用今

之勳膺充塞滿路祿費不支又加忠賢生祠在在創立費不下百萬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兵部主事錢元慤疏言巨奸崔呈秀雖已剷去然呈秀之惡皆緣藉忠賢之權勢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緞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假以事權群小蟻附稱功頌德徧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蕭寍幾如董卓之郿鄔自固動輒稱旨猶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誅剷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天佑國家誕啟聖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可漫焉不加意乎至魏良卿華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體乾鍛鍊騙貲之楊寰夫頭乘輪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盜國契友之白太始等凡爲忠賢之爪牙鷹犬俱宜正其罪或殛或放則奸黨肅清矣

御史吳尚默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呈秀爾身與援之門入寶閹寺之恭不顧笑罵稱功頌德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呼屢斥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齏粉人人重足天下幾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天下幾不知有倫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左都一秩而設兩獨座天下幾不知有名位甚者先帝易簀將及乃連章累牘須爵賞而列封於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廠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

貢士錢嘉徵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二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闈操刀厲刃礮石雷擊深可寒心四曰無祖二祖列宗

皇皇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於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邊塵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五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敢建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有何功績而襲上公之封八曰邀邊功遼左失陷未恢寸土而封侯封伯聯鑣冒賞九曰傷民財祠宇徧天下糜費金錢萬萬敲骨剝髓孰非小民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制科取士愼重關防忠賢所私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竟玷賢書疏入俱報聞先是已准崔呈秀回籍守制同時奪情者又有工部尚書李養德延綏巡撫朱童蒙俱准丁憂去忠賢再疏引疾求退准回私宅調理寍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尋有旨安置忠賢于鳳陽安置徐應元于顯陵應元故信邸承奉以從龍升司禮得忠賢賄爲之左右上知之故并得罪

十一月初四日諭兵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陷誣忠直草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環擁隨衛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督撫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時旂官方出京忠賢至阜城縣聞信即自縊於飯店中其名下隨身用事李朝欽同縊死焉崔呈秀亦報縊死于家旋奉旨各犯家產俱籍沒入官各處生祠盡行拆毀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第宅一所命不必變賣留候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臣榜曰策勳府

夏允彝曰烈皇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較之世宗爲更難時在朝皆奄黨莫發其奸雖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攜貳然於璫仍不敢致譏溯源元慤乃直指璫罪至嘉徵所言更詳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

中途偵知上必重處遂自縊死呈秀列姬妾弁羅列珍異酒器
徧飲飲一杯卽擲壞之飲已自盡天地再辟皆上獨斷也　嘉
徵循循大雅以貢爲縣令元慇擢司銓澄源屢與東林反骨所
行多不飭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卒惜哉
楊維垣又疏參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籍沒著內外官將
有名人犯拘究僧浴光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家產撫按嚴
加封固查明具奏
當逆璫盛時曾以十萬金搆一佛剎延浴光爲主僧璫旣敗平
時往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參疏詞及浴
光人盡爲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法屬挺身赴京維垣
見之大驚曰不意卽師業上疏矣奈何前此維垣曾求光薦引
于璫光卻之至是色沮恐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
道之人而受逆璫供養其人固無足取然視維垣輩身列衣冠
而前後反覆始則鑽穴呈身繼則參論以博名高其人之賢不
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爲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厮役憑藉寵靈睥睨
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尙公盜竊弄
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遞消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
君無親明擅威福之權大開搢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旣會
議明確著行原籍忠賢於河閒府戮屍淩遲呈秀於薊州戮屍斬
首仍將爰書刊布中外魏志德等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
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
恤民之意
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
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今于各鎮守內官盡行撤回一切相度機
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禦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
不專體統相軋各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藎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忿稍舒而詔獄游魂猶
然鬱錮含冤未伸著部院弁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
議采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褒贈應卹廕
卽與卹廕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
身故捏贓擬給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
朕好生之心至元年三月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卹有
加於後詳載
刑部奉旨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爲痛恨耿如杞著與開復原
職胡士容李柱明俱改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著九卿科道會議
耿以不拜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爲崔呈秀所陷李任戶部管
倉誣以盜米被獲逆璫以此敘功方以封疆惠以移宮皆誣坐大
辟至是俱得釋而部院初猶擬方惠二人改斬爲戍再擬始復官
起用云如杞疏言撫臣劉詔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
像懸之喜峰見者俱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像冕旒也半
捏而行詔卽馳報忠賢參臣遠問矣臣入鎮撫司許顯純酷刑所
加其於盜賊反叛懸坐贓六千三百兩家貲變盡親友代完乃得
送刑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幸遇皇上出臣於獄准
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著卽銓補優缺以旌直氣不必陳
請方震孺亦具疏陳被誣始末略云縉紳之禍至臣等而極今卽
荷兩嘗之恩宜永銷報復之念若幾作藩籬之因仍又種團扉之
果願以之爲報被罪諸人規旣遇聖主舉龍鳳者建豎固奇狎鷗
鷺者夢魂亦覺假使逆璫不遺天譴卽蟻伏空山得安枕乎又願
以之爲廣棄諸臣規猶有請焉逆璫秉政最善深文經廠衛者冤
苦固多卽不經廠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齊民得之猶
易搢紳得之反難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儻與日繫生必以此情控
于皇上今旣邀高厚敢負此心哉乞敕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
番此又臣附於工督務堯之後者也
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當忠賢

專擅揣摩意旨專事逢迎省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急罷去幷糾
各撫按之請建祠者奉旨下刑部問刑部侍郞李若桂颿引臥碑
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辨託言忠賢碑文使其甥
士食客自爲之至於取旨寔賛則文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
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閒冀有毫髮之益於國亦少盡
區區之心耳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容之未幾四輔相繼
去位惟國楷陛辭疏言煥猷書生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
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胄監以作敢
言從之時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同事諸人多矣四輔既被劾義
難久留因合疏請枚卜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名具題是時逆
璫餘燄未滅邪議尚存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爲貯名金
瓶中對天焚告行一拜三叩頭禮以筯夾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
次來宗道次楊景震輔臣以天下多事求廣一二上乃復夾得二
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未幾來以署部時爲崔呈秀之母請卹有在

天之靈語爲言路所糾楊在掌院時有頌疏上益疑會推之不足
信始從衆望特諭召起舊輔韓爌蒲州矣
御史楊維垣既疏參崔呈秀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
差河東巡鹽矣掌道安伸疏請留佐大計凡削籍諸臣雖屢奉起
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歧及本邪黨而偶被
逐者始爲推轂於是編修倪元璐上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略言
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名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爲邪人
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
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論議寧涉假借必不可不歸於名義
士人行己寧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
人而虎彪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義於是乎連名頌德生祠
市地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猶寬之曰無
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
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

報復竊以爲過計也未因爲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辯雪浮謗請
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
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
未除疏略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熊廷弼也
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
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
略未嘗不指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
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今以忠賢之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
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何況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
侍律當處斬初擬止於削奪豈不驕兒護之維垣不聞駮正又何
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至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爲楊左諸臣追
贓地耳初擬以移宮一案殺諸臣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再傳
覆訊改爲封疆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奈何偭守是說乎王紀
以參沈漼忤逆璫而譴斥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璫

者耳試觀數年來破帽蹇驢之輩較超階躐級者孰爲榮辱自此
義不明於是畏破帽蹇驢者相率爲頌德建祠而希蟒玉馳驛者
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矣逆璫毀書院逐正人鉗學士大夫之
口鄒元標以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
聖爲平交使講學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以無可奈何之心爲頌
德建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便以爲無可奈何
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
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初疏入平湖施鳳來擬票有持論未當之
旨益猶堅持璫局也至再疏入上親覽心動得奉諭旨維垣輩毒
網始無所施人謂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也
御史高弘圖疏言魏忠賢亂政竊權謀爲不軌廷臣但指爲奸皇
上暴其罪狀名曰逆從此淩遲戮屍頒布愛書而案始定虎彪怙
寵毒害忠良法司初擬末減皇上列其顯惡敕用重典從此論斬
遣戍明著讞詞而案始定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闈顯稱擁衛之

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如劉詔劉志選梁夢環者罪實浮於虎彪詔以天子寵臣于忠賢像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禮非倡逆九邊使效尤乎又於先帝彌留日遊化教場點兵更置將領精甲良馬皆忠賢頒賜家丁直接都門非大聖人出而內外應合非詔而誰先帝在宮無釁發之寵凡魚貫而進者非忠賢所貢概行殘害憚后父張國紀志選夢環連章糾劾一旦易后謀成兩賊爲華歆矣志選僅與潘汝楨同削夢環弗與倪文煥同逮則閣臣票擬模棱非所以爲訓也奉旨志選夢環著撫案提問劉詔先行革職

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實督造蘇松參楊姜坐贓巡撫周起元力救之起元參道臣朱童蒙實遂貸于忠賢削逐起元横坐以贓說公事申入周順昌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而一網之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概送鎮撫司而許顯純操其生殺之權矣李實構於外李永貞織於內顯純下此辣手即舉三凶立磔於西市未足償七臣之命也

上旣命磔魏忠賢客氏斬崔呈秀即命定附逆諸臣罪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有十孩兒五虎五彪奉旨法司會議具奏虎爲吳淳夫李夔龍田吉倪文煥其一則霍維華也維華廣布神通遂以已死之崔呈秀代之彪爲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時刑部尚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皆與璫黨者香火情深曲加護持引職司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斬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引同僚官知情共勘減等發邊衛充軍讞上輿論不平甚惟時劉志選梁夢環以誣論張國紀傾搖國母薛貞以枉殺劉鐸皆相繼論列逮問而內外蒙衘起解無期給事中曹思稷疏言虎彪爲逆璫心腹同惡相濟援以交結之律盜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律例巧爲諸奸出脫其監候必於原籍充軍必於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御史吳煥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道至不敢入與妻孥訣今虎彪諸奸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挂壁優游任意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或燕處家園或潛藏京邸奧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堂堂司寇爲逆璫劊子抗不赴逮公然疏辨蔑法甚矣於是再奉嚴旨勒限嚴催起解云時新咨科道考選命下彈事魏黨無虛日璫所拔用之大僚黃立極周應秋郭允厚孫杰陳九疇阮大鋮呂純如等咸次第撤回虎彪與諸奸始得逮問正法次年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高攀龍兵部尚書（後加贈太子太保）楊漣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左光斗右副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魏大中俱太常寺卿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袁化中吳裕中夏之令俱太僕寺卿周朝瑞大理寺卿繆昌期正詹事萬燝光祿寺卿各廕一子入監讀書照品級賜祭葬丁乾學侍讀學士顧大章

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汶刑部員外郎俱賜祭葬奉旨高攀龍等守正捐生忠魂久鬱旣經分別贈廕准如議行以昭朕顯忠勵世之意

以熹廟梓宮發引廷試進士改於四月初二日上留心策士是日籲天祈得眞才又將進呈三十六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筯夾之首得劉若宰遂定爲狀元

按弘治乙丑科廷試進士孝宗皇帝亦焚香籲天於後宮是科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銑黃鞏魏校四人以文章品望著方獻夫以議大禮顯嚴嵩以貪奸敗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金鉉王章吳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辰胡守恆史可法金聲劉之綸徐澤皆以死節著似勝於弘治矣而是科亦有宋企郊以首先降闖賊問其他失節敗類者亦尚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中進士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副都銜者在逆璫亂政時所加然序列仍在翰林編簡後

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秉謙崔呈秀馮銓等迎合魏璫意借題以入諸正人罪者也其所指罪魁紅丸則以孫慎行爲首移宮則以楊漣爲首梃擊則以王之寀爲首當日名賢一網俱盡至是倪元璐請毀之疏云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鬨於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爭梃擊者力護東宮爭瘋顛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即其頌德稱功於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觧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論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閹寺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亙古未聞當毀一未

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奏入上即欲將要典焚燬內閣來宗道擬旨這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於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衆議僉同奉旨即行焚燬矣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於是張承詔吳煥吳玉等連疏參之獬語皆絕快而蕭山輩居中極力調護僅票旨回籍至次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意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誣妄詈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略盡借天子威靈旣藏內府又徧散民間未幾內府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歎賞于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斂語段段可羞可恨穢莫加焉罪孰甚焉天奪其魄自投穢厠中沒頂而不可拔也五人旣坐大詬其二又攖大戮此外又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有爲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旣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故立身者不可不愼總之功名之念淡則思過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爲劉霍致惜者亦知倡瘋顛二字以護梃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璫戕善類者維華也卽謂之才亦小人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疏參阮大鋮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倪文煥後則十孫之長李魯生非黨邪確證乎甲子歲嘗吏垣之長恨趙南星不與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爲義父而南星戍死大中慘殺非害正

確證乎若通算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周嘉謨等臣言過慈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確證乎至屈指待皇祖鼎湖一語此何事而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皇祖之龍升非大逆不道乎初大鋮以附璫升光祿卿見璫敗因上合算七年通內諸臣一疏以惠世揚申汪文言通王安并及諸人冀掩其諸附之醜至是被劾卽奉阮大鋮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閒住之旨蓋長山所票也大鋮因恨長山遂私通內庭暗布蜚語以搆之不久卽得罪去

御史任贊化吳玉鄒毓祚鄧英毛羽健等連疏參楊維垣把持朝政黨邪害正諸罪已奉下部議處斥革矣至是而原任尙寶卿黃正賓上除惡務本疏略云結交內侍明律森嚴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蝟集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贄見旣而逢迎廣微以擠嘗共謀富貴某宜成某宜削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貪祿嘗理大工

日奉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兩拂忠賢之意罷令閒住及睹逆局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爲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輦轂日與閹臣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於大化之機宗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先忠毅與周宗建輩七公之逮也由於織監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時宣刑部署部侍郎丁啟睿問曰李實一案有疑藏無疑藏有暗昧無暗昧啟睿對九卿科道會問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啟睿對實與李永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亦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塡寫如何含糊定罪啟睿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特擲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臣羣覽久之俱對以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諭九卿科道遞閱畢於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印本是矣安知非實預爲後日御罪地故作此先硃後墨之伎倆耶時爲實齎奏者司房孫升何不卽提之詰問窮究到底耶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較對筆跡異同耶縱云塡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意小人故態不必言矣啟睿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爭乃以威福出於朝廷一語卸責閣部科道又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所以見輕也明主可以理格時遜之尚在童年同難諸子亦無一人在京執奏者使冤對未償大法未正痛哉至虎彪何以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琅琅諸臣靦面顏于何地當時讞此案爲司寇蘇茂相輙謂其罪不減虎彪也厥後三法司會審虎彪諸奸始正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公允儀筆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升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梲杌而月五遷皆由逆賢心腹掌班劉榮所薦凡賊害諸人造謀皆由外廷機索永貞卽非助逆殺人之人然其心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上卽位告病未允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辭十月初二卽自砌于私宅小院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出牆見人蓋初求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猶退逆賢從新另做世界至應元亦退永貞始手忙腳亂密託心腹掌班丁紹呂等饋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畏永貞反覆悍上英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淨軍發承天顯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處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報信人持永貞親筆帖取盤費卽拏獲奏聞著押赴顯陵二月又調發鳳陽三月以御史劉重慶疏參提解赴京六月二十日會審引奸邪進讒言佐使殺人律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實空本永貞塡寫驗是墨壓硃上遂於十六日縛赴正義街斬訖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引進李可灼浸投寒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條而甘爲逆賢心膂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遙爲聲援貪污慘刻人人切齒文昇在淮尤爲縱肆剝軍虐民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帝座上立拏首倡二豎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往孝陵煥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爲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左光斗繆昌期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顧大章請建祠尸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獨樹威著朝端挺厥致禍非擊魏逆之奸萌卽礙崔賊之貪婪不然則兇抗忌讒端以陷之者也彼時虐燄四張拏兇羅織殞身破

家之慘無不爲之號霜泣旱冤憤實有同情此時天日重開褒爵
賜廕之恩無不幸其潤枯噓槁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
以尸祝請也乞下該部具覆特允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慰泉
臺直節永光來禩奉旨郡邑鄉賢祠原以俎豆示風勸近來濫入
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慘死諸臣風節較著著有司遵旨送
祀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不必建祠

擬此旨者次輔吳江周道登也實欲阻鄉人之建祠故以送祀
鄉賢爲詞試觀當時縉紳卽庸碌致位考終牖下者何一不入
賢祠且入賢祠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聞之前輩云吳
江本與璫黨臭味頗忮嫉諸正人憎及死骨故不喜同鄉有此
盛事也後經臺臣王道直劉士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公論有
在矣故瞿公稼軒是時柬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見清明邪黨尙
守璫局如聖慮皇皇求舊彼必肆力擠排皇衷懇懇恤冤彼必
痛加沈抑有君無臣直使人扼腕太息耳噫向非聖主獨斷卽

一切卹典亦安能如此之優渥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璫竊柄陰謀叵測皆由懷祿固寵輩當先逢
迎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寗錦報捷不過解圍自去乃命爵
論賞卽一毫無與者皆升官廕子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
奄收買心腹之物此距先帝升遐時僅有旬日或矯或否半屬疑
端至三殿不日之成一敘尤亙古所無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
日敘功行賞在二十一日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
閒出詔之理不聞此時召我皇上付託大寶顧命大臣申諭國事
乃以不要緊之事爲大顧命乎蓋逆賢此時雄心正熱故預先竊
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日猶帶僞官立堂堂之
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宗昌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名奏來宗昌因
復疏言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使查邸報列名直指之因舉
黃克纘崔繼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仙之
日卽諸臣謝恩之日揚揚得意以假爲眞總之皆所稱僞官也於

是奉旨下部查核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一概削除不敘而爵賞
始一清矣

戶科韓一良疏言皇帝平臺召對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世何
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
縣令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令爲行賄之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
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旣多過客
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而欲令守令之不愛錢乎至於科道人號爲抹布言只要他人淨
不管自己污也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
知矣此猶爲有名之饋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路爲鬻人之腐鼠
若操一二愛錢之心則流水至矣乞大爲懲創使諸臣視錢爲汙
懼錢爲禍庶不愛錢之風可覩至開之有原導之有流猶未敢深
言也疏入上嘉之因召對出此疏命一良高聲朗誦畢付閣臣互
閱劉鴻訓奏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曰何謂交際鴻訓

奏交際如親友饋遺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
上曰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諭吏部破格擢用吏部尙書
王永光奏曰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令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
戒上召一良指疏中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實具奏一良
對臣今未敢深言待插遷平復後具奏上又令指名一良曰此二
語蓋指事例言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上怒曰難道一人
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內指名來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
翼明褚太初上又召一良面詰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
下部議何待爾參復取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此金非從天
降及辭卻五百餘金一段擊節歎賞聲厲臣鄉問一良此五百金
何人所饋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
卽諭閣臣曰韓一良所奏前後矛盾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
秋等塞責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上愠曰都御史不是輕易授
的要有實功鴻訓再奏曰臣不爲皇上惜此官但爲皇上惜此一

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箇都御史復召一艮面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姑饒這遭

監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問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略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滅□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便殿崇煥卽奏東□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於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卽召戶部署事王家楨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卽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

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核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卽爲選授不當用者勿爲濫推上卽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崇煥又奏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功嫉能夫豈無人卽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略上起立竚聽久之尋諭曰卿條奏井井不必謙退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尚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然之遂命傳示該部遵行

王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陛見上召同閣臣俱入檻內去御案咫尺益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可面奏來象乾奏臣年踰八旬齒疏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先言插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朵顏等三十六家今日應當與哈慎等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劄鎮沿邊駐牧爲我藩籬似亦可以敵□上曰觀插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恩威兼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插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上卽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問撫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虜情數百言上始色喜諭曰卿雖年逾八旬精力尚壯卿撫插於西袁崇煥禦□於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百官俱叩首退

按崇煥原知邊事難爲冀以款羈縻歲月故舉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綵繒互相貿易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繫其母於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蹐者殺以爲食備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市象乾建議彼既以駑馬相欺不若卻其馬以價之半與之少司馬申用懋謂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彼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尚爲有名若無故斂幣與之去歲

幣幾何又插索數甚奢若遽損其數彼未必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盡以泰寧等地爲請能歸我舊疆我當如所索不能然後減損其數則我爲有辭矣時象乾年耄無遠圖當事俱急欲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闌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成浪擲金錢幾十萬云

袁崇煥甫至錦州卽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召諸臣諭曰前崇煥云安插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諸臣有請允發者上詰問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極言戶部闕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至初三日卽變今已初二日卽發去已遲何救於鼓譟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實實有用朕豈吝此且委實不足有人盜去卿等那得知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設忌關門昔防□變今又防兵變前寧遠鼓譟未曾處置今又因鼓譟發帑儻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爲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

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閒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須還晝一經久之計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時一請發內帑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搪當動稱邊餉缺乏每下旨通不見解來即如贓銀充餉至今不到頭解行查亦不回奏如此稽遲錢糧何時得足又曰你們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推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推俱為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又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謨奇策召對商推未及周知者悉為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諸臣皆戰懼稽首而退時元年十月初二日也越數日復召對諭缺餉事須講求長策遼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延儒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肯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惑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番召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插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餉又曰插酋殺戮人民巡撫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止仗一喇嘛們講款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敘功不升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十萬餘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調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而今督撫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強敵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已二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輔臣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皆是贊揚之辭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大不相同諸臣默無以對又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慍色既而微哂之又問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為匿笑噫有君無臣之概已於此數事見之矣

工科黃承昊奏言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上問水利為何不修閣臣錢龍錫周道登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要錢糧前已擬旨著撫按酌議上沈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撫按酌議

御史毛羽健疏請裁驛遞上即令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息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來及票至上以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命改票

御史梁子璠請汰兵清餉內有邊臣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何冒濫至此戶部署事王家楨兵部尚書王在晉奏兵餉濫冒已

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勿克上瞿然曰荷戈皆老弱如何不查隨敕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

又一日召對特召科道官至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舉劾就中不無濫冒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乎朕特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又鉗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寧竟無一人能仰慰聖意者至裁驛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策而奉行不善反以開流寇之禍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樞臣王在晉疏至在晉何如人也命高聲讀至公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壟斷字面玉曰壟斷是市人登高處望左右而取利之意又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為時局玉曰即當時是魏忠賢的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至妄自矜詡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

晉慶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事事有箇是非如何只教他去便了又問張慶臻一事如何改敕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以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敕如何是小事又令諸臣及科道官奏王道直等俱云慶臻用賄改敕是實吳玉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敕是中書臣只多了一揭上怒其妄辨叱之因以擅改敕書罪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敕書欺君誤謀發邊衛充軍王在晉徇私受屬并司官苗思順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罰俸三年中書田佳璧等法司定罪其吳玉王道直等參劾有據各加一級 先是慶臻奉命提督京營敕內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掌論之上命查寫敕中書官因追究賄改緣由云

命會推閣臣以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九人名上溫體仁憤其不得與也因疏訐錢謙益於辛酉科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與推上召廷臣面問體仁謙益辨良久上問體仁所稱神奸結黨者誰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至此番枚卜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體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爾熱中如糾謙益何不糾於未推之先體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蓋前猶冷局參他何用糾於此時正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君子皆以黨之一字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拏了錦衣衛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瞿式耜有言直待完了枚卜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又奏謙益熱中枚卜先是使梁子璠上疏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樣人是公不是公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前已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懼干天威一則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不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只是一二人把持定了諸臣多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獨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奏了數句又謂輔臣曰諸臣如此反不如歌功頌德之時邊防也完國財用也充裕今枚卜且暫停時謙益伏地待罪命出外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又濫與枚卜有黨可知着革職回籍錢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徇私滅公肆言無忌革職爲民耿志煒梁子璠罰俸一年瞿式耜房可壯降級調外

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宜興奏語稱旨已心屬之適當枚卜同鄉恐兩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宜興宜興不堪也許公霞城欲爲兩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公亦唯唯再過虞山寓則瞿公稼軒在坐執意堅拒且以擁戴宜興譏許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知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不推我許公遂不溫喙宜興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以爲拜相定於此日揚揚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兩人廷辨烏程言如簧虞山出於不意言頗屈科道諸臣又多爲虞山左袒者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意不可解矣

宜興雖與涿州同年相好當涿州附奄拜相時宜興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難者宜興皆力爲救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不獨虞山一人之私也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惜哉

御史毛九華糾溫體仁逆祠獻媚詩冊任贊化參體仁居鄉不法諸事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若有獻媚璫祠詩

必手書爲贄無木刻之理既刻流傳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中京師反無刻冊且何不發於籍沒逆璫之時而待於九華之奏若以刻本爲據則刻匠徧滿都中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臣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止以參論枚卜一疏忿激過當致犯衆怒上展冊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爲只問此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温體仁體仁奏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爲誣臣居官之事懼皇上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以居鄉之事以爲道里遙遠耳目易眩因參贊化爲錢謙益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係逆璫削奪皇上賜還因嘗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把持銓部覆之爲民又贊化相才一疏稱謙益爲伊周班行此皆爲謙益死黨之證上曰不必多說自此體仁偏以孤忠見知於上而

結黨之說深起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深矣

御史吳甡疏言舊制六年京察爲諸臣不修職業者設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亦在此例如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或降皆不待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兇惡倍於瑾附忠賢之罪惡亦甚於附瑾之徒大略有四如動搖國母逼封三王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稱功頌德聚斂建祠薦引邪類要典詆誣名曰媚璫賄通權奸入幕密謀矯加職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皆不知有朝廷唾駡由人廉恥盡喪務須澈底澄清斬斷根株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分額數有限挂一漏萬何以示懲奉俞旨下部未幾遂奉特諭有逆案之定實自此疏啟之御史侯恂亦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並行語俱暢快

大計京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于廷公疏於察典外舉南京媚璫之人二十人大理寺謝啟光[redacted]科郭如闇御史何早李時馨夏敬臣劉渼徐復陽戶部魏豸胡芳桂張聚垣禮部虞大復顧鵬葉天陛兵部周宇李際明邸存性工部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充材應天府夏之鼎或甘心附逆或懼禍中變律以順逆之理一無可貸據實奏聞奉俞旨下部此亦在未奉諭定逆案之前也

上御平臺召閣臣韓爌錢龍錫李標吏部王永光左都曹于汴命定附逆諸臣罪閣臣先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又益以數十人上怒其不稱旨且曰此輩皆當依律法治罪諸臣以未習刑名對乃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事又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入對曰二臣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書爲逆璫書祠額碑文宗道題崔呈秀母卹典稱在天之靈其罪更重又問賈繼春何亦不入閣臣對繼春言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爲眞小人於是復將御前祠頌紅本發下令據實定罪分別擬議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首冠以大

逆魏忠賢客氏令刊布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猥狡不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纂藉保阿初不過窺嚬笑以伺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繇爾得肆其毒痡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祕策合圖扼利權而管兵柄甚至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稱謂僭擬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尙有飾罪邀功倒身賢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烏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擬議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脅從之誅及茲三覈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

今徽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遵職業共遵王路悉斬
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講張無急恩仇而借題糾舉朕執是非以
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倘各懲毖乃亦有
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　魏忠賢　客氏　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
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侯國興
劉若愚　依謀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律減
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田吉　劉詔
孫如洌　許志吉　薛貞　曹欽程　吳淳夫　李夔龍
陸萬齡　李承祚　田爾畊　許顯純　崔應元　張體乾
孫雲鶴　楊寰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
泄漏事情夤緣作弊扶同奏啟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　徐大化　霍維華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魯生　楊維垣　潘汝楨　郭欽
李三才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撫按
照擬有贓私情節一併查明奏請發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魏希孔
魏希堯　魏希舜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客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暹
王國泰　石雅元　趙秉彝　高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禮　陶文　紀用　李應江　胡明佐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　顧秉謙　張瑞圖　來宗道
郭允厚　薛鳳翔　李蕃　孫杰　張我續　朱童蒙
楊夢袞　李春茂　李春燁　王紹徽　徐兆魁　劉廷元
謝啟光　徐紹吉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鋮　姚宗文　陳九疇　亓詩教　趙興邦

傅櫆　安伸　孫國楨　郭鞏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張樸　李恒茂　郭尚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卓邁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張文熙　盧承欽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劉徽　楊維和　何宗聖
王珙　汪若極　陳維新　智鋌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門克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單明詡　黃運泰　李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楨
王點　張文郁　周維持　徐復陽　黃憲卿　毛一鷺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弘光　許其孝　鮑奇謨
陳以瑞　莊謙　龔萃肅　溫皋謨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劉漢　王大年　佘合中　徐吉　宋禎漢
張汝懋　許可徵　劉述祖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獬
吳光嘉　李寓庸　潘士聞　王應泰　張元芳　阮鼎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才　曾國禎　張化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殷　夏敬承　周宇　魏豸　郭希禹
頡鵬　李際明　魏弘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鏘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　以上依結交近侍
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三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一諂附擁戴　李寔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敬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寶　孟進寶
劉鎮　王體乾　梁棟　張守成　高承德　以上一
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元等十六人俱為民當差
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宸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王之臣　胡廷宴　張九德　馮元三
喬應甲　楊維新　朱國盛　馮時行　呂鵬雲　董懋中
周昌晉　虞廷陛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郭興言
周維京　徐揚光　陳序　曹谷　朱慎鋆　郭如闇
何早　虞大復　葉天陛　邸存性　葛大同　夏之鼎

張九賢　李宜培　譚謙益　歐陽充材　吳士僑　徐　溶
潘舜歷　李三桂　童舜臣　陳守瓚　以上照考察不謹
擬冠帶閒住御筆抹去冠帶二字
此案主筆者首輔韓爌參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人也首輔持
正有餘剛斷不足況冢宰身曾頌逆而與定附逆之案有不私
庇同黨掣肘當事者乎所賴聖明嫉惡甚嚴申諭再四諸臣惕
於明綸不敢不遵命以從事然欲上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服
萬世臣民之戒者尚有未盡也自此以後下之謀翻者何之十
七年如一日上之堅持者亦十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
用事案翻而國運隨之以盡尚得謂小人之進退不關興亡大
數哉
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
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夏之令吳裕中萬燝等
三代誥命從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之請也

先是褒卹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上訴先臣受冤始末因各
有所陳乞如楊之易周廷侍夏承請給還原贓卽各奉命給五
百金魏學濂疏其兄學洢死孝請附葬祔祭高世儒繆虛白請
母氏封誥遂之請祖父母封誥皆奉旨俞允至是周茂蘭疏援
會典覆允矣封司徐公謂各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
職掌不須子孫一一自陳遂合諸臣姓名彙題同請卽奉俞旨
斯直從前未有曠典敢備記之以志聖恩并見當事善推上意
表揚先忠之盛美時政府司票擬者爲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
亭二公云
鹿善繼敘同難錄略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
窺如言及逆黨人孰不冒之恨之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功
臣孰不憐之痛之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
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褒忠欲從
簡也至欽定逆案稟然天誅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

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
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馮銓爲其房師
召欽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先張愼言次之張曾論其父也
必附以李應昇黃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日後復召至其寓李魯
生先在袖出疏稿逼欽程上矣次年冬田仰以浙與齋奉入京與
馮言吳越之會有七人一黨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黃尊素繆昌
期李應昇交通周起元私謀翻局馮卽欲謀致七人於死復欲追
欽程再上疏欽程力拒之馮大怒卽授意本房門生潘士聞上疏
薦仰而論欽程仰立轉京堂欽程立遭削奪是首造意者馮涿州
成其謀者李魯生欽程其威逼脅從者也後此之播虐專主其事
者亦涿州成其謀者田仰也其言鑿鑿如此銓媚璫害人章奏屢
見卽臣亦銓使其門生王珙所參臣去年已久告其詳矣今總撫
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疏辨言欽程參四臣於乙丑之二月臣

不在京七臣被逮於丙寅之七月臣入賀事竣久赴粵矣欽程且
謂於彼無干何以反謂臣造蹤乎時逆案已定聖旨遂不深究止
欽程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於馮銓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辨爲李永貞
誘空頭印本入京塡寫則亦有銓等與謀何疑惜當事僅以永
貞欽程抵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辨疏云七臣死於丙寅
七月時已事竣赴粵然實疏之上實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
月被害在六月正仰在京時謬云七月遁詞情見矣況仰與馮
銓爲生本至交卽非造謀之人亦與謀之人也竟得脫然事外
僅以京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竄伏數年弘光南渡夤緣然灰復
起淮揚總督兵至投降小人故態如是又何言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永樂以後惟自武宗毅
皇帝爲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餘中宮並無生子者
后父周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后生於封門內今有坤儀鋪瑞坊

尚存后㓜隨父居京師以天啟七年選爲信王妃旋正位中宮后
父封嘉定伯有賜第在封門
聖躬燕處之所爲屋三間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
間其第三間聖躬燕息處也第二間中設大綦龍置衾裯之屬凡
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御諸衣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裯被身
乃進第三間也所謂抱衾與裯也即中宮與東西兩宮不敢不遵
行此禮惟先后以藩邸同甘苦不肯赴召又駕至中宮后必趨出
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顧秉謙窖藏銀三萬八千餘兩請
留充該府本年兵餉奉旨允行秉謙素行貪鄙天啟中以投身逆
璫得大拜在閣四年唯以婪賄爲事至秉軸票擬一奉逆璫之意
旨然貪鄙之甚璫亦漸厭之於是准其請告歸家璫敗後臺省交
章劾其庸惡無恥媚璫誤國奉有頑鈍依阿之旨居鄉猶肆虐鄉
里黷貨無厭崑山合邑士民積怨不平羣起攻之登門辱詈秉謙

於昏夜挈貨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州縣力爲禁戢士民稍安
旋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爲人藏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得其窖
藏見銀尚有此數蓋僅存十之一耳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爲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旨居正佐我皇
祖肩承勞心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
議然過不掩功委當垂卹張居正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
看議具奏准復二廕并給還應得誥命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弊藪設有監督主
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爲奸弊計而諸臣奸弊更甚二年
四月尚書張鳳陽發其事有發銀一千兩實給四五百者上特御
文華殿召對面詰再三挐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主事劉鱗長俱
下獄究問又追論元年同事諸臣祖重華吳阿衡二人狠籍最著
者俱下獄後以邊才出爲監軍御史餘分別譴謫
命收葬熊廷弼從其子兆璧請也先是御史饒京疏中言及閣中

已擬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兆璧上疏閣臣即具揭揭辨白
略云廷弼初任巡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
經略與巡撫王化貞戰守異議廷臣又爲之分左右袒致廣寧潰
敗與化貞並馬入關挾詖昧淺衷誤躬國大計以此殺身無辭公
論今傳首邊廷頭足異處已足爲戒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
律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自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贓坐楊漣等
作清流之陷阱既又以刊書惑衆藉端偏殺身死贓懸孥及妻孥
長子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也且自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不知
凡幾廷弼所任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終日焦脣敝舌爭言大計似
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
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
未盡泯今傳首已逾三載收葬原無禁例且茲事雖屬封疆於邪
正本末無有關係數年來是非功罪悉在聖鑒或不以爲謬也始
奉旨允行至四年秋後行刑化貞亦即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講讀既竣出一疏示輔臣則山東益都縣有驛丞
黃道妻爲夫頌冤詣鄉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意捶斃驛丞丞
之子以觸柱死父以叩閽死都中其妻官氏復上書訴冤也上曰
驛遞申飭屢矣何從橫敢爾予弟如此本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
可知一府同知代爲申詳不能竟道府匿不報皆當重懲輔臣承
旨退上方欲清驛遞故留意如此而辭氣仍安和不迫也
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遇有無甚關係及凶暴不祥宜避者悉置
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竟例也一日講官丁進講中庸越鬼
神章講舜其大孝二節上即展前一節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
宸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旅於泰山
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葉颯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
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上又問復對曰是閣中派
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爲季氏僭分耶旋宣講官丁進進出班
跪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爲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講進逡巡未

對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韓爌對曰鬼神之事頗涉窈冥上曰還要補講起來進承旨叩頭而退聖心留意典學如此

六月初九日召對廷臣於平臺上曰天時亢旱雨澤愆期朕日夜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諭從今日御文華殿齋宿可傳示大小臣工竭誠祈禱無事虛文或刑獄失平都要清理歸結朕擬一諭卿等參酌輔臣起立案傍上指示諭中款㳄正色言曰如此大旱皆因政事失當是朕不德所致輔臣韓爌奏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上焦勞上曰也不是只等說還須上下交修修舉實事卿等傳兼俱是小民脂膏見此荒災心豈能忍又曰各衙門事多沈閣科道官通不言他們於外事誰不知只是礙於賄賂情面如御史梁子璠條陳汰冗官先上二疏後又催二疏只幾不是虛文仍以聖諭授輔臣曰未盡事情還再參酌復召諸科道勉以該言卽言

七月督師袁崇煥斬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奏報文龍逆跡昭然機不容失便宜從事席槀待罪奉旨文龍靡餉冒功通□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閫外原不中制不必引奏

按文龍向爲遼東參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文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盤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棘具畚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貨咸於毛處挂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雄鎭又掠沿海零丁或指爲奸細或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挂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奄出鎭各邊文龍疏請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汰冗兵敕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受賄遂稱文龍兵馬可用絕無冒破文龍亦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通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平□爲期及履任覘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啖以厚利冀解毛約以就袁□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在彼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次日文龍謁袁亦置酒留宴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卽座上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先是崇煥陛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邊事答以當從東邊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錢後竟以此得罪文龍既被殺袁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袁計窮至十月遂致北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斬決重罪二十人內田吉倪文煥吳淳夫梁夢環李夔龍皆逆案也楊鎬渠家楨張翼明封疆失事也高道素殿工侵欺也故事部開決囚單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正人命列於前犯上句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於後是年疏上上御筆獨將後開逆案諸人句決先是中宮以皇子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圖大慶事誅有罪亦大慶事當並行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爲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大雨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無算諸工俱潦草塞責卽棟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敷帶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立廷中深虞覆壓之懼也上以是句及之閣臣以爲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只榜樣高道素監造府第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卽寸斬道素尚未敵辜又何請焉道素自謂必無虞沈醉出獄門臨刑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北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冗兵被汰者謀作亂至城下開門迎入遵撫王元雅死於亂軍中同死者知縣徐澤以新任推官何天球已升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來教諭田

毓齡守備劉聯芳時十月二十四日也遂破三屯營總兵李國棟
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帥兵赴援兵營於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
沒將攻薊州袁崇煥親帥部將督遼兵萬騎自山海直入薊州守
護□因舍薊而掠三河豐潤玉田三屯馬蘭諸處有內守不堅而
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其死難加卹者良鄉令党還醇清
河令任光裕也固安令劉伸涖任方十日聞報先運藏倉庫身帶
印衆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竟以城陷不徇問大辟監固安獄
中十年方得遣戍
命滿桂爲武經略總理援兵諸鎮悉聽節制桂戰安定門外袁崇
煥戰廣渠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關門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迫
駐兵郊外訛言繁興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禮召見文華殿自
起慰勞呼以督師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又與祖大
壽各賜盔甲一副及東便門之戰殺傷相當□鋒少挫督師兵亦
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先是郊外徹侯中貴之園囿墳墓爲□兵

蹂躪毀拆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賣好不肯力戰上已心動矣及奏
入上愕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遂
縛崇煥下獄閣臣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
然袁既下獄關兵之在城外者鬨然稱亂幾欲集矢城上命兵部
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祖帥亦竟擁其重兵颺去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迫後鈐制諸
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遂罹
極刑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乃京城小
民羣然以爲寶好而詈之矣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
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爲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
言深竟不可解矣
當本兵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升工部侍郎王洽爲兵部尚
書洽山東人伉直無私援相貌極雄偉上私語云好似門神有術
士卽卜其在任不久以門神一年一換也至是□入十一月十六

日召對羣臣多言中樞備禦疏虞調度乖張先既不能預授方略
今又不能整頓兵馬簡討項煜又引世廟庚戌故事云斬一丁汝
夔將士震慄上遂下洽於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升口北兵備
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鎮總兵又起舊帥王威
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陛見十月十五日至弘政門上
卽召入諭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曰臣聞袁崇
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
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曰卿欲守三河何意承宗曰守三
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南下上曰卿卽爲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
上當緩急之際不恤軍士性命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之策上曰
卿言是卿不須往通面諭首輔草敕賜劍出朝卽周閱都城草揭
回奏畢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塹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誓報
遏通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通初命

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巡撫解經傳皆駐通州不受調度都
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
州固無恙乎卽奉旨大小官員俱聽督師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守城者瞭見遼兵紛紛南下初四日知祖
大壽全軍東潰自通州南二十里以趨張家灣渡河臣以手字慰
大壽并傳一檄以撫三軍令游擊石國柱飛騎追之極力開諭軍
校亦多流涕但曰主將已戮又將以大敵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
此國柱又前追而大壽已遠去矣時訛言大壽且與□合反戈相
向承宗因密奏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
又以放歟洗軍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遼將大半爲
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遣世龍往撫苟見世龍必
有解甲而歸者又密札諭大壽教以急上自列東兵殺賊以贖督
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其部曲皆哭乃如指還報
而前軍已過永平矣

祖大壽率所統兵至山海關城南較場列營署鎮朱梅同監軍道
王楫赴營勸其反戈自效言未畢衆兵擁大壽上馬奪關而出隨
有馬世龍捧旨由正關出招諭多時大壽乃率諸將叩頭世龍卽
諭之云諸將旣感聖恩當鼓全旅進關再選未去馬步爲餘以繼
後用保宗社則聖恩可酬督師可生汝等可成千古人品否則終
於大義未安委曲撫導諸將皆說大壽乃受約束暫歸汛地承宗
亟使世龍報命隨遵旨移駐關門防守
滿桂勇悍敢戰而矜己自用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以
十二月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遇敵於蘆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
桂與孫祖壽皆死之黑雲龍麻登雲虜去黑後於四年九月反正
逃歸上獨念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沿城致祭并查子孫
優䘏
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纓自效并薦奇士申甫可爲大將
上卽升之綸兵部右侍郎爲戎政副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捐內
帑十七萬聽其調度召募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然甫實游談無
實所習僅役鬼之術所募兵皆無賴子十六日統兵至良鄉與敵
遇所造車不可用試術亦不驗所統七千餘人俱敗事聞命棺斂
給䘏金聲亦未出城得免於難之綸以三年二月帥師至遵化遇
敵自永平回合兵沖殺前兵旣衄敵卽遣官招降之綸不屈力戰
而死
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於獄管工司官長洲管玉音
崑山許觀吉四川周長應上海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
詞祈請寬宥上曰目下與敵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牆若這
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有了豈可不重處時許周朱俱斃杖下張
管贖徒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人入援皆勁卒也最先抵都城下兵
部卽調守通州明日又調守昌平又明日調守良鄉功令兵到初
日不准開糧次日到營汛地方乃准開糧西兵連轉三日皆不得

糧旣餓且怒遂沿路搶掠耿以不戢軍士逮問大辟次年棄市耿
在天啓年間官薊州兵備以不拜逆璫生祠爲撫臣劉詔誣劾問
辟幸遇上登極赦罪復官卽超升巡撫僅越兩年竟得罪死西市
深可痛也自如杞逮後五千人鬨然各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
從此起矣
內外城守以□退往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日夜刑部獄囚盡
逸幾爲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爲捕囚也刑部奉旨時方戒嚴獄囚
逃逸典守官所司何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敖繼宗俱
革職著錦衣衞監禁
元年枚卜一事以烏程許虞山故遂高閣不行至是蒲州將乞休
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遂欽點大名成基命請改名入閣又於十二
月二十一日特命宜興周延儒會稽錢象坤桐城何如寵蒲州忠
厚拘謹不能仰副聖意□騎旣退中書原抱奇遂出疏參首輔與
袁崇煥通謀誤國右庶子丁進以升轉愆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
李逢申繼之蒲州遂請告回籍其禮尚從優厚云抱奇固貲郎不
足言丁與李皆蒲州己未所取士也丁奉旨以陰陽閃爍降二級
李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蒲州後以北兵破城死難其事未
詳故失記
上時銳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重無所作爲梁廷棟智巧人
也初自邊道超升巡撫旋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通爲上所倚任三
年正月初五日內旨申用懋著解任回籍梁廷棟回部管事
北兵雖東歸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
降獻女以行媚孫閣部率師東行嚴檄各將其攻灤永有舊永平
兵備張春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
被劾罷歸鄉勇皆散至是復起春爲太僕少卿整飭永平兵備永
民聞之皆率先來迎向所練鄉勇亦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永盜
兵備劉可訓甫破安酋奏捷遂率勝師入援兵部司務邱禾嘉以
監軍入祖大壽幕傲以忠義於是各帥起營直薄灤州張春劉可

訓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嘗不反顧□見勢逼遂開東門而出而
灤州告復永平城中聞灤州既復咸有叛志□既虜掠滿志復見
城中心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太兵入城白養
粹已死其母尚存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盡取
之大壽至空無所有遂將白母用嚴刑乃盡出積藏蓋幾百萬云
餉司陳此心鄉紳郭肇俱以剃髮投降逮問肇固逆案問徒向以
首媚瑞爲周忠毅參論者也至是始以大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
有原任兵備賈維鑰率衆投降即授僞巡撫之職至是亦同擒治
正法淩遲弁同事十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科躋節鉞者庚午恢復灤永
後升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邱禾嘉巡撫山永新保
設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肅皆乙
科也一時共得四人邱以九品末郎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超
用甚多至陳新甲直正中樞之席然究無一人建功立節足副破
格之特恩者

三年二月初十日冊立皇太子上以戒嚴免升殿百官聽宣敕於
午門外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花朵紅一匹三品以下
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加恩輔臣及督臣皇
親周奎及司禮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儀制司郎
中賀世壽升光祿寺少卿

袁崇煥逮問後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即指袁疏中輔臣錢某相
商之語指爲同謀時同志者勸錢於辨疏中當痛言一番明主可
爲忠言而錢竟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溫旨隨即入閣高捷再疏
遂得旨著致仕至是方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御史史𡎺高捷袁弘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局方瑞勢初敗
維垣既斥三人連疏參劉鴻訓之持正票擬又力阻舊輔韓爌之
召用以此得罪公論奉旨革職時主票擬者錢龍錫也迫劉以改
敕事敗冢宰王永光遂力爲三人求復官科道交章論之上方注
意永光竟因其言用𡎺捷二人弘勳則令候勘閒事結月擬時又以弘勳
貴事人事被參歸山適遇邊警袁崇煥以通款下獄二人遂與永光合謀借
崇煥以報龍錫因錢以及諸人亦成一逆案爲翻前案地溫體仁
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初以外任教特簡懼上英明不能
遽起大獄不敢發其事倉卒以此去錢竟逮下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拏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敖繼宗於
錦衣衛時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年三月初十日御
講筵講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
勿徒嚴刑峻法以啟猜疑語極剴切上爲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
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對後殿門俱開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
付閣臣釋諸臣送刑部乃知諭留講臣俾即見諸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革職矣更命都察院
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屢旨駁問易執奏再三上大怒下
易錦衣衛司官徐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
戍胡擬杖敖亦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兩次以爲骫法庇私無人臣禮令
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已從寬論戍應
昌之罪亦不能加又奉嚴旨以允升自以老病減等應昌違制徇
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
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雷聲審官案於是上瞥悟緩獄并停天下
行刑至次年始以天旱齋禱方得釋放

崇禎朝記事卷一

崇禎朝記事卷二

四年正月[redacted]日召廷臣及各省監司官於平臺上召浙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去海寇備禦之策汝弼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何應瑞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覆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布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上曰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爲我用今鍾斌又反側不可保上問實計安在之祺曰多練鄉兵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賈鴻洙以有司收稅耗重宜參來處治鴻洙曰近已革去矣問山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兵多而餉甚急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披猖是否盡係秦寇喬林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

耳上曰前報已蕩平何復生發喬林曰山陝界河倏來倏往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對曰失於內應問句引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寇與飢民相煽地方如何料理嘉遇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是赤子可撫即撫之對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左挂子既降何又殺之對曰彼雖受撫仍行刼掠是以殺之問近日情形如何對曰一在延平一在雲崖宜川問廣東布政陸問禮爾已升南贛巡撫了該地方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上曰此須實做問廣東海寇若何問禮曰廣東多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只是把守海門勿容登陸方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靖江王府爭繼事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祥早沒王請立祐爲世子而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是以爭王位久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制官府事若何敦復以欠糧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敦復曰遠方州縣多科貢故不能時雲南布政婁九德已經

劾處問貴州布政朱芹安位撫事如何芹曰督撫責安位四事一擒奢酋自贖已獻樊虎奢寅妻馬氏一責送撫臣王三善柩已送出一責修理九驛已漸報完一責削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以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或有貪贓壞法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都閔弘學副僉張捷高弘圖諭之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賢其誤事不小屢諭回道須嚴考核以後斷不可輕徇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諸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羣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奸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魯大師樂章願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奥援而思辨雪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很發念必欺而飾之以詐深計巧謀無所不中變亂祖制

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莫敢售其欺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爲此語者實憂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凶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著據實奏明震孟回奏純如爲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寀周順昌時爲福州推官翦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如投身逆璫蹤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巡撫毛一鷺構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其致死之由全出於純如今當先上疏求壽特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爲之奥援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響至於會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爲開送商訂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藉著之陳士奇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大臣之心術如此亦不忠之尤者矣永光藉辨剪除部定

案時臣被言注籍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借邊才
以翻逆案或指王之臣一事然之臣在三等之列從考功一法注
有涉歷邊疆稍寛一黜之語何嘗必欲借之必欲翻之至陳良訓
濫廁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
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此二人單各有名徒以前途正遠因
才備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爲之地謂文有私於
三人於是聖意拂然內批遂有挾私牽扯不堪講官之語閣臣揭
進爲講官存體改批云講官循職自可敷陳不得任意牽詆此疏
在三年因序王永光事故幷書於此

呂純如吳江人天啟中任[redacted]部侍郎護送惠藩之國其復命疏
於護送太監劉與趙秉彝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即
一草一木之恐傷其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浼仁聲遐布清
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廠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廠臣之率
屬嚴云云此係邸報鈔傳四海共睹當鼎湖之泣純如見任佐
樞密弄神通潛行改換乘邊警方急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
王永光等爲之奥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謂復命疏未嘗歸
美廠臣不當列名欽案且引聖諭云須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
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政司鈔案在禮科其時爲天啟七年九
月必有說謊以欺諸臣因說謊以欺皇上臣姑不盡言等語通
政章光岳即爲封進時呂氣燄張甚言路盡喑故文文肅特出
疏糾之云

當永光於天啟癸亥任南總憲比匪范得志參處南臺王允成李
希孔因得罪公論先忠毅時初任西臺特疏參其陰陽閃爍諸奸
狀永光始以病歸至乙丑春逆璫既逐諸正人去崔呈秀徐大化
薦之起位大司馬即有兩疏頌璫四海鈔傳邸報共睹丙寅以天
變修省司屬王陞張履端二人力勸其疏救大獄因之去任然非
彼意也崇禎元年起位冢宰獨護持璫局至上命同輔臣擬發出
紅本定逆案諸臣永光因己亦有疏在內力爲諸人庇覆以自爲

掩飾地廷臣交章劾之以爲永光身係頌璫之人不可以定從逆
之案又言永光爲逆臣崔呈秀徐大化諸人所薦爲正人李應昇
所參邪正已自了然今雪消晛見終抱狐兔之悲雖換面改妝倘
存鷹眼之疾等語前後疏參者如吳甡張國維陳良訓李長春王
鑾龐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繼孟公疏單疏幾
有百餘永光既以年例猾制科道復薦起史𡎺高捷袁弘勳以爲
羽翼又因邊警謀翻逆案則薦呂純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於
講筵中言之又再疏論糾賴上英明堅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三
月科臣葛應斗糾袁弘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有據二
人皆永光私人也兵尙梁廷棟亦發弘勳與張道濬招權納賄事
弘勳等俱下獄論戍吳執御復論永光誨貪崇墨奉旨詰責永光
始認罪去位則宜興當國已悟其奸邪驅而遠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烏程比陽附宜興其實兩人自相爲黨用
一人則居功於己黜一人則委咎於內宜興不覺也辛未春宜
興以主考入闈兩人在外遂顯然示異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事
俱歸咎於一人如薦之臣純如事絕未嘗謀之於周而告人則
曰首輔意也宜興出闈覺之適上詢及之臣可用與否宜興即
對曰若以之臣閒住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忠賢呈秀
亦可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蔣公丁丑年又序先忠
毅疏稿中一段云首擊僭逆者楊忠烈繼之者仲達也首擊逆
貪者高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清明之時執
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濟亂之私初恍嚴威名討逆而實庇
奸一經邊警輒借題而謀翻案流毒至今尙未有底而仲達袖
中彈文獨發於數十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獻
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此數語皆指論永光事
也姚文毅公謂先忠毅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見也亦以此云
長垣既去御史水佳胤疏攻梁廷棟爲袁張報復又發其私人
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下部獄則梁實授之以隙且實

有暮夜之蹤梁既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得旨閒住於是與長垣俱不能忘情於宜興矣烏程又用其私人閔弘學爲冢宰一時捷足者竟附烏程而操戈向宜興宜興頗危沈敏者紹興人同志說宜興卽以沈同鄉速及烏程幷去之宜興唯唯給事王績燦等先後疏攻烏程與閔宜興腳稍定復飲烏程狂藥謂決不柘負於同志舉動不能照管幕客張捷賀世壽知宜興不足謀背轉入烏程幕以所謀告之烏程因恨總憲陳于廷宮詹姚希孟刺骨至五年三月兵部華允誠疏參溫閔尤激切疑疏出姚手遂訟言排抑姚以主北闈試爲兵科王猷疏參武生冒籍事猷爲袁弘勛門人理正宜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闈中乃票覆試內一名高岱以不能完篇黜革正副考俱下部議處初部覆疏上上意頗注烏程密揭入而聖心變遂降二級姚以少詹掌南院行矣陳以考核御史畢佐周等廷揆武弁事不稱旨革職爲民事在五年六月

九月初七日上召羣臣面諭曰遼東十數年不見平袁崇煥以平

□自任朕遣兵湊餉無請不發不意專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薄城下又潛攜喇嘛軍中堅請入城敕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配朕令止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餘釋不問羣臣咸頓首無言上卽將紅本付刑部官承旨先出上又曰崇煥罪惡諸臣如何無一言指斥其爲欺罔又曰此番警報朕與諸臣俱有罪諸臣叩首謝是日磔崇煥於市初錦衣衛具獄詞株連甚多上俱不究獨以史墊高捷言錢龍錫密謀主款命革職擬罪刑部會議奉旨謀款行私朝廷若無主之者邊臣何敢行錢龍錫與袁崇煥面商爲事卽有入罪斬帥之語明屬同謀著錦衣衛差官旗扭解來京究問龍錫既逮到辨無同謀斬帥與私許主款之事且引首輔韓爌爲證再下部院會議奉旨云逆督謀款擅殺導□流殃龍錫實與同謀先卽面屬後又書訂至於面奏庇護尤屬狡欺會讞允確著監候處決又批刑部疏以科道官都無一言反

借名建白佐款長奸毛羽使毛九華王應斗分別遣配詞臣黃道周疏略云竊見錢龍錫對簿法庭頭搶獄吏羣然相視啞無一言此書傳所未見也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閣覺撓立修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獨斷然決意於一舉臣罪輔既乏斂棋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踘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譴室衣冠相語以目不曰那敢言則曰那敢歸人心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績者乎巷議謬悠謂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如此則邊將必驕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文龍報仇則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爲邊臣示前車則可爲閣臣作後阱則不可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閒盧有幾輔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傳者謂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且東江方驚決無誦毛帥以鼓劉帥之理奉旨龍錫罪案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爲報仇本朝不設丞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立修豈臣子所宜言且妄稱夏氏是爲何

語著回話道周再疏言臣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及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故倉卒屬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至四年五月始以天旱修省因科臣劉斯埰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於獄遣戍定海衛

夏允彝曰錢初出獄宜興過候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錢甚德之次日烏程至錢迎周語致感烏程曰上固不甚怒也錢遂信溫質直而周虛僞不知實溫之巧於擠周以自見德也

袁崇煥既誅有東江舊弁周文煌具疏爲毛文龍訴冤奉旨云逆督擅殺島帥罪案已定毛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豈得乘機借端希叨忠義周文煌瀆奏不倫本當重處念係愚弁姑饒他觀此旨始知殺袁爲毛報仇者非聖意也又有義士許俊上疏爲袁領冤云某日提兵至京營於某處發火器矢石斬首若干又某日於

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款于句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戰爲
退衄則後此能戰者何人疏入下部擬其人謫戍復上疏曰祟煥
若通□賣國則臣爲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
謫戍非律疏入亦不究
湖廣撫按奏三年五月初二日有沔陽州鄉官譚世講焚死據州
申稱百戶趙欽因防察事本官暗假他人名告陷押解按院世講
先捉欽歸很毆是夜欽潛入譚家見世講在堂飲酒揪住不放世
講家人卽放火燒其來路不意天忽反風倒燒房屋欽因將世講
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因之羣起爲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
豎白布旗上書四十三里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
一日鍾祥縣申報道旁豎有紅旗上書九關七反招賢令七字一
時承天襄陽荆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旗或教場或衙門上書七字
相同
　譚本甲科歷官僚倒曾謫任江陰縣教諭貪戾之狀至今傳之
宜其居鄉暴橫致罹慘禍而亂民之起卽是流寇三楚自此騷
動矣
日講官羅喩義進書經講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節中及時事
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府正講寥寥數言後講聖駕大
閱似一篇長奏疏又多用列聖廟號恐鞠躬頻顚不便烏程實恚
其隱刺借詞使正字官傳改羅難之正字請羅至閣面商比至閣
門烏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不出迎羅待久之懷憤直至閣中瀉
板相詬前此未有也烏程遂具疏參云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
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喩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例駁改不聽乃下
部議處部覆云聖聰天縱而喩義嘵嘵多言遂以閒住處之在溫
不過借題處羅耳若如部議安用講書爲也可謂一[redacted]一諛羅
後家居以寇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
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忠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
月命太監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鎭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
詔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
登島兵餉初上旣寵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
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
是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甚羣相壓敵矣
從來文場有會試廷試有傳臚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
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翰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
不中程被格上聞諸臣故抑聖意也下兩主考及監試御史余文
晉馬如蛟於獄命改易重試月點方逢年倪元璐主試命內臣監
視於十月廿三日首場試技勇廿五試馬箭廿八試步箭初二試
策論初七揭曉初十傳臚悉照文場事例特拔王來聘爲狀元賜
宴兵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爲故事
十一月廿四日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先召戶部尙書畢自嚴問錢
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嚴對舊五百餘萬新一百六十餘
萬上曰援兵未出之先稱出浮於入者一百餘萬援兵已撤如何
尙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上曰上緊催督還須從長打算
按月給發召兵部尙書熊明遇問各邊新兵若干養兵要爲有事
之備須是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麼明遇對還是守
得的又諭戶兵二部須是同心做一家事不可爭執召左都御史
陳于廷諭以御史考核須嚴考核嚴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了
又召文選司蔡奕琛李元鼎職方司李繼貞王芊諭以文武各官
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奕琛用劉宇烈憑何推他邊
才奕琛奏科道薦擧上曰只要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
藻是熟手麼奕琛對以邊才實難望稍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
以推山海總兵繼貞對源清恢復有功且見在薊鎭就近推補又
問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曰亦是恢復有功又問張國振
繼貞對國振原係陪推皇上點用上曰正陪俱要堪用繼貞曰年
來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官若廉吏胥豈敢

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弘學等俱出班跪上曰諸臣公疏遺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有閒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啟年用的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不得已權宜用他若諸臣肯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卽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卽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有官海禁當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總明是不肯實心做事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再三曰文武官肯齊心替國家做事這內臣要撤也不難

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玫各有才名張負氣不爲人下辛未考選同鄉宋鳴梧父子在科其門役有所需索張不與更罵之宋不說及考選以玫爲吏科黜張爲同知張因揭玫賄營及倩人代書情弊奉旨覆試而宋卷已潛易矣宋如故張遂降州判孔有德陷登萊張殉難玫亦以壬午之變不屈死

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錢糧完欠於是給事能開元御史

鄭友玄俱以完不及格謫調并責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行糾舉革職下獄吏科顏繼祖疏救上并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錢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而戶曹胥吏俱得以操官評之短長矣畢固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糧繁劇非所長也先已屢疏請告不得竟致負重譴而去公論惜之

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言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卑逋握算之能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展采止此精氣今以窺微指爲盡忠摘細瑕爲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興邦啟聖之日爲卽聾從昧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已與楊鎬異辟余大成又與孫元化并逮使輕猾者不以捍網爲惺驕矜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斧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陳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而鮮特立之操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諂曲趨承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統鈞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皇上聽諸臣之欺擅欺莫欺於此擅莫擅於此矣疏上責令回奏又極言溫體仁閔弘學比交爲奸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命奪允誠俸一年

浙直巡鹽祁徹廣西巡鹽畢佐周各以戒責武弁奉旨都察院參看以會典軍官等樣具奏方許取問豈得三品軍職擅行懲責掌院陳于廷覆疏歷引憲綱有戒飭之條謂非自兩人始且言外衞諸武官目不知詩書口不誦韜略無弓馬之長技無過人之膂力

家居則武斷豪橫委運則抗延僨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巡方衛天子之命有戒飭之成憲創一警百暴橫知戢且所犯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褻隱忍則又長惡不悛天下之衞官將益其驕肆莫可誰何矣奉旨軍官不許擅自句問律例甚明且敕書亦無懲責字面再行駁議于廷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回奏遂奉旨以徇情市恩革職爲民時上方有意重武抑文烏程又從旁譖之故以總憲重臣遽遭嚴譴陳在天啟朝與趙楊高諸公同事以忤逆璫被逐至此復以抗節不阿得罪去國益見大臣風節矣

工部侍郎高弘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侍尚書非侍內臣國家大體臣不容不慎故謹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意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上以軍餉事重慮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奪前後論

內臣不遺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曰輔吳執御魏呈潤金鉉馮元颷周鑣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黜今錄其疏語剴切者摘錄一二於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彝憲牌開本監公署已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吏等謁見照部堂體制行臣不勝駭異是明欲驅清署之臣屈膝於奄寺敕諭中曾有是乎彝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壟傾欺一體覺察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予令其磬折傴僂儼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强抑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工部馮元颷疏言聖諭以張彝憲總理戶工事務諸臣單詞合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而不得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皇上以爲以內察外其弊可得然苟不先爲無弊則其弊終不可得臣以爲其道莫如禁交謁蓋有交謁則酬酢有情面情面漸熟樹黨彌堅乞立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室與部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均有弊端內臣卽得糾參若其循職奉公自關人臣分內內臣不得薦舉不然本欲剔弊弊乃愈滋使外臣冀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冀內臣之來以羣爲蒙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屢屢矣因廷臣而疑內臣者無一焉如張彝憲用而髙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直初難免究竟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敎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能屈指每讀邸報半是內臣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嗟乎貂

璫雖巧佞祇是宮闈之趨使簪纓雖迂戇終屬帝王之心膂願皇上之深思也疏入奉旨削籍禮部員外袁繼咸救之不聽

薊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勁直不阿與總監鄧希詔抗不相下梟疏互訐因稱病乞歸奉旨著殫力幹濟以副委任科臣黃紹杰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顏相視猶可覥面其事者毋論掣肘當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以節鉞重臣慷慨烈士無因而受監軍之點綴將何顏立於三軍之上猶責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而監軍益不可留何也此番玄黃人人囁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之人而後可不然皆以鼻息仰乎則有監覘必不能容督撫明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肆然無忌矣祖制不容典兵廷臣言之頃且幾於立標營地不堪騷擾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露廷臣言仗節負氣之士定遭毒螫今果伎倆遞見矣廷臣言寡廉鮮恥之夫將開諂附今果有嘖嘖稱頌甘爲薦主門生不奉旨而擅發營兵者矣前轍非遠漸何可長世界至此寧不寒心

同時御史宋賢又有疏劾山永巡撫邱禾嘉云皇上遣內臣監視原屬權宜無奈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馬雲程請兵自衛邱禾嘉先爲派定六百名猶自歉不能措置其吮癰舐痔之意可見乃部覆議寢而禾嘉復爲之請必欲以兵柄授之殷勤若此不可羞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構可虞疏皆奉旨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爲言官求寬不聽未幾曹終以閒住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啟元年兩疏稱頌逆璫功德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璫礫後定逆案議大辟繫獄矣其子上疏引八議乞寬刑部疏亦爲之地給事中吳彥若有疏論之上手批論內閣云此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勳與流官有關券文難泯據部疏議革爵遣戍足抵一死否閣揭因爲之力請引券文免死之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嚴附逆雖追念世勳稍開一面奉誦御札凜於爰書矣是年逆案劉詔與失陷封疆之王化貞俱棄市 勳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錡靈璧侯湯國祚皆有疏頌奄竟得漏網

七月斬登萊巡撫孫元化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兵以乙科歷官監前兵備適海氛不靖以元化知海事超升爲登萊巡撫大淩河告急部議調孔有德等率兵防援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之殺原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覬溺比改而從陸不勝怨咨前隊已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族勢淩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游營衆大譁遂殺守莊僕報知前隊改轅而南時統者左步營則參將孔有德右步營則都司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九成遼兵三千人皆歃血立誓擁有德以叛攻破城邑數處距登數十里於馬塘店孔營曰爲王所逼非敢叛也元化令參將耿仲明傳諭孔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固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說耿亦反尚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迎師登城告陷時壬申正月初三日也元化始知被紿誤事抽刀自刎爲耿

仲明救之逼之具疏言狀已復縱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逮問下鎮撫司打問驗其自刎非僞方下部議罪而上遣侍郎劉宇烈督師既許招撫復誘新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幷徐翟二內使殺之事聞上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被禍者有鎮臣張可受鄉官張瑤王象復舉人王與夔皆以盡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逮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既被逮後廷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璉撫登萊俱同日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薄攻城不捨晝夜督責主事張國臣原奉撫議以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姑亦聽之以爲撫事成則萊圍自解且以援爲名耳三月之初國臣遣使入城議撫從治抗疏言其非中朝以爲不然而賊攻圍益急四月十六日架西洋大礮擊西南城隅從治方餉閱丁壯指揮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可發語未畢而礮中額顙身仆而絕矣從治既死萊撫謝璉又爲賊所誘殺督師劉宇烈逮問下獄更調榆林各邊兵特用朱大典爲巡撫以禦之至八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萊入海破朝鮮投誠於□矣

上召吏部尚書閔弘學兵部尚書張鳳翼諭曰吏部用人根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要還償這債出自何人身上定自剝民了憑得有好官肯愛百姓朕前日費幾許推敲親用卿二人須革去舊弊爲國家任事又召左都張延登諭曰風紀重任表率諸御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徇私又召吏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諭曰爾等以言爲職若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勤稱言路閉塞你們議論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條陳一本塞責多爲徇情面賄賂成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是你心裏說出來的是你口裏說出來的你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以後如有把持屬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衛王世盛清理刑獄不許瞻徇又徧諭羣臣曰既做一官就有一官職掌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

治平如何一事不做專圖箇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慴而退

先是有疏參論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坤遂抗疏指修撰陳于泰發端謂于泰盜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爲自同之術席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飾醜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曳白云云是借于泰上侵首輔也首輔卽自劾求罷不允廷臣交論不已左副都王志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失職疏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國家設輔臣宮府黜陟皆其職守內臣糾劾侵權而輔臣不問駸駸口銜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將焉用彼相哉奉旨詰責又召對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旨甚明昨王坤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爲紀綱法度惜非爲諸臣但疏不能詳盡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誤書之史冊便不謬誤了國家大計不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

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法紀命削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論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即改面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以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渙乎且引刑科李世祺為證世祺奏延儒有是言詔勿問六月延儒予告回始溫體仁將奪其位王坤疏參周時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贊化屢疏即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已移凡與周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周者皆黜周遂放歸

烏程擠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寵以壓之桐城疏辭不允勉強就道中途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戌中秋閣臣例有賜餅大璫傳諭始稱首輔時烏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即開首輔之室以居之當宜興在事文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二人皆老成宿望也不久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既點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二人嘉善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全唐世濟力言於烏程令收之無為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縣宜興亦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命既下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為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辨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謂是左右為緣故倚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於陽城裂麻之義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投遂著蹇諤之聲云

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為法次年又命改部屬為科道於甲戌科以後遂停著庶吉士以行取俸滿推知考選改翰林編簡人因爭趨翰苑一途并不屑就科道而營謀者益甚至戊寅年之考有以相爭競而構難者矣

五月命司禮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敢放太監

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林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塢等路綜核兵餉命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順天巡撫按報三河縣知縣劉夢煒自縊死先是有解餉銀過本縣者被盜竊去三千餘兩奉旨令本縣官賠補夢煒初任清苦憂懼無措遂於私衙自縊當時上司委官入衙相驗行囊蕭索合邑為之歎息

刑部奏會官處決蘇有功即毛有功文龍營將降東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旨下處決其夜自演象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役每夜放出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坐建極殿與諸輔臣相商極其虛懷時溫體仁當國無所平反內有一人徐兆麟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知縣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上以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為之救解遂致之死人皆冤之

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烏程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癸酉南闈黃美中後場者閻媖刀青山綠樹語為關節青山綠樹出朱子心學詩人猶易知者閻媖刀乃荀卿佹詩云閭娵子奢莫之媒已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略是善惡顛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闈中不能對委之部科大宗伯李騰芳屢費翻尋嚴旨以其不行糾駁令開任去已而部科共擬省直黜革舉人七名又罰科者數人各考官降調有差福建顏茂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為異知貢舉林釺為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第一出場亦具疏請之上命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拔置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

顏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以其越格令止

錄本經進內爲主考顧錫疇房考祁彪佳所拔其人故博學篤行爲士林推重登第後授禮部主事不久卽故或傳其爲仙去云　是科場中皆推易一房文公震孟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號則李青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李青之號　自後以五經得雋者又有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飈

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無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共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本屬□地窄人少一且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也□不■兵不可撤餉不可■今欲■□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卽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經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陣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難於□賊窺伺朝野圖之近降□卽至作何安插插套連合作何開破流賊漸逸鄖廣海寇時擾浙閩勦□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曾以直廳爲布政典史爲僉都今奈何半不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條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語意淋漓求治之般具可想見

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硃圈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今上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特拔劉理順爲第一甲（後殉甲申之難）第二（吳國華）而以原擬第二者爲第三（楊昌祚）擬第一者爲二甲第一（李青）第三者爲二甲第三（陳組綬）御批四卷皆嘉意造士之睿謨也給事中吳家周疏論溫體仁杜門兩月入闈典試不先不後有私

望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朝廷大典禮問之夫聖壽呼嵩元且輯瑞體仁獨託病不出矣祫祭太廟者祀社稷亦託病不出矣經筵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太廟所以昭武功皆託病不出卽皇太子千秋令節終託病如故獨至入場主試則褰裳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之誼所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籍所利在身家也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大臣敢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房主有難乎其擬上者若救民於水火之中尤屬不倫堯舜在上雖小醜未靖何至比吾民於殷喪之季況取殘弔伐亦不宜談於今日奉旨以其詆誣牽引著降調先是易一房漆嘉祉首篇末有不敬不義之臣云云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烏程必見駁當有一番質辨及呈卷卽批允比撤棘烏程於闈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取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著門生了況場中卽有人罵我嘉善曰場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文章竟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爲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取三百會元多抉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科不考至倡議欲令三甲選縣佐貳衆論以爲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命天下朝覲官將會計冊親齎投送查其完欠以爲殿最仍照見部堂體行禮禮部郎中袁繼咸已升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冊之令皇上從之特以剔釐奸弊非欲舉臣屈膝也乃上意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苛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倘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有此事可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彝憲亦疏言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疏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

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攝外臣此會典所不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禁屏周持冊投進獨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禁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體統彝憲默然禁亦不顧後借他事參論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薦者上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爲郡縣者多矣抗節不屈止禁一人且又出於乙榜其丰骨挺出直超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謫於外復罪文選司郞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幷謫之袁繼咸復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鉗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今考選在卽銓臣必將偏問諸臣曰汝必不參大臣然後授之臺諫將使言官括囊無咎爲大臣者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也且皇上樂聽者讜言使天下誤以攻擊責近爲皇

上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罪之先召舊輔何如寵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諸臣奉承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命降調體仁疏辨紹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且曰體仁奸欺其說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曰票擬下而朋黨一語可以鉗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而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僨誤之愆又疏劾佐銓張捷薦用逆璫中人八年二月又疏劾體仁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職用

總憲冢宰俱缺上命公舉堪者來看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擧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過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等各擧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無保薦只擧有不當方行糾參上深然之吏部侍郞張捷奏年來諸臣黨同伐異在外會推自然瞻顧情面孰敢犯忌今皇上面諭各擧所知務得天下第一等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賢不以方卿等奏來定國公徐允禎大學士溫體仁等共擧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獨擧呂純如唐世濟諸臣擧訖捷奏臣擧二人皆擧朝所不欲用者上隨取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爲何擧他捷奏純如臣所深知逆案列名爲其頌美逆賢今紅本見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誣坐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覷科道曰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擧各有本末至張捷所擧呂純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擧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復奏捷又奏臣實知純如眞清執可用故從公推擧卽在案中亦須別分儻用之不效甘與同罪又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工科孫晉卽奏此是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

召諸臣公同咨訪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縣時記得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卽此已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科道蔣德璟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可用捷猶呶呶不休刑科美應甲叱之曰張捷所擧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卽令捷下去隨諭首輔溫體仁曰謝陞可明日旨下以南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南右都唐世濟爲左都御史時八月二十一日也時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比故體仁陰主之而令發自張捷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吳甘來范淑泰交章劾應熊捷同謀黨附冀翻逆案上不聽捷亦屢疏乞休恃體仁與援俱邀溫旨十二月閒已奉佐計方殷之旨正擬肆其兇鋒未幾有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捷相善也以御史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捷之姻戚因作東託宗祥彼得卓異一擧東中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之語宗祥入川見儒修猥籍特甚折於公論循例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値宗祥

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據實剖辨且以捷手書上聞捷遂革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劉宗祥著回道管事後部議捷配贖

張捷在天啟初官御史疏論三案即與諸正人有忤癸亥例轉外藩乙丑同前例轉數人皆升京堂以其不附東林也時逆璫柄政同事附之者皆稱功頌德殺人媚人捷獨介然自持不苟阿附且周旋周忠毅公于詔獄友誼甚篤彼黨偵知之竟出中旨指爲阿附黨人爲李某死友著削奪爲民盖以誤周公爲先公也是其人可謂中立不倚之君子也至是又以保薦純如謀翻逆案而敗弘光南渡馬阮用事起位冢宰尤堅執邪說方疏請追卹諸逆臣重刊要典須行天下而國已亡矣國亡之日卻能不降不逃潔身自盡同鄉之人亦稱其居家孝友律己清廉則盖棺論定大義皎然獨惜其意見之偏爲邪氛所中深不可解至不惜甘與同污也使死而有知推原誤國何人正邪何辨此時水落石出亦自悔其生前之持論否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略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謬甚多如先帝冊立及梃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應和之盖天啟三年七月實錄進呈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摘其悖謬宜改正者上閱嘉善票擬要典已燬是非已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與幷天啟三年所進該部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直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輔臣曰皇考潛德青宮二十年憂勤惕厲靡有寧晷雖長幼固有定分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疏催請自有職掌

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疏擾瀆反致大典久稽實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持梃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宷揭稱其不類瘋癲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謀揑王應熊奏之宷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揑此一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本用聚衆擒拏可是之宷揑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瘋癲不是瘋癲體仁奏之宷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諸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應熊奏可灼本意原欲皇考速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自差了反說執奏者不是有此理否體仁奏此皆是逆璫羣小附會造爲此論今要典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冊立大典皇祖

淵衷默定外庭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泯張差實係瘋癲雖無別情然梃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申明即爲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同時許士柔亦有系不可畧考詳補牘兩疏權文疏執爭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許疏則摘抉改錄所削者俱奉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皆由閣臣護奸也安得有信史哉

自己巳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給脫巾一呼中原游民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皆挺而走險潰兵與飢民合而流賊起秦晉二省無處非賊始調總兵曹文詔專剿山西之賊所殺獲頗多可以奏功未免有自矜之意既而賊勢漸張時有小挫因復調宜大兵剿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鶴以無功被逮升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得軍心剿賊頗著績於是賊復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賊南走河南遂闖入鄖陽撫治蔣允儀以兵力單寡連疏叩閽時烏

程柄國修郤搆之秡逺賊遂蹂躪荆襄直入四川矣
按鄖陽原以村鎮改縣治以其介湖陜河南三省之交山川縣
亙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
治然所轄地方各省自有巡撫主之治臺不能專也萬曆初年
額餉猶有一萬六千王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遼餉以四千發
荆襄兩道自備標兵而數止六千矣標兵三百歲糧止十兩有
奇皆各縣有身家青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
百歲糧六兩且餬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數十萬雖使武侯復
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事屢有疏痛切言之閣部俱不
能照管宜其得罪也代將者爲盧公象昇幸以才名素著不數
年即升總理此後俱無善全者也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備總督
之選彭汝楠汪慶百二人不願行爲程力庇之遂置總督不設至
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爲之專任勦賊賊潰入四川誤涉棧道南

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奇
瑜利其賄許之代爲上疏准其自新押回原籍每十人以一安撫
官押送及出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
或割耳或委諸道旁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
分地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得
藉口分任弛卸取罪旋革職逮問以爲程之庇僅得遣戍時秦賊
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陜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
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河北河南河北諸賊復分爲三一走
伊汝陷滎汜東北入鄭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縣南圍汝寧一
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寧賊合十
五營衆數十萬由固始薄霍邱破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
尹夢鼇通判趙士寬闔門死鄉紳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矣
賊執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逼索金帛有賊至持刀劈之自踵至
頂且駡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輩耶人始知其總督時有宿憾者也

時各邑鄉紳死難者不能詳記
鶴鳴天啟初任中樞左袒遼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構難致
有遼陽之陷又起奸細一獄爲卸罪移禍地經撫皆得罪言路
攻之僅能免官幸矣逆奄用事夤緣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逆案
李夔龍爲之逆奄於朝中大言曰黔事非鶴鳴不辦雖老可用
也遂改兵部尚書督川湖雲貴軍務賜蟒玉尚方聞其所以獻
媚逆奄者至醜穢不可道崇禎初爲言路糾式耜劾永順鞏論
其尅餉冒功與媚奄諸罪削職家居至是年已八十餘矣熊王
皆相繼正法西市彼獨老而不死安享富貴乃竟戕於流賊之
手慘毒加甚誰謂天道無知乎然繼鶴鳴督雲貴爲朱燮元又
言因其遺略得平安氏蓋其人大略有才而枝貪而鄙用爲督
撫或可收效一隅用之中樞不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六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鳳陽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鼓
皆燼毀高牆放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

文達俱力戰不屈死軍民死者凡四千三十五人（見給事林正亨查報疏）賊
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奄縱酒奏伎刳孕婦注
嬰兒於槊以笑樂者凡三日
鳳陽向未有賊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之巡按吳振纓
至商民往愬振纓懼太監不肯受詞閉門以拒商民集其門者三
日日益以衆遂執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之一擁入太監署吳亦
乘閒走矣衆遂焚太監署劫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香往迎
流賊蓋土人之亂十五日先發郡寇以十六日始到激變釀禍實
起於澤與振纓撫臣楊一鵬不能弭治又以隱匿遲報俱奉旨拏
問下鎭撫司一鵬爲輔臣王應熊座師振纓則溫體仁兒女姻也
兩輔臣力庇之上以皇陵失事重大竟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
棄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時楊實在數百里外吳見在鳳陽
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蓋以爲程之庇云
文秉曰爲程爲吳故斬衰大璫至於屈膝閉體眞掃地矣

先是賊自河南將逼安慶有爲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語科臣孫晉曰賊走南已入絕地此賊不食大米賊馬不食稻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爲設防卒致有鳳陽之變

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避殿御青布袍下部罪己命大小臣工共加修省詔曰朕倚任非人遂至口猖寇熾以全盛之天下若肯實心爲國何難滅此朝食奈夸詐日聞實巧新鮮覩口三次入邊寇七年不滅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施中夜思維不勝憤惋乃至今年正月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茲擇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以青袍視事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同之意馳諭督撫偏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著禮部侍郎陳子壯因條議寬恤實政蠲租清獄赦罪使過省工東兵豁贓卹宗改折寬驛旌敘事例凡十二款款內請復祖制盡撤內監則不利於諸奄議東兵責督撫則不利於諸鎮政府持之欲狹小其事徒事虛文彌飾於是雖有主上勤恤美意實政終不能下究也

寬卹詔下議及罪譴諸臣嘉善謂刑部宜具各招情節列名疏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冢宰謝陞曰此敝衙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臚列無遺幷當日得罪情形悉爲粉飾上大怒切責下選郎吳羽文於獄而事不可爲已及覆請一百員票擬僅僅以楊都楊世芳余文熠馬思理高倬劉必達章正宸胡良機楊弘廖大亨張爍垣十一人了局皆烏程一手握定使寬卹德意竟成屯膏其忮如此

給事許譽卿疏論輔臣樞臣云民家邱壠偶傷亦必飲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恨皆樞臣固位失事輔臣玩寇速禍耳賊在秦晉議設總督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樞臣則謂人曰政府不肯設也賊入豫楚汝柟被論再議設督而汪慶百猶汝柟也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又誤於撫之一說心持兩端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煩擾輔臣遂視寢陵爲孤注也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震驚祖宗怨恫致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誼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者前後連上五疏皆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淑泰徐耀吳履中張盛美張肯堂郭維經部臣則賀世盛胡江鄭爾悅相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悉以門戶坐之於是聖聰終爲所蔽矣

總河劉榮嗣革職提問時以駱馬河潰決創挽黃之議起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不可以舟劉遂得罪下獄坐贓父子俱死於獄人皆惜之郎中吳璉分工獨多亦引監守律坐死庚戌秋以魏景琦監決之誤竟致與刑人尤冤之

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與先忠毅同年相好也工書善詩好文游頗以經濟自任其門下多游客未免失於輕信東光霍維華者以逆案遣戍徐州冀立功贖罪前議實倡於彼也劉方好奇略遭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侍郎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道胡㴶不聽先是汴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屢具詞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試開封萊陽家奴擒蘇族一秀才至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宸事諸生咸爲不平先訴之胡繼訴之盧時三月五日三司公謁按臺萊陽王同八王子亦舁一人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噪以輿扛亂打諸生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動噪乃愈甚萊陽復在門首裂其衣冠嚼血塗面爲圖賴計院道出示歸咎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被毆傷令其母訴按道又膚愬於周王周王即據偏詞入告及按臣疏聞上疑萊陽實被辱地方官私庇諸生嚴旨道緹騎逮按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衛獄蓋上方崇重藩體故經藩王疏參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任方兩月竟得嚴譴蘇生竟死獄中人皆冤之

上以兩國學之士雜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化乃停止入貲援

例一途命各提學官彙試各學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
國學巡按爲監臨道臣爲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有謄錄彌封等
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廷試闕下分送兩雍肄業一時與
貢者皆自誇爲奇遇然亦未嘗特拔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須孝
經暨朱子小學於學官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又命
士子兼習騎射於文試畢後又試馬步弓箭鄉會試亦於榜後試
之一時不能文者競以此爲媒進之階矣

論監修實錄等官朕躬聞皇考前錄頗有失實之處葢時政予奪
或志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卽張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
保盡出公確惟略存當日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繹庶
幾初意不晦今於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載一節或
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在目今皇兄之
錄未竣應加申諭又諭今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於薦擧乞恩尤
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於奏上才難

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賢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
祇足貽譏後世見笑識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此詔漢詔
之佳者不能幾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

故事經筵講書置春秋弗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
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輔溫故以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
秋著名首輔恐文進講必如前年有諷諫或當上意故隱之而佯
爲搜索狀次輔嘉善指及之首輔佯驚謂幾失其人卽以名進十
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而宰咺歸賵傳賵凶禮也當缺不進講
上特令補進文乃講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
彼相上領之旣奉御筆宣諭云宰咺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失所
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己又講內君子外小人及人臣義無私交一
段大概聖意爰立之命基於此矣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詹翰等官召對上御門兩傍
置桌子筆研諸臣行禮畢上諭曰諸臣才品朕未徧知今一試票
擬輔臣六部尚書站於階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兩中官持本一
帙各分一本幷二小柬傳諭將內本票擬訖柬內一稾一謄試完
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鬭仲儼馬
之驥張元佐張居著吏部將履歷年貌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
堪任閣員者也著從公推幾員來吏部卽將九臣年歷開寫會推
在籍吏部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旨召
在籍三臣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可遲延至二十六日
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升禮部侍郎入閣辦事先是召對文以病
在告不與官尚爲少詹事張以刑部改入皆新政云自此以後凡
枚卜閣臣必內外兼用亦不論官階大小矣　召起三臣孫以病
卒於途未及陛見林以原官入閣卒於位劉升工部侍郎不久以
建言去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掌司禮大璫璫亦來答時
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託安之姪中書某轉致許

公霞城盛稱曹皈依之意且云舊例固不可失相通一番此後
有事亦可相聞好於上前說話許轉述之文公曰無論素不善
與若輩往來且同爭者方虎視眈眈若稍有一隙反與以口實
何以自解卒不與相通未兩月頓失帝眷而見逐矣許公曾爲
予述其事深服文公之持正而歎當時援地之難居如此

撤回各鎭監視內臣諭戶兵工三部略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臣
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尚久非營私徇過甚有從而剝削
爲升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
例分遣各鎭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
稍清諸臣亦有省於其中矣今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
初心惟關寧逼近高起潛兼監兩鎭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
而部司外而撫按務要共濟時艱愼始保終永識朕言是論適在
文入閣後一日於是遂有新參居功之說譖於上前矣

輔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科臣何楷以皇陵失事參溫體

仁王應熊庇撫按楊旲之罪應熊即於十三日具疏奏辨時何䖏
尚未奉旨發鈔應熊又方注籍不入閣也何因以預洩機密參之
應熊疏認謂家人在直房中鈔出上乃下其家人於錦衣衛獄究
問並齊擅與中書姓名在直者俱罰俸一年家人王心貞發邊衛
充軍應熊遂以是去蓋上意既重漏洩烏程又適被論注籍不能
爲庇說者謂長洲實爲之而忌者益眈眈矣
吏部尚書謝陞疏參工科許譽卿福建布政司申紹芳營謀升官
許削職申逮問許在天啟時以疏參逆奄謫官時謝爲文選郎中
亦以不附奄罷崇禎初同爲環召謝已歷官冢宰而許在垣中資
望最深猶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便養同人不可文擬留
之升太常少卿亦非僭分謝與首輔故難之適臺省同時攻冢宰
及總憲許謂須含謝而專攻唐唐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也
御史張纘曾不通商推特疏獨參謝一人張固同鄉謝乃疑此疏
[redacted]出文許意又山東布政勞永嘉營升登萊巡撫勞固逆案漏網

諸臺省擬合力攻之謝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稍徐之候
旨下而攻之未晚且云勞君之座即申君之座也申故文之姻戚
時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
登撫另推東省諸人又懷恨矣兵科宋之普力慫謝謂文許決不
相容將以銓席待南冢鄭三俊及大司農侯恂豈能久留汝耶謝
已心動適有張之疏遂具疏參許與申坐以爭官講缺有憑藉與
援諉發票時首輔已定意故示商推於同官嘉善謂所奏必當有
據宜行勘或令回奏首輔不然遽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調夫既
云大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票削籍爲民文爭之不得
乃作色曰科道削籍乃極榮之事許陞辭疏復侵首輔首輔疏辨
遂及文何二輔即爲民極榮語曰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此爵
祿位號而震孟所言是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悖倫滅法之語疏入
上頗怒得旨吾騶震孟不宜徇私撓亂各具疏引罪何致仕文開
住未數日復以滅倫二字參庶吉士鄭鄤以鄤爲文同鄉同年相

善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繩批根也鄤居鄉實有穢行
謂可以鉗諸正人之口鄤下刑部獄屢問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
以士民公疏再下錦衣衛遂致極典而一時株連者甚多總由溫
之險心毒手構成大禍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遠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於五年冬已有兩
疏論時事至是復疏言爲皇上分任剿寇莫如撫鎮乃於撫則用
懲創於鎮則用優遇諸臣受事之始已爲不終朝之計有寍甘褫
革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不做罪輕做罪重也即有
肯做者而反爲不肯做者掣肘也有旨責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
所指著回奏因復奏言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二
褫撫臣二并逮兩按臣道府州縣不可勝紀前後諸帥有一逮且
誅者乎即以中州言之按臣留偶捐資濟荒未嘗悠忽竟從逮配
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祝萬齡拮据兵食親率兵馳救武安
遂行削籍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矣史洪謨令宜陽寇無敢薄城六

安之全獨力爲多竟以罪擯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寍鄉紳張
論捐金募兵其子鼎延乞卹並奪其職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
如銓司弊藪吳羽文竭力搜剔乃以起廢干怒竟致長繫無肯做
敢做之部曹矣皇上不留意分別一下銓司即議罪議降革一下
法司即議杖議遣配有肯執奏爲不當者乎竊見纍纍諸臣賢者
不復以逮爲辱不肖者無復有自奮之心且以犴狴藏身人品與
封疆兩盡可不爲寒心哉奉旨革職拏問河南巡按金光宸爲之
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還職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遷除如常名曰換授署禮部陳子壯疏言
宗秩換授適開僥倖之門其事有不便者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
有非祖制親之旨遂下陳於刑部擬贖徒放歸先已有宗藩儀節
之議始於唐王上疏部議屢上屢駁至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瑺
駹諫乃止未幾唐王杖殺二郡王上不懌又因邊警請統兵勤王

上遂密敕撫按押發鳳陽高牆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疏保赦出乙酉南都失守鄭鴻逵等擁至閩中登大位號隆武閩破被執蒙塵　宗室以科目起家始自天啟辛酉其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盛藩宗室有朱統鈽中辛酉戊辰兩榜選庶常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中書卽告假去至宜興當國閔弘學秉銓以其疏請改館職壬午爲南畿副考又有甲戌進士朱實符賜名統鉀朱鉀賜名奉鉀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中式後賜名皆出特旨庚辰年又有朝覲縣令朱露上疏逢迎時事召對授給事中賜名[illegible]此其最著者自換授法行皆是親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州縣官諸宗在仕途者幾八十矣大都以營謀得之換授易而科目難使諸宗不務讀書專務鑽刺及入仕途益多不法公私苦之

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弘業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上發礮擊殺數百人賊復頂上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散走者賊遂得蟻附而

登黎時有母隨任知事不可爲覘其母自縊死大書於壁曰爲臣不負君爲官不負民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書畢自縊而死一門死者十有餘人有幼子以先隨母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康正諫鄉紳侍御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賜葬廕子餘各贈卹有差

　黎公廣東順德人天啟辛酉舉人先忠毅時以南康推官應聘分考本房共得士七人黎公其一也工詩善書淹博風雅時稱名士尤篤於氣誼所以周覘師門者甚至乃竟與先忠毅同以節義傳眞無愧及門矣

九年丙子正月內閣溫體仁奏逮問知縣成德之母辱臣於長安門又持木聲冤於朝上命下德錦衣衛打問已於午門前杖德六十發戍初德為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積役府廳怒之揭於巡按禹好善開列多端誣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上民俱為之訟冤長洲在閣時亦言之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係智輔之私人矣賴上不之罪而德母各處投揭至隨體仁輿詬詈於朝門體仁毀之乃具揭奏聞竟羅重譴至十六年起廢升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俱殉節死

曹欽程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諸人俱已正法獨欽程倚存遂為獄中牛頭鄙橫無恥每搢紳入獄即需索萬端成入欽程亦如法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人皆快之欽程後以闖賊破京釋放即手附賊庭從賊西去不知所終

監軍巡撫王楫馭下少恩一日於教場點兵下操適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紛求發楫不許比夜楫入城至北門內軍士擱路求索楫命鎖之衆軍遂鼓噪稱亂持刀砍楫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月從來邊軍多跋扈當元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梅自肅矣至是凡再見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獨蓮時向疏灑灑萬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於腐爛蕪偽欲并科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奏進上方行不測之恩威遂投契上意奉旨以為敢言可嘉徑授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訟言惟劉宗周於條奏疏末及之言啟新言有大而近夸情似要而有挾未可遽定其品一言投契立置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啟新官諫垣二三年庸庸隨時未有非常建白卒以敗類蒙譏得罪真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斥啟新之虛誕欲廢祖宗科目之制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着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未必端品然此疏則足愧舉朝之容默者矣

命兩京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舉堪任知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送吏部除授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若二百餘員開列上呈命量才選用初旨命部授州縣正官遂大半以營謀得之及部中類考又復以賄為高下至有考授丞簿者諸人始各廢然於是有志者俱不屑就究之亦未能得一人也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官工部右侍郎即上痛憤時艱疏略曰朝廷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武夫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廠衛司訊訪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日長三尺法不中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而好生之德意沮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及

錢糧而官逾貪吏逾橫賦逾逋嚴刑與重斂交困而盜賊滋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蕩賊而行間日殺良以報級以幸無罪求治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操詭抵隙以希進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幾於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奉旨大臣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已閣臣以馬價空匱議捐助宗周獨言不敢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罷歸至天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身切時艱疏略曰往己巳之變有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庭浸疏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以服劉

策之死諸鎮勤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不問以逗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廷臣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人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耶且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倘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之類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皇上亦有所不覺矣又言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末又及時政最乖者數事以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責溫首輔體仁謂其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且引唐德宗之不覺盧杞奸邪爲規奉旨責以此私亂政顛倒是非革職爲民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不滿一年而諫草甚多皆鑿鑿名論纏緜懇惻不減賈長沙陸敬輿也已盡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關時事者錄一二於此云

大學士錢士升疏進四箴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并包功過在宥大紘毋急六轡毋驟不競不絿世躋仁壽巍巍蕩蕩大哉吾后一曰簡以臨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敝章光一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塡胸鄰鐵市虎載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毋畸衷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參調詳審畏卒怖始罔或不凜時上已不說未幾遂以論駁武生李璡疏議搜括富戶事去位自武舉陳啟新上疏邀特恩一時長安游棍章滿公車至有徑請召對者武生李璡一疏至欲江南搢紳富戶報名輸官行手實籍沒之法疏下閣票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烏程曰上方欲通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嘉善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卽具疏言此衰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而爲流寇不止乞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上而璡疏已批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飭通政何相疑至此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辭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於生民者大矣

先是有經歷吳鯤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貪肆烏程卽擬嚴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嘉善嫡弟嘉欲借其弟以逐兄皆烏程之機械也旨下而士晉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是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啟新之用責備輔臣冢宰不能盡言執爭至是復疏言大臣所以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升肯言矣肯去矣以去就悟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卽嘉許而疑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驕惰日甚聖德恩

禮過渥則疑過於右武宵札與操觚並課人見絀德而齊力則疑緩於敷文免覲說行或疑朝宗大義不値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日煩或疑明啟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則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唏噓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衛拏問特御門召對面詰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百言抗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中璫在旁亦嘖嘖歎服上益怒命繫朝房候旨內閣揭救翌日旨下言本當重處念輔臣申救姑著放了都察院議處初止議罰俸以議語涉誇并處主稿御史張三謨乃改議爲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上大怒於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午恰値風雨驟至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袖障雨上召兵工各

部堂入厲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上云平時都
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卻從口子入了平時都說有兵馬准備而今
卻沒有這是怎麼上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雜沓久之獨召金來
前上云你疏是甚麼主意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並不說何利當
興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宸云皇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
事所以有這番委任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文武官員一發好御
撻于上厲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羞可羞金云臣巡按
河南時見皇上罷撤內遣以爲是聖明第一美政語未完上即云
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申說一徧上云
本該重處以後再有這樣的定要拏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賜
茶果而退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
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
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爲內應

者

命調各鎮兵入援總兵劉澤清至河間擁眾不前疏言東撫李懋
芳格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懋芳革職其實標兵三千而劉兵萬
餘不相涉也自此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清更爲跋扈云
至壬午之督王永吉爲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
所原反得升薊遼總督不知三千兵從來如此當時撫臣所值有
幸有不幸也

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舊本兵梁廷棟爲
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
二人俱尾其後而已北兵將出沿途刮樹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
人度敵退後且罹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北兵以八月十
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
議斬張免議以烏程之庇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

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折毀兵退後撫按奏稱忽有怪風
從東北起祖寢門扇海馬獸頭神路樹枝悉行刮損有旨著估價
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敘功加恩時新三參
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太子太保

遷擧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擧至事平後改十月初二日爲初
場[redacted]日拂曉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素制當黜借明綸以媚婢嫡妻陳氏
見存而王氏居然冒封許重熙僞士非祖敢居下以訕上實錄未
成而五陵注略先刊行世恭體仁秉文何二相既去以倪爲二相
輿味必欲擠去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因以京營總督缺
誘劉孔昭令之出疏奉旨下部看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再娶
王氏皆名家女非以妾冒封竟坐冠帶閒住議許除名禁錮不足
明罰宜下法司窮究體仁擬旨三上不允徑批許重熙著斥革後
孔昭不得京營缺特復操江缺以償之孔昭前此已參戶尚侯恂
以媚溫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侍徧買坊閒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適
注略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譏貶上覽
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因參倪疏而幷及故閣部俱譏窮究上
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藉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邪人
之祀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耄猶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
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齎志以沒也

黃景昉主北闈試以馬之騏爲解元下第者吹索字句投揭陳啟
新出疏參之景昉辨疏言吏科無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
以御筆塗吏科句意可知矣部議覓以覆試文字不雅議罪停四
科削景昉級其逢迎啟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然以勇而驕
爲賊所陷沒升盧象昇總理五省孫傳廷巡撫陝西與三邊總督
洪承疇協力勦賊孫久居邊疆習行閒事盧身先士卒忠勇有爲
率關外兵一再破賊而孫洪亦時時以捷聞時闖王已誅蝎子塊

已爲盧追逐入秦河南稍寧自秦盜攪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賊即無可掠盧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寇已稍衰及以邊警調各兵入援事平即改用盧爲宣大總督洪爲薊遼總督而寇復蔓延矣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開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兵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霍懷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且及儀揚已自尉氏至登封至汝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輕撫被誘幾以身殉爲按臣楊繩武糾劾解任削職以王家禎代之兼總理川湖山陝督勦事務後亦以無功而罷

邊將祖寬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殺賊近萬人總理盧疑多平民雜其中有無辜之歎祖大怒盧以巽語謝亦不能釋然也後洪調祖入陝勦賊祖擒闖逆高迎祥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收其餘衆復自稱闖王闖部下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黃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竟盡於二賊矣

山西巡按張孫振參學臣袁繼咸婪肆贓款有旨拏解來京究問兼責撫臣吳甡何以薦劾互異吳回奏言繼咸清公自矢學行兼優舉薦自出公論繼咸到京因疏訐按臣之徇私屬託事事有據三晉士民亦羣爲袁訟冤上察其誣命復繼咸官逮孫振下獄闖遣後繼咸官至江廣總督國亡被獲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孫振以南渡時諂附馬阮復官御史謀翻逆案誅鋤正人與袁弘勳同爲一時之巨憝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霍維華邊才戶科宋學顯糾之奉旨逆案中人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大臣如此欺蒙小臣如何底止著革了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憲臣謬薦匪人臣在病榻失於查參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薦維華原出體仁意使世濟先言嘗試陞僞爲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戍體仁亦憚上威不能爲之地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未幾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中之周昌晉因大理寺副孫杰疏劾亦命逮喜臣問遣刑部王都又劾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其封進御史水佳胤有疏請吏部將逆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退佳胤以別事處免議都又劾吏尚田唯嘉嘗王永光借題邊才唯嘉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光岳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櫆徐揚光虞廷陛葉天陛六人夫世濟喜臣薦一人而舉問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居時田方新經簡任眷遇正切召對出疏示之諭不必置辨

蘇松學臣倪元珙回奏據道臣馮元颺知州周仲璉申文大約言復社之士文行相先並無把持武斷之事陸文聲作奸犯科憲檄拘提逋逃在外懷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結黨恣行所關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徇州道申文扶同誇詡都著議處元珙等各降謫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張溥張采銳意矯俗結納聲氣間有依附借名者未免輿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欲爲一網清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聲本一無賴見陳啟新之拔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身故借復社爲題迎合政府而蘇州推官周之夔業以潛事罷官恨及二張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淆亂一時皆溥采爲之倡政府徇其意皆票旨嚴究大開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訐錢瞿二宦事

張漢儒者常熟邑民奔走於諸大家爲門幹後又投充糧衙書手以事犯革逐并不容於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履謙亦以事犯在京出入搢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訐奏豫撫陳必謙暨鄉紳數人以報怨而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爲首輔深仇遂草成奏疏開列多款先於朝房呈之體仁體仁首肯顧其注毒在錢瞿且恐人多則啟上疑因去陳與紳而止參二人投通政上之體仁竟擬嚴旨著撫按提解且以不行糾參責令回話既下刑部究問贓款又發撫按詳鞫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因營謀求解於曹璫曹故王安名下也以所作安碑文爲證曹覽之泣下乃盡力爲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詭贓出首之計先

具一匿名揭有款曹擊温等語隨令王濬出首云虞山齋四萬金託周應璧求款於曹烏程卽具密揭入奏上以其揭示曹曹懼甚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衞帥董琨通供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濬爲確證應璧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昭著曹璫奉旨嚴究大加搜訪備悉履謙父子奸狀擒到廠衞訊問招出漢儒草疏王濬出首幷伊父子揑造款曹擒陳和温六字又改和爲擊等情歷歷有據獄上張陳王俱廷杖一百立枷死烏程亦放歸蓋由曹璫發其奸知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濬之首皆其主謀前此總憲薦霍謀翻逆案尤其指使也烏程每興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方擇日移居疏上邀宣諭卽日出矣淄川已票留御筆書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不意方食筯失人心稱快錢瞿旋各坐贖徒去

烏程既去又復枚卜緜竹劉宇亮進賢傅冠升禮部尚書韓城薛

國觀（原左僉都御史）升禮部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旨云著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有與至發密者勸且稱病至發云無奈賤體頗康直至半年後一日偶有宣賜稱首臣至發遂卽日廷謝編修吳偉業疏言願至發以體仁爲鑒體仁學無經術則當練達朝章體仁性習諂諛則當矢志光明體仁抑暱小人則當嚴杜譖訛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惡忠孝毋效其泄沓偷容毋似其游移飾詐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吳振纓之徒參錢謙益陳履謙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何謂執必因私匪匯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也

南祭酒許士柔以撰原任左都高攀龍贈官誥命爲輔臣張至發糾其違式命降二級調用故事兩制專屬詞臣而贈官誥文則誥敕房中書據爲職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每請詞林名公爲之崇禎初元褒贈死難諸家誥文盡出詞林手獨高忠憲誥文雖作而以軸缺未領至是已八年矣其家請補給仍錄許原撰文以進時已奉旨申飭不許用駢語煩文中書官遂抉摘其制語獻之中堂至發以許爲倪黃之同年友方爲時忌正欲引繩批根特揭參之遂奉嚴旨忠憲誥命亦遲回不敢請矣大司寇鄭三俊給諫何楷各疏言上自處撰文違式者耳非譏高攀龍之清忠勁節有煩擬議也始得旨另撰文補給

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馨來京打點爲與泉道曾櫻謀升浙江按察司央考功爲主事文選來郎中說分上有元寶八錠奉旨各犯下鎭撫司嚴究曾櫻革職逮問曾歷官清執忽有此事衆共疑歎御史葉初春爲訟言之撫按亦爲之稱冤漳潮總兵鄭芝龍疏櫻廉明公正龍感其德代爲之營升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上已鑒悉准令櫻復官起用芝龍圖功自贖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其父故泉州府吏也曾受知府蔡善繼恩芝龍聚衆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與芝龍爲三蔡

再起爲兵巡道以巡撫熊文燦命招撫之芝龍以蔡故屈意投降題授副總兵鎭守漳泉惠潮地方魁奇爲香所誘犯浙江及南直芝龍用計擒斬之香亦相繼爲芝龍擊敗走死

特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時方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舉熊文燦爲四省總制專勦流賊文燦撫閩以招鄭芝龍成功至是亦主議撫張獻忠等遂詐降投誠文燦信之授之以官獻忠跋扈愈甚刦殺自如撫議卒敗文燦遂以庚辰年伏法死

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臣書生也於龍威丈人之祕雖無所窺而以二十五年之學問爲皇上練此勘亂之經綸以答祖宗養士之報誠自信於中矣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乞下部院集議將臣改爲總兵官行當四征寇虜雪國恥而復生民之仇云云奉旨下吏兵二部都察院集議以爲御史改總兵實從來未有之事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爲便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准改授署都督僉事充河南總兵官

按張係乙丑科進士四川保寗人由知縣考選御史先巡鹽浙
直再差巡按河南自請從戎可謂慷慨直前之丈夫或者謂其
本欲謀得巡撫故請從戎不知此時中州撫缺人皆視爲畏途
竟可不謀而得何必改武銜然自改任後仍未見有殺賊奇功
竟以失事逮問亦見當日任事之難矣
上以任邱清苑淶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命逮問責
撫按不劾爲溺職先是有固安知縣綦士奇撫按遣官奉旨搜私
宅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大同僉事劉彝鼎因撫臣薦疏批旨云
彝鼎貪汚狼籍著會同監視參來重處遂逮問遣戍蓋皆由中璫
毀之也自此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停大璫爲事矣先是丁丑年
又有潘益達白慧光皆近畿縣令中旨命御史參奏提問
十一年戊寅二月初七日皇太子出閣講學閣中先期題侍班官
四人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方逢年項煜劉理順
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二人楊士聰胡守恆侍書二人中書

朱國詔黃應恩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上與東宮同
日御講筵不能兼也且應恩既充正字又充侍書皆以至發不請
銜門規例故爲應恩攙之耳項煜楊廷麟各上疏願讓黃道周奉
旨不得矯讓至發揭辨云道周清品意見少偏如近疏有不如鄭
鄤語夫杖母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時鄤獄尚
未成草此揭者應恩也給事馮元飈疏言道周至清無徒數忤執
政項楊二臣退然自下爲大臣者正宜嘉歎而至發一揭大不快
其言并遷怒道周何也至發出揭辨又上世風宜挽疏累數百言
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鄤豈曰非孝但不
宜以朝廷是非之公爲一己環草之私又云行一二人焉建壇坫
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之附者入主
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請禁投刺往來自今士大夫門盡
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爲廉也夫人而能爲讓也終推重於溫
體仁頌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或言此疏亦出應恩代草者

本兵楊嗣昌之父鶴以三邊總督逮問遣戍至是寗夏叙功復官
給誥命舊例贈卹誥命中書撰文章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
力洗發進呈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淄川欲上公揭申救孔
何容曰去年許士柔事正與此同彼時未申救今奈何救之淄川
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我自救之連上三揭上不允御批云撰
文自注職名新經申飭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
相掩彀冤等語視當日處分爲何如應恩著革職爲民嗣昌亦上
疏救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曹荃疏參首輔并應恩納賄諸事件奉
旨首輔素矢清慎何得牽誣應恩刑部提問
鄭三俊爲刑部尚書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參戶部尚書侯
恂下獄先有讒言謂三俊與侯恂皆東林契友必且屈法徇私上
入其言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
象昇先具疏稱冤盧昔爲鄭司屬素服其清公者也繼盧者不下
十餘疏應天府丞徐石麒疏尤剴切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爲民又

發改閣票提問御批云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
官閣中擬旨進卽批出
時嘗考選行取官概集推敲詞林臺省雖據官評而亦別有營私
者陳啟新疏論其事奉旨據實回奏又旨下吏部將訪冊進覽特
處囹多濫徇者鄉貳中姜逢元王業浩閔仕科道中傅元初等六
人閔仕孫晉等三人降調劉含輝等十一人降級照舊啟新回奏
指涇縣尹民興江都顏胤紹及同鄉預定之陸自嶽部覆各降處
田惟嘉乃請先推部屬所推二十二人輿論譁然與推者各懷不
平獨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辭朝赴南京吏部任去矣
二月十一日御經筵畢召詹翰諸講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
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大意虛對黃景昉獨以鄭三俊
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與考選對上細訊良久諭以三俊蒙徇
徒清亦不能濟事至成朱二人則李建泰以下同聲爲之稱屈上
命起序立有言者獨奏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

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適倘行得行不得楊廷麟奏自溫體仁之薦唐世濟王應熊之薦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仁應熊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求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爲色動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爲閣臣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濬列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得科考選若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兒女親家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撫按勘臣與濬結親或見在或已往有一於此則治臣罪上諭以不必與辨對畢出次日黃道周余煌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而田惟嘉亦有疏直攻楊廷麟云成勇輩各爲同鄉所引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廷麟以推部之途必弘係江西人特借成勇天麟爲口實耳至聶明楷係伊同鄉萬穀春保舉臣且參革并穀春降處是以恨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公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爲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著明白具奏十六日御日講面諭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論余煌昨諭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語煌對行不得此數語如何不載又越日御門畢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屯豆牆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推諉巧爲彌縫屢奉批駁亂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著回家聽擬蓋聖明本樂受言特不欲恩歸於下耳

姚宗典曰凡日講講章附論時事一段猶臺省之條陳也先文毅進講在己巳庚午間時入夏始兌糧阻凍閘河須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幫五六月到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偶引及之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若使斯言果拂聖意亦必面賜譙讓如余煌矣乃歷庚午至壬申直講又三年蒙恩如一日何既貫之於生前反繩之於身後蓋當時請卹枝先臣者實多以例無可駁乃摘其講讀之謬駁之冀以此斥先臣也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剋削致軍變應熊力護之舉爲四川巡撫至公然形之揭奏云維章臣畏友益友也等語及四川復以賄敗時無敢言之者

楊士聰回奏疏下又參及史𡎺巡按淮揚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有旨著回話𡎺奏臣孤立寡援屢奏奸惡向年文震孟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震孟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稱募成德代上曾有綸扉之綫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二詔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綫索二字誣陷臣也士聰復上聖主神明蠲弊疏列惟嘉納賄事款奉旨提其家人下錦衣衛究問惟嘉旋以此去已又逮其子敬宗下獄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仍追贓充餉

南科張焜芳復疏參史𡎺巡鹽贓私狠籍等事御批云史𡎺鹽弊多端比匿攫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革職并吏[redacted]承吾俱拏解來京究問𡎺以十月十二日得報隨即赴京潛入薛國觀寓謀定乃投獄上疏辨謂昔年以參劉鴻訓錢龍錫爲朋黨構陷并及楊士聰馮元飈諸人又言焜芳爲中書炳芳之兄向來旨意洩露皆炳芳爲之疏下閣擬票上發改再三最後擬楊馮俱革職焜芳提問上不許御批云不欲牽累多人乃票焜芳革職候訊止提書吏余伯和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構造欲設謀相陷也𡎺奉旨行查後巡鹽太監楊顯名爲之彌縫惟於交際六萬兩則云臣不能爲之諱以故𡎺久稽獄中未幾邊警至此案遂不結𡎺竟憤死而事始釋

張至發因曹埜疏參連疏請勘奉旨鄭連疏請勘心跡愈昭何足與辨云云張乃上疏求罷云臣佐理無能當去諧世無術當去竊位妨賢當去一去而掞地清霽欃息朝議不至紛紜天意不至屑越娓娓百言終篇無一病字昔所謂賤體頗康者於此疏見之奉旨有回籍調理語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然以首臣去位成例而百金之賞半裁行人之送復罷揆席漸輕往規又一變矣張去而孔爲首至六月亦即放歸票旨亦同僅賜路費五十金彩段二表裏而已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對六部問邊事本兵楊嗣昌奏有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曰此是孟子言六國兵爭事今大司馬彭九伐之威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奈何云云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上聲色俱厲又言楚撫余應桂用將官事嗣昌言應桂任御史時曾有疏參臣父臣今不敢以私心駁其所用之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未幾嗣昌入閣應桂就逮其轉移甚祕人不得而測矣

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候考諸臣親賜策問勦寇需兵養兵需餉屯鹽采鑄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此又口口抵邊不犯而退是何狡謀各悉心以意見條對欽定取曾就義朱天麟等五員爲編修張縉彥汪偉等五員爲簡討王調鼎熊雉典等一十二員爲給事中李嗣京等二十六員爲御史閻嗣科葉樹聲林蘭友詹兆恆爲南道御史其餘并授各部主事時沈迅張若麒但授刑部蘇壯已升同知成勇升南吏部俱先出京不與考

旋以涂必弘言拔成勇爲南御史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革職逮問越數日上又傳諭吏部將曾就義等條陳擇可行者各酌議具覆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對策中言百姓之苦皆由吏之不良使守吏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卽有練餉勦餉之加

五月火星示變上於宮中齋沐祈禱青服減膳并諭各衙門素服修省樞臣楊嗣昌時方倡款議遂借星變援引前代事疏奏云云科臣何楷疏駁之云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何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教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爲者也得旨不必深求是時傳田貴妃與中宮不相能上亦久不見中宮故嗣昌疏中隱伏挑激語爲何疏奏破嗣昌遂有辨疏其詞甚危而於市賞招撫之說絕

不一及蓋前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說者謂楊之大用實借徑於田貴妃以後有悼靈王事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時方在楚中督師僅隔旬日而疏至益信其交結有自云

六月十八日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中極殿考閣員親命題云天象頻仍今年爲災甚烈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四月大雪凍斃人畜朝廷腹心耳目寄託臣工有司舉劾瞻尤易起枉直難分寇尚未滅勦局難更口口生心邊餉久欠民貧既甚正供猶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操守清謹者又多自傲遂非須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條對先因會推三次俱不愜上意至是拔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大理寺卿范復粹俱入閣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尚在制中也當日與對者三十餘人天方大雨對畢命題已近一鼓多草草了事蓋上意已定特以考爲名所最注意者獨嗣昌程則以房號蔡則以亙石二事得上心范與方不過其攜帶者耳

房號者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天下會館住者亦出修理若千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亙石者祟文宣武兩大街列之於中以備傷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不及取石蔡建議用此然用力艱而工費浩所得不償所失也二臣之受知止以此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上命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制之旨因推陳新甲往代時新甲亦在制中嗣昌欲援以自解也於是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丁繼毋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譏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擯餰鉞之柄今盧象昇搥心泣血以俟奔喪又忽有升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忠也夫人遺其親必不利其

若壞於家必不成於國嗣昌在事張綱溢地之談疑市樂天之說才智畢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予之表裏指鼻指匙說夢捕風猶狠狽之猒倚肩並走亦何益於負重乎其二疏言頃會推陳新甲聞其丁憂猶未終制而又聞其走邪徑蹊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借及此也凡論人才難則知其所易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節敢直言者半棄不錄欲使諸輭美容說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豈可得乎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匡襄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之門者也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林負塗者赦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邊撫方一藻引隆慶通市故事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事之不同者亦有五即款已成矣以覘盜錦遵薊宜大之師何處可撤者而謂款口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因又言兵之不可撤者有十乃諸臣共爲款局陰設不得不款之情恫疑聖衷陽設不得不款之形搖惑衆志遵撫既無成謀而內受算於

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邊帥三寇分犯鬼技千出不幸而成則逃售於朝夕之間貽釁於三年之後掠蜚玉以賒脊斧幸而不成則委過朝端謬稱築舍安受禍敗以自爲是是豈臣子所爲乎是時內外合謀已陰遣瞎者周元忠往來商此事矣惟此一疏始盡斥之

七月初五日上召對廷臣於平臺先召吏部署侍郎商周祚侍郎董羽宸責以會推閣臣多濫徇次召兵部署侍郎許世藎諭以備邊要多備儲糧再次召兵部楊嗣昌問邊報各路情形嗣昌對此時或無大舉又問流賊情形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漸有成效孫傳庭亦有才用兵動支屯課不待勦餉尤爲難得次召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諭以刑獄之事只是情法理虛公慎又諭獄情宜速通保候各犯宜速審結次召工部尚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諭以南外城等工宜速完次召都察院左都鍾炌僉都徐纘諭以考核諸御史宜嚴曾須憲綱未見遵行次召少詹事黃道周上

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中略知一二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道周奏天人只是義利之辨臣三疏皆是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爲一己之私所以自信初無所爲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且說阨於時會何也道周奏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皆有疏恐涉嫌疑上曰今遂無嫌疑乎道周奏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止叫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不能強諫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而未仁夷齊大節可觀所以說他是仁上曰你說仁智勇就是清任和亦多牽強道周將仁智勇誠則之義辨說一番因言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根本上事如無根本豈做得事業奏未畢輔臣嗣昌出班跪奏道周論臣止爲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曾具疏再辭若綱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明白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

前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今一統君臣爲臣子者無所逃乎天地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臣控辭不獲命意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可以代臣力言回天聞道周爲人所宗意必有持正之言今謂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絕望鄭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疏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委屬非體望皇上用道周而放臣上曰這疏也不爲奪情近日人情各有所爲道周奏臣爲一人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對辨上曰你無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說他不得不辨道周奏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事不可對君親上曰既如此何以又說不如鄭鄤道周奏臣原說文章不如鄭鄤上曰你說陳新甲走邪徑蹊捷足何爲邪徑疏中輭美容說叩頭折枝者是誰道周奏人心正則行徑皆正邪則行徑皆邪新甲在蜀中

問命辭謝往復須八九月不得來盧象昇又不得去嗣昌在司馬堂則可政府則不可嗣昌一人爲之則可呼朋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朕正要再問鄭鄤五倫皆絕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雜職到有公論道周奏臣若有心功名富貴只當附和說鄭鄤不孝豈不能取說正是臣無所爲古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故臣不得不言上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奏少正卯心術不好臣心正無一毫私上曰前以爾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卽賜環前日覩天仍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不圖這樣恣肆道周奏臣今日不盡言負陛下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說的都是空話一生學問學得這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是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分邪正不明矣何以致治上曰不是輕易加你佞字說你這邊便道在那

邊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就當斬道周起諸臣各叩頭上又召面諭曰朕不才不能感發公忠爲國之道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卽朕之愆尤關係國運世道人心今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今口寇邊易治衣冠之盜卻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立置重典閣臣以下皆承旨退道周降五級調外任

同時疏論嗣昌奪情者自何楷林蘭友外又有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奉旨降三級調外用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等公疏請允嗣昌守制召還黃道周何楷等上責其朋黨把持查主稿何人景文再疏認罪命削職爲民南道御史成勇疏言臣見嗣昌疏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今卽就其言詰之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邪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而爲禽獸不止也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逮問

先是道周疏御筆票輕處嗣昌懼其復用也急募張若麒上疏言道周飾六藝以文奸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又有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魈之穢態難藏等語未幾若麒遂以刑部改兵部矣至壬午年寍錦告急若麒奉命閱視逞臆僨戰以至陷沒甲申闖賊之亂若麒屈膝投誠得授僞官其人本末如此可見矣

張若麒旣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御史涂必弘忽出一疏言刑部所司民命而人都厭薄之是以司官强半皆鄉科任子偶有一甲科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著爲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出平賦役疏謂鄉紳隱匿賦稅遺害小民內有鄉紳豺虎等語有旨鄉紳豺虎等語據實回奏若麒乃指莊應會范良彥袁弘勳奉旨俱行撫按逮問若麒初意因與同鄉高弘圖爭一莊田構怨將指及之或告以弘圖立朝大節忤璫去位萬不可誣誣之必於若麒大不便不得已乃以三人充之袁范皆巨惡袁尤逆黨護局之魁也然張之爲此實涂疏激之使然涂與楊廷麟同鄉同年遂疑楊實使之後與嗣昌比所以修怨於楊者不可解矣

戒諭皇親駙馬不安分義受投獻霸佔者許科臣糾參又諭周奎田弘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禮爲諸戚臣倡袁與田係貴妃父也袁妃居翊坤宮田妃居承乾宮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祐亦謹畏與弘遇相反弘遇好結納搢紳皆樂與往還承乾鋪設皆弘遇外備古玩時器及壁閒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曉音律管絃琴弈色色皆工閒侍上鼓琴聖情說豫上因誇於國母曰后獨不

能此乎國母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績且曰妃從何人授指法上色動妃自言妾母所教遲數旬妃母入宮實能鼓琴上意始解

武清侯李誠銘慈聖太后神宗生母內家也上以國用匱乏為憂開臣辭國親首謀勸借言在內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清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房產俱行入官有一女子字嘉定伯之孫嘉定請命於后后云人當急難自無絕婚理但取此女歸勿攜帶一物也諸戚畹合詞請寬不允戚畹遂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於空中上大悔悟諭停追比復武清侯爵房屋祿米仍須給焉

上初年崇尚天主教徐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內殿供養諸佛像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見立空中歷數皇爺毀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

薨上乃痛悔前事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幾不成皇言時閣臣皆從外入不諳文義牢相須用讀書人初年曾舉以諷諸臣至此何乃憒然

樞臣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於卿寺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於別衙門填補蓋指惠世揚吳甡也末云職官一司系允之極時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久推不至請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車駕主事淥嘉祉等到任無期請敕吏部題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沈既調即上疏條陳邊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敵所至輒陷請於定州蠡縣廣平河間等處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多類此嗣昌具覆盛稱其可用請改迅科員有旨沈迅著改兵科給事中

九月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下勤王兵入衛十月初三日漏下二鼓傳聖諭平臺召對盧即策馬夜詣都門平明入朝上諭遣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幣畢問方略如何象昇奏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撫此都是外廷議論又曰羈□與勦寇不同卿宜慎重

先是樞部曾以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諭盧宜撫上云此與三苗不同三苗止負固不服□□乃淩犯天朝所云撫議實出外廷洵有自矣

十七日嗣昌赴軍中會議盧面折之曰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昇切承劍印長安口語如風儀唯唯從議則袁崇煥之禍立至況麻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將忠孝胥失何以戴顏面於人世乎時嗣昌並在制中不覺色戰心忤奮言曰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從學生用起矣盧曰尚方劍當從自己項下過如不能殲敵正未易以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象昇所知也已復以手書折之云若獲濟封疆事即胸中有

如許怪事始終不向君父一言備閃爍售欺到底當灑血丹陛無言不盡也

嗣昌自刻中樞集亦備載盧此書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不覺自貢其罪於是嗣昌懸沮定計置之死地矣

編修楊廷麟疏言東西從約牆傾失事楊嗣昌主款之誤至此極也因敍事之可憂者在外有三在內有五且言督臣盧象昇以孤寇責樞臣言之痛泣夫南仲在內李綱亡功潛善秉成宗澤阻恨陛下宜及此時正言款之罪諭督臣集諸路援兵別其強弱以分險易及今一創皆必不敢再犯凡天下之功不成於智而成於愚愚者之才不生於巧而生於學陛下毅然內斷先治內以治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疏上命改兵部主事赴象昇行營贊畫

十一月初七日召三品以及科道官入對是日天風霾久之上傳俟風少息進見諸臣叩頭畢上曰在內之賊深入南方關外又報有賊作何勦禦錢糧平時壓欠今有警一月費折色三十萬本色

二十萬作何措置接濟有旨策面奏來旨久言調度方略紛紛不一至言錢糧無措則有言令在京官民合助者有言令在京官與親識商人借貸俟皇上財用有餘之日還之否則各官回家變產還之科臣范淑泰奏戎事要在行法法不行而要餉卽天雨粟地湧金何益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法淑泰云今□臨城尙無定議不知是要戰是要款上問主款之說何來對曰外邊有此議論又言凡涉邊事邸報一切不鈔傳外邊皆以爲諱上曰關係機密不許鈔傳若塘報如何不鈔傳上命閣臣卿等過來諸臣平日嘗私不實心做事有實心者又憂讒畏譏不敢做所以如此若平日用心只以朝廷之事爲事焉有不濟之理可將諸臣面奏的同商酌奏來樞臣嗣昌奏盧象昇先言欲南去留總監高起潛在京防守已又言奉旨會同似難獨往仰請聖裁或留或遣上曰象昇一人豈能專勦嗣昌奏三協撫道守令須得人因及推擧之難又言設處錢糧無策欲權開事例行之南方上曰親民官取償於民不可開其餘斟酌開來

十一月初十日□兵陷高陽原任少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穉同死者共三十餘人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二郞壬子擧人鈐四郞秀才銘五郞尙寶司丞鑰尤奇偉善騎射曉兵事城陷之日鑰解裘戰死於城下鈐戰敗不屈死鈐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三郞鈴之子秀才之㶚被執詬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與汝曳至老營見其祖拜而起卽按手大罵而死銘之子尙寶丞之詰鑰之子之滤與六郞鉘七郞鎬皆戰死城下銓被重傷臥積屍中家僮俟果自任郞逃歸見之脅中三矢鏃不可拔口張不能言果負之歸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絶果以十四日得主屍於園頭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櫬斂以麤布而鑰鎬二屍終不可得事聞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恤當國者擬其事久之部始覆覆僅復官予祭葬或曰高陽令雷覺民首輔薛國觀私人也盡逐平日守城官兵剋其餉以致城陷事敗遂匿國觀所長孫錦衣之芳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故卹典不獲全給

孫公在天啓時督師關門鎭守有功以忤逆奄而罷己巳之役復起原官出鎭二年邊警頓息又以其爲諸正之領袖也構而罷之至是城破徇難完節全歸亦何憾哉

首輔劉宇亮請躬行視師上命革總督盧象昇任聽勘以劉往代

十二月初六日上御平臺召見宇亮奏謝言原題督察驅勦畿輔雲晉惟賊是求非敢獨當一面今奉命代總督未免是一面之任不能督察諸方上諭曁卿忠憤定可成功故有此委任行間有一總督賜上方行事無以復加如止督察驅勦不過是監軍豈有監軍用如此大臣楊嗣昌亦奏請行上曰一時輔臣無遣兩員之理諸輔薛國觀等同奏首臣宇亮初具揭時臣等咸言事體重大且兵將不相習遏該斟酌上以成命已頒未便挽回劉出未幾終以無功罷歸時謂同事者有意逐之也

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率兵逐□於賈莊兵敗死之時盧雖擁總督之名兵少餉缺呼應不靈旣奉革任聽勘之旨以中樞爲必不相容因親率兵尾敵索戰追逐十里手砍數級三鼓還營□兵大隊圍賈莊對面不相視大帥虎大威猶能認盧力挽其馬盧以鞭擊其手不肯出圍縱兵血戰自辰至午矢盡力竭左乳忽中流矢方抽矢出鏃已復腰中一箭腦後右腮面門各中一刀遂歿於陣從殉者義勇顧顯掌牧楊凱陸二至十五日副將劉欽始獲其屍贊畫楊廷麟迎至眞定東關新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克大斂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同死者衆屍枕藉不可辨盧以首帶白網巾故識之總監高起潛匿不以聞贊畫報至上曰大臣陣亡豈不可閔恨其調度舛錯不准予卹蓋入楊嗣昌之譖也千總張國棟至兵部欲緣飾逗怯之狀上聞國棟不肯嗣昌大怒欲刑之國棟曰死則死矣忠臣而以爲逗力戰而以爲怯何可誣也始愧而釋之

廷麟之題贊書也因其疏忤本兵兼以張沈之憾故相比爲謀贊欲假手於[redacted]以殺之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眞定與孫傳庭議事不及於難敗衄報至嗣昌首先問曰楊翰林死否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嗣昌再問曰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嗣昌爲不豫者久之嗟乎敗報之至正國事危急之時宜如何震懼失措乃止計及私仇未死者欲其死已死者欲飾以罪大臣心事如此

盧公爲吾邵宜興人少年登第夙著英略兩任識補府道卽以知兵聞迨爲七省總理所至躬先士卒斬獲甚多賊亦畏之相戒不敢犯盧家軍也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禦矣使當日終以剿賊事任之必能成功倏調之於邊已不能竟其用又以中樞之齟齬厄而置之於死地竟使人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十二年己卯正月北兵自臨清分部東下掠破章邱等縣直趨濟南城中新兵皆叛劫德王府開門迎敵以德王徇於城下左布政

張秉文參政鄧謙副使周之訓運使唐世熊知府苟唯善同知陳虞肩通判熊獻知縣則歷城韓承宣臨邑宋希堯武城李永芳博平張列宿茌平黃建極章邱高仲光等皆死之焚掠數日又出濟南向東北所過攻城惟武定不下連破鹽山慶雲等縣復回哨破海豐已由青山喜峰口出塞前後五月破順天二縣保定九縣河間十一縣眞定十九州縣順德六縣廣平四縣濟南九縣兗州二縣東昌七縣共七十餘城已駁東省失事諸臣罪案以撫臣顏繼祖雖奉命守德夙事虛恢削籍聽議後竟逮問同蓟撫張其平總監鄧希韶總兵倪寵祖寬等三十三人俱棄市順撫陳祖苞先服毒死其子編修之遴以丁憂請上追恨祖苞未正法命錮之遴永不敘用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部覆如議繼祖遂認定汎地僉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不意竟由東昌破邱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旣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略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愈擾鼓噪挾餉繼祖懼急以數千金

塞其望而兵遂以不可用繼祖疏中言原派不許離德州之地嗣昌力排之竟及於禍

劉宇亮旣自請督師各鎭勤王兵皆屬焉時兵將皆視敵所向以爲趨避多蹂踐居民至安平偵者報口至皆相顧驚愕擬趨晉州城以避之晉州知州陳弘緒素負韜略閉門不聽入城中士民亦歃血爲誓不許延入兵丁劉大怒傳令箭且將以軍法從事弘緒復語督師以禦敵爲任今口將至正建功之時奈何反欲入城卒不聽劉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冤至願以身代知州之死者不可勝計弘緒得以輕處降四級調外用上乃頗疑督師擾民矣

劉旣由晉州而南行聞大帥多尾敵不敢擊亦不能擊劉上疏言之其末帶言劉光祚嗣昌與國觀謀以此去劉上票光祚軍前正法旨到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弁光祚亦不在軍前況原參疏中罪原不至死適有武清之捷劉乃置光祚於縣獄而復請之並上

武清捷音奉旨候參候敘殊屬乖謬著九卿科道看議嗣昌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至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逐劉之計行矣部覆劉宇亮冠帶閒住陳啓新言看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法未盡於是改議革職爲民國觀票旨仍候事平另擬此楊辟二人主謀排擠構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

張獻忠旣降復叛初獻忠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南陽援剿總兵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竄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射中其肩一箭中其指於弓靶獻忠愴惶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追剿之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戊寅正月初九破穀城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遠遁本營釋甲歸朝爾百姓其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可望通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有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二月良玉至襄陽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獻忠來見執之

文燦言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益無忌私練士卒鑄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己卯春叛形昭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强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部署已定文燦始出令進兵良玉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攖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討遇伏大敗良玉乃列其事於朝樞輔楊嗣昌劾之以十一月逮文燦付法司擬罪至庚辰十月棄市次年復逮總督鄭崇儉下獄以縱兵擅回失誤軍機爲罪擬辟以五月棄市其罪實輕於文燦竟同罹大辟論者爲鄭冤之

樞輔楊嗣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或更府佐一員爲將領州佐一員爲守備縣佐一員爲把總裁訓導之一爲武職府卒一千州七百縣五百其工食或量於地畝或取於牙行或富義之捐資或居民之絕產設法通融以倣古時文武相兼之制上諭行之工部侍郎疏言其不便者數事上命責成撫按詳議究竟徒滋騷擾未能畫一奉行也嗣昌先有疏建議考試生童必兼試騎射議鄉試副榜准作恩貢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其數視正榜之半先一日發榜以杜私弊俱允行後副榜貢至京送監但考一二優等便以科道自居卒之未嘗用一人得一人也次科仍停不行

御史王聚奎劾陳啟新緘默失職上責其妄下都察院議處僉都李光春議以罰俸上不說竟謫調外任以吏部董羽宸不能駁正罰俸六月上怒光春不已罷黜之然啟新之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埰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之語上不說諭輔臣曰處分可矣管他甚刀筆

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賜上方劍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陛辭賜宴平臺復賦詩寵其行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馳至襄陽申明

軍令鼓舞將卒一時赫然有賊黨劉國能來降國能者陝西諸生衆亂推爲帥至是降於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動傾心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成跳入雒陽深山中不可得而均州賊帥王光恩亦來降嗣昌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謂可倚以辦賊疏請於上拜爲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次年二月復賜內帑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騮馬一棗騮馬一嗣昌駐軍襄陽大調各路兵會勦時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南直英霍潛太諸山寨犯安慶桐城諸路遣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屢卻賊賊每避兩軍賊購黃人爲閒或擕藥囊者蔡爲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爲緇流黃冠或爲乞匄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流毒四境

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員東廠緝獲賄冊進覽命掌科阮震亨掌道周堪賡回奏吏部尚書謝陞疏參震亨通賄敗類有據命下鎭撫司打問震亨竟死杖下又逮劣處貪官浙江布政司姚永濟等三十七人下刑部獄究問先是丁丑外計永濟以錢糧積欠部覆爲民浙省在京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等五十餘人合詞保留稱永濟居身廉愼核弊嚴明爲從來方伯之冠乃准降級管事至是又以貪處若追問前此保舉之罪不知何以解也

仙居知縣過周謀爲薛國觀門生託同鄉吏部員外熊文舉營轉禮曹令文舉之父貽書人京隱語餽國觀五百金時文舉方奉陝西典試命未還京也送書人爲東廠緝獲上聞國觀疏辨命逮文舉父下獄究問文舉具疏爲父代罪不允與周謀俱遣戍

文武品官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概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臣三四品俱照制服虎豹至內臣從無定式蓋直擴之灑掃服役之末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尊止于正四品閒有賜蟒不過舊衣之賞賚耳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采取各種獸名定頒服式以天駿馬爲品識者謂至尊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十三年庚辰三月十五日上御皇極殿策諸進士上乘步輦降殿

附從容周視距諸生几案咫尺上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期十九日傳旨召進士楊瓊芳等至會極門中使執名冊傳呼某人等四十人至文華門外序立上御殿諸進士行一拜三叩頭禮畢上諭曰爾等前日所對的策切實的固有浮縱者亦多特召爾等四十人來問報仇雪恥一事爾等學問之功既久時勢之感又深各將胸中所見明白奏來如切實可不拘常格用諸士承旨起過東偏立中使奉一黃綾函傳御題十幅即面諭每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報姓名對上注聽甚殷執御筆書錄數語或有名註圈點者分十班對畢行禮出二十日傳臚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及第又傳聖諭昨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脈嚴似祖著授翰林黃雲師周正儒宣國柱周瓛李如璧授科員馮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邦臣授御史稍明者董國祥顏渾張朝綖葛奇祚錢志騶張經呂陽盧若騰蔡肱明田有年授吏兵二部司務即行察缺塡補初閣中照例進十二卷上命取餘卷再三

皆以十二卷進共至四十餘卷皆一一召對親拔數人藻德北通州人自言三次守城功上心識之遂拔第一壬午冬復以面對稱旨超拜詹事入閣旋正首揆甲申之變不能盡節爲賊夾辱而死負恩甚矣上以考選不列舉貢傳諭吏部將廷試就教舉人貢生二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恐照進士選授部寺司屬推知等語此係特用後不爲例於是與選者遂豎黃旗竿稱御進士此一奇也然卒無一人可用可副破格特恩者

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布政司都事黃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周孔等語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蔑法俱著緹騎逮問工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之上怒甚命廷杖廷秀一百道周學龍各八十俱仍下刑部擬罪國子生涂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忠苦節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於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黜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併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上怒逮仲吉廷杖一百邦曜革職下道周等鎭撫司拷問逼供同黨鍛鍊甚酷乃指數員塞責因及通政馬思理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工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文震亨俱下獄有崑山諸生朱永明持百錢貽仲吉亦在招中刑部司官吳文燦遲案不上廷杖六十革爲民諸人杖皆不死得錦衣郭承昊調護力也刑部尚書李覺斯亦革職爲民一番具招一番嚴駁淹滯獄中一年餘至宜興再召片語回天始得解網（詳後事卷）是時武陵亦已自盡矣

大學士薛國觀冠帶閑住給事中袁愷再疏劾其納賄有據幷及吏部尚書傅永淳刑部侍郎蔡奕琛等並免官又逮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下刑部究問時株連頗衆旋遣緹騎逮問國觀到京師賜自盡籍沒家產入官國觀初與嗣昌比謀去劉宇亮遂正首揆益無忌憚任用私人王陛彥通賄賂於外怒老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不爲用揑洩旨事參之皆斃於廷杖兩人之家遂密緝其納賄事件投於東廠令具事件密聞於上上心動久矣適史𡐓死所蓄多金爲布置地者皆入於國觀周楊二家嗾𡐓之家人出首事已上聞錦衣衛提其長班鞫問供吐甚詳國觀疏辨云楊士聰之參史𡐓別有緣故又稱𡐓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報復云云而已奉旨議處私人王陛彥下獄部覆國觀閑住出都之日贓私纍纍用車數百輛兩家復聳邏卒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特旨王陛彥即著會官處斬而國觀復逮凡招上或斬或絞卷中已詳奉旨止云即著會官處決今陛彥招未成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後吳昌時之斬奉旨亦與此同人謂陛彥之罪實由昌時設謀構成故天報不爽）國觀逮至候命外寓而即令自盡之旨下時已高臥家人報錦衣齎詔至蹙然曰我死矣倉卒覓小帽戴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自盡後緹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旨准收斂蓋懸梁者凡兩晝夜云

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一日流賊李自成陷洛陽福王自殺先是河南撫鎭分汛禦寇總鎭王紹禹主守維城賊在宜陽永寧殺王戮官紹禹即揭報撫臣且盟在城各官分門監守羅劉二將營於城

外十九日賊至雒劉戰敗賊遂抵城下二十日力攻一日至更餘有叫喊於城上者兵士盡譁先執王守道索糧王府中人開北門放賊入守道王胤昌知府馮一俊鄉官尚書呂維祺寺副邢紹德俱不屈死賊入王宮執福王將擁戴之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天位於大王王叱之曰吾從不聞此語何故背義造誣賊又請王諭羣王不可賊遂以繩進請王自裁王又叱曰任汝殺我賊遂共縊殺之有小內官崔升勸王寧死勿屈抱王至死不去幷見殺兩承奉告賊以棺斂王尸亦即自殺賊盡焚王宮留十餘日煮粥以餉飢民又考貢秀才於二月初二日棄城閉營一路上魯山一路上汝州刼掠淵載去去後授書辦邵時昌爲總理統守雒城閱一月後巡撫李仙風至孟縣誘執賊將以兵臨雒城時昌開門迎入仙風遂以恢復奏聞言福王受驚疾死旨責其欺飾逮下獄論斬

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宮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諭曰朕御極十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饑荒流寇猖獗近且攻陷雒陽福王被害夫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眞當愧死聲淚俱下閣臣奏此係氣數所致上曰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召兵科張縉彥命將河南事奏來縉彥奏福王遇害是眞遇害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上問何名縉彥奏是崔升又問世子有何人跟隨縉彥奏聞有王府校尉數十人上長歎淚下又奏福王身死社稷葬祭慰問都宜從厚上曰說得是因召禮科諸臣曰朕欲差一員前去各奏來李焻奏督師出兵一年有餘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小捷今遂寂然須另遣大將幫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如何照管得到你們亦當設身處地李焻奏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上又曰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樞臣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自秦來不自川來言至再蓋從川來則其責在嗣昌也上召新甲諭曰卿部職司調度須爲朕執法如姑息誤事皆卿部之罪縉彥奏雒封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劫甚慘急須振濟上曰朕即措發諸臣叩頭退即傳諭駙馬都尉冉興讓太監王裕民禮科葉高標前去河南慰問世子詳察福王宮眷存亡及殉難官人等除前發振濟銀三萬兩外御前發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二千兩太子一千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皇祖昭妃五百兩皇考定妃五百兩齎去支用

二月初[redacted]日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屠王府官民人等數萬人先是嗣昌在本兵時議兵十餘萬於各邊特加練餉更浮於邊餉之數至是即撥練餉爲剿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嗣昌進剿張獻忠獻忠出戰喑馬幾被擒復逃去逃入瑪瑙山中嗣昌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兵四出鈔掠不得糧者歸即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其不意縱火大戰掃其營壘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獻潘應龍等送襄陽獄獻忠批藤墜巖澗逃去率衆直走四川隨又困之竹溪房縣大兵四面困圍無毫髮閒隙可容片甲遁去而蜀撫邵捷

春與嗣昌不相合又聽讒言殺戰將楊茂選軍士皆怒於是變鬨失守賊復逸出署部稍定復返湖廣假稱楊閣部兵至坐乘八轎併民扛火藥文書印信皆同道府不疑延之入城城上火起賊盡入合城鼎沸獄中者俱出與之合先攻襄王府執襄王坐之堂下獻忠勸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之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遂焚其屍又殺貴陽王常法等四十三人承奉閻國鼎等八人知府王承曾保福清王常澄得脫督輔楊嗣昌在荊州聞變懼禍遂自縊死時三月朔日也監軍楊卓然以病故聞上諭部院嗣昌雖二載辛苦一朝盡瘁有瑪瑙山等諸捷不能掩闖獻鴟張兩藩罹禍名城屢陷殺掠頻聞雖病故還著九卿科道會勘議罪

先是熊文燦檄僉事張大經監獻忠軍大經初至爲陳說禍福獻忠頗爲致敬及文燦措置乖方獻忠遂拘大經爲質大經悔爲文燦所賣鬱鬱死於房縣初獻忠駐扎穀城時知縣阮之鈿多方調

護士民賴之獻忠叛之銅瀝血書絕命詞於襟仰藥死其破襄陽
也知縣李大覺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死推官鄺曰廣被執不
屈死嗣昌之初出督師其輜重裝入大銃中寄於固始縣庫死後
知縣時敏盡取之以歸不下數百萬斂以此嘗兵科甲申降賊後
為鄉里搶掠其半乙酉之變盡行燒毀併殺其身焉今其子且不
免負薪矣嗟嗟此皆民膏民脂也天意豈容若輩享哉

蜀撫邵捷春為楊嗣昌疏參奉旨差官旗逮問捷春爽闖之失不
為無罪然在地方實得民心軍民因鬨然逐散官差蜀王為之疏
請奉旨朝廷大法豈容百姓阻撓邵捷春著巡按官差護送來京
下刑部究問坐以失誤軍機決不待時斬旨未下而先一日報卒
上疑有洩漏情弊并處該司官

自邵捷春得罪後繼之者為陳士奇但清謹而無戡亂才故蜀
事益不可為矣陳紳初舉臬司馬乾者得民心有邊才宜推為
撫當事知其為乙榜也故抑之而別推噫此何時也何地也而
猶拘資格耶

諭吏部凡遇侍郎巡撫員缺須將資深翰林同推各部侍郎仍許
兼侍讀學士惟巡撫不許於是推詹事李紹賢為戶部右侍郎督
理錢法未幾又推原任祭酒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

刑部胡周鼐疏言外戚張國紀所記懿安皇后事當日岌岌可危
今皇七子降生宜加聖后徽號上以其無端突發疑窺伺宮闈令
回奏旋革職下獄

內閣范復粹奉旨清獄因奏各犯官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
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督撫司道府縣等官無不畢具如原任尚
書侯恂傳宗龍府丞戴澳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炤給事中宣
國杜耿始然御史成勇魏景琦兩司范良彥賀珊司屬倪嘉慶孫
嘉績熊汝學宋國壽朱日燦諸犯各殊幽沈則一當下部作速清
理又特舉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總兵劉光祚之才乞復官起用
奉旨朱之臣准還職劉光祚准軍前效用

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憝黃尚忠得空船四十餘隻
為總兵王之仁守備湯夢復之功蓋尚忠不過海上販鹽之徒非
寇盜比也撫臣聽信將領妄報邀功從此海上日多事矣

上諭吏部以時事多艱佐理須人舊輔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俱
忠猷未竟各起原官入閣辦事著該撫按官敦請就道三臣各具
疏辭不允閣中自戊寅年特用楊嗣昌等五人後己卯年又用賁
縣張四知滑縣魏照乘蘄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用德州謝陞
井研陳演二人自金溪病故韓城得罪武陵督師出其餘相繼去
位是時閣中止范張魏謝四人而范亦旋予告矣一時諸輔皆無
有當聖意者衆推宜興才智可以仰輔且林居以來又能化洛蜀
之異同皈依衆正優容敗類於是庶吉士張溥禮部主事吳昌時
輩為之營謀涿州舊輔與商邱桐城輩亦極力資助通於內璫竟
得召用雖及張賀二人而意則專屬在周故賀到不久即去張以
病不至

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掣肘臺省是非訐直互尚政府自烏
程之後繼以淄川韓城皆祖述故智媢嫉賢才盈廷重足久無樂
生懷矣宜興憂之思維濟之以寬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陰鄭
建德輩召還言事遷謫科道復註誤舉人廣取士額釋漕白欠解
戶併蠲民間積逋赦宥成罪以下盡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地減見
年兩稅蘇松常嘉湖各府許以次年夏麥抵漕紀將佐功罪賞罰
不踰時至卹死褒忠等事向期期不予者皆朝報夕下天下仰望
丰采如久污得沐宿鬱臨春之快又特請撤回監視璫差停止廠
衛緝事尤為不易得之數使天欲平治則循此不變豈非救時宰
相即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乃美不克終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
也悲夫

諭吏部吏科曰朕維足國要在阜民強兵要在擇將今國用日煩
民生日困朕心如傷每廷議足用則必取之於民言卹民則又慮
詘於賦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建牙設鎮不知凡幾推轂徒勤登

痌囧效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謀裕折衝者乎朕拊髀側席未獲一遇意者敷求之道未盡也今特開裕國足民科奇計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訪求驗考徵辟選舉更須良法務期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該部科議規則來行

四月差勳臣朱純臣戚臣劉文炳禮臣林欲楫攜帶識地理的往南京會同守備太監南京禮部官恭詣孝陵循行察勘附陵三十里地方及龍脈經行之所俱不許燒灰作窰幷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併踏勘時有奸民誑奏地方居人侵傷陵脈者故有此遣上
先期御中極殿召閣部文武諸大臣面諭再三各賜坐宴於殿上
又賜欽遣三臣路費綵段

蔣德璟曰中極舊名華蓋嘉靖中易今名前卽皇極後爲建極雖相連而中極特爲高閎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諸臣就席時
上以齋不用酒止用茶計十三人人各一席席各三十餘器皆
御膳所疏菓甚精潔非光祿寺蔬也上坐覽文書司禮大璫旁立時跪承旨而諸臣左右坐宣德後久無此禮矣祖制宴羣臣多在午門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內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寒殿嘉靖中賜宴西苑不聞侍坐蓋正統中坐禮久廢矣今上十三年始議行之而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

上既遣三臣往南成國時總督京營戀戎政印因疏請帶印往南又請帶京營兵千人護行託言便道護糧艘北來相機勦寇上已許之部科俱疏言其非十八日上復召諸臣入諭三臣曰勘陵重典三公正卿帶千兵不爲多但須嚴禁騷擾成國因言諸臣阻撓
上曰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且既有關防京營印不須帶去若言勦寇不將勘陵事誤了糧船北來此兵南去亦難兼顧京營
印外面亦行不得只交協理侍郎收了

蔣德璟曰時部科疏並入成國甚以阻撓爲恨若各將疏意發揮將成聚訟上一出不言有疏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並解其京營印諸臣見其言之行不須再開口彼此無事形迹不露居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

北兵圍祖大壽於錦州塡壕毀塹聲援俱絕有四卒間出云城粟足支半年苦乏薪耳傳大壽語宜以車營逼之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待援未決奏聞上憂之召問中樞陳新甲計將安出新甲求退與閣臣侍郎諸臣酌議請遣司官面商於承疇時有七可憂十可議之奏祈皇上察報因遣郎中張若麒往行營酌視若麒謂宜亟戰立趣承疇進師承疇不得已合兵十萬率總兵曹變蛟吳三桂王樸馬科楊國柱至乳峰近錦州五六里方夜連車營環以木城部署旦始定口以萬騎來攻獨國柱遲至結營未及掘壕敵騎乘之國柱戰沒亡失萬騎餘營未動又相持數日官軍大潰初錦州被圍急救至方戰未決口掘松山斷我歸路遂大敗蹂躪殺溺不可勝計若麒走海上從漁舟潛渡至寧遠承疇等退守松山未幾報全軍覆沒關門勁旅於是盡喪矣事聞上驚悼甚設壇都城親臨賜祭所以議襃䘏死事者極其隆重云究所以致敗者則是若麒之催戰爲之旋逮若麒下獄擬罪

五月赦兵部尙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兵勦賊九月宗龍率兵至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其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初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於松林中陽驅諸賊從浮橋西渡人龍候騎覘賊飛報曰賊渡河向汝矣次日宗龍文岳兩軍次孟家莊遇賊伏敗績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文岳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飛檄國奇人龍救二帥不應宗龍穿壕築塹以拒賊亦穿壕以困之宗龍兵食盡殺馬騾以享軍至十四日餉卒尙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率散卒且戰且走次日至項城賊追及被執至門下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

曰我秦督也不幸陷賊手左右皆賊毋爲所紿賊唾宗龍宗龍大
罵曰我大臣也死則死耳豈能爲賊詐城以緩死賊以刀擊之遂
遇害事聞增太子少保予世廕賊遂陷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所
在土寇蜂起中原山陝無寧宇矣

按傅公初巡按貴州定安酋之亂即以知兵名崇禎初年以樞
輔孫公薦督撫順天督薊遼尋以邊警逮下獄論罪復起家巡
撫四川擒沿川寇有功即晉任中樞在楊嗣昌入閣之後嗣昌
奉命督師討賊數上章請兵食不能悉應抗章言中樞不稱任
傅公亦疏劾嗣昌徒以氣淩廷臣耗國家兵食不能報效時上
任信嗣昌爲奪傅公官下之獄嗣昌敗復起三邊總督任勦寇
事一時竟推其揮霍之才可以爲國家獨任重擔然宗其官跡
按黔一年撫薊一年督薊二年再起撫蜀一年爲大司馬一年
爲三邊半年未見其有殺敵定變成效奇功也葢有才而不用
與用之而不能竟猶勿用也今傅公非不用亦用之不竟也其
按黔治兵有序何不即以爲撫其撫畿督薊雖無顯功亦無償
事何以罷官論罪撫蜀未幾何以即入中樞中樞之席未煖罪
未著何以復革職下獄迨倉卒起之囹圄即授以督師與諸邊
兵將俱未素習而驅之使戰遂未免一挫而死嗟乎但成一人
死節之名其於天下事竟何益哉

賊既大敗秦督兵乘勢直破歸德督師丁啟睿自商城北發檄左
良玉期共擊賊楊文岳亦招集散亡於陳州兵將稍集自成汝才
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爲賊後降於
左良玉汝才深恨之至是聞國能在葉誓必殺之國能力戰不屈
城破被殺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鄭家棟牛成龍賀人龍將兵三
萬趨河南先是喬年在陝西發李自成先冢得小蛇即斬以徇誓
師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襄城先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
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郾城圍來
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
收步卒千餘入城固守五日城復陷喬年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
生遂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九家殺守將李
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死之詔贈官立祠
襄城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十萬威鎮河洛乘勝圍
南陽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時楊文岳屯杞縣丁啟睿屯汝寧太
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
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於河元斌以縱兵殺掠冒功論辟未得旨
即奏辨上怒之立誅並誅太監王裕民

重修太學成先命太監王德化率羣臣習儀八月十八日聖駕臨
雍升彝倫堂祭酒南居仁坐講臯陶謨天敘天秩至有土章司業
羅大任講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一節命文武官三品以上
俱坐聽賜茶畢行禮退上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
四箴諸碑遂傳禮部將學廟內各碑俱摩搨進覽又有古碑殘缺
亦令察補進呈於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上坐明轎至東
北角樓親閱樓工召閣臣樞臣工臣責工部糜費久之復諭閣臣
謂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不宜列於先儒之內宜有特稱下禮部
議後禮部會同詹翰各官議周程張朱邵六子俱進稱先賢云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涂仲吉各擬煙瘴地永戍葉廷秀馬思理
各戍邊黃文煥董養河陳天定文震亨分別配杖初刑部尚書劉
澤深擬道周永戍上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疏已嚴矣過此
惟有論死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蒙戮者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實事道周空言無據如[redacted]者始未
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烏有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
大法耶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敢仍以原擬上疏
入允之

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略云江撫解公升任薦僚屬疏例下第不
足勞萬幾聞有簽貼其旁致上怒者遂得扭逮之命比入獄廷

杖擬罪屢嚴聲色洶洶莫必其命余爲拉同鄉蔣公德璟王公
家彥謁謝德州請之謝太息曰死矣遲遲爲幸聞之失色總承
韓城毒燄之後餘威尚震武陵雖出督師柄得遙參宣督入爲
中樞同憾公前疏刺骨同年費縣井研年誼漠如滑縣且下石
矣宜興周公新召至衆喁喁望丰采諸名流力慫慂之婉代開
釋得免死改戍周公又於講筵平章他疏馴語及公余與蔣公
同贊其說初冀得免戍幸矣竟復原官實出望表本聖主乾斷
度越百王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

崇禎朝記事卷四

十五年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顧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聽命上曰閣臣西班來並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閣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猶稱先生尙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元旦端冕而求聖躬卽轉西面向閣臣一揖因言經言尊賢也敬大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奠安宗社民生惟諸先生是賴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於諸先生有厚望焉諸輔臣跪謝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當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復補賜聖諭時輔臣爲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云

諭各省直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上供本折錢糧盡行蠲免

又以江南荒旱許各府州縣以麥抵漕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侍郎惠世揚請豁免十二年以前贓罰銀兩又發帑金二萬振山東荒先是十三四年蘇松常鎭四府皆大旱蝗蟲食苗民皆告饑浙西三府又大水爲災一望漂溺漕儲缺額徵比無方而湖州一府尤甚十四年七月浙撫參德清崇德兩縣尤遲兌誤漕時政府方尙嚴切遂奉旨差緹騎拏解兩縣印官崇德令趙夔自縊死德清令朱實蓮逮至京下獄擬罪時漕事亦已報竣實蓮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始得釋罪調用則屬宜興爲政矣

朱君字子潔廣東南海人天啟辛酉方弱冠受知於先忠毅拔魁一經工詩文重氣誼屢躓春闈以薦舉授是官到任未一年也被逮後所著詩有冬春草吳橋稱先生序之曰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心乎親者其言之乎孝心乎君者其言之乎忠心乎民者其言之乎仁吾友子潔氏令臨溪著循廉聲忽詔獄辭詔釋之還其官所撰冬春草言孝言忠言仁令讀者流連嗟歎而不容已因以知其心焉先是其師李仲達侍御亦吾友也以鬮璫詔獄所撰有受命草亦言孝言忠言仁足令人嗟歎而不容已然侍御之冤當其身不白也今子潔幸遇聖明復得出以展其大用凡所言忠言孝言仁感無不可發而措諸事業者其重勉乎哉侍御可謂有生友者矣

御史張肯堂疏請還向來言事遷謫諸臣略曰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於狂戇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困衡嘗讀其封事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閒功罪之淆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糾彈巨奸於氣燄方張之日或牴牾近習於威權思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共鑒偶經摧折便作逐臣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回翔中外何如特加環召錫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奉旨下部察覈於是原降用李清等凡十人俱准復給事御史云

張公在言路頗著謇諤名後官閩撫遇變不屈蹈海從王全節而死事另有記

三月召對考選諸臣於中左門問解圍急著中原禦賊何策兵至之處作何轉輸災荒之民作何生聚足食足兵何以使民生不困議蠲議緩何以使國用仍充其各悉心條奏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皆仰祈宜興援引適漕運愆期宜興因請速下諸科道命使之分頭催餉於是考選四十四人朱徽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改部曹者內惟劉熙祚以巡按河南爲賊所執不屈死難姜埰在諫垣直言著節幾斃詔獄此外無一人足副特恩者矣

禮科倪仁禎疏言臣等初授科例於朝房候見閣臣謝陞言及兵餉時事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以察爲明致天下俱壞陞居位輔弼敢誣罪天子如此吏科朱徽廖國遴亦劾奏同之上怒下廷臣議處命削籍爲民陞先任冢宰與唐世濟合謀薦逆案霍維華世濟下獄陞閒住自唯嘉罷後以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爲冢宰久不到任奉旨詰責調用復召陞爲之庚辰冬同陳演入閣聖眷頗

隆次年辛巳上命追冩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光宗皇帝御容一
同迎入上親致祭諸閣臣陪祭陞獨後至臺省參之陞疏辨謂臣
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提裁衣者同班役下
法司訊鞫雖奉旨免究而上意已動至是遂罷斥夫以大臣而委
罪下役其作事之乖亦見一斑矣
御史徐殿臣劉之勃各疏糾輔臣魏照乘得旨准其請告魏初與
韓城善每票擬輒效其深文駁摘宜興入後請輔請教唯謹魏尚
行自如宜興心不然至是糾疏入方一疏引疾卽票旨允歸未幾
贊縣江夏亦相繼予告去
起升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盧鳳等處軍
務馬前任宣府巡撫爲總監王坤參其支用庫銀事逮問遣戍馬
本貴州人久僑居金陵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至是以流賊橫行
江北會推鳳督列名其中上頗怒謂會推大典輒用廢棄冢臣篆
篠殊甚宜興奏曰冢臣豈敢欺實以士英曾歷邊疆有才可惜今
止開列候皇上裁用惟是不先奏明爲有罪耳上怒始霽曰馬士
英既有邊才卽著他去以此起官馴至有南渡之柄用矣
上以寇氛未靖民罹鋒刃建齋南城每子刻同中官往誦佛經移
時然後還內禮科姜埰疏言宗社之安危非佛氏之能禍福也以
九重之尊對西竺之縈文臣不敢以爲可且正德年之往事皇上
豈不見及此耶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眞人羽士各還原籍侍郎王
錫袞請遣眞人張應京歸皆不報先是召應京入都卽傳禮部宴
待部奏會典宴法王在大慈恩寺則宴眞人宜在宮觀上遲回久
之始報可旋召應京至會極門賜賚甚渥比洪熙時所賜逾數十
倍諸司無敢執奏已加王錫袞服俸一級嘉其諫上事佛寓規於
愛也
宮中舊規上每年冬底書符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不應者
至是召之不至良久玄帝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閒無可
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尚有未降生否乩答云
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言畢寂然再叩不應
矣
六月十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尚李日宣禮尚林欲楫左都王道
直禮侍王錫袞蔣德璟左副都房可壯正詹李紹賢兵侍吳甡刑
侍惠世揚徐石麒工侍宋玫詹事黃景昉邱瑜通政使沈惟炳大
理卿張三謨諭德楊觀光共十六人來中左門徐以病不至同輔
臣賜飯畢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逢聖時以奉旨允
放猶被召入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詢邊事又召日宣
道直入頃之諭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至中極殿輔
臣亦入殿賜坐賀復放聲大哭拜跪數十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
三叩頭禮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方召預推諸臣入行
禮畢令入殿內依班魚貫立御牀東上曰□□未滅流寇猖獗天
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來卽令各依會推次序進奏奏對畢殿
內先備酒六卓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
傳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是夜傳旨命德璟景昉甡三人入閣而以
濫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賀公居身清正不諧於時故再召未久旋卽告歸家居武昌十
六年獻賊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此時陛辭痛哭豈非憂國
憂君明知禍敗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耶同輩泄泄者流
或反以怪異目之矣噫
二十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弘政門賜飯上御中左門皇太
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朝東宮亦一拜三
叩頭朝二王一拜一叩頭上服黃袍東宮二王俱服紅袍上喚吏
部尚書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張瑄副都
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玫大理卿張三謨各下跪上曰枚卜大
典如何濫推許多如房可壯等三人果堪推舉麼責令回話尚是
支吾日宣奏從不敢徇私上曰前爾奏當秉公執法惟知有君父
不知有私交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你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

優容全然不悛正宸奏曰宣素是游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徇私日宣奏可壯素有丰采宋玫年少向學三韓亦曾掌河南道過上怒曰住了錦衣衛通著拏了王錫袞著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俱去冠拏出天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景昉甡琬辭新命因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臣既有罪臣等豈能自安上曰已有旨了輔臣奏枚卜大典倘望聖慈寬宥左都王道直奏與會推俱是冢臣與科道商推臣不敢置一語上諭此後會推只用翰林其餘衙門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各賜茶品散明日有旨下六人刑部問日宣等三人遣戍可壯等三人削籍又以議罪不當罷刑部侍郎惠世揚或謂初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中傷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徑達御前皆有小人傾陷故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十名監生七名南直生員十名監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西六名雲貴各二名獨河南以寇亂停試至次年春始補何瑞徵朱統鉓主考南北公行賄賣以關節中者居其大半時有對云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真紋吳郡有捲堂文又有四書成語編文悉快人口

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勦寇傳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既集乃縛賀人龍責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軍前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有功總全陝兵降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開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于覃懷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國政方國安諸軍次于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勦良玉曰賊鋒方鋭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戰之諸將請詰朝戰良玉以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退營亂啟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啟睿印勅俱失事聞逮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後閏十一月賊犯汝寧文岳以兵救之不克賊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屢卻賊有功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十萬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庫空虛宮人咸有飢色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諸王及宮眷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睢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尋河故道淸淺不容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羣寇心豔已久前後三攻之士民死者無算賊積恨矣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適以子女珍貨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殘木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卽發十萬金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振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諡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無不久停卽如部欵一案諸臣慘死者衆而得諡者止楊漣魏大中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六人無容議外其未得諡者則尚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

建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
上垂憐洞鑒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
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即著該部會同詹翰備
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
議具奏

按諡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翰諸臣擬議送閣中具揭題奏崇禎初蒲州爲政因姚文毅之議先題趙忠毅公等十二人同難中惟楊忠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焉繆鄒惟璉張國維淩義渠姚思孝諸公催請雖有旨下部終東高閣至十一年給諫熊維典特疏舉先公亦奉旨下部部不爲題覆也宜興再召頗留意此事言路如李清沈胤培戴明說諸公極力聳之疏請再三又因同難諸後人之陳乞嚴旨催覆時宗伯林欲楫祠司吳康侯於卹忠大典漠不關心亦不知諸君子之始末但憑胥吏呈稿至以未諡周繆二公爲已諡又以不在慘死之列如丁乾學者亦混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旨遂終於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然弘光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管公紹寧疏請乃得全給一代褒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十九日早朝畢上即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東上步下閣御德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入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上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又言屯田也是要緊又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德璟對自葦家河起即用泇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上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德璟對車戶脚價原有輕齎銀可用只須給發外而百姓尤苦練餉之加須是漸漸減省上默然翌日命於文昭閣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廿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執一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放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宥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在前章奏俱是親筆寫的德璟曰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必有一篇文字多是感頌聖恩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本內有聖德頌極感聖恩演言他事親亦極孝德璟言皇上開知樂之人即推周便能知樂甡言道周無不博通且極清苦德璟言道周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也還用得上不答但微笑而已翌日遂奉手敕云昨先生面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先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奏來輔臣具揭奏復即奉御批准赦罪復原官論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以爲聖主轉圜之美而宜興之巽言匡君亦其一端已

九月十八日御日講講論語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章言仁儘多何云罕言延儒對言此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德璟對聖人未嘗不言及門弟子悟者以爲言不悟者以爲不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璟對只是一理在天爲命在心爲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諸臣言聖見極明徹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德璟言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諸臣言及起廢事舉葉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領之又諭孟冬祭太廟宜用何時德璟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德璟對古祭禮只言質明厥明似用寅時爲妥

講畢上與閣臣議東宮移宮事出黃匣內欽定宮屬條約八款皆御筆也首款離閒親親上因言濳邸孤危情事且指誑嚇紿誘四字云中難盡言時方有選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遴婚故議移居

於外然婚尚未選又方在嚴冬德璟因微言天氣寒凍牲郎總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卽俟二三月不妨未幾罷選嬪東宮因亦不遷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爲實錄玉牒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揖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爲諸王館下十間爲會典諸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間懸先師畫像四配侍側及永王出閣移定王於第四間永王於第六間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間第七間爲二王退居處餘三間則大璫內閣講官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辛巳受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年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選新進士爲簡討助教等官爲待部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故事初開館內閣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復到上愛諸王令隔一日則輪一閣臣提調初開讀行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書經各五徧講四書書經各二徧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倣閣臣至案前觀王新寫十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臣批圈進呈御覽

詔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新甲起家乙科由邊道升巡撫丁憂楊嗣昌薦其才奪情起宣大總督嗣昌入閣繼任中樞者爲傳宗龍宗龍既得罪遂升新甲爲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款議當張若麒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愉往義州議款竟得嫚書紹愉幾被殺匍匐竄歸臺省惡其辱國交章發新甲奸狀上雖怒隱忍未卽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科鈔傳兵科撩疏糾參上意新甲見責嚴旨切責回話新甲回奏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某事人以爲功而實臣之大罪等語上大怒著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爲營解者以虜未薄城爲言上曰辱僇我七新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再議司寇徐石麒因言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新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照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

節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決不待時旨下卽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一曰貞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幷請罷東廠緝事一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司寇擬辟乃得收繫此於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祈嚴斷一曰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爲常例矣朝廷須一令一令卽爲奧蠍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卽爲科斂之藉至於營升謝薦巡方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科道考核之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譌宗周於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餽金宗周自劾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故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詹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廕一子入監給予應得祭葬震孟以日講受知特旨入閣爲溫體仁構詆疏參閒住亡後溫又在事撫按不敢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言之韓城擬票卹典出自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鄉閭事謫南先震孟一月亡撫按以曾講官例爲之疏請部覆如例議卹時張至發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鄉申飭疏語違式議處撫按部科各官而寢其所請至是已越四年莫敢言及矣宜興當國方博采公論以收輿望遂從部覆得如例予卹云

十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牆子路入東界嶺青山卽破遷安三河通州薊州等處各分道一往眞定一往河間一至香河又分別部破臨清等處抵山東兗州執魯王索金王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于維新知府鄧藩錫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晉壁副將丁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紳侍郎宋玫吏部員外宋應亨中書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御中左門召百官誠諭

數有言深自引咎諸臣皆叩頭謝罪次日下詔罪己曰比者災傷
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於宮中默告上
帝修省戴罪視事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
候旨
自十月至次年四月北兵方始出口所破城邑自薊通等處直
至山東一帶無不被蹂躪者己巳以來四次奰變未有甚於此
番者也
行人司副熊開元因見上罪己求言詔卽疏求獨對上因召入德
政殿開元請屏輔臣退然後有言上曰輔臣原管密勿可以不退
開元奏皇上聖不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爲方
寸天下太平矣又奏見賢焉然後用之等語上曰見字最重要見
如何是賢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追言官發其罪而誅之
所敗壞已不可救上云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題目
又云軍興旁午多有小人挾私罔上爾必有私意開元奏臣如有

私乞敕輔臣面奏上因令補奏言昔日輔臣繁刑重斂屏棄忠良
故人得而攻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累蠲逋起廢賢才皆其所
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歎而已孰復起而攻之者皇上不加體察
一時將吏狃於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
國者疏入大怒批旨以其讒諂輔臣狡託機密著錦衣衛拏問
給事中姜埰疏有皇上修省罪己于言官諄諄致戒豈有厭薄之
心哉言官持論太急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諭所云代人規
卸爲人出脫者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於章奏知之乎抑出於聖
心之懸揣乎今如二十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憝惡言官之不利
於己而無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鉗言官之口人將爭效寒
蟬誰復爲皇上言之者時有投匿名文書詆各臣爲二十四氣者
故埰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與開元同日下獄已而以
廷臣救重下嚴旨幷責錦衣衛溺職著再行嚴訊打問再四襍上
下刑部議罪司寇徐石麒議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罪司官
石麒閒住該司劉沂春革職開元埰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議罪
再問再駁繫獄年餘至十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戍放歸
熊公自序略云二十九日召對旣罪劉宗周等獨諭金吾駱養
性曰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訊是汝不忠駱出方沈吟道上
中使忽以手敕至則令取開元埰畢命以病聞密詔也駱失色
語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殺瑞黨亂政時田爾耕輩諸言者足鑒
矣明日十二月朔取開元百端拷掠求主者但舉一腔忠憤及
姻朋輩私相感歎挽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梭一百敲又一夾
打五十損掠至垂斃始還獄初二日又一夾打五十損復去衣
打五十棍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窮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通乃
以所獻無大礙於首輔者爲一紙開元所供娓娓千言爲一紙
同進幷徼前密諭曰誠如聖諭天下祇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
廷之法合無將開元發部擬罪肆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
日上以獻詞發閣延儒叩首曰熊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

願付刑曹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詔答金吾曰開元埰前詔不必
行始驚且喜呼聖明也刑部疏上以不審不招爲欺藐玩徇責
堂司官開元埰各杖一百開元已抵夜臺再四稍有人心莫不
淚落而科道廖國遴語同官曹良直以緩死之故良直卽疏言
金吾漏泄機密歸功於己歸過於君毒哉此舉雖然金吾不足
贖罪何況開元上忽召金吾諭曰外廷有人言汝金吾曰不識
言臣何事上曰言熊開元事汝漏泄機密金吾曰臣蠢不明利
害何敢泄漏且臣西班不與東班往還何處漏泄但開元屬臣
問姜埰屬鎮撫司問臣奉詔不得不聞於該司吳邦輔邦輔弟
邦臣見官御史或與邦臣商蹉聞於外歟上曰朕今亦不究矣
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百死非至尊弘宥能免茲辣手乎
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議督撫去留事畢諭科道官來吏
科都吳麟徵首爲姜埰求寬上曰目今口入已及兩月任其焚掠
慘不必言時聖容惻然且垂涕言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言官

當言的不言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屢見章奏不得不於姜埰疏上一問言官爲朝廷耳目如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奏熊開元亦以訐奏輔臣得罪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封疆敗壞豈得不責備首輔總是姜埰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上曰開元[illegible]託機密陰行讒譖漸不可長前旨已明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督[illegible]封疆諸事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製火礮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若望向來創說邪教堂堂中國者[illegible]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上曰火器是中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敗目今要愼選督撫若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只說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使詐貽禍不小因言范志完操守不好貪兒冒兵以致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官宜有體卽有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埰因言下詔獄大於國體有傷又言臣宗周前亦因言得罪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遇上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

不能堪者皇上既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戇直不如道周道周何幸而遇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上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通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引罪上曰黃道周問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倖得引他比例似你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輔臣同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尙林欲楫刑尙徐石麒工尙范景文兵尙張國維兵侍馮元飈亦皆跪求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僉都金光宸奏宗周賦性硜直客也不會與開元不相往來臣與同官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著議處已而五府勳臣同出班跪求寬宥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宗周光宸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將原旨同奉至御前跪奏力救首輔延儒言之甚緩上不許德璟奏昔唐太宗張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尙謂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稱賀曰

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我所不如若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德璟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德璟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未不喜魏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意頗回諸輔臣復緩救之上舉筆抹去刑部議罪四字

冢宰鄭三俊上直言可惜疏曰劉宗周與臣出處略同迂愚每足買罪於明時拙誠亦恆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棄分正首邱今春起廢忽勤聖懷其特達蒙知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踽步華年茂質者相率視爲朽人同流合汗者又爭目爲怪物羣猜滿庭冰炭難入其聚讒異議又一也司寇徐石麒疏曰魯論古者民有三疾三疾之中矜愚居二矜者不必皆廉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直者必愚故孔子思之今劉宗周兼有此二者其矜愚可厭其廉直可思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及今用之尙可收其後效自茲以往耄矣

已矣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嚴嚴冷冷之老臣不可得矣時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命下刑部議罪

副院張瑋疏參極貪御史王志舉前按蘇松惟贓是求郡縣伺富戶緣飾贓款以供其意每一訪犯賄積盈千獻上又加五六百兩不等京師紬鋪多本地巨商召各商寫會票十餘萬金不脛而走其家役捆載擔重擡擡入都至今述其婪橫之迹猶人人切齒又舉極廉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參撫輔得罪然立身既殊起會各別成勇直抒所見可謂拂士之科志舉自知公論不容止如奸人之益醜而已奉旨志舉提問勇部議起用

十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以邊警阻隔外官入覲與舉人會試者俱不得前乃改五月大計八月會試九月廷試居期欽命井研陳演通州魏藻德爲主考官通州係庚辰科進士不三年卽入閣又越同事三人爲副考皆出特簡云

三月改禮部郎中吳昌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昌時好結納宜興

之再召賀昌時奔走效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與將吏[illegible]探聽
閤中消息在外招搖市權而醉心吏部謂誠一日作吏部郎即死
可不恨宜興亦欲借此塞其望而遠之及入吏部而愈不可遏先
是鄭三俊嘗問徐石麒曰昌時何如人石麒曰君子也甚畏其機
深故譽之三俊不悟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一人昌
時爲政特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藎等八人科
道羣起大譁掌科吳麟徵掌道祁彪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時恃過
自如科道皆惡之矣又宜興自恃聖眷忽視同官同官咸慍之而
能內操撤廠衛諸事皆內監所不喜司禮王之心嘗告宜興云我
輩才力有限望老先生包容宜興不以爲意及以督師出誤信門
生范志完之大言一以軍情委之迄無成功上方時時遣人偵候
於是左右之譖入而禍不可解矣
上諭內閣楚寇披猖朕嘗親討次輔吳甡仰體朕意命以原官兼
兵部尚書督師勦寇特賜尚方劍以重事權加賜銀蟒等項以示
眷禮又給銀五萬銀牌銀花等項充犒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請行邊星馳就道深可嘉尚
特賜軍前賞功銀十萬兩銀幣各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
官督師關薊密昌宜通津保東一切督撫鎭將主客兵馬并京
營兵將悉聽節制違者竟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升賞仍著兵
科方士亮職方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卿股肱元輔方
倚賴匡勷不忍暫離左右周召虎奉命專征唐裴度朝天奏凱名
高青史千古同符指日成功星馳入閣慰朕側席佇望之意時北
兵將出口宜興得諭即行而興化先奉命討賊者尚逗回未出旋
奉上諭曰輔臣吳甡奉命督師三月以來遷延不前將出都門督
畫不固若在行閒何以致勝還宜在閣料理不必督師因其疏請
罪即奉旨著致仕未幾與宜興相繼遣緹騎逮問南兵部尚書史
可法有疏申救得免死遣戍
北兵以十月初八日入口由薊通直至山東於三月初入莒州
城養馬休息京師寂然無警矣四月初一赤羽忽自南來舉朝
復大驚初五日上御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厲云朕欲親征首
揆周號云臣願代往上仰面上視搖首不言周起陳演號云首
揆閒務殷繁臣願去上搖首如故陳起蔣德璟號云臣可去上
復如前蔣起周再號請行上回顧吟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
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門行愼勿轉西（知首揆意在西）
當時一無料理不得不謝恩而出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
隨征官及勤王已到四鎭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六日
至通駐札北返勁兵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亙三百餘里車載騾
馱橫排擁擠遠近磯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州與四鎭暨隨征
各官一無事事惟內驚面諭之諄切外驚出口之驕嘶近憂通
城之脆薄及兵將之寡弱而已五月初六日烽火頓息各處解
嚴都城諸文武再慶太平越四日還朝爲初十日午即入文華
殿朝見上歡迎親手扶攙慰勞倍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賜
閣臣羊酒陳蔣二相疏辭謂伴食方負慚遂收成命首輔亦疏
辭竟同允准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
典何如隆重各進兩儀俱駁情理未盡廿三日傳府部九卿申
刻平臺候旨接出聖諭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
著議處逾日議處疏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兩後參疏
日甚向之最相暱者出劄更毒如袁彭年之輩皆各自爲地急
自別其非周黨也蔣拱宸朋比爲奸一疏參昌時贓款多寘七
月廿五日上御中左門親讞昌時（詳于後）即日遣緹騎逮首揆十
月十八日抵京自疏願戍衛邊不報舉朝亦無敢有下援救語
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爲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故事浙人不爲戶
部又以儒臣改任皆破格也上召對面諭嘉其忠念誠才猷敏
練諭奏井井有條又諭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七友
漢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諭祖制不用

浙人爲戶部今用人爲急只得通融又諭以餉不清則兵不張民不安今以安民爲本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必能準餉以權兵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閒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罷之必爲民請命上曰有學問之言既受事與兵部尚書馮元飈互稽兵籍卽以戶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請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演以元璐詞臣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璐解任後吳履中繼之

五月十六日上御皇極門召閣臣及吏戶兵掌印官兵科都給事中跪出手敕欽定督撫去留云薊遼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任之遼撫一員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關寧剿寇山永撫臣一員李希沆照舊鎮臣一員盧天福是否堪任著另推薊密不必分作二鎮但著順撫三屯鎮曾精卽著王繼謨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大器趙維垣回京另用保撫徐標新任可用鎮臣另推通州只設鎮照舊以副將統領其餘要害須派明設信守防先時有備不致臨事張皇時以督撫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然整頓一新然總兵贅濫數員副參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抵樞輔以此爲交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駁催亦置之高閣此邊事敗壞大病根也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無完固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雞犬無聲曾未遇□□耆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欷噓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益上深憫畿民欲得其詳也標在任能殫力任事甲申春大寇臨城竭節固守知府邱茂華先已通賊輸款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書策守禦而叛兵劫標殺之出茂華於獄遂徹屬縣俱叛於寇

命孫傳庭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州剿寇軍務兼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督江楚應皖等處軍務各給以行閒賞功銀幣等項差官星夜解至軍前聽用

懸賞格擒斬闖賊李自成賞萬金爵通侯擒斬張獻忠賞五千兩官一品世錦衣指揮使

六月癸亥朔戮叛帥劉超劉越各淩遲傳首九邊妻子給付功臣爲奴財產入官禮制朔望停刑時以超等拷問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告午時獻俘上御皇極門兵部行獻俘禮百官致詞稱賀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賊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後上疏言兵事中樞陳新甲起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舉人喬明楷生員王奇珍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奏密旨討之爲兵部所洩漢率兵至反爲所殺執永城鄉紳丁魁楚練因事等迫令上疏保之未幾鳳督馬士英合兵圍討超困出降解赴京師正法獻俘時於闕下大聲呼冤枉者三上不問

七月初十日上召山東武德道僉事雷演祚來中左門命該三法司錦衣衛刑科掌印官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演祚疏言志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善戰徒恃行賄驟升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北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欲避入德州城未之許乃託德州大紳謝陞僑寓詞林方拱乾晤臣於南城古廟臣督以援兵非守垜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附由夷丁內潰乎此臣目視最眞者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代庇玉帶明珠縣作市賞撫鎮之四子部堂臺省半屬頤指氣使之私人稱功頌德徧於班聯君前臣名通殿常禮至於中

樞主計惟喜虛文請餉必餽常例萬金必扣三千兵部則推升有
估缺之價敘功憑孔方爲優一則木强昏貪聽司官吏胥作弊一
則深拱長跪句闕部科道免參□猖冠獗惟以添撫添督卸脫推
諉徒爲破觚然灰之巧圖何有金城棗祗之實情上覽疏巽之命
昔計臣李待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議處志完孥解
質究隨召演祚入京至是召問演祚前劾志完縱兵淫掠及金銀
託方拱乾[redacted]果否演祚對如前奏因召拱乾入又問演祚洞功
頌德徧於班聯是指何人對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鋦
租俱認爲己功兩次考選收爲門下凡賣巡撫總兵必經幕客董
心葵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上命立逮心葵又問志完逗
留淫掠之狀志完辨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總兵賈芳名等
禦敵乘大風御之上斥其妄又問吳履中爾察核志完何似履中
對如演祚言上曰趙光忭亦逗留但參志完何以服之命并逮光
忭辭敘中而拱乾辨無受賄事上不問

二十六日上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
蔣拱宸郎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結交廠衛存何意見昌時辨其無
又問馮銓結親受其萬金昌時言行聘從無萬金之理又問數款
皆拱宸疏中所參也昌時一一辨論不服上命夾起將昌時二夾
敲四十折楨二根上疑有弊着錦衣喬可用門外候旨昌時暈絶
而蘇復奏云五案之大法失事必誅行間之功罪察飾同任東協
失事拱宸何得免脫上問拱宸行間失事情形拱宸不能答命并
拏下候旨隨下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鄭三俊何以破格錄用着
議處張國維職任中樞失事重大侯恂秉沐不援坐縻糧餉俱拏
解來京究問郝炯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并喬可用俱
着法司提問郝蔣以參昌時贓款不實方尹則先奉命隨輔臣出
征者也
諭吏部朕覽輔臣奏嚴禁竄所通謁其於事關職守俱於各衙門
會議或重大機要不妨過東閣密商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遞

私揭犯者糾論斬蓋內閣陳演有揭嚴飭往來也說者謂演如
此自愼不知日後爲闖賊所灸獻多金何來
諭吏部差官召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對稱旨
特升協院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來閣臣
無僉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惟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
適上詰責吏部某事尚書鄭三俊云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即
行題參一語深當上意遂得大拜後闖賊破城不早引決竟被刑
辱而死
時有給事中時敏部擬例推金華知府託同鄉求援於
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來敏即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
衆相訝不解所謂適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行
升擢員缺另推後議處疏奉旨時敏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儼然掖
垣矣其舞文弄權如此
岳貢以崇禎元年爲松江府守歷十四年不遷同時蘇州府守
陳洪謐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不清降罰至二十餘級兩人

於權務實未精明任吏胥耗蠹不能辨也陳過於仁厚然與民
休息民皆德之方則惟奉要津聲氣日以頌詞作書帕因得延
譽內廷躐位宰輔卒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幾同漢家良二
千石並傳
八月諭刑部瘟疫盛行民間罹災甚慘大小各官都着洗心滌慮
共圖挽回獄中情輕罪犯先行釋放候旨事涉矜疑者作速開結
未幾上召刑部尚書張忻問曰獄中各犯可盡該放否忻曰此時
瘟疫徧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誤封疆者仍
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色衣在外拜客如熊開
元姜埰尹民興等這等可惡忻出即拘喚數人還監收禁
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喘息有全家數十人一夕并
命者上特令張眞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爲市店家
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於門投銀錢於水以辨眞僞民
間終夜擊銅鐵器聲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象蕭條

識者早知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於元
旦冬至春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升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
浣衣減膳已有旨令用錫木器以示儉約金銀各器關典禮者留
用餘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先生每
將先年舊旨再參酌議妥來行
上性儉約常服多用浣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矢心齋素用膳
初係金玉自後止用磁漆器袍服大袖止留尺五寸命閣部大
臣亦以尺五寸爲則辛巳六月瀛國太夫人徐氏言夢皇太后聖
鑾輿下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量用肉味奉旨聖
母託夢朕心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遣諱忌辰朔望仍齋戒外
其餘日用常膳於奉先殿收回祭器量用自是始用葷然每當
祭祀散齋七[illegible]齋三日皆出宿文華殿或武英殿俟禮畢始
回宮云

十一月[redacted]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匪營私濫用匪人
封疆貽誤屢旨已明所擬豈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著錦衣衛會
同法司于寓所勒令自裁准其棺斂回籍先是部院看議云周延
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錫
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精白仰贊宸
猷乃防微疏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
總歸於閃爍一時之倖竇日甚狐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嗟何及
矣以大臣受財枉法律擬令發煙瘴地方充軍奉旨勒令自裁蓋
出自聖斷云
部院看語略摘數句實中情罪受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
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縱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之
案有識者俱不以爲然也
同日奉聖諭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辭敏中失陷封疆著即會官處
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著斬決了罷吳甡發雲南金齒
充軍
法司看議云吳昌時徧身鱗甲轉眼戈矛生平伎倆在於依附
逢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搆反覆望門依附則改頭換面以呈身
入幕求容則舐痔吮癰而獻媚陽爲詭譎反誇作驅除奸黨之
功明肆傾排偏矜有護翌正大之力投拜罪輔辥國觀遂覬覦
予考選串通逆案濁銓而假竊其聲譽舊家臣清執之品自昌
時入而銓政亂是累家臣者昌時也舊輔臣柄政之時自昌時
用而議論煩滋是誤輔臣者亦昌時也數語描寫已盡可作昌
時小傳也　光抃由兵部任密雲巡撫以劾總監鄧光部謫戍
蓟州破日廷臣咸薦其才起任蓟遼總督竭家貲以練兵竟與
志完同戮識者冤之
張獻忠既破襄陽後破黃安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蘄州荊王播遷
兵備許文岐死之遂陷黃州破麻城從鴨蛋洲渡五月[redacted]日破武
昌先是賊至江北省中官府皆泄泄無言城守者忽中夜有呼於

街者曰賊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是者
數夜人皆玩之不以爲意及是曉登城望之滿江皆賊船矣兵民
一時驚潰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劫掠紳民無遺以復
輿籠王沉之江屠戮數萬人驅男女數萬人於教場聲言點名衆
既集傳令跪上者亂砍跪下者亂箭射死百無一存積屍浮江江
水爲赤其未殺者多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獻忠遂僭稱
僞號鑄西王之寶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開科取士殿試
取三十人爲進士授郡縣官在城各官死難者參將崔文榮與賊
格鬭死長史徐學顏爲衆賊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鄉
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守德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向北再拜以
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鑿舟全家溺死子覲明光明俱夫婦同死
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至十一月壬子始克斂自此後岳長衡
永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撫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
被執不屈殉義最烈別有詳記同時殉難者又有知縣嘉魚王良

鑑鍾衎蕭漢蒲圻曾栻均州胡承熙衡陽張鵬翼興都留守徐啓
崇武昌通判李毓經歷任文熙

上聞闖賊在榮汜密禹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關相機埽蕩先是賊盤踞楚豫閒有窺關中逼金陵之意廷議催傳庭進勦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鋭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一大創之恃高傑爲摧鋒傑不肯用命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久安非朝廷命戰意也且賊日强横將何所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出師遇賊賊匿精鋭驅饑民誘我屢有斬獲遂以捷聞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失據芻糧不繼兵衆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謂潼必不可守莫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遁我可待餉賊偵知之明旦挑精騎壓壘我師卽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乃僞爲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既多礮聲一响關門卽開時九月初六

日也諸帥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西安遂陷傳庭方在關上爲所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擁之西行死於亂兵自傳庭死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逼京師矣一時殉難死節者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司王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統商州鄉官則原任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御史王道純參政田時震主事南居業蒲城鄉官則副使祝萬齡咸寧舉人朱誼泉中部知縣則朱新[illegible]有一未配妾亦投繯死都司吏邱從周亦罵賊死

孫公以將種奮跡甲科由知縣升吏部有吏才崇禎七年任陝西巡撫禦賊有功卽遷保定總督以同事不相能稱病求去言官論其卸責誤事革職下獄張獻忠既降復叛楊嗣昌失事自盡傳宗龍汪喬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賊自贖乃復官總督勦寇初奉密諭斬賀人龍撫其部衆分將領之誓師出關頗有成功捷報至京廷臣動色相賀未幾而敗報踵至矣考其所由皆馮撫趣之又是時熊給事人霖方奉使在秦亦責以奉命討賊宜速進毋退不得已徼倖一出竟至於敗嗟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鑒四路出師決於紅旗之蹕至松杏敗績成於職方之坐催潼關不守陷於熊馮之議論遂至於一敗塗地中原爲墟是誰之咎歟然而馮卒能盡職熊於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苛論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面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既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地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餉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新王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

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省賊初專事殺掠牛金星勸以不嗜殺於是禁戢其下民閒安堵遂改西安府爲長安府

自潼關既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京師大震廷議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爲總督命御史霍達爲監軍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應桂曰逆寇入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有眞勦然後有眞撫有好將然後有好兵有好有司自然有好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餉尚無實著陝西既爲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撥川餉亦隔省爲梗上呼戶臣倪元璐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又司官劉邦瀰催到十萬又牘有五萬秦中勦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未破還該督設法督催接應應桂奏催餉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元璐奏山西近京只有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奏要幾員好將官上

呼署兵部張伯鯨諭宜選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已推保鎮尤翟文已回山有孫獻捷見在京營應桂奏原任保鎮姜瑄以通賄薊鎮辭敏中以失事二人可用上不許著另推呼霍達命作速前去料理霍達奏昨據按臣金毓峒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馮師孔西走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熟練地形實心任事今照諭內事有功破格賞升上命閣臣擬諭須給銀幣紵絹各項爲犒賞用又令御馬監撥馬數十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同去又命吏部李遇知察邊撫宜易者因易甘肅巡撫林日瑞云　時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肯行者上謂罪廢諸臣原以知兵舉何至今推督撫便若無人聖意葢有所指應桂亦其一也部中不得已推之然實非遴料上特賜宴於中左門直房令閣臣侍宴應桂得命後日夜悲泣勉出都門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矣

是時朝無確報相率自愚莫有以賊在意者閣中票旨但云以匹馬不入爲功兵部議兵但云以死報國未聞作何料理上下相蒙馴至敗亡莫之省也

李自成既破西安遂破延安破鳳翔以達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李昌齡尤翟文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否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僞官說降不聽賊怒環四面攻之城上强弩壘射殺賊無算賊稍卻已復益兵力攻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稍入城遂陷都任合室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餘口揮戈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文武將吏以及士民死者數萬人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絀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擣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攻慶陽城守不支遂陷執韓王兵備段復興知府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僖俱死之已復遣賊陷甘州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巡撫甘肅林日瑞已奉旨罷職尚未離任同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屈死之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既破武昌隨返兵破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圖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月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右手驅至各州縣兵至不降者視此爲例但能殺王官府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進陷成都蜀王亦合宮被難巡撫龍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姓名不能詳紀所知者惟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顧繩貽成都知縣吳繼善繼善一門四十餘口皆同日幷命爲尤慘云獻忠大索全蜀鄉紳至成都皆殺之旣而出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皆挾紙握筆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百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葢甲申年秋冬事也中原多故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來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以養子孫可望嗣領其衆焉

當時破京師弒君后者闖之罪惡實甚於獻而蹂躪楚蜀殺人盈野者獻之暴虐尤甚於闖葢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跡其所爲固多史冊以來所不經見之事近輿吳梅村先生記兩寇始末頗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陵京藩屏援勦必先以馬缺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鈺令市馬閣臣蔣德璟奏言該鎮買馬額銀兵部歲發不貲未見作何收買茲復另發旣非例且恐鈺復浪費一擲也上不聽未幾大同山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鈺以宣淫爲宣督王繼謨參提前銀竟不可問

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爲用人之地歷任正郎多不能副上意因特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彰以原官管文選事原任四川布政

張法孔以太僕少卿管職方事沈係辛丑科由縣令歷任部曹府道以天啟年布政升常少崇禎元年致仕張係庚戌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年以四川布政考察革職茲忽以陳方二輔薦特起廢籍改授吏兵部司官皆未有之異事也到任未久即遭國變不能殉節爲賊夾辱而死

浙粵二鎮缺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推有大璫王之心之弟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嫌置爲緩局以致蜚語上聞特召職方郎王永積入御武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餉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亦實語也上怒鐫其官實欲出此缺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者亦果得二鎮以去

十七年正月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震闖賊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僞丞相立六政府尚書等僞官恣掠河東河津稷山榮河絳州一路道僞牌投於兵部言三月十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者訊之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與十金代投以爲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朝不開至是上忽欲開視大璫固諫不聽閱進見空房三間中惟小紅箱一隻啟視之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官多法亂耶其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狀上曰此是軍民背叛耶其第三軸止畫有一人短衣跣足披髮中懸儼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失色上爲憮然而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檄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蓋寧遠在關外徙守甚難先年職方趙光抃出關察核已有此疏議者謂無故棄地不可今當有督從三桂精兵入援實要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棄地作何名目持不可且咎麟徵言之失乃不果行三月中警報益急兵部亦以爲言上獨斷其是內閣乃肯行稍請降旨吳三桂撤兵事如何往返經月遂遲師期三桂以二十日抵豐潤京師先以十五日陷矣

龍兵部尚書馮元飈以原任兵部都給事中新升添設兵部右侍郎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縉彥初任縣令以禦寇有功考選戶曹以召試改翰林時楊嗣昌爲樞輔屬其私人沈迅薦縉彥才改授兵科都給事本欲收爲同黨也縉彥到任即疏參嗣昌且於召對時言之而議五案大法一疏尤爲嚴切可謂克稱其職矣至是方以科臣起得遂超拜佐部即正樞席皆出帝心特簡受事未久即遭大故先既不能畫一策以濟變後又不能拚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借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飾名獲罪禍及身家可不哀哉

元飈與其兄元颺同以文章聲氣名振一時推爲大小馮云飈在諫垣頗多讜論晉任中樞以值時事艱難之秋自知不能勝任故託病堅辭幸得卸責歸未幾卽以病終颺任天津巡撫北都變後潔身言旋未幾相繼齎志而沒識者悲其所遇之不幸矣

命免金聲逮問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己巳之警同劉之綸請纓自效改授御史監軍事平解任養親家居迫寇警練鄉兵以衛地方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過徽爭鬨失事士英具疏參之奉旨逮問聲亦先具疏辨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舊勞故有是命并諭追卹之綸云聲是時已丁艱未遑赴召乙酉之變起義不克挺身赴難從容殉節於舊都

正月三十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諭吏尚李遇知曰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官皆當核實不得濫徇又諭戶部倪元璐曰各邊需餉日急目前卽要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因言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疏目閣臣曰先生每票擬須體朕意這票內聚斂小人是何人閣臣蔣德璟對曰卽是指練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曰

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臣偶記不眞上曰朕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璟曰旣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出練餉七百十三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在上曰倪元璐已幷三餉爲一了璟曰戶部雖幷三餉爲一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怒曰前票孫晉本旣是徇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參何人並不明言這等票擬顯係朋黨璟奏臣孤蹤獨立與二臣並無一面一向在御前說練餉當蠲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諸輔臣同李遇知倪元璐皆爲求寬倪止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曰起來諸臣承旨退退後璟具揭待罪奉御批朕知道了而鈔餉法已停免練餉亦議裁矣璟連疏求罷至三月初二日始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云先時有建議行鈔法者鈔背書寫行使姓名五年塡滿繳換上以堂印鈐之命侍郎督寶鈔提舉司閣中票擬屢不合旨上於宮中傳鈔式令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年爲四年云

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勦寇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親御正陽門授建泰節劒備法駕鹵簿賜宴餞之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衞設宴作樂上親賜建泰御酒三杯卽以杯賜之慰諭再三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令內璫爲之挂紅簪花鼓樂導尙方劒而出上目送之又賜手敕有願卿早蕩寇氛旋師奏凱封侯進爵鼎彝勒銘語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泰御肩輿行不數武槓折識者知爲不祥是日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授進士淩駉職方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軍前效用以郭中傑爲副總兵充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因遲其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次東光紳衿城守不納留攻三日破之笞知縣張弘基殺鄉紳王佐是日卽移師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後聞家已破進退失據有逡巡觀內而已

二十九日上傳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事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者惟景文一人不然黃扉一席地盡作南冠楚囚矣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遂以二月初五日薄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礮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困守兩晝夜初七夜風霾大作初八辰刻風愈烈飛沙揚塵賊乘風緣梯而上城遂陷懋德先已知不支手寫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將此疏上聞俾朝廷知今日尙有不逃不降從容盡節之臣也時緊隨惟中軍應時盛時盛先謂妻孥曰外無救內難守撫院忠義自矢吾自誓必相從汝輩不若從吾皆爲厲鬼毋爲賊辱也先將妻妾及一子手刃之次日同撫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守道毛文炳而下共四十六人（姓名俱詳）

賊破太原後遂至忻州攻代州薄甯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殺賊萬餘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已殺萬賊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衆心益固會兵少食盡不敵而敗城破猶揮刀力鬬被執磔死逆闖屠甯武遂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憤恨者

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旰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豢養肆廿載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過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

磐田卒污萊望煙火而無門號令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夜告凶旱潦洊至師旅無處疫癘爲災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御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省民力至於廢罪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返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逆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吏部奏大寇就擒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着授兵科給事中先是東陽之變首推許都爲主都故任俠好義遠近信服邑令姚孫棐貪虐殘民假名備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萬計都貧中人產

勉輸數百白諮告滅因有忤適有奸民假中璫言名招兵者於都無涉也事發文致之又摘其所刻社稿姓字謂是結黨謀叛會都葬母賓客咸集負氣者互煽之因發憤舉兵以誅貪吏爲名民怨毒已深旬日之間遂聚衆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按左光先聞變即調兵行剿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時爲紹興推官命之監軍子龍謂都實非反不過爲貪令所激耳令親信齎書往諭都即率其同事十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爲之請命光先皆不許悉斬之餘黨盡散浙亂以平子龍向以文章名世南渡時爲諫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死

出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於獄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督浙直兵餉國維拜命後知賊信漸迫星夜率數騎南行得不及於難吏科馬嘉植韓如愈等亦偕催銀等差並出而南至山東如愈爲劉澤清差兵殺死于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烏程之黨然亦不爲崖異故烏程谷之鎮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無大功績而與民休息民願頌之至中樞重任本不能勝況值時事多艱前人敗壞之後耶非特科道交章論列自曰深搉打恭便成職業亦略大而忽細也弘光時再任戎政與馬阮不合先幾乞身人謂其愚不可及南都既覆錢塘盡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其事噫亦可以傳矣

召對文華殿上詢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用之語是指何事輔臣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及少詹項煜議單上即俯閱默然蔣德璟公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不應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即疏參李明睿南遷爲邪說明睿疏辨上即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又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其所謀乃若此耶至三月初四日召對復諭閣臣曰督輔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

文左都李邦華襄城伯李國楨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策衆皆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遂拂衣起

嗚呼遷國圖存古人有行之者至於東宮撫軍雖屬權宜實爲要計但遷亦何易言斯時賊鋒已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即出國門能一往無咎哉上之英明早已見及故屢次召對環顧無人不禁徬徨嘅歎耳聞曾私語首輔演曰凡事要先生一擔演默不答既復有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之語上意可知已此時計復何之惟有斷然守君死社稷之義爲正矣悲哉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之語也此眞千古至恨豈直遺民私痛已哉

詔封各鎮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劉澤清貴升一級劉良佐高傑馬岱岳馬科姜瓖孔希貴

賚斐苟汝芝高第許定國王乘肩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
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蕃等各升署一級各督撫亦分別加升始徵
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
德因縱兵劫掠臨清南奔通以八千人入壁齊化門外陛見上慰
勞倍至尋出內帑十萬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倨傲甚詞上大
帥我又以內臣節制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隨奏兵寡賊衆不敵
皆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俟朝命既至居庸即倒戈降
賊矣

命太監高起潛杜勳等分往天津保定眞宣各鎮監軍兵部言各
處物力不繼而事權分納反使督撫各官有所藉口上不聽命進
魏藻德禮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
天津方岳貢戶部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
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遂止不遣未幾陳演蔣德
璟相繼告歸藻德即爲首輔當演罷之先一日上語演曰朕不要
做的先生偏要做朕要做的先生偏不要做蓋指言南遷及巡兩
輔諸事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衆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
景瑗督糧戶部郎中徐有聲巡道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朱若樊合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
僞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凶暴後爲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
內應殺天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
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奪弩毆
賊帥仆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
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補褡大呼曰
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氏
母楊氏嫂常氏盡投於井張抱一孫於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
時三月廿一日京師已先三日破矣

賊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
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效迎軍民聚謀藉藉巡撫朱之馮獨行
巡城見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
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刀自刎
死軍民遂迎降鄉紳張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賊移檄至京寫十
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繳京師大震十六日陷昌平州十七日上方
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策對未及半祕封入上覽之色變
即起入諸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由沙
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早朝上召對諸臣而泣
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即拭去諸臣方侍班襄
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臣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
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人
起一人復臥如故上乃命內臣俱往守賊十九日早大雨雨止賊

崇禎朝記事卷四

攻城礮聲不絕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不絕徘徊踰時回乾
清門硃書諭內閣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時諸閣臣
已出內臣置几上而去上入中宮視后縊畢仍回南宮登萬歲山
之壽皇殿自縊亭新建閱內操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縊文武諸臣
相隨死難者閣臣范景文而下凡二十餘人另有紀

右崇禎朝紀事四卷李遜之撰遜之字膚公江陰人李忠毅公應昇之子篤守家學不求仕進入　國朝隱居沒世江陰志不載其人事蹟亦罕傳所著有李忠毅公年譜見魏叔子文集有三朝野紀七卷見明史藝文志世所傳舊鈔本及荆駝逸史本均不全此從京師故家鈔得崇禎一朝爲書四卷較逸史所載崇禎朝不啻倍之疑逸史系删節本此則全本也惜仍缺泰昌天啟兩朝無從補全然以當時之人序當時之事不偏不倚婉曲詳盡在明末野史中論議最爲持平亦可想見膚公之爲人矣光緒丁酉重陽日

武進盛宣懷跋

楊監筆記

楊監筆記

余祖籍湖廣麻城人本姓李後遷居荆州沙市父諱鎮素好習武中武進士後出仕陝西副總兵　崇禎十[illegible]年間告病閒住後天下大亂流賊老回回破荆州擄掠沙市父母全家死難余時纔七餘奶母抱逃陷賊營賊目劉四收養爲子七歲母舅黃九公亦在賊營爲大將軍帳下叅將抱余密言爾係我親外甥本姓李是麻城李家爾父曾爲
　明朝副總兵劉非爾父乃害爾父之仇人也大男而別
　永曆九年余又隨劉寄父出征雲南遇　永曆出廣東寄父受　永曆詔書出鎮守雅州入見時孫可望欲害永曆又恐　永曆不能成事降孫可望本年李定國從廣東扈　永曆上雲南收復四川等處地方余時年方七歲寄父復降　永曆命照職鎮守本管地方月餘有　旨將各鎮總兵副將子七歲以上者俱要入京伴太子讀書寄父着得力家人八人送余進京帶珍寶數千金欲賄上下不期家人將隨帶之物俱匿起送余入內余時年八歲月餘竟將余同衆二十餘人淨身入禁隨來八人俱各逃遁剩余一人身體全愈時方近御　皇上見余幼小留在宮中隨太子居住余年雖小時時想母舅之言故復姓楊
上賜名德澤後長成自號虛倫時一切衣服飲食俱是娘娘照看待余如兒女如此三年余漸長成送入文書房值本章匣隨　駕伺候時內侍共有數十人宮闈中凡大小機密之事俱是余收管故能憶其大畧偶記始末也

大明皇帝永曆在位一十八年　永曆原係　泰昌皇帝次子封桂王鎮湖廣辰州府後因　崇禎皇上駕崩內監龐天壽楊國興等會議大臣扶立爲帝時辰州[illegible]大亂不能久居只得就廣東肇慶府建都已居五年力不能住正在危急之間遇李定國改邪歸正自來降服力保中興就封李定國爲晉王後遷都雲南時小內監楊德澤常住宮中出入見　皇上日用一動一靜並不像　皇帝家行的事且數年以來凡所用現存內庫銀錢並無有十金之數所穿衣服亦無三件之餘足下之履不過兩雙所進之膳不過隨便一飽而已膳金些徐奈　皇上每日減去湊助兵餉又恐過費又嘗自言寡人非有之想只爲　二祖列宗社稷中興之大事也每遇新歲時對正宮而言我夫婦切莫言歲旦之歡且克念　二祖列宗在幽冥含淚之苦想你我有何意放得下　皇后答曰　聖上說得是時
　娘娘見宮中十分清淡不堪暗叫皇親家夫人處做些飲食之類進來不期　皇上一見大怒曰我今爲天子大位豈不知享用乎但未到享用之時尚且目今諸王大臣大小三軍俱在外受苦之際我竟佯爲不知獨享受用豈不是欺瞞了　二祖列宗如寡人懷如此之行上天豈能容我焉能有中興之日汝皇親國舅俱是富貴中之小人竟不知大義如今再要行此禮卽當誅之言罷就將所進來的食物盡行抬出隨將管門內監提督等官俱各痛責罰俸一年助餉自此以後絕無人送進食物矣每到隆冬之時夜與　娘娘同觀本章必至四鼓夜深甚寒袍服單薄不能煖身常將被披之且龍體原有胎中所帶痰火之症必用些藥酒方能和暢奈庫無銀倉內又無粟將何置

辦只得甘受而已忽一日痰火大發詔太醫院官入宮診
脉罷奏曰　皇上龍體皆是受寒之過且又是痰火舊恙
發了必得藥酒宣通血脉方能得愈　皇上大笑而言曰
朕非思酒之病也朕不用藥汝等出去再議太醫院官出
時　皇上自言曰朕非不服藥也只恐過費錢粮之故耳
後李晉王聞知就親來請安連滿朝文武俱各來請安時
李晉王奏曰臣忽聞　皇上萬乘之體得受寒疾臣所望
者何人也况且寒病非尋常之病萬望　皇上保重龍體
今臣備得新袍二件望　皇上龍顏笑納此非今日所製
是臣在廣西帶來的還未穿過今特進上以表臣一點忠
義之心時晉王奏之再三方纔收下　皇上言曰寡人受
寒冷理之當然豈如王在疆埸中爲國勞心撫助中興全
賴卿力也此皮衣當留在卿處早晚遮寒晉王復奏曰臣
若貪飽煖圖富貴榮華豈不辜負我　皇上並衆文武三
軍之心哉臣今苦告　皇上從今日以還　聖明再不必
爲臣一身之憂奏畢與衆文武辭　駕退朝不題時　皇
上親書硃詔貼午門外曉諭太醫院並內監等官朕身不
過受些風寒今已全安爾等在外大驚小怪謠言惑衆况
且晉王與文武衆官俱有國事朕又非大病汝等向外謠
言應該重究今且暫赦俱各罰俸一年以助軍餉若再有
妄談國政惑亂三軍者罪在不赦矣　皇上曉諭之後凡
一切大小事務俱用密　旨出入　皇上又常向內大臣
龐天壽言曰爾見我所行的事務可有差錯之處倘有差
誤你當直諫不必隱匿龐公奏曰臣見　聖上所行一切
國政上合天意下順民心眞堯舜之君也今天下事已大
定我　皇上不自晏安反勞遠慮誰能及我　皇上哉臣

等沾　聖恩浩蕩深仁洪慈似此仁德之舉未有不感動
天心而中興者也萬望　皇上龍顏放寬不必憂慮奏罷
退出自數年以來　聖駕無一日不臨　太祖閣上此閣
在宮中每俯伏而泣曰我　祖宗你兒孫何日方得中興
之日也每逢告太廟之時必誠心齋戒方同文武大臣去
祭　皇上祭畢就向晉王並衆臣大泣而言曰寡人乃無
福之人也想汝等如此勞心勞力如何不能得個平定之
日朕竟不知朕是何人也時君臣相抱而泣如此者非止
一次內有　正宮王娘娘才德相兼頗有賢名常隨　皇
上議論本章晝夜不惜勞苦能守清淡雖是夫妻舉動必
行君臣之禮每日清晨必有一朝雖處亂世必行太平之
儀旁有二貴人不過稱以貴人之名實無貴人之位雖有
三宮之名而無三宮之榮宮闈中宮眷等俱是苦苦相守
自元年至十三年從未見　皇上有一刻歡顏惟望中興
不期遇貴州孫可望領兵攻打雲南時兵馬雖多而粮草
不足君臣日夜躊躕只得發兵迎敵當時雖有二王未知
其心其晉王李定國常懷忠義之心其蜀王劉文秀每與
孫可望合兵暗藏叛逆之意不便留劉文秀看守城池又
不便叫他領兵去迎敵只得將二王的兵俱發出防守以
防劉文秀有懷裡應外合之心其時內大臣龐公已故又
無有才能者一人進退兩難幸有沐國公保守城池不期
城內又有孫可望的心腹保國公王尚禮在城內接應孫
可望之兵事在危急之際時遇　永曆十一年九月十一
日忽聞晉王報捷的本章來君臣稍有定息　皇上覽罷
本章傳遞與沐國公與衆文武奏曰今孫可望大敗皆賴
我　皇上洪福齊天之慶也賀畢　皇上就向沐國公言

曰孫可望雖敗餘賊未誅卿等還當照常保守城池切不
可懈怠且待二王同兵之日再作議論彼時就叫晉王差
的來使近前吩咐說你王之功非小至於三軍衆將應當
重賞奈今府庫正在乏用之時汝王一一盡知今將宮中
一年的費用汝帶往軍前備買羊酒與諸將三軍舉杯徵
表寡人一點遠望之心也俟平定之日叙功陞賞汝今同
營再對汝王說今孫可望雖敗去正在計窮力竭之際須
防他投降清朝此事着意打聽今城內的事有沐國公保
守汝可速去同我差官一齊往彼使去之後未及十日忽
有人來傳至內庭說沐國公有事面奏彼時　皇上出宮
上殿宣沐國公進見沐國公奏曰臣接得李晉王的啓報
內云今有逆賊張勝領兵來攻城此係孫可望差來的言
保國公與他接應伏乞　皇上將保國公王尚禮詔進朝

來只說今夜寡人十分寂寞向聞卿家有經文緯武之才
閑談一叙待臣在城上防守再傳啓　旨與錦衣衛等官
叫他們用心防守內俱要暗藏兵器如保國公王進忠見
就叫錦衣衛官傳　旨與他叫他不必帶一人入禁　皇
上聞奏就說依卿所奏時沐國公辭　駕出朝　皇上即
傳　旨宣王進忠進朝時王進忠進了朝見過　皇上
皇上即將沐國公所奏之事一一照行王進忠知事已敗
露不覺面皆失色無言可答口稱臣向有疾病伏望　皇
上天恩赦臣在朝房候　旨定奪如此再三哀懇　皇
上與衆文武等只不依其時已將戌時保國公正在危急
之間忽有沐國公部下副將張龍來奏曰今有反賊張勝
領兵已到渾水塘啟奏　皇上知道切不聽保國公奸計
要緊奏罷彼時　皇上即差近侍小內臣楊德澤同張龍

上城傳啓　旨與沐國公　旨曰卿所奏之事朕一一依
計而行但卿不可下城凡有所奏即差張龍來見朕內有
機密之事自有近侍楊德澤到卿帳下可也凡差人來往
俱是此二人罷不必再用別人時已至三更只聽城上大
鬧起來時沐國公傳令叫大街小巷家家俱要點燈伺候
如一家無燈火者即爲同叛反賊以軍令處斬令一發兵
見城外家家高擎火把張燈照耀如同白日又將保國公
部下守城的兵調在大西門去了到五更時分張勝之兵
已臨城下望城上大叫曰裡面的事可明白了麼城上將
大石打下張勝方知事已敗露隨即同兵放火殺人沐國
公先已有一千人馬埋伏在城外兵聽城上號砲一响伏
兵四起將賊圍困兵有三千之數殺死有二千只剩千餘
人逃去後又遇我們楚雄的至城下會殺賊兵四散只剩

張勝兵百餘人敗逃而去黎明至午關城未開城外營中
將官報與沐國公說知張勝戰敗而逃即差張龍來奏知
皇上時　皇上命沐國公下城沐國公即下城入朝見
駕請安畢奏曰猶恐賊人餘黨未除必待三日後再開
城門且將保國公緊緊看守不可放出奏畢　皇上大哭
曰昨夜之事若非國公大才保守君臣之命一旦喪在賊
手矣言罷不期張勝又會永昌楚雄一帶大將軍門有才
等前來攻打雲南沐國公已預先準備三日前四下俱用
戰將埋伏賊人張勝等人馬將至城邊號砲一起沐國公
一陣將張勝困在重圍俱已擒捉其時大開城門又重頒
安民詔沐國公同衆文武入朝見　駕慶賀已畢就頒詔
到李王軍前曉諭並各省地方次日國公王進忠已自盡
矣又將張勝等賊人鎖縛監候待大將軍李定國來發落

時　永曆十三年十月十日大將軍李定國有本來奏孫可望已被劉文秀放走去投清朝了　皇上覽罷本章即遞與沐國公並諸大臣看　皇上曰此賊即我朝之禍本也想此賊當日將我母子轄在安龍府要置朕于死地彼時幸有李王來救我一家方得脫離虎口今日又被他紊亂國政殺害百姓竟不投降我朝放投入清營將來此賊實爲心腹之患　皇上猶恐大事有失彼時對李王來使說你可向汝王說我知道了汝王離得軍營可即星夜還朝君臣一商可也汝當速去再對汝王說反賊張勝等收監候王來朝同決其罪共議發落只恐日久其中有變此爲要緊之事汝當速去使即領　旨星夜到了軍前回復晉王晉王接了密　旨甚是愁慮欲要回兵又恐蜀王劉文秀懷亂欲不回兵又恐違了　旨意事兩難又恐雲南事急日夜焦心寢食俱廢只得請蜀王來共議再看他動靜若何時正遇冬月又恐三軍寒冷兵馬難行且說蜀王又見孫可望已投清朝又知雲南事已大露量不成事矣只得來見李王遂倒身下跪在王前曰非我放走孫可望彼時因我病重不及追赶萬望兄長恕我大罪念你我軀塲數十年的奸弟兄乞長兄保救我一家性命俱在長兄之手晉王答曰我豈無愛惜骨月之心奈賢弟不聽我忠義之言反信小人之語不爲正事想今日之事俱是天命豈有怪賢弟之理一切之事俱是愚兄之過也不與賢弟相干且自放心說過不題二人議畢就先差白文選進京朝見然後同兵再着精細人前去打探清兵的消息不題且說白文選乃孫可望帳下一員大將此人因　永曆六年間在安龍避難居住時孫可望差他去殺害　皇帝他

到安龍去朝見　皇上時有　崇禎舊吏陳也茂百戶葉照等官雖　皇上在不得之際且日有一朝未嘗失君臣之禮白文選因見他們如此小官且能懷忠義之心故此白文選亦就有改邪歸正之念暗懷忠義不離左右竭力保　駕他又有見孫可望待　皇上如視罪人每常提筆在案上竟書　皇帝一名　太后一口　娘娘一口太子宮主及內臣宮女以上共三十名口每名一日支口粮一升以下俱支口粮半升因孫可望待　皇上名爲天子暗爲罪人故此白文選與孫可望帳下大將軍馬進忠商議同懷忠義竭力保　駕時見可望發兵來征雲南他二人先已有本報知　皇上本上云臣二人今且暫隨孫可望領兵同到平彝衛待等臨陣之時臣二人必將可望擒來見　皇上且請龍意放寬因他二人有功事平之後俱封爲郡王故李王見可望事已平復纔叫他先去見　駕當時冬至月十月十五日李王回兵入朝進城見　駕君臣抱頭大哭滿朝文武無不下淚正在未散之間忽報孫可望帶領清兵來征雲南清兵已至河南地方又說領兵將軍是宗親王子同經畧洪承疇又未知孫可望在彼不在彼君臣又添一番愁悶只得將各鎮兵馬俱發在湖廣貴州等處地方鎮守時就着文選進忠分作二路進兵晉王李定國就去獨守關嶺蜀王劉文秀出四川攩陝西等處地方沐國公留守雲南接應軍餉時正在出兵虛空之際又報各處土司作亂時晉王兵已至關嶺還未知土司作亂信息且又常見土人出來進貢竟不疑他只見沐國公書至方知土人作亂之信李王次日傳令三軍往彼打猟彼時連土官等都擒了就差官入京報捷大將軍李定國

因重告示曉諭安民不題且說貴州領兵的馬進忠有報
達知李王說清兵已至常德府孫可望亦未來還有本上
時白文選亦有本來奏　上見二人本章俱是一樣且土
司雖平又見說清兵已至常德府　皇上就向沐國公與
丞相馬國勳等言如今清兵將臨我境將何以處況此隆
冬之時天寒地凍錢粮久缺且又年歲荒旱人因馬乏諸
卿何以教我時　皇上仰天而歎曰此非戰之罪天亡我
也寡人無別法惟仗卿等替我設法遂大泣曰朕自即位
以來從不得一日之歡且宮中並無餘存一物將何以湊
足兵餉朕數年之間勤勞國事惟望一個中興的日子不
料一旦天亡我　明今反遺笑千古皆寡人之罪也言罷
沐國公奏曰此非　皇上之過天命有在臣等豈不知
皇上聖意克念必要存千古仁義之心慈愛過人誰能及

也奈天道不隨國運不轉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自有上
天相佑且請　駕同宮少息言罷朝散　皇上同宮將早
朝所奏之事一一奏與　太皇太后說今有清朝兵馬前
來要取雲南目今殘冬歲底錢粮缺乏兒已向大臣等說
叫他們替兒設法今在萬難之際望　太皇太后可將宮
中所帶首飾之類盡行發出以湊兵餉未知　母后依兒
否奏罷　皇太后言曰時當兵餉困乏之際豈言穿帶即
時傳　旨自　娘娘以下以至宮人所藏之物盡行拿出
不許藏匿如有私藏者斬自此之後宮中飾物一空俱收
在　太后面前就傳司禮監李國泰一一交付與他發出
變賣以助軍需李國泰奏曰此係宮中之物誰敢來買民
間若見此物俱要下淚如何敢買　皇上曰依你便怎麼
李國泰奏曰依臣愚見就將此首飾發出交與沐國公及

諸大臣等領去充作軍餉　皇上聞奏曰此言甚善爾就
將寶物拿去交與他們李國泰將宮中所發的首飾一一
領出交付與沐國公時沐國公與衆文武等見了此物俱
各下淚公同向李國泰說請老先生去同奏說此首飾不
足千金臣等豈不知　皇上即位以來尚且外邊進貢之
物絲毫未收今臣等見此番舉動不禁傷心眞亘古未聞
之事也臣等斷不敢遵　旨言罷司禮監照衆臣之言同
奏去了　皇上聞奏大泣曰就叫司禮監李國泰你可對
衆文武說此物雖微也出我母之心非諸大臣之所逼也
爾即速發出再不可復來同奏司禮監含淚而出照　旨
傳出說與諸大臣衆聞其言知　皇上龍意已定我等不
必再奏了只得將此項飾物一一送與大將軍李王并三
軍將士等知之時李王正在軍餉不足之際日夜焦愁忽

見有京中差官來到忙出轅門接　旨已畢只見差官即
將　上發之物捧上後又有二十抬捧上差官說此二十
抬是滿朝文武大小官員們各家夫人的釵環首飾諸大
臣因見　皇上并　皇太后俱發此仁慈之心合朝文武
公議亦將各家首飾拿出湊有三萬之數差官解送軍前
以充軍餉李王聞言即望京謝恩叩首而哭曰　皇上眞
仁德君即位以來所行國政俱法堯舜之道即今日此件
事使千百年之後聞之無不下淚者也言罷仰首歎曰我
旣爲國家大臣不能湊辦軍餉反累及君父不安自愧無
能有負國家重任眞天地間第一罪人也哭罷即叫衆將
三軍等俱望京謝恩滿營將士個個流淚上下皆言如此
仁德之君使我們敢不奮勇當先竭力捐軀以報國恩李
王告差官曰我因土人作反托　皇上洪福已平然而軍

需久乏正在憂慮之際幸蒙　皇上施此洪慈協濟軍餉
我李定國惟一死報　聖恩於萬一耳言畢即將賜來之
實物就分散與各營遂出示曉諭各鎮地方軍民人等知
悉雲南地方雖狹小然山林殊僻因流作亂相連雲貴四
川兩廣　明朝的鄉宦在山林中隱逸者甚多今見李王
將　皇上所行仁德之政各省頒示故此這些住山林隱
逸鄉官俱出助餉的助餉受官的受官李王俱以優禮相
待就將來見的鄉官俱官還舊職此時雲南全省錢粮已
足又兼將士齊心則中興有望矣奈何天心不順當時
永曆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忽報清朝兵馬已到貴州邊境
又報七路進兵東從廣西南寧至安龍等處西從四川金
沙江等處地方不到一月雲南大亂　皇上恐都城難保
時諸大臣沐國公等俱來見　駕奏曰目今清兵雖入內

地幸得錢粮有餘我們的兵馬亦不算少量也無妨只要
將士齊心協力中興之望只在反掌之間且請　皇上龍
顏暫且寬放仁德久洽於人心天命斷無有不歸之理今
朝中一切事務自有臣等料理所慮者都中有些餘賊恐
他內變臣早已將本部羽林軍俱分各處地方防守久矣
臣等仰瞻　皇上有聖王之心萬民欽仰仁化之風行于
四海夷狄之邦自然拱服但願　聖體隆昌中興自有日
矣奏畢　皇上聞奏稍有寬意曰卿等忠言直諫眞可為
棟樑之材千古之下豈埋得卿等此點忠心實朕之心也
言罷朝散時　永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清兵侵入內地
至二十五日報來言六處兵大敗惟有大將李王獨守在
關嶺飛報不絕不期六處所敗之兵將官俱投清朝惟白
文選敗回馬進忠病在軍中還有六路未降的敗兵俱擁

在關嶺來見李王李王見了甚是憂愁就與眾將商議說
想我等在此受困亦非了局目今雲南正在勢窮之際又
無兵馬來救應我們如今就與清兵交戰又無接應之兵
況且清兵甚多我這裡人馬稀少勢孤力乏諸公有何妙
策可速議來眾將答曰千歲在上我等隨千歲數十年疆
場血戰蒙千歲待如骨月況我等又受　大明天恩今
皇上在雲南受驚我等如何過意依我等愚見不如着一
二員勇將在此守關嶺乞千歲且帶領三軍回省保　駕
要緊李王聽了此言正在憂疑之際傍有眾謀士啟曰今
眾將所論極是千歲當依此言而行李王低首不語思量
許久而言曰我豈不知雲南要緊奈何這關嶺是全省的
咽喉要道若關嶺一失則雲南無救矣雲南無救則　皇
上亦無安身之地矣諸公可再細想良策方妙眾謀士又

啟曰千歲在上倘若我朝投過去的兵將暗領清兵直入
雲南將城困了那時有誰人保　駕千歲之兵又違首尾
難接兩不相應恐誤大事乞千歲須依眾將之議方保兩
全李王尋思多時只得依眾將之議暗傳號令就留些兵
馬把守關嶺星夜回兵行至三日早有人來報說清兵已
從安龍府入今現在山口安營這安龍府困　永曆受困
於此後到雲南建都改為安龍府不題且說清兵離安龍
還有八十里來報的人說小的是知府王國興差來的請
千歲速發救兵王聞此報甚是着急就對來報的人說知
道了你且回去李王就親領五千人馬往救安龍又着前
部先鋒寶名望帶三千人馬星夜速上雲南你可奏知
皇上說清兵如今已從安龍府入我只得親自領兵前去
迎敵再敢知沐國公今事在危急切不可緩速將　皇帝

車輦收拾齊備俯我與清兵交戰若能取勝就是 皇上
的洪福如不能取勝時以便請
國公竭力保 駕要緊如我將清兵措住後再具報王與
賛名望商議已定遂兩路分兵不題且說李王行了三日
三夜方至安龍交界清兵一聞李定國兵到俱各駭然道
在千里之外就知我消息罕哉豈非神人也觀清營到有
懼怯之色怎奈 大明氣運已絶又被土人走漏消息報
知清營說李王的兵不滿萬擾草短少土人雖是如此說
清營官兵還不深信土人又說我原是關嶺上被李定國
殺敗的收在營中使奐故知營中之虛實纔敢來報大老
爺知道小人回去還要大老爺賞個回文纔去大將軍趙
僕泰聞之大喜就叫賞土人酒飯就將土人交營內看管
其夜清營中議論不絶次日交鋒各排陣勢與李王厮殺

李王見清兵排陣也自排成一陣兩軍相對人馬交戰自
辰至未並無勝敗清兵將李王圍住衆軍殺散人馬大敗
李王身入重圍厲聲告天曰我大明三百餘年之天下今
日一旦被我李定國丧了就要拔劍自刎幸得衆將拖住
齊齊跪勸曰千歲還當忍耐非千歲力戰之過也實乃天
命不順耳況且 皇上在雲南專望千歲一人就是大小
三軍亦望着千歲若有一失我等將何顏去見 皇上正
說之間忽有人來報說清兵見千歲雖遭大難困窮之際
兵勢不動如今清營收兵遠望又傳說此李王必有詭計
謹防有變我們且收兵備守營寨且到明日再與他死戰
李王還未深信忽然之間只見清兵忽然退去時至一更
李王在燈下抄寫本章差人上雲南去了又將部下人馬
查點明白只少八百餘人忽又報說清兵已到了有數千

兵馬將近山下不遠李王聽說忙點人馬冲下山來只因
山高勢險路徑窄狹清兵懼不戰而退李王亦不追趕將
計就計虛設假營星夜帶領人馬趕至安龍府去行至五
更方到就傳令與知府說昨日兵馬已戰了一日今又行
了一夜十分勞苦你可去買些牛羊猪鷄之物以便犒賞
三軍且說李王到了安龍府與衆將商議今日清兵定知
我在此必來追趕奈何又無救兵況此處無糧接應諒不
能勝他不如着三千人馬埋伏在東山谷口清兵若進此
口伏兵冲出把他截爲兩叚內外交攻與死戰一陣若能
取勝是我君臣之幸如不能取勝使清兵亦不敢擅入雲
南我今先差土人去東山砍取大木將四外要路塞住使
他只向大路而進我好禦敵再無别法說罷就傳令着土
人砍木塞路去了那清兵果然從大路而來早已被李王

在高嶺看見因而仰天哭告曰臣李定國非不能力戰奈
我明朝氣運將終天命不佑李王正在告天忽有人報道
清兵已被我營人馬截作兩叚圍困在彼請令定奪李王
聞知大喜隨即帶領人馬吩咐諸將曰今日之事非同小
可爾等衆將三軍切不爲財色關心仰賴諸公協力同人
必須死戰要爲千百世功臣全在此一舉也言罷衆將答
應知道了衆兵聽得一聲炮响李王從清營脇下殺入把
清營的大纛奪了兩桿四面衆將一齊殺入不一時殺得
東奔西逃清兵見勢重往外便攻誰知外邊還有一層兵
馬圍住清兵見着實利害只得將兵收住不動從午至酉
清兵有三萬餘被李王殺去大半屍骸遍野天色已晚人
馬困乏只得收兵下營不題且說清兵見李王收兵十分
歡喜俺們從來上陣未曾見此利害李王將自己兵馬收

下查點也少一千餘人李王悲歎不已是夜與將商議曰
我們今日雖大勝了淸兵一陣但我營人馬有限他的人
馬甚多恐怕到了天明看出我們營內的虛實反來攻戰
將奈何哉諸公有何良策速速教我衆將應曰今事在危
急並無別法且將有才能的差一二人星夜到各處地方
粘貼告示曉諭只說淸兵大敗於安龍府被李王兵馬困
住今又將關嶺並雲南的兵馬一齊吊來會合大將軍李
王不日要克復貴州了再將我營所剩的旂號俱揷在各
山嶺上遇無人馬之地可放起烟火來虛張聲勢再着有
才能者一人在此鎭守請千歲只帶隨身將士星夜趕上
雲南請　皇上駕遷永昌卽將各鎭人馬調齊再與他戰
未遲李王垂思良久只得依此而行幸淸兵竟不敢前進
李王星夜到了雲南見了　皇上奏曰臣被軍務羈身不

能朝見死罪死罪　皇上見了李王君臣抱頭痛哭曰我
　明朝氣運盡矣空負卿一片忠義之心勤勞王事血戰
千埸朕無所酬惟靑史標卿千古不朽之美名罷李王叩
謝罷　皇上又曰目今大事去矣卿叫朕遷都永昌何也
李王奏說臣今日且不敢請罪臣且帶罪立功伏望　皇
上赦臣失城失國不能保守之罪今遷都之事非臣敢請
　皇上但因事在危急不過暫上永昌迴避一時遷都之
事非同小可非臣一人敢當必要召沐國公并衆大臣公
議定非臣推辭但臣出外須防不測一路有誰接應何人
保　駕臣不敢獨奏貪功還當公議　皇上聞李王所奏
卽召沐國公並宰相大臣等一齊上殿見　駕　皇上曰
今遷都之事卿等有何議論衆臣聞此遷都二字俱泣而
奏曰臣等無能不敢擅奏向來惟托大將軍李王南征北

討臣等不過食祿而已萬望　皇上龍意裁奪臣等不敢
亂奏時李王向沐國公並諸大臣言曰今事在危急公等
不必遲延且議定何人保　駕何人催運錢粮此二事最
爲緊要沐國公答曰王言極是沐國公復奏曰臣　祖宗
自蒙　太祖高皇帝詔命鎭守雲南相連土司地方今已
三百餘年故此深知這些土司所居皆深險之地奈是四
王等自張獻忠敗亡之後四王原係獻忠義子後各自稱
王爲業直入雲南土司先已造反數次今幸得　聖駕在
此建都少得平息且土人性多狡猾久已不服臣調用今
　駕遷永昌必從土司的路過今必先要將土司治服此
去一應錢粮無慮矣晉王聽沐國公之奏心中暗喜大聲
叫曰國公之言極是此去非老先生保　駕萬不能行老
先生不必推辭　皇上復向沐國公而言曰此去必仗國

公之力扶助寡人再不必多言矣沐國公又奏曰臣今所
管者不過是些文臣往來無非筆墨之流不慣于疆埸又
向李王曰保　駕一事不敢不領只須還得精兵三千我
當受命矣晉王兵馬我富發來　皇上就傳旨依其所議
再不言了時俱各辭朝且說晉王就傳令撥兵擇日准于
　永曆十四年冬月二十七日起程擇定日期就差人來
奏知　皇上奏曰晉王擇于本月二十七日起程又沐國
公入宮奏曰臣沐天波請　旨不知宮內用多少人夫轎
馬臣好預備　皇上笑而答曰就是　太皇太后並　皇
后太子宮主二貴人連宮人等不滿三十餘人至于內監
大小臣等傳與他各備夫馬沐國公又奏曰還有內庫所
用之物不知用人夫多少臣好准備　皇上復笑而言曰
卿道我數年之間積下多少寶物不知朕所穿之衣常在

寡人身上所食之物不過隨便而已卿不必多慮沐國公
俯伏在地聞 皇上之言不覺大放悲聲曰臣死罪死罪
想我 皇上受此清淡之苦外有誰人得知就是漢高祖
當日大度懷仁待天下之人亦不能及 皇上之仁慈化
世清淡過人今雖氣運不順縱無中興之日 皇上已成
千百世之聖人也奏罷沐國公含淚下殿去了李王又來
奏事曰臣今日接得鎮守關嶺的漢陽王馬進忠緊報言
清兵又從四川進來領兵的大將軍就是 崇禎年間封
過伯的吳三桂清朝今已封他爲平西親王今領兵來征
雲南臣請 皇上可速差白文選帶一枝人馬去守天星
橋最爲緊要再叫他帳下選一個有才能文士去說吳三
桂就說汝乃係 明朝舊大臣今 永曆皇上日夜望你
來從中再定中興若肯一擧同心事成之日平分社稷可

請王速換衣冠一同去見 皇上共成大事就是 大明
的 二祖列宗 崇禎先帝陰靈亦是欣喜就是王的祖
祖宗宗每享春秋萬古不朽之名且看如何答應若得他
依允來見 駕時即是我 皇上之洪福也他若執意不
從必將我們說使殺害那時可將孔有德的兒子原係他
的女婿送到軍前可對他說若是再不依時將他女婿殺
了再看他如何動靜不知 皇上龍意如何 皇上聞奏
甚是歡喜說道卿家所論最善就當速行於是李王下殿
忽見沐國公就問夫馬之事可曾請過 旨麽大畧內宮
要用多少夫馬沐國公含淚而告曰我昨日已請過 旨
意遂將 皇上之言一一說與李王李王聞之大哭滿朝
文武亦皆下淚次日李王沐國公並滿朝文武俱來送
駕此一日君臣大別俱哭在一處神鬼皆驚李王奏曰臣

當送 駕百里臣又恐雲南有變只得在後鎮之可叫臣
子同臣妻隨 駕 皇上曰卿不必送朕保守城池要緊
次日 皇上同宮眷等俱出沐國公帶領三千羽林軍綏
綏而行只見省城內外老少人等 拈香隨輦遮道而哭
要隨 駕上永昌去 皇上見時大哭曰爾等俱宜回去
俟中興之日再與爾等相會此還是我貽害了你衆百姓
了這些老少聞言哭聲振地戀戀不捨老弱者隨至百餘
里外且不能行方回少壯者竟隨至二百餘里 皇上催
之再三衆百姓方纔一齊散去 皇上行到未時忽見報
馬來沐國公接住就在馬上看了報內云清兵已過貴州
了又說白文選西路兵敗有吳王將我們打發去說吳王
的劉漢臣已殺了不一時 駕已行到安甯州下營沐國
公帶領衆文武朝見請安時文武朝散之後沐國公就將

今日來的報捧上奏曰 皇上覽罷且不必傳 旨恐惑
軍心事已如此明日只得日夜緊走再看報來如何光景
時有土司龍昌出來朝見進貢沐國公就引他見了 皇
上 皇上就問曰你就是此處土官麽龍昌奏曰臣是龍
昌龍昌見 皇上龍顏竟像梓童帝君遂俯伏大哭奏曰
臣雖是土人臣的祖宗曾受過 太祖高皇帝的 皇恩
至今未曾報答數年以來臣又蒙 皇上龍恩不淺亦未
曾報今得見 天顏情愿隨營保 駕 皇上說你既不
忘先人曾受 先帝之恩即見你是世代存忠義之人也
你今又來進貢爾的忠心朕盡知之但今日當大亂之際
爾的地方也是要緊朕這裡保駕人馬甚多爾不必去罷
想此一路上全是爾所管的爾可速速傳與前去的地方
凡有土司處叫他們預備夫馬處處不誤就是你的保駕

之功侯中興之日爾功當爲第一于是龍昌一一允應謝
恩去了有沐國公奏曰臣前日惟慮龍昌不來朝見一路
夫馬難以齊備今日龍昌來見皆我　皇上洪福今又加
一番　恩詔與他此去一路夫馬可無多慮矣後龍昌果
然日日親身在前催備夫馬直到永昌不悞且說　皇上
自雲南起程已走了二十一日無一日不受驚況且每日
有小人餘賊搶掠財物婦女此俱是保國公王進忠家的
前番作亂要與孫可望接手的餘賊混在軍中實無奈何
他時沐國公只得傳令卽拿卽斬這些賊人見軍令嚴緊
纔都平息了　皇上到了永昌五日之後李王就有本來
奏曰臣李定國死罪死罪奈臣一人力盡無能今有各鎮
的將軍總兵俱投入清朝去了臣部下的雖有二萬有餘
奈臣一人如何支持得來又聞漢陽王馬進忠已故白文

選帶傷清兵已入雲南臣只得與清兵對壘相守量清兵
不敢入永昌地境臣與清兵上過五陣俱託　皇上洪福
保得三軍平安此臣死罪死罪　皇上覽畢本章就遞與
沐國公並衆大臣等看　皇上遂大哭曰想我朝朱家三
百餘年的天下一旦休矣想寡人有何面目去見　二祖
列宗早知如此光景何苦勞軍勞力皆寡人彌天之罪也
時有沐國公並在朝諸大臣俱俯伏奏曰此皆臣等無能
之罪想　皇上數年以來仁化洽于天下且廸德修身何
嘗有絲毫錯行之處總奈天運未順若不是　皇上聖明
如何支持得十數餘年想早已完矣今事雖危急自然有
個否極泰來的日子請　皇上龍意放寬事已如此將奈
何哉奏罷　皇上曰事雖如此卿等還當同朕告天三日
俱要齋戒虔誠切不可怠忽時在永昌君臣大告天地十

分哀憐永昌內外軍民見者無不垂淚且說到十二月初
十日看見清兵日勝兼又軍需將乏且七處雖埋伏下奇
兵清兵竟不肯入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疑慮之間有人來
報說我們所設的奇兵俱被我們投過去的人說與他們
知道了李王聞知仰天長嘆又不敢與他交戰又恐剩下
的人馬再投了過去如何處治只得與衆將商議不如緩
緩而退到永昌再作議處衆將應曰千歲此論極是就依
此而行罷王又傳令與衆三軍說大事如此恐天命自有
回時爾等不可言是他人的地方了就放起搶來爾等若
要放搶可先將我殺了罷衆將士聞言合營俱大哭告曰
千歲忠義之心我等盡知況且我等跟隨千歲數十年待
如骨月我等惟一死以報千歲決無放搶歸林之心千歲
只管放心我等必慎始終時李王聽了衆將一口同音十

分歡喜說道我恐爾等見大事已去又苦隨我數十餘年
今一旦功不成名不就只怕爾等心灰若爾等言必慎始
終凡事俱要耐守日後自有個中興的日子我豈肯忘爾
等血戰之苦說罷就令總兵王惠帶三千人馬去守草鋪
又令總兵潘融帶三千人馬在豐祿縣鎮守又令左路將
軍竇名望帶五千精兵在此鎮守看勢而出看勢而入又
令右路將軍齊三省說你可帶五千人馬去金沙江接應
鞏昌王白文選你若接着他時可與他同上永昌去要緊
又令前路將軍馬士良說你可帶五千人馬同衆謀士商
議去各處催趲錢粮要緊又令副將王鎭帶五百能走的
步兵藏在安甯州探聽清兵的消息說你可着人到各處
去報知餘下的老弱的兵馬俱隨我上永昌爾等向知我
的性燥各路三日具一報來有事無事俱要如此我們就

此拜別今夜各人各去保守各人的地方說罷俱哭在一處時李王向眾將等大拜四拜李王說道此四拜是我替　皇上拜的後又拜四拜曰我李定國自接　皇上來到雲南並不曾瞞了諸公私自晏樂一天諸公盡知然而今日之舉望諸公克念　皇上數年以來受盡苦楚且天恩浩蕩仁化過人待你我之恩不淺我等見今日大事未成豈肯學匹夫小人哉乞諸公各顯奇能若能勾請得　皇上回來此功勝定國十倍今諸公內果有奇才者我李定國願拜麾下為將就是　皇上當日入雲南時亦曾有旨意示我等凡有才能者不論將士如能復得江山　大明一統願將天下平分我今日下拜公等當同心竭力將來功業不小眾將齊哭曰我等今日受了　皇上四拜又受千歲四拜我等並非土木到這時節安有不盡心的于

是眾將當天盟心就是千歲去見　皇上亦見得我等在此用心即千歲亦見得我等之心時眾將就將各自所佩的刀劍拔出放在項上說誓曰我等眾將蒙受　明朝大恩今　皇上處此大難之際李晉王亦危急之時今着我等在此鎮守還要復轉雲南若我等稍有貪生怕死想圖富貴私心去投他國者就死在刀劍之下我等惟一死戰以報國恩永不負千歲一片忠義之心誓罷俱哭在一處李王見眾將果報國之心真切遂說道公等既有此丹心上天必佑也時已將晚眾將仍還本帳曰明日我等不來辭千歲了王說你們不必來了次日李王起身上永昌請兵見了李王營內並無動靜欲要與他上陣又恐他出奇行詭豈有每日閉壘之理時八旗兵主俱來與平西王商議進兵李王已到永昌見過　皇上朝罷大哭就將留人

鎮守之事一一奏知又將自已的所失之罪奏請領罪奏日臣李定國罪深似海自掌　皇上賜臣晉王之職又受斧鉞之任今已十餘年自媿無寸箭之功今臣自陳十大罪望我　皇上　聖明即將臣拿處告廟頒詔曉諭各處地方并各鎮兵將今臣自知無才當日錯用劉文秀去追孫可望今又被他放走孫可望去投清朝故有今日此臣之罪一也此事重大臣若自去焉有今日皆是臣奸閑孏傭其罪當誅張勝犯　闕累及我　皇上受驚挪城內外軍民人等塗炭生靈幸賴　皇上洪福將賊勝拿住正法臣當星夜來都保守城池與賊一戰纔是大任之所為臣竟不能相應此臣之罪二也昨貴州失守白文選大敗皆臣用人不的之罪三也後關嶺又失是留將無能雖安龍一戰得勝不過稍挫清兵銳氣尚未能補過此臣之罪四

也又失守都城請　駕遷都永昌此臣之罪五也且臣受斧鉞大任身為大將軍且軍需屢屢不足此臣實無長算之才累及我　皇上　太皇太后將宮中所用的佩帶之物盡行發出以助軍需若不是　皇上聖明三軍早已餓死此臣之罪六也既請　駕遷都臣當隨營保　駕如臣保　駕　皇上安得有日日受驚此臣之大罪七也既知白文選無能貴州失守就不該又叫他鎮守四川今又受傷失守此臣欺　君之罪八也今既請　駕遷都到此此處錢粮又不足用此臣誑　君之罪九也想臣自知無才就不該受國家大任既受大任又不能保全社稷今一旦將　明朝三百餘年天下失了臣當萬剮凌遲此斷不可赦之罪十也臣自知罪大日夜驚恐萬望　皇上即降旨誅臣臣死九泉深感天恩就是臣的祖祖宗宗亦感天

恩奏罷　皇上同宰相馬國勳衆大臣等聞晉王自奏十
罪時　皇上親下寶座雙手扶起李王大哭曰卿有何罪
俱是寡人無福且無才備疲據王所奏就不必言天心不
順氣運不濟不該中興了　皇上痛勸李王只是不肯起
來愈加哀憐　皇上降　旨後又奏曰臣今日若不受誅
正法若不將臣妻子發與三軍爲奴只恐後人談論　皇
上用法不明臣的罪愈大了望我　皇上開　聖明之心
誅臣臣祖宗在九泉亦得瞑目　皇上見李王愈法奏得
緊切實實着急仰天歎曰卿何必如此又向衆大臣曰既
是王不肯依我就將王寶交與王罷想我當日在廣東已
在危急之極卿一力保我今日之事王已費盡心力總是
天命不順想我　明朝天下已失之久矣歷年以來全憑
王一片忠心故支持得只幾年王不言功今反言罪既王

要言罪寡人今也要言過了且將我廢了然後王再自言
其罪王心下如何請王迴朝接下王寶寡人今日就同老
母帶領妻子自去尋個居所去罷王聽　皇上之言俱是
急廹言語復又奏曰望　皇上大開龍恩臣該萬死李王
奏罷就退下堦就將自佩的劍拔出放在頭上俯伏奏曰
臣李定國實意請罪非敢冐望　天顔　皇上還當聖明
臣的愚妄數年以來臣蒙　皇上龍恩一旦將臣重用但
恐有抱負經綸者因用臣一人俱埋没了見臣獨霸朝堂
不好出來就要出來又恐臣不容今臣若不自責受誅豈
不因臣一人悞了國家大事且又不知埋没了多少才人
若蒙　皇恩今日誅了臣恐明日有才能者出來今　皇
上只顧惜臣一人豈不悞了大事衆文武等官見李王奏
的懇切又見　皇上龍顔悲甚一齊跪告曰今李王出自

本心其實天下皆知王有何罪此是王一片忠心乞　皇
上聖明自古以來誰肯見大事去壞還肯自己請罪望誅
又將身舉人來整理國家大事想王自從龍以來血戰勞
心功積如山豈尚有十罪之責此就是我　朱朝强盛歷
朝未脚之美名也日後若能中興我　君臣皆賴定國李
王今日之舉也若不能中興皆是天命不從我　皇上與
李王今日之論卽百世之後亦不能埋没也　皇上聞衆
臣之奏就向李王曰卿又執意不依寡人安肯依卿今日
已晚了王且回去明日再議罷李王見　皇上推辭不准
本章大哭奏曰　皇上若不納臣之奏臣就拔劍自刎在
此惟盡了臣的一點忠心日後也免得駡名千古衆臣見
李王實意急了必竟要自刎幸得一齊上去得快不然幾
乎刎了衆臣抱住李王勸曰王何必苦苦如此天下大事

非王無能況且歷年以來王的功積如山王何罪之有今
叫　皇上如何准得王的本章王就不慮始終王今日行
了千古之事全不想　皇上依靠誰人保　駕王說是有
人來就有人來亦未似王的一片忠心請王且回府明日
再奏罷　皇上若再不准我等自有公議　皇上見衆臣
勸晉王回去遂下　旨曰爾等說得是明日公同再議王
且請回寡人也要回宫　皇上說完就回宫去了衆大臣
也勸李王回府李王就向衆大臣曰今日且遵公說明日
公等必要替我奏准　皇上于是衆人各自散朝去了次
日　皇上與內大臣等商議你們可着人去李王處說去
只說朕昨日受了些風寒今日不能出朝議事王亦不必
來罷免得他又來上本一面着人到李王處說一面就宣
丞相等官進來　皇上說等我們議定再去召他時丞相

等官進宮朝見畢　皇上曰昨李王所奏十罪爾等今日
必要議出一個解圍的法來丞相馬國勳奏曰臣等已議
定在此請　旨定奪臣等見李晉王昨日奏章其實是李
王的一片忠心並不是虛意若　皇上今日不准他的本
章實不能勸得他回心依臣等議不如依他告廟頒詔曉
諭天下摘他王印定一罪名他若依了再過二三日再下
　旨將白文選詔來就叫他在此保　駕可叫李王帶罪
去整理地方　皇上再苦苦勸他說罪之所奏我一一准
了立功大任之事仍要仗王替朕依舊掌理王若不肯掌
理王就舉出一個人來他自然依　旨如　皇上再要不
准他的奏又不定他的罪倘如昨日行出個自盡的事來
如何處之　皇上聞奏追思良久曰爾等議得極是但此
時正在用人之際況且歷年以來他的功勞不小朕若一

旦依此而行豈不寒天下人之心就有忠臣義士誰肯出
來做事豈不怨寡人處事不明此議斷不可行倒是爾等
隨我到府裡再苦勸他他再不依你們一齊說千歲你今
日再要不依　皇上也有些不妙了今　皇上已降過
旨意說李王今日再要不依　皇上要鎖宮門掩閉不過
亦是一死而已此不是王行忠義反到是逼迫　皇上此
罪不小再看他如何回奏眾臣聽得　皇上說到這裡不
由得不一齊大哭此時永昌宮院甚窄內外相近後宮
太后　皇后早已聽見連宮裡都一齊哭將起來時李王
正差內監來朝請　皇上的安見眾大臣俱在朝裡又聽
得滿朝哭聲大振再要往前走又不知是何原故只得站
住又聽得後宮裡也哭起來又不敢退又不敢進躊想今
日早辰聽得說　皇上受了些寒症正在疑惑之間忽見

司禮監李國泰出來內監就上前說我是晉王差來的請
　皇上的聖安李國泰見是晉王差來的隨即引見了
皇上　皇上就向差來的內監說朕已好了你王昨日勞
神費力一定身子不爽晉王差來的內監纔去　皇上降
　旨擺　駕同眾文武往晉王府去言罷　皇上就上輦
出了午門不一時到了晉王府門早已報與李王李王忙
出大門外跪接　聖駕　皇上曰王請起來晉王俯伏叩
首　皇上就下了輦晉王奏曰臣該萬死豈有　皇上在
此下輦之理還請　皇上上輦　皇上執意不肯上輦就
扶着李王攜手同入眾臣俱隨進去晉王請　皇上登了
寶座王就帶領世子同百官朝見已畢　皇上就說昨日
寡人一時不明十分委曲王了今日寡人特同文武親來
請罪未知王依不依晉王聞　皇上之言驚倒在地奏曰

嚇死臣了臣合家老小俱該萬死　皇上叫扶起來　皇
上又曰王不必說了朕豈不知王力行忠義況且數年以
來王的勞心勞力功深似海天下誰是不知叫寡人將何
事言王之罪今王反自謂有罪寡人就依了王的本叫朕
如何下詔曉示天下豈不叫天下人笑朕此還是王愛我
是王責我若愛我今日就依我言若責我今日就將朕躬
廢了晉王聽了愈加大哭奏曰臣當萬死求　聖上赦臣
之罪正言間眾文武將沐國公扶來見　駕沐國公自到
永昌大病不起眾文武見事不妥只得去對他說知沐國
公聞得此事只得勉强扶病到來解勸晉王　皇上同晉
王見了沐國公三人抱頭大哭在一處　皇上又見沐國
公的病還未好骨瘦如柴氣弱非常　皇上愈加傷感曰
寡人前日已差人去看卿回來奏說卿已大好了今日見

卿甚弱就不該來了沐國公奏曰臣非為別而來臣聞
聖上　御駕親至晉王府臣又恐晉王還不依　皇上上
諭臣特勸勸晉王沐國公就向晉王說請王收了本章待
事平之後再奏不遲如王今日再不依　皇上的　聖旨
反招了大罪在身　皇上今日已降下　旨意說晉王若
依了便罷如若不依就將宮門封了亦是一死而已我聽
這個　旨意是以扶病來求晉王望王請收了本章待事
平之後我自替王陳奏晉王聽了沐國公一番言說嚇得
魂不附體只得跪告　皇上開天地之恩赦臣死罪即當
依　旨收了本章只求　皇上將臣的權任摘了纔　詔
曉示天下說臣失守封疆本當誅戮今暫赦罪叫臣帶罪
立功事平之日再定議處時　皇上聽了晉王意欲不允
他沐國公同文武等一齊奏曰晉王奏得是望　皇上准

他的奏　皇上向沐國公說寡人今日依了晉王同卿等
日後叫朕如何去見　二祖列宗想　祖宗豈不怪我賞
罰不明就是天下人亦要罵如朕再不依晉王與衆卿奏
今日之事又不得平息實叫朕十分為難依便依了只是
理上不通恐遺後人談論晉王聞　皇上准奏即同沐國
公衆文武等一齊謝恩　皇上即差內監先送沐國公回
府然後　皇上纔傳　旨擺　駕晉王奏曰今臣妻帶領
閤家老幼叩謝　聖上赦臣合門不斬之恩　皇上曰朕
有何德又勞動王妃不必見罷時王妃已到丹墀下謝恩
皇上即降　旨平身有勞王妃了　皇上就上了輦起
駕回朝文武亦散晉王送　駕次日　皇上就頒詔通
行天下軍民人等聞知晉王自陳十罪　皇上又不准他
的本章俱各下淚時沐國公病已痊好來朝謝恩不題且

說次日左路將軍竇名望進朝見　駕　奏曰王惠等俱
帶兵投入清朝了奈何臣一人支持不住只得退回清兵
已到楚雄將至下關大理等處奏罷　皇上曰卿年老多
病今日受如此勞苦想我　明朝諒沒有中興之日了惟
願卿家在史書上載一萬古不朽之名罷　皇上言畢大
哭竇名望謝了恩亦大哭衆文武俱各下淚時沐國公李
晉王同來奏事晉王奏曰今清兵已近臣等欲整殘兵死
守永昌奈此處糧草短少欲請　聖上的　駕且上騰越
州恐山路窄狹車輦難行臣等又想四海外並無去處惟
此處可以少存幾日請　旨定奪　皇上聞奏大哭曰事
已至此但憑卿等為之朕所慮者惟　太后年高餘無他
慮今事已危急卿等叫我何往我只得隨行晉王同沐國
公衆文武聞　皇上說出此言不覺大哭而奏曰這總是

臣等該萬死之罪望　皇上龍恩還要從寬待臣等再去
商議同奏罷王同沐國公俱下來商議說道清兵至大理
相隔不過五百餘里只一二日就要到此今就是請　皇
上到騰越州去亦不過隔一江之險若清兵再到那裡又
將何往沐國公說再無去處去了只有外國還可以作得
退步但這緬甸宣慰司久不來進貢了且又不知他的道
路時晉王就向沐國公說老先生今事在急迫公不必推
辭此地方當日原係先生所轄的今日只得還要勞駕先
生往彼安服他們這些夷人非老先生不能鎮服得他們
此去糧草接濟都要託賴公爺之力言罷晉王即同衆文
武就向沐國公大拜四拜說道我們就去奏　皇上去罷
時沐國公十分着急遂曰王與公等且少緩片時想為人
誰不肯做忠臣義士但宣慰司的地乃久反之地今一旦

差我前去若果能誘得他出來投降是我君臣之福恐他
只是不理又奈何得他况且我手下又無一枝硬兵强將
他若依服就來接　駕可以不必動兵倘他十分不從只
得與他動兵晉王聽了就說老先生你就將我營內兵揀
精壯者挑選前去沐國公聽得晉王叫挑他營內兵將就
說王此言眞廢王說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豈肯反悔之理
沐國公又說既是王願將本營的强兵助我前去只是那
兵我不自去挑憑王撥些與我只要用得着的切不可將
老弱不堪的撥來充數恐悞大事李王應曰若果悞了國
家大事將我李定國定罪便了不與先生相干沐國公說
王既如此就請奏去罷我今日就起身一同上殿就去辭
駕前往晉王同衆文武奏畢　皇上遂向沐國公曰此
舉前賴卿力又向晉王言當行可就行晉王同沐國公大

哭奏曰萬望　聖上還要　聖明今事急廹之際　龍意
焦愁也是枉然臣聞得連日　皇上竟不進膳且　太皇
太后又在高年恐爲　聖上添了一番愁慮俱是臣等遺
罪不淺　皇上聞奏不覺大哭起來說道朕一人死是應
當何苦累及卿等數年血戰勞兵勞力軍兵受了多少塗
炭又遺　太后受了無數苦楚朕日夜含媿日後如何去
見　二祖列宗我還如何吃得下飯去說罷朝散晉王同
衆文武就送沐國公出城沐國公上馬去了衆官俱散晉
王還未曾到府忽有人報今有保國公家人會同許多鄉
民滿城放搶又將送沐公爺的文武官員拏住要銀子哩
如今滿城都亂起來了請千歲快快發兵去救晉王聽說
待我自去有誰人救去晉王就帶領隨身的人馬出去時
只見滿城已在放搶那些軍民人等俱亂在一處晉王就

傳令旨命隨身的指揮千百戶等官爾等快去將午門保
守恐驚　聖上　太后的　駕又叫人速去將王進忠毋
子擒住將他管家的官一并拿住來不一時就將保國公
母子及管家的官俱拿到了又見衆文武皆步行而來見
王王說公等受驚了事畢後待孤來請罪衆官俱打拱謝
曰又蒙千歲護救我等彼時就將拿來的賊即將各市斬
之號令衆將俱來說事已平息了可就將保國公的妻子
綁斬罷王說且緩必須請　旨定奪時晉王就出見　龍
請　旨晉王見了　皇上俯伏奏曰臣該萬死今日　聖
上又受驚了今已平息特來奏知　聖上請　旨誅保國
公的妻子並家人等　皇上曰今日之事若不是王着人
來午門把守這些賊人早已搶進宮來了想王救　駕之
功朕亦記不過來若論王進忠之罪應該一家全誅念他

與王同事年久且赦不究可將一家攆出都城去罷王即
奉　旨行訖不題且說竇名望前日見過　皇上晉王又
叫他去迎敵今又有本來報說清兵已過了下關將近永
昌交界有報與晉王說快請　聖駕上騰越州去罷恐一
時走不及我不過在此勉强支持竟不能取勝惟有一計
千歲不必隨　駕上騰越候我同來面商只在三二日就
來永昌晉王看畢就將報來與　皇上看　皇上看了遂
曰王在此候他罷朕明日一早起程晉王就將保　駕的
官員一一奏知時就引見了次日五更　皇上起駕出城
晉王帶領本營兵馬送至三十里之外方纔辭　駕回來
竇名望夜半時已到永昌就見了晉王同拜倒大哭就說
清兵勢重十分想大事諒不能濟矣只有一計與王商之
不知可行得否遂密密告知晉王聽了十分大喜道此計

大妙我與你今夜就着人去預備卽將所存的餘物盡皆
賞了三軍天未明二人出城星夜趕到磨盤山就將所議
計策一一備齊候清兵來時決一死戰卽將五營四哨的
大刀手傳令在狹路上埋伏又將滿山的大木砍將來各
處小路俱擋塞了只留大路與清兵進來寶名望帶三千
人馬在山下引戰誘清兵進來晉王帶大刀手在山坳裡
埋伏又着人在頂上搭起一臺臺上按四門每門十人瞭望
一門若見寶名望敗走卽着一人來報我以便接應如此
四門俱按東南西北但看清兵打那一方來那一方的人
來報我如來報一次賞銀一百兩日後還要叙功若遲悞
軍情卽當取斬又傳令與大刀手你們遇敵人不必擒活
的須一齊努力連人帶馬用刀劈下嶺去若能全勝日後
你們俱是總兵之職決不妄言傳令已畢晉王與寶名望

埋伏齊備纔要安歇時有人來報　皇上已到騰越州了
就問來人　皇上　太后龍駕可安麼一路不曾受驚麼
來人說自到那裡無日不廝殺幸得人多保住　駕輦又
虧千歲預備下的鐵鎚將山石打開　駕輦方能過去雖
是時刻廝殺且幸　皇上的　龍駕平安總兵等特差小
官來報千歲知道晉王聞知仰天大哭曰　二祖列宗
崇禎先帝何不大顯陰靈以佑子孫臣李定國不能治國
家大事今社稷將危皆臣無能之罪告罷寶名望勸曰大
事已是如此且天命有在千歲又有何法治之正說之間
有報來說清兵已入江口聞說今日且不上山不過江了
西南下營明早過江小人已見他下營地方特來報知晉
王說重重賞了探子叫他再去探聽時晉王傳令四更時
分埋鍋造飯五鼓時齊備傳令後賓名望先已下山去了

天將明探子來報云清兵已過江了正說之間臺上人來
報說寶將軍大敗上山來了清兵已入我們埋伏地境了
說話間臺上人又來報道千歲大喜大刀手已與清兵接
戰了自辰至午將清兵砍劈了十分之三連人帶馬砍死
者不計其數忽又有人來報說敵千歲不好了不知誰人
走了消息寶將軍還與清兵大戰哩不一時寶將軍竟被
砲打死了晉王聽得大叫一聲暈死在地當下衆將三軍
扶起晉王就說千歲待我等如同兒女我等今日必要決
一死戰豈肯貪生怕死且把守山口放下砲去清兵亦不
冲上山來須將千歲扶在床上擡上山去可速着人去到
騰越報　皇上快叫世子到來也是千歲生子一塲衆人
說罷就當如此而行將已半夜只聽得晉王大叫一聲
聖上阿連聲不住時衆將三軍聽了一齊望天叩頭曰好

了好了謝天地千歲身安我等之幸也晉王甦醒良久方
知衆將三軍俱還未散就說難爲你們了時就要上馬衆
等勸止說千歲身體未好況已三日三夜並無水米沾身
又暈倒在地方纔甦醒況且已來報說清兵退過江去了
何不歇息一會且吃些湯水再走未遲晉王只是不依說
道你們方纔一定着人去報知　皇上若是騰越州人曉
得此信還了得哩自然是一齊亂起來了我們快些趕到
那裡去見了　皇上　皇上方纔放心說罷晉王就上馬
不一時就到騰越州看見世子同了他的王妃都來了晉
王不覺大哭說道這是誰的主意有衆將同言是末將等
差人來請的千歲不必驚疑就將在山上暈倒之事一一
回明晉王方纔放心且說　皇上得晉王暈死之報　皇
上放聲大哭後宮　太后　皇后及合宮之人無不大哭

正在痛哭難解之際忽有人來奏說晉王已甦醒今同來
皇上聞奏即同文武拜謝天地方纔拜罷見晉王進殿
俯伏在地大哭奏曰臣同寶名望設此一計必要把清兵
殺絕怎奈天命不佑又被人走透了消息故不成其大事
此臣之死罪也伏望　皇上念臣是有勇無謀之輩臣死
何足惜累及　皇上受驚其罪不小惟求　萬歲將臣誅
之又寶名望在山戰死之事一一奏知乞　皇上祭奠一
番亦不枉戰死沙場盡忠報國之念也　皇上聞奏　聖
心愈加傷感依卿所奏就此而行時寶名望的夫人兒子
跪在道傍接　皇上的　駕　皇上即降　旨平身說且
不言老將軍的功勞倘得中興再與老將軍立祠御葬卿
子照襲王爵說罷寶夫人同子謝恩　皇上同文武禮祭
放聲大哭此一哭神鬼皆驚祭罷起　駕還宮只見探子

來報說清兵已過江了在山下安營此時請　聖駕往外
國去罷自此　君臣別後二十餘日纔得會面此後連
皇上　太后　皇后及宮眷等俱皆混在軍營內將近沐
國公的地方纔得安息的日子時晉王亦赶到了　皇上
纔得見了一碗大米飯乃是沐國公進來的從前二十日
俱是隨在三軍營內每日不過食些馬肉就是好的了
皇上見了李王大哭曰我君臣何幸又得一會晉王奏曰
臣蒙　皇上隆恩以來失守封疆大事竟不能成　大明
社稷竟被臣送掉了今欲與清兵決一死戰不想天命不
從清兵只不與臣上陣只在臣後邊跟着且又不退臣只
得敵住他況又乏粮如此已是半月之期臣只得將營扎
定反追殺上去他與臣戰了三日三夜總是不退如今將
兵收住不戰次日臣又奮力衝殺方得脫離今幸得見

龍顏晉王奏罷　君臣大哭在一處沐國公奏曰今已到
這裡就是到外國的總路地名銅皮關往前還有六關俱
是高山大箐最是難行山路崎嶇又甚窄狹又不能修整
此處只有三条路一条路是往孟艮去的一条路是通交
趾且有大江之隔一条路是入緬甸去的今日王與公等
議個章程去處明日就好起身誰人保　駕隨行誰人在
外接應我們商議妥當　皇上聞沐國公之言說道卿等
今日還要叫朕往那裡去大事已去依朕就不必再走了
不如將朕送至清營完了一樁大事何苦勞人勞力就是
走到天邊亦是無用了到是依我如此行去到得安靜況
太后年高朕又多病實不能支持了卿等不必再議
皇上說罷大哭晉王與衆官俱各流淚勸曰臣等俱該萬
死　聖上今日降下此　旨就是叫臣等在此就死的意

思　聖意請放寬臣李定國自隨　聖駕以來臣雖愚蠢
並不敢一刻放逸晝夜驚心亦未嘗取樂偷閑今聞　聖
上所言臣總活世上亦枉爲人伏求　皇上龍恩即將臣
誅了罷　皇上聞晉王所奏隨即雙手將晉王抱住說道
卿的忠義人天共知即　二祖列宗亦是知道的朕想事
已如此何必勉強寡人所言出自忠善之心因見卿等爲
着朕一人勞心勞力朕實自不過意如依朕行之最善之
策今爲萬難之時又往何處走去只恐走到盡頭之路那
時又將何爲卿等不如依朕之言到也乾淨免得東逃西
奔將來之事如何結局此實出朕之本心也卿等不必過
慮言罷李王與沐國公等一齊叩首謝恩奏曰臣等總不
是此等小人請　皇上放寬　龍意待臣等同李王自去
商議議定了再來同奏次日時值　永曆十三年三月初

一日晉王與衆大臣等就將起身的日子已議定了一齊回奏是月初一日乃是大朝之期時大臣等同王在野地一朝朝罷晉王與沐國公就奏起身的事奏曰臣等議得停當今請　皇上的　龍駕暫進緬甸權居一二年再看天命今沐國公帶領錦衣衛還有總兵潘融他的兵有馬步三千文武內臣等官共有百人餘下官員任從本意此皆不在數內晉王又奏曰臣欲隨營保　駕於外邊的事又無人料理臣在外邊還要望天命返照若能得一個地方臣即請　駕還都　聖上龍意只管放心臣斷不敢怕死偷生爲貪圖富貴之小人晉王奏罷　皇上就將李王抱住痛哭不歇時　太后　皇后太子公主俱出來將李王圍住俱皆大哭　太后曰李王我母子累王今日雖別王我母子進外國望王日後必要始終我母子活一日總

望着王一日還望不可將我母子置於死地就是我母子今生不能報王同衆文武三軍將士等自有來生報答爾等罷想歷代大亂俱有個中興之日豈我　朱朝就無中興之日了想天時未到只恐還有中興之日亦未可知時　太后就同　娘娘太子公主等對李王衆大臣言曰今日並無別物謝卿等惟下一禮王同衆卿等受之微表老身一點之心今我母子此去外國專望王與卿等始終切不可將我送至外國就忘了我所慮者日後不能得出卿等又將何法處之此自我出於無奈乞卿等不要計較　太后言罷晉王同衆文武等聽了　太后哀憐的言就一齊哭拜奏曰　太后　皇后在上臣等若存此心上天不佑臣等臣等此去若有一存身的所在即請　聖駕安都臣等不敢貪圖富貴自有上天鑒察請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回宮去　皇上就將自己的袍衿扯下一幅來又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　血詔交與晉王曰此書非爲別事昔日在廣東時曾向卿言原許將　明朝天下與卿平分只爲干戈不息未定中興天命不從遂遲延到今日並非朕躬失信于王今孤將此信照應圓成了罷王請收下在身存着待日後大事成與不成以表我君臣信義之質庶不遺笑於天下也　皇上說罷大哭曰王可有收我之處請王叫我晉王辭之再三不敢將　血詔收領沐國公曰王今權且收下待事平之日其事行不行在王之心今日必要領　聖上終始之念仁德之心時晉王奏曰臣只得權且收下　血詔不敢謝恩沐國公聞言奏曰晉王所奏極是望　皇上恩准　皇上聞沐國公之奏即准晉王奏時李晉王又奏曰臣無別事諫奏臣所慮者去緬

甸乃海外之地且諸物不備乞　皇上聖心凡事耐煩從寬保重且水路相隔臣處遙遠恐本章一時不能入朝就是國政歷年以來　聖明過人臣無慮矣臣今此去不敢自定日期來朝臣今雖別　龍顏此去必要復得些地方纔着人來報捷就是臣亦不敢輕定營地今臣一一奏明伏乞　聖主寬限晉王就此拜辭　駕同衆文武灑淚而別　皇上見晉王去了心下着實悲傷就將皇太子叫來責曰你今年長十三也不小了如何世事一些也不知道今日我與晉王相別遠　皇娘也出拜他你是一朝太子理當向他下拜說幾句離別的話也是爲太子道理你如何以爲不知既是如此就不該出來了時　皇后聞知皇上動怒也過來將皇太子重責一頓　太后來勸方止　皇上曰我若得一個好子可以叫他隨營去做些事業

奈一身又不能行動又無一個好知事的兒子就是文武
大臣將奈何哉想唐明皇大亂時虧有一個好兒子所以
天下大事有望今我就生這個蠢物來正怒之間沐國公
衆文武也知道了都來諫勸　皇上沐國公奏曰　皇上
龍顏息怒今太子尚幼且在荒亂之時驚恐不能自顧求
　皇上保養　龍體要緊沐國公正奏未完有人來報說
李晉王差官來了　皇上聞說晉王差來即降　旨宣進
來差官朝罷奏曰臣是晉王差來請　太后　萬歲　皇
后的　聖安　皇上就問王好麽衆將三軍好麽差官奏
曰俱託　皇上　洪福好晉王還有沐國公一信沐國公
將書看罷奏曰晉王昨日出去時又與清兵上了一陣托
　皇上洪福保得平安王還有禮進上　皇上曰是何物
沐國公奏曰昨日王在軍需內勻下三千兩銀子說交與

臣收着防備不足之時還有　太后　聖上　皇后　太
子　公主的袍服六件此是在亂軍中得來的路上恐
皇上寒冷一時不備故差官進上　皇上聞奏就向差官
痛哭曰王無一處不替寡人慮到教我如何放得下你可
對你王說朕今生諒不能報王了你將此銀收去說王正
在軍需乏用之際我這裡且用不着請王不必多慮沐國
公奏曰此是晉王遠慮深思之意乞　皇上留當收下纔
是況且臣處並無餘欵臣正爲此事在此躊躇豈有送來
又復拿去之理　聖上此一進去土人來進貢就是　皇
上之洪福了萬一土人不進貢那時君臣將何處置就是
　聖上不收臣也要收下預備日後防荒供膳之用　皇
上聞沐國公之言只得依他收下就大泣不止時沐國公
就對差官說你快去罷此想後人不能及也爾說　皇上

斷不肯將銀收是我收了時差官也去沐國公奏曰明日
就請　駕行罷此處不是久居之地　皇上聞說就依卿
明日起行次日總兵潘融帶領官兵前來保　駕不幾日
已到蠻磨土司交界了不料此賊奸詐多端　皇上到時
他就來朝叅見　駕他就苦苦哀憐說土司地方甚小土
人俱在山上洞裡居住今聞得　天朝　聖主入境俱嚇
得魂不附體不敢出來夫馬錢粮俱無人預備只剩土司
隨身的幾個土人在此土司只得在此迎　駕請罪受誅
　皇上聞土司奏就向沐國公並潘融說卿等如何議處
沐天波同潘融內大臣等奏曰待臣等帶他出去問他細
底于是沐公爺問道你是眞土司假土司實實說來俺
天朝皇帝不過借爾路走一走倘且爾等受過　皇恩的
今日不過打從爾這条路過爾用心送過交界日後太平

之日自然算爾大功今日爾雖用奸計我們大兵在外頭
爾若執意不納粮草我只裡不怕你山洞曲繞地勢險要
我要發兵勦滅你的地方了那時不可後悔事已如此就
是你今日也難逃脫也土司聽了有些着忙就說土司豈
不知　天朝皇帝從此經過奈衆土司土人俱逃遁了叫
土司如何處治且這裡到緬甸尚遠又有水旱兩条路非
一日就到叫土司如何有許多粮草接應事已到無法之
處土司只死了罷了沐國公大笑曰你要死也不難隨傳
令與我拿出去亂刀劈死了罷只留首級曉示土人土司
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就哀告說望老祖爺從寬土司還有
話說沐公爺叫且放了他叫他說來土司說此係外國夷
地人最膽小今見　天朝兵將帶着鋒刃器械土人見了
都是怕的盡已躲避若老祖爺依土司之言赦了土司再

傳一令將三軍所佩的鋒刃器械俱各解去再着人帶了
土司去覩招他們運送粮草就是了就是將土司一人殺
害他們知道愈急了土司說畢大衆公議說我們已到這
裡且事危急又不知他的路徑現正絕粮之時若往前進
又無粮草只得依他再看是何景象就照此議上奏言罷
沐國公就奏 皇上聞奏只得依奏曰卿等當行則行衆
臣俱出來了不想天意所使被蠻磨土司用了奸詐將
君臣弄得五零四散不題就傳令放了土司就着人同去
招安土人又傳令三軍即將所佩帶刀劍之物盡行收藏
並不帶寸鐵在身上時土人一個個都出來了不一時粮
草堆積如山合營人馬俱得飽食吃至三日誰還防他心
變至第四日夜半時只見山頭上四野放起火來又聽得
砲聲不絕時沐公爺帶領人來保 駕就傳令潘總兵叫

三軍且不必動手待他下來時我們自然認得是土人不
是土人如是我們的人自然認得的再令人去河下將船
隻搶了到着天明再作商議說罷沐公爺就同衆文武在
皇上 太后 皇后 駕前左右圍住保守天色將明
來報說土司帶着土人俱逃去了幸得我們知覺得早不
然險些叫他將摧來的粮草俱已搶了去今幸全獲下了
特來報知公爺沐公爺聽說就奏知 皇上時已天明搶
了百十隻船隻就請 聖駕併宮眷等上船沐公爺同衆
文武內大臣也就上船惟有潘總兵帶了兵馬從旱路去
了自此之後 君臣不再見矣時沐公爺同衆文武到了
緬甸實指望緬甸王子前來接 駕不期被他置之死地
其時進退不得又不識他的土話 君臣受困三年李晉
王與清兵交戰數十陣不想越戰越窮粮草又不接濟人

馬困乏無計可施只得整理殘兵不上三千俱皆殘弱老
邁覆帶着往外國來尋 皇上安身之地不期行到銅皮
關已無路逕雖有幾處小路早被土人將大木塞斷了只
得又往大路去尋已經三路均遇土兵不知上了無數的
陣總不得 皇上的消息又聞得 皇上被清兵接了出
來那時晉王聞知同衆謀士金維新龔銘等商議欲要與
清兵拚死一戰救 駕又想本營人馬不濟欲投過去同
皇上一同死難又恐不能見 皇上面反被後人言晉
王有投降之心不知實是思君之念切耳事在兩難自歎
曰臣不能救 駕了仰天號泣曰老天因何教我計窮力
竭今君臣欲見一面也不能了言罷頂冠束帶向北跪曰
臣李定國蒙 皇上 太后 皇后大恩臣不能安邦治
國亦不能保 駕勤王此臣之罪實可愧可羞于萬世矣

臣今生不能得見 天顏亦不能得報 聖恩臣當以死
後冀來生再報天恩臣不日就來九泉見 駕矣說罷大
哭暈死在地良久方醒就要甲胄來拔言曰我李定國今
生不能殺盡敵人轉世定把敵人殺盡晉王自聞 皇上
信息已三日不進飲食的了其時內監夏應瓊係晉王府
承奉世子李世興的同王妃出來投入清朝李世興受封
侯爵又賜總兵鎮守寧夏不意 皇上同衆文武被緬賊
置之深野之處乃人烟不到之所三年之間受盡許多苦
楚驚惶後又被緬賊將沐公爺併內大臣文武等官共一
百六人俱誘去吃符水時 永曆十七年七月十九緬王
又差官來說我們國王說 天朝皇帝在此已住了三年
不見你們 天朝兵馬來接 皇帝又沒個行動的光景
難道你們不想出去了就住了十年也是要出去的今我

國王說明日是好日要請你們衆大臣同沐老祖爺一同
去吃符水要與你們結義同心好出去平定地方也好請
皇帝還中國難道你們保　皇帝在我們這裡住百年
不成沐公爺聽了不覺大怒說此不是吃符水不過是你
們夷人奸計要將我　君臣一網打盡且我　君臣在你
地方住了三年你國王將我　君臣困在此又不叫我們
的人往遠處去我們又不識你國路徑況且爾宣慰司原
是我中國封的地方令我　君臣到來是　天朝上邦你
國王該在此應答纔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將我　君臣
困在這裡我們亦深知爾國久有作反之心這有不必說
了我們就是與爾是弟兄鄰邦爾等見我們來也可以來
拜一拜纔是待客之理難道爾國王豈不知他是下邦今
天朝皇帝到此已經三年不㥦不倸是何道理今又如
何行此奸計爾去告與爾國王就說我　天朝皇帝不過
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無生之地豈受爾土人之欺今日
我　君臣雖在勢窮甚爾國王不敢無禮任爾國兵百萬
象有千条我　君臣不過隨天命一死而已但我　君臣
死後自有人來與爾國王算賬說罷沐公爺與衆文武內
大臣等一口同音說我們明日一早就去叫爾國王早早
出來迎接土人答應而去沐公爺就同衆文武來見　皇
上奏曰臣等今日就拜辭　聖上了臣等明日這一舉再
不能生矣言罷　君臣齊哭沐公爺就傳令錦衣衛丁調
鼎道公等明日將所管的人就是老弱無能之人不過叫
他們在此同　皇上作伴你可傳令叫他們明日在　聖
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　駕前保住賊若動手
叫他們只是一死罷了也不枉我們保　駕一番　皇上

聞沐公爺說到這裡遂笑曰事已至此豈有怕死之理你
我君臣千百年惟此一點始終不懼之名耳卿等只管前
去不必慮着孤家　君臣說罷大哭而別次日緬賊將大
象百条精兵二萬將皇城圍住了將及午時賊親身來殺
沐國公等不一時沐公爺手拿一根椽棵把土人打死數
十犨賊一齊上沐公爺衆大臣等俱被害了又將兵馬殺
入皇城內來將我們老少人等十五以上俱殺了想　君
臣老少數千人殺得只剩了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
子　公主兩貴人小內臣等共八人還有江西來的一員
總兵姜守仁病在營中人事不知未曾殺害還有被殺未
死的三人可憐　君臣數千人只剩得十餘人至未時只
見緬賊俱聚在一處又聽得緬王傳令叫不要動手了又
見許多緬賊圍繞緬王前後手中拿着一封文書將手指
着　皇上又不知他君臣說些甚麽不一時緬王已帶領
人馬去了他就着官四員兵三百名即將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貴人并衆文武的女眷俱圍在一
間樓上時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貴人等
已餓了三日賊又不許人下樓小內臣楊德澤見賊圍了
三日不見動靜看守的賊兵漸漸少了就奏　皇上要下
樓去尋些食物與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
度日也好難道　君臣就是如此餓死不成　皇上聞奏
曰你去也好且不必尋别物先尋凉水來吃些罷時在盛
暑天氣正熱況又人多臭氣難聞小內臣聽了　皇上吩
咐卽下樓來被緬賊綁了去見他頭目那頭目見了就問
你幾歲了應曰我十二歲了頭目曰你小小年紀如此大
膽來樓下做甚麽小內臣曰我們已被爾國殺得這等光

景不見你們把我君臣殺了又沒有發落今日已三日了
況天氣炎熱男女俱在一處樓上臭氣難受是我　主子
天朝皇帝　旨意差來問你們要殺就殺不必遲延你
且快着人送些涼水上樓去救人頭目聞說曰這不與我
們相干是國王傳的令叫將你們　君臣餓着等我們國
王的令來發落既說是　皇帝差來的我不殺你你可回
去羅小內臣聽了如此說愈放出膽了言曰既是你國王
有令與你們難道叫你們把我們的　君臣活活餓死纔
去回話不成今已三日三夜豈有水也不叫吃一口之理
我且問你們每日吃飯不吃飯於是頭目叫土兵四人將
楊內臣帶住不要放他他就同他國王去了且說自辰至
午那頭目方纔回來向小內臣說我將你下樓的話俱回
了國王我國王聽你之言到也歡喜說你小小年紀到有

如此膽量如今將你　皇帝還叫他到原處去住也不叫
我們看守了小內臣又曰難道放了我們連米也不送些
麼頭目笑曰放了你們也就殺了還想他的米粮遂將小
內臣放了綁縛而回因將他回國王之言一一奏知　皇
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貴人聞說就將小內臣
抱住大哭曰我的兒今日難爲你了這就是救　駕之功
了說罷就問還要送我們到那裡去小內臣又奏曰不往
別處去還請　聖上　太后同　皇后　太子　公主貴
人完到舊處去如今就行罷時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貴人俱移進皇城住下忽有番僧求見　皇
上曰我們這國王不是好人他昔日將他胞兄殺了奪了
國位因見　天朝大事不能成又見　天朝無人來往故
此起心要害　皇上昨日他爲甚麽忽然去了又不害

皇上此是　皇上的洪福正要將　皇上拿去只見　天
朝來了一角文書不知是　明朝的是清朝的只聽得是
要　皇上他着這一嚇故此回去了豈不是　皇上的洪
福大麽時就有許多土兵來進薪米且說　皇上聞番僧
說罷想此文書定是晉王處來的就向進薪米的土人曰
生受你們了衆土人辭去時緬賊聞有土人來進貢的就
傳令將進貢的土人拿去砍了又着千餘人來看住　皇
上併宮眷等又餓了二三日自此以後絕無土人到來此
處四十餘日晝夜外是鬼哭神號內是悲切之聲不絕淒
涼難過且無賣的日用惟有內臣暮出朝入各處不拘好
歹尋些野菜食物來與　君臣宮眷衆婦人等度日而已
忽一日緬王又着人來說中國　皇帝我這裡住不得了
可再往別處去罷　皇上聞言大罵曰夷賊奸計太多我

君臣自入你國不知受了多少苦處我君臣共有五千餘
人被你賊王殺得只剩八個內臣百餘個女人又將寡人
餓了四十餘天今日又來胡說你這賊奴叫我母子到那
裡去我就同爾去不必胡說了時交亥時之分且是九月
天氣甚是寒冷將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
俱上了當日的舊輦餘下宮眷及衆命婦皆是步行走到
半夜已到江口上了船將天明隱隱見岸上有數千人馬
不知是清兵又不知是　明朝的兵來未分清白只得混
在軍中往前行走時遇我　皇上痰火病發了　太后
皇后十分着急天已將明就叫小內臣楊德澤你可出艙
口去看一看見亂紛紛的人馬並不見有個旗號只聽滿
營中叫總兵王惠又見幾頂大轎在岸上歇着又聽得說
再等天明時請　太后　皇上　皇后起　駕罷小內臣

就將所見所聞的事一一奏了　太后聽　皇上身上稍
清爽些就叫對小內臣楊德澤說此是淸兵了既是王惠
來接我就當速上來請安如何遲延不上船來你可好生
再去看看他們動靜我的兒不在大小總要用事在周急
之際爾就是我　明朝三百餘年的始終隨難的忠臣你
要着實留神認我們當日的舊人要緊且這些人都是你
認得的你可在艙口坐着看賊人如何行動你來明白奏
我小內臣領　旨而去又向　太后說　母后只管放心
臣兒想□　□既有受得　明朝天下他自然就有禮
貌待人必行國家　天子之儀今日就算淸朝兵馬將我
拿住量他一時還不敢無禮總要報知□　□知道倘
有幾時待兒病好自有道理　母后且不必焦愁辰時之
後忽見有百十人手中並無兵刃走至船頭望小內臣說

我是王惠楊內臣就問你認得我麼他說不認得小內臣
說你不認我如何說是王惠那人又答王惠就來了我是
同他一樣的總兵恐　皇上不認得我故望公公說出王
惠名字來小內臣問他們是誰差來的來人答應是來接
聖上的　駕有誰差我們來請公公轉奏說我們要朝
見　皇上小內臣又說你們要見我　皇上也不難只是
沒個憑信來人說公公要甚麼憑信小內臣說我也年少
不知道你去想罷正說之間只見王惠來了遠遠的就向
楊內臣笑起來說三四年不相會你就長成了公公在上
我們帶了五千兵馬來接　萬歲的是李千歲差來的小
內臣見他們眉來眼去又行動不是舊時光景且說的話
不明白十分疑惑只得將這些說話奏知　皇上時　皇
上聞言大笑曰你去叫他們上來朕自問他你不知此是

賊人誘我之法小內臣領　旨就宣王惠上船見　駕王
惠朝見畢　皇上就問他李晉王消息就要本看王惠一
句也答不出來時　皇上明知他假說晉王差來的　皇
上就說王惠你是吳三桂差來的麼王惠不敢答應　皇
上就大聲說我　大明有何負你你必要將我　明朝一
網打盡我想你們受功不過封王今日將我母子殺了你
們日後替祖宗做下個罵名千載的罪人想孤待你不薄
誰知你不惟偷生今又背主又捷吳三桂亦屬在裡頭那
時　皇上的　龍顏大怒指着王惠大罵偷生匹夫快下
去此地是忠臣良將跪的你有何顏跪在此還不快去王
惠受了　皇上凌辱十分慚愧又有年紀上岸跌了一交
倒在江岸衆人急忙扶起問他時已不能言語了不一時
又有淸營的人上船來說話小內臣又奏　皇上曰叫他

們上來小內臣即傳　旨宣淸官上來那淸官上來即跪
奏曰臣是淸朝前部先鋒大將軍名鶯阿是正白旗今日
聽見　大明聖主的　駕來特來一見請　萬歲的安
皇上曰我是廢國天子將軍如何行此大禮你竟是知禮
義的大人我是個　明朝皇帝管你們不着你們還行此
大禮生受你了你還有何說淸將答曰久聞　皇上是
聖德仁明之君天下盡知但今日之事是天命所歸原不
與我們相干　皇上自然是　聖明的我們既請　皇上
出來自然修本奏知我們的主子知我們今日見了　皇
上龍顏眞如梓童帝君天下罕有先有人也曾見過　皇
上曾奏過我們主子我們主子聞之實在不信臣今一見
果然名不虛傳我們出兵時奉旨差我們請　皇上聖駕
同往京都共享天下又叫臣等切不可驚嚇　皇上的龍

體我們主子還要親自相會看一看、皇上若不信出兵
時曾與我們旨意現在此請 皇上龍目一覩就是知道
我們是實話假話就 聖明了 皇上聞清官說大笑曰
此是你們清朝皇帝仁德之處我豈不知命天命已歸清
朝久矣奈我 大明氣運不能接濟故有今日說罷就大
哭曰我不是已早辭世了因我有老母年高放不下公
事切不可驚嚇我的老母要緊此是諸公之大德也若要
查點人名你去問我那小內臣楊德澤我又在病間身子
不爽實不能支持了清官應道知道了我們自去問他就
將小內臣叫上岸去將人口花名一一開去時 皇上帶
病在清營行了五個月清官十分欽敬每日俱來一朝
皇上見他們來朝就下淚曰當日我家也有大臣朝拜今
日並無一箇來見在路行了五箇月 皇上從無進得一

鍾飲食惟每日作幾首詩對燈而大哭有時守著 太后
下淚曰臣兒不忠不孝罪固當刑爲何累及 母后受此
驚嚇 駕行將至雲南 皇上痰火大發且事危急自已
大笑曰我堂堂 天朝子孫豈圖他人富貴不覺 皇上
病體漸漸沉重只剩悠悠一口氣了只見人說是北邊差
來的想必要請 皇上去見他他還有旨意宣與 皇上
聽 皇上聞時就向 太后曰臣兒不能孝順 母后了
想臣兒大數已盡矣說罷果有人來見 駕時 皇上不
言不語任他巧說只是不答其時正是□

將 太后放入養宮將 皇后 公主就要婚配與人時
皇后聞聽此說心中自想我 天朝國母豈不知大節
□□行此不肖之事我丈夫堂堂 大明之主雖不能
中興實有堯舜之風且又受了無限慘毒也是天命想我
在朝爲后我 君臣恭敬毫無失相習 大明禮儀兢兢
業業今到這裡被只些人如此欺逼又行出這等不肖之
事自歎淚扒曰罷了罷了那是我的不是處我是一個女
流如何受得丈夫所托大任曾叫我存命孝順婆婆我想
今日就尋一死亦是遲了就是天下人也要說我是箇不
肖的婦人以此管他不得了且救我 明朝末脚之醜名
要緊我也顧不得婆婆的孝道了就向 太后面前拜了
四拜又向 永曆皇帝靈前拜了四拜正拜之間滿洲人
闖將進來了 娘娘見進來人快不覺忙了要尋刀刃又

無處尋就將吃飯的磁碗打破拿在手中又大哭曰我這
一死從無有的可憐 娘娘手將磁碗儘力勒斷咽喉不
一時 娘娘駕崩時有輔臣言曰世間貞節算 大明國
母第一人也就命禮部官照依 明朝正宮儀葬時天下
聞知無不歎息泣下者時 明朝文武已無一人惟有小
內臣楊德澤身穿重孝權爲孝子送葬畢 太后壽至九
十一歲而崩 公主不二年亦去世矣俱是小內臣送終
始終所知所聞隨難國家之事盡在目中一一錄出告世
不枉我 皇上 太后 皇后 太子 公主李晉王沐
國公文武大臣及三軍將士死忠全名之勇烈聞而豈不
下淚哉